
禪宗全書


中華禪藏

禪宗全書

宗義部二

(32)

藍吉富 主編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解題

一、宗門十規論

錄自「禪學大成」

淨慧法眼禪師宗門十規論，爲法眼宗始祖——金陵清涼寺文益禪師所著。當時禪門隆盛，達於極點，流弊亦從之而生。所謂宗匠者，徒護其宗，黨其祖，甚者往往互相攻伐，汨沒正法。師深愍之而草本論，擧宗門流弊十條，一一勸誡其過謬，力矯時弊，欲以造成眞正衲子。元至元六年，悅藏主鋟板於徑山(今浙江餘杭縣)。其後徑山遭兵火，版亦隨燼，有重刊本。日本康安元年五月，比丘尼明心爲報佛恩，慨捨淨財於京都妙光寺三光庵，授梓流通。至德川時代，殆歸湮滅。寶曆六年，曹洞派鳳仙乙堂，寶鑑大圓二師相謀，板於上州茂林寺，宏傳至今。

著者法眼禪師傳：師諱文益，號淨慧，餘杭(今浙江餘杭縣)魯氏子，唐信宗光啟元年(西紀八八五)生。七歲，依新定智通院全偉禪師落髮，弱齡稟具於越州開元寺。律匠希覺師在明州鄮山育王寺法化方盛，師往預聽習，究其微旨。復傍探儒典，遊歷文壇，覺師目爲我門遊夏。師玄機一發、雜務俱捐，振錫南邁，抵福州參長慶慧稜，大有發明。後同禪侶赴湖外，值雨甜城西地藏院，遂參地藏桂琛，傾心參究月餘，日日呈見解，說道理。藏曰：「佛法不是恁麼。」師曰：「某甲詞窮理絕。」藏曰：「若論佛法，一切見成。」師言下大悟。既而出世臨川(今江西臨川

縣）崇壽寺。江南國主，重師道行，邀住報恩禪院，號淨慧禪師，後遷金陵（今南京）清涼寺。師於金陵有緣，三坐大道場，朝夕宣揚宗旨，諸方叢林，咸遵風化。於是玄沙正宗，中興江表，接得悟入，不可勝數。後周顯德五年七月十七日示微恙，國主加禮問疾。閏月五日告衆訖，跏趺而逝。壽七十有四，臘五十四，全身起塔於江寧縣之丹陽（今江蘇丹陽）謚曰大法眼禪師，塔號無相。後李主創報恩院，命門人玄覺開法，再謚師大智藏導師。付法弟子六十三人，語錄一卷，是爲法眼宗之祖。

二、臨濟宗旨

編譯組

全書一卷。宋．覺範慧洪著。慧洪，屬於臨濟宗黃龍派，著有「林間錄」、「林間錄後錄」、「禪林僧寶傳」、「高僧傳」、「冷齋夜話」、「石門文字禪」等書。

本書列舉出先德提唱的語句，藉以解明三玄三要、十智同眞、四賓主等要旨，俾使讀者易於掌握臨濟宗旨。

三、四：林間錄、林間後錄

編譯組

二卷。宋．覺範慧洪撰。又稱「石門洪覺範林間錄」。屬隨筆文，收錄以古尊宿言行語要爲首的叢林遺訓等共三百餘事。宋徽宗大觀年元十一月臨川謝逸所撰的序文說：

「洪覺範得自在三昧於雲菴老人，故能遊戲翰墨場中，呻吟謦欬皆成文章。每與林間勝士抵掌清談，莫非尊宿之高行、叢林之遺訓、諸佛菩薩之微旨、賢士[大]夫之餘論。每得一事隨即錄之，垂十年間，得三百餘事。」

由此可見編述之緣由及其內容。

本書撰者另著「智證傳」、「禪林僧寶傳」、「石門文字禪」等書，以能詩文著名，對宗要及史乘頗具偉才，鑑賞力非凡，因此本書的文章暢達，富蘊含蓄之美，如有關達磨習禪之見解，在日本即受道元等極力推許。日本有康曆二年五山版，及寬永十七年印本，皆行於世。註疏有考證七卷、考略一卷(撰者不詳)。又別有「新編林間後錄」一卷(一名《林間錄後集》)，收錄慧洪所撰像贊二十五題及詩六首。

五、注溈山警策

編譯組

全書一卷。宋．大洪淨嚴禪師守遂註。與明代道霈的「溈山警策指南」、弘贊的「溈山警策句釋記」及大香的「溈山警策註」並稱，爲「溈山警策」四部重要註釋書。關於本書的緣起，張銖的序文有如下說明：「……警策之行於世尚矣！學者每患其辭雖顯而其義則難窮，字有舛錯而久未能辨，……大洪淨嚴禪師，禪學冠世，每因暇日游戲筆硯，已未安居，因學者請益，遂爲之註解，其義坦然明白，字之舛錯又從而校正之，晚學後進有所矜式，俾溈山二百年湮沒之迹一旦光輝著見……」作者主要以簡明的註釋，提示要義，字字警策，頗能令參禪者自湧精勵之念。

自古以來，「溈山警策」與「四十二章經」、「佛遺教經」被尊爲「佛祖三經」；除本書外，守遂亦曾爲其餘二經作註釋。

六、青州百問

編譯組

全書一卷。宋．青州普照寺一辯和尚(一作一辨)問，唐．慈雲十身寺覺和尚答，元．燕京報恩寺林泉從倫頌，華亭生生道人徐琳印行。本書是鹿門自覺的法嗣一辯在燕京大萬壽寺時，聚十方僧衆，設宗乘百問，由衆中法嗣慈雲覺逐一作答的公案集。其後，萬松行秀的法嗣林泉從倫於每一問答的末尾附頌唱和。

由於內容形式相同，或有將本書與宋．圓通問、行秀答、從倫頌的「通玄百問」合併，作「通玄青州二百問」刊行。

七、雪堂行和尚拾遺錄

編譯組

詳名「雪堂道行和尚拾遺錄」。略稱「雪堂行拾遺錄」。根據其內容，又稱「禪門拾遺錄」。全書一卷。宋．雪堂道行編。

本書的編錄主旨與大慧宗杲禪師的「宗門武庫」類似。主要輯錄黃龍死心、五祖表自、翠巖圓璣、黃龍恭、文殊宣能、白楊法順等禪門緇素三十餘人的機緣語要。

八、感山雲臥紀談

錄自「禪學大成」

本書一名「雲臥紀談」，南宋名僧大慧禪師法嗣雲臥菴主曉瑩禪師著。師於南宋紹興中在感山(今江西豐城縣)日，錄其壯歲參諸方尊宿所見所聞之事實及公卿宿衲之遺言逸蹟，有裨於修道警策者凡數百條，以遺後學。書中所記，或法談，或宗論，或詩話，乃至文話史話等，趣味津津不盡。是書刊行於日本足利初世，所謂五山板，與今日通行本不同，「臥雲菴主書」一篇見於卷首。「經籍訪古志」卷六載：「感山雲臥紀談二卷(貞和丙戌刊本)首在雲臥菴老僧自叙及曉瑩上狀，末有貞和丙戌，沙門明超鏤梓記云云」至附之卷末，當在德川以後。註釋書除日譯外，有享保二年本宗和尚刻二卷四冊本。

據傳，曉瑩字仲溫，宋洪州(今江西南昌縣)人，氏族不詳。壯歲遍經叢席，參諸尊宿，頓明大事。後投大慧禪師嗣其法，四衆推重。晚年歸隱羅湖(江西省)之上，杜門不與世接，凡生平見聞所及，諸方尊宿之提倡，朋友之談說議論，或殘碑蠹簡中之嘉言善行，莫不樂於斟錄。其所蒐集，皆一代宗匠暨賢士大夫言行之粹美，機鋒之勁捷，酬酢之雄偉，氣格之弘曠，足以輔宗乘，訓後學，導人於至善，蓋不愧當時之大宗師也。惜不詳其示寂之年，所著本書以外，有羅湖野錄二卷行世。

九、羅湖野錄

錄自「禪學大成」

羅湖野錄，宋感山雲臥菴曉瑩禪師仿其師大慧禪師宗門武庫所著，世稱禪宗七部書之一，師早歲遍經叢席，頓明大事，爲四衆所推重。晚年退居羅湖上，杜門不與世接。收集平生見聞所及，諸方尊宿提倡語，友朋談說議論語，及殘碑蠹簡中宗門典謨，以編此書。所載皆一代宗師與賢士大夫言行之諦當，機鋒之勁捷，酬酢之雄偉，氣格之宏曠。文辭亦遒勁絕妙以輔宗乘而訓後學，足以導人於至善。故從來爲叢林學徒樂誦，所以補僧寶傳之闕者，亦不尠矣。

今考察其內容概況，開卷第一，由趙悅道咨決心法，說悟入歷程，次述淨端禪師修道顛末，次記空室尼受死心禪師鉗鎚，後證無上菩提。如斯上卷四十五則，莫非先德賢士徹上徹下盡性修行悟道之因緣。下卷初爲佛慧禪師與宋一代才人東坡居士之應酬，次錄湛堂十二時頌，繼說惟正禪師行持詩偈及蘇轍從順古德問心法有省。如斯下卷四十九則，皆叢林及學界勝事，爲後昆辦道之指針。故無著道人題本書卷末曰：「所載皆命世宗師與賢士大夫言行之粹美，機鋒之酬酢，雄文可以輔宗乘，明誨可以警後昆。」誠爲至當之言。

十、大慈普覺禪師宗門武庫

錄自「禪學大成」

宗門武庫，徑山大慧普覺禪師宗杲和尚撰，成於南宋紹興二十三年禪師六十五歲時。其成書次第，著於大慧年譜曰：『師是年（紹興二十三年）凡有所說則法宏首座錄之，起「大呂申公執政」至「保寧勇禪師四明人」得五十五段而罷。（按書內二段之間非五十五段，蓋序次已非舊本。）宏遂以老師洋嶼（今福建長樂縣禪師庵居所在）衆寮牓，其間有「兄弟參禪不得，多是雜毒

入心，」之語，取稾而立爲「雜毒海。」今刋名曰武庫者，乃紹興十年春，信無言等聞師語古道今，聚而成編。福清眞兄戲以杜預傳中武庫（杜預博通萬機朝野稱杜武庫，乃博學之意。）二字爲名。及庚午，（紹興二十年）師偶見是集曰：「其間亦有是我說話，何得名爲武庫？」以是知武庫名，實非師意也』以此可知本書著作之由來與得名之緣起矣。

本書宋淳熙十二年刋行一卷本，其後分上下二卷，日本附錄雪堂拾遺共爲三卷。所說皆悟道精髓，揭古人接物利生因緣而發揮微旨，機辯縱橫，筆刀峭峻，語語皆向上事，與林間錄，雲臥紀談並稱。日本大燈國師愛讀秘重，以爲一生受用。足利中期翻刻，德川時代數度開版，叢林參學，資爲進道警策，有功宗門甚大。

按師傳：諱宗杲，字曇晦，宣州寧國（今安徽宣城縣）奚氏子，以宋哲宗元祐四年生。夙有英氣，年十二，入鄉校，一日與同窗戲，投之以硯，誤落先生帽中，償金以歸。歎曰：「大丈夫讀世間書，何若究出世法。」乃詣東山慧雲寺，事慧濟，十七歲薙髮，遍閱諸家語錄，尤喜雲門、睦州二家。出遊四方，從曹洞諸老，聽其宗要。去登寶峯，謁湛堂華禪師。湛堂一見異之，命爲侍者。堂寂後，謁無盡居士，求湛堂塔銘。至天寧參圜悟禪師，一日圜悟上堂，師言下豁然大悟，遂嗣法圜悟。悟又著臨濟正宗記一篇付之，以掌記室。尋分座說法，握室中竹篦，以驗學者，名振叢林，譽聞京師。右丞相呂舜公奏賜紫衣號佛日大師。尋趨吳之虎丘度夏，時圜悟奉勅住雲居，師又往省覲，居第一座。圜悟歸蜀後，師於雲居山後構菴居之，衲子雲集。良久，入閩，結庵於長樂之洋嶼，又遷小溪雲門庵。紹興七年丞相魏公奏高宗詔住徑山（今浙江餘杭縣徑山能仁禪院）入院之明年，雲衲盈千，皆諸方角立之士。宗風大振，道法熾盛，冠絕古今，世人稱爲臨

濟再興。翌年，徒衆駢集至一千七百有餘，故眞讚有「一千七百癡衲子，圍繞這箇無明叟」之語。

紹興十一年，爲侍部張九成上堂，秦檜以師黨於張九成，奏毀衣牒，竄衡州。居十年，集先德機悟，間加拈提爲三帙，名正法眼藏。又移梅州，一夏有十三人開悟。梅陽爲南方瘴烟之郡，醫藥絕少，備極辛苦。至二十六年，孝宗特加恩赦，得北歸。時六十八歲矣。四方虛席奉請，遂皆不就。十一月二十三日，認住明州阿育王山廣利禪寺。二十八年，詔再住徑山，道俗歆慕，過於曩日。先是孝宗爲普安郡王時，請師說法稱旨，親書妙喜庵三字，製讚以賜。師既年老，求解住持。三十一年，得旨退居明月堂。及王即位，賜號大慧禪師，恩寵愈加。師於隆興元年八月，示微疾，至十日親書遺奏．又貽書辭紫巖居士。侍僧了賢乞偈，師書曰「生也祇恁麼，死也祇恁麼，有偈與無偈，是甚麼熱火。」投筆寂於徑山明月堂，世壽七十五，僧臘五十八，全身葬於堂後。帝聞之歎惜，詔以明月堂爲妙喜菴賜諡普覺，塔名寶光。其八處九會語要，門人蘊聞等編爲三十卷，乾道年中，勅入大藏。又由宗璉，曇密，宗演、淨智居士黃文昌等彙集綱要，分爲五册，刊行於世。付法弟子九十四人，可以知其家風之盛矣。

十一、人天眼目

編譯組

六卷，南宋智昭撰。敍述禪林五家之宗風。前半部爲了顯示臨濟、雲門、曹洞、潙仰、法眼等五家宗風之訣竅，故收集古德之語要偈頌，且加以批判解說。後半部乃宗門雜錄，收錄世尊拈

華，乃至三種法界，六祖問答，陰陽十八問答等。此書與法眼文益的「宗門十規論」，同爲後代叢林所依用。

其自序中說：

予遊方時，所至盡誠，咨扣尊宿五宗綱要，其間件目，往往亦有所未知者。因概念，既據師位，而綱宗語句，尚不知其名，況旨訣乎？將何以啓廸後昆，剔抉疑膜耶？於是有意於綱要，幾二十年矣，或見於遺編，或得於斷碣，或聞尊宿稱提，或獲老衲垂頌，凡是五宗綱要者，即筆而藏諸，雖成巨軸，第未暇詳定。晚抵天台萬年山寺，始償其志，編次類列，分爲五宗，名之曰人天眼目，其辭皆一，依前輩所作，弗敢增損。

十二、叢林公論

錄自「禪籍志」

宋孝宗淳熙己酉歲，南蕩者菴慧彬禪師著「叢林公論」一卷。芋魁巖主宗慧做序。山菴老人曰：「余讀者菴所述叢林公論，足知者菴識見高明，研究精密。佗人未易及也。」然其間所論，亦有過當者，或非其所當論而論之。如論寂音智證傳，指摘數節，以爲蟊生禾中，害禾者蟊也，斯言甚當。其於僧寶傳謂，傳多浮誇，贊多臆說，審如是，彼八十一人，俱無實德可稱，誠託寂音，以虛文藻飾之矣，斯其論之過當也。

又論陶淵明歸去來辭，閑淡優逸，詞理高詣，獨銷憂二字，爲未善；韓退之送李愿歸盤谷序，意多譏訕怊悵，文過飾非；王元之小竹樓記，如公退之暇，披鶴氅衣，戴華陽巾，手執周易一

卷，焚香默坐，幸自可憐生，而繼之云，消遣世慮，猶玉之玷耳。余以爲先儒文辭之得失，於吾門固無所涉，而置之叢林公論之間，殊乖所謂，非其所當論而論之者。此其是也，古人有言，尺有所短，寸有所長，豈不然哉。

彬、慧二師，未詳法系，其論至公，其序絕唱，蓋南宋英傑，禪林爪牙，時不知人，福不及慧，一代無鉅刹之命，千載闕萬敵之名，而有五十餘篇之遺書，唯備抱道慕德之寶祕，所謂得黃金百斤，不如得季父一諾，其不爾邪。

十三、叢林盛事

錄自「禪學大成」

叢林盛事上下二卷，宋道融禪師撰，慶元五年授梓，略似大慧禪師之宗門武庫。內容無非禪林名德之修持及當代賢士大夫之佳話，都一百三十九則。

師投身叢林三十餘年，出入諸方尊宿之門，究明宗門大事後，深厭世塵，隱於丹邱中峯之下。曾讀曉瑩之「羅湖野錄」，感於其序引之文，慨然發憤而著此書。所載皆師在衆中平素見聞古今大德之言句行蹟，賢大夫學道修禪之機緣，一字一句皆千古鐵案，爲後世衲僧辨道之龜鑑，學者樂誦不措。是以華藏宗演禪師跋本書曰：「皆命世宗師與賢士大夫酬酢更唱之語，可以警後世而補宗教」，誠爲至當之論。是書久傳日本，宋本及室町時代刊本，殆已湮沒，元祿版卷末有興聖寺梅峯和尚跋曰：「宋本湮沒，祖述無憑，在在禪房所藏，謄寫亥豕，訛舛承襲，竟無全本。茲東武源無生居士，穿過支桑先覺鼻孔，捉住供款擬議之際，偶獲古本盛事，屬信(梅峯)歷

查一遍，梓行於世，蓋衞宗護法之志深矣。於是校之閲之，析爲二卷，付諸剞劂。」是見日本當時舊槧無存，以元祿本爲最古且最全著。

今考其內容一斑，開卷第一程大卿參黃龍慧南，佛印慧元解東坡玉帶，稱爲叢林千古佳話，以下由芙蓉道楷與楊次公及韓魏公問答，至孝宗詔徑山濳禪師入內，上卷六十八則，所載皆禪道龜鑑。下卷由寶峯祥禪師幼時聞古德頌感悟至滎陽郡主與誰庵粹禪師交游，共揭七十一則，皆是宗門古德勝躅，同爲啟發後昆之大文字，窺見宋代禪史之重要資料。

著者道融禪師字古月，號安穩眠。其母夢梵僧以月投懷中有娠，長參密庵及佛照禪師，與空谷寶曇友善，華藏宗演，塗毒智策等皆其先輩。當爲宋寧宗慶元時代人，其前後密庵感傑，應庵曇華，松源崇岳輩出，禪風振一世，惜其名不見於各僧寶傳，故行業不能詳知。

十四、人天寶鑑

錄自「禪學大成」

人天寶鑑，宋紹定年間，大慧普覺禪師之曾孫曇秀禪師住四明（今浙江鄞縣西南百五十里，餘姚縣南百十里之山）時所著。編集先德古尊之嘉言善行，足以激勵學者志氣，有裨於學道用心，修行龜鑑者凡數百條，梓而行之，以示後學，使知先輩典型，咸得入道之門。其求訪採摭範圍，不擇眞俗，廣涉儒釋道三敎，足闡人天眼目者悉予斟錄，並明記出處。自古稱爲禪門七部書之一，叢林學侶咸樂閱讀。其爲後世之鑑，而有補於宗門興隆，蓋不待言。

本書著者曇秀禪師黃龍慧南禪師法嗣，住四明及虔州（今江西虔南縣）廉泉院，操履嚴潔，道

望高一世。各僧傳只略錄其問答，惜莫由知其行事之詳。續傳燈錄十六：

僧問：「滿口道不得時如何？」師(曇秀)曰：「話墮也。」問：「不與萬法爲侶時如何？」師曰：「自家肚皮自家畫。」問：「如何是學人轉心處？」師曰：「掃地澆花。」問：「如何是學人親切處？」師曰：「高枕枕頭。」曰：「總不恁麼時如何？」師曰：「鶯啼嶺上，花發巖前。」問：「如何是衲僧口？」師曰：「殺人不用刀。」

以師之圓融無碍，可知其禪風之一斑矣。

十五、通玄百問

編譯組

全書一卷。宋・通玄圓通問、萬松行秀答、林泉從倫頌。淳祐四年(一二四四)序刊。又名「通玄問答集」。本書是青原下十四世圓通禪師爲「激勵學徒闡一心、弘持祖道」而設百問，由法孫萬松軒行秀禪師作答的公案集。萬松行秀的法嗣林泉從倫除賦頌唱和，並於書前作序。其後，由華亭生生道人徐琳刋行。

因內容形式與「青州百問」相似，故後人常將二書合併刋行。

十六、禪苑蒙求

錄自「禪學大成」

唐李翰著蒙求一篇，使童蒙便於諷誦，以後仿之而作蒙求者甚多。擧其一二，如純正蒙求、

新蒙求、續蒙求、左傳蒙求等，縷指難數。本書名禪苑蒙求，亦依其例，通稱「禪蒙求」，南宋嵩山少林寺僧樂眞志明禪師撰。師於理宗寶慶年間，編輯禪林歷代祖師之行事，上起釋尊，下至玄冥和尚，四言一句，以二千二百十六字，作五百五十則禪話，駢以對偶，諧以韻語，俾學者諷誦易記，資以照心辨道。

其後經三十年，即南宋寶祐三年，玉溪和尚，將以付梓。燕京大萬壽寺雪堂德諫禪師，參考搜引普曜經、傳燈錄、普燈錄、五燈會元及佛祖統紀、僧寶傳等，每句施以詳細注釋；付玉溪刋行，故本書又名「雪堂和尚注釋禪苑瑤林。」

本書在中國是否流布，今猶未明。禪籍志之著者義諦和尚謂：「此書久行日域，中國不存，遠門柱公五燈續略，雪堂諫之名在萬松下。」以上可見本書在中國流通不廣，傳至日本之年代亦未詳，由於足利時代大永年間之寫本，知其流行叢林間尚在以前，至德川時代，前後二次刻版，近代又編入續藏經。

本書容有墮入文字禪之嫌，從來每有非難。閒居士謂「無迺爲蛇畫足」。義諦有：「味閒居士之意，不肯此書，用二笑字，以示意於後世。樂眞子不察，喜而置之卷首，使支頤者得窺其墻，嗚呼！萬松父字所著，欲人眞參實證，而其徒僅以之資助談柄，不謂是父乃生是子。當此之時，河北洞宗多，江南濟宗盛，近今則二宗俱衰，而洞衰先於濟衰已二百年」之論。然如樗軒居士則謂：「此書貫串二千言，發明五百事，其言辨而載，其學深而博，可以爲禪門節事，法海聯題，使後學省十載之勞，成半藏之記，公慈悲足見。」無論如何讚揚，要之本書與李瀚著蒙求，便於童蒙諷誦相同，爲使叢林雛僧記憶五百禪話於諷誦之間而撰擬耳。

著者志明禪師，字伯昏，號樂眞子，又號樂庵，宋安州（今河北安新縣）郝氏子。天性不事繩墨，外貌簡樸，內實精敏。初師香林寺（今四川汶縣）淨公受具，日夜參究不怠，又叩靜普之室，後於東林寺（今江西省廬山）澈證，未幾遷超化寺。南宋寶慶年中應衆請住河南嵩山少林寺，本書成於此時。其後師自作長歌一篇而去，衆挽留不可，人皆仰其高德。惜其歿年壽臘等不詳，蓋萬松法派也。

註者德諫字無諍，號雪堂，嗣法曹洞派萬松行秀禪師，住燕京大萬壽寺。南宋理宗寶祐年中，搜引諸經錄注禪蒙求，凡六萬言。以本書言，是錦上添花之盛，惜無由知其詳傳。

十七、枯崖和尚漫錄

錄自「禪學大成」

本書爲宋興福寺住持枯崖圓悟和尚所筆錄。由來禪宗以羅湖野錄、叢林盛事、枯崖漫談、雲臥紀談、山庵雜錄、林間錄、人天寶鑑稱「禪門七部書」，或加臨濟錄，大慧武庫，正宗贊稱「十部書」。參學之餘，莫不翻閱，以爲進學辦道之資，本書乃其一也。

枯崖和尚於南宋理宗慶定年（西曆一二二六〇——一二六六）住泉南興福寺，道學併高，名馳四方。而嘗獨坐破窗下，清苦憤發，忘其疲倦。就平昔所見古尊宿之妙行格言，宗師入道機緣或示衆法語，殘篇短偈中，名字行事，未見燈錄者，集古搜遺，錄成三卷，爲學者進修指針，即本書是。

其後至度宗咸淳八年，枯崖和尚之弟子起藏主得北山紹隆及清樟信菴之序，林希夷之跋，以

之鋟梓。冠以和尚之號，稱枯崖漫錄，公之於世。名以漫錄，名稱其實。或贊或拈，或著語，或紀事，與僧寶傳略同，久行叢林間。日本鎌倉時代，室町時代早已印行，為參禪衲子所愛誦，裨益宗門頗大。

著者枯崖和尚名圓悟，枯崖其號也。福州福清（福建福清縣）人。初志儒業，後入禪門，從偃谷禪師嗣其法。南宋景定年，住泉南興福寺，此外事蹟不詳，各僧傳皆失載。但由其與顯官林希逸、紹隆和尚等交遊，必為當時之大宗匠，蓋不容疑云。

十八、十牛圖頌

藍吉富

十牛圖是表現禪宗修行階次的十幅圖畫。各圖都以牛為喻，因此稱為十牛圖或牧牛圖。這十圖的名稱依次為：尋牛、見跡、見牛、得牛、牧牛、騎牛歸家、忘牛存人、人牛俱忘、返本還原、入鄽垂手。

佛教是告訴世人如何由迷起悟的宗教。其教義大體針對「迷」與「悟」兩種層次作深入的解析。龐大的佛學系統，即以此為支柱。十牛圖，便是禪宗對這一龐大教義體系的濃縮。其顯然可見的特色，是拋棄印度式的嚴格思辨方法及理論架構，而取用圖畫與詩歌。

十牛圖的思想基礎，源自六祖壇經的見性法門。這是印度大乘佛教真常唯心思想的推演。這種思想，強調每一位眾生的本性（或佛性、自性、如來藏心）是真常清淨，具足無量功德屬性的。由於無始以來，眾生耽於迷執，忘失本性，終致不認得「自己」。因此，修行者最重要的目標，

就是去發現這原本具足的「本性」。徹底證得自性之本來具足便是開悟，便是成佛。其所具足的無量功德也自然會開顯。這也就是禪宗所常標榜的「見性成佛」。

依照這種思想，用圖畫將尋覓本性的過程循序漸進地排列的便是十牛圖。這種圖畫，在宋代以後的中日兩國禪宗領域裏頗爲盛行，迄今未衰。此外，西藏佛教文化圈內，也有類似的「十象圖」壁畫。兩種圖的寓意雖然相似，但是十象圖却只有一張，十牛圖則有十幅。

用牛來比喻衆生的佛性，有其經典上的淵源。法華經裏有羊車、鹿車、牛車之喻。我國古代祖師將羊、鹿二車喻爲小乘的聲聞、緣覺，而將牛車用來象徵境界較高的菩薩。並且，還以露地大白牛比喻修行上的最高境界。可見十牛圖中的這條牛，是其來有自的。

用這十幅圖畫說明由迷起悟的十段歷程，是後代禪師的綜合整理。事實上，並不是每個修行者都必須一一地經過。這十段歷程，我個人覺得可用下列四個階段加以說明。

①、起步摸索：這個階段包含修行者對開悟境界的嚮往與尋求（尋牛），修行若干時日後所獲得的某些不甚明確的見性體驗（見跡），以及終於有悟境產生（見牛），然而却仍無法清晰、全面地把握。古今中外的修行人，在這一階段裏停滯不前，終不能「鯉躍龍門」的爲數最多。

②、證悟、見性：這一階段包含得牛、牧牛、騎牛歸家三圖。「得牛」是指清晰、全面地見到本性。但是由於長久以來染污習氣的牽引，因此，這一境界還是有退墮的可能（小乘佛教有一種退法阿羅漢，即略同於此）。於是，在證悟之後努力地維持、調御（牧牛），久而久之，這條心性之牛，自能馴服，而讓你安穩地「騎牛歸家」。禪宗六祖慧能在證悟、得到衣缽之後，有十餘年時間銷聲匿跡，其行蹤爲壇經所未載，這當是在某處從事「牧牛」功夫的緣故。

③、功夫純熟：這是悟境更加穩固，功夫愈趨精淳的階段。本性的證悟境界完全穩定，「人」與「牛」合而爲一，心目中不再有牛存在（忘牛存人），進而連覓牛的自我意識也一併不存（人牛俱忘），終於回到法性的本來面目（返本還源）。本地風光，自然朗現，山還是山，水還是水。

④、渡化衆生：小乘的修行功夫，大抵到返本還源即止，而大乘佛教則必須轉而從事渡化衆生。證悟者不應只在山林中自我滿足，應該到人間垂手渡衆（入鄽垂手），大乘之所以爲大乘，其故即在於此。

十牛圖的主要寓意，大抵如上所述。將發心修行到證悟解脫的長遠歷程簡化成這十個階段，是禪宗對佛教解脫之道的嶄新解釋。雖然從大乘其他宗派的不同角度看起來，解脫之道或許並非如此簡單，但是若取與印度佛教相印證，則前九圖實即小乘阿羅漢的成就過程，而第十圖正是廻小（乘）向大（乘）的象徵。因此，禪宗十牛圖拋棄煩瑣的宗教哲學而直取佛心，應該有相當程度的意義。

十九、禪林寶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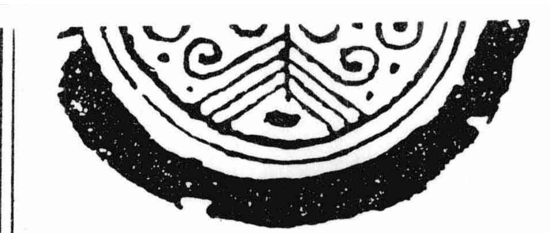
錄自「禪學大成」

歷代禪師用十牛圖教化禪宗學徒以及爲該圖做禪宗式的詩頌者頗有其人。此處所錄的三篇，即：㈠、宋・廓庵師遠的「十牛圖頌」，㈡、明・胡文煥的「十牛圖頌」，㈢、清・夢菴超格的「牧牛圖頌」。

又名：「禪門寶訓」、「禪林寶訓集」。本爲宋妙喜普覺禪師與竹庵士珪禪師在江西雲門寺所同編，年時久遠，漸就散逸，首尾不完。至南宋有東吳淨善和尚繼續編成，即本書是。明藏所收四卷本寶訓集，有淨善序曰：「寶訓者，昔妙喜竹庵誅茅江西雲門時共集，予淳熙(南宋孝宗年號)間遊雲居，得之老僧祖安，惜其十深蠹損，首尾不完。其後或見於語錄傳記中，積之十年，僅五十餘篇。仍取黃龍下至佛照簡堂諸老遺語，節葺類三百篇。其所得有後先，而不以古今爲詮次，使學者剷勢利人我，趨道德仁義而已。其文理優游平易，無高誕荒邈詭異之跡，實可以助入道之遠猷也。且將刋木以廣流傳，必有同志之士，一見而心許者予雖老死丘壑，而志願足矣。東吳沙門淨善書。」以是足知本書編集之顚末及內容與其刋行之經過。然於編者之事蹟無從詳考，不無遺憾。

目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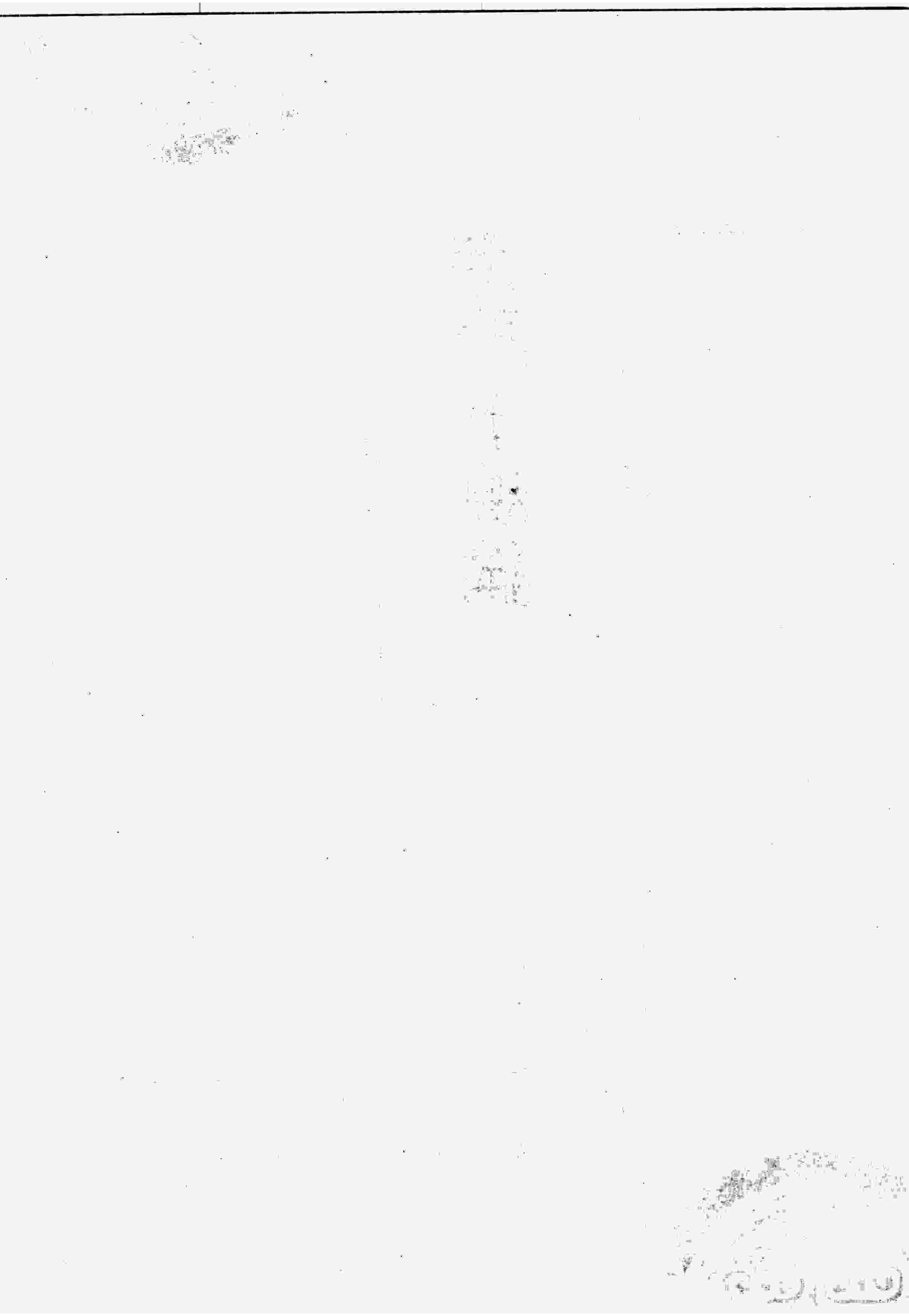
32



宗門十規論

唐・文益　著





刋行法眼禪師十規論叙

宗致難獨開是以佛祖皆有論所以開宗致投群機也

法眼大師始以不知之親切履道不謬唱道彌至矣獨㫖世之遇此眞法漸衰祖佛之洪範不能永傳數患獨世之粃糠相混擾而嘗作十規論叙上祖之實詣救於當時之弊可謂義正理立辭達也豈不惜有之而不知之知之而不行哉玆春東都吉祥禪寺之衆詢議此事各禪人遂以憤悱之確志欲上梓仍請予叙此予不堪赤水獲珠之喜粗述小言以叙隨喜之意云爾　維時

寶曆十一年辛巳佛般涅槃會印指月寓于栴檀林下萬善堂焚香百拜書

宗門十規論自叙

文益幼脫繁籠長聞法要歷參知識垂三十年而況祖派瀚漫南方最盛於焉達者罕得其人然雖理在頓明事須漸證門庭建化固有多方接物利生其歸一揆苟或未經教論難破識情駈正見於邪途汨異端於大義悞斯後進枉入輪迴文益中測頗深力排匪逮拒轍之心徒壯颾河之智無堪於無言中强顯其言向無法中强存其法宗門指病簡辯十條用詮諸妄之言以救一時之弊謹叙

目錄新作

法眼禪師十規論目次

淨慧法眼禪師宗門十規論

自己心地未明妄為人師第一

論曰心地法門者參學之根本也心地者何耶如來大覺性也由無始來一念顛倒認物為己貪欲熾盛流浪生死覺照昏蒙無明蓋覆業輪推轉不得自由一失人身長劫難返所以諸佛出世方便門多滯句尋言還落常斷祖師哀憫心印單傳俾不歷堦級頓超凡聖只令自悟永斷疑根近代之人多所慢易叢林雖入懶慕參求縱成留心不擇宗匠邪師過謬同失指歸未了根塵輙有邪解入他魔界全喪正因但知急務住持濫稱知識且貴虛名在世寧論襲惡於身不惟聾瞽後人抑亦凋弊風教登法王高廣之坐寧臥鐵床受純陀最後之羞乍飲銅汁大須戰慄無宜自安謗大乘愆非小罪報

黨護門風不通議論第二

論曰祖師西來非為有法可傳以至于此但直指人心見性成佛豈有門風可尚者哉然後代宗師建化

彈可彈乎下同

有殊遂相沿革且如能秀二師元同一祖見解差別故世謂之南宗北宗能既往矣故有思讓二師紹化思出遷師讓出馬祖復有江西石頭之號從二枝下各分派列皆鎮一方源流濫觴不可彈紀逮其德山林際潙仰曹洞雪峰雲門等各有門庭施設高下品提至於相繼子孫護宗黨祖不原眞際竟出多岐矛盾相攻緇白不辨嗚呼殊不知大道無方法流同味向虛空而布彩於鐵石以投鍼角爭鬪為神通騁唇舌作三昧是非鋒起人我山高忿怒即是脩羅見解終成外道儻不遇於良友難可拔於迷津雖是善因而招惡果

舉令提綱不知血脈第三

論曰夫欲舉唱宗乘提綱法要若不知於血脈皆是妄稱異端其間有先唱後提抑揚教法頓挫機鋒祖令當施生殺在手或壁立千仞水洩不通或暫許放行隨波逐浪如王按劍貴得自由作用在於臨時縱奪猶於管帶波騰嶽立電轉風馳大象王遊眞師子吼多見不量己力剩竊人言但知放而不知收雖有

生而且無殺奴郎不辨眞僞不分玷瀆古人埋沒宗旨人人向意根下卜度箇箇於陰界裏推求既懵於觸目菩提祇成得相似般若於無住本建立法幢代佛宣揚豈同容易不見雲門大師道盡大唐國內覓一箇舉話人也難得又不見黃檗和尙道馬大師出八十餘員善知識問著箇箇阿碌碌地惟有廬山和尙較些子是知當此位次若會舉令提綱便是十成宗匠何以知之不見古人道從苗辨地因話識人直饒瞬目揚眉早是一時驗了況爲模範得不愼歟

對答不觀時節兼無宗眼第四

論曰凡爲宗師先辨邪正邪正既辨更要時節分明又須語帶宗眼機鋒酬對各不相辜然雖句裏無私亦假言中辨的曹洞則敲唱爲用臨濟則互換爲機韶陽則函蓋截流潙仰則方圓默契如谷應韻似關合符雖差別於規儀且無礙於融會近代宗師失據學者無稽用人我以爭鋒取生滅爲所得接物之心安在破邪之智蔑聞棒喝亂施自云曾參德嶠臨濟圓相互出惟言深達潙山仰山對答既不辨綱宗作用又焉知要眼誑謼群小欺昧聖賢誠取笑於傍觀兼招尤於現報所以一宿覺云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似此之輩不可彈論但脫師承都乏已見無本可據業識茫茫惟可哀憐難以爲報

理事相違不分觸淨第五

論曰大凡祖佛之宗具理具事事依理立理假事明理事相資還同目足若有事而無理則滯泥不通若有理而無事則汗漫無歸欲其不二貴在圓融且如曹洞家風則有偏有正有明有暗臨濟有主有賓有體有用然建化之不類且血脈而相通無一不該舉動皆集又如法界觀具談理事斷自色空海性無邊攝在一毫之上須彌至大藏歸一芥之中故非聖量使然眞猷合爾又非神通變現誕生推稱不著它求盡由心造佛及衆生具平等故苟或不知其旨妄有談論致令觸淨不分誵訛不辨偏正滯於迴互體用混於自然謂之一法不明纖塵翳目自病未能勸絕他疾安可醫治大須審詳固非小事

不經淘汰臆斷古今言句第六

論曰夫爲參學之人既入叢林須擇善知識次親朋友知識要其指路朋友貴其切磋祇欲自了其身則何以啓進後學振揚宗教接物利生其意安在看他先德梯航山海不避死生爲一兩轉之因緣有纖瑕之疑事須憑決擇貴要分明作親偈之箴規爲人天之眼目然後高提宗印大播眞風徵引先代是非鞭撻未了公案如不經淘汰臆斷古今則何異未學劒而强舞太阿不習坎而妄憑深涉得無傷手陷足之患耶夫善取者如鵝王擇乳不善取者若靈龜燆蹤況其間有逆順之機回互之語出其生而却就死地將其生而翻寄偏門非可肆其狂心輙使測他聖意況一字法門之要有萬端建化之方得不愼諸以防來者

偈疑儀　當疑嘗　祕恐羅　目一作月

記持露布臨時不解妙用第七

論曰學般若人不無師法既得師法要在大用現前方有少分親切若但專守師門記持露布皆非頴悟盡屬見知所以古人道見與師齊減師半德見超於師方揚師教六祖又謂明上座云吾與汝言皆非密事密在汝邊又岩頭謂雪峰云一一從自己胸中流出是知言語棒喝非假師承妙用縱橫豈求他合貶之則珠金喪彩賞之則瓦礫增輝可行即行理事俱脩當用即用毫釐不差眞丈夫材非兒女事切忌承言滯句便當宗風皷吻搖脣以爲妙解況此不假筌蹄得入思慮能知智出於廣莫之鄉神會於不測之境龍象蹴踏非驢所堪

不通教典亂有引證第八

論曰凡欲舉揚宗乘援引教法須是先明佛意次契祖心然後可舉而行較量疎密儻或不識義理只當專守門風如輙妄有引證自取譏誚且如脩多祕藏盡是指蹤圓頓上乘悉同標目假使解得百千三昧沙數法門只益自勞非干他事況復會權歸實攝裔還源於眞淨界中不受一塵況佛事門中不捨一法不免據情結欵就體解紛與我祖宗全無交涉頗有橫經大士博古眞流誇舌辯如利鋒騁學富如困積到此須教寂默語路難伸從來記憶言辭盡是數他珍寶始信此門奇特乃是教外別傳後進之徒莫自

埋沒遭他哂笑有辱宗風勿謂不假熏修便乃得少爲足末既不曉本何明哉

不關聲律不達理道好作歌頌第九

論曰宗門歌頌格式多般或短或長或今或古假聲色而顯用或托事以伸機或順理以談眞或逆事而矯俗雖則趣向有異其奈發興有殊總揚一大事之因緣共讚諸佛之三昧激昂後學諷刺先賢皆主意在文焉可妄述稍覩諸方宗匠參學上流以歌頌爲等閑將製作爲末事任情直吐多類於埜談率意便成絕肖於俗語自謂不拘麤糲匪擇穢孱擬他出俗之辭標歸第一之義識者覽之嗤笑愚者信之流傳使名理而寖消累教門之愈薄不見華嚴萬偈祖頌千篇俱爛熳而有文悉精純而靡雜豈同猥俗兼糅戲諧在後世以作經在群口而爲實亦須稽古乃要合宜苟或乏於天資當自甘於木訥胡必強攀英俊希慕賢明呈醜拙以亂風織弊訛而貽戚無惑妄誕以滋後羞

護已之短好爭勝負第十

論曰且如天下叢林至盛禪社極多衆不下半千無法況無一二其間或有抱道之士潔行之人肯暫徇於衆情勉力紹於祖席會十方之兄弟建一處之道場朝請暮參匪憚勞苦且欲續佛慧命引道初機非爲治激聲名貪婪利養如鍾待扣遇病與醫澍法雨則大小無偏振法雷則遠近咸應其榮枯自異動蟄差乖固非選擇之情行取捨之法蓋有望風承嗣竊位住持便爲我已得最上乘超世間法護己之短毀人之長誑惑於壟聾咀嚼於屠販聲張事勢矜託辯才以訐露爲慈悲以佚蕩爲德行破佛禁戒棄僧威儀返凌鑠於二乘倒排斥於三學況不撿於大節自許是其達人然當像季之時魔強法弱假如來之法服盜國王之恩威口談解脫之因心弄鬼神之事既無愧耻寧避罪愆今乃歷叙此徒須警來者遇般若之緣非小擇師資之道尤難能自保任終成大器強施瞑眩甘受謗嫌同道之人幸宜助發

宗門十規論終

題重刊十規論後

十規論者乃曹溪下第十世法眼禪師所著也禪師自見地藏得指授後開口動舌無非與人解粘去縛且如僧問如何是曹源一滴水答云是曹源一滴水又僧慧超問如何是佛答云汝是慧超與麼設施恰似炊鐵釘飯煮木札羹要飽天下之饑人直是教他無下牙處豈肯以文身句義係綴於人耶斯論之作蓋欲藥當時宗匠膏肓之病亦不得已而爲之爾或謂師契證穩密知見宏博故託此以抛擲其文章辨論者誤矣元丙戌歲南屏悅藏主出此文嘗命余書之鏤版于徑山寂照塔院逮徑山遭兵火板亦隨燼今台之委羽旻上人捐己資用舊所搨本重刊行而屬余題其後余諦觀嚮日弊書正如昔人見夏口甕中之像琅琊梁上之書眞濟世事也吁而今而後讀斯論者果能察已病體禪師之心肯服其良藥不亦善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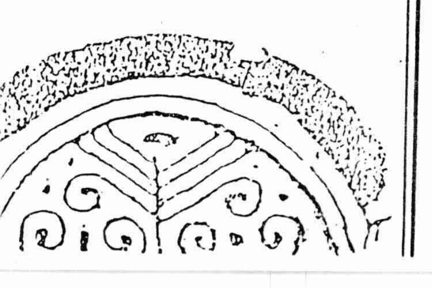
右元之慍恕中之跋得于朝鮮藏附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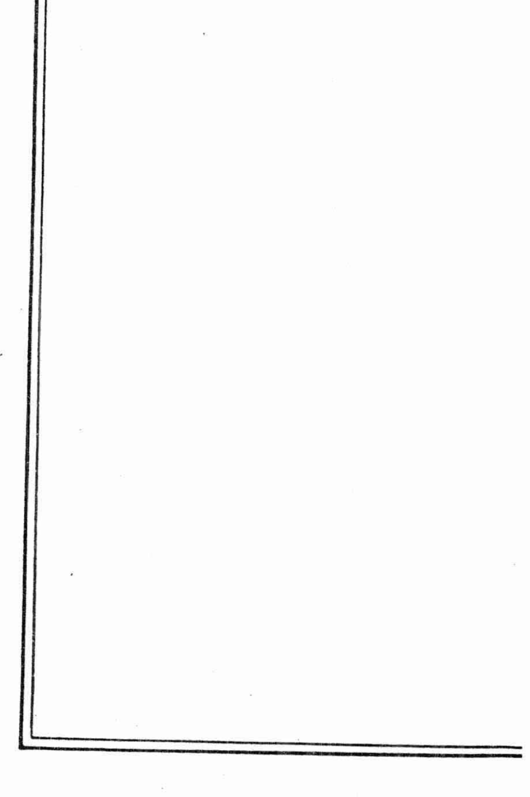


臨濟宗旨

宋 · 慧洪 撰







臨濟宗旨

明白庵居沙門　慧洪　撰

汾陽昭禪師示衆曰先聖云一句語須具三玄一玄中須具三要阿那箇是三玄三要底句快會取好各自思量還得穩當也未古德已前行脚聞一箇因緣未明中間直下飲食無味睡臥不安火急決擇豈將爲小事所以大覺老人爲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想計他從上來行脚不爲游山翫水看州府奢華片衣口食皆爲聖心未通所以驅馳行脚決擇深奧傳唱敷揚博問先知親近高德蓋爲續佛心燈紹隆佛種祖代興崇聖種接引後機自利利他不忘先迹如今還有商量者麼有即出來大家商量僧問如何是接初機底句答曰汝是行脚僧又問如何是辨衲僧底句答曰西方日出卯又問如何是正令行底句答曰千里持來呈舊面又問如何是立乾坤底句答曰北俱盧州長粳米食者無嗔亦無喜師曰只將此四轉語驗天下衲僧纔見汝出來驗得了也僧問如何是學人著力處答曰嘉州打大像問如何是學人轉身處答曰陝府灌鐵牛問如何是學人親切處答曰西河弄師子師曰若人會此三句已辨三玄更有三要語在切在薦取不是等閑與大衆頌出曰三玄三要事難分得意忘言道易親一句明明該萬象重陽九日菊花新還會麼恁麼會得不是性燥衲僧作麼生會好又舉三玄語曰汝還會三玄底時節麼直須會取古人意旨然後自心明去更得通變自在受用無窮喚作自受用身佛不從他教便識得自家活計所以南泉曰王老師十八上解作活計僧便問古人十八上解作活計未審作箇什麼活計答曰兩隻水牯牛雙角無欄棬復云若要於此明得去直須得三玄旨趣始得受用無礙自家慶快以暢平生大丈夫漢莫教自辜負事不通彼無利濟與汝一切頌出曰第一玄法界廣無邊森羅及萬象總在鏡中圓第二玄釋尊問阿難多聞隨事答應器量方圓第三玄直出古皇前四句百非外闔氏問豐干師乃曰這箇是三玄底頌作麼生是三玄底旨趣直教決擇分明莫只與麼望空裏妄解道我曾親近和尚來與我說了脫

空漫語誑嚇他人喫鐵棒有日莫言不道又因探菊謂衆曰金花布地玉蘂承天杲日當空乾坤朗耀雲騰致雨露結爲霜不傷物義道將一句來還有道得底麼若道不得眼中有屑直須出却始得所以風穴云若立一塵家國興盛野老顰蹙不立一塵家國喪亡野老安貼於此明去闍梨無分全是老僧於此不明老僧卽是闍梨闍梨與老僧亦能悟却天下人亦能瞎却天下人要知老僧與闍梨麼拊其膝曰這裏是闍梨這裏是老僧且問諸上座老僧與闍梨是同是別若道是同去上座自上座老僧自老僧若道是別去又道老僧卽是闍梨若能於此明得去一句中有三玄三要賓主歷然平生事辨參尋事畢所以永嘉曰粉骨碎身未足酬一句了然超百億又曰臨濟兩堂首座一日相見齊下喝僧問臨濟還有賓主也無答曰賓主歷然師作偈曰兩堂首座總作家其中道理有分拏賓主歷然明似鏡宗師爲點眼中花無盡居士謂予曰汾陽臨濟五世之嫡孫天下學者宗仰觀其提綱渠渠唯論三玄三要今其法派皆以謂

三玄三要一期建立之語無益於道但於諸法不生異見一切平常卽長祖意其說是否予曰居士聞其說曉然了解寧復疑汾陽提綱乎曰吾固疑而未決也予曰此其三玄三要之所以設也所言一句中具三玄一玄中具三要有玄有要者一切衆生熱惱海中淸涼寂滅法幢也此幢之建譬如塗毒之鼓撾之則聞者皆死唯遠聞者後死若不橫死者雖聞不死臨濟無恙時興化三聖保壽定上座輩聞而死者今百餘年猶有悟其旨者卽後死者也而諸法派謂無益於道者卽不橫死者也祖宗門風壁立萬仞而子孫畏之喜行平易坦塗此所謂法道陵夷也譬如衣冠稱孔門弟子而毀易繫辭三尺童子笑之臨濟但曰一句中具三玄一玄中具三要有玄有要而已初未嘗目爲句中玄意中玄體中玄也古塔主者悞認玄沙三句爲三玄故但分三玄而遺落三要叢林安之不以爲非爲可太息玄沙曰眞常流注爲平等法但是以言遣言以理逐理爲之明前不明後蓋分證法身之量未有出格之句死在句下若知出格之量

則不被心魔所使入到手中便轉換落地言通大道不坐平常之見此第一句也古謂之句中玄回機轉位生殺自在縱奪隨宜出生入死廣利一切迥脫色欲愛見之境此第二句也古謂之意中玄明陰洞陽廓周沙界一眞體性大用現前應化無方全用全不用全生全不生方便喚作慈定之門此第三句也古謂之體中玄浮山遠公亦曰意中玄非意識之意古不足道遠亦迷倒予不可以不辨無盡頌之又曰吾頌見謝師直稱吳僧簡程者有大知見親見慈明蓋是眞點胸楊岐道吾之流亞接人多擧汾陽十智同眞願遂聞其說予曰十智同眞與三玄三要同一關捩汾陽曰夫說法者須具十智同眞若不具十智同眞邪正不辨緇素不分不能與人天為眼目決斷是非如鳥飛空而折翼如箭射的而斷絃絃斷故射的不中翼折故空不可飛弦壯翼牢空的俱徹作麼生是十智同眞與諸上座點出一同一質二同大事三總同參四同眞智五同徧普六同具足七同得失八同生殺九同音吼十同得入又云與什麽人同得

著語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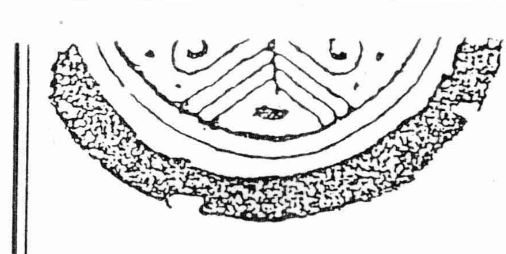
入與誰同音吼作麼生是同生殺什麼物同得失阿那箇同具足是什麼同徧普何人同眞智孰能總同參那箇同大事何物同一質有點得出底麼點得出者不恡慈悲點不出者未有參學眼在切須辨取要識是非面目見在今此法門叢林怕怖不欲聞其若何以言之諸方但愛平實見解執之不移唯欲傳授不信有悟借使汾陽復生親為剖折亦以為非昔阿難夜經行聞童子誦佛偈曰若人生百歲不善水潦鶴未若生一日而得決了之阿難就教之曰不善諸佛機非水潦鶴也童子歸白其師師咲曰阿難老昏矣當以我語為是於今學者之前語三玄十智旨趣何以異此於是無盡嗟咨曰然其旨趣豈無方便予作偈曰十智同眞面目全於中一智是根源若大沓見汾陽老擘破三玄作兩邊又問四種賓主亦臨濟建立法門乎予曰三世如來諸代祖師鍛出凡聖情見之鑪鞴非止臨濟用之如龍山本見馬祖洞山价禪師初游方與密師伯者偕行經長沙龍山之下見溪流菜葉价回瞻峯巒深秀謂密曰箇中必有隱者

乃並溪而進十許里有老僧癯甚以手加額呼曰此間無路汝輩何自而至价曰無路且置庵主自何而入曰我不曾雲水价曰庵主住山幾許時曰春秋不涉价曰庵主先住耶此山先住耶曰不知价曰爲什麼不知曰我不曾人天來价曰得何道理便爾住山曰我見泥牛鬪入海直至而今無消息价即班密之下而拜之問如何是主中賓曰青山覆白雲又問如何是主中主曰長年不出戶又問主賓相去幾何曰長江水上波又問賓主相見有何言說曰青風拂白日价再拜求依止老僧笑曰三間茆屋從來住一道神光萬境閑莫作是非來辨我浮生穿鑿不相關於是自焚其庵深入層峯其後价住山問僧何者是汝主人公對曰現祇對者价仰而咨嗟曰此所謂馬後驢前事奈何認以爲自已乎佛法平沉此其兆也客中主尚未明況主中主哉僧曰如何是主中主价曰汝自道看曰道得即是客中主如何是主中主价艮久曰不辭向汝道相續也大難予觀龍山老僧之意如蕭何之識韓信豈有法哉而价公之論如霍光之

立朝進止亦有律度嗚呼後生之不見古人之大全也必矣价亦置主中主于胸中可疑也予嘗至臨川與朱世英游相好俄上藍長老者至上藍謂世英曰覺範聞工詩耳禪則其師猶錯況弟子耶世英笑曰師能勘驗之乎上藍曰諾居一日同游疎山飯于逆旅上藍以手畫案謂余曰經軸之上必題以字是何義予亦畫圓相橫一畫曰是此義也上藍愕然予爲作偈曰以字不成八不是法身睡著無遮閑衲僧對面不知名百衆人前呼不起上藍歸舉似世英世英拊手曰孰爲詩僧亦能識字義乎因同看汾陽作濆牛偈曰有頭無角實堪嗟百劫難逃這作家凡聖不能明得盡現前相貌有些些予謂世英曰此偈又予字義之訓詁也世英問余華嚴經曰毗目仙人執善財手即時善財自見其身往十佛刹微塵數世界中到十佛刹微塵數諸佛所見彼佛刹及其衆會諸佛相好種種莊嚴乃至或經百千億不可說佛刹微塵數劫乃至時彼仙人放善財童子手即時自見其身還在本處此一段義何以明之予曰皆象也方執其

手卽入観法之時見自他不隔於毫端始終不移於當念及其放手卽是出定之時永明曰是知不動本位遠近之刹歷然一念靡移延促之時宛爾世尊蓋以蓮爲譬而世莫有知者予特知之夫蓮方開華時中已有子子中已有薏因中有果果中有因三世一時也其子分布又會屬焉相續不斷十方不隔也又問法華經曰世尊於一切衆前現大神力出廣長舌相上至梵世極難和會而解者曰佛音深妙觸處皆聞超越聖凡則其舌廣長高出梵世此說如何予曰此殆所謂隨語生解非如來世尊之意潙山曰凡聖情盡體露眞常理事不二卽如如佛而學者不能深味此語苟認意度而已譬如衆盲摸象隨其所得爲是故象偏爲尾爲蹄爲腰爲牙而全象隱矣般若經曰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者眞常也非凝然一物卓然不變壞之眞常也舌相之至梵世其可以情求哉唐僧玄奘至西竺見戒賢論師賢時已一百六歲衆所宗向號正法藏幷修敬訖賢使坐問從何來對曰從支那國來欲學瑜伽等論於是賢流涕呼弟子覺賢指以謂曰我前所夢何如弟子謂奘曰和尙三年前得疾危甚如人以刀劃其腹欲不食而死夜夢男子身金色曰汝勿自厭其身汝昔作賈近多害物命當自悔責自盡何益有支那國僧來此學法已在塗矣三年當至以法惠彼彼復流通汝罪自滅我曼殊室利也故來曉汝耳和尙疾損已三年而闍梨果至前夢有徵也予涉世多艱蓋其夙障聞曼殊室利之言以法惠人則罪自滅故有撰述佛祖旨訣之意欲以惠人而自滅夙障耳非有他求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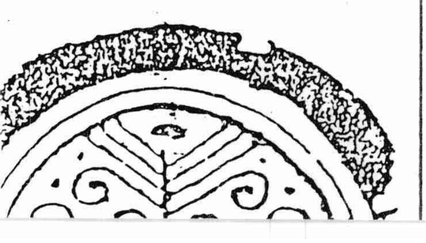
臨濟宗旨 終





林間錄

宋·慧洪 撰





洪覺範林間錄序

臨川 謝逸 撰

洪覺範得自在三昧於雲菴老人故能游戲翰墨場中呻吟謦欬皆成文章每與林間勝士抵掌淸談莫非尊宿之高行叢林之遺訓諸佛菩薩之微旨賢士大夫之餘論每得一事隨卽錄之垂十年間得三百餘事從其游者本明上人外若簡率而內甚精敏燕坐之暇以其所錄析爲上下帙名之曰林間錄因其所錄有先後故不以古今爲詮次得於談笑而非出於勉强故其文優游平易而無艱難險阻之態人皆知明之有是錄也所至之地借觀者成市明懼字畫漫滅而傳寫失眞於是刻之於板而俾余爲序以壽後世焉余謂斯文之作有補於宗敎如儉歲之粱稷寒年之繒纊豈待余序然後傳哉願託斯文以傳不朽此余所以欲默而不能也昔樂廣善淸言而不長於筆請潘岳爲表先作二百語以述已之志岳取而次比之便成名筆時人咸云若廣不假岳之筆岳不假廣之旨無以成斯美也今覺範口之所談筆之所錄兼有二子之美何哉大抵文士有妙思者未必有美才有美才者未必有妙思惟體道之士見亡執謝定亂兩融心如明鏡遇物便了故縱口而談信筆而書無適而不眞也然則覺範所以兼二子之美者得非體道而然耶余是以知士不可不知道也覺範名慧洪筠陽人今住臨川北景德禪寺蓋赴

顯謨閣待制朱公之請云大觀元年十一月一日序

(一無因字)(給一作纊)(而次一作次而)

石門洪覺範林間錄

(一無石等五字〇錄下有卷上二字)(一有高安沙門釋德洪集八字)

杭州興教小壽禪師初隨天台韶國師普請聞墮薪而悟作偈曰撲落非他物縱橫不是塵山河及大地全露法王身國師頷之而已及開法衲子爭師尊之御史中丞王公隨出鎭錢塘往候壽至湖上去騶從獨步登寢室壽方負暄毳衣自若忽見之問曰官人何姓王公曰隨姓王卽拜之壽推蒲團藉地而坐語笑終日而去門人見壽讓之曰彼王臣來柰何不爲

元一作潤

禮此一衆所係非細事也壽唯唯佗日王公復至寺衆横撞大鍾萬指出迎而壽前趍立于松下王公望見出輿握其手曰何不如前日相見而遽爲此禮數耶壽顧左右且行且言曰中丞卽得柰知事瞋何其天資粹美如此眞本色住山人也

白雲端禪師有逸氣少游湘中時會禪師新自楊岐來居雲盖一見心奇之與語每終夕會忽問曰上人落髮師爲誰對曰茶陵郁和尙會曰吾聞其過溪有省作偈甚奇能記之否端卽誦曰我有神珠一顆久被塵勞關鎖今朝塵盡光生照破山河萬朶會大笑而去端愕然左右視通夕不寐明日求入室咨詢其事時方歲旦會曰汝見昨日作夜狐者乎對曰見之會曰汝一籌不及渠端又大駭曰何謂也會曰渠愛人笑汝怕人笑端因大悟於言下

魏府老元華嚴示衆曰佛法在日用處在行住坐臥處喫茶喫飯處語言相問處所作所爲擧心動念又却不是也又曰時當鈌減人壽少有登六七十者汝輩入我法中整頓手脚未穩早是三四十年須臾衰

元公一作潤老

遺一作遣

方下一有年方二字○生累作屢

所下一有能字

病至衰病至則老至老至則死至前去幾何尙復忩意何不初中後夜縮靜去文潞公鎭北京元公來謁別潞公曰法師老矣復何往對曰入滅去潞公笑謂其戲語目送之歸與子弟言其道韻深穩談笑有味非常僧也使人候之果入滅矣大驚嘆異久之及闔維親往臨觀以瑠璃缾置坐前祝曰佛法果靈願舍利塡吾缾言卒煙自空而降布入缾中烟滅舍利如所願潞公自是竭誠內典恨知之暮也

棲賢諟禪師建陽人嗣百丈常和尙性高簡律身精嚴動不遺法度暮年三終藏經以坐閱爲未敬則立誦行披之黃龍南禪師初游方少從之累年故其平生所爲多取法焉嘗曰棲賢和尙定從天人中來叢林標表也雲竇顯禪師嘗自淮山來依之不合乃作師子峰詩而去曰踞地盤空勢未休爪牙安肯混常流天教生在千峰上不得雲擎也出頭

李肇國史補曰崔趙公問徑山道人法欽弟子出家得否欽曰出家是大丈夫事非將相所爲趙公嘆賞其言贊寧作欽傳無慮千言雖一報曉雞死且書之

乃不及此何也
大覺禪師璉公以道德爲　仁廟所敬天下想望風采其居處服玩可以化寶坊也而皆不爲獨於都城之西爲精舍容百許人而已棲賢舜老夫爲郡吏臨以事民其衣走依璉璉館於正寢而自處偏室執弟子禮甚恭王公貴人來候者皆怪之璉具以實對且曰吾少嘗問道於舜今不當以像服之殊而二吾心也聞者嘆服　仁廟知之賜舜再落髮仍居栖賢
唐宣宗微時武宗疾其賢數欲殺之宦者仇公武保佑之事迫公武爲薙髮作比丘使遁游天下名山多所登賞至杭州鹽官禪師安公者江西馬祖之高弟一見異之待遇特厚故宣宗留鹽官寂久及即位思見之而安公化去久矣先是武宗盡毀吾教至是復興之雖法之隆替系於時然庸詎知其力非安公致之耶仇公武之德不愧漢邴吉而新書略之獨班班見於安禪師傳爲可嘆也嘗有贊其像者曰巳將世界等微塵空裏浮華夢裏身勿謂龍顏使分別故應天眼識天人

僧上一有乃字

答上一有法眼二字

贊寧作大宋高僧傳用十科爲品流以義學冠之巳可笑又列嵓頭豁禪師爲苦行智覺壽禪師爲興福雲門大師僧中王也與之同時竟不載何也
長沙岑禪師因僧亡以手摩之曰大衆此僧却眞實爲諸人提綱商量會麼乃有偈曰目前無一法當處亦無人蕩蕩金剛體非妄亦非眞又曰不識金剛體却喚作緣生十方眞寂滅誰在復誰行雪峰和尙亦因見亡僧作偈曰低頭不見地仰面不見天欲識金剛體但看髑髏前玄沙曰亡僧面前正是觸目菩提萬里神光頂後相有僧問法眼如何是亡僧面前觸目菩提答曰是汝面前又問遷化向什麼處去答曰亡僧幾曾遷化進曰爭奈即今何答曰汝不識亡僧
近代尊宿不復以此旨曉人獨晦堂老師時一提起作南禪師圓寂日偈曰去年三月十有七一夜春風撼籌室三角麒麟入海中空餘片月波心出眞不掩僞曲不藏直誰人爲和雪中吟萬古知音是今日又曰昔人去時是今日今日依前人不來今既不來昔不往白雲流水空悠哉誰云秤尺平直中還有曲誰

日一作吾

機一作幾

云物理齊種麻還得粟可憐馳逐天下人六六元來

三十六

南禪師居積翠時以佛手驢脚生緣語問學者答者甚衆南公瞑目如入定未嘗可否之學者趨出竟莫知其是非故天下謂之三關語晚年自作偈三首今只記其二曰我手佛手齊舉禪流直下薦取不動干戈道處自然超佛越祖我脚驢脚並行步步皆契無生直待雲開日現此道方得縱橫雲蓋智禪師嘗爲予言曰昔日再入黃蘗至坊塘見一僧自山中來因問三關語兄弟近日如何商量僧曰有語甚妙可以見意我手何似佛手曰月下弄琵琶或曰遠道擊空鉢我脚何似驢脚曰鷺鷥立雪非同色或曰空山踏落花如何是汝生緣處曰某甲某處人時戲之曰前塗有人問上座如何是佛手驢脚生緣意旨汝將遠道擊空鉢對之耶鷺鷥立雪非同色對之耶若俱將對則佛法混濫若揀擇對則機事偏枯其僧直視無所言吾謂曰雪峰道底

夾山會禪師初住京口竹林寺升座僧問如何是法身答曰法身無相如何是法眼答曰法眼無瑕時道吾笑於衆中會遙見因下座問曰上座適笑笑何事耶道吾曰笑和尚一等行脚放復子不著所在會曰能爲我說否對曰我不會說秀州華亭有船子和尚可往見之會因散衆而往船子問曰大德近住何寺對曰寺則不住住則不寺船子曰不寺似箇什麼對曰不是目前法船子曰何處學得來對曰非耳目所到船子笑曰一句合頭語萬劫繫驢橛嗟乎於今叢林師受弟子例皆禁絕悟解推去玄妙唯要直問直答無則始終言無有則始終言有毫末差誤謂之狂解使船子聞之豈止萬劫繫驢橛而已哉由此觀之非特不善悟要亦不善疑也善疑者必思三十三祖授法之際悟道之緣其語言具在皆可以理究以智知獨江西石頭而下諸大宗師以機用應物觀其開答溟涬然令人坐睡其道異諸祖耶則嗣其法其不異耶則所言乃爾不同故知臨濟大師曰大凡舉論宗乘須一句中具三玄一玄中具三要有玄有要者蓋明此也不知者指爲門庭建立權時語言可悲也

一無曰字

寺下一有又不住三字

目下一有之字

受一作授

之一作知○無繫字

◆因搏一作賓拊

◆甚一作高

天衣懷禪師說法於淮山三易法席學者追崇道顯著矣然猶未敢通名字於雪竇雪竇已奇之僧有誦其語至曰譬如鴈過長空影沉寒水鴈無遺蹤之意水無沉影之心因搏髀嘆息即遣人慰之懷乃敢一通狀問起居而已潙山眞如禪師從眞點胸游最久叢林戶知之然對客未嘗一言及其平昔見聞之事至聞寂日展畫像但薦茶果而已二大老識度甚遠退託涼薄以諷後學可謂善推尊其師者也

雲菴和尚居洞山時僧問華嚴論云以無明住地煩惱便爲一切諸佛不動智一切衆生皆自有之只爲智體無性無依不能自了會緣方了且無明住地煩惱如何是成諸佛不動智理極深玄絕難曉達雲菴曰此最分明易可了解時有童子方掃除呼之回首雲菴指曰不是不動智却問如何是汝佛性童子左右視惘然而去雲庵曰不是住地煩惱若能了之即今成佛又嘗問講師曰火災起時山河大地皆被焚盡世間空虛是否對曰教有明文安有不是之理雲庵曰如許多灰燼將置何處講師舌大而乾笑曰不

◆曰上一有答字

◆然下一有者字

知雲庵亦大笑曰汝所講者紙上語耳其樂說無礙之辨答則出人意表問則學者喪氣蓋無師自然之智非世智可當眞一代法施主也

二祖大師服勤累年至於立雪斷臂而達磨僅以一言語之牛頭懶融枯禪窮山初無意於有聞而四祖自往說法祖師之於師弟子之際其必有旨耶

楊文公談苑記沙門寶誌銅牌記讖未來事云有一眞人在冀川開口張弓在左邊子子孫孫萬萬年江南中主名其子曰弘冀吳越錢鏐諸子皆連弘字期以應之而 宣祖之諱正當之也又記周世宗悉毀銅像鑄錢謂宰相曰佛教以謂頭目髓腦有利於衆生尚無所惜寧復以銅像愛乎鎭州大悲甚靈應當擊毀以斧擊其胸鑱破之 太祖親見其事後世宗北征病疽發胸間咸謂其報應太祖因信重釋教歐陽文忠公歸田錄首記太祖初幸相國寺問僧錄贊寧可拜佛否寧奏曰不拜問其故寧曰見在佛不拜過去佛因以爲定制二公所記皆有深意決非苟然予聞君子樂與人爲善雖善不善謂之矜文忠公每

名上一有於字　一無水字　嘆上一有大字

恨平心爲難豈眞然耶

唐僧元曉者海東人初航海而至將訪道名山獨行荒陂夜宿塚間渴甚引手掬水于穴中得泉甘凉黎明視之髑髏也大惡之盡欲嘔去忽猛省嘆曰心生則種種法生心滅則髑髏不二如來大師曰三界唯心豈欺我哉遂不復求師即日還海東疏華嚴經大弘圓頓之教予讀其傳至此追念晉樂廣酒盃蛇影之事作偈曰夜塚髑髏元是水客盃弓影竟非蛇箇中無地容生滅笑把遺編篆縷斜

棗栢大士淸凉國師皆弘大經造疏論宗於天下然二公制行皆不同棗栢則跣行不滯超放自如以事事無礙行心淸凉則精嚴玉立畏五色糞以十願律身評者多喜棗栢坦宕笑淸凉縛束意非華嚴宗所宜爾也予曰是大不然使棗栢薙髮作比丘未必不爲淸凉之行蓋此經以遇緣即宗合法非如餘經有局量也

晉鳩摩羅什兒時隨母至沙勒頂戴佛鉢私念鉢形甚大何其輕耶即重失聲下之母問其故對曰我心

困一作因　祝一作拜　茲一作於　違下一有於字

有分別故鉢有輕重耳予以是知一切諸法隨念而至念未生時量同太虛然則即今見行分別者萬類紛然何故靈驗不等曰是皆亂想虛妄如困夢中事心力昧略微劣故也嗟乎人莫不有忠孝之心也而王祥臥冰則魚躍耿恭祝井則泉冽何也蓋其養之之專故靈驗之應速如影響

菩提達磨初自梁之魏經行於嵩山之下倚杖於少林面壁燕坐而已非習禪也久之人莫測其故因以達磨爲習禪夫禪那諸行之一耳何足以盡聖人而當時之人以之爲史者又從而傳茲習禪之列使與枯木死灰之徒爲伍雖然聖人非止於禪那而亦不違禪那如易出乎陰陽而亦不違乎陰陽

舊說四祖大師居破頭山山中有無名老僧唯植松人呼爲栽松道者嘗請於祖曰法道可得聞乎祖曰汝已老脫有聞其能廣化耶儻能再來吾尚可遲汝乃去行水邊見女子浣衣揖曰寄宿得否女曰我有父兄可往求之曰諾我即敢行女首肯之老僧回策而去女周氏季子也歸輒孕父母大惡逐之女無所

歸曰庸紡里中夕於衆館之下已而生一子以爲不祥弃水中明日見之泝流而上氣體鮮明大驚遂舉之成童隨母乞食邑人呼爲無姓兒四祖見於黃梅道中戲問之曰汝何姓曰姓固有但非常姓祖曰何姓曰是佛性祖曰汝乃無姓耶曰姓空故無祖化其母使出家時七歲衆館今爲寺號佛母而周氏尤盛去破頭山佇望間道者肉身尙在黃梅東禪有佛母塚民塔其上傳燈錄定祖圖記忍大師姓周氏者從母姓也大宋高僧傳乃曰釋弘忍姓周氏其母始娠移月光照庭室終夕若晝異香襲人舉家欣駭安知衆館本祉屋生時置水中乎又曰其父偏愛因令誦書不知何從得此語其叙事妄誕大率類此開元中文學閭丘均爲塔碑徒文而已會昌毀廢唐末烽火更遭蹂踐愈不可考知其書謬者母氏周而曰有父故也無爲子嘗贊其像曰人孰無父祖獨有母其母爲誰周氏季女濁港滔滔入大江門前依舊長安路

斷際禪師初行乞於雒京吟添鉢聲一嫗出棘扉間曰太無猒足生斷際曰汝猶未施反責無猒何耶嫗笑掩扉斷際異之與語多所發藥辭去嫗曰可往南昌見馬大師斷際至江西而大師已化去聞塔在石門遂往禮塔時大智禪師方結廬塔傍因叙其遠來之意願聞平昔得力言句大智舉一喝三日耳聾之語示之斷際吐舌大驚相從甚久暮年始移居新吳百丈山考其時嫗死久矣而大宋高僧傳曰嫗祝斷際見百丈非也

雲居佛印禪師曰雲門和尙說法如雲絕不喜人記錄其語見必罵逐曰汝口不用反記我語佗時定販賣我去今對機室中錄皆香林明教以紙爲衣隨所聞隨即書之後世學者漁獵文字語言中正如吹網欲滿非愚卽狂可嘆也

玄沙備禪師薪於山中傍僧呼曰和尙看虎玄沙見虎顧僧曰是你靈潤法師山行野燒迅飛而來同游者皆避之潤安步如常曰心外無火火實自心謂火可逃無由免火火至而滅巖陽尊者單丁住山蛇虎就手而食歸宗常公刈草見蛇芟之傍僧曰久聞歸宗今日乃見一麤行沙門常曰你麤我麤耶吾聞親

近般若有四種驗心謂就事就理入就事理出就事理之外宗門又有四藏鋒之用親近以自治藏鋒之用以治物

荊州天皇寺道悟禪師如傳燈錄所載則曰道悟得法於石頭所居寺曰天皇婺州東陽人姓張氏年十四出家依明州大德披剃年二十五杭州竹林寺受具首謁徑山國一禪師服勤五年大歷中抵鍾陵謁馬大師經二夏乃造石頭元和丁亥四月示疾壽六十臘三十五及觀達觀禪師所集五家宗派則曰道悟嗣馬祖引唐丘玄素所譔碑文幾千言其略曰師號道悟渚宮人姓崔氏郎子玉後胤也年十五於長沙寺禮曇翥律師出家二十三詣嵩山律德得尸羅謁石頭扣寂二年無所契悟乃入長安親忠國師三十四與侍者應眞南還謁馬大師大悟於言下祝曰他日莫離舊處故復還渚宮元和十三年戊戌歲四月初示疾十三日歸寂壽八十二臘六十三考其傳正如兩人然玄素所載曰有傳法一人崇信住澧州龍潭南嶽讓禪師碑唐聞人歸登撰列法孫數人于後有道悟名圭峰答裴相國宗趣狀列馬祖之嗣六人首曰江陵道悟其下注曰兼稟徑山今妄以雲門臨濟二宗競者可發一笑

草堂禪師牋要曰心體靈知不昧如一摩尼珠圓照空淨都無差別之相以體明故對物時能現一切色相色自差而珠無變易如珠現黑時人以珠爲黑者非見珠也離黑覓珠者亦非見珠也以明黑都無爲珠者亦非見珠也馬祖說法即妄明眞正如以黑爲珠神秀說法令妄盡方見覺性者離妄求眞正如離黑覓珠牛頭說法一切如夢本來無事眞妄俱無正如明黑都無爲珠獨荷澤於空相處指示知見了了常知正如正見珠體不顧衆色也密以馬祖之道如珠之黑是大不然即妄明眞方便語耳略知教乘者皆了之豈馬祖應聖師遠讖爲震旦法主出其門下者如南泉百丈大達歸宗之徒皆博綠三藏熟爛眞妄之論爭服膺師尊之而其道乃止於如珠之黑而已哉又以牛頭之道一切如夢眞妄俱無者是大不然觀其作心王銘曰前際如空知處迷宗分明照境

一無事理二字

四下一有歲字

疾一作寂

主一作王

◎顯冥一本倒置

隨照冥濛縱橫無照最微最妙知法無知無知知要一一皆治知見之病而荷澤公然立知見優劣可見而謂其道如明黑都無爲珠者豈不重欺吾人哉至如北秀之道頓漸之理三尺童子知之所論當論其用心秀公爲黃梅上首頓宗直指縱曰機器不逮然亦飫聞飽參矣豈自甘爲漸宗徒耶蓋祖道于時疑信牛天下不有漸何以顯頓哉至於紛爭者皆兩宗之徒非秀心也便謂其道止如是恐非通論吾聞大聖應世成就法道其權非一有顯權有冥權冥權即爲異道爲非道顯權則爲親友爲知識庸詎知秀公非冥權也哉

唐僧復禮有法辯當時流輩推尊之作眞妄偈問天下學者曰眞法性本淨妄念何由起從眞有妄生此妄何所止無初即無末有終應有始無始而無終長懷懵茲理願爲開玄妙析之出生死淸凉國師答曰迷眞妄念生悟眞妄即止能迷非所迷安得長相似從來未曾悟故說妄無始知妄本自眞方是恒妙理分別心未忘何由出生死圭峰禪師答曰本淨本不覺由斯妄念起知眞妄即空知空妄即止止處名有終迷時號無始因緣如幻夢何終復何始此是衆生源窮之出生死又曰人多謂眞能生妄故妄不窮盡爲決此理重答前偈曰不是眞生妄妄迷眞而起悟妄本自眞知眞妄即止妄止似終末悟來似初始迷悟性皆空皆空無終始生死由此迷達此出生死予味二老所答之辭皆未副復禮問意彼問眞法本淨妄念何由而起但曰迷眞不覺則孰不能答耶因爲明其意作偈曰眞法本無性隨緣染淨起不了號無明了之即佛智無明全妄情知覺全眞理當念絕古今底處尋終始本自離言詮分別即生死

雲菴和尚嘗曰諸佛隨宜說法意趣難解如起信曰若有衆生來求法者隨已能解方便爲說不應貪著名利恭敬唯念自利利他回向菩提故者爲弘法太峻者言之也圓覺曰末世衆生欲修行者應當盡命供養善友事善知識彼善知識欲來親近應斷憍恨現逆順境猶如虛空者爲求道不精進者言之也雖然爲弟子者能不忘精進則爲師者不害於太峻方

今學者未能盡致敬之禮而責以慳法則過矣侍者進曰然則三世如來法施之式可得聞乎曰法華曰於一切衆生平等說法以順法故不多不少乃至深愛法者亦不爲多說此佛之遺意也

達觀穎禪師初出東吳年纔十六七泊舟秦淮宿奉先寺時寺皆講人見其禪者又少之不爲禮穎讓曰佛記比丘衆客比丘至者法將滅爾輩安爲之耶有僉者曰上人卽主此敬客未晩穎笑曰我顧未暇居此然能易道行者使飯十方僧報佛恩耳時內翰葉公淸臣守金陵穎袖書謁之葉公曰昨晩至此何以知建寺始末之詳如此乎對曰夜閱舊碑知之因極言律居之弊敗傷風化葉公大奇之奉先繇是乃爲禪林吳中講師多譏諸祖傳法偈無譯人禪者與之辨失其眞適足以重其謗穎論之曰此達磨爲二祖言者也何須譯人耶如梁武初見之卽問如何是聖諦第一義答曰廓然無聖進曰對朕者誰又曰不識使達磨不通方言則何於是時便能爾耶講師不敢復有辭其挫服魔外之氣無師自然之智發自妙齡而遇事則應無所疑畏天性則然後爲石門聰之嗣首山嫡孫也

涅槃經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如佛所說諸佛世尊有秘密藏是義不然何以故諸佛世尊唯有密語無●密藏譬如幻主機關木人人雖覩見屈伸俯仰莫知其內而使之然佛法不爾咸令衆生悉得知見云何當言佛世尊有秘密藏佛讚迦葉善哉善哉善男子如汝所言如來實無秘密之藏何以故如秋滿月處空顯露淸淨無翳人皆覩見如來之言亦復如是開發顯露淸淨無翳愚人不解謂之秘藏智者了達則不名藏又曰又無語者猶如嬰兒言語未了雖復有語實亦無語如來亦爾語未了者卽秘密之言雖有所說衆生不解故名無語故石頭曰乘言須會宗勿自立規矩藥山曰更須自看不得絕却言語我今爲汝說者箇語顯無語底長慶曰二十八代祖師皆說傳心且不說傳語且道心作麼生傳若也無言啓蒙何名達者雲門曰此事若在言語上三乘十二分教豈是無說因什麼道教外別傳若從學解機智得只

〇密上一有秘字

如十地聖人說法如雲如雨猶被佛呵見性如隔羅縠以此故知一切有心天地懸殊雖然如是若是得底人道火何曾燒著口耶予每曰衲子於此徹去方知諸佛無法可說而證言說法身如何是言說法身自答曰斷頭船子下楊州

王文公曰佛與比丘辰巳間應供名爲齋者與衆生接不可不齋又以佛性故等視衆生而以交神之道見之故首楞嚴曰嚴整威儀肅恭齋法又曰梵語三昧此云正定正定中所受境界謂之正受異於無明所緣受故圓覺曰三昧正受釋者謂梵語三昧此云正受而寶積云三昧及正受則此釋非也

曹溪大師將入涅槃門人行瑫超俗法海等問和尙法何所付曹溪曰付囑者二十年外於此地弘揚又問誰人答曰若欲知者大庾嶺上以網取之圭峰欲立荷澤爲正傳的付乃文釋之曰嶺者高也荷澤姓高故密示之耳欲抑讓公爲旁出則曰讓則曹溪門下旁出之派徒此類數可千餘嗚呼逐鹿者不見山攫金者不見人殆非虛言方密公所見唯荷澤故諸師不問是非例皆毀之如大庾嶺上以網取之之語是大師末後全提妙旨而輒以意求讓公僧中之王而謂之派徒詳味密公之意可以發千載之一笑

老安國師有言曰金剛經曰應無所住而生其心無所住者不住色不住聲不住迷不住悟不住體不住用而生其心者卽一切法而顯一心若住善生心卽善現若住惡生心卽惡現本心卽隱沒若無所住十方世界唯是一心信知曹溪大師云風幡不動是心動脩山主有偈曰風動心搖樹雲生性起塵若明今日事暗却本來人

有僧問晦堂老人曰五祖前身栽松道者嘗託周氏女而生彼三緣不和合何從而生耶老人笑曰汝聞樹提伽生於火中伊尹生於空桑乎對曰聞之汝於彼二人乃不疑其生不由三緣而獨疑五祖耶方今士大夫之留意宗乘者皆以此爲疑及聞此語莫不釋然予以謂老人所示未欲極教乘之本意第就其機息狂情耳馬大師曰佛是能仁有智慧善機宜能破一切衆生疑網出離有無等縛其斯之謂歟

宗鏡錄曰雖然心卽是業業卽是心旣從心生還從心受如何現今消其妄業報答曰但了無作自然業空所以云若了無作惡業一生成佛又曰雖有作業而無作者卽是如來秘密之教又凡作業悉是自心橫計外法還自對治妄取成業若了心不取境境自不生無法牽情云何成業予嘗作偈釋其旨曰擧手炷香而供養佛其心自知應念獲福擧手操刀恣行殺戮其心自知死入地獄或殺或供一手之功云何業報罪福不同皆自橫計有如是事是故從來枉沈生死雷長芭蕉鋏轉磁石俱無作者而有是力心不取境境亦自寂故如來藏不許有識

維摩經曰入不思議境如借座燈王取飯香土促演其日劫大小之相容可以神會妙旨至曰一切聲聞聞是不可思議解脫法門皆應號泣聲震三千大千世界極難解通首楞嚴曰一人發眞歸源十方虛空悉皆消殞見道者妄盡覺明自見空殞可也而下文乃又曰一切魔王見其宮殿無故坼裂爲難和會古諸法師俱有注釋校其所論未容無說

臨濟大師建立四賓主今徒閱其語竟莫能分辨之知之者未必眞不知者以爲苟然又有四喝一喝如金剛王寶劍一喝如踞地師子一喝如探竿影草有時一喝不作一喝用如踞地師子探竿影草後學往往不省其何等語安能識其意耶不過曰此古人一期建立之辭耳何足問哉然則臨濟之言遂爲虛語也今係其偈於此曰金剛王劍覿露堂堂才涉唇吻卽犯鋒鋩踞地師子本無窠臼顧佇之間卽成滲漏探竿影草莫入陰界一點不來賊身自敗有時一喝不作喝用佛法大有只是牙痛

予游長沙至鹿苑見岑禪師畫像想見其爲人作岑大蟲贊幷序曰如來世尊語阿難曰汝元不知一切浮塵諸幻化相當處出生隨處滅盡幻妄稱相其性眞爲妙覺明體龍勝菩薩曰諸法不自生亦不從他生不共不無因是故說無生以佛祖之辯談心法之妙其清淨顯露如掌中見物無可疑者而末世衆生卒不明了者蓋其迷妄之極非其所聞之習故也禪師憫之故於所習之境譬之曰若心是生則夢幻空

◆一人死一作死本〇無作何

華亦應是生若身是生則山河大地森羅萬象亦應是生大哉言乎與首楞嚴中觀論相終始也禪師大寂之孫南泉之子趙州之兄開法於長沙之鹿苑當時衲子偪強如仰山者猶下之而呼以爲岑大蟲云爲之贊曰長沙大蟲聲威甚重獨眠空林百獸震恐寂子兒癡見不知畏引手捋鬚幾缺其耳大空小空是虎是你如備與覺可撩其尾嗟今衲子眼如裴旻但見其彪安識虎眞我拜公像非存非沒百尺竿頭行塵勃勃

白雲端禪師曰天下叢林之興大智禪師力也祖堂當設達磨初祖之像於其中大智禪師像西向開山尊宿像東向得其宜也不當止設開山尊宿而略其祖宗耳雲居祐禪師曰吾觀諸方長老示滅必塔其骸山川有限而人死無窮百千年之下塔將無所容於是於宏覺塔之東作卵塔曰凡住持者自非生身不壞火浴雨舍利者皆以骨石塡於此其西又作卵塔曰凡衆僧化皆藏骨石於此謂之三塔二大老識度高遠可爲後世法然孤論難持犯衆難成卒必有賞音者吾將觀焉

◆一無者字

東京覺嚴寺有誠法師講華嚴經歷席最久學者依以揚聲其爲人純至少緣飾高行遠識近世講人莫有居其右者元祐初高麗僧統航海至上表乞傳持賢首宗教歸本國流通奉聖旨下兩街舉可以授法者有司以師爲宜上表辭免曰臣雖刻意講學識趣淺陋特以年運已往妄爲學者所推今異國名僧航海問道宜得高識博聞者爲之師竊見杭州慧因院僧道源精練教乘旁通外學以自代實允公議奉聖旨依所乞敕差朝奉郎揚傑館伴至錢塘受法

予建中靖國之初故人處獲洞山初禪師語一編福嚴良雅所集其語言宏妙眞法窟爪牙大略曰語中有語名爲死句語中無語名爲活句未達其源者落在第八魔界中又曰言無展事語不投機乘言者喪滯句者迷於此四句語中見得分明也作箇脫洒衲僧根椽片瓦粥飯因緣堪與人天爲善知識於此不明終成莽鹵雲菴平生說法多稱初悟門度越格量偶閱舊記見其寄道友偈并序曰昔洞山參雲門悟

◎人下一有也字

旨於言下入佛正知見所有炙脂帽子鶻臭布衫皆脫去以四句偈明其悟蓋得展事自在之用投機善巧之風故其應機接物不乘言不滯句如師子王得大自在於哮吼時百獸震駭蓋法王法如是故也又世所傳見雲門者皆坐脫立亡何哉以無佛法知見故也因隨句釋以奉寄曰大用現前能展事春來何處不開花放伊三頓參堂去四海當知共一家又曰千差萬別解投機明眼宗師自在時北斗藏身雖有語出群消息少人知又曰游山翫水便乘言自已商量總不偏鶻臭布衫脫未得且隨風俗度流年又曰滯句乘言是瞽聾參禪學道自無功悟來不費纖毫力火裏蝍蟟吞大蟲

宗道者不知何許人往來舒蘄間多留於投子性嗜酒無日不醉村民愛敬之每餉以醇醪居一日方入浴聞有尋宗者度其必送檻至裸而出得酒徑去人皆大笑而宗傲然不怍嘗散衣下山有逆而問者曰如何是道者家風對曰袈裟裏草鞋問意旨如何曰赤脚下桐城陳退夫初赴省韓過宗戲問曰瓘此行欲作狀元得否宗熟視曰無時卽得莫測其言也而退夫果以第三名上第時彥作魁方悟無時之語宗見雪竇而超放自如言法華之流也

◎行上一有一字 ◎呼下一有行者二字 ◎擊下一有犬字

雪竇初在大陽玄禪師會中與客與僧夜語雌黃古今至趙州栢樹子因緣爭辨不已有行者立其旁失笑而去客退雪竇呼至數之曰對賓客敢爾耶對曰知客有定古今之辯無定古今之眼故敢笑曰且道州意汝作麼生會因以偈對曰一兎橫身當古路蒼鷹纔見便生擒後來獵犬無靈性空向枯椿舊處尋雪竇大驚乃與結友或云卽承天宗禪師也予謂聞此可以想見當時法席之盛也

晦堂老人嘗以小疾醫寓漳江轉運判官夏倚公立往見之因劇談妙道至會萬物爲自已及情與無情共一體時有犬臥香案下以壓尺擊又擊香案曰犬有情卽去香案無情自住情與無情如何得成一體去夏不能答晦堂曰纔入思惟便成剩法何曾會物爲已耶老黃龍入滅道俗請繼主道場法席之盛初不減平時然性眞率不樂從事五求解去乃得謝事

32

0598

令而下一有道字

閑居而學者益親謝景温師直守潭州虛大潙以致之三辭弗往又囑江西彭汝礪器資請所以不應長沙之意晦堂曰願見謝公不願領大潙也馬祖百丈已前無住持事道人相求於空閑寂寞之濵而已其後雖有住持王臣尊禮爲人天師今則不然掛名官府如有戸籍之民直遣伍伯追呼耳豈可復爲也器資以斯言反命師直由是致書願得一見不敢以住持相屈遂往長沙盖於四方公卿意合則千里應之不合則數舍亦不往也開法黃龍十二年退居菴頭二十餘年天下指晦堂爲道之所在盖末世宗師之典刑也

圓通祖印訥禪師告老於郡乞請承天端禪師主法席郡可其請端欣然而來自以少荷大法前輩讓善叢林責已甚重故敬嚴臨衆以公滅私於是宗風大振未幾年訥公厭閒寂郡守至自陳客情太守惻然目端端笑唯唯而已明日登座曰昔日大法眼禪師有偈曰難難難是遣情難情盡圓明一顆寒方便遣情猶不是更除方便太無端大衆且道情作麽生遣喝一喝下座包腰而去一衆大驚遮留之不可叢林至今敬畏之

南禪師住廬山歸宗火一夕而燼大衆譁譟動山谷而黃龍安坐如平時桂林僧洪準欲捽之而走顧見叱之準曰和尙縱厭世間慈明法道何所賴耶因徐整衣起而火已及座榻笑坐是入獄郡吏發其私忿考掠百至絶口不言唯不食而已兩月而後得釋鬚髮不剪皮骨僅存眞點胸迎於中塗見之不自知泣下曰師兄何至是也黃龍叱曰者俗漢眞不覺拜之盖其不動如山類如此

曹山耽章禪師初辭洞山悟本本曰吾在雲巖先師處親印寶鏡三昧事窮的要今付受汝汝善護持無令斷絶遇眞法器方可傳委直須秘密不得影露恐屬流布喪滅吾宗夫末法時代人多乾慧若要辨認向去之人眞僞有三種滲漏當機直須具眼一見滲漏者機不離位墮在毒海二情滲漏者智常向背見處偏枯三語滲漏者體妙失宗機昧終始濁智流轉於此三種子宜知之又綱要三偈初敲唱俱行曰金

針雙鎖備狹路隱全該寶印當空妙重重錦縫開其次金鎖玄路曰交牙明中暗功齊轉覺難力窮尋進退金鎖綱鞁鞁又其次理事俱不涉曰理事俱不涉回照絕幽微背風無巧拙電火爍難追衲子當機能如電火難追則方透三種滲漏圓覺曰衆生爲解礙菩薩未離覺故知脫生死於言下自非上根大智何以臻此大愚以黃蘗爲老婆良有以也黃蘗每曰決定不流至第二念就中方入我宗門盖宗乘有旨趣下流不悟妄生同異欲望大法之興不亦難乎

龍牙和尚作半身寫照其子報慈匡化爲之贊曰日出連山月圓當戶不是無身不欲全露二老洞山悟本兒孫也故其家風機貴回互使不犯正位語忌十成使不墮今時而匡化匠心獨妙語不失宗爲可貴也餘杭政禪師嘗自寫照又自爲之贊曰貌古形踈倚杖藜分明畫出須菩提解空不許離聲色似聽孤猿月下啼政公超然奇逸人也故其高韻如光風霽月詞致淸婉而道味苦嚴古今贊偈甚多予尤愛此二篇

◎連一作遶

圭峰日用偈曰作有義事是惺悟心作無義事是散亂心散亂隨情轉臨終被業牽惺悟不由情臨終能轉業偶閱唐史李訓之敗被綠衣詭言黜官走終南依密密欲匿之其徒不可乃奔鳳翔爲盩厔吏所執訓死仇士良捕密詰之怡然曰與訓游久吾法遇難則救初無愛憎死固吾分予謂比丘於唐交士大夫者或見於傳記多犯法辱教而圭峰獨超然如此爲史者亦欣然點筆疾書盖其履踐之明也觀其偈則無不欲透脫情境譬如香象擺壞鐵鏁自在而去豈若蠅爲唾所涴哉

雲菴住歸宗時方送法眼大師茶毗時雨新霽泥方滑道忽蹉倒大衆爭掖而起舉火把曰法眼茶毗歸宗遭攧呈似大衆更無可說

石頭大師作參同契其末曰謹白參玄人光陰莫虛度法眼禪師注曰住住恩大難酬法眼可謂見先德之心矣衆生日用以妄想顚倒自蔽光明故多遺時失候謂之虛度光陰有道者無他能善用其心耳故趙州曰一切但仍舊從上諸聖無不從仍舊中得大

之一作心

智度論曰衆生心性猶如利刀唯用割泥泥無所成刀日就損理體常妙衆生自靈能善用之卽合本妙首楞嚴曰佛謂阿難譬如琴瑟箜篌琵琶雖有妙音若無妙指終不能發汝與衆生亦復如是寶覺眞心各各圓滿如我按指海印發光汝暫擧心塵勞先起華嚴偈曰若人欲識佛境界當淨其意如虛空遠離妄想及諸見令心所向皆無礙

見一作取

大智禪師曰夫教語皆是三句相連初中後善初直須教渠發善心中破善後始明善菩薩卽非菩薩是名菩薩法非法非非法總與麼也若卽說一句答令人入地獄若三句一時說渠自入地獄不干教主事故知古大宗師說法皆依佛祖法式不知者以謂苟然語如無著所釋金剛般若是此意也洞山安立五位道眼明者視其題目十五字排布則見悟本老人如日正中偏偏中正正中來偏中至兼中到是也汾陽頌曰五位參尋切要知纖毫纔動卽差違金剛透匣誰能解唯有那吡第一機擧目便令三界淨振鈴還使九天歸正中妙挾通回互擬議鋒鋩失却威

吡一作吒

金剛般若曰如我說法如筏喩者法尙應捨何況非法西天此土聖賢釋者無慮千餘人然莫如無著得佛之意雙林大士又從而申明之無著於此判爲言說法身意以謂筏者言說也雖與人俱然亦不類如筏行水中而實不住非法者二邊也在筏且不類豈於二邊而止住耶故曰何況非法大士偈曰渡河須用筏到岸不須舡人法俱名執悟理誰勞詮中流仍被溺誰論在二邊有無如取一卽被汚心田故曹洞宗旨有混不得類不齊之語也

舡一作船
○誰作詎

雲峰悅禪師再游泐潭重會南禪師叙別講舊相得甚懽久之更使一見石霜慈明老人既至石霜憩於山前莊聞其坦率之風悔來因不復過門徑造南岳福嚴未期月掌記室俄長老賢公化去郡以慈明來居之初聞夜參貶剝諸方異解皆其平生艱難而得者於是歎服卽投誠問道三往三被罵而退不勝忿業已歸之明日復往慈明罵如故因啓曰某唯以不解故來問善知識宜施方便不蒙開示專以罵爲豈從上所以授法之式耶慈明驚曰南書記我謂汝是

箇人乃作罵會耶黃龍聞其語如桶底脫拜起汗下
從容論趙州因緣呈偈曰傑出叢林是趙州老婆勘
破沒來由如今四海清如鏡行人莫與路爲讎慈明
閱之笑曰偈甚佳但易一字曰老婆勘破有來由其
機智妙密又如此黃龍辭去白曰大事畢竟如何慈
明訶曰著衣喫飯不是畢竟痾屎送尿不是畢竟予
嘗游福嚴覽其山川之形勝讀思大所記曰此山增
人之志力居之者多得道故祖宗授法莫不因之雖
大法之興必依之人然馬祖於此受讓公記莂其道
大振於江西今慈明黃龍事迹復相類亦足怪也
生法師曰敲空作響擊木無聲法眼禪師忽聞齋魚
聲謂侍者曰還聞麼適來若聞如今不聞如今若聞
適來不聞會麼
有僧嘗登三生藏取思大平生所持錫立之疑慮橫
生終不能定忽自念曰當一切放下卻卽擧錫置之
錫卓然不傾以問予其故何哉予曰非特於錫則然
凡事若有心卽成差悞試觀兒輩剪紙擬心卽失不
擬心徑往無難故道人不可須臾忘照也

◆瓦一作几
◆鎗一作鏘
◆屬一作燭

首楞嚴曰汝元不知一切浮塵諸幻化相當處出生
隨處滅盡涅槃曰譬如猛火不能燒薪火出木盡名
爲燒薪般若燈論曰根境理同然智者何驚異衲子
於此見徹方入阿字法門
康僧會天竺人吳赤烏十年初至建業營立茆茨設
像行道孫權疑爲矯異召問曰有何靈驗對曰如來
遷迹忽逾千載遺骨舍利神耀無方昔阿育王起塔
至八萬四千塔寺之興表遺化也權曰若得舍利當
爲造塔如其虛妄國有常刑會請期七日乃謂其屬
共結淨室以銅瓶加瓦燒香禮請至期無應會求伸
至三七忽聞瓶中鎗然有聲果獲舍利以示權權與
群臣聚觀五色屬人權大驚而起曰希有之瑞也釋
曇諦父彤嘗爲冀州別駕母黃氏晝寢夢一僧呼爲
母寄一麈尾幷鐵鏤書鎭二枚既覺而兩物俱存因
而懷娠生諦此二物乃諦前身爲宏覺法師爲姚萇
講法華所獻追繹宏覺捨命正是寄物之日會以眞
誠之至能生致舍利諦以大願所持亦能死將長物
嗚呼眞誠大願之力尙能反易生死如意自在況守

※遣一作遺

護心城者耶

莊子言藏舟於壑藏山於澤釋者遣語如流至曰藏天下於天下未有不嗒然危坐置筆而思者晦堂老人嘗問學者此義如何對之甚衆晦堂笑曰汝善說道理予作偈記其意曰天下心知不可藏紛紛嗅迹但尋香端能百尺竿頭步始見林梢掛角羊又問列子戴兩小兒論日遠近不決而質於孔子孔子不答其意何在學者皆曰聖如夫子亦莫能辨此理是以無說也晦堂亦笑之予作偈釋之曰凉溫遠近轉增疑不答當渠痛處錐尙逐小兒爭未已仲尼何獨古難知

歐陽文忠公昔官洛中一日游嵩山却去僕吏放意而往至一山寺入門脩竹滿軒霜淸鳥啼風物鮮明文忠休於殿陛旁有老僧閱經自若與語不甚顧答文忠異之曰道人住山久如對曰甚久也又問誦何經對曰法華經文忠曰古之高僧臨生死之際類皆談笑脫去何道致之耶對曰定慧力耳又問今乃寂寥無有何哉老僧笑曰古之人念念在定慧臨終安得亂今之人念念在散亂臨終安得定文忠大驚不自知膝之屈也謝希深嘗作文記其事

※共一作並

言法華梵相奇古直視不瞬時獨語笑多行市里褰裳而趨或舉指畫空佇立良久從屠沽游飮啗無所擇道俗共目爲狂僧懷禪師未出家時師見之撫其背曰德山臨濟丞相呂許公問佛法大意對曰本來無一物一味總成眞僧問世有佛否對曰寺裏文殊有問師爲凡耶聖耶舉手曰我不在此住將示化作遺偈其旨不可曉也已而曰我從無量劫來成就逝多國土分身揚化今南歸矣語畢右脇而寂慶歷戊子十一月二十三日也

照覺禪師元豐之間革東林律居爲叢林天下衲子望風而集咸信敬畏仰以爲肉身大士其被賞識者必名聞諸方然未嘗輕予人羅漢小南禪師嗣雲居祐公道眼明白未爲人知嘗至東林照覺鳴鐘集衆出迎于淸溪之上其徒大驚自是南之名日益顯著

佛印禪師再歸雲居靈源叟初自龍山來與衆群居痛自韜晦佛印陞座白衆請以爲座元其禮數特異

靈源受之叢林學者日親知晦堂老人法道有在矣嗚呼先德之成就法器使增重於世其法如此堯非不能誅四凶舉十六子也留以遲舜耳雖古聖人所爲莫能外是二老其亦知此者歟

古塔主去雲門之世無慮百年而稱其嗣青華嚴未始識大陽特以浮山遠公之語故嗣之不疑二老皆以傳言行之自若其於已甚重於法甚輕古之人於法重者永嘉黃檗是也永嘉因閱維摩悟佛心宗而往見六祖曰吾欲定宗旨也黃檗悟馬祖之意而嗣百丈故百丈嘆以爲不及也

地藏琛禪師能大振雪峰玄沙之道者其秘重大法恬退自處之効也歟予嘗想見其爲人城隈古寺門如死灰道容清深戲禪客曰諸方說禪浩浩地爭如我此間栽田博飯喫有旨哉

予初居黃龍山時作禪和子十二時偈曰吾活計無可觀但日日長一般夜半子困如死被虱咬動脚指雞鳴丑粥魚吼忙繫裙尋襪紐平旦寅忽欠申兩眉稜重千斤日出卯自攬炒眼誦經口相拗食時辰齒生津輸肚皮齶口唇禺中巳眼前事看見親說不似日南午衣自補忽穿針全體露日昳未方破睡洗開面摸看鼻哺時申最天眞順便喜逆便嗔日入酉壁掛口鏡中空日中斗黃昏戌作用密眼開闔烏崒律人定亥說便會法身眠無被蓋坐成叢行作隊活鱍鱍無障礙若動著赤肉艾本無一事可營爲大家相聚喫整菜

雲峰悅禪師初至高安大愚見芝和尚芝問曰汝來何所求對曰擬學佛法芝曰佛法豈可容易學趂色力强健爲衆乞飯一遭學未晩悅天姿純至信受其言即往行乞既還而芝移居翠嵓悅又詣芝所求入室芝曰佛法且置之大衆夜寒須炭更當乞炭一次學未晩悅又行乞歲晏載炭歸且求示誨芝曰佛法不怕爛却維那方缺人子當就職勿辭也遂嗚犍稚白衆請之悅有難色拜起追悔欲弃去業已當之因中休然恨不曉芝公之意果如何耳一日束破桶引篾觸盆墮地遂大悟方見芝公用處走見芝芝笑呼曰維那且喜大事了畢悅未及吐一言再拜汗如雨

而去故其門風孤峻未嘗有構之者南禪師嘗語大寧老原曰渠欲人人悟解如此豈可得哉

神鼎諲禪師少年時與數耆宿游南岳一僧舉論宗乘頗博敏會野飰山店中供辦而僧論說不已諲曰上人言三界唯心萬法唯識唯識唯心眼聲耳色何人之語僧曰法眼大師偈也諲曰其義如何對曰唯心故根境不相到唯識故聲色縱然諲曰舌味是根境否對曰是諲以箸挾菜置口含胡而言曰何謂相入耶坐者相顧大驚莫能加答諲曰路塗之樂終未到家見解入微不名見道參須實參悟須實悟閻羅大王不怕多語

金剛三昧經乃二覺圓通示菩薩行也初元曉造疏悟其以本始二覺爲宗故坐牛車置几案於兩角之間據以草文圓覺經以皆證圓覺無時無性爲宗故經首敘文不標時處及考其翻譯之代史復不書曉公設事表法圓覺冥合佛意其自覺心靈之影像乎

曹溪六祖大師方其韜晦時雜居止於編民混勞侶於商農十有六年鬻兒海豎販夫竈婦得以追呼爾

※累一作屢

汝及其德加於人道信於天下也雖累朝天子不得而師友之其行聖賢之分故莫知貴賤之異也大宋高僧傳曰天子累召祖竟不往曰吾負不揚北人見之必輕法是果祖師之言乎不仁者之言也至人何嘗以形骸爲郵況其天形道負以慈攝物者其肯不自信耶

石頭和尚庵於南臺有年偶見負米登山者問之曰送供米也明日即移菴下梁端遂終於梁端有塔存焉百丈寺在絕頂每日力作以償其供有勸止之者則曰我無德以勞人衆不忍藏去作具因不食故有一日不作一日不食之語先德卒身多如此故六祖以石墜腰牛頭負粮供衆今少年苾蒭擎鉢翼頰曰吾臂酸

雪竇禪師作祖英頌古其首篇頌初祖不契梁武曰闔國人追不再來千古萬古空相憶者重嘆老蕭不遇詞也昧者乃叙其事于前曰達磨既去誌公問曰陛下識此人否蓋觀音大士之應身耳傳佛心印至此土奈何不爲禮耶老蕭欲追之誌公曰借使闔國

人追亦不復來矣雪竇豈不知誌公歿於天鑒十三年而達磨以普通元年至金陵予以是知叙此者非雪竇意也今傳寫又作盖國益可笑又頌洞山麻三斤曰堪憶長慶陸大夫解道合哭不合哭意用長慶語長慶聞陸大夫此語而哭乃問衆曰且道合哭不合哭事見傳燈錄而昧者易曰合笑不合哭失其旨甚矣王文公見禪者多問韓退之見大顚事往往對公妄談者公嗟惜禪者吐辭多臆說不問義理故要謗者多以此有志於宗教者當考證之不可苟也

僧問予轉八識成四智從上宗師頗有釋其義者乎予曰曹溪有偈最詳曰大圓鏡智性清淨平等性智心無病妙觀察智見非功成所作智同圓鏡五八六七果因轉但轉其名無實性若於轉處不留情繁興永處那伽定以五識第八親相分故曰成所作智同圓鏡是皆果上方轉第六第七無別體故但能了知即性平等是皆因中轉也

英邵武開豁明濟之姿盖從上宗門爪牙也嘗客雲居掩室不與人交下視四海莫有可其意者曰吾將老死於此山偶夜讀李長者十明論因大悟久之經行聞二僧舉老黃龍佛手驢脚因緣巽之就問南公今何所寓對曰在黃檗黎明徑造南公一見與語自以謂不及又往見翠嵓眞點胸方入室眞問曰女于出定意旨如何英引手搯其膝而去眞笑曰賣匙箸客未在眞自是知其機辯脫略窠臼大稱賞之於是一時學者宗向晚首衆僧於圓通南公見僧自廬山來必問曾依覲英首座否有不識者則曰汝行脚到廬山不識英首座是䖏山徒手之說也南公在世不肯開法南公化去師曰大法捨我其誰能荷之耶遂出世住泐潭有偈語甚多今止記其三首可以想見其爲人曰石門路險鐵關牢舉目重重萬仞高無角鐵牛衝得破毗盧海內鼓波濤又曰萬煆爐中鐵蒺藜直須高價莫饒伊橫來竪去呵呵笑一任旁人鼓是非又曰十方齊現一毫端華藏重重帝網寒珍重善財何處去淸宵風撼碧琅玕

達觀禪師嘗竊笑禪者不問義理如宗門有四種藏鋒初曰就理次曰就事至於理事俱藏則曰入就俱

一無或字

不渉理事則曰出就彼不視字畫輒易就理作袖裏易出就作出袖易入就作入袖就事不可易也則孤令之今德山四家錄所載具存使晩生末學疑長老袖中必有一物出入往來大可笑也晦堂老人見禪者汗漫則笑曰彼出家便依誦八陽經者爲師矣其見聞必有淵源

南院和尚曰問在答處答在問處夾山曰明中抽横骨暗中坐舌頭上座玄旨是老僧舌頭老僧玄旨是上座舌頭又曰坐却舌頭別生見解參他活意不參死意達觀曰纔渉唇吻便落意思並是死門故非活路直饒透脫猶在沈淪予嘗恠洞山臨濟提倡旨歸多相同蓋得前聖爲物法式之大要楞嚴曰此方眞教體淸淨在音聞故舊說多言達磨乃觀音應身指楞伽可以印心則其旨蓋嘗曰佛語心爲宗故也又曰南岳讓公亦觀音應身味其意若非苟然者也

有僧謂予曰如古人問大修行人還落因果也無或答曰不落或答曰不昧問如何是大悲千手眼或答曰通身是有聞之者則曰我則不然曰偏身是或問

苕下一有蔕字

如何是佛或答曰臭肉等來蠅有聞之者曰我則不然破驢脊上足蒼蠅或問擬借一問以爲影草時如何或答曰何必有聞之者曰何不道箇不必如諸老宿所示何以分其優劣得達其旨於法無礙謂一切語言無用揀擇信手拈來也耶則彼皆輕重問答錙銖而較之謂臨機直須別辨也耶則彼之理致具在若無可同異者此吾所嘗疑不能釋也予曰我不解子之疑然聞世尊在日有比丘根鈍無多聞性佛令誦苕蔕二字日夕誦之言苕則已忘蔕言蔕則又忘苕每自尅責係念不休忽能言曰苕蔕於此大悟得無礙辯才予能如誦苕者當見先德大慈悲故爲物之心僧譬膺而去

法昌倚遇禪師北禪賢公之子住山三十年刀耕火種衲子過門必勘詰之英邵武聖上座皆黃龍高弟與之友善多法句偏叢林晦堂老人嘗過之問曰承聞和尚近日造草堂畢工否曰已畢工又問曰幾工可成曰止用數百工遇恚曰大好草堂晦堂拊手笑曰且要天下人疑著臨終時使人要徐德占德占借

咄或作哉次同○機作巧○穿作著○停作擡

貪看或作看他

靈源禪師飈往至則方坐寢室以院事什物付監寺曰吾自住此至今日以護惜常住故每自滋之今行矣汝輩著精彩言畢舉手中杖子曰且道這箇付與阿誰衆無對者擲於地投床枕臂而化

首山和尚嘗作傳法綱要偈曰咄咄拙郎君機妙無人識打破鳳林關穿靴水上立咄咄巧女兒停梭不解織貪看鬪雞人水牛也不識汾陽無德禪師注釋之然學者猶莫曉則知古人神悟穎脫之資今人不可企及遠甚予嘗嗟誦之淳化三年十二月五日謂衆曰老僧今年六十七老病相依且過日今年記取明年事明年記著今年日至明年時皆無爽復謂衆曰白銀世界金色身情與無情共一眞明暗盡時俱不照日輪午後示全身日午安坐而化

大般若經曰諸天子竊作是念諸藥叉等言辭呪句雖復隱密而當可知尊者善現於此般若波羅蜜多雖以種種言辭顯示而我等輩竟不能解善現知彼心之所念便告之言汝等天子於我所說不能解耶諸天子言如是如是具壽善現復告言我曾於此不說一字汝亦不聞當何所解何以故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文字言說皆遠離故由於此中說者聽者及能解者皆不可得一切如來應正等覺所證無上正等菩提其相甚深亦復如是曹溪大師將入滅方敢全提此令者知大乘種性純熟故僧問歸新州意旨乃曰葉落歸根來時無口至江西馬祖南岳石頭則大振耀之故號石頭爲眞吼馬祖爲全提其機鋒如大火聚擬之則死學者乃欲以意思解不亦悞哉

嵩明教每嘆沙門高尚大聖慈廕之力也而晩世紛紛者自卑賤之其見天子無稱臣禮臣之爲言公卿士大夫之職不當僭越取而有之唐令瑫暗識首褱其端歷世因之不疑彼山林野逸之人天子猶不得臣之況沙門乎故其進正宗記之表皆首尾言臣某以存故事至其間當自叙則亦止稱名而已當時公卿閱之重其高識予昔游湘中見沙門作道場至召南岳帝君則屈躬唱曰臣僧某此又何也

予頃游京淮東吳間法席至盛然主法者太謙以褱先德之式如前輩升堂攝衣定侍者問訊退然後大

衆致敬側立肅聽以重法故於主法者何有哉今則不然長老登座拱立以遲大衆立定乃敢坐獨江西叢林古格不易然予以今日事勢觀之恐他日有甚於京淮東矣也

仁宗皇帝與大覺禪師爲法喜游和宸詞句甚多然皆蹤迹上語初不敢出新奇宏妙之言至觀其平日所作則驚絕之句甚夥世疑其爲瓦注非也昔宋文帝以鮑明遠爲中書舍人文帝好文章自謂人莫及明遠識其旨故爲文多鄙言世謂其才盡實不然也大覺身世兩忘非明遠委曲事君之比而　仁宗皇帝生知道妙涕唾詞章決非宋文所能髣髴然予知璉公之智深而應機之法不得不爾也

●涕一作嚏

端師子者東吳人住西余山初見弄師子者遂悟入因以彩素制爲皮色或升堂見客則披之遇雪朝披以入城小兒追逐譁之得錢悉以施飢寒者歲以爲常誦法華經有功湖人爭迎之開經誦數句則携錢去好歌漁父詞月夜歌之徹旦時有狂僧號回頭和尙鼓動流俗士大夫亦安其妄方與潤守呂公食肉

師徑趨至指之曰正當與麼時如何是佛回頭窘無以對師捶其頭推倒而去又有狂僧號不托者於秀州說法聽者傾城師搊住問如何是佛不托擬議師趯之而去師初開堂兪秀老作疏叙其事曰推倒回頭趯翻不托七軸之蓮經未誦一聲之漁父先聞師聽僧官宣至此以手挪揄曰止乃登座倡曰本是瀟湘一釣客自東自西自南北大衆雜然稱善師顧視笑曰我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下座徑去章子厚請師住境寺方對食子厚言及之師瞋目說偈曰章惇章惇請我看境我卻喫素你卻喫葷子厚爲大笑呂延安好坐禪而子厚喜鍛師作偈示之曰呂公好坐禪章公好學仙徐六喻擔板各自見一邊圓照禪師方乞身慧林南歸姑蘇見師於丹陽問曰師非端師子耶師曰是圓照戲之曰汝村裏師子耳師應聲曰村裏師子村裏弄眉毛與眼一齊動開却口肚裏直儱侗不愛人取奉直饒弄到帝王宮也是一場乾打閧其意復戲圓照嘗應詔往都城故也

●一無師字

大覺禪師昔居南岳三生藏有年叢林號璉三生文

學議論爲時名公卿所敬畏予嘗得其與孫莘老書讀之知其爲天下奇才也其略曰妙道之意聖人嘗寓之於易至周衰先王之法壞禮義亡然後奇言異術間出而亂俗迨我釋迦入中土醇以第一義示人而始末設爲慈悲以化衆生亦所以越時也自生民以來淳樸未散則三皇之敎簡而素春也及情竇日鑿則五帝之敎詳而文夏也時與世異情隨日遷故三王之敎密而嚴秋也昔商周之誥誓後世學者有所難曉彼當時人民聽之而不違則俗與今如何也及其弊而爲秦漢也則無所不至而天下有不忍願聞者於是我佛如來一推之以性命之理敎之以慈悲之行冬也天有四時循環以生成萬物而聖人之敎迭相扶持以化成天下亦猶是而已矣然至其極也皆不能無弊弊迹也道則一耳要當有聖賢者世起而救之也自秦漢至今千有餘歲風俗靡靡愈薄聖人之敎列而鼎立互相詆訾不知所從大道寥寥莫之返良可嘆也予讀之不忍置及觀王文公非韓子其詞意與此相合其文曰人有樂孟子之拒楊墨也而以佛老爲已功嗚呼莊子所謂夏蟲者其斯人之謂乎道歲也聖人時也執一時而疑歲者終不聞道矣夫聖人之言應時而設昔常是者今盖非也士知其常是也因以爲不可變不知所變者言而所同者道也曰然則孰正曰夫春起於冬而以冬爲終終天下之道術者其釋氏乎不至於是者皆所謂夏蟲也

大般若經曰應觀欲界色界無色界空善現是菩薩摩訶薩作此觀時不令心亂若心不亂則不見法若不見法則不作證又曰如金翅鳥飛騰虛空自在翺翔久下墮落雖依於空戲而不據空亦不爲空之所拘礙昔洞山悟本禪師立五位偏正以標準大法約三種滲漏以辨衲子非意斷苟爲皆本佛之遺意今叢林聞滲漏之語往往鼻笑雖悟本復出安能爲哉

大般若經曰一切智智淸淨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古之宗師如臨濟德山趙州雲門之徒皆洞達此意故於一切時心同太虛至於爲物作則則要用便用聊覩其一戲則將搏取大千如陶家手未了證者

一無而字

當以事明鞭草血流頑石吼聲則無情非情之異雪中啼竹筍爲之茁則無今昔之時齧指悟子而蔡順來歸則無間隔之處自乳猶子而德秀乳流則無男女等相肇公曰傷夫人情之惑也久矣目對眞而莫覺亦以是而已

山谷禪師每曰世以相兒觀人之福是大不然福本無象何以觀之惟視其人量之淺深耳又曰觀人之壽夭必視其用心夫動入欺誑者豈長世之人乎寒山子曰語直無背面心眞無罪福盖心語相應爲人之常然者而前聖貴之有以見世道交喪甚矣大潙眞如禪師一生誨門弟子但曰作事但實頭雲盖智禪師有所示必曰但莫瞞心心自靈聖

予在湘山雲盖夜坐地爐以帔蒙首夜久聞僧相語曰今四方皆謗臨濟兒孫說平實禪不可隨例虛空中拋筋斗也須令求悟悟箇什麼古人悟則握土成金今人說悟正是見鬼彼皆狂解未歇何日到家去僧曰只如問趙州承聞和尙親見南泉是否答曰鎭州出大蘿蔔頭此意如何其僧笑曰多少分明豈獨臨濟下甲此接人趙州亦老婆如是予戲語之曰這僧問端未穩何不曰如何是天下第一等生菜答曰鎭州出大蘿蔔頭平實更分明彼問見南泉而以此對却成虛空中打筋斗聞者傳以爲笑

靈源禪師爲予言彭器資每見尊宿必問道人命終多自由或云自有旨決可聞乎往往有妄言之者器資竊笑之暮年乞守湓江盡禮致晦堂老人至郡齋日夕問道從容問曰臨終果有旨決乎晦堂曰有之器資曰願聞其說答曰待公死時卽說器資不覺起立曰此事須是和尙始得予嘆味其言作偈曰馬祖有伴則來彭公死時卽道睡裏虱子咬人信手摸得革蚤

予夜與僧閱楊大年所作佛祖同源集序至曰昔如來於然燈佛所親蒙記莂實無少法可得是號大覺能仁置卷長嘆大年士大夫其辯慧足以達佛祖無傳之旨今山林衲子反仰首從人求禪道佛法爲可笑也僧曰石頭大師曰竺士大僊心東西密相付豈其妄言之耶予謂曰子讀其文之誤所謂密付者非

若醫巫家以其術背人相爾汝也直使其自悟明爲密耳故長慶巘禪師曰二十八代祖師皆說傳心且不說傳語但破疑情終不於佛心體上答出話頭如道明上座見六祖於大庾嶺上既發悟則曰此外更有密意也無六祖曰我適所說者非密意也一切密意盡在汝邊非特然也如釋迦於然燈佛所但得授記而已如有法可傳則卽付與之矣阿難亦嘗猛省曰將謂如來惠我三昧前聖語訓具在可以鏡心不然香嚴聞擊竹聲望潙山再拜高亭隔江見德山卽橫趨而去何以密耳語哉

高亭一作保壽

曹山本寂禪師就章曰取正命食者須具三種墮一者披毛戴角二者不斷聲色三者不受食時會中有稠布衲問披毛戴角是什麼墮答曰是類墮進曰不斷聲色是什麼墮答曰是隨墮進曰不受食是什麼墮答曰是尊貴墮因又爲學其要曰食者卽是本分事本分事知有不取故曰尊貴墮若執初心知有自已及聖位故曰類墮若初心知有已事回光之時擯却聲色香味觸法得寧謐卽成功勳後却不執六塵等事隨分而昧任之卽礙所以外道六師是汝之師彼師所墮汝亦隨墮乃可取食食者卽是正命食也食者亦是却就六根門頭見聞覺知只是不被佗染汚將爲墮且不是同向前均他本分事尚不取豈況其餘事耶曹山凡言墮謂混不得類不齊耳凡言初心者所謂悟了同未悟耳

中一作下

唐溫尙書造嘗問圭峰密禪師悟理息妄之人不復結業一期壽終之後靈性何依密以書答之曰一切衆生無不具覺靈空寂與佛無殊但以無始劫來未嘗了悟妄執身爲我相故生愛惡等情隨情造業隨業受報生老病死長劫輪回然身中覺性未嘗生死如夢被驅使身本安閑如水作冰而濕性不異若能悟此意卽是法身本自無生何有倚託靈靈不昧了了常知無所從來亦無所去然多生習妄執以性成喜怒哀樂微細流注眞理雖然頓達此情難以卒除須長覺察損之又損如風頓止波浪漸停豈可一身所修便同佛用但可以空寂爲自體勿認色身以眞知爲自心勿認妄念妄念若起都不隨之卽臨命終

◆之下一有念字
◆書中一作中書

時自然業不能繫雖有中陰所向自由天上人間隨意寄託若愛惡之已泯不受分段之身自然易短爲長易麤爲妙若微細流注一切寂滅圓覺大智朗然獨存卽隨現千百億身度有緣衆生名之曰佛本朝韓侍郞宗古嘗以書問晦堂老師曰昔聞和尙開悟曠然無疑但無始以來煩惱習氣未能頓盡爲之柰何晦堂答曰敬承書中諭及昔時開悟曠然無疑但無始以來煩惱習氣未能頓盡然心外無剩法者不知煩惱習氣是何物而欲盡之若起此心翻成認賊爲子也從上以來但有言說乃是隨病設藥縱有煩惱習氣但以如來知見治之皆是善權方便誘引之說若是定有習氣可治却是心外有法而可盡之譬如靈龜曳尾於塗拂迹迹生可謂將心用心轉見病深苟能明達心外無法法外無心心法既無更欲敎誰頓盡邪伏奉來諭略叙少答以爲山中之信耳二老今古之宗師也其隨宜方便自有意味初無優劣然圭峰所答之詞正韓公所問之意而語不失宗開廓正見以密較之晦堂所得多矣

◆是一作有
◆一無若字

永明和尙曰夫祖佛正宗則眞誰識才有信處皆可爲人若論修證之門諸方皆云功未齊於諸聖且敎中所許初心菩薩皆可比知亦許約教而會先以聞解信入後以無思契同若入信門便登祖位且約現今世間之事於衆生界中第一比知第二現知第三約教而知第一比知者且如卽今有漏之身夜皆有夢夢中所見好惡境界憂喜宛然覺來床上安眠何曾是實並是夢中意識思想所爲則可比知覺時所見之事皆如夢中無實夫過去未來現在三世境界元是第八阿賴耶識親相分唯是本識所變若現在之境是明了意識分別若過去未來之境是獨散意識思惟夢覺之境雖殊俱不出於意識則唯心之旨比況昭然第二現知者卽是對事分明不待立況且如現見青白物時物本自虛不言我青我白皆是眼識分與同時意識計度分別爲青爲白以意辨爲色以言說爲青皆是意言自妄安置以六塵鈍故體不自立名不自呼一色既然萬法咸爾皆無自性悉是意言故曰萬法本閑而人自鬧是以若有心起時萬

一本作時

境皆有若空心起處萬境皆空則空不自空因心故空有不自有因心故有既非空非有則唯識唯心若無於心萬法安寄又如過去之境何嘗是有隨念起處忽然現前若想不生境終不現此皆是衆生日用可以現知不待功成豈假修得凡有心者並可證知故先德云如大根人知唯識者恒觀自心意言爲境此初觀時雖未成聖分知意言則是菩薩第三約教而知者大經云三界唯心萬法唯識此是所證本理能詮正宗也予嘗三復此言歎佛祖所示廣大坦夷明白簡易如此而亦鮮有諦信之者何也清凉國師有言曰行人當勤勇念知顯修之儀以貪著世事無始惡習離之甚難過於世間慈父離於孝子故須精進方能除遣勤則欲勤策勵勇猛不息念則明記不忘知則決斷無悔予願守清凉之訓以遵永明之旨與諸同志入圓寂道場

嵩明教初自洞山游康山託迹開先法席主者以其佳少年銳於文學命掌書記明教笑曰我豈爲汝一盃薹杏湯耶因去之居杭之西湖三十年閉關不妄交嘉祐中以所譔輔教編定祖圖正宗記詣闕上之翰林王公素時權開封爲表薦於朝　仁宗皇帝加歎久之下其書於中書宰相韓公參政歐公閱其文大驚譽於朝士大夫書竟賜入藏明教名遂聞天下晚移居靈隱之北永安蘭若清旦誦金剛般若經不輟音齋罷讀書賓客至則清談不及世事嘗曰客去清談少年高白髮饒夜分誦觀世音名號滿十萬聲則就寢其苦硬清約之風足以追配鐔山僧遠予嘗見其手書與月禪師曰數年來欲製紙被一翻以禦苦寒今幸已成之想聞之大笑也臨終安坐微笑索筆作偈曰後夜月初明予將獨自行不學大梅老猶貪聽鼠聲師得法於洞山聰禪師而宗派圖系於德山遠公法嗣之列誤矣

石門洪覺範林間錄上

石門洪覺範林間錄卷下

大覺禪師皇祐二年十二月十九日　仁宗皇帝詔至後苑齋於化成殿齋畢傳宣效南方禪林儀範開堂演法又宣左街副僧錄慈雲大師清滿啓白滿謝恩畢倡曰帝苑春回皇家會啓萬乘既臨於舜殿兩街獲奉於堯眉爰當和煦之辰正是闡揚之日宜談祖道上副宸衷謹白璉遂陞座問答罷乃曰古佛堂中曾無異說流通句內誠有多談得之者妙用無虧失之者觸途成滯所以溪山雲月處處同風水鳥樹林頭頭顯道若向迦葉門下直得堯風蕩蕩舜日高明野老謳歌漁人鼓舞當此之時純樂無為之化焉知有恁麼事皇情大悅

杜祁公張文定公皆致政居睢陽里巷相往來有朱承事者以醫藥游二老之間祁公勁正未嘗雜學每笑安道佞佛對賓客必以此嘲之文定但笑而已朱承事稟間謂文定曰杜公天下偉人惜未知此事公有力盍不勸發之文定曰君與此老緣熟勝我我止能助之耳朱謦欬而去一日祁公呼朱切脉甚急朱謂使者曰汝先往白相公但云看首楞嚴未了使者如所告馳白祁公默然久之乃至隱几揖令坐徐曰老夫以君疏通解事不意近亦例闒茸如所謂楞嚴者何等語乃爾躭著聖人微言無出孔孟捨此而取彼是大惑也朱曰相公未讀此經何以知不及孔孟以某觀之似過之也袖中出其首卷曰相公試閱之祁公熟視朱不得已乃取默看不覺終軸忽起大驚曰世間何從有此書耶遣使盡持其餘來偏讀之捉朱手曰君眞我知識安道知之久而不以告我何哉即命駕來見文定叙其事安道曰譬如人失物忽已尋得但當喜其得之而已不可追悔得之早晚也僕非不相告以公與朱君緣熟故遣之耳雖佛祖化人亦必籍同事也祁公大悅

荊州福昌善禪師明教寬公之子為人敬嚴秘重大法初住持時屋廬十餘間殘僧三四輩而已善晨香夕燈陞堂說法如臨千衆而叢林受用所宜有者咸修備之過客至肅然增敬十餘年而衲子方集天下

向風長想南禪師與悅公亦在會下南公曰我時病寒服藥須被出汗遣文悅徧院借之皆無有百餘人例以紙爲之今則又不然重氈之上以褥覆之一日三覺可謂快活時世也

華嚴論曰若隨法性萬相都無若隨智力衆相隨現隱顯隨緣都無作者凡夫執著用作無明執障既無智用自在永明禪師曰不離一眞之境化儀百變是以箭穿石虎非功力之所能辭告三軍豈麴糵之所造筍抽寒谷非陽和之所生魚躍冰河豈網羅之所致悉爲心感顯此靈通故知萬法施爲皆自心之力耳

金峰玄明禪師曹山躭章禪師之嗣道貞奇古機辯冠衆一日陞座曰事存函蓋合理應箭鋒拄若入道得我分半院與伊時有僧出衆明下座約住曰相見易得好共事難爲人去

大本禪師年八十終蘇州靈嵓山臨行門弟子請曰和尚道徧天下今日不可無偈告安坐本熟視曰癡子我尋常尚懶作偈今日特地圖什麼尋常要臥便臥不可今日特地坐也索紙筆大書五字曰後事付守榮擲筆憨臥若熟睡然撼之巳去矣

＊終下一有於字

首楞嚴經二種轉依者一轉染得淨二轉迷得悟菩提是生得謂二障障不生故今斷障得名生得涅槃名爲顯得本性清淨客塵翳故今斷而彼顯名爲顯得然轉位有六第一損力益能轉謂初二位以勝解慚愧力損本識中染種勢力益淨種功能漸伏現行亦名爲轉也第二通達轉由見道達眞力斷二障麁證一分眞實轉依故第三修習轉謂地地漸斷俱生證眞轉依也第四果滿轉謂究竟位以金剛定永斷本來一切麤重頓證佛果圓滿轉依也第五下劣轉謂二乘厭苦欣寂證眞擇滅無勝堪能故第六廣大轉謂大乘位俱無欣厭通達二空雙斷二障頓證無上菩提有勝堪能故

唐高僧號懶瓚隱居衡山之頂石窟中嘗作歌其略曰世事悠悠不如山丘臥藤蘿下塊石枕頭其言宏妙皆發佛祖之奧德宗聞其名遣使馳詔召之使者即其窟宣言天子有詔尊者幸起謝恩瓚方撥牛糞

火尋煨芋食之寒涕垂膺未嘗答使者笑之且勸攅拭涕攅曰我豈有工夫爲俗人拭涕耶竟不能致而去德宗欽嘆之予嘗見其像垂頤瞋目氣韻超然若不可犯干者爲題其上曰糞火但知黃獨美銀鉤那識紫泥新尙無心緒收寒涕豈有工夫問俗人

律部曰昔有一國大亂民爭逃他邦道旁室廬皆空一老兵過之聞呱呱之聲入視之有嬰兒仰視屋梁老兵隨觀之乃懸飯纏耳爲解開示之則灰也嬰兒見之即死蓋其母欲弃去不忍殺懸此纏給云此飯也故其係念不忘識其爲灰則無餘想矣乃知三界生死留滯皆想所持故古之達法大士臨終超然自得者無別道但識法根源而已

［纏一作甕 下同］

叢林相傳石頭和尙施身食虎祝曰我宗如他日大振必先食吾足虎果自足而食予竊笑之紹聖初游南臺見泰布衲祭石頭明上座文叙其施身食虎甚詳乃知後人不能明遂相傳爲遷禪師也又曰清涼法眼禪師臨終以書別李國主主幸所居而法眼不去侍者壓以米纏乃卒按本傳法眼以周顯德五年戊午七月十七日示疾閏月剃髮沐浴告衆坐逝未嘗先以書約國主也而韓希載作悟空禪師碑則曰師臨終以書別皇帝中夜聞鍾聲御昇元閣泣而送之又曰洞山悟本禪師見母行乞佯爲不識母竟死於路旁往視之有米數合爲投大衆粥鍋中以薦冥福悟本獨庵寒溪百結最有年至住新豐已六十餘自巖頭雪峰欽山三人相尋而至於是積衆幾千人則母蓋不啻八十歲矣借使聞其子顯著自東吳孤行而來不亦難乎又曰玄沙欲出家懼其父不從方同捕魚因覆舟溺死之玄沙天資高妙必不爾獨不知何所據便爾不疑此直不情者記之以自藏安知誣毀先德爲罪逆必有任其咎者不可不愼也

［記一作託］

香山居士白樂天醉心內典與之游者多高人勝士覩其與濟上人書鉤深索隱精確高妙未嘗不置卷長嘆想見其爲人恨不見濟公所答耳因作補濟上人答樂天書一首并樂天問詞錄於此月日弟子太原白居易白濟上人侍者昨者頃謁時不以愚蒙言及佛法或未了者許重討論今經典間未諭者其義

有二欲面問答恐彼此卒卒語言不盡故粗形於文字願詳覽之敬佇報章以開未悟所望所望佛以無上大慧觀一切衆生知其根性大小不等而以方便智說方便法故爲闡提說十善法爲小乘說四諦法爲中乘說十二因緣法爲大乘說六波羅蜜法皆對病根投以良藥此蓋方便教中不易之典也何者若爲小乘人說大乘法心則狂亂狐疑不信所謂無以大海內於牛跡也若爲大乘人說小乘法是以穢食置於寶器所謂彼自無瘡勿傷之也故維摩經總其義云爲大醫王應病與藥又首楞嚴三昧經云不先思量而說何法隨其所應而爲說法正是此義耳猶恐說法者不隨人之根性也故又法華經戒云若但贊佛乘衆生沒在若不能信是法破法不信故如此非獨慮說者不能救病亦恐聞者不信沒在罪苦也則佛之付囑豈不丁寧耶何則法王經云若定根基爲小乘人說小乘法爲大乘人說大乘法爲闡提人說闡提法是斷佛性是滅佛身是說法人當歷百千萬劫墮諸地獄縱佛出世猶未得出若生人中缺脣無舌獲如是報何以故衆生之性卽是法性從本已來無有增減云何於中分別病藥又云於諸法中若說高下卽名邪說其口當破其舌當裂何以故一切衆生心垢同一垢心淨同一淨衆生若病應同一病衆生須藥應同一藥若說多法卽名顚倒何以故爲妄分別拆善惡法破一切法故隨機說法斷佛道故此又了然不壞之義也金剛三昧經云皆以一味道終不以小乘無有諸雜味猶如一雨潤又金剛經云是法平等無有高下是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據此後三經則與前二經義甚相戾也其故何哉若云依維摩詰謂富樓那云先當入定觀此人心然後說法又云不觀人根不應說法夫以富樓那之通慧又親奉如來爲大弟子尙未能觀知人心況後五百歲末法中弟子豈能盡觀知人心而後說法乎設使觀知人心若彼發小乘心而爲說大乘法可乎若未能觀彼心而率已意說又可乎既未能觀與默然不說又可乎若云依義不依語則上六經之義互相違反其將孰依乎若云依了義經則三世諸佛一切善法

◈五上一有爲字○之上有言字

◈實上一有是字

皆從此經出孰名爲不了義經乎況諸經中與維摩
法華首楞嚴之說同者非一也與法王金剛三昧之
說同者亦非一也不可偏舉故於二義中各舉三經
此六經皆上人常所講讀者今故引以爲問必有甚
深之旨焉今且有人忽問法於上人上人或能觀知
其心或未能觀知其心將應病與藥而爲說耶將同
一病一藥而爲說耶若應病與藥又是有高下是有
雜味即反法王等三經之義豈徒反其義反獲如上
所說之罪報矣若同一病一藥爲說必當說大乘大
乘即佛乘也若讃佛乘且不隨應且不救病即反維
摩等三經之義豈徒反其義又使衆生沒在罪苦矣
六者皆如來說如來是眞語者實語不誑語不異語
者今隨此則反彼順彼則逆此設有問上人其將何
法以對焉此其未論者一也又五蘊者色受想行識
是也十二因緣者無明緣行行緣識識緣名色名色
緣六入六入緣觸觸緣受受緣愛愛緣取取緣有有
緣生生緣老死憂悲苦惱是也夫五蘊十二因緣盖
一法也盖一義也略言之則五詳之則爲十二雖名

◈想一作相

數多少或殊其於倫次轉遷合同條貫今五蘊中則
色受想行識相次而十二緣中則行識色入觸受想
緣一則色在行前一則色次行後正序之旣不類逆
倫之又不同若佛次第而言則不應有此雜亂若謂
偶然而說則不當名爲因緣前後不倫其義安在此
其未論者二也上人耆年大德後學宗師就出家中
又以說法而作佛事必能研精二義合而通之仍望
指陳著於翰墨盖欲藏諸篋笥永永不忘也其餘疑
義亦續咨問居易頓首予補其答曰辱賜書蒙以教
乘爲問顧惟魯鈍之資何足以當天縱之辯然敢不
竭疲陋以塞外護爲法之勤耶如居士所論六經二
義與夫行色不倫之說爲不通者在不痛思自所問
端方便智三言而已了此三言則雖百千妙義無盡
法門可不究而解矧所謂維摩法王前後六經相戾
之義乎方便智者如將將兵權謀所施非有定式其
發如雷霆如機括故能消過於未然折衝於千里在
一時耳豈據典故哉夫軍勢之虛實將氣之勇怯陣
形之可否成敗之先見或有定論例吾教三乘以觀

根授法不可參亂是也以勇怯之氣爲虛實之勢以施其事則誤矣例吾法謂不可以大乘之法授小乘之人而小乘之人終不堪受大乘之法如維摩法華等三經所以丁寧告諭者是也法王等三經又明告直指纖悉蕩除之亦所當爾何以知之如將兵者意在濟亂以安國則如來之意豈非欲開迷以顯智乎執三乘之語言爲佛之方便智者失之甚矣彼特品第衆生根器之說不能了者反墮常見卽外道非佛道也執衆生佛性自無始來無有是事者又墮斷見卽外道非佛道也華嚴經曰凡愚之人迷佛方便執有三乘法華經曰尋念過去佛亦應說三乘來書所疑可以釋矣涅槃經曰欲得早成佛者與早成欲遲成佛者與遲成起信論曰世尊爲勇猛衆生說成佛在一念爲懈怠衆生說得果須滿僧祇者眞方便智之旨神而明之則能變通與奪施之以成就衆生也一代時教以三宗攝之所謂法相破相性宗也前之六經二義乃法相破相二宗所攝此二宗自不許相雜以建立蕩除宗異故也又疑爲法師者不能定觀

爲一作達

一無成字

一無佛字

名下一有色字

人之根過慮誤授人以法且有罪苦夫知法比丘雖凡夫具足煩惱之軀然其志好明達慧辯猛利非果位小乘可比如迦陵鳥在殼則聲壓衆鳥如堅好木茁地則已秀群木又況維摩所訶富樓那自言其過有以也哉如是而論恐倚紆疑請借近事以明之王公大人之閱天下士非必龍章玉山其必先以言語言語者德行之候故曰有德者必有言又曰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雖古之聖人莫能外此則知法者觀人之根大小又豈有他術乎如居士所疑色受想行識與夫十二有支因緣之法名次不倫乎有錯繆者未辨名目之理故也夫色等五蘊乃三苦已成之軀十二有支乃三世生因之法如華嚴十地品云於第一義不了故名無明所作業果是行行依止初心是識共生四取蘊爲名色等者其敘本末沿襲理固然也般若經則曰色卽是空空卽是色色不異空空不異色受想行識亦復如是者破有法不眞故也且色體尙爾況四蘊但名而已哉般若諸經破有之教故言五蘊則色居行之前華嚴十地品諸經敘

沿襲之因故色在行之後非略言則五詳言則十二也法之所本要本於理而當於義不必守名句以自滯多病久廢講前之所陳者皆教乘之深旨非敢臆斷意論至於言謂之不及而可以模鑄魔佛了辨同異者又未可遽言也

斷際禪師嘗與異僧游天台行數日值江漲不能濟植杖久之異僧以笠當舟登之浮去斷際嫚罵曰我早知汝定捶折其脛乃快也異僧嘆曰道人猛利非我所及雪峰嵓頭欽山自湘中入江南至新吳山之下欽山濯足澗側見菜葉而喜指以謂二人曰此山必有道人可沿流尋之雪峰恚曰汝智眼太濁他日如何辨人彼不惜福如此住山何爲哉古之人擇師結友如是其審哉

法燈泰欽禪師初住洪州雙林乃曰山僧本擬深藏山谷遣日過生緣清涼老人有不了底公案所以出來爲佗了却若有人問便說似伊時一僧出問如何是老人未了底欽拽杖擊之僧曰我有何過欽曰禍不了殃及兒孫李國主從容問曰先師有什麼不

○相上一有於字○公下有爲字

了底公案欽曰現分析底國主駭之欽少年時其悟解已逸格然未爲人知獨法眼禪師深奇之性忽繩墨不事事嘗自清涼遣化維楊不奉戒律過時未歸一衆傳以爲笑法眼遣偈往呼之既歸使爲衆燒浴一日法眼問大衆曰虎項下金鈴何人解得對者皆不契欽適自外至法眼理前語問之欽曰大衆何不道繫者解得於是人人改觀法眼曰汝輩這回笑渠不得也

王文公方大拜賀客塞門公默坐甚久忽題于壁間曰霜筠雪竹鍾山寺投老歸歟寄此生又元宵賜宴相國寺觀俳優坐客懽甚公作偈曰諸優戲場中一貴復一賤心知本自同所以無欣怨予嘗謂同學曰此老人通身是眼瞞渠一點也不得

臨濟大師曰大凡學唱宗乘須一句中具三玄一玄中具三要有玄有要諸方衲子多溟涬其語獨汾陽無德禪師能妙達其旨作偈通之曰三玄三要事難分得旨忘言道易親一句明明該萬象重陽九日菊花新非特臨濟宗壽論三玄石頭所作參同契備具

此旨竊嘗深觀之但易玄要之語爲明暗耳文止四十餘句而以明暗論者半之篇首便標曰靈源明皎潔枝派暗流注又開通發揚之曰暗合上中言明明淸濁句在暗則必分上中在明則須明淸濁此體中玄也至指其宗而示其意則曰本末須歸宗尊卑用其語故下廣叙明暗之句奕奕聯連不已此句中玄也及其辭盡也則又曰謹白參玄人光陰莫虛度道人日用能不遺時失候則是眞報佛恩此意中玄也法眼爲之注釋天下學者宗承之然予獨恨其不分三法但一味作體中玄解失石頭之意李後主讀當明中有暗注辭曰玄黃不眞黑白何咎遂開悟此悟句中玄爲體中玄耳如安楞嚴破句讀首楞嚴亦有明處予懼學者雷同其旨宗門妙意指趣今叢林絕口不言老師宿德日以凋喪末學小生日以譁諠無復明辯因記先德銓量大法宗趣於此以俟有志者

此方教躰以音聞應機故明導者假以語言發其智用然以言遣言以理辨理則妙精圓明未嘗間斷謂之流注眞如此汾陽所謂一句明明該萬象者也得之者神而明之不然死於語下故其應機而用皆蹤略窠臼使不滯影迹謂之有語中無語此汾陽所謂重陽九日菊花新者也三玄之設本猶遣病故達法者貴其知意知意則索爾虛閑隨緣任運謂之不遺時此汾陽所謂得意忘言道易親者也古塔主喜論明此道然論三玄則可以言傳至論三要則未容無說豈不曰一玄中具三要有玄有要自非親證此道莫能辯也

廬山玉澗林禪師作雲門北斗藏身因緣偈曰北斗藏身爲擧揚法身從此露堂堂雲門賺殺佗家子直至如今謾度量五祖戒禪師雲門的孫有機辯嘗罷祖峰法席游山南見林問作偈之意林擧目視之戒曰若果如此雲門不直一錢公亦當無兩目遂去林竟如所言而戒暮年亦失一目今妄意測度先德之旨疑悞後生者亦可以少戒

天台宗講徒曰昔智者大師聞西竺異比丘言龍勝菩薩嘗於灌頂部誦出大佛頂首楞嚴經十卷流在五天皆諸經所未聞之義唯心法之大旨五天世主

◆誇一作懸

保護秘嚴不妄傳授智者聞之日夜西向禮拜願早至此土續佛壽命然竟不及見唐神龍初此經方至廣州翻譯今市工販鬻徧天下而學者往往有畢生不曾識之者法輕則信種自劣可嘆也

古老衲住山多託物寓意既自游戲亦欲悟人如子湖之畜犬道吾之巫衣端笏獨雪峰歸宗西院皆握木蛇故雪峰寄西院偈云本色住山人且無刀斧痕予元符間至踈山見仁禪師畫像亦握木蛇嘗有僧問曰和尚手中是什麼物答曰是曹家女因嘆其孤韻超拔能清凉熱惱爲作贊曰三支習氣其毒熾然薰蒸識心盤屈糾纏衆生不明横生疑怖忽然見之釋自驚仆空華世間本離生滅廓然十方露其窟穴惟矮師叔是大幻師與奪萬法自在娛嬉乃知大千皆公戲具手中木蛇是曹家女

永明和尚問曰此根本識心既稱爲一切法體又云常住不動只如萬法即此一心有離此一心有若即心萬法遷變此心云何稱爲常住若離此心復云何得爲一切法體自答曰開合隨緣非即非離以緣會

◆融上一有祝字

故合以緣散故開開合但緣卷舒無體緣但開合緣亦本空彼此無知能所俱寂故密嚴經偈曰譬如金石等本來無水相與水共和合若水而流動藏識亦如是體非流動流諸識共相應與法同流轉如鐵因磁石周回而轉移二俱無有思狀若有思覺賴耶與七識當知亦復然習繩之所繫無人而若有普徧衆生身周行諸陰趣如鐵與磁石展轉不相知予嘗諦觀一切衆生迷於動轉遷移之中生心執著以爲實然以是横計有生有死罪行福行如嬰兒自旋見屋廬轉諸佛大悲爲作方便以無情之類無有心念而亦有遷流爲譬識心本來自寂即入無生大解脫門

潭州道吾山有湫毒龍所蟄墮葉觸波必雷雨連日過者不敢喘慈明與泉大道同游泉牽其衣曰可同浴慈明掣肘徑去泉解衣躍入霹靂隨至腥風吹雨林木掀播慈明踞草中大驚意泉死矣須臾晴霽忽引頸出波間笑呼曰囫又嘗夜坐融峰頂有大蟒繞盤之泉解衣帶縛其腰中夜不見遂明策杖徧山尋之帶纏枯松之上盖松妖也又自後洞負一石羅漢

◆源一作滾

像至南臺像無慮數百斤衆僧驚駭莫知其來後洞僧亦莫知其去遂相傳至今號飛來羅漢又過衡山縣見屠者斫肉立其旁作可憐之態指其肉又指其口屠問曰汝啞耶卽點頭屠大憐之割巨臠置鉢中泉喜出其望外連呼曰感謝市人皆笑泉自若而去後住南嶽芭蕉菴遭横逆民其衣役郴州牢城盛暑負土壁城經通衢弛擔而坐觀者如堵說偈曰今朝六月六谷泉受罪足不是上天堂便是入地獄言訖微笑而寂異香郁然郴人至今供事之泉親見汾州無德禪師南山清源道人謂予曰我十餘年作老黃龍侍者聞其說見慈明事甚詳嘗喟然嘆曰我平生不得谷泉文悅又爭識得慈明

靈源禪師謂予曰道人保養如人病須服藥藥之靈驗易見要須忌口乃可不然服藥何益生死是大病佛祖言教是良藥染汚心是雜毒不能忌之生死之病無時而損也予愛其言追念圓覺經曰末世諸衆生心不生虛妄佛說如是人現世卽菩薩法華經曰若起精進心是妄非精進但能心不妄精進無有涯

南岳思大禪師悟入法華三昧卽誦曰是眞精進是名眞法供養汾陽無業大達國師一生答學者之問但曰莫妄想是謂稱性之語見道徑門而禪者易其言反求玄妙可笑也

三祖信心銘誌公十二時歌永嘉證道文禪者不可不誦退之見大顚事傳大士四相頌雖不言於宗門何傷乎

定上座不知何許人臨濟會中號稱龍象初至臨濟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臨濟下座搊住曰速道速道定擬議濟掌之輒推去傍僧呼曰何不禮拜定拜起汗如雨因大悟嚴頭雪峰欽山三人往河北道逢定鎭府來問曰臨濟和尚健否定曰已化去也相顧嘆息又問有何言句示衆定曰尋常上堂曰汝等諸人赤肉團上有一無位眞人常自面門出入未證據者看欽山曰何不道赤肉團上非無位眞人定忽擒住曰且道無位眞人與非無位眞人相去多少速道速道欽色動不能對嚴頭雪峰勸解之定曰若不是這兩箇老凍膿壓殺尿床鬼子又過橋見三講人方論

法義定倚杖聽之講者戲問曰禪者如何是禪河窮到底定捉住欲抛置水中兩講人驚抱持之哀告定曰若不是汝輩且教這漢窮到底臨濟宗旨貴直下便見不復留情定公所用舒卷自在如明珠走盤不留影迹可畏仰哉

南禪師居積翠時有僧侍立顧視久之問曰百千三昧無量妙門作一句說與汝汝還信不對曰和尚誠言安敢不信南公指其左曰過這邊來僧將趨忽咄之曰隨聲逐色有甚了期出去一僧知之卽趨入南公理前語問之亦對曰安敢不信南公又指其左曰過這邊來僧竪不往又咄之曰汝來親近我反不聽我語出去其門風壁立雖佛祖亦將喪氣故能起臨濟已墜之道而今人誣其家風但是平實商量可笑也

子常愛王梵志詩云梵志翻著襪人皆謂是錯寧可刺你眼不可隱我脚寒山子詩云人是黑頭蟲剛作千年調鑄鐵作門限鬼見拍手笑道人自覰行處又覰世間當如是游戲耳

淨業障經曰世尊謂無垢光曰寢夢犯欲本無差別一切諸法本性淸淨然諸凡夫愚小無智於無有法不知如故妄生分別以分別故墮三惡道古佛同聲說偈曰諸法同鏡像亦如水中月凡夫愚惑心分別癡恚愛諸法常無相寂靜無根本無邊不可取欲性亦如是然教乘所論開遮不一故曰九結十纏性雖空寂初心學者且須離之是以諸佛所說深經先誡不可於新發意菩薩說慮種子習重發起現行又爲觀淺根浮信解不及故也

道吾眞禪師孤硬具大知見與楊岐會禪師俱有重名於禪林當時慈明會中先數會眞二大士爲龍象然開法皆遠方小刹衆纔二十餘輩諸方來者必勘驗之往往望崖而退甚多眞臥病院主問和尚近日尊候如何答曰粥飯頭不得氣力良久曰會麼對曰不會曰猫兒尾後帶研槌或問如何是佛答曰洞庭無蓋予作偈曰洞庭無蓋凍殺法身趙州貪食牙齒生津

翠嵓眞點胸英氣逸群不虛許可嘗客南昌章江寺

長老政公亦嗣慈明性喜講說學者多尙義學眞一日見政則以手摳其衣露兩脛緩步而過政恠問之對曰前廊後架皆是葛藤正恐絆倒耳政爲大笑又問曰眞兄我與你同參何得見人便罵我眞熟視曰我豈罵汝吾畜一喙準備罵佛罵祖汝何預哉政無如之何而去見南禪師曰我佗日十字街頭做箇粥飦主人有僧自黃蘗來我必勸之南公曰何必他日我作黃蘗僧汝今試問眞便問近離什麼處曰黃蘗眞曰見說堂頭老子脚跟不點地是否曰上座何處得這消息來眞曰有人傳至南公笑曰却是汝脚跟不點地眞亦大笑而去好問學者魯祖當日見來參者何故便面壁去未有契其機者自作偈曰坐斷千山與萬山勸人除却是非難池陽近日無消息果中當年不自觀

衡岳楚雲上人生唐末有至行嘗刺血寫妙法蓮華經一部長七寸廣四寸而厚半之作栴檀匣藏於福嚴三生藏又刻八字於其上曰若開此經誓同慈氏皇祐間有貴人遊山見之疑其妄使人以鉗發之有血如綫出焉須臾風雷震山谷煙雲入屋相捉不相見彌日不止貴人大驚投誠懺悔嗟乎願力所持乃爾異也予甞經游往頂戴之細看血綫依然貫休有詩贈之曰剔皮刺血誠何苦爲寫靈山九會文十指瀝乾終七軸後來求法更無君

永明和尙曰今之學者多好求解會此豈究竟解但爲遣情耳說但爲破執耳情消執盡則說解何存眞性了然寂無存泯所以若言卽與不卽皆落是非曾掛有無卽非正念故三祖大師云纔有是非紛然失心時有僧問凡涉有無皆成邪念若關能所悉墮有無如何是正念而知答曰瑞草生嘉運林華結早春此是禪宗之妙於諸方便中最爲親語

白雲端禪師作蠅子透窓偈曰爲愛尋光紙上鑽不能透處幾多難忽然撞著來時路始覺平生被眼瞞作北斗藏身因緣偈曰五陵公子游花慣未第貧儒自古多冷地看他人富貴等閑不奈幞頭何予謂此老筆端有口故多說少說皆無剩語

道宣律師作二祖傳曰可遇賊斫臂以法御心初無

〇自一作目

〇會疑部

痛苦蜀僧神清引其說以左書予讀之每失笑且嘆宣暗於辨是非也既列林法師與二祖聯傳於林傳則曰林遇賊斫臂呼號不已故人呼爲無臂林林與二祖友善一日同飰恠其亦以一手進問其故對曰我無臂舊矣豈有游從之人爲賊斫臂久而不知反相問者耶夫二祖以求法故世無知者林公以遇賊故人皆知之宣雷同之辱誣先聖過矣彼神淸何爲者也據以爲書又可以發一笑雖然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學者亦可以鑒於此

慈明老人性豪逸忽繩墨凡聖莫測初弃南源歸省其母以銀盃爲之壽其母投諸地罵曰汝少行脚負布囊去今安得此物吾望汝濟我今反欲置我作地獄滓耶慈明色不怍徐收之辭去謁神鼎諲公師叔諲公首山之子望高叢林住山三十年影不出山諸方莫有當其意者慈明通謁稱法姪一衆大笑諲公使人問長老何人之嗣對曰親見汾陽來諲訝之出與語應答如流大奇之會道吾虛席郡移書欲得大禪伯領之諲以慈明應召湘中衲子聞其名聚觀之予謂慈明道起臨濟於將仆而平昔廓落乃如此微神鼎則殆亦谷泉之流也然至人示現要非有思議心所能知也

教中有女子出定因緣叢林商略甚衆自非道眼明白親見作家莫能明也大愚芝禪師每問僧曰文殊是七佛之師爲什麽出此女子定不得罔明菩薩下方而至但彈指一聲便能出定莫有對者乃自對曰僧投寺裏宿賊入不愼家予滋愛其語作偈記之曰出定只消彈指佛法豈用工夫我今要用便用不管罔明文殊雲菴和尙見之明日升座用前話乃曰文殊與罔明見處有優劣也無若言無文殊何故出女子定不得只如今日行者擊動法鼓大衆同到座前與罔明出女子定是同是別良久曰不見道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亦有偈曰佛性天眞事誰云別有師罔明彈指處女子出禪時不費纖毫力何曾動所思衆生總平等日用自多疑

大愚芝禪師作偈絶精峭予猶及見老成多誦之其作僧問洞山如何是佛答云麻三斤偈曰橫眸讀梵

●宅下一有師勒生舒州繼六字

字彈舌念眞言吹火長尖嘴柴生滿竈烟又作雲門普字偈曰說佛說法廣鋪舒矢上加尖也太愚明眼衲僧傍覷見一條拄杖兩人舁又示衆曰沙裏無油事可哀翠嵓嚼飯餵嬰孩他時好惡知端的始覺從前滿面灰

李留後端愿問達觀禪師曰人死識當何所歸答曰未知生焉知死對曰生則端愿已知曰生從何來李留後擬議達觀揕其胸曰只在這裏思量箇什麼對曰會也只知貪程不覺蹉路達觀拓開曰百年一夢

又問地獄畢竟是有是無答曰諸佛向無中說有眼見空華太尉就有中覔無手揸水月堪笑眼前見牢獄不避心外見天堂欲生殊不知欣怖在心善惡成境太尉但了自心自然無惑進曰心如何了答曰善惡都莫思量又問不思量後心歸何所達觀曰且請太尉歸●宅住潤州浮玉山禪者景向嘉祐五年正月元日登堂叙出世始末大衆悲戀下座入方丈趺坐衆復擁至以手揮曰各就壁立勿譁少頃寂然而逝

予讀大宋僧史會要愛隋大臣楊公素識度明正甞游嵩山見畫壁指問道士曰此何像對曰老子化胡成佛圖楊公曰何不化胡成道而反成佛耶道士不能答傳以爲名言

雪竇通禪師長沙岑大蟲之子也每謂諸同伴曰但時中常在識盡功成瞥然而起卽是傷他而況言句乎故石霜諸禪師宗風多論內紹外紹臣種王種借句挾帶直饒未甞忘照猶爲外紹謂之臣種亦謂之借謂之誕生然不若絲毫不隔如王子生下卽能紹種謂之內紹謂之王種謂之句非借也借之爲言一色邊事耳不得已應機利生則成挾帶汾陽無德禪師偈曰士庶公侯一道看貧富賢愚名漸次將知修行亦須具眼予參至此每自嗟笑嗟堂中首座昧先師之意而脫去笑羅山大師不契而識巖頭及觀棗栢大士之論曰當以止觀力功熟乃證知急亦不得成而緩亦不得但知常不休必定不虛弃如乳中有酪要須待其緣彼緣緣之中本無有作者故其酪成已亦無有來處亦非是本有如來智慧海方便亦如是是以知古老宿行處皆聖賢之言也

幽州盤山積禪師有言曰似地擎山不知山之孤峻如石含玉不知玉之無瑕若能如是是眞出家大法眼禪師曰理極亡情謂如何有喩齊到頭霜夜月任運落前溪果熟兼猿重山長似路迷擧頭殘照在元是住居西鑒導師曰老僧平生百無所解只是日日一般雖住此間隨緣任運今日諸上座與本無異也古之人有大機智故能遇緣卽宗隨處作主嚴頭和尙曰汝但識綱宗本無是法予甞與客論靈雲見桃華偈曰三十年來尋劒客幾回葉落又抽枝自從一見桃花後直至如今更不疑潙山老子無大人相便云從緣入者永無退失獨玄沙曰諦當甚諦當敢保老兄猶未徹在客問予未徹之處安在哉爲作偈曰靈雲一見不再見紅白枝枝不著花叵耐釣魚船上客却來平地摝魚鰕

五祖戒禪師喜勘驗衲子時大岳雪竇號爲飽參且有機辨至東山之下雪竇令大岳先往岳包腰徑入方丈時戒歸自外見之呼云作什麽岳回首以手畫圓相示之戒曰是什麽岳曰胡餠戒曰趂爐竈熱更搭一箇岳擬議曳拄杖趂出門岳曰潁川這關西子無面目休去好戒暮年弃其徒來游高安洞山寶禪師其法嗣也寶好名賣之不爲禮至大愚未幾倚拄杖於僧堂前談笑而化五祖遣人來取骨石歸塔焉

潙山大圓禪師曰道人之心質直無僞無背無面無詐妄心一切時中視聽尋常更無委曲亦不閉眼塞耳但情無附物卽得從上諸聖只是說濁邊過患若無如許多惡覺情見想習之事譬如秋水澄渟清淨無爲淡佇無礙喚作道人亦名無事人或問頓悟之人更用修否曰若眞實悟得底佗自知時節修與不修是兩頭語今雖從緣得一念頓悟自理猶有無始習氣未能頓淨須教渠淨除現業流識卽是修也不可別有一法教渠修行趣向從聞入理聞理深妙心自圓明不居惑地縱有百千妙義抑揚當時此乃得坐披衣自解作活計始得以要言之則實際理地不受一塵萬行門中不捨一法若也單刀直入則凡聖情盡體露眞常理事不二卽如如佛今時學者常疑佛性本來具足何須復修設不修行無緣證聖情隨

向背終落斷常不知三世如來十方菩薩所有修習皆自隨順覺性而已則大爲所謂修與不修是兩頭語不亦宜乎

法眼禪師之子有慧明道人者知見甚高下視諸方初菴於大梅山有禪者來游明問曰近離何處對曰城都曰上座離城都到此山則城都少上座此山剩上座剩則心外有法少則心法不周說得道理卽住不會卽去禪者莫能對又遷止天台山有彥明道人者俊辨自負來謁師師問曰從上先德有悟者麼對曰有之曰一人發眞歸源十方虛空悉皆消殞擧手指曰只今天台山巍然如何得消殞去明張目直視遯去又問諸老宿曰雪峰塔銘曰夫從緣而有者始終而成壞非從緣而有者歷劫而長堅堅之與壞卽且止雪峰只今在什麼處予謂禪宗貴大機大用不貴知解雲庵每曰汝輩皆知有只是用不得如慧明道人可謂善用者也

予讀傳燈錄愛老安之子所謂破竈墮者深證無生恨不與之同時而生也紹聖中再游廬山見其畫像為作贊曰嵩山屋老竈有神民爭祠之日宰烹師與門人偶經行卽而視之因嘆驚此唯土瓦和合成是中何從有聖靈以杖敲之輒墮傾須臾青衣出笑迎謝師爲我談無生言訖登空如鳥輕門人問之拜投誠伏地但聞破墮聲君看一躰情非情皎如朗月懸靑冥未證據者以事明鞭草血流石吼升涅槃門開見戶庭老安憐兒爲作名金屑雖貴翳眼睛

金華懷志上座性夷粹飽經論東吳學者尊事之嘗對客曰吾欲會天台賢首唯識三宗之義折中之爲一書以塞影迹之諍適有禪者居坐末曰賢首宗祖師謂誰志曰杜順和尙禪者曰順有法身頌曰懷州牛喫禾益州馬腹脹天下覓醫人灸猪左膊上此義合歸天台唯識二宗何義耶志不能對禪者曰何不游方去志於是罷講南詢至洞山時雲菴和尙在焉從之游甚久去游湘上菴於石頭雲溪二十餘年氣韻閑淡過客謁之多不言侍者問之答曰彼朝貴人多知多語我粥飰僧見之自然口吻遲鈍去僧問住山有何趣味答曰山中住獨掩柴門無別趣三箇柴

◎升一作墜　◎頭與一本倒置　◎去僧一作予曾

徑一作坐

頭品字熳不用援毫文彩露又曰萬機俱罷付癡憨蹤迹常容野鹿參不脫麻衣拳作枕幾生夢在綠蘿庵年六十二恩歸江南依故人照禪師照住龍安遂徑去予嘗作偈寄之曰看徧三湘萬頃山江南歸去臥龍安只將一味無求法留與叢林作樣看又曰鬧中抛擲亦奇哉句裏藏身活路開生鐵心肝含笑面不虛參見作家來

杭州上天竺辨才法師元淨悟法華三昧有至行弘天台教號稱第一東吳講者宗向之時秀州有狂人號回頭左道以鼓流俗宣言當建窣堵波爲吳人福田施者雲委然憚入杭境以辨才不可欺故也不得已既來先以錢十萬詣上天竺飯僧且遣使通問曰今以修造錢若干願供僧一堂淨答其書曰道風遠來山川增勝誨言先至喜慰可量承以營建淨檀爲飯僧之用竊聞教有明文不許互用聖者既遺明誨不知白佛當以何辭佇聞報章卽令撰疏文也狂人大驚慚見其徒然淨之門弟子亦勸且禮之以化俗淨厲語曰出家兒須具眼始得彼誠聖者吾敢不恭如其誕妄知而同之是失正念吾聞聖者具佗心通今夕當與爾曹虔請於明日就此山與十方諸佛同齋卽如法嚴敬跪讀疏文焚之明日率衆出迎而所謂狂人者竟不至學者皆服

汾陽無德禪師見七十一員善知識前後八請皆不出世燕居襄陽白馬寺并汾道俗千餘人詣其居勸請說法既至宗風大振迹不越閫自爲不出院歌以見志北地苦寒因罷夜參忽有梵僧乘雲而至問所以不說之意師以衆僧不可夜立爲詞梵僧曰時不可失此衆雖不多然中有六人異日爲大宗師道蔭人天可開大慈爲法施不可恡也言卒而沒師明日上堂曰胡僧金錫光爲法到汾陽六人成大器勸請爲敷揚時大愚芝石霜圓瑯琊覺法華擧諸公咸在會下

永嘉禪師偈曰若以知知寂此非無緣知如手執如意非無如意手若以自知知亦非無緣知如手自捉拳非是不拳手亦不知知寂亦不自知知知不可爲無知以性了然故不同於木石如手不執物亦不自作

◈之一作知

拳不可爲無手以手安然故不同於兎角智覺禪師曰斯爲禪宗之妙故今用之而復小異以彼但顯無緣眞智以爲眞道若奪之者但顯本心不隨妄心未有智慧照了心源故須能所平等等不失照爲無知之知此知之於空寂無生如來藏性方有妙耳智覺之意欲偈兼言明悟永嘉止說悟后之病二老之言皆是也然天下之理豈可以一言盡耶永嘉之偈不必奪亦可也

正宗記評三祖大師曰尊者初雖不自道其姓族鄉邑後之於世復三十餘載豈絕口而略不云乎此可疑也曰予視房碑曰大師嘗謂道信云有人借問勿道於我處得法此明尊者自絕之甚也至人以物迹爲大道之累乃忘其心今正法之宗猶欲遺之況其姓族鄉國俗間之事肯以爲意耶予讀至此知明教所得多矣王文公亦曰古之有道者功業有不足以累其懷況身後之名乎如亮公之逃西山常公之菴大梅歸宗之眛其目法正之不言名姓是諸老皆能踐其所聞者也故其化去數百年凜凜尙有生氣彼無意於此世乎以此與之蓋理之固然

南禪師住歸宗時遣化至虔上化人還白曰虔有信士劉君臨行送至郊外祝曰爲我求老師偈一首爲子孫世世福田明年師以偈寄之曰虔上僧歸廬岳寺首言居士乞伽陀援毫示汝箇中意近日秋林落葉多後四十年雲菴復住歸宗法席盛於前日劉君之子持此偈來飰僧叙其事雲菴上堂有偈曰先師昔住金輪日有偈君家結淨緣我住金輪還有偈却應留與子孫傳

涅槃經中有聞讚佛爲大福德怒曰生經七日母便命終豈謂大福德相讚者曰年志俱盛而不卒暴打之不嗔罵之不報是故我言大福德相怒者聞而心服故慈爲無盡福德相故沙門能世福田者以慈修身故也

永明和尙曰此重玄門名言路絕隨智所演以廣見聞唯證方知非情所解若親證時悉是現量之境處處入法界念念見遮那若但隨文義所解只是陰識依通當逆順境時還成滯礙遇差別問處皆是疑情

如鹽官安禪師問講華嚴大師云華嚴經有幾種法界對曰略而言之有十種法界廣而言之重重無盡鹽官舉拂子云是第幾重法界大師俛首擬答之鹽官訶曰思而知慮而解是鬼家活計日下孤燈果然失照出去予聞華嚴宗曰勝熱婆羅門火聚刀山是般若無分別智彼疏義者如葉公畫龍眞龍忽見投筆怖走

洞山圓禪師嗣雪竇年甚少開先暹道者舉之以應筠人之請時南禪師住黃檗因出邑相見於淨戒寺南公默無所言但焚香相向危坐而已自申時至三鼓圓公即起曰夜深妨和尚偃息趍出明日各還山南公偶問永首座汝在廬山識今洞山老否永曰不識止聞其名久之進曰和尚此回見之如何人南公曰奇人永退問侍者汝隨和尚見洞山夜語及何事侍者以實告永笑曰疑殺天下人

誌公和尚十二時歌大明佛祖要妙然年代寖遠昧者多改易其語以循其私其大害意者如曰夜半子心住無生即生死心法何曾覊有無用時便用沒文字乃作生死何曾屬有無言則工矣然下句血脉不貫既曰生死不屬有無又曰用時便用何哉

予在湘山道林有僧謂予曰吾初看六祖風幡因緣久之偶仰首就架取衣方薦其旨予戲曰非舉目見風幡時節耶僧首肯之予曰祖師夜聞二僧徵詰即謂曰非風幡動仁者心動縱其張目於暗中二僧何以識之僧大慍而去無盡居士嘗爲予言頃京師見慧林一僧談禪不肯諸方吾問蜆子答祖師西來意乃曰神前酒臺盤意旨如何其僧張目直視曰神前酒臺盤無盡戲之曰廟中是夕有燈則已不然蜆子佛法遂爲虛施

靈源禪師謂予曰吾嘗在龍舒見龍門顯道人發課莫有能逃其言者意有必道顯曰但有所見即道微入思惟即不靈矣予故人耶溪鄒正臣能言五行其精妙世以一二數亦嘗告予以此意彼術之至者且爾況有大於此者而欲以思慮求乎

〔有必一作必有〕

鄧峰永庵主嘗問僧審奇汝久不見何所爲奇曰近見偉藏主有箇安樂處永曰試舉似我奇因敘其所

得汞曰汝是偉未是奇莫測歸語于偉偉大笑曰汝非汞不非也奇走實於積翠南禪師南公亦大笑汞聞之作偈曰明暗相參殺活機大人境界普賢知同條生不同條死笑倒庵中老古錐觀其語言想見當時法喜游戲之逸韻使汞公施於今則其取詬辱必矣

臨濟大師臨終付法偈曰沿流不止問如何眞照無邊說似他離相離名如不禀吹毛用了急須磨而傳者作急還磨曹山和尚釋枯木龍吟髑髏無識語作偈曰枯木龍吟方見道髑髏無識眼方明喜識盡時消息盡當人那辨濁中清而傳者作消不盡二宗兩偈甚微而一失其旨則爲害甚大故不可不辨所言用了急須磨者船子曰直須藏身處沒蹤跡沒蹤跡處莫藏身是也喜識盡時消息盡當人那辨濁中清者達觀所謂偏正手縱横超然忌十成龍門須要透鳥道不堪行石女霜中織泥牛火裏耕兩頭如脫得枯木一枝榮是也

無盡居士嘗問予曰悟本大師作五位君臣偈其正中來曰但能莫觸當今諱也勝知朝斷舌才先德之意雖明妙挾然知朝斷舌必有本據而言前古無斷舌事矧又曰知朝尤無謂也將非後世傳錄之誤耶予曰舊本曰也勝前朝斷舌才意用隋賀若弼之父敦爲宇文護所忌害之臨刑戒之曰吾以舌死引若弼舌以錐刺之出血使慎口隋興唐之前前朝刺舌非知朝明矣然斷舌刺舌意則同耳無盡屬予記之

道圓禪師南雄州人姓純至小游方雖飽參而未大通透聞南禪師居黃蘗積翠庵往依之一日燕坐下板聞兩僧舉百丈野狐因緣一僧曰只如不昧因果也未脫得野狐身一僧應聲曰便是不落因果亦何曾墮野狐身耶圓悚然異其語不自覺其身之起高行上庵頭過澗忽大悟見南公叙其事未終涕交頤南公令就侍者榻熟寐忽起作偈曰不落不昧僧俗本無忌諱丈夫氣宇如王爭受囊藏被蓋一條榔櫟任縱横野狐跳入金毛隊南公大笑久之又作風幡偈曰不是風兮不是幡白雲依舊覆青山年來老大渾無力偷得忙中些子閑予昔聞雲菴大稱賞之謂

其機鋒不滅英邵武雲庵化去偶檢故書見其手蹟此二偈意若欲傳而未果者於是錄之或聞圓公住大庾雪峰寺（雪峰一作雲封）

皓月供奉問長沙岑禪師曰永嘉云了卽業障本來空未了應須償夙債只如師子尊者二祖大師爲什麼亦償夙債長沙曰大德不識本來空曰如何是本來空長沙曰業障是又問曰如何是業障長沙曰本來空是乃有偈曰假有元非有假滅亦非無涅槃償債義一性更無殊龍勝中觀論曰業不從緣生不從非緣生是故則無有能起於業者無業無作者何有業生果若其無有果何有受業者問曰汝雖種種破業果報及起業者現見衆生作業受果報是事云何答曰如世尊神通所作變化人如是變化人復作變化人如初變化人是名爲作者變化人所作是則名爲業諸煩惱及業皆如幻與夢亦如炎與響以龍勝之意會長沙之言達無作妙旨游此世界如夢中了了醉裏惺惺

汾州無德禪師示徒多談洞山五位臨濟三玄至作廣智歌明十五家宗風豈非視後進惰於參尋得少爲足警之以徧參耶今有問知識者則答曰吾家自有本分事彼皆古人一期建立門庭言語耳何足究哉正如有不識字者執卷問屋愚子屋愚曰此墨塡紙耳安用問我哉三尺童子莫不笑之昔有僧問雪峰和尙臨濟有四喝意旨如何雪峰曰我初發足便往河北不意中途大師化去因不及見之他家宗旨我所未知汝尋彼兒孫問之僧以問南院且言雪峰嘗遣之之意南院望雪峰再拜曰和尙眞善知識嗚呼今譊譊語人如屋愚子者聞雪峰用處可不面熱汗下耶

雲峰悅禪師見僧荷籠至則曰未也更三十年定秉馬行脚法雲秀禪師聞包腰至者色動顏面彼存心於叢林豈淺淺哉今少年苾蒭見其畫像則指曰這不通方漢也死耶

首楞嚴經曰一切世間生死相續生從順習死從流變臨命終時未捨煖觸一生善惡俱時頓現古釋至此多略之滋以爲恨及讀寶積經有意釋此今系於

其下曰善惡之業所自作時一生之中何不自見至捨壽時方始頓現者人生如夢方作夢時豈能自知是夢非夢要須覺時夢中之事了然自現不待尋繹亦復如是

禍巖感禪師面目嚴冷孤硬秀出叢林時謂之感鐵面首衆僧於江州承天時佛印元禪師將遷居蘄州斗方譽於郡守欲使嗣續之且召感語其事感曰某念不至此和尚終欲推出爲衆粥飯主人共成叢席不敢忘德然若使嗣法則某自有師矣佛印心服之業已言之因成就不復易遂開法爲黃龍之子道價重一時居常懸包倚杖於方丈不爲宿夕計郡將已下皆信敬之有太守忘其姓名新下車以事臨之感笑作偈投郡庭不揖而去偈曰院是大宋國裏院州是大宋國裏州州中有院不容住何妨一鉢五湖游太守使人追之已渡江去矣

餘杭政禪師住山標致高時蔣侍郎堂守錢塘與師爲方外友師每來謁之則跨一黃牛以軍持掛角上市人爭觀之師自若也至郡庭始下牛笑語終日而去一日蔣公留師曰適有過客明日府中當有會吾師固不飲能爲我少留一日因欲淸話師諾之蔣公喜甚明日使人要之留一偈而去矣曰昨日曾將今日期出門倚杖又思惟爲僧只合居嵓谷國士筵中甚不宜坐客皆仰其高韻又作山中偈曰橋上山萬層橋下水千里唯有白鷺鷥見我常來此冬不擁爐以荻花作毬納足於中客至共之淸論無窮秀氣逼人秋夏好翫月盤膝大盆中浮於池上自旋其盆吟笑達旦率以爲常九峰鑒韶禪師嘗客門下韶坦率垢汙不事事每竊笑之一夕將臥師使人呼韶不得已鞏頞而至師曰好月勞生擾擾能幾人暇與之對耶韶唯唯已而呼行者爇炙韶方飢意作藥石久之乃橘皮湯一盃

靈源禪師爲予曰有居士吳敦夫才敏銳意學道自以多見知識心地明淨偶閱鄧隱峰傳見其倒卓化去而衣亦順身不褪竊疑之曰彼化之異固莫測而衣亦隨之何也以問晦堂老人晦堂曰汝今衣順垂于地復疑之乎曰無所疑也晦堂笑曰此既無疑則

壽一作受

不下一有敢

欲一作欸

0636

蟄一作蟄

彼倒化衣亦順躰何疑之有哉敦夫言下了解故其一時應機之辨如雷如霆開警昏蟄者多矣

金剛經曰爾時慧命須菩提白佛言世尊頗有衆生於未來世聞說是法生信心不佛言須菩提彼非衆生非不衆生何以故須菩提衆生衆生者如來說非衆生是名衆生此義深渺從上聖賢語秘旨妙學者多黷瑩佛意卒不明獨定林老人解曰以慧命觀衆生如第五大如第六陰如第七情孰爲衆生以衆生觀衆生然後妄見其爲有則衆生非慧命者之衆生是衆生之衆生而已衆生衆生者卽非衆生然是乃所謂衆生也則閑說是法苟能悟本性相何爲不生信心以慧命觀衆生不見其爲有則云何度衆生耶曰衆生有衆生而衆生非有慧命無衆生而衆生非無以是義故度衆生

大智禪師曰此事不是一切名目何以不以實語答耶曰若爲雕琢得虛空爲佛相貌若爲說道虛空是青黃赤白如維摩云法無有比無可喩故法身無爲不墮諸數故曰聖躰無名不可說如實理空門難湊喩如太末蟲處處能泊唯不能泊火焰之上衆生亦爾處處能緣不能緣於般若之上每見學者多悞領其意謂衆生於般若不能參求耳非也此法非情識所到故三祖大師曰非思量處識情難測

青龍道氤法師於金剛般若經深達妙旨嘗造疏此經精博淵微窮法體相諸師莫能望其藩垣唐明皇亦留意經義自注釋之至是人先世罪業應墮惡道以今世人輕賤故先世罪業則爲消滅處不能自決其義以問氤氤對曰佛力法力三賢十聖亦不能測陛下釁於般若聞薰不一更沈注想自發現行明皇於是下筆不休其天縱神悟之辯一期應答掃滯惑於言下揭般若於現前豈意思義解之徒可同日而語哉

雲門大師有時顧視僧曰鑒僧擬對之則曰咦後學錄其語爲偈曰顧鑒頌德山圓明禪師雲門之高弟也刪去顧字謂之抽顧頌因作偈通之又謂之擡箭商量偈曰相見不揚眉君東我亦西紅霞穿碧海白日遶須彌雲菴亦有偈曰雲門抽顧自有來由一點

知者一作智者知之

不到休休休休今禪者多漫汗之問其意旨則往往瞠目怒視曰此是道眼因緣也不亦悞哉又其室中語曰盡大地是法身枉作箇佛法知見如今見拄杖但喚作拄杖見屋但喚作屋而校證者易之曰枉作箇佛法中見又曰自小養一頭水牯牛擬向溪東放不免食他國王水草擬向溪西放不免食他國王水草不如隨處納些子他總不妨今本乃曰他總不見如此之類甚衆然此二字雖細事其失先德妙旨不爲不傷當有知者耳

英邵武臨終安坐爲門弟子說出家行脚之因竟乃曰吾即化骨石可藏於普會塔吾生平與大海衆居死不忍與之離非有他也古之聖賢莫不因叢林以折伏情見成辦道果今時衲子德薄垢重志願衰劣多生厭退是大可憫笑也師既化衆終不忍不得已投於水中故瀏潭今無復有英禪師搭

舜老夫天資英特飽叢林初自棲賢移居雲居授牒陞座白衆曳杖而去暮年以身律衆尤謹嚴嘗少不安即白維那下涅槃堂病愈即入方丈惜其傷慈有

乃一作萬

所開示但曰本自無事從我何求南禪師時已居積翠聞之謂侍者曰老夫耄矣何不有事令無事無事令有事是謂淨佛國土成就衆生

三祖大師作信心銘曰至道無難唯嫌揀擇但莫憎愛洞然明白毫釐有差天地懸隔故知古之得道者莫不一切仍舊有僧問永明和尚衆生與佛既曰同體何故苦樂有殊答曰諸佛悟達法性皆了自心源妄想不生不失正念我所心滅故不受生死即究竟常寂滅以寂滅故乃樂自歸一切衆生迷於眞性不達本心種種妄想不得正念故即憎愛以憎愛故心器破壞即受生死諸苦自現欲知法要守心第一若一人不守眞心得成佛無有是處

悅禪師妙年奇逸氣壓諸方至雪竇時壯歲與之辨論雪竇常下之每會茶必令特揚於其中以尊異之於是悅首座之聲價照映東吳及悅公出世道大光耀有蘭上座者自雪竇法窟來悅公勘詰之大驚且譽於衆相從彌年而後去前輩之推轂後進其公如此初未嘗以雲門臨濟二其心今則不然始以名位

惑卒以宗黨膠固如里巷無知之俗欲求古聖之道
復興不亦難哉
舜老夫初自洞山如武昌行乞先至一居士家居士
高行爲郡所敬意所與奪莫不從之故諸方乞士至
必首謁之舜老夫方年少不知其飽參頗易之居士
曰老漢有一問上人語相契則開疏如不契卽請却
還新豊問古鏡已磨時如何對曰照天照地未磨時
如何曰黑如漆居士曰却請還山舜卽馳歸學似聰
禪師聰爲代語舜卽趍問曰古鏡未磨時如何聰曰
此去漢陽不遠磨後如何曰黃鶴樓前鸚鵡洲舜於
言下大悟聰公機鋒不可觸眞雲門之孫嘗自植松
口誦金剛經不輟今洞山北嶺號金剛嶺松皆參天
乃師手植也筠守許公式以詩贈曰語言全不滯高
蹤祖師蹤夜坐連雲石春栽帶雨松鑑分金殿燭山
答月樓鐘有問西來意虛堂對遠峰
南禪師久依泐潭澄禪師澄已稱其悟解使分座說
法南書記之名一時籍甚及其至慈明席下聞夜參
氣已奪矣謀往咨詢三至寢堂三不進因慨然曰大

丈夫有疑不斷欲何爲乎卽入室慈明呼左右使進
榻且使坐南公曰某實有疑願投誠求決惟大慈悲
故不惜法施慈明笑曰公已領衆行脚名傳諸方有
未透處可以商略爾何必復入室耶南公再三懇求
不已慈明曰雲門三頓棒因緣且道洞山當時實有
喫棒分無喫棒分對曰實有喫棒分慈明曰書記解
識止此老僧固可作汝師卽遣禮拜南公平生所負
至此伏膺予嘗聞靈源禪師曰昔晦堂老人親從積
翠所聞因同舊說併錄於此
福州善侍者慈明高弟當時龍象數道吾眞楊岐曾
然皆推服之嘗至金鑾眞點胸自負親見慈明天下
莫有可意者善與語知其未徹笑之一日山行眞擧
論鋒發善取一瓦礫置石上曰若向者裏下得一轉
語許你親見老師眞左右視擬對之善喝曰佇思停
機識情未透何曾夢見去眞大愧悚且圖還霜華慈
明見來曰本色行脚人必知時節有什麼忙事解夏
未久早已至此對曰被善兄毒心終礙塞人故復來
見和尙慈明曰如何是佛法大意對曰無雲生嶺上

舡一作船

有月落波心慈明瞋目喝曰頭白齒豁猶作此等見解如何脫離生死眞不敢仰視淚交頤久之進曰不知如何是佛法大意慈明曰無雲生嶺上有月落波心眞大悟於言下眞公爽氣逸出機辯迅捷叢林憚之開法於翠嵓嘗曰天下佛法如一隻舡大寧寛師兄坐頭南褊頭在其中可眞把梢去東也由我去西也由我善公尋還七閩佯狂垢汚世莫有識之者或聞晚住鳳林

楊岐會禪師從慈明游最久所至叢林師必作寺主慈明化去託迹九峰忽宜春移檄命居楊岐時長老勤公驚曰會監寺何嘗參禪萬一受之恐失州郡之望私憂之會受請即陞座機辨逸格一衆爲傾下座勤前握其手曰且得箇同參曰如何是同參底事勤曰楊岐牽犂九峰拽把曰正當與麼時楊岐在前耶九峰在前耶勤擬議會喝曰將謂同參却不同參自是道價重諸方衲子過其門莫不伏膺嘗因雪示衆曰楊岐乍住屋壁疎滿床盡布雪眞珠縮却項暗嗟吁翻憶古人樹下居其活計風味類如此

耶一無耶字

拋一作抛

仰山和尙僧問尋常和尙示人多作圓相畫作字意旨如何山曰此亦閑事汝若會不從外來不會亦不失吾今問汝汝參禪學道諸方老宿向汝身上指那箇是汝佛性語底是耶默底是耶總是總不是耶若認語底是如盲摸著象耳鼻牙者若認默底是耶是無思無念如摸象尾者若取不語不默底是中道如摸象背者若道總是如摸象四足者若道總不是拋本象落在空見正當諸盲皆云見象安知止於象上名邈差別耶若汝透得六句不要摸象最爲第一莫道如今鑒覺是亦莫道不是所以祖師曰菩提本無是亦無非菩提更覓菩提處終身累劫迷又曰本來無一物何處有塵埃其弟香嚴老亦曰的的無兼帶獨立何依賴路逢達道人莫將語默對予嘗問僧既不將語默對何以對之僧未及答忽板鳴予曰謝子答話

龍勝菩薩曰若使先有生後有老死者不老死有生生不有老死若使有老死而後有生者是則爲無因不生有老死以此偈觀衆生生死之際如環上尋始

末無有是處吾以是知古之得此意於去住之間了不留礙者特其不二於物耳

維摩經曰善來文殊師利不來相而來不見相而見文殊師利言如是居士若來已更不來若去已更不去所以者何來者無所從來去者無所至所可見者更不可見起信論曰若心有見則有不見之相心性離見卽是徧照法界義故乃知心外無法徧照義成苟有去來相見則遺正義也如人言風性本動是大不然風本不動能動諸物若先有動則失自躰不復更動則知動者乃所以明其未嘗動也去來相見亦復如是

洞山聰禪師韶之曲江人見文殊應天眞和尙初游廬山莫有知之者時雲居法席寂盛師作燈頭聞僧衆談泗州僧伽近於楊州出現有設問者曰旣是泗州大聖爲什麼向楊州出現聰曰君子愛財取之有道一衆大笑有僧至蓮華峰祥菴主所舉似之祥公大驚曰雲門兒孫猶在中夜望雲居拜之聰之名遂重叢林祥公奉先深禪師之嗣知見甚高氣壓諸方

●黄下一有公字

嘗示衆曰若是此事最是急切須是明取始得若是明得時中免被拘繫便得隨處安閑亦不要將心捺伏須是自然合佗古轍去始得纔到學處分劑便須露布箇道理以爲佛法幾時得心地休歇去上座却請與麼相委好臨終上堂舉拄杖問衆曰汝道古佛到這裏爲什麼不肯住衆莫有對者乃自曰爲佗途路不得力復曰作麼生得力去橫拄杖肩上曰榔榡橫擔不顧人却入千峰萬峰去言訖而化嗟乎今之學者其識趣與前輩何其相遠耶如祥公聞聰燈頭一語知其爲雲門兒孫其後莫能逃其言今雖對面終身論辯莫辨邪正者有矣其故何哉以其臨死生之際超然自得如此則其平生所養高妙可知惜乎莫有嗣之者師與西峰雲豁禪師兄弟也

百丈山第二代法正禪師大智之高弟其先嘗誦涅槃經不言姓名時呼爲涅槃和尙住成法席師功最多使衆開田方說大義者乃師也黃檗古靈諸大士皆推尊之唐文人武翊黃撰其碑甚詳柳公權書妙絕古今而傳燈所載百丈惟政禪師又係於馬祖法

嗣之列誤矣及觀正宗記則有惟政法正然百丈第代可數明教但皆見其名不能辨而俱存也今當以柳碑為正

古佛偈曰如人掘路土私人造為像愚人謂像生智者言路土後時官欲行還將像填路像本無生滅路亦非新故又偈曰諸色心現時如金銀隱起金處異名生與金無前後故文殊師利言此會諸善事從本未曾為一切法亦然悉等於前際所以正作時無作以無作者故當為時不為以無自性故任從萬法縱橫常等無生之際乃知磁石決不吸鐵無明不緣諸行龐公臨終偈曰空花落影陽焰翻波永明和尚嘆味其言曰此為不墮有無之見妙得無生之旨也學者可深觀之

大智度論曰復次有人謂地為堅牢心無形質皆是虛妄以是故佛說心力為大行般若波羅蜜故散此大地以為微塵以地有色香味觸重故自無所作水少香故動作勝地火少香味故勢勝於水風少色香味故動作勝火心無四事故所為力大又以心多煩惱結使繫縛故令心力少有漏善心雖無煩惱以心取諸法相故其力亦少二乘無漏心雖不取相以智慧有量及出無漏道時六情隨俗分別取諸法相故不盡心力諸佛及大菩薩智慧無量無邊常處禪定於世間涅槃無所分別諸法實相其實不異但智有優劣行般若波羅蜜者究竟清淨無所罣礙一念中能散十方一切如恒河沙等三千大千國土大地諸山微塵故知其心有此大力衆生妄隔而不自覺知我願聞此法者隨順禪定而自修行使稱覺體本來清淨此非與役功用之難第約之心耳今家山偏十方衣食可終老人生可憂者皆已免離於此不以為意則非背負佛祖恩德乎

景福順禪師西蜀人有遠識為人勤渠叢林後進皆母德之得法於老黃龍昔出蜀與圓通訥偕行已而又與大覺璉游甚久有贊其像者曰與訥偕行與璉偕處得法於南為南長子然緣薄所居皆遠方小刹學者過其門莫能識師亦超然自樂視世境如飛埃過目壽八十餘坐脫於香城山顏貌如生平生與潘

◆一無少字

◆渠一作劬

東一作英

廷之善將終使人要延之叙別延之至而師去矣其
示衆多爲偈皆德言也有偈曰夏日人人把扇搖冬
來以炭滿爐燒若能於此全知曉塵劫無明當下消
又作趙州勘婆偈曰趙州問路婆子答云直與麼去
皆云勘破老婆婆子無你雪處同道者相共學又作
黃龍三關頌曰長江雲散水滔滔忽爾狂風浪便高
不識漁家玄妙意偏於浪裏颭風濤又曰南海波斯
入大唐有人別寶便商量或時遇賤或時貴日到西
峰影漸長又曰黃龍老和尙有箇生緣語山僧承嗣
伊今日爲君舉爲君舉猫兒偏解捉老鼠
朱顯謨世英昔官南昌識雲庵未幾移漕江東以書
來問佛法大旨雲庵答之曰辱書以佛法爲問佛法
至妙無二但未至於妙則有長短苟至於妙則悟
心之人如實知自心究竟本來成佛如實自在如實
安樂如實解脫如實淸淨而日用唯用自心自心變
化把得便用莫問是非擬心思量已不是也不擬心
一一天眞一一明妙一一如蓮華不著水所以迷自
心故作衆生悟自心故成佛而衆生卽佛佛卽衆生

由迷悟故有彼此也如今學者多不信自心不悟自
心不得自心明妙受用不得自心安樂解脫心外妄
有禪道妄立奇特妄生取捨縱修行落外道二乘禪
寂斷見境界雲菴之言盖救一時之弊然其旨要曉
然可以發人之昧昧故私識之
大本禪師被詔住大相國寺慧林禪院將引對有司
使習儀累日神宗皇帝御便殿見之師旣見但山呼
卽趨登殿賜坐卽就榻槃足作加趺侍衛驚相顧師
自如也賜茶至舉盞長吸又蕩撼之上問受業何寺
對曰承天永安盖蘇州承天寺永安院耳上大喜語
論甚久旣辭退目送之謂左右曰眞福僧也侍者問
和尙見官家如何對曰喫茶相問耳其天資粹美吐
辭簡徑眞超然可仰
涿州尅符道者見臨濟機辯逸格以宗門有四料簡
定佛祖旨要作偈發明之曰奪人不奪境緣自帶諸
訛擬欲求玄旨思量反責麼驪珠光燦爛蟾桂影婆
娑觀體無差互還應滯網羅奪境不奪人尋言何處
眞問禪禪是妄究理理非親日照寒光淡山遙翠色

間一作同

新直饒玄會得也是眼中塵人境兩俱奪從來正令
行不論佛與祖那說聖凡情擬犯吹毛劒還如値木
盲進前求妙會特地斬精靈人境俱不奪思量意不
偏主賓言不異問答理俱全踏破澄潭月穿開碧落
天不能明妙用淪溺在無緣洞山悟本禪師作五位
君臣標準綱要又自作偈系於其下曰正中偏三更
初夜月明前莫恠相逢不相識隱隱猶懷昔日嫌偏
中正失曉老婆逢古鏡分明覿面更無他休更迷頭
猶認影正中來無中有路出塵埃但能莫觸當今諱
也勝前朝斷舌才偏中至兩刃交鋒不須避好手還
同火裏蓮宛然自有衝天氣兼中到不落有無誰敢
和人人盡欲出常流折合還歸炭裏坐臨濟洞上二
宗相須發揮大法而是偈語世俗傳寫多更易之以
徇其私失先德之意予竊惜之今錄古本於此正諸
傳之誤

報本元禪師孤硬風度甚高威儀端重危坐終日南
禪師之門弟子能蹤迹其行藏者唯師而已師初開
法法嗣書至南公視其名曰吾偶忘此僧謂專使曰
書未欲開可令親來見老僧專使反命師卽日包腰
而來至豫章聞南公化去因留嘆息適晦堂老人出
城相會與語奇之恨老師不及見耳師道化東吳人
歸之者如雲嘗自乞食舟載而還夜有盜舟人絕叫
白刃交錯於前師安坐自若徐曰所有盡以奉施人
命不可害也盜旣去達旦人來視舟意師死矣而良
和神凝如他日其臨生死禍福能脫然無累如此

延慶洪準禪師桂林人從南禪師游有年天資純至
未嘗忤物聞人之善如出諸已喜氣津津生眉宇間
聞人之惡必合掌扣空若追悔者見者莫不笑之而
其眞誠如此終始一如暮年不領院事寓迹於寒溪
寺壽已逾八十矣平生日夕無佗營爲眠食之餘唯
吟梵音贊觀世音而已臨終時門人弟子皆赴檀越
飯唯一僕夫在師携磬坐土地祠前誦孔雀經一遍
告別卽安坐瞑目三日不傾鄕民來觀者堵立師忽
開目見笑使坐于地有頃門弟子還師呼立其右握
手如炊熟久寂然視之去矣神色不變頰紅如生道
俗塑其像龕之予嘗過其廬拜瞻歎其平生多潛行

密用不妄求知於世至於死生之際乃能超然如是眞大丈夫也八地菩薩證無生法忍觀一切法如虛空性猶是漸證無心至十地中尙有二愚入等覺已則一分無明未盡猶如微煙尙能懺悔準之梵贊其亦自治者歟

南禪師居積翠時一夕燕坐光屬屋廬誡侍者勿言于外嵩明教旣化火浴之頂骨眼睛齒舌耳毫男根數珠皆不壞如世尊言比丘生身不壞發無垢智光者善根功德之力如來知見之力故行住坐臥須內外淸淨彼二大老乃今耳目所接非異世也而獨爾殊勝者非平生踐履之明驗歟予嘗作二偈曰如來功德力內外悉淸淨念起勿隨之自然心無病形與佛祖等道致人天護戒淨福人天心空同佛祖

予嘗與數僧謁雲峰悅禪師塔拜起揖之曰生耶死耶久之自答曰不可推倒塔子去也旁僧曰今日時節正類道吾因緣因作偈示之曰不知卽問不見卽討圓滿現前何須更道維堅密身生死病老面前塔子不可推倒

南安嵓儼和尙世傳定光佛之應身也異迹甚多亦自有傳然傳不載其得法師名字但曰西峰而已西峰在廬陵眞廟時有雲豁禪師者奉先深公之高弟深見雲門當時龍象無有出其右者獨淸涼明禪師與之齊名謂之深明二上座儼和尙多以偈示人偈尾必題四字曰贈以之中世莫能測臨終謂衆曰汝等當知妙性廓然本無生滅示有去來更疑何事吾此日生今正其時乃右脇而臥予曰方其入滅乃曰吾此日生今正其時

予嘗游東吳寓於西湖淨慈寺寺之寢堂東西廡建兩閣甚崇麗寺有老衲爲予言永明和尙以賢首慈恩天台三宗互相冰炭不達大全心館其徒之精法義者於兩閣博閱義海更相質難和尙則以心宗之衡準平之又集大乘經論六十部西天此土賢望之言三百家證成唯心之旨爲書一百卷傳於世名曰宗鏡錄其爲法施之利可謂博大殊勝矣今天下名山莫不有之而學者有終身未嘗展卷者唯飽食橫眠游談無根而已謂之報佛恩乎負佛恩乎

同安察禪師作十玄談大宏正中妙挾之旨其言妙麗照映叢林然歲月寖遠多失其眞今傳燈所載題目不同獨達觀所編五家宗派敘之頗詳予嘗得舊本與五家宗派所載少差耳傳燈系師爲九峰虔之嗣而達觀標師爲雲居膺之子不省達觀何從得其實耶然淸涼法眼去師之世不遠作贊詞其敘如傳燈所載則五家之論又可疑也十玄之詞其次敘當視其題目皆連聯而作前五首示其旨要後五首使履踐之然八首皆兩字爲題意雖相貫而詞句疊爲起伏初曰心印偈末曰無心猶隔一重關故又作祖意偈首曰眞機爭墮有無功故又作眞機偈首曰豈與塵機作繫留故又作塵異偈中曰三乘分別强安名故又作三乘次第耳此乃其所示之旨要也至其六則曰反本偈末曰還鄉曲調如何唱故又作還鄉偈其末曰更無一物獻尊堂是爲正位坐却則非妙挾故又作回機機妙則失宗尙存知見是謂大病故又作轉位轉位則所謂異類中行異類全偏却須歸正使血脉不斷故又作一色過後此乃使之履踐之意也五家宗派亦云一色過後但塵異爲塵中有異而已

◎一無其字
◎聞下一有之字

南禪師風度凝遠人莫涯其量故其門下客多光明偉傑名重叢林有終身未嘗見其破顏者予聞厚於義者薄於仁師道也師尊而不親厚於仁者薄於義親道也親親而不尊南公之意豈不以是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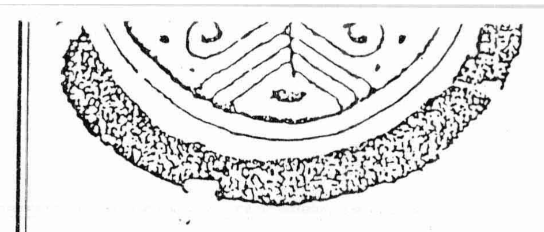
醉里有狂僧號戒道者依止聚落無日不醉然吐詞恠奇世莫能凡聖之有飮以酒者使自爲祭文戒應聲曰惟靈生在閻浮不嗔不妬愛喫酒子倒街臥路直得生兜率陀天爾時方不喫酒故何以故淨土之中無酒得沽

金剛般若經以無住爲宗以無住爲宗則宜其所談皆蕩相破有纖塵不立也而經贊福勝者半之持戒修福者有爲事耳而世尊答能於此經生信心者必此人何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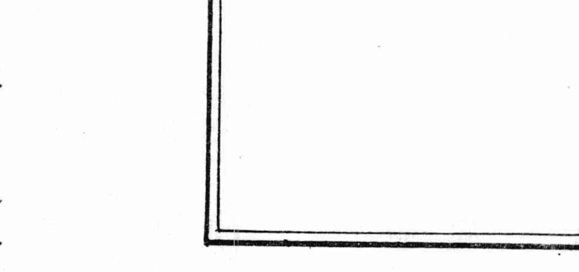
王文公罷相歸老鍾山見衲子必探其道學尤通首楞嚴嘗自疏其義其文簡而肆略諸師之詳而詳諸師之略非識妙者莫能窺也每曰今凡看此經者見

其所示本覺妙明性覺明妙知根身器界生起不出我心竊自疑今鍾山山川一都會耳而游於其中無慮千人豈有千人內心共一外境耶借如千人之中一人忽死則此山川何嘗隨滅人去境留則經言山河大地生起之理不然何以會通稱佛本意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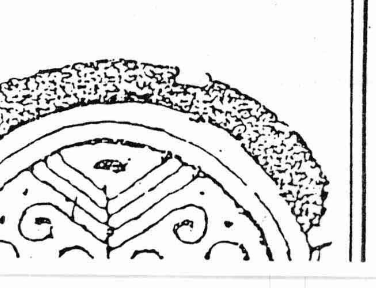
石門洪覺範林間錄下終



林間後録



宋・慧洪 撰



標目一本作林間錄後集　一本有宋明白菴釋慧洪撰八字　主一作著　一無數字之字

新編林間後錄

釋迦出山畫像贊

秦越人之於醫望見知生死老潘之於墨摸索知精粗蓋其不傳之妙無地寄語默也歐陽文忠公曰小字遺教經雖不著書者之名然非羲之莫能作也予閱錢樂道家所蓄釋迦文佛出山像雖不主名然非道子不能作以其筆意之著也樂道人品甚高鐵書血食之後其忱信痛敬所致像之寄寓決非苟然拜手稽首爲之贊曰

徧大海味具於一滴盡法界身足於纖埃佇思則燈王之坐不能入毗耶之室歛念則彌勒之門彈指卽開唯我鼻祖釋迦和尙初出雪山卽示此像以千百億微塵數身九十七大人之相頓入筆端三昧而幻此幅紙之上垂手跣足頂螺頷絲超然靜深出三界癡如浩蕩春寄于纖枝如淸涼月印于盃池鏤冰琢雪我作贊詞闕空鏁夢夫子其牢畜之

小字金剛經贊

菱一作蔘　木一作牧

僧子瓊束毫爲纖筆其銳如菱芒臨紙運肘快等風雨書金剛般若經於彙寸環輪中望之團團如珠在薄霧間卽而視之其行布如人梳髮作烟鬟自非思力精微何以臻此爲之贊曰

昔有佛子根猛利能觀空性卽是色欲顯空色不思議仰空書此金剛句至今風雨被原野諸樵木者集其下乃知肉眼不能見譬如水中有鹽味唯道人瓊思精特能觀色性卽是空視此纖管太如椽揮翰如行九軌道故於彙寸環輪中備足廣大言說身世人可見不可讀譬如嬰兒視崖蜜我於此經能證入初中後善三法門忽然落筆如建瓴不復現行生倒想猶色空觀入諸境奏刀肯綮無全牛盡持此法施群生甚微細智願同證

六世祖師贊幷序

予竄海上三年而還舍于筠之石門寺悲叢林之荒寒念祖宗之標致不自知涕流也作六祖師畫像贊以寄昭默禪師以見其志云

妄想無性證不滅受前聖所知轉相授手風烟花開

◆間一作間

器界以形霜露果熟王子乃生護持佛乘指示心體但遮其非不言其是嬰兒索物意正語偏哆啝之中語意俱捐

頂峰朝露神光夜升堪任單傳擔荷上乘自尋其心不見歸宿如視環輪求其斷續用獄除間履瘦知肥姪坊酒肆盡其塵機雪中斫臂願續佛壽兒孫今聞豎毛呵手

六道暗昏不礙明潔毫釐弗差證甘露滅但赤頭顱特諱姓氏離見超情欲盡世累潛溪海山麻衣風帽翩然往來被褐懷寶精一其誠身名俱捨後世丘墳猶無知者

破頭峰下龍象雜遝衣付小兒道傳懶衲乃爾相違求人為法天書至門堅臥不答念諸衆生捕風捉影十地治之由未蘇醒師微笑曰何必眩瞑但勿强名自然無病

觀前後身兩鏡一面左右對之三者頓現今非昔是增金以黃昔非今是謗沈無香巳絕死生豈繼老少全機現前當明而妙夜江佐舟吾今汝渡句中之眼如水有乳

◆動一作之

是風幡動眼自遮護非風幡動心則現露是為曹溪顯決要旨欲證之者勿流汝意暫時歛念妙寂了然汝自受用密非我邊負石舂糧越嶺逐免鏡中之空欲尋無路

棗栢大士畫像贊并序

易之深渺不可以義得故立象象以盡其旨心之精微不可以言傳故指事法以示其妙唯棗栢大士深入此三昧門謹拜手稽首為之贊曰

須眉如畫頎而美風神如秋氣奇偉平生歸宿東北方塵勞動中寂而止翛然跣足散衣行智智用中不乖體帝王家生得自在壽量不書絕終始虎受使令心境空女為伴助憎愛棄冠巾傳心即俗眞方隅示法即事理只將棗栢薦齋鉢我來閻浮非著味自然光明生齒牙我談詞章皆實義佛子授汝以顯決一言便足超十地隨順無明起諸有若不隨順諸有離聖賢酪生凡乳中只由觀照戒定慧是謂大士同體悲令我頓入一切智作大佛事徧塵剎華藏界中容

頂禮以空爲座禮十身以願爲舌說此偈如以花說無邊春如以滴說大海味稽首世間妙蓮華常願淸淨出泥滓

百丈大智禪師眞贊幷序

馬祖大寂禪師巳化塔于海昏之石門師廬其傍旣久衲子相尋日增於是厭山之淺乃泝馮水而上至車輪峰之下與希運惟政火種刀耕而食遂成法席予崇寧四年春至山中瞻遺像雖冰枯雪老若不勝衣而神峻氣逸如未度世謹拜手稽首爲之贊曰

以實問答空可靑黃以意求道神落陰陽陰陽莫測脫略陰界虛空莫盡●因果不昧我有大機佛無密語如獅子王露地方踞稱性文字隨身叢林如以妙指發和雅音同世之波壽九十二護持心宗諡曰大智

雲菴眞贊

雲菴出黃龍之門爲臨濟九世之孫種性殊勝契悟廣大指示心要辯如曹溪決擇教乘論如棗柏作爲偈句詞如誌公履踐明驗精如永嘉退居雲菴時巳七十餘幻滅都盡慧光渾圓可以想見其遺風餘烈門人德洪謹拜手稽首爲之贊曰

於●自住境見與見緣如夢能所如蜜中邊唯具正眼入此三昧如妙蓮華出綠生海祖師活意如來密機成就衆生如鵾鵬飛使其自化不由他悟秀出叢林光于佛祖趨滅陜右誕生江南暗中五色天下雲庵

明極齋銘

太原王健伯强名臣惠公之子 皇叔嘉王之婿方壯年則能棄官學道閱首楞嚴經至餘塵尙諸學明極即如來嘆曰此如來之訓而予之志也願以明極名其齋而乞銘於予銘曰

有而尋求癡暗所囿得而驚異智濁之咎濁澄暗徹自覺成就如人目精一塵不受開睫譬生明發寄根歛睫譬死暗不能昏聖師眞慈開此妙門睥睨不入夫豈知恩栩然丈室中置匡牀經行宴坐晨燈夕香勿使邪念蔽常寂光

小字華嚴經偈幷序

蜂房於梁間以漆液固其蔕鵲巢於木杪累百日而後成彼會何知而經營之妙積累之功若習藝之神

●盡一作畫

●自一作是

耶盖其靈明廓徹不思議之力雖昧略飛搖之中而具足成就弗差毫末況首出萬物應物而能言者乎昔有梵僧來自五天見晋宮闕崇麗歎曰是與兜率內院何異佀彼道力所成而此直業力耳予嘗笑之是安知我此妙力出生太虛容受寰宇曾何天上人間樓觀之足云哉道人栖公愍世迫隘就其所欲書大方廣佛華嚴經於方冊中其輕妙可以一掌置開編蠕蠕如行蟻熟視之其衡斜曲直重交反側曲盡其妙不翅如擘窠大書觀者闐門歎未曾有予欲稱贊是無作之功普告大衆而說偈言

我聞尊者龍勝師應供曾入娑竭海龍宮微塵妙章句目所一瞥輙能誦流於五天及震旦爲熱惱中甘露門維道人栖出其後願力猛利思精特能於方冊紙墨間書此大經十萬偈誦於蝸舍巢菴中了然如在龍宮見觀者種性有差別愛慕皆生殊異想要當諦觀一塵中亦有無邊妙經卷昔有智人破此塵十方世界一切說以名塵故非斷空而可破故非實有了此兩字妙法門亦攝一切契經海譬如困臥俄頃際夢中所歷更千載乃知一念圓古今眞實際中法如是一塵微妙不可測當知一一塵亦然譬如天帝網明珠珠體瑩然俱照徹一珠具足諸網珠一一珠中同徧入我今以此金剛句壞滅彼衆下劣想使悟塵中含此經奚方冊中乃驚異咨爾山君河樹神各各當憶本願力要當勇猛勤守護勿令邪念輙靈侵毗藍風吹須彌盧劫火焚燒大千界爲擁此經一切處使其涼曝各得所我此現前佛子等作此觀者名正觀稽首十方調御師刹刹塵塵爲作證

慈氏菩薩旃檀像讚幷序

金陵華藏禪寺慈氏菩薩旃檀像相好之工妙天下而神異靈感未易以一二數居景德寺之後殿王文公嘗夢像求易居甚切既覺而忘之已而復夢理前事公夢中固留之像則泣下起而視之眞有淚處因大驚異郎迎置華藏之大殿俄景德寺一夕而燼嗚呼三災彌綸大千滅壞像豈得久留人間世而痛自韜晦爲此兒戲狹劣相耶是蓋護法諸天以像之靈瑞佑之則然非菩薩意也不可以不辨稽首爲之贊

烏一作鳥

曰

何人寄逸想游戲浮漚間以如幻之力刻此旃檀像坐令衆妙相秀發千光中天冠束紺髮銖衣絡華鬘種種妙莊嚴成此功德聚當時億萬衆感極則悲號樓觀出談笑秘護百寶攢如登覩史天如集龍華會嗟乎像教末羽嘉成百鳥棘生薝蔔林龍神爲悲動王臣宦外護異夢非意思願推明月輪出此蓬勃煙願回紫金山安置淸凉處至今百福相儼然臨天人神力吁莫測拜瞻涕泗瀾我諦觀十方宦無心外境自然離依他及與徧計執卽今目所見非有亦非無如像現鏡中非鏡亦非面願入此三昧識心自然明於十方國土而作大佛事稽首大悲尊證我如是說

第十五祖眞贊幷序

迦那提婆尊者爲十五祖傳佛心印獨以衆生不能信受其言爲憂乃訴於大自在天之像曰願神賜我使言不虛設嗟乎道之難行非獨今也稽首贊曰

石彪肉醉木駒夜嘶我此三昧非識情知應緣而現不落思惟是答鉢水以針投之如仲尼韶如子期琴又如蕭何而識淮陰無言可寄無跡可尋粲然現前傳之以心穴像之目我不慢神指樹之耳我知其因物我如故所立皆眞隨其妙用見我全身稽首眞慈爲僧中王如萬星月見者淸凉尙以衆生不信爲傷蓋盲者咎非光掩藏哉

一無哉字

翠巖眞和尙眞贊

我方涇渭同流笑中軟頑滑頭爲君人境俱奪闇裏白拈巧偷如水洗水相樓打樓從來脫略無窠臼接得南泉嗣趙州

昭默和尙眞贊

辯如玄沙有邊幅韻如睦州出風骨默然而說珠自照八荒光明寄毛粟獨立南嶽山岳峻臨濟欲傾不敢覆笑橫玉塵氣如春一堂嚴冷天魔哭

空生贊幷序

潭南僧愼修游吳中得此畫於敗垣破壁間拂除埃翳神觀靖深如從維摩大士得心解脫時出以示予爲之贊曰

以空寂身無所依住而捉杖黎以靈知心不在散攝

二一作三

而玩貝葉不捨聲色而證眞空與我日用能所心同於一切處寂入法海如風行空無有妨㝵但脫二執圓成普會當愼以修入此三昧

永明和尙畫像贊幷序

餘二十一作一十餘

永明智覺禪師乘悲願力示生震旦傳佛心宗爲法檀越其家名辯才學者依以揚聲議論言句浩如山海予漁獵于其間餘二十年至其妙處輙能識之如鵝王擇乳無有遺餘盖嘗自忘鄙陋欲追禪師逸駕爲之伴侶以游十方國土作大佛事尙未晩也稽首爲之贊曰

三界種性有萬姸醜生順死逆夢夜想晝往復無間聲度垣牖皆依末那戲論成就而末那體無作無受譬如空花實無而有一念了知光明通透我如是見無有錯謬是爲心宗祖佛授手孰振頹綱秀傑奇茂稽首永明月臨星斗

永嘉和尙畫像贊幷序

永嘉尊者初閱維摩經發明心要欲定宗旨遂造曹溪印可於祖師一宿而去世咸以一宿覺名之予讀其歌詞究其履踐如尺圍鑰合未嘗不置卷長嘆想公之爲人碩大光明壁立萬仞而視今之學者寒酸鏁細紛紛蠢蠢宗教興衰於玆可知矣爲之贊曰

情根無功意識無作現量圓成見聞知覺如鏡受燈光無壞雜烈火焚燒河流湍逝谷風怒號大地依止俱無知思亦復如是此涅槃門如鼓塗毒曹溪過之聞者僵仆以槌授公萬象驚縮光明之語粲如日星精嚴之行淸如玉冰唯不傳者與空相應我初學道如握如拳晩乃覺之如手安然有時而用搏取大千

淸涼大法眼禪師畫像贊幷序

予元符初至臨川承天寺寺基宏壯可集萬指而食堂翛然殘僧三四輩而已讀舊碑知爲大法眼禪師開法之故基也影堂壁間畫像存焉神宇靖深眉目淵然而英特之氣不沒豈荷負大法提挈四生者其表故如是耶稽首爲之贊曰

非風幡動非風鈴語見聞起滅了無處所何以明之俱寂靜故此光明藏平等顯露由本無明愛欲慳妬如隔日瘧痛自遮護有能了者即同本悟宗爾隨緣

閑居靜住一切仍舊身無染汚爲物作則險崖之句
不可犯干如大火聚

雲門禪師畫像贊幷序

富鄭公家所蓄雲門禪師之像僧原靜移寫其本藏
於蔣山大觀三年六月予獲拜觀焉稽首爲之贊曰
見流滔天公峙如山壁立萬仞捍其狂瀾可望而却
不可攬攀犀顱虎眸美髯邊腴雲詞電機霹靂爲舌
邪宗墮傾魔膽破裂須臾淸明光風霽月叢林驢騾
蹴踏龍象不可係羈逸氣邁往我不得濟大地是淚
忽然現前淸機歷掌

玄沙備禪師畫像贊

根門有功則是心外見法用處換機則是問時有答
問答交馳摸索大道心法對峙破碎眞如異哉此老
超出兩途亡僧面前波全露水猛虎鬚畔光自照珠
衲僧不解如井覷驢

旃檀大悲贊

予畜四十二臂觀世音菩薩之像如護目睛每戴以
行道今以授其友李天輔爲之贊曰

◆目一作眼

◆壁一作其

汝意有言枯杌作鬼我心不生髑髏即水乃知妄覺
一法成二湛然圓明百千一耳稽首大士應物而形
隨其大小如谷答聲千臂執持千目觀照以無心故
受用俱妙譬如靑春藏於花身因其枝葉疎密精神
唯此瑞相四十二臂不越徑寸莊嚴畢備淸淨寶目
或慈或威如欲擧足華輪承之碧螺之間有佛儼容
如焦螟蟲巢蚊睫中隱于石間顯出蚌蛤以無礙慈
不擇淸濁我觀震旦種性猛利由聞慧入甘露滅地
願加被我障盡心開如觀世音無礙辯才我說此偈
萬像合掌何以無礙敲空作響

源禪師贊

十年積翠侍立學得眼橫鼻直平生氣壓叢林問著
左科背聽一菴深藏霹靂舌從教萬像自分說百非
四句無處躡孤風照人衆星月

明白菴銘幷序

予世緣深重夙習羈縻好論古今治亂是非成敗交
遊多譏呵之獨陳瑩中曰於道初不相妨譬之山川
之有烟雲草木之有華滋所謂秀媚精進予心知其

戲然爲之不已大觀元年春結菴於臨川名曰明白欲痛自治耶瑩中聞之以偈見寄曰庵中不著毗耶座亦許靈山問法人便謂世間憎愛盡攢眉出社有誰瞋於是隄岸輒決又復衰衰多言然竟坐此得罪出九死而僅生恨識不知微道不勝習乃收招魂魄料理初心爲之銘曰

雷霆發聲萬國春曉聞者不言心得意了木落霜清水歸沙在忽然震驚聞者駭恠合妙日用如春雷霆背覺塵勞如冬震驚萬機俱罷隨緣放曠尙無了知安有倒想永惟此恩妍味其旨一庵收身以時臥起語默不昧絲毫弗差蒙雜而著隨予于嘉

延福鐘銘幷序

梁武帝假寶公神力見地獄相問何以救之寶公曰衆生定業不可卽滅唯聞鐘聲其苦暫息耳武帝於是詔天下佛廟擊鐘當舒徐其聲欲以佇苦也宜豐李某與弟某施延福院大鐘願資延母夫人某氏壽祺且雪夙障予以謂知所施矣晉許遜白日仙去天詔書曰赦汝不事先祖之罪佳施藥呪水之功夫施藥呪水脫人於苦者也唐崔祐甫本貴且壽以任情煞戮囚繫不釋遂不壽囚繫煞戮置人於苦者也嗚呼壽固無象脫人之苦則增置人於苦則損夫鐘之功利博大昭著者也以之爲施某人罪滅壽延理有固然者矣爲之銘曰

衆生大夢營黑業玲瓏擊撞與開睫功德之大吾敢喋願移慈母離障結如聲度垣卽超越孝哉伯仲但勇邁依仗佛力等痛切如取寓物執卷牒願壽慈母春在肤如鐘常撞無蒜竭政和甲午夏五月誰爲之銘甘露滅

◆壽一作殆

◆玲一作琫

旃檀白衣觀世音像贊幷序

筠州太平寺泗州院僧元鑑所畜觀世音菩薩之像慈嚴妙麗靈異殊勝如上天竺所見者問何自得之鑑曰始有客舟載而至傳數家家輙禍至滅亡者皆畏不敢迎獨吾迎事之而無異焉予曰昔廬山文殊師利之像不肯留寒溪而喜隨遠公歸東林金陵彌勒像不肯留景德而見夢於舒王求居華藏今此像乃獨寓於鑑是皆與菩薩大有因緣不然聖心豈有

所擇而避就之耶爲之贊曰
我聞菩薩昔因地所供養佛名觀音從聞思修而悟心心精遺聞而得道見聞覺知不可易譬如西北與東南而此乃日聞可遺令人惘然墮疑網龍本無耳聞以神蛇亦無耳聞以眼牛無耳故聞以鼻螻蟻無耳聞以身六根互用乃如此聞不可遺豈理哉彼於異類味劣中而亦精妙不間斷況我自在慈忍力無礙解脫獨不然鼓鐘俱擊聲不同知其不同是生滅而二種聲不相參卽是同時寂滅法稽首淨智功德聚廣大莊嚴悲願海憫我心明力不逮時時種子發現行如人因酒而發狂誠飮輒復逢佳醞願滅顚倒癡暗障願獲辯才智慧藏游戲十方微塵刹亦施無畏利衆生凡曰有心能㘅者同入圓通三昧海

照默眞贊一首

衲子無處摸索畫師筆筆畫著山僧醉眼難憑付與衆人彈駮似則打煞靈源不似瞪子燒却

觀音菩薩畫像贊幷序

大觀四年春二月戊子之夕病比丘慧洪槀然臥縲紲之中夢至一處庭宇閒然有僧導入密室中擧燭視壁間有鍾山懃公菩薩之像意忻然欲得之而像輒自墮手中復展視之則化而爲十二面觀音慈嚴之相◆心大驚異遂覺三鼓矣三月甲辰南州德逢上人以書來訊且曰吾以衣鉢遺僧詣漣水畫觀世音像至其莊嚴妙天下之手慧洪追憶前事問其遺像之日乃其得夢之夕因自感嘆菩薩以大悲等慈哀憐照臨如是昭著其何恩何德能報之也唯以筆舌言辭喩海之深誇日之明耳謹稽首爲之贊曰
稽首淨聖甘露門無量聖身徧沙界應諸衆生心所求譬如春色花萬卉西方肅煞憂愁地故住寶陀洛迦山此方教體在音聞故稱名者得解脫一切衆生煞心盛癡暗不見不發心故現鷹巢蚌蛤中亦作畫師畫其像菩薩豈有種種心皆其悲願力如是何人毫端寄逸想幻出百福莊嚴身屹然欲動千光集譬如將回紫金山湛然欲瞬衆好生譬如欲拆靑蓮華蠻奴水王來獻誠想見細雨天花落衆生五濁熱惱中色欲愛見所熏炙忽然覩此寶月相一切毛孔皆

◆相一作像

清涼成此不思議功德皆因上人心所獻願我早熏知見香願我恒被慈忍服願魔障山速崩裂願大智慧常現前心精遺聞證圓通自然靜極光通達我當定如觀世音一切衆生願如我

甘露滅齋銘并序

政和四年春予還自海外過衡岳謁方廣譽禪師館于甗源閭之下因名其居曰甘露滅道人法太請曉其說予曰三祖北齊天平二年得法於少林隱于皖公終身不言姓氏老安隋文帝開皇七年括天下私度僧尼驗勘安曰本無名遂遁于嵩山二大老猷名迹之累而精一其道蓋如此予寔慕之乃爲之銘曰吾聞甘露食之長生而寂滅法乃有此名寂滅而生谷神不死唯佛老君其意謂此我本超放憂患纏之今知脫矣鬚髮伽黎安遁嵩少粲逃潛霍是故覺範老于衡岳山失孤峻玉忘無瑕當令舌本吐青蓮華

◆閭一作閙

漁父六首

萬回

玉帶雲袍童頂露一生笑傲知何故萬里迴來方曰暮休疑慮大千捻在毫端聚不解犂田分畝步却能對客鳴華鼓忽共老安相耳語還推去莫來攔我毬門路

藥山

野鶴神情雲格調逼人氣韻霜天曉松下殘經看未了當斜照蒼煙風撼流泉繞閭閣珍奇徒照耀光無滲漏方靈妙活計現成誰管招孤峰表一聲月下聞清嘯

◆蒼一作茶 ○閭作閙

寶公

來往獨龍崗下路杖頭落索閑家具後事前觀如日覩非讖語須知一念無今古長笑老蕭多病苦笑中與藥皆狼虎蠟炬一枝非獨付聊戲汝熱來脫却孃生袴

亮公

講處天花隨玉麈波心月在那能取旁舍老師偷指注迴頭覰虛空特地能言語歸對學徒重自訴從前見解都欺汝隔岸有山橫暮雨翛然去千巖萬壑無尋處

◆師一作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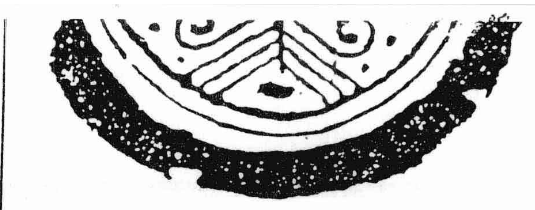
香嚴

畫餅充飢人笑汝一菴歸掃南陽塢擊竹作聲方惺悟徐回顧本來面目無藏處却望溈山敷坐具老師頭角渾呈露珍重此恩逾父母須薦取堂堂密密聲前句

丹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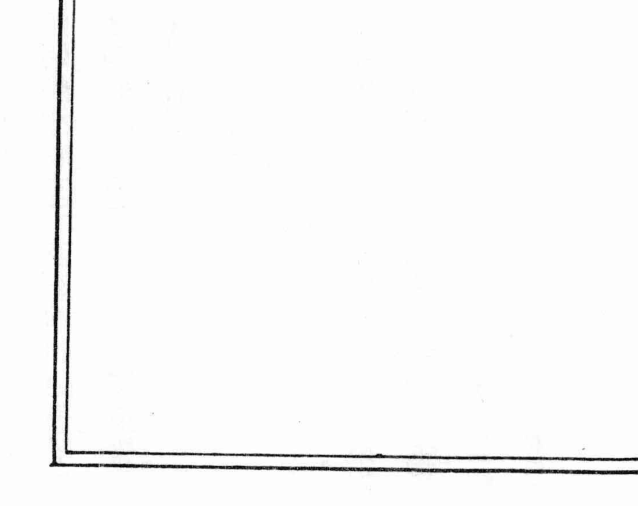
不怕石頭行路滑歸來那受駒兒踏言下百骸俱潑撒無剩法靈然晝夜光通達古寺天寒還惡發夜將木佛齊燒殺炙背橫眠眞快活憨抹撻從教院主無鬚髮

新編林間後錄終





注潙山警策



宋・守遂 註



注溈山警策序

左朝奉大夫新廣南東路轉運判官張鉉撰

自六祖而下有五派溈仰居其一惜乎其後不得其傳然其法則傳萬世而無弊不以人爲存亡溈山之警策是以夫警策之行於世尚矣學者每患其辭雖顯而其義則難窮字有舛錯而久未能辨不有宗師大匠安能發揚其義而校正其舛錯乎大洪淨嚴禪師禪學冠世每因暇日游戲筆硯已未安居因學者請益遂爲之註解其義坦然明白字之舛錯者又從而校正之俾學後進有所矜式俾溈山二百年湮沒之迹一旦光輝著見因以傳無窮而施罔極固不韙歟門人史德賢欲鏤板以廣其傳余嘉其志輙爲之序而冠于篇首紹興九年十二月日謹序

溈山警策

大洪嗣祖沙門　守遂　註

溈山大圓禪師

師諱靈祐初參百丈大智禪師侍立夜深丈云撥爐中火看師撥云爐中無火丈自起深撥乃得一星火夾起云你道無者箇是什麼師因此悟入丈令司馬頭陀選得溈山堪建道場因謂衆曰若有人道得一轉語便去住溈山乃指淨瓶問云若喚作淨瓶則觸若不喚作淨瓶則背時華林爲首座云不可喚作木楔丈不肯時師爲典座丈乃問師師踢倒淨瓶丈云首座輸却山子了也師居溈山建溈仰一宗道傳天下乃作警策警其未悟策其未進者也

夫業繫受身未免形累

身爲苦本故先標之令悟妄本方可進道此業繫兩字從最初一念不覺心動謂之業相次爲轉相後爲現相乃三細相也由現相而生境界相相續相執取相計名字相造業相業繫苦相爲六麤相

前五猶可對治此末後苦相繫縛衆生不可對治
此身旣由三細六麤無明種習而成豈免形質負
累
禀父母之遺體假衆緣而共成
由禀識妄想故於父母赤白中受身假乳哺洗濯
飮食衣服衆緣得存佛云觀身不淨觀受是苦也
雖乃四大扶持常相違背
內四大地水火風其性各異
無常老病不與人期
四大五蘊念念生滅
朝存夕亡刹那異世
刹那是極促之時分
譬如春霜曉露倏忽卽無
無常之相須臾變滅
岸樹井藤豈能長久
危脆不久亦復如是
念念迅速一刹那間
如四大力士同時各發一箭射於四方又有一人

同時收得此四箭時名一刹那
轉息卽是來生何乃晏然空過
自章初至此過叙在家出家安身安世無常迅速
過患如此警策令悟不可空度光陰自此以下唯
叙出家者因由各令思察
父母不供甘旨六親固以弃離
親緣皆弃乃反常合道
不能安國治邦
辭父母割親緣又不能竭節奉公致君澤民當爲
何事
家業頓捐繼嗣
絕嗣爲不孝出家弘道眞大孝也
緬離鄉黨剃髮禀師
頓捨世緣斷其情愛禀師剃髮行古佛之大道同
古佛之相儀
內勤尅念之功外弘不諍之德
履踐出家之功德要須內外相符
逈脫塵世冀期出離

志存出離塵世方合出家深旨
何乃纔登戒品便言我是比丘
自謂是比丘則我相現前可驗
擅越所須喫用常住
不蠶而衣不耕而食
不解忖思來處
比丘受食當作五觀想彼來處計功多少古德觀
一粒米經七十三遍功夫忖已德行全缺應供證
羅漢已方合全應供餘皆名缺應供也
謂言法爾合供
妄計情執寧忖已非
喫了聚頭喧喧但說人間雜話
出家志求無爲大道不研佛語佛意反徇世諦喧
譁自何乃已下忘本乖志也
然則一期趍樂不知樂是苦因
世諦之樂盡爲苦本虛受信施負債何疑啣鐵負
鞍猶是輕輕之報
曩刼徇塵未嘗返省
曠刼徇塵背覺何嘗暫自回光
時光淹沒歲月蹉跎受用殷繁施利濃厚
世利所惑未省回光
動經年載不擬弃離
戀著處所不知過患
積聚滋多保持幻質
唯保幻妄之質違背淸淨法身
導師有勑戒勗比丘進道嚴身三常不足
佛遺教經一云當自摩頭以捨飾好著壞色衣執
持應器以乞自活二云受人飲食當如服藥於好
於惡勿生增減趣得支身以除飢渴如蜂採花但
取其味不損色香比丘亦爾受人供養趣自除惱
無得多求壞其善心三云晝則勤心修習善法無
令失時初夜後夜亦勿有廢中夜誦經以自消息
無以睡眠因緣令一生空過謂衣食睡眠知是三
事不可恣情取足也
人多於此躭味不休
味謂味著

日往月來飜然白首
古云只知事逐眼前過不覺老從頭上來
後學未聞旨趣
出家旨趣
應須博問先知
不可守愚自是
將謂出家貴求衣食
出家者爲無爲法私情愚見反謂求衣食爾
佛先制律啓創發蒙
啓發蒙昧
軌則威儀
有威可敬有儀可則
淨如氷雪
不同外道雜戒皆不淸淨
止持作犯束歛初心
謂律儀戒止惡爲持作惡爲犯攝善法戒止善爲
犯作善爲持
微細條章革諸猥槩

五篇七聚性戒遮戒佛成道十二年後方乃制律
阿難問佛因何十二年前不制戒佛言如世補衣
衣若未破補則招謗吾亦如是因事立戒云
毗尼法席曾未叨陪了義上乘豈能甄別
毗尼律學也因戒生定因定發慧律學尙昧了義
深旨安可通達耶
可惜一生空過後悔難追
少不努力老無所成悔之於後復何益哉
敎理未嘗措懷玄道無因契悟
聖敎理趣尙未留心玄妙之道若爲契悟
及至年高臈長空腹高心不肯親附良朋唯知倨傲
有年無德護短飾非無明習成傲然自大
未諳法律戢斂全無
不親良朋爲知法律三業四儀動乖律制
或大語高聲出言無度
戢斂全無身業也大語高聲語業也
不敬上中下座婆羅門聚會無殊
不敬意業也準律有上中下次佛制先受戒者爲

先後受戒者爲後外道則不然自此已下展轉警其過失
椀鉢作聲食畢先起
椀是唐言鉢是梵語具云鉢多羅此方云應量器
若作聲則餓鬼咽中火起
去就乖角僧體全無
僧具足梵語云僧伽耶此云衆和合理事和合爲僧體去就既不法何僧體之有耶
起坐忪中書諸動他心念
忪諸心神不寧之謂出家惱他人不名爲沙門
不存些些軌則小小威儀將何束斂後昆新學無因傚仿
若自不能修行正行令他修者無有是處
纔相覺察便言我是山僧
人我貢高欺壓後學
未聞佛教行持一向情存麤糙
行解無取世諦純熟
如斯之見蓋爲初心慵惰饕餮因循

貪財曰饕貪食曰餮
荏苒人間遂成疎野
荏苒塵俗豈識清閑
不覺龍鍾老朽觸事面牆
龍鍾行不進貌面牆一無所知
後學咨詢無言接引
自己智慧不明將何開發晚進
縱有談說不涉典章
孟浪聽說取笑傍觀
或被輕言便責後生無禮
不省己非更責他過
瞋心忽起言語該人
一念瞋心起百萬障門開三毒既縱於凡情四實寧思於佛語
一朝臥疾在牀衆苦縈纏逼迫曉夕思忖心裏恇惶
衆苦逼迫恇惶怖憂
前路茫茫未知何往
妄牢幻身曷悟眞歸

從茲始知悔過臨渴掘井奚爲
縱然悔過知非功行何由得辦
自恨早不預修年晩多諸過咎
過咎巳彰悔之何補
臨行揮霍
苦無定力甘伏死門
怕怖慞惶
無善可恃無德可怙
㲉穿雀飛識心隨業
七賢女經云雀來入瓶中以㲉覆其口㲉穿雀飛
去識心隨業走
如人負債强者先牽
善惡業力皆因妄識爲主力强者牽之無自由分
心緖多端重處偏墜
六道四生隨情想而受報
無常殺鬼念念不停
生時卽有滅不爲愚者說
命不可延

古云無常若也黃昏至更不留君到一更
時不可待
勿謂今日不學有明日今年不學有明年嗚呼老
矣是誰之愆
人天三有應未免之
三界無安猶如火宅
如是受身非論劫數
如汲井輪互爲高下
感傷歎訝哀哉切心
潙山悲傷未悟如此情切
豈可緘言遞相警策
衆生輪迴苦趣懷寶迷邦旣爲善知識安可緘默
而不啓發耶
所恨同生像季去聖時遙
像法之季乃佛滅後二千年間是造警策時今又
二百餘年聖時愈遠矣
佛法生疎人多懈怠
根機皆劣豈可比況佛正法之時

◎哀疑表
◎攝疑懾

略伸管見以曉後來
潙山謙辭謂如管窺天之見以曉喩後學爾
若不蠲矜誠難輪道
若不蠲除矜伐前來過患則實難逃道於業報苦輪也永嘉云蠲矜怠慢不顧形骸專秘至道者可謂契神方寸歟自此下別叙決志出家之本意參訪知識親近師友發明大事因緣暨履踐一代時教佛語心宗要須行解相應續佛慧命之始末也
夫出家者發足超方心形異俗
獨步大方心超物哀
紹隆聖種震懾魔軍
志齊古佛力降衆魔
用報四恩
佛恩國王恩父母恩施主恩
拔濟三有
欲有色有無色有乃三界衆生也
若不如此濫厠僧倫
反此則皆爲混濫非釋子也

言行荒疎虛霑信施
信施本爲福田荒疎則彼此無益
昔年行處寸步不移
古云但敀舊時行履處莫敀舊時人
恍惚一生將何憑恃
恍惚如夢未覺何功行而可憑
況乃堂堂僧相容皃可觀
相皃可觀非容易所致也
皆是宿植善根感斯異報
今生因是前生種未來果是今世修
便擬端然拱手不貴寸陰
古人重寸陰輕尺璧
事業不勤功果無因克就
古佛經三無數劫發四洪誓願歷修萬行福慧兩嚴纖瑕障盡片善無遺方證佛果豈可具足凡夫不勤戒定慧學而欲希求無上大果耶
豈可一生空過抑亦來業無裨
非惟自悞一生亦乃來生靡託

辭親決志披緇意欲等超何所

出家本志當爲何事

曉夕思忖豈可遷延過時

退步反思聞健進學

心期佛法棟梁用作後來龜鏡

勇志慕佛法之棟梁乘範作後學之龜鏡龜知未

來禍福鏡驗現在姸媸

常以如此未能少分相應

雖有志願而行解未充故云未也

出言須涉於典章

言不干典非君子所談

談說乃傍於稽古

語是心苗豈恣膏臆孟浪之說無稽之言乎

形儀挺特

形端表正

意氣高閑

川有珠則川媚人蘊道則高閑

遠行要假良朋數數淸於耳目

佛問阿難善知識爲幾梵行阿難云半梵行佛言

不然善知識者爲全梵行又古云三人行必有我

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

住止必須擇伴時時聞於未聞

開發未聞警悟迷倒皆道伴之力也

故云生我者父母成我者朋友

同門曰朋同志曰友父母能生色身不能令出離

惡道惟善知識成立法身開眞正知見入聖超凡

生成恩德豈可忽哉

親附善者如霧露中行雖不濕衣時時有潤

善友道伴滋潤善根其利叵量

狎習惡者長惡知見曉夕造惡卽目交報

狎近非友隨邪逐惡冒犯王法人所惡賤

歿後沉淪一失人身萬劫不復

惡友薰習造作非理生遭王法死入阿鼻

忠言逆耳豈不銘心者哉

苦口忠言必須逆耳聞當改過銘刻於心

便能澡心育德晦迹韜名

滌其心而心淨育其德而德充隱晦其迹而和光
同塵韜藏虛名而去華務實
蘊素精神喧囂止絕
養性憺怕清閑絕慮此下先叙參學次叙窮教
若欲參禪學道頓超方便之門
正直捨方便但說無上道
心契玄津
心無緣異
研幾精妙
研究諸法窮徹精妙
決擇深奧
探賾索隱決擇幽微
啓悟眞源
開悟眞諦之淵源
博問先知
不可居暗室而守愚迷當博學問而資定慧
親近善友
善財南詢諸友一生參學事畢古云明正爲南方

盡南矣益我爲友人皆友焉遇三毒而三德圓入
一塵而一心靜契文殊之妙智宛是初心入普賢
之玄門會無別體此可謂親近善友也書云於吾
善者吾亦善之於吾惡者吾亦惡之視釋子乎
此宗難得其妙切須子細用心
此心地法門若得之於心則伊蘭作栴檀之樹若
失之於旨則甘露乃蒺藜之園豈容易盡心乎
可中頓悟正因便是出塵階漸
若頓悟正因兩字則百川會海不辨源流一念相
應前後際斷照體獨立物我皆如超出塵勞理則
頓悟乘悟併消事非頓除因次第盡
此則破三界二十五有
論云四洲四惡趣梵王六欲天無想及淨居四空
并四禪爲二十五有也
內外諸法盡知不實從心變起悉是假名
內心外境虛妄不實皆妄識所變若悟三界唯心
萬法唯識寂照光中了不可得
不用將心湊泊

將心用心豈非大錯
但情不附物物豈礙人
情僞不眞物本非物
任他法性周流莫斷莫續
不必斷妄而續眞法性周流而自適
聞聲見色蓋是尋常
只此見聞非見聞無餘聲色可呈君箇中若了全
無事體用不妨分不分
者邊那邊應用不闕
空劫今時理事無隔不動道場遍遊塵剎
如斯行止實不枉披法服
行解既正表裏相應
亦乃酬報四恩拔濟三有
秉濟之道自他獲益
生生若能不退佛階決定可期
履踐玄途非止一生兩生步步蹈佛階梯更無退
轉
往來三界之賓出沒爲他作則

佛爲三界導師經云今此三界皆是我有其中衆
生悉是吾子既行古佛之道爲衆生作軌則引令
出離
此之一學最妙最玄但辦肯心必不相賺
祖師西來直指人心見性成佛超凡入聖決定不
悞唯恐學者不肯留心如存如亡或進或退則不
可造入自此已下別就根機當窮教意
若有中流之士未能頓超且於教法留心溫尋貝葉
根機不等別開方便之門溫故知新要須因指見
月
精搜義理傳唱敷揚接引後來報佛恩德時光亦不
虛弃必須以此扶持
傳教導迷須具教眼故云必須以此扶持
住止威儀便是僧中法器
威儀肅靜行止可觀內德既充方爲法器
豈不見倚松之葛上聳千尋附託勝因方能廣益
前喩從法古云青蘿因緣直上寒松之頂以內因
外緣互相成之方趣無上之果廣利群生

毀修齋戒莫謾斷踰

斷者缺也踰者越也

世世生生殊妙因果

因果歷然

不可等閑過日兀兀度時可惜光陰不求升進

若善用其心則得佛法分

徒消十方信施

爲資道業施將來道業不成爭消得

亦乃辜負四恩

自己沉淪反成辜負

積累轉深心塵易壅

過累積之日深日重心塵汚坌杜塞靈源

觸途成滯人所輕欺

根塵滯塞解行顚邪背本逐末被人輕賤

古云彼既丈夫我亦爾不應自輕而退屈

教云十方世界諸菩薩念念趣求善逝果彼既丈夫我亦爾不應自輕而退屈

若不如此徒在緇門荏苒一生殊無所益

不如上所說修行則可知理也

伏望興決烈之志開特達之懷擧措看他上流莫擅隨於庸鄙

見賢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

今生便須決斷想料不由別人

好惡自看無人替代

息意忘緣

內息意外忘緣

不與諸塵作對

內若不動外無所爲

心空境寂

心本空境本寂

只爲久滯不通

無始迷昧背覺合塵

熟覽斯文時時警策

覺斯文警斯意

强作主宰莫徇人情

人情濃道情微

業果所牽誠難逃避
天作孽猶可逃自作孽不可逭
聲和響順形直影端
因果酬答譬之影響
因根歷然豈無憂懼
識法者懼
故經云
說一切有部經
假使百千劫所作業不亡因緣會遇時果報還自受
因惑造業如影隨形未證聖果業熟須受
故知三界刑罰縈絆殺人
三界羈縻猶如牢獄
努力勤修莫空過日
念念不迷方眞修莫空過
深知過患方乃相勸行持
自未得度先度人者菩薩發心自覺已圓復度他
者如來應世潙山自知三界衆生過患如此更能
勸他行持非地位之人安能如是次證誓願

願百劫千生處處同爲法侶
信玆言行玆行皆佛法之伴侶也
乃爲銘曰
重頌前來警策之大略
幻身夢宅
四大幻身三界夢宅
空中物色
不實如空花
前際無窮後際寧剋
妄法非三際可得
出此沒彼升沉疲極
生死出沒無有定所升謂人天沉則苦趣
未免三輪何時休息
三界如蟻循環輪轉無已
貪戀世間陰五陰也緣十二因緣成質
世間有三種智正覺世間有情世間器世間此論
迷情貪戀有情器世間非謂智正覺世間也
從生至老一無所得

妄法本空

根本無明因茲被惑

根本智受無明熏眞隨妄轉妄認四大爲身六塵緣影爲心我執法執計著親疎愛憎名字造業受報皆無明所惑

光陰可惜刹那不測

刹那生滅不可虛弃光陰不進古佛之道

今生空過來世窒塞

非但空過一生未來憑何通達

從迷至迷皆因六賊

六識之賊自劫家寳若悟八識可爲四智前五識爲成所作智第六識爲妙觀察智第七識爲平等性智第八識爲大圓鏡智則六門皆智爲前導何迷可得

六道往還三界匍匐

三界六道何由出離

早訪明師親近高德

訪求明眼師友示眞出離之要

決擇身心去其荊棘

明心達本去其僞妄

世自浮虛衆緣豈逼

旣知四大根塵三際無實衆苦皆空

研窮法理以悟爲則

窮究淵源頓悟佛之知見

心境俱捐莫記莫憶

內心外境放之自然體無去住

六根怡然行住寂默

法喜禪悅卷舒任運四威儀中止觀齊運

一心不生萬法俱息

一念不生諸緣頓息末後一句始到牢關把斷要津不通凡聖誰是知音者不須更憶龐居士天上人間只自知

注潙山警策終

道無今古人有悟迷是故釋迦老人承願力示現鹿
野苑至跋提河三百餘會言無言言開示人天令各
悟入佛之知見惟四十二章經遺教經者是始終教
誡法寶也後漢永平間迦葉摩騰竺法蘭持前一經
東來焚驗有靈立教與宗梁大通間又得西天二十
八世祖達磨大師傳佛心印前來直指與經符契是
我此土人有大乘根器而有大幸也可大師者立雪
斷臂求問妙道言下有悟執侍數載三拜得髓授受
衣盂七傳而至百丈百丈得黃蘗運公潙山祐公大
振玄風增輝佛日潙山因見學者少有放逸遂述法
語警其未悟策其未到文簡語直義博意深叢林中
以四十二章經遺教經潙山警策謂之佛祖三經能
一覽而直前者不歷多生便可成佛作祖宜和間又
得遂禪師直注深義初學易通妙矣哉自此有志於
道者省力甚多不懷香而見佛祖不動步而登覺場
今靜山慧大師抽衣資錢梓于吳中休休庵以廣其
傳奇哉以財鋟梓名財施以敎傳法名法施財法二
施名大施佛云能行大施者決證菩提靜山將來種

智圓明十號俱彰因此勝緣也覽斯經者却宜淨心
如虛空向未開卷以前著眼掀飜窠臼洞徹玄微挽
回眞風大興末運若也見義勇爲將來亦可成器其
或循行數墨辜負佛祖多矣

至元丙戌燈節絶　牧叟　德異　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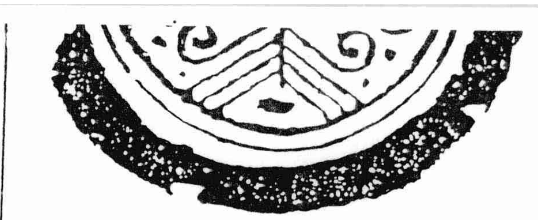
釋志峯與志道覺溫施主金氏曰大難者重刋佛祖
三經來請予跋其尾予觀其書四十二章也遺教經
也潙山警策也立法創制纖毫未遺成佛作祖正路
斯在道上人法施何可量哉學者目此書如嚴師在
上撿身若不及則可矣如或不然三經亦虛文矣豈
不惜哉

青龍甲子十月　日　推忠保節同德贊化功
臣三重大匡韓山府院君李　穡跋

前二經佛所說也後警策潙山所說也三經實學者
入道參學成佛作祖之蹊逕根本也遂禪師注出節
下生枝也靜山不然掃險枝葉復繡梓以廣其傳蓋

欲人人與佛祖駢肩接足同一受用其心亦可尙矣學者儻能遵而行之則佛祖卽汝汝卽佛祖忽若一箇半箇纔出母胎便具超佛越祖作略則此經皆爲剩語

時丙戌春中前覺根比丘　益大　拜書





宋・一辨問

慈雲覺答





青州百問序

夫禪分五派本乎出自一源教列三乘大底終歸一法利生接物若洪鐘隨扣而騰聲遇緣卽宗猶大鑑對形而現影是以高低普應姸醜齊分須令入聖超凡必使識心見性恭惟

青州法祖大師提綱振領鼎新曹洞之宗運智輿悲彌覆兒孫之癃師一日厭居京邑退隱山林聚十方僧束三條篾每向室中勘驗皆明格外真規用一對無孔鐵鉗鎚出百隻沒意頭符劵三世諸佛未免再鑄同函鑰匙六代祖師更須重經大冶鑪鞴言言有據字字無虛爍破瞎衲子眼睛扭轉杜禪和鼻孔偏圓互換玉線金針不易穿主伴交參銀山鐵壁應難透或奪或縱或放或收或立一塵或隳大地盖忽忽出自心上皆一一置作問端雖聞流布未甚光揚往往叢林不知名者多矣憧憧籌室透斯語者鮮焉旣弗讓天衣晦堂圓通底蘊之奇可盥手焚香再拜薰毫而爲之頌噫知我罪我其惟此書乎

林泉野衲從倫序

青州百問

中都大萬壽禪寺　辯和尙　問

唐慈雲十身禪寺　覺和尙　答

燕京報恩禪寺　林泉老人　頌

華亭生生道人　梓

問聲前薦得落在今時句後承當迷頭認影作麼生是空劫已前自己　答半夜石人無影像縱橫誰辨往來源　頌大地山河瑞像全丙丁求火又重宣紅鑪點雪非情謂碧岫滄浪絕妙玄緣木取魚終錯矣刻舟求劍必徒然驊騮一自窺鞭影忍俊追風過九天

問虛空問萬象萬象答虛空且道甚麼人證據　答六耳不同謀　頌萬象虛空不惜眉分明問答報君知須彌俛首非今諾還似踈山半肯時參飽客莫狐疑休待文殊下一椎

問暫時不在如同死人且道在甚麼處　答東西南北　頌毫忽之差紅塵汨沒至理一言奪胎換骨知不知休恍惚夜來兎角逞神通擊碎多年山鬼

窗

閉門裏出身易身裏出門難如何是身裏出門底人

答呂大后　頌覿面分明仔細看風流禪客莫顢

頇箇中本自無難易剛被時人立易難

問從天降下則貧寒從地湧出則富貴既是從天降

下爲甚麽却貧寒　答甲乙丙丁　頌貧富須知秖

在人乾坤那更有疎親隨家豐儉元平等蘂服華

房各任眞

問盡大地是箇解脱門把手拽不入且道過在師過

在學人　答子承父業　頌推不出拽不入解脱門

開無處立師資過犯總彌天悔也應知追不及追

不及入水還曾脚不濕

問山河大地無纖毫過患猶是轉身句且道轉了後

如何　答舌頭在口裏　頌拽尾靈龜擬忘其迹其

迹弗忘翻成勞役萬丈懸崖撒手時脚跟點地無

移易無移易昨夜東風滿四維曉來頓覺花狼藉

問不見一法猶是半提作麽生是全提底道理　答

石馬驟千山　頌陝府鐵牛赤骨立芒繩掣斷應難

覔崑崙山上震雷音大似一聲春霹靂水草之餘

無所知却來江岸聽羌笛

問靈山四十九年未嘗道著一字少室九年面壁行

行分明還信得及麽　答文不加點　頌談而不談

聽而不聽玉潔水清星衡藻鏡全諸兮辜負己靈

半肯兮埋沒先聖明眼禪和仔細參莫隨狂解招

三病

問跛難陀龍王無耳善聽且道是甚麽人爲他説

答張三李四　頌舜若多神失却口跛難陁龍居其

右再三再四乞玄言不免爲渠垂隻手

問以泥洗泥卽不問以水洗水時若何　答黃河入

海流　頌水洗水法幢高建超前軌可憐一片老婆

心漏泄玄關親切旨秖這是活句休同死句參鷓

鴣啼在深花裏

問喫飯忘其飢力充忘其飽作麽生是力充底人

答巨靈擡手無多子分破華山千萬重　頌跛挈瘦

羸軟弱儂偏身紅爛臥荊叢眉稜擬擧如山重我

道斯人力最充

問一透龍門雲外路莫作黃河點額魚未審龍門在
甚麼處　答洪波浩渺白浪滔天　頌目斷平林與
翠岑千巖萬壑曉雲深雷驚三級桃花浪葛杖陶
梭俊不禁高著眼莫麤心此回蹉過實難尋
問打破大唐國覓箇不會佛法底人不得設使覓得
堪作何用　答觀音妙智力能救世間苦　頌量材
受職是得非得迴出規模高超繩墨大唐國內尋
將來且教屋裏閑噇食
問三千大千界無刹不現身爲甚麼十方遊歷偏不
見佛行蹤　答此去西天十萬里　頌普眼當時覓
普賢目睛猶若隱雲烟方知覿面相逢處好本元
來天下傳
問二邊純莫立中道不須安且道甚麼處相見得箇
端的　答鼻孔大頭垂　頌佛殿行廊兩夾間不
妨稽首拜師顏德雲面目周沙界莫訝別峰絕仰
攀
問有口讚不盡無言心自明是則裂破虛空不是則
鬼家活計上人端的處道將一句來　答不道不道

頌鳧短鶴長松直棘曲李白桃紅山青水綠與麼
酬酢千足萬足禪房一枕黑甜餘方信無由容寵
辱
問古人道一切不爲佛也不作未審作箇甚麼　答
闡提漢　頌古洞雲深下脚難轉身獨步入長安五
湖四海皆曾到八水三川已徧觀有意氣時添意
氣得盤桓處且盤桓聖情凡解俱截斷蠅利蝸名
總不干
問迴途轉位直須戴角披毛喚作畜生得麼　答飢
飡渴飲　頌兀兀無知水牯牛優游終不涅常流拖
犁拽杷閑終日未審何時是徹頭逼拶處莫輕酬
潙山書字深深意浩浩名聞四百州
問若見諸相非相則見如來汝一切時中甚麼處歸
依　答心不負人　頌眼中撥盡黃金屑調御十身
猶屈節不識人嫌强露顏那堪仰嶠還饒舌橫按
鏌鎁傷龜恕鱉幾箇禪流皮下有血
問維摩一默未出化門目擊道存顢頇佛性洒落一
句作麼生道　答六六三十六　頌跳出離微語默

闢橫身物外任安閑從他杓柄談長短但看山尖月一彎灑落句本非慳恐隨流水到人間

問我是他非他是我非唯之與阿相去幾何　答海闊山遙　頌是非海裏安身得失林中著脚這般一等禪和不妨有些作略擬詢相去幾何別日爲渠斟酌

問閻王殺父圓悟無生善星出家爲甚麼生陷地獄　答據欵結案　頌愛惡俱忘聖凡截斷地獄天堂猶窺葦管迷悟情塵不立時自然心地常平坦

問路逢達道人不將語默對且道如何見得淺和深　答賤避貴少避老　頌携手相將過海東淺深難味把梢翁鷓鴣聲裏桃花綻誰劝靈雲繼祖風

問作是思惟時十方佛皆現而今思惟也佛在甚麼處　答項上無螺髻　頌揑目生華迷頭認影淨地撒沙平田掘井根境識三不勞馳騁妙相本自圓成莫學胭脂塗癭

問若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即今山河大地是有是無　答江南塞北　頌有無俱坐斷獨露一山河人境元非二心塵不隔多但能高著眼何用動干戈擊碎疑團還磬快莫教平地起風波

問背覺合塵即不問背塵合覺是若何　答劈腹剜心　頌塵寰終日竟忙忙那事元來總不妨舉步儻能離向背更無歧路泣亡羊

問未達境唯心起種種分別達境唯心已分別即不生過關底道將一句來　答柳綠花紅　頌檀幢無知總不記得一鏃遼空萬機頓息文殊不二門維摩酬一默牢看向上關照顧白拈賊走徧江南幷塞北

問少林九年垂一則語直至如今諸方詀擧未審諸人作麽生擧　答徒勞側耳　頌退步應須自決莫便亡鋒結舌若䖃莽鹵顢頇斲殺神光立雪刖別勿謂達磨無法可說自是闍黎弄巧成拙

問不用揚眉瞬目豎拂敲牀勿涉離微甚處相見　答氣急殺人　頌大地非寬微塵非窄覿面相呈撞頭磕額擬議不知擱腮便摑全提正令揔權衡萬里淸風帀地生

敎難敎

問水鳥樹林皆悉念佛念法且道案山與主山說箇甚麼法　答諦聽諦聽　頌切忌追求徒勞採摭竺法蘭陁未嘗翻譯諦聽諦聽兮不辨金鍮如是如是兮難分玉石越凡情絕朕迹十寸應知爲一尺

問四十九年無不盡爲甚麼末後拈花始道傳　答怜兒不覺醜　頌瞿曇平昔忒多羅鋪席開張不柰何末後拈花折倒處殆乎笑殺老頭陁呵呵會也麼幾縷斷霞橫雪嶽一鉤殘月挂烟蘿

問絲懸綠水浮定有無之意且道爲人在甚麼處

答移舟諳水勢　頌微風信止浪痕平短棹飄飄一葉輕月鉤雲餌沉寒水釣得金鱗始稱情參禪客參禪客莫待龍門遭點額

問雲從龍風從虎且道仰山拄杖從箇甚麼　答一棒一條痕　頌雲從龍風從虎仰山柱杖從雷雨佛祖膽之喪膽魂德山見也忘區宇杜禪和休莽鹵若非收得返魂香爭散來塗毒鼓

問道得不恁麼來者猶是兒孫事如何是向上人

答半夜烏鷄雪裏啼　頌瑞靄祥煙起鳳城玉樓金殿月華明祇聞闔國傳皇化到了終須不得名

問情生智隔從來事息念忘緣又落空如何得相應去　答珍重　頌擊碎疑團便好休何須又被有無收欲令於是明眞意雲自高飛水自流

問牛頭橫說竪說不知有向上關捩子如何是向上關捩子　答踏著便轉　頌一撥靈機活鱍鱍三賢十聖應難奪箇中關捩少人知不必尋行緣本末大用神通變化時虎頭虎尾同時捋莫啾啾休聒聒德山棒兮臨濟喝

問行玄體妙落在今時究理窮源關山萬里祇如未知有底人如何趣向　答牀窄先臥　頌瘖瘂盲聾踈狂愚魯百無所能一無可取是人多幸得如斯鼠糞休將投鼎釜

問害蘊護生猶戒草木爲甚麼南泉一刀兩段　答不妨疑著　頌斬猫吏蛇大人境界不解玄微翻爲揑怪拍盲禪客細參詳妙用縱橫看變態

問念念釋迦出世步步彌勒下生爲甚麼撥心卽錯

動念卽乖　答自倒自起　頌現在釋迦未來彌勒
今古恒存何嘗隱䕶擬心動念轉迂迴爲報禪流
休費力出是非超語默人間幾箇知恩德
問未離兜率巳降王宮未出母胎度人已畢是如何
答枉費草鞋錢　頌耆闍山裏老瞿曇不惜眉毛
爲指南未出未離俱鈍滯㮇根禪客切須參
問龍吟霧起虎嘯風生且道是甚麼人分上事　答
玄沙元是謝三郎　頌虎嘯龍吟風清霧黑不辨東
西難分南北大悲千手運神通擘破面門猶不識
何不識黯黯乾坤如潑墨
問指南一路智者知疎瑞草無根爲甚麼賢者不貴
答好事不如無　頌不貴知疎俊哉奇偉具眼
阿師人間幾幾掣開金鎖碎玄關騎虎頭兮捋虎
尾
問三十年前尋劒客爲甚麼一見桃花更不疑　答
眼在面門前　頌巳悟桃花樂有餘玄沙未保意何
如靈苗瑞草從滋茂野父終須不肯鋤
問鐘鳴鼓響無非觀音入理之門栢短松長盡是毗

盧一眞境界且如德山臨濟是甚麼家風　答兩脚
踏地　頌咄棒頭突出沖〇霄鶻天眼龍睛不可窺
轉身返入蒼龍窟雄雄七峯用無窮大辨從來還
若訥
問依經解義數比河沙續焰聯芳稻麻竹葦祇如佛
祖未生前還有佛法也無　答泊合恁麼去　頌佛
法有釋迦老子徒開口佛法無達磨尊者漫勞軀
五湖雲水休狂解粥罷應須洗鉢盂逆耳忠言如
不信鐵圍山裏問文殊
問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且道那箇有分那箇無
分　答有功者賞　頌片雲爲雨下山頭潤濕群萌
徧九州一槩齊平無向背榮枯何用苦搜求
問迷時千卷少悟後一言多且道悟了底人如何履
踐　答行不出戶坐不當堂　頌迷悟端如眼裏塵
衲僧一見便傷神要知履踐明白處社飲村歌樂
本眞
問諸行無常是生滅法生滅滅巳寂滅爲樂恁麼會
得還徹也未　答此義文長　頌徹與不徹總未勸

絕由爲今時證龜作鱉踏徧叢林問偏人了然無地容生滅生滅求兮畢竟無可怜特地捨全軀得聞半偈雖忘楚爭免人言不丈夫

問古人講得天花墜石點頭因甚重來訪祖師　答碧眼胡僧笑點頭　頌事窮理變計多端疏鈔焚燒許德山一見龍潭成正覺不妨袖手伴雲閑

問山河無隔礙圓明離識情如何領會　答圓同太虛無欠無餘　頌識情隔礙兩無端領會應知下口難般若談空空不有常啼何必賣心肝

問城東老母與佛同生而不欲見佛且道這婆子還有長處也無　答夜深方見把針人　頌公案渾成見也麼擬詢長短不知他衲僧鼻孔人難摸獨許城東强老婆

問世尊臨般涅槃時曼殊大士請佛再轉法輪世尊咄云吾四十九年未嘗道著一字且如三乘十二分教自何而得　答如是我聞　頌靈鷲祖翁拘尸羅滅原始要終無法可說五敎三乘謾度量龍宮海藏空羅列空羅列兮因何得千眼大悲也不識休不識臭皮袋是眞彌勒

問富樓那問佛淸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莫道富樓那且如瞿曇還知痛痒麼　答將此身心奉塵刹是則名爲報佛恩　頌山河大地元淸淨猶向瞿曇求畢竟多少玄關僻執人紅塵堆裏迷眞性

問善財童子至妙高峰七日覓德雲比丘不得後別峰相見且道是德雲否　答相識滿天下知心有幾人　頌是不是妙高峯頂難行履具眼禪人仔細參正偏兼到非離此

問岸如欲止先停棹車若不行須打牛如今打牛也車行也未　答下載淸風付與誰　頌好箇潙山水牯牛群靈般運了無休方知羊鹿閑家具古佛場中不肯收行也未爲君酬過後如何借問他云平地兩條溝

問了了常知故言之不可及爲甚麼洪音震地聵者不聞　答穿過髑髏　頌箇中若會不聞聞曉了觀音第一門眼睫眉毛俱解聽何勞洪韻震乾坤

問釣盡江波金鱗始遇且道甚麼處相見　答負命者上鈎　頌離却磻溪與華亭不從鈎線得長鯨煙波萬頃乘淸興肯學空舟載月明

問爲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如何是一大因緣　答止止不須說　頌大事因緣群心仰慕東土西天徒勞指注玉兎懷胎兮深隱紫微崑崙擧步兮高超雲露

問二祖禮拜了依位而立初祖云汝得吾髓且道祖師還道盡也未　答却請和尙道　頌三拜畢依位立便云得髓令承襲兩桂芬芳直至今五花爛熳盈都邑端的處未爲難盡不盡兮君自看

問夜半正明天曉不露爲甚麼道黑白未分前猶是正中偏　答石女畫娥眉　頌空劫威音外壺天不夜時嶺頭雲吐月海內鳥銜曦半暗半明唯半露無私照燭不萌枝

問不披毛不戴角異類迴途事若何　答十字街頭　頌露地白牛角不全轉身獨步下層巓饑飡渴飮無餘事月一風前骨角眠

問一言道斷處千古意分明爲甚麼高峰頂上有一人不肯在　答長安雖樂　頌千古雖非在一言斯人不肯更無端高峰頂上猶閑管足見居塵量不寬

問白鷺下田千點雪黃鸎上樹一枝花且道是境不是　答鳥銜花落碧巖前　頌不貴語親秖圖眼正姸醜高低難謾寶鏡法燈擬議已輸機今日禪流看性命

問寒山逢拾得拍手笑呵呵未審笑箇甚麼　答飢嗔飽喜　頌寒山拾得笑呵呵目擊心存會也麼此意分明非委曲更休特地覓誵訛

問賓中辨主卽不問主中之主事何如　答觀音頂上彌陀佛　頌主中主玉宇天顔棲紫府丹墀月浸影沉沉彩雲無限遮廊廡信不通音亦絶底事分明誰敢說

問唯此一事實餘二卽非眞如何是眞實底事答踏著秤鎚硬似鐵　頌三脚蜘蛛飛上天徧參先聖與先賢忽然撞著須彌柱倒跨崑崙駕鐵船

問達磨逢梁武摩騰遇漢明是則不隔纖毫不是則
兩重公案上人參學眼在甚麽處　答日裏看山頌
宗教分梁漢佳聲震玉京是非從此出得失自茲
生雨過山添翠雲開目倍明空花元不有何必怪
雙睛

問猿抱子歸青嶂後鳥銜花落碧巖前且道是甚麽
人語　答言不該典非君子之所談　頌至理一言
不勞分棟輪他夾山疑殺法眼錯商量有何眼莫
學徐六空擔板

問研窮至理以悟爲則爲甚麽祖師道不怕迷祇怕
悟　答跣足履春氷　頌迷也何憂悟也何怕水月
空花從他變化吹毛照雪倚天寒殺活權衡獨柄
覇

問有語不得道無言鬼也嗔且道意旨如何　答舌
頭無骨　頌巖松庭檜影蕭條叫月玄猿恨未消淸
韻連霄酬谷響凝心猶自笑鵜鶘

問有佛處不得住無佛處急走過且道衲僧家甚麽
處安身立命　答緊俏草鞋　頌瘦筇挑月入紅塵
不必擇居卜立身有佛處同無佛處趙州何用苦
勞神

問祖師道見處不從眼見聞處不從耳聞靈雲香嚴
正眼在甚麽處　答眉毛下　頌聞似不聞見如不
見木竹桃花乾坤普徧心中雙眼頓圓明六一俱
亡無不見閃電光中仔細時何勞耳目生疲倦

問斷絃續不得爲甚麽千古響泠泠　答罕遇知音
頌我道知音一箇無知音縱有待何如乾闥婆奏
頭陀舞習氣元來果未除

問圓明了知不因心念未審從甚麽處念　答分明
記取　頌覺照圓明絕念時更無一物可堪爲四臣
喝退忘依所雲倚西山月落遲

問雖得六銷猶未忘一忘一之後功歸何所　答冬
去寒食一百五　頌荒陂獵犬趂羚羊蹤跡無餘得
校量畢竟元勳成底事莪葵傾側奉朝陽

問色見聲求俱是妄問君那箇是如來　答明眼入
難謾　頌乾屎橛雲門指出靈山月一道光含四百
州癡兒何必重相謁色見聲求不契時達磨半夜

辭梁關

問悟則言言般若迷時句句瘡疣爲甚麼祖師道悟之一字直須吐却　答心空及第歸　頌吐不出嚥不入迷悟情懷誰敢立智炬煌煌照大千白毫光裏絕階級

問情忘識盡歸眞諦爲甚麼絕點純淸階下人　答祇見錐頭利　頌白珪無玷不足爲貴圓珠不穴何可言純相如有智兮還成鈍滯罔象無心兮孰爲因循豈知李杜蘇黃輩花酒叢中飽看春

問自心起信還信自心且道信後如何行履　答運水般柴　頌河裏失錢河裏摝不須更買孫賓卜忽然獲得便流通頃刻徧達諸耳目耳目達無阻隔縱橫妙用賣商客

問坐脫立亡猶未徹石霜消息事如何　答蒼天蒼天　頌枯木花開冷灰豆爆石霜一宗幾乎寂寞侍者忒慣叢林首座未嘗行脚東風忽尒徧坤維點檢人間錯不錯遍地桃花紅灼灼

問祖師道知有底人直須向異類中行祇如不知有底人向甚麼處行履　答花襯馬蹄香　頌忽憶南泉水牯牛溪頭溪尾自優游牧童睡穩芒繩斷明月孤圓萬里秋

問古人道若論此事直須似鏡常明爲甚麼道打破鏡來與汝相見　答醜婦揚眉　頌成壞根源不可疑休從照膽定良規本來面目常相見何用區區手撥眉

問離心意識參出凡聖路學祇如到這裏參見阿誰學箇甚麼　答相識還如不相識　頌飢時喫飯寒時著衣無法可說無師可依震威一喝聾三日截瞎雙睛息萬機

問不落因果墮野狐身不昧因果脫野狐身且道落昧二字是同是別　答春蘭秋菊　頌通身徧身何必不必具眼阿師試分得失雷同兮採花成蜜無別兮割汁爲漆實實雨過寒蟬鳴唧唧

問絕後重甦方始欺君不得作麼生是重甦底人　答作麼作麼　頌名遂功成撒手行迴逖復妙幾人能退身三步參詳去不會休爭鬼眼精

靜疑淨

問脫却籠頭卸角馱底人向甚麼處安排　答可上可下　頌明窓靜几莫厭簫疎籠頭角馱不索驅除妥妥帖帖無欠無餘横眠側臥一任卷舒

問祖師道一念迴機便同本得迴機一句作麼生道　答更無一物獻尊堂　頌休云迦葉富莫訝釋迦慳月逐波沈海雲隨鴈過山不居生死宅那住有無關若昧迴機路難逃作野犴

問葉落歸根來時無口未審祖師那裏得這箇消息來　答無言童子暗嗟吁　頌霜天雲際没賓鴻風捲平林萬樹空向晩凭樓閑放目難將有限趂無窮

問古人云有道者得無心者通爲甚麼道無心猶隔一重關　答彈指三下　頌亢泰興衰情忘轉隔得返紅衢還迷紫陌脚跟線斷了無拘方信名爲雲水客

問古人道修證則不無染汙則不可作麼生喚作染汙　答含血噀人　頌萬里晴空片雲點破一翳不生九烏自墮除去見聞覺知併却行住坐臥冰清玉潔總如如莫道精嚴無一箇

壯疑狀

問不用求眞唯須息見祇如諸見如何息得　答眼裏無筋一世貧　頌諸見息平田未免生荊棘荊棘林中得自由方能透得黃金國箇中眞妄本無殊爲報禪人休費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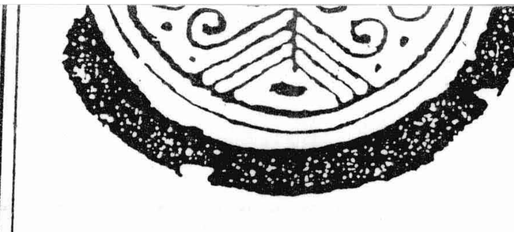
問古人道有一人常不喫飯不道飢有一人終日喫飯不道飽且道是一人是二人　答難兄難弟　頌飢不飢飽不飽無欠無餘非善巧鼻孔昻藏模揉難讒云壯若雙垂瓜是一人是二人屈指從頭數不眞

問得魚必假筌得兎必假罤不假筌罤還得也無　答收來放去　頌恢恢天網疎非漏水陸生靈難以透點額華鯨更不移桂宮白兎仍依舊遇明時當曉晝呂尚從今莫〻釣成湯自此休秋狩

問德山棒如雨點臨濟喝似雷奔且道那箇最親切　答南地竹兮北地木　頌拱密威嚴全施號令無劣無優無偏無正具眼兮針芥相投擬心兮聖凡難並當機棒喝没人情十聖三賢應乞命

問百尺竿頭須進步十方世界現全身且道百尺竿
頭如何進步　答險　頌踢倒須彌踏翻大地左右
逢源縱橫無累分身百億兮至化綿綿撒手懸厓
兮靈機巽巽
問情存向背見處偏枯且道仰山拂子是偏是正
答信手拈來　頌玉線金針半夜穿鼻微芒細巧相
聯從來妙用離情見須信靈山有秘傳
問曹山云諸方盡把格則語何不與他道却且道如
何爲他道則是　答逢人不得錯擧　頌法不離心
波即是水擬涉詮量是非鋒起古格分明擧似伊
桃紅李白薔薇紫
問龍牙云待石烏龜解語即向汝道且道那箇是石
烏龜　答九宮八卦　頌石烏龜分付汝劈腹剜心
無險阻茫茫天下杜禪和愼勿從今休錯擧
問德山云我宗無語句實無一法與人且道德山還
盡善也未　答駟不及舌　頌雲出岫兮無心月印
江兮非意直饒雲月如然也是一場特地擧身踏
轉上頭關應笑維摩垂不二鷲嶺擧一花少林開
五葉西乾布芬芳東土光煒燁五派各奔流一言
成勝捷正偏能參差祖代相承接玉馬驟靑霄泥
牛駕舟檝蒼梧鳳不棲古殿誰肯躡撒手舊途中
主賓那交涉飦肚飽齁齁枕高安帖帖綠水綠潺
潺靑山靑疊疊

靑州百問終



雪堂行和尚拾遺錄

宋・道行 撰



雪堂行和尚拾遺錄

死心和尚住洪之翠巖寢室後有齊安王祠乃李三景遠也居民烹宰淫祀無虛日師惡之移其祠於寺之西就其址建方丈未幾師臥于中有脩蟒蟠身側叱之而遁一夜忽夢神人峩冠而前告曰弟子爲師所叱不遑安處欲之廣南假莊夫六十人師夢中諾之未幾莊夫疫死者滿其數師後問學者曰且道果有鬼神否若道有又不打殺死心若道無莊夫爲什麼却死答者皆不契適眞淨會中元首座至師如前問元云甜爪徹蔕甜苦瓠連根苦師大喜之元乃辯才高弟也

自禪師在五祖會中時圓悟爲座元立僧祖令自參之自不得已而往悟見來語之曰與公同參不須來探水也自曰己事未明敢望慈悲悟曰公不自欺但有疑處擧來自乃擧德山小參今夜不答話問話者三十棒悟曰禮拜禮拜我作得你師擧話尚不會自燒香作禮罷悟曰再擧前話看自云德山小參不答話悟忽掩其口曰擧到此但只恁麼看自行至後架以坐具摵地云屈屈衆問其故自曰那裏公案只教人看一句或有勉之者曰公但諦信座元須有方便自既爲人勉之遂體究不一月有省後出世住五祖

金陵俞道婆參瑯琊起和尚婆賣油糍爲業一日聞貧子唱蓮花樂云不因柳毅傳書信何緣得到洞庭湖忽然契悟抛油糍於市其夫云你顚也婆打一掌云非公境界乃往瑯琊起印可之後凡見僧便云兒兒纔擬議便掩却門時珣佛燈往勘之婆見便云兒兒珣云孃孃爺在甚處婆轉身拜露柱珣蹋倒云將謂有多少奇特便出婆蹶起云兒兒來我惜你則箇珣竟不顧又安首座亦往見之婆問甚處來安云德山來婆云德山泰乃婆兒子安云婆是甚人兒子婆云被上座一問直得立地放尿婆嘗頌馬祖不安因緣云日面月面虛空閃電雖然截斷天下衲子舌頭分明只道得一半

璣道者住洪之翠巖張無盡作漕入山訪之璣門迎無盡問曰如何是翠巖境答曰門近洪崖千尺井石

橋分水邊松杉無盡握璣手曰聞道者之名久矣何能如此祇對璣曰適然爾無盡大笑復哦云野僧迎客下煙嵐試問如何是翠巖門近洪崖千尺井石橋分水邊松杉時林下傳為盛事

黃龍恭首座出世住禪林訪法昌遇和尚遇問曰見說你要為黃龍燒香是否曰不敢遇曰龍生龍子須是解興雲吐霧始得恭曰隨家豐儉遇曰你未拈香早鈍置黃龍了也恭曰且莫多口遇曰你且道黃龍實頭處作麼生恭提起坐具遇喚行者討坐具來行者提在手中遇便打云你三十年後也道見老僧來恭後住衡之華光乃有坦率之風罹有司民其衣華光既遭回祿而恭語錄於灰燼中字畫無損餘紙悉盡信般若之明驗矣恭上饒人慱山受業與祐禪師同行

文殊能禪師天姿閑暇甘於枯寂嘗頌麻三斤曰見前三昧料水打碓漏泄天機失錢遭罪又頌臘月火燒山曰巢知風穴知雨可憐謝三郎月下自搖櫓圓悟住道林每推敬之偶武陵太守張邇之以書抵圓悟曰鼎澧無尊宿可語者悟遂薦能以真淨高弟所造極深通之邀至府中見其貌寒藴藉枯淡略不顧能長揖而退未幾悟過鼎澧再令詔能於邇之席上與論五家宗派能辯若懸河邇之方尊尚之乃謂悟曰非吾師則幾失一尊宿矣

白楊順和尚病中示衆云久病未嘗推木枕人來多是問如何山僧據問隨緣對窓外黃鸝口更多衆中作者試為山僧指出病源七尺之軀什麼處受病衆下語皆不契自代撫掌一下開口作嘔吐聲又云好箇木枕子

佛性和尚出世住德山遣安首座往蔣山通法嗣書圓悟於法堂上接書云千里馳達不辱宗風公案見成如何通信安曰覿面相呈更無回互悟云此是德山底那箇是上座底安曰豈有第二人悟曰背後底聻安便度書悟曰作家禪客天然有在安曰分付蔣山次至僧堂前安捧書問訊首座座云玄沙白紙此自何來安呈起書云見麼座引手接書安執書云久默斯要不務速說今日拜呈幸希一覽座便喝安曰

作家首座座又喝安遂打一書座擬議安曰未明三八九不免自沈吟又打一書云接圓悟與佛眼於法堂上看見悟曰打我首座死了也眼云官馬厮踢有甚憑據安聞之乃云說什麼官馬厮踢正是龍象蹴蹋悟喚來曰我五百衆中首座你爲什麼打他安曰和尚也須喫一頓始得悟顧佛眼吐舌眼曰未在刦顧安問曰空手把鋤頭步行騎水牛人從橋上過橋流水不流意作麼生安曲躬曰所供並皆詣實眼大笑曰元來是屋裏人安又至五祖自和尚處通書自曰書裏說什麼安曰文彩已彰自曰畢竟說甚麼安曰當陽揮寶劍自曰近前來這裏不識數字安曰莫詐敗自顧侍者云這是那裏僧安曰莫侍者曰此上座曾在和尚會下去自曰怪得恁麼滑頭安曰曾被和尚鈍置來自乃將書於爐上熏云南無三滿陀沒陀南安進前彈指而已自便開書安復至蔣山度夏圓悟俾之立僧解夏德山遣人來迎安安治裝來悟至問曰你來日行有甚所須安曰短歌要求數十丈長句只消三兩言悟遂以頌送之曰使乎不辱命臨機貴專對安禪捋虎鬚著著超方外不惟明窻下安排撥向禪牀拶嶮崖拈搥竪拂奮雄辯金聲玉振猶奔雷九旬落落提綱宗衲子濟濟長趨風解黏去縛手段辣驅耕奪食尤雍容夏滿思山要歸去了却武陵一段事勃窣理窟乃胷中行行不患無知己臨行索我送行篇栗棘蓬裏金剛圈短歌須要數十丈長句只消三兩言金毛獅子解翻身箇是叢林傑出人不日孤峯大哮吼五葉一花天地春後開法靈巖嗣佛性

回禪師婺州人嗣法於育王諶和尚住南劍西嚴新行經界法回芟去茶窠植松栢人訴於有司追之甚峻回曰少待吾行也即剃頭沐浴陞堂辭衆曰使命追呼不暫停爭如長往事分明從前有箇無生曲且喜今朝調已成瞑目而化有司遂寢其事

舒州太平燈禪師頗習經論傍教說禪白雲演和尚以偈寄之曰白雲山頭月太平松下影良夜無狂風都成一片境燈得偈誦之未久於宗門方徹淵奧後雪堂和尚云後兩句學者往往塏其解路不若只看

前兩句自有徑正發藥人底道理

淨因成禪師同法眞圓悟慈受幷十大法師齋于太尉陳公良弼府第時　徽宗私幸觀其法會善華嚴者對衆問諸禪師曰吾佛設教自小乘至圓頓掃除空有獨證眞常然後萬德莊嚴方名爲佛禪師一喝轉凡成聖與諸經論似相違背今一喝若能入五教是爲正說若不能入是爲邪說諸禪師顧成成曰如法師所問不足三大禪師之酬淨因小長老可以使法師無惑也成召善善應諾成曰法師所謂佛法小乘教者乃有義也大乘始教者乃空義也大乘終教者乃不有不空義也大乘頓教者乃卽有卽空義也一乘圓教者乃不空而不有不有而不空義也如我一喝非惟能入五教至於百工伎藝諸子百家悉皆能入成乃喝一喝問善曰還聞麼善曰聞成曰汝旣聞則此一喝是有能入小乘教成須臾又召善曰還聞麼曰不聞成曰汝旣不聞則適來一喝是無能入始教成又顧善曰我初一喝汝旣道有喝久聲消汝復道無道無則元初實有道有則于今實無不有不無能入終教成又曰我有一喝之時有非是有因無故有無一喝之時無非是無因有故無卽有卽無能入頓教成又曰我此一喝不作一喝用有無不及情解俱忘道有之時纖塵不立道無之時橫徧虛空卽此一喝入百千萬億喝百千萬億喝入此一喝是能入圓教善不覺身起于坐再拜於成之前成復爲善曰非惟一喝爲然乃至語默動靜一切時一切處一切物一切事契理契機周遍無餘於是四衆歡喜聞所未聞

龍顏大悅

佛日和尙出世住徑山知府請就靈隱開堂下座馮侍郞問和尙嘗言不作這虫豸爲什麼敗闕日曰盡大地是杲上座作麽生摸揉馮擬議佛日便掌時僚衆失色馮大笑曰某與長老佛法相見也後白楊頂和尙聞之代馮擊起掌曰念伱作新長老又代佛日提起袈裟曰幾多人要不能得

元禮首座受業焦山初參演和尙於舒之太平凡入室演語之曰衲僧家明取緇素好經二年頓明己見

詣方丈演頌之演遷五祖以禮俱往時佛眼年方十七亦投師席凡有所問演曰我不如你你自會得好或曰我不會我不如你佛眼於是疑之不能決乃問曰座下誰得和尙說話演曰我曾向禮上座道參學須是具緇素眼始得禮却會得眼求教於禮閱數載方論厥旨後眼出世禮尙無恙有僧自龍門來禮問龍門有何言句僧曰有問透網金鱗以何爲食答曰羅籠不肯住呼喚不回頭禮曰遠兄名不虛得雪堂背有頌曰我不會兮不如你達磨當門缺兩齒滿堂無限白蘋風明明不自秋江起又曰我不會兮不如你堪笑千花生稚嵩善財譏到百城遊何曾蹋著自家底禮崇寧間再到三祖僧問向什麼處去禮云有眼無耳朶六月火邊坐僧問未審意旨如何禮曰家貧猶自可路貧愁殺人復有問金剛經云一切善法如何是善法禮起行曰上是天下是地中間坐底坐立底立喚什麼作善法禮後老於四明瑞巖

王正言御諱爲江西漕久參晦堂不契一日問曰得和尙甚深法者何人堂曰有雲巖新長老王謁新問曰嘗聞三緣和合而生又聞卽死卽生何故有奪胎而生者某實疑之新曰如正言作漕隨所至處卽居其位還疑否曰不疑新曰此旣不疑彼何疑耶正言於言下領解

圓通秀得天衣懷印證後遍參至浮山遠一見而器之意欲收拾秀示以九帶曰我做九帶就未嘗示人汝試撿點看秀已知來意留偈便出曰攝得髻根牢卽休一朝何暇兩梳頭大體還他肌骨好不搽紅粉也風流

靈源淸禪師住太平經由五祖舉鎭州大蘿蔔因緣請判之淸末後云你等諸人親從鎭州來便下座演握淸手曰元來是我家裏人又一老宿到五祖祖門迎便問靈雲見桃花作麼生老宿厲聲曰話在演笑挽之歸方丈淸常謂學者曰宗門正人難得自離晦堂後所見眞正宗師惟東山法兄一人而已故書問無虛月佛鑑辭祖祖曰何往曰太平祖曰甚善尋繼席焉

九仙淸嗣慧日雅和尙閑居徑山佛日命淸爲座元

辭曰一千七百大衆皆是英傑安敢行立其前耶堅
不允佛日曰只如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著落在第
二意作麼生淸曰惺惺底惺惺懵懂底懵懂日曰如
何做徑山首座不得遂與衆送歸寮
峨眉中峯民和尙初講楞嚴經於成都圓悟住昭覺
民常往入室悟令於一切處作文彩已彰會偶悟爲
衆說十玄談僧擧曰問君心印作何顏悟曰文彩已
彰民忽有省求印可悟示以本分鉗鎚民無開口處
一日白悟曰和尙勿擧話待某說出看悟曰好民曰
尋常拈槌竪拂豈不是經中道一切世界諸所有物
皆卽菩提妙明眞心悟笑曰你元來在這裏作活計
悟復徵之民又曰下喝敲牀時豈不是返聞聞自性
性成無上道悟又曰你豈不見經中道妙性圓明離
諸名相民於言下釋然悟出蜀住夾山民亦罷講而
至悟夜參擧僧問巖頭古帆未掛時如何巖云後園
驢喫草民茫然不知落處告悟悟曰你問我民乃問
古帆未掛時如何悟曰庭前栢樹子民遂大徹未幾
悟擧民充座元有偈曰休誇四分罷楞嚴按下雲頭

徹底參莫學亮公親馬祖還如德嶠訪龍潭七年往
返遊昭覺三載翺翔上碧巖今日煩充第一座百花
叢裏現優曇民初訪無盡於渚宮議論敎乘無盡大
喜之後聞民充首座無盡致書於悟曰民座主捨義
學開宗眼如波斯珍寶滿船遇風到岸矣民一日謂
悟曰古人道如一滴投於巨壑殊不知大海投於一
滴耳老和尙還肯此語否悟曰你看爭奈他何
白雲端一日室中擧雲門示衆如許大栗子喫得幾
箇衆下語皆不契問演演曰懸羊頭賣狗肉端駭之
演嘗曰我參二十年今方識羞後靈源聞歎曰好識
羞兩字因作正續銘遂載銘中有俗士投演出家自
曰捨緣演曰何謂捨緣士曰有妻子捨之謂之捨緣
演曰我也有箇老婆還信否士默然演乃頌曰我有
箇老婆出世無人見晝夜共一處自然有方便
聰和尙住投子年八十餘監寺夜被人殺之副寺白
聰聰曰毋驚大衆我已知其人副寺聞官而吏至聰
如前語吏曰人安在聰曰老僧㐌吏抑聰繫獄時楊
次公爲憲按行入州界夢神人曰州有肉身菩薩枉

◆守誠作史

坐螺紬楊郎訪之吏以聰事告楊遂釋之後經十年有一行者患伽摩羅疾而自首曰向殺監寺者我也

黃大守嘗與胡少汲書曰公道學頗得力治病之方當深求禪悅照破生死之根則憂患淫怒無處安脚疾既無根枝葉無能爲害投子聰海會演道行高重不媿古人皆可親近若從文章之士學妄言綺語是增長無明種子也聰老尤喜接高明士大夫開懷論議便穿得諸儒鼻孔若於義理得宗趣却觀舊讀諸書境界廓然六通四闢極省心力也然有道之士須志誠懇切歸向古人所謂下人不精不得其眞此非虛語聰爲明公所賞識者如是亦臨事之大體也

且和尙嗣佛性泰嘗頌覺鐵觜先師無此語因緣云誰道先師無此語焦尾大蟲元是虎胡蜂不戀舊時窠猛將豈在家中死急著眼却回顧若會截流那下行匝地淸風隨步舉又頌噇酒糟話荊棘林中宣妙義蒺蔾園裏放毫光千言萬語無人會又逐流鶯過短墻佛性見深肯之佛日過衡陽且嘗以頌寄之曰異類中行世莫猜故教佛日暫雲霾度生悲願曾無間却作南安再出來且住潭之惠通不苟時名故不聞於世也

元和尙參圓悟契證耿龍學命住處州南明山幾二載厭迎送示衆舉感鐵面頌云院是大宋國裏院州是大宋國裏州州中有院不容住何妨一鉢五湖遊元曰是則去住自由忒煞露風骨吾有頌曰休休休夕陽西去水東流惟有仰高雲勢遠搏風九萬過南州下座便行

圓悟在五祖爲座元有僧請益風穴語默涉離微如何通不犯因緣偶佛鑒來悟曰懃兄可爲頌出布施佛鑒即頌曰彩雲影裏神仙現手把紅羅扇遮面急須著眼看仙人莫看仙人中手扇悟深喜之後其僧看鑒語作此頌頌文殊起佛見法見因緣乃問悟悟曰渠此頌凡佛祖機緣皆用得著也

張無盡在江寧府戒壇院閱雪竇拈古至百丈參馬祖因緣云大冶精金應無變色忽投卷曰審如此言臨濟豈得有今日也有頌曰馬師一喝大雄峯聲入髑髏三日聾黃蘗聞之驚吐舌江西從此立宗風嘗

舉似平和尚平後致書與無盡曰去夏閒臨濟宗派深知居士得大機大用乃求前頌槀無盡再以頌寄之云吐舌耳聾師已曉搥胷只得哭蒼天盤山會裏翻筋斗到此方知普化顛時大觀三年也

眞宗朝眞州長蘆登和尚數年鼎新起長蘆寺既就一夜夢有神人來乞爲土地登曰你做我土地不得神曰何故登曰你見我僧家過神云某有長誓遂斷一臂呈登曰若如是則可遂與建祠堂追塑土地一臂墮落屢修復爾方見願力之重也

普照禪師會中有一老僧每日誦大悲呪三百遍諸經呪亦然至夜須禮佛三百拜雪堂見其波波劫劫不閑一日向渠說云何不一切放下渠云纔放下便覺閑過雪堂曰你若放下却不閑過因謂衆曰此皆信力未充所以尋常向兄弟說不要上他機境如何謂之機境佛謂之機境法謂之機境而況文章一切雜事乎若守閑閑地自然虗而靈寂而妙如水上葫蘆子相似蕩蕩地無拘無絆撈著便動捺著便轉眞得大自在也

舒州有一居士常往五祖齋僧一日問首座曰某俗人參得禪麼座云你是俗人如何參得禪居士不會舉似演和尚演云首座却有本分手段爲人居士方信遂篤志參究後見佛眼眼展手云因什麼喚作手居士忽大徹

五祖在受業寺逐字禮蓮經一夕遇屎字欲唱禮遂疑乃白諸老宿曰如何屎字亦稱爲法寶某禮至此疑不自解老宿曰據汝所問可以南詢汝正是宗門中根器也祖遂南遊初抵興元府經時逗留隨房僧赴請稍違初志受業師聞之寄信至祖祖開緘只見兩行字云汝既出得醋甕又却淹在醬缸裏祖讀罷即日登塗往浙西參圓照次見浮山遠遠知其根器異指見白雲端端示以世尊有密語迦葉不覆藏因緣久之未契一日自廊趨上法堂疑情頓息未幾令充磨頭白雲一日到磨院云有數僧自廬山來教伊說禪亦說得下語亦下得批判古今亦判得祖云和尚如何端云我向伊道直是未在祖得此語數日飲食無味後七日方諭厥旨祖常以此語謂學者曰吾

因茲出得一身白汗自是明得下載淸風雪堂有頌曰腦後一槌喪却全機露裸裸兮絕承當赤洒洒兮離鉤錐下載淸風付與誰

張無盡入東臺因言文潞公呂申公不報乞出爲荊南提擧見浩布裩以書薦浩於郢州太守偶大陽虛席遂致之浩在襄州鹿門受請云七年喫鹿門飯屙鹿門屎不參鹿門禪若是釖利衲僧却向大陽相見遂攜拄杖徑往郢先入院後參州郡官責之云長老得甚指揮入院浩曰某山林人誰知你郡縣禮數乃拽拄杖還鹿門無盡復以書督郢守云浩有道之士不可以世禮責當再加禮請之守如其言浩至大陽未幾無盡致書云某久渴教誨恨以職事所拘不得親炙浩見書乃云吾非死人也復携拄杖往荊渚見無盡其眞率如此後無盡請住玉泉開堂衆官畢集浩陞堂顧視大衆曰君不見良久又云君不見張操蜀音曰和尚見浩應聲曰但得相公見便了卽下座一日衆集浩問曰作什麼曰入室浩曰待我抽解來及上厠來見僧不去以拄杖趕散一日爲張無盡擧傅大士頌曰空手把鋤頭步行騎水牛人從橋上過橋流水不流又擧洞山頌曰五臺山頂雲蒸飯佛殿堦前狗尿天刹竿頭上煎䭔子三箇胡猻夜簸錢此三頌只頌得法身邊事不頌得法身向上事張曰請和尚頌師曰昨夜雨霶烹打倒蒲萄棚知事普請行者人力拄底拄撑底撑撑拄拄到天明依舊可憐生浩乃眉州丹稜人嘗製犢鼻裩書歷代祖師名而服之且曰唯有文殊普賢較些子且書於帶上故叢林稱爲浩布裩

空禪師爲人强項久侍死心因欲辭去心曰汝福鮮宜自養故草堂有偈送之曰十年聚首龍峯寺一悟眞空萬境閑此去隨緣且高隱莫將名字落人間後出世杭之南蕩不幾月遭回祿空嘆曰吾違先師之言故有今日之患有富人獨迎空齋要建三門空辭曰公願施財求福非長老受賜若教我背衆而食素不願也力行其道遂不役於土木

標禪師久參成枯木與成有隙出世住京之神霄遂嗣投子青開堂下座神綱巳禪師問曰見箇什麼便

圖投子標曰看語錄有省不可貧之也已曰在什麼句中標無語已與一拳遂喪志道不振後住福州普賢老禪代山門作䟽曰向句中識得古人便自謂不欺諸聖有古塔主默傳之旨起靑華嚴巳墜之風千載傳家兩翁獨步

惠持法師遊峨眉山遂於嘉州道傍大樹內入定政和三年四月風雨暴作樹爲摧折捕盜官經歷見其鬚髮蓋體爪中繞身頗異之遂奏于朝廷有旨令肩輿至京時西天總持以金磬出其定乃問何代僧法師曰我東林遠法師弟也因遊峨眉不記時代幾何仍問遠法師在否總持曰今化去七百年矣安得在耶遂不復語持問曰既至此欲歸何方師曰陳留縣復入定

徽宗命畫師像頌行幷賜三頌一曰七百年來老古錐定中消息許誰知爭如隻履西歸去生死徒勞木作皮又曰藏山於澤亦藏身天下無藏道可親寄語莊周休擬議句中不是負趙人又三曰有情身不是無情彼此人人定裏身會得菩提本無樹不須辛苦問盧能死心贊其像曰七百年定誑謼圖闍一念超越天下橫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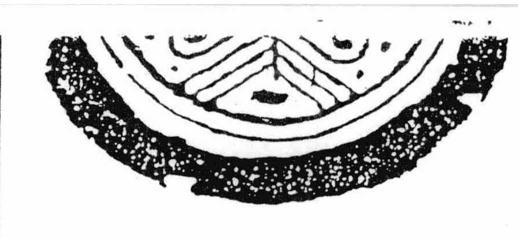
山谷嘗問道於晦堂晦堂入滅山谷主後事請勝寺長老秉炬而火不爇山谷顧謂死心曰老師之意無他蓋欲這風顚漢說數句死心曰某拘喪制中拒不出山谷强之死心執炬曰不是殃門累及我彌天過犯不容誅而今兩脚捎空去不作牛兮便作驢遂以火炬打一圓相云只向這裏雪屈擲下火炬應手而爇

五祖自和尚住東山時禪和求挂搭多應對不暇遂於侍者寮出牓云東山有三句若道得卽挂搭雪堂曰老僧看來誠所謂大開門戶有者往侍者寮問不知和尙有甚三句堂曰似這般禪和子如何與語一日有兄弟攜坐具徑住方丈謂自曰某道不得只是求挂搭自大喜呼維那明窻下安排而今兄弟纔容心討挂搭早在門外也

景淳藏主撫州化度受業久參寶峰祥和尙淳有山居詩十首一日怕寒懶剃髮鬆髮愛爆頻添榾柮柴

栗色伽梨撩亂搭誰能勞力强安排詳見而論之此
詩不減灌溪恐世以伎取子而道不信於人也
妙空菴主妙普者西蜀人參見死心禪師後結菴于
華亭隨機開導放曠自如有示衆偈曰十二時中莫
住功窮來窮去到無窮直須洞徹無窮底踢破須彌
第一峯一日因欲泛海辭別緇素而說偈言坐脫立
亡不若水葬一省柴燒二免開壙撒手便行不妨快
暢誰是知音船子和尚高風難繼百千年一曲漁歌
少人唱由是登漆盆張布帆舉手以謝四衆乃吹鐵
笛至洪波中而自沒矣三日後潮退於沙洲上跏趺
而坐神色不動道友幾萬人迎歸青龍供養五日茶
毗舍利五色如珠無數雙鶴盤旋竟日火盡而去塔
于青龍壽七十一
焦山成枯木與照闍提俱嗣芙蓉楷先後得法未嘗
相識照住寶峯道聲籍甚成亦未知其如何並不通
法屬書照因遣鵬侍者丐於江浙照自題其像曰雨
洗淡紅桃萼嫩風搖淺碧柳絲輕白雲影裏怪石露
淥水光中古木淸咦你是何人成見嘆曰今日方知
此人親見先師來鵬遂請益其贊成曰豈不見法眼
拈夾山境話曰我二十年只作境會鵬忽有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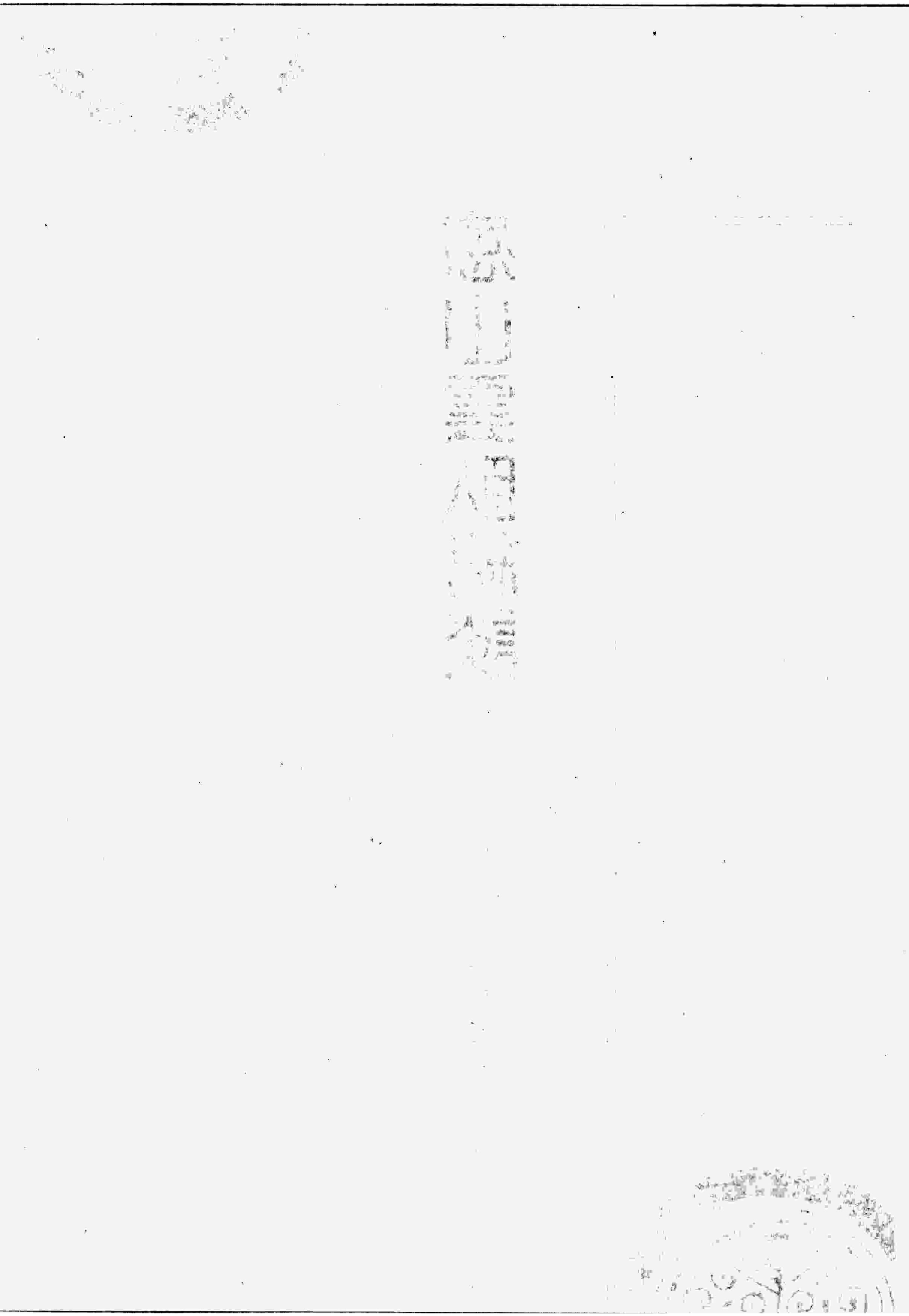
雪堂行和尚拾遺錄終



感山雲臥紀談

宋・曉瑩 著





感山雲臥紀談

始予出自南閩遠歸江表分甘與艸木俱腐誅茅城山以尙書孫公仲益所書雲臥菴字而揭焉公又以詩見寄有身世兩相違雲閑臥不飛之句蓋其知予者也山頂高寒非老者所宜八見靑黃病隨日生繇是徙居曲江之感山年運旣往與世日益疎闊順時制宜以待溘然或逃可畏之暑於松塢或暴可愛之日於茆簷身閒無事遇賓朋過訪無可藉口則以疇昔所見所聞公卿宿衲遺言逸跡舉而資乎物外談笑之樂不謂二三子剽聞而耳亦熟矣遂相與記諸以雲臥紀談名之然予所談未必世之賢者以爲善令會粹成編無乃重予之過歟若夫文字性空言語道斷以予終日談爲未嘗談則庶幾焉雲臥菴老僧自叙

雲臥紀譚目錄

卷上

雲臥紀譚目錄終

感山雲臥紀談卷上

富鄭公熙寧間鎭亳州迎致頴州華嚴禪苑顒禪師
獲聞心法及致仕居洛以頌述志寄顒得法之師姑
蘇圓照禪師曰親見顒師悟入深負緣傳得老師心
東南謾說江山遠目對靈光與妙音仍有書曰竊留
心祖道爲日已久常恨不遇明眼人開發蒙陋雖久
聞盛德而無由瞻謁昨幸出守亳社與頴州接境因
里人張北部景山請得顒師下訪相聚幾一月以慈
悲方便之力令有悟處會結夏遍日四月初遽且歸
頴其於揩磨淘汰則殊未有功衰病相仍昏鈍難入
昔古靈師所謂不期臨老得聞極則事見之於弼今
日矣天幸天幸弼雖得法於顒師然本源由老和尚
而來宗派甚的必須亦欲成持更望垂慈攝受遠賜
接引未至令至卽爲南嶽下龐蘊百丈下裴休何以
異哉公之貴極人臣頓明此道可謂沒量大人矣又
能講法義於圓照叙陳宗派援古靈師臨老得聞極
則事以自謂豈欺人哉

蜀僧祖秀字紫芝蚤以文鳴於士大夫間慕嵩明教
之風著歐陽文忠公外傳蘇養直庠爲序冠其首略
曰君子以佛之教不見證於堯舜禹湯之世而孔子
孟軻之後歷代先儒雖當國不少禁亦聽其横流寓
內古今持此論者有矣獨秀公以謂堯之丹朱不足
以授政而禪舜舜亦憂商均而禪禹至湯武革命斯
教之所始使孔子行事亦何以異此由堯迄武王佛
未誕生有以也成康既沒佛於是顯跡然而未被中
華以竢聖人生於魯集大成於古帝王之教也甚矣
聖人困於魯衛陳宋欲居九夷乘桴浮海當是時以
外數萬里之教加于中國天子諸侯疇聽之哉佛之
法不苟傳非顯宗感而求諸遠恐未能速應耳此皆
秀公京師之書其駭古震今之論溢數萬言特未傳
於世又秀嘗讚東坡像曰漢之司馬楊王唐之太白
子昂是五君子者皆生乎蜀郡未若夫子而有耿光
夫子之詩抗衡者其唯子美夫子之文並軫者其唯
子長賦亦賢於屈賈字乃健於鍾王此夫子之絕技
蓋至道之秕糠夫子之道是爲后稷伊尹可以致其

君於堯湯時議將加之於鈇鉞而夫子尤諷於典章海表之遷如還故鄉信蜀郡之五傑者莫得窺夫子之垣牆秀之言論風旨不特此而已嘗一臠可以知鼎味也靖康初秀尙留京師著華陽宮記極爲詳備其東都事略以爲朱勔傳讃蓋勔董役讀之者所謂壽山艮嶽則昭然矣豈待寄目耶張丞相德遠判福唐致秀住長樂光嚴蘭若後歸老蜀山翛然燕處一話一言未嘗忘衛宗護教既福不逮慧爲時論所惜焉

新淦東山吉禪師閩人佛照光公受業師也道學充茂談辯灑落高明士夫喜與之過從有李朝請者乃薌林居士之舅氏嘗偕薌林謁之語道李曰家賊惱人時如何吉曰誰是家賊李豎起拳吉曰賊身已露李曰和尙莫茶糊人好吉曰贓證現在李愕眙不薦吉衝口成偈曰家賊惱人孰如何千聖囘機只爲佗偏界偏空無影跡無依無住絕籠羅賊賊猛將雄兵收不得疑殺天下老禪和笑倒閙市古彌勒休休不用將心向外求囘頭瞥爾賊身露幷贓捉獲世無儔世無儔眞可仰從茲不復誇技倆怗怗安家樂業時萬象森羅齊撫掌吉又嘗以二頌發揮德山臨濟棒喝之旨曰入門便棒七顚八倒帀地普天一時勘破入門便喝夜叉羅刹大地山河一時惡發吉乃道場山琳公之嗣兔於南閩首衆開元就雲堂午齋次說偈曰八十四年老比丘萬般施設不如休今朝廓爾忘緣去任聽橋流水不流遂泊然而逝其臨大變殊異如此

仁宗皇帝以皇祐四年十二月九日遣中使降御問於淨因大覺禪師懷璉曰才去豎拂人立難當璉方與衆晨粥遂起謝恩延中使粥罷卽以頌囘進曰有節非干竹三星繞月宮一人居日下弗與衆人同於是皇情大悅既而復賜頌曰最好坐禪僧忘機念不生無心焰已息珍重往來今璉和而進之曰最好坐禪僧無念亦無生空潭明月現誰說古兼今于時華嚴隆公嘗謂璉卽心是佛頌乃虛空釘橛然璉公仰醻御問應機而然隆公言之亦各有旨哉

黃龍南禪師平時見學者來必問生緣佛手驢脚故

叢林目爲三關亦嘗自作三頌發明其旨世只傳其佛手驢脚而遺却生緣廬山圓通旻公乃黃龍法孫於南嶽廣辯首座處見南公親筆三頌曰我手佛手兼舉禪人直下薦取不動干戈道出當處超佛越祖我脚驢脚並行步步踏著無生會得雲收日卷方知此道縱橫生緣有語人皆識水母何曾離得蝦但見日頭東畔上誰能更喫趙州茶若以林間錄所載佛手驢脚頌校辯之本十有一字不同無乃先後改更而然且如南公頌勘婆話呈慈明尙以有沒字見工拙由是而觀豈無優劣哉

春陵有水曰濂周公茂叔先世所居旣樂廬山之幽勝而築室則以濂名其谿葢識不忘本矣于時佛印禪師元公寓鸞谿之上相與講道爲方外友由是命佛印作青松社主追媲白蓮故事嘉祐中公適守灨上尋有譖公於部使者臨之甚威公處之超然佛印聞而遮廬山移文寄之曰仕路風波盡可驚唯君心地坦然平未談世利眉先皺纔顧雲山眼便明湖宅近分堤柳色田齋新占石谿聲青松已約爲禪社莫遣歸時白髮生公未歸間復趣之曰常思湖口綢繆別又憶匡廬爛漫遊兩地山川頻在目十年風月澹經秋仙家丹藥誰能致佛國乾坤自可休況有天池蓮社約何時攜手話峰頭公雖爲窮理之學而推佛印爲社主苟道之不同豈能相與爲謀耶

廬山湯泉在山南爲小刹熙寧間禪公住持叢林亦雍肅因學南泉同歸宗麻谷去禮覲國師路次於地畫一圓相云道得卽去宗便於相中坐谷便作女人拜泉云與麼則不去也宗云是甚麼心行泉於是喚回禪乃頌曰獨掌不浪鳴靈光各自有梵刹一纔興大家出隻手大慧老師再董徑山因勉學徒持鉢亦嘗學此禪公乃眞淨之嗣云

仰山小釋迦住豫章觀音僧齊已爲總轄庶務有粥疏曰粥名良藥佛所讚揚義冠三檀功標十利更祈英哲各遂願心旣備淸晨永資白業昔刊于石旣經建炎兵火無復存矣豫章職方乘但云詩僧齊已粥疏已之所書文墨可觀不收其詞今禪林晨粥時唱前四句且不知誰作也已世姓胡潭之益陽人幼捐

俗於大潙依祐公蓋與寂公爲同門友其後居西山
金鼓而示寂塔尙存龍盤乃其書堂元祐間馬都運
醇有小詩題院壁曰支遁逍遙不我逢等閒下馬憩
蓮宮欲詢齊已幽栖事七十山僧兩耳聾
慈照禪師聰公住襄州石門請待制査公爲撰僧堂
記曰乾明寺者去郡百里古曰石門因勅易之高山
峻谷虎豹所伏岐路磽确人煙夐絶非志于道者罔
能栖其心也遊官之徒羈束利名雖觀其勝絶而罕
能陟其境道守郡日知有學者法字守榮自雍熙三
年參尋而至後安禪之堂卑隘隳壞於是發心重構
益堅其志聚落求化多歷年所召良工市美材迄景
德三年始告成凡五間十一架春有學徒慧果攜錫
至京請余識之將刊于石乃書曰自佛法廣被達磨
西來具信根者求證本源星居曠野蔽身艸木衣不
禦寒食不充腹及正法漸漓人法替怠百丈禪師乃
營其棟宇以安老病邇來禪剎競構宏壯少年初學
恣臥其間殊不知化緣者勞形苦骨施財者邀福懺
罪明因果者如臥鐵牀若當寃敵自非朝夕密密增
長聖胎其次親善知識者志求解脱可以暫容其形
龍神攸護其或心汨蓋纏身利溫煖不察無明不知
命縮唯記語言自謂究竟詔盡遷謝墮彼惡趣丈夫
猛利得不動心者哉榮公生鳳翔號邑出家於雍州
鄠縣白雲山淨居禪院大中祥符二年四月八日記
世之所傳只從佛法廣被至得不動心者哉而止矣
所以黃太史答芝臺秀手簡曰査公前朝名士遊楊
文公王文惠公之門參禪學道有氣息者也然此僧
堂記恐尙有首尾耳公早參瑯琊覺禪師躬事薪水
因瑯邪示以註三祖信心銘於上大寫一句而下細
寫一句至數句之後豁然悟旨覺遂告之曰老僧一
期描畫虛空直須吐却始得妙喜老師嘗謂大觀間
聞太平州耆宿言其如此
佛心禪師才公始於受業院襲聲梵應時俗因如城
置法器遇一叟語之曰汝自是法器何用更佗覓才
忽猛省卽趨西禪法席聞方丈海印隆禪師云平生
睡不落人前起不落人後遂竊慕焉及見老宿達道
者看經至一毛頭獅子百億毛頭一時現才指問曰

一毛頭獅子作麼生得百億毛頭一時現達曰汝乍入叢林豈可便理會許事尋又問以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此何理哉達使其自看才由是凡出入門必跨定其限默思不在內外中間却在那裏其純誠若此于時西禪衆逾萬指才發心領淨頭職一夕汛掃次隆適夜參至則遇結座擲拄杖云了即毛端呑巨海始知大地一微塵才豁然有省及出閩造豫章黃龍山與死心禪師機不契乃參靈源禪師凡入室出必揮淚自訟曰此事我見得甚分明只是臨機吐不出若爲奈何靈源知其勤篤告以須是大徹方得自在也居無何竊觀鄰案僧讀曹洞廣錄至藥山採薪歸有僧問甚麼處來山曰討柴來僧指山腰下刀曰鳴剝剝是箇甚麼山拔刀作斫勢才忽欣然擱鄰案僧一掌揭簾趨出寮門衝口說偈曰徹徹大海乾枯虛空迸裂四方八面絕遮欄萬象森羅齊漏泄才之生緣長谿縣出世南嶽上封歸閩住東山大乘福清靈石後遷鼓山而示寂其爲人褊急叢林蚤目之爲才煎云

丞相張無盡居士平居與廬山東林照覺總禪師爲方外侶元豐辛酉秋以序送羽士蹇拱辰字翊之往參問於總曰成都道士蹇翊之來言於余曰吾鄕羽衣之族世相與爲婚姻娶妻生子與俗流無異拱辰因觀道藏神仙傳記翻然覺悟當吾血氣剛强視聽聰明喔咿哇嗚順吾耳靑黃赤白炫吾目甘脆膏腴爽吾口馨香馥烈適吾鼻滑澤纖柔佚吾體懽欣動蕩感吾意此六寇者乘吾昏亂晝夜與吾相親而未嘗相釋也一旦吾之形耗而羸氣耗而衰精耗而萎神耗而疲八風寒暑之所薄百邪鬼祟之所欺陰魄欲沈陽魂欲飛則六寇者曾莫吾代而天下之至苦吾獨當之房闥之戀莫如婦血肉之恩莫如女拱辰於是悉囊中之所有與之而謝去給以佗事出遊百里遂泛涪江下濮水歷縉雲出塗山訪岑公之洞府瞻神女之祠觀而達於渚宮也將泛九江入廬山結茅於錦繡之谷長嘯乎香爐之頂撫陶石以遙想挹遠谿以濯足蓋吾之術以性爲基以命爲依始乎有作終乎無爲竊聞先生究離微之旨窮心迹之歸奏

無絃之曲駕鐵牛之機故不遠而來見先生也當試爲余言之余曰壯哉子之志乎難行能行難弃能弃吾弗及子矣余適有口疾不能答子吾有方外之侶曰常總居於東林必能決子之疑請持吾之說而往問之噫無盡不指塞見道家流而指往東林歟有旨哉

徑山明禪師紹興辛酉隨侍大慧老師過衡陽日化於市以贍菴衆須一縄爲率癸亥秋辭往浙西持鉢期明年上元回大慧以偈送之曰驀直明大禪孟浪絶方比識得玄中玄作得主中主赤脚走長街一日數百里色力既勇猛殊不畏寒暑如是二三年日日只如此人皆謂渠狂渠只笑而已秋陽方熾然忽來辭妙喜持鉢入鬧市普化乃知己肩横榔栗杖其與不可止臨行贈汝言汝令須記取甲子上元前却要到這裏仍求得大慧像讃曰直饒畫得十分猶是眞常流注普化倒翻筋斗爬著了明痒處有箇末後句當機難禁制咄且不要絮明道貌豐碩氣宇雄邁應機施設必以法爲樂故得叢林大禪之譽至於偈頌多率爾而成亦有新意隆興元年春自莊山被旨住徑山由廣德軍開法院僧首宗儼求頌發揮其修造明掇筆書曰這箇儼僧首靈機常在手壓著磕著處塞却娘生口言外領略得三三不成九僧首如是傳大作獅子吼諸佛亦如是喝下須彌走做起參天大梵刹千年萬歲摩星斗今徑山姑蘇別業歲入二萬斛乃明化於楊和王府未幾而示寂既撰田記明無與焉昔韓昌黎奉詔撰平淮西碑爲李愬部卒石孝忠推仆以其紀功不及於愬以是方於田事大略相似惜叢林無孝忠之作耳

豫章東山僧修演里中劉氏子得法於石門謙公有偈曰未悟之日要參禪一見石門便坦然蒙師指箇眞消息方知鹽鹹醋是酸自爾修杜多行常於夏夜裸體以飼蚊蚋有施與衣則受而轉濟無者亦嘗說偈見意曰四十年來常跣足不剃頭兮不澡浴郡官爲我換衣衫只恐平生願不足以故世稱爲劉道者居無何告其徒曰吾將入定可以甎泥爲護須三年後與汝相見及期果出定顯化異常落成梵宇至天

禧二年歲餘二日復將入定遂囑徒處以四十九寒暑當啓吾壙卽瞑目焉治平三年如其所囑之數由是寺僧以其事聞於太守程公闢率僚屬就視而趺坐儼然遂傳以香泥奉安佛殿之西廡以應民庶祈禱夫演公悲願宏深而能回首塵勞曲開方便如此

福州鼓山於紹興之初刊行古尊宿語錄二十有二洪之翠嵓芝禪師者其一焉芝開堂於郡城有問如何是洪州境答曰滕王閣下千峰秀孺子亭前薄霧生又問如何是境中人答曰出入皷金鐙朱衣對錦屏其刊本漏却答境一聯與問人一句乃以對人而醻境其顚錯若此紹興甲子逮今模印流通天下不知其幾許遂使標志此道者不見古人大全可不惜哉

西蜀釣魚山回禪師早爲石工而有契證故叢林目之爲回石頭蜀之名士馮當可唐文若與數客語論次舉孔子曰由誨汝知之乎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回緘默靜聽徐曰古人意莫不如此坐客駭異且命回釋其大意回卽說偈曰會得知之爲知之步步踏著上天梯回耐古人無意智剛惹閑人說是非擧座傾服後馮公當可叙回語錄曰五祖晩得南堂體暴生獰凌跨勤遠天資地窄投老大隋回道者以運鎚攻石之手仰擊堅高出力旣贏一鎚便透歸坐釣魚山下乖崖峭壁十倍其師狠毒砒霜不容下口其徒彥文更不管地要取餘毒散施諸方余恐後人不著便宜自取僵仆故爲叙引以冠前文紹興間卍菴顏公自徑山首衆歸蜀經釣魚山値回爲衆入室顏直前醻酢而出少頃回詢於衆曰適來黥面僧子安在有識顏者曰其僧乃徑山顏首座已登舟矣回使侍者邀顏上山講叢林之禮顏嘗爲劇寇虜而黥面也

錢塘僧道潛者以詩見知於蘇文忠公號其爲參寥子凡詩詞迭唱更和形於翰墨必曰參寥及呂丞相爲奏妙總師名之後與簡牘則曰妙總老師江浙石刻具存者多今略記公離錢塘以長短句別之曰有情風萬里卷潮來無情送潮歸問錢塘江上西興浦

口幾度斜暉不用思量今古俛仰昔人非誰似東坡
老白首忘機記取西湖西畔正暮山好處空翠煙霏
算詩人相得如我與君稀約佗年東還海道願謝公
雅志莫相違西州路不應回首爲我沾衣噫今世之
小生於有道宗師必名呼而示其忽慢亦安知文忠
於一詩僧尙爾況道德崇重者耶
白雲端和尙住潯陽能仁新其堂與廚略記其實曰
古之稱善知識者蓋專以祖法爲務旦夕坐於方丈
間應諸學者之問而決疑焉若院之事則有學者分
而集之故善知識之稱得其實而有尊矣愚嘉祐丙
申孟夏自圓通應命來繼茲席雖不揆其實而至且
患其法堂廚舍悉皆頹圮有風雨不堪之憂何足以
容衆而繼人之後者哉已而得州人周氏懷義大新
其堂明年有慕藺來者又新其廚然後風雨不足憂
而徒衆得以安焉周氏素達於吾教不欲書以自顯
愚謂廚資出諸遠近之人不書之無以嘉其善乃併
以二善刻於廚壁噫考於古之稱善知識者之義愚
尙有媿焉己亥九月十七日住持沙門守端述石刻
既毀前輩典刑無復見矣今立根椽片瓦便彰飾說
邀功歸已欺於後世安肯自書其媿耶
待制韓公子蒼與大慧老師厚善及公僑寓臨川廣
壽精舍大慧入閩取道過公館於書齋幾半年晨興
相揖外非時不許講行不讓先後坐不問賓主蓋相
忘於道術也故公詩有禪心如密付更爲少淹留之
句公因話次謂少從蘇黃門問作文之法黃門告以
熟讀楞嚴圓覺等經則自然詞詣而理達東坡家兄
謫居黃州杜門深居馳騁翰墨其文一變如川之方
至後讀釋氏書深悟實相參之孔老博辯無礙浩然
不見其涯故爲其載於墓誌隆興改元仲夏東萊呂
伯恭登徑山謁大慧爲兩月留大慧語及韓公得斯
論於蘇黃門伯恭亦謂聞所未聞也
右街僧錄慈雲大師善因以政和五年夏詣廟堂陳
詞曰伏爲教門於四月十六日奉　聖旨指揮爲道
錄董南運訴釋教所有毀漢天師等事下有司取藏
經見行撿尋焚毀次今不避冒瀆朝廷輙有陳述切
緣天下寺院大藏經文元係　太祖　太宗聖旨彫

造印行流通及都城寺院幷后妃之家功德院藏經
又係本朝所賜其辯正論嘗蒙　仁宗皇帝收入崇
總錄若御府之書遽然焚毀在臣子之心有所不忍
恭惟國家功成治定政教興隆崇奉祖宗凡所舊書
未聞焚毀只如揚子搥提仁義滅絕禮學之言世人
謂之指斥老氏莊子作盜跖漁父之篇世人謂之毀
擯孔聖然而老子之道愈興孔子之教益著此所以
孟子有戒盡信書之言也明矣豈非毀之者適所以
尊之今道教中有輔正除邪等論毀斥釋氏切害甚
多而教門未嘗取乞除毀伏望鈞慈特賜詳察使釋
道二教不許互相排詆以專柔無諍爲事各守一道
上助淸朝興化之萬一乞特降朝旨禁止引用斥道
教之言免焚毀藏經則天下幸甚由是廟堂奏聞至
六月十一日奉　聖旨依奏嗚呼靖康之亂推原其
端實由林靈素之徒私於快己瀆紊朝綱卒致生民
墮於塗炭悲夫
廬山羅漢系南禪師臨汀張氏子母妊時夢烈丈夫
擐金甲巡行庭隅遂詰其由對以有善知識寄生汝

家故來衛護耳逮生而恃怙捐抱即啼遂從保母乳
育甫十歲依金泉院僧德廉出家廉於俗則伯父也
雖距里閈不遠閱三霜未嘗歸省適其父攜世味與
廉講手足之敬南悵然曰淸淨伽藍以葷茹穢汚其
可耶廉聞而詬其禮違敬順深加屛斥于時役者踈
剪庭栢南銜口成洗栢偈以見意曰兩株寒栢種堦
前翠葉靈根漸次堅自稟萬年高操在等閑霜雪莫
相煎廉駭異之至年十九占僧籍因與同院僧海評
爲檀越禮梁武懺忽感慨謂評曰佛菩薩既是吾徒
之祖悉不能知其從來至於讀懺文字句尙差況奧
義乎今肖類以爲胤嗣寧無媿心耶既而謁郡之開
元潭公賞月次潭使其徒著語以見志南遽應曰中
秋十五夜明月碧溪流不獨鄞江上光充四百州潭
欣然謂其未易量也尋出遊江國首造廬陵隆慶閑
公之室次詣仰山偉公咸器重焉元豐己未至長沙
道林參禮祐禪師於言下疑情頓釋祐既謝院事隨
侍氏廬嶽逮元祐丙寅祐住羅漢南輔相建立叢林
雄冠江表祐因告老南繼其席則年三十有九處事

撫衆風規峻整道譽四馳閱于七白忽陞堂告衆曰
羅漢今日倒騎鐵馬逆上須彌踏破虛空不留朕跡
乃歸方丈跏趺而逝實紹聖改元甲戌門人行初撫
其事命蜀僧允平紀次可謂備矣續僧寶傳以南爲
首旣不得其詳無乃摸象耶

池州梅山愚丘宗禪師因錬塘居士洪慶善持江東
使節夜宿山間相與夜話洪問以飯僧見於何經其
旨安在宗曰四十二章經有云飯惡人百不如飯一
善人乃至飯千億三世諸佛不如飯一無住無作無
證之者其無修證則是正念獨脫能飯斯人則功超
諸佛然前輩知此旨者多矣洪曰其爲誰乎宗曰且
以近說如秦少游滕州貶所自作挽章有誰爲飯黃
緇之句東坡旣聞秦計以書送銀五兩囑范元長爲
秦飯僧及東坡北歸至毗陵以疾不起太學生裒錢
於東京慧林飯僧蘇黃門撰東坡墓誌首載之洪曰
飯金有據乎宗曰公豈不見毛詩小雅鹿鳴燕羣臣
嘉賓也旣飲食之又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蓋飲
食不足以盡敬而加贈遺以致慇懃也於是爲誦丁

晉公齋僧疏曰佛垂遍智道育羣生凡欲救於傾危
必預形於景貺謂白衣干祿叨冢宰之重權丹陛宣
恩忝先皇之優渥補仲山之袞曲盡巧心和傅說之
羹難調衆口嘗於安寢忽夢淸容妙訓泠泠俾塵心
而早悟眞儀隱隱悵凡目以那知蓋智未周身事乖
遠害至禍臨而莫測成災及以非常黜向西京感聖
恩而寬宥竄於南裔當忠憲以甘心咎實自貽孽非
佗作念一家上散地望萬里以何歸旣爲負國之臣
永絕經邦之術程遊湘土道殷巖山正當煩惱之身
忽接淸涼之衆方知富貴難保始終直饒鼎食之榮
豈若盂羹之美特形歸命恭發精誠虔施白金充修
淨供飯苾蒭之高德答嬾瓚之深慈冀保此行乞無
他恙伏願天囘南眷澤賜下臨免置邊夷白日便同
於鬼趣賜歸中夏黃泉再感於天恩虔罄丹誠永繫
法力洪曰向讀名臣傳只見補仲山袞和傅說羹一
聯而已今獲全聞其精禱若此

黃龍死心禪師因蜀僧泉法湧入室次死心曰聞汝
解吟詩試吟一篇泉曰請師題目死心豎起拂子泉

曰一句坐中得片心天外來死心曰川藷苴落韻了也泉曰杜撰試官如麻似粟拂袖而出無何死心有語曰黃龍長老觸著煩惱若論心地紅日杲杲有易觸著煩惱爲無頭無腦者死心聞而怒詬泉曰此正與老師出光彩死心曰川僧休來胡脛泉曰祖師偈云眞性心地藏無頭又無尾亦胡脛耶死心不覺解顏死心嘗讚六祖曰六祖當年不丈夫倩人書壁自塗糊明明有偈言無物却受佗家一鉢盂是時依其韻而和者亦衆死心復次元韻醻泉曰絕句精明勝丈夫出言吐氣不麁胡須知得意如流水笑殺黃梅爭鉢盂泉尋以頌辭別有祖意西來我不知之句死心卽拈其句送之曰祖意西來我不知知時未得入離微離微徹了離微旨始信心源獨自歸

雪竇持禪師嗣象田卿公乃東林照覺之孫平居偈頌衝口而成其賦紙帳曰不犯條絲不涉機細揉霜楮淨相宜半軒秋月難分夜一榻寒雲未散時睡去浩然忘混沌坐來虛白稱無爲綿綿不許纖塵入任汝風從八面吹又假山曰數拳幽石疊嵯峨池水泓然一寸波識得山川無限意目前蕭灑不消多又閑居曰年來趨世勿心情閭錫孤峯計已成快活有時無奈何繞松長嘯兩三聲大慧老師前住徑山法席雄盛諸山未嘗敢有登其門者獨持造謁大慧爲上堂講法省之禮相與覩畫工圖臨濟像次持且欲傳其本大慧令爲揎肘作硬拳之勢持遂命爲讚曰面似淋了灰堆喝似旱天怒雷雖然麤麤慥慥且不隈隈㑩㑩咄是甚麼若不得這箇道理定作一枚渠魁其後諸方有畫頂相效翠作露肘握拳之狀未免取誚識者持公尤善滑稽談對峻捷有范生乃攫士之雄者入寺饕餮不已范一日飯罷摩腹而行持問以腹有疾耶范遽言忝從事於道家流養生之訣所謂飯了行百步急以手摩肚持卽應之曰僃要學長生不易我常住由是范慚而退遂不復至矣

龍牙禪師諱從密字世踈以艸聖爲世所珍舒人張懷素自號落魄野人以幻術遊公卿間崇寧四年懷素謀反事敗陵遲處斬檢其橐有密艸書洪公覺範跋其後由是二公連累獲譴密後歸閩因有偈曰長

汀有箇老頭陀猛省思量惡業多怕老人中添白髮驚翻浪裏走黃河天涯海角藏身去劍樹刀山眨眼過今日南歸猶活在從佗笑不似禪和當有四大頌曰地風火水本無根今藉其元作爾尊六用停時人不見一機空處我何存休於燥濕尋宗祖勿向堅搖認子孫記得曾郎言諦當都盧似箇破沙盆密晚住福之東禪一日招鄭編修尙明飯手自瀹茗乃曰某大事到來屈公證明又云曾得某艸書千字文否鄭云未蒙見貺師乃命筆艸千字大勝平時所作又索紙書偈云閱盡人間七十秋萬緣今日一時休虛空撲破渾閑事驚起全身露地牛投筆而逝荼毗煙所至處皆五色舍利

衡州花藥英禪師江之湖口李氏子也初於眞淨處受記莂乃往雲居佛印命首衆僧一日佛印握拳問曰首座如何英曰佗日不敢忘和尙佛印私以爲喜有偈遺之曰誰人識得吉州英觜是新羅鐵打成終不隨佗烏鵲隊望雲閑卧兩三聲蕋美其機辯矣由是叢林呼爲英鐵觜紹聖元年秋於雲居受潭之開福命而爲眞淨之嗣自是歲之冬夏必致安問而獻衣須戒去僕候孟朔投書然眞淨殊無物爲報唯臨遷寂囑付黃伽梨英既得訃受衣哀號仆地大慧老師稱其如此且謂於師篤法義未有過英鐵觜者

熈寧間西湖有僧清順字怡然居湖山勝處往來靈隱天竺以偈句陶寫閑中趣味曰浪宕閑吟下翠微更無一法可思惟有人問我出山意藜杖頭挑破衲衣又曰事事無能一不前喜歸天竺過殘年飢餐困卧無餘事休說壺中別有天石林葉丞相少蘊謂順爲人清約介靜不妄與人交無大故不至城市士大夫多往就見時有饋之米者所取不過數斗以缾貯置几上日三二合食之雖蔬茹亦不常有東坡在嶺南時因人往西湖有筆語曰垂雲順闍梨乃余監郡日往還詩友也清介貧甚食僅足而已幾於不足也然未嘗有憂色老矣不知尙健不噫今吾黨以清貧爲耻以厚蓄爲榮及溘然則不致其徒於縲紲者幾希若使其少慕順之風豈至遺臭耶

汪翰林彥章牧苕谿時於道有聞晚之歎遇休沐日必會諸山長老道話因思谿慈受道場普明何山佛燈坐于書齋其壁間有布袋和尚像蓋名畫也公遂指而問諸山曰畫得如何慈受曰此可謂出新意於法度之中寄妙理於豪放之外者公曰佗還會禪否佛燈曰不會公曰爲甚麼不會佛燈曰會則不問也公於是大笑苕谿鄭禹功參道於佛燈亦嘗言之

嚴陽山在武寧縣東南四十里有趙州和尚嗣法上首諱善信者樂山之奇秀結庵其間信以道德崇重世不欲名故稱嚴陽尊者二虎一蛇馴繞左右尊者嘗問趙州一物不將來時如何趙州曰放下著尊者曰旣是一物不將來又放下箇甚麼趙州曰放不下便擔取去黃龍南禪師有頌發揮之曰一物不將來肩頭擔不起言下忽知非心中無限喜毒惡旣忘懷蛇虎爲知己光陰幾百年淸風猶未已唐天祐間江西制置劉公於縣治之西剏新興院迎尊者居焉僧致問曰如何是新興水答曰面前江裏今院之額改爲明心國初有僧道寧於尊者祠堂作分書寫尊者送僧偈大觀中尙存敗壁間曰身如雲兮貌如祖皮至身中無伴侶柳櫟橫擔不顧人直入千峯萬峯去今叢林唯誦後二句亦不知爲誰作至於傳燈錄遺脫尊者之名誠可大息也

大慧老師以大觀丁亥時年十有九經大平州隱靜與二僧遊杯渡菴有犬逸怒吠二僧懼而返大慧徑前犬則如迎宿客而菴之主僧延遇特厚大慧曰某甲晚生豈足以當盛意主僧顧伽藍土偶而言曰昨宵將三鼓夢此人告以今日雲峯悅禪師來且戒其爲待耳大慧謝不敏及回隱靜詢雲峯于老宿有以雲峯語錄爲示開卷恍然過目誠誦終不忘自時叢林傳大慧爲雲峯後身逮圜寂嘗有對靈文略曰學世知雲峯悅老之後身逢時獲南嶽讓公之前號蓋南嶽讓和尚謚大慧禪師云

南禪師居黃蘗積翠菴時豫章帥程公闢以詩招住翠巖曰翠巖泉石冠西山欲得高人住此間曾是早年聽法者今生更欲見師顏南和之曰白髮滿頭如

雪山尫羸無力出人間翻思有負公侯命旦夕彷徨益厚顔及程歸朝閲二年復除江西漕南以頌寄之曰洪井分飛早二年林間仕路兩相懸近聞北闕明君詔又領江西漕使權列郡望風皆艸偃故人高枕得雲眠馬塵未卜趨何日預把音書作信傳程和答曰七字新吟憶舊年此時懷抱極懸懸師今有道居禪首我本何人掌吏權明月每思雲下坐青山一任日高眠庵前弟子知多少來者如燈續續傳程之帥豫章乃治平三年丙午歲奏淮明堂赦勘會未有名額院宇例賜之由是豫章管内律院並獲其額今鮮有知程之措意焉然非取重南公之道德豈能外護法門如是勤篤耶

潮陽劉方明紹興間帥夔府夜登郡閣見有白光發于地乃使人物色其處即軍營教場中待旦掘數尺間得石大如斗剖而中分瑩潔有圓相劉爲之喜作瑞石讃欲刊其上適有鑒禪者過焉因告以何不鐫聖像於圓光中使人瞻仰蓋其光非聖像不能顯發也劉然其言以李伯時所畫觀音大士像模勒是時大慧老師居衡陽因命而爲之讃曰非因非縁非自然此石此畫亦復爾是光非攝此身相是相非從是光裏二俱難以意測量大士度生亦如是我作此偈助發揮觀者當淨身口意讃歎收廣錄而遺其縁起則不見讃意之大全也

豐城淨遜監寺與廬陵道一維那輔相泉南教忠光禪師法席有聲於江湖光乃大慧老師號爲禪狀元者遜有淵才雅思談噱有味因天寒歳晩諸友擁爐遜適捫蝨戲爇於爐有調之者曰端獅子尚能爲報曉雞作文以祭兄既燒蝨豈可不說法語而升濟乎遜銜口成頌曰蝨子聽我語自今宜記取汝墮於蝨中爲貪血肉故天堂不去生來生我裩褲養兒名作蟣其蟣多無數我身亦非堅汝豈能長固當知夢幻軀如電亦如露我今開方便示汝轉身處向此一爐中切莫生驚怖盡此一報身莫復來時路畢竟教伊向甚麼處去烈焰堆中爆一聲塵塵刹刹無回互於是諸友譁然稱其賢於端獅子文遠矣遜尋旋鄉示寂於力士岸之超果一過其廬悼以偈曰出處叢林

二十春孜孜矻矻道爲鄰金牛幾度遭塗炭鼻孔方
知搭上唇纔藉瞎驢開正眼豈期獅子遽翻身死生
既了顯何憾萬古秋空月色新一至梅陽省覲大慧
辭往洋嶼侍光之病大慧送以偈曰不忘道義閩中
去洋嶼菴中看病僧趒出梅陽煙瘴窟千山萬水一
條藤光謝事福唐龜山養病於海上洋嶼也
錢塘喩彌陀者早專畫彌陀佛爲業楊傑次公賞識
其精妙以姓呼之爲喩彌陀由是得名有部使者問
以能畫彌陀何不參禪答以偈曰平生只解畫彌陀
不解參禪可奈何幸有五湖風月在太平何用動干
戈尋於西湖七寶山鐫石爲佛使水陸往來悉得瞻
仰既及百尺而門下侍郎薛公問之曰彼彌勒佛見
在天宮爲諸天說法於此鑿頑石將奚以爲耶亦以
偈對曰咄哉頑石頭全憑巧匠修只今彌勒佛莫待
下生求年三十五占僧籍名思淨乃於城北僦舍日
持鉢乞食期以飯百萬僧不二十寒暑及八百萬郡
移妙行院額於其處以旌其勤方臘之亂所至無噍
類既犯錢塘淨造其前願以一身代一城之命誠心

感動賊鋒爲之少戢焉
蘇州楓橋温禪師初參鼓山老禪因隨侍過鴈蕩能
仁未至間寺罹回祿一夕而燼温爲幹修造事老禪
以偈將其行曰老禪不打鼓山鼓投老來歸鴈蕩山
傑閣隆樓渾不見谿邊茅屋兩三間二曰温禪單打
布衫過口硬如鐵說諸方肯爲老禪持鉢去信之有
蘗自然香三日七百間屋幾時了十萬貫錢何日歸
除是腰纏更騎鶴道人方了目前機温至虎丘有遺
白金數百星於僧堂前温以衲蒙首坐其處伺訪者
來果倉皇窘甚問其故不以告但悵然而已温徐曰
獃漢若遺却物就山門具名件交取其人曰果爾敢
以三之一資公幹緣温曰佛謂行匃摧我慢結佗緣
烏用是哉温之固窮單打布衫而不苟受施且援先
訓以拒可謂知本者歟
莫尙書將字少虛家世豫章分寧因於西蜀謁南堂
靜禪師咨決心要靜使其向一處提撕適如廁俄聞
穢氣急以手掩鼻遂有省卽以偈呈靜曰從來姿韻
愛風流幾笑時人向外求萬別千差無覓處得來元

在鼻尖頭靜答之曰一法纔通法法周縱橫妙用更
何求青蛇出匣魔軍伏碧眼胡僧笑點頭

眞州六合縣釋迦院妙應大師伯華者以風鑑之術
遊士夫間決禍福壽夭多奇中孫尙書仲益與叔詣
內翰兄手牘略曰覿過全州遇妙應攜被從之通夕
語謂覿去死尙遠也其信從可見於此而尙書果享
壽幾及期頤華雖蘊異能解篤爲杜多之行如張魏
公尤深知遇題其肖像曰坦然心地元無物蕭灑容
儀自出塵日誦觀音呪一藏不妨功行拯迷津潤之
焦山虛席有欲延華爲東道主華力辭曰愚不曾參
禪何敢妄爲許事耶聞者賢其言李參政泰發嘗遺
以詩曰要知耳目是眞梯壽骨穹隆貫伏犀老去不
傳梅嶺信生年似與趙州齊恒沙經論心常轉古佛
鉗鎚手自攜二廣山川踏應遍打包同過浙東西華
年九十九而逝塔於湘西世之挾術盜名濫踞大刹
顧華所爲盍少貶焉

李覯字泰伯盱江人時稱大儒皇祐二年范文正公
以表薦之其略曰臣伏見建昌軍艸澤李覯前應制
科首被召試有司失之遂退而隱竭力養親不復干
祿鄉曲俊異從而師之善講論六經辯博明達釋然
見聖人之旨著書立言有孟軻楊雄之風實無媿於
天下之士而朝廷未賜采收議者嗟惜可謂遺逸矣
臣今取刻本人所業禮論七篇明堂定制圖序一篇
平土書三篇易論十三篇共二十四篇編爲十卷繕
寫上進伏乞聖慈當乙夜之勤一賜御覽則知斯人
之才之學非常儒也由是就門除一官復差充太學
說書未幾而卒泰伯先嘗著潛書又廣潛書力於排
佛嵩明教攜所著輔教論謁之辯明泰伯方留意讀
佛書乃悵然曰吾輩議論尙未及一卷般若心經佛
道豈易知耶有門下士黃漢傑者以書詰其然泰伯
答之略曰民之欲善蓋其天性古之儒者用於世必
有以教導之民之耳目鼻口心知百體皆有所主其
異端何暇及哉後之儒者用於世則無以教導之民
之耳目鼻口心知百體皆無所主舍浮圖何適哉噫
心經乃唐太宗詔玄奘法師所譯纔五十四句二百
六十七字耳該夫大般若經六百卷而理窮根極泰

伯所言非其自肯安能爾哉

南閩脩仰書記紹興間爲艸堂和尙掌記室於泐潭嘗題淨髮圖體類俳優而用事切當其詞曰垢汚蓬首笑誌公墮聲聞之鄉特地洗頭嗟菴主入雪峰之轂爲當時之遊戲屬後世之品量誰知透石門關別有棄繻手段飮泐潭水總是突霧爪牙更不效從前來兩家直要用頂額上一著鋒鋩纔動心手相應一擲一擡誰管藏頭白海頭黑或擒或縱說甚胡鬚赤赤鬚胡曾無犯手傷鋒不用揚眉瞬目一新光彩逈絕廉纖休尋頭上七寶冠好看頂後萬里相一時勝集七日艮期不須到佛殿堵前彼處無艸普請向大智堂裏此間有人逮參大慧老師於衡陽未幾隨侍遷梅陽郡守謝朝議以大慧語僚屬曰朝廷編置所謂長老者但一僧耳兵馬司東偏之隙地從其居止既而僧行日至幾數百指施鍬钁而平基址運竹木而縛屋廬聽其指呼無敢怠者守雖聞其服勤如此亦未知果何人也於是延見一二觀其能爲仰適承命乃與從容彌日語論英發推古商今逢原左右守復徵等伍更有蘊異能者否仰遂告以負大經論者有之博極書史者有之詩詞高妙者有之翰墨飄逸者有之其所以未能明徹則佛祖大事因緣而已是以不憚艱險隨侍而來得依仁政幸莫大焉守且駭異知其徒皆爲法忘軀之士自是於大慧日益加敬遣其子純粹求入道捷徑大慧示以法語八篇仰之學富才高於文無所不能既罹瘴毒卒於潮陽光孝疇不爲太息也

太平州蕪湖吉祥訥禪師初出遊方至廬山東林是時法席雄盛英俊畢集訥製照覺禪師畫像讚而爲紹介曰雪眉昂藏犀骨挺峻象王回旋獅子奮迅駕鐵牛機佩毗盧印坐斷爐峰巍巍獨鎮黃金闕下詔不來白蓮社裏淸風震照覺見而喜待以異禮訥後參圓通禪師秀公遂爲其嗣晚年多依圓通法屬故得訥叔之譽於叢林嘗有偈曰嘯月吟風水石間忘機贏得此心閑無端打破空狼藉羞對白雲歸舊山訥有禪餘集載名卿宿衲言論之勝叢林秘其傳也

廬山棲賢湛教果禪師以南康守攜客遊山客肆其

忽慢果遂著示欺客文曰凡人之所愛人者必取其道德之淵奧言行之粹美出一言則千里服膺而不倦立一行則百世景仰而不忘逃名於盛世匿耀於靈府返淳復朴終日如愚雖天地至大不足方其志日月至明不足類其達却崇高莫大之富貴若一毫之輕保光輝非常之事業若千鈞之重厲而修勤而行至其所至聞其所聞徹衆智之源造絕學之域允蹈乎六合之外冥運乎萬機之內醻酢往來若空谷之答響此乃吾之深愛者也若夫騁虛聲被殊服私一位之雄踞百人之上又烏足爲驚駭焉客庸詎欺我其無能爲而我且不知其所以爲者也欺客若此其智小哉果嘗註輔教編洪駒父爲後序又題其像曰鶴鳴峰前聲聞于天瀑布之下思如湧泉望之毅然卽之温然雙劒屹立香爐生煙之人也之德也與茲山而俱傳江西宗派中有僧可正平者乃果之徒弟也

眞淨和尙住寶峰日洪明一祖同在侍寮祖諦暫假眞淨不許及上巳日呼俱侍行爲寶蓮莊主具飯眞淨題偈于壁曰元符二年三月三春餅撮餤桐飯衆眞淨來看信道者洪明一祖相隨參祖匿笑謂同列曰元來老和尙以我名厠於偈故不給假也洪乃覺範祖卽超然超然爲仰山東道主而與大慧竹菴心虛量珍布衲亦於上巳之晨遊瀨徑橋話寶蓮事未免以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耳

徑山本首座自號無住叟因桐廬陳居士求指示遂有偈曰修禪入定元非佛垢汚佯狂不是魔一句脫然如道得桐廬江上逆翻波大慧老師見而爲之喜本出世住信之博山以偈寄烏巨行和尙烏巨山頭老大蟲爪牙何啻利如鋒等閑坐斷三衢路哮吼一聲天地空及移住鄱陽薦福讚開山伏虎師曰人無人而虎也虎無虎而人也毒惡無所發乎中物我無所形乎外莫知其爲人也莫知其爲虎也蓋道之所在而已人虎於是乎如如也又平居以頌發明古今因緣凡三十餘解既遷寂則爲侍僧所匿今只記其頌華亭船子話曰生涯來往華亭上釣盡煙波獲錦鱗蓑笠既穿船亦破更無一法在江濱

龍牙才禪師早服勤於佛鑒法席而局務不辭難名
已聞於叢林及遊方迫暮至黃龍適死心在三門問
其所從來既稱名則知爲舒州太平才莊主矣翌日
入室死心問曰會得最初句便會末後句會得末後
句便會最初句最初末後拈放一邊百丈野狐話作
麼生會才曰入戸已知來見解何須更舉轢中泥死
心曰新長老死在上座手裏也才曰語言雖有異至
理且無差死心曰如何是無差底事才曰不扣黃龍
角焉知頷下珠死心便打是時死心自題其像曰齒
缺面黑廣南正賊空腹高心不識文墨才疏爲四偈
以獻曰齒缺面黑達磨重來人心直指大施門開廣
南正賊曾經海陣奪得驪珠受用無盡空腹高心罵
佛罵人名傳天下越古超今不識文墨六祖同參雖
不踏碓見解一般死心見而喜才既住龍牙開堂於
潭府有問多答蘇嚧由是叢林雅呼爲才蘇嚧
懷玉山宣首座初於筠陽黃檗聞祥和尚夜參舉一
葉飃空便見秋法身須透鬧啾啾忽有省尋造徑山
或有謂大慧老師曰明州宣來探宗旨大慧曰我禪
如蚌蛤開則五臟皆露何用探焉宣聞而駭異暨隨
侍過衡陽服勤久之嘗頌竹篦話曰背觸太乖張癡
禪眼似羊食他一粒米失却半年糧雪峰慧日禪師
聞公於衡陽受懷玉命宣與偕行相與建保社汪聖
錫半刺宜春時以疏致宣住南源曰佛法至于慈明
卷舒作用極其變化得度者四十有六人既已多矣
至其枝分派別披敷演迆愈久愈多又獨能不失其
眞宣公禪師其五世孫也不由階梯直入妙覺得不
自得珍不自珍方且韜光休影唯恐人之保我然其
名字籟藾終不可揜今萍鄉南源實慈明所坐道場
甘棠勿剪三徑就荒爲之子孫當不忍坐視知恩報
恩勢不可已以此爲請尚其肯來宣擨揄曰我粥飯
僧實不願出人間世矣王舍人洋登山謁之贈以詩
曰衲帔騰騰粥飯師無人曾見下山時相逢只道無
能解肯作紅樓應制詩宣之大槩於詩疏可見矣
建炎三年元日圜悟禪師在雲居嘗曰隱士王梵志
頌城外土饅頭豏草在城裏每人喫一箇莫嫌沒滋
味而黃魯直謂已且爲土饅頭當使誰食之由是東

坡爲易其後兩句預先著酒澆使教有滋味然王梵志作前頌殊有意思但語差背而東坡革後句終未盡餘興今足成四韻不唯警世亦以自警城外土饅頭餡草在城裏著群哭相送入在土皮裏次第作餡草相送無窮已以茲警世人莫開眼瞌睡圓悟遂手寫以遺一書記乃住萬年號村僧者是也

楚安方禪師參道和尚於大別未幾改寺爲神霄宮方附商舟過湘南於舟中聞岸人操鄉音厲聲云叫那由是有省即說偈曰沔水江心喚一聲此時方得契平生多年相別重相見千聖同歸一路行後道住文殊方爲首衆嘗作三頌曰太徹猶如鐵壁山有誰曾透文殊關金圈栗棘都拈出公驗分明道者難二曰太徹猶如鐵壁山佗家曾踏上頭關通身手眼全鋒刃滿口知音吐露難三曰太徹猶如鐵壁山離言離相顯重關當年斷臂規模在三拜纔終開口難既出世楚安有頌送僧作丐曰自住楚安窮徹骨搜羅淨盡都無物令僧未免登檀門直須深入蒼龍窟拏取驪龍頷下珠任運卷舒頻出沒歸來呈似住山翁令我安居坐兀兀覺華巖以其具正眼而居荒僻小刹由是疾世無公議爲作小傳讃之略曰其悟處諦當如人善射所發皆中的其應機如鳴珂佩玉徐行於坦途擧止皆可法其偈頌如驅市人以戰不問怯勇擧無遺策世以覺爲知言也

泉州北山之頂有橫石如舟世以舟峰名之大比丘諱慶老字龜年既結茅山麓號舟峰菴主然其蚤以道德文章爲泉南緇素歆艷李參政漢老嘗訪之不値有詩略曰慧遠過谿應送陸玉川入寺不逢曦于時大慧菴小谿之上百衲所栖舟峰亦與焉舟峰因謂大慧老師曰和尚竹篦話如民家被科胥産業已籍沒猶要其納大慧曰公只道得一半在若無得納何不投河自縊放身捨命去也舟峰自是於道日臻其奧大慧遷徑山遂與俱行爲掌記室詞章華贍殊增叢林光潤舟峰嘗自題記容曰撿點眉毛太通眞伏犀插腦見精神霜須漸茁何妨老襹褐長披却耐貧一壑平生專畏影十方從此倦分身君看逐塊紛無數孰與淸源獨角麟紹興癸亥孟秋委順李參政

漢老祭之其文曰我初來泉塊然寡儔有謁于門曰老比丘其出詩文皭然琳璆今洪覺範古湯慧休徐叩所有載籍彙取公才更用孰與予伴晩遇宗師針芥相投千山不憚一鉢孤遊才高者忌衆言所咻我獨不然既拔其尤金石不遷萬物波流佛法衰微禪販相求屈跡府縣儚若拘囚公獨先覺與道爲謀再挽不出歸安巖幽我老落莫頼以忘憂有疑斯講有唱斯酬胡爲捨我逝去莫留白雲無郛明月無輈去來昨夢起滅浮漚唯餘窣堵揭示千秋

孝宗皇帝淳熙十年二月乙丑以御註圓覺經賜徑山傳法僧寶印具表奏謝仍進頌曰古佛與今佛同一廣長舌於無途轍中爲物啓途轍撥開千嶂雲放出一天月普令大地人言下悉照徹覺亦無可圓幻亦無可滅只此無亦無紅爐一點雪稽首佛與佛字字無異説既經乙夜之覽皇情大悦已而宣對降御問曰莊老何如人印奏云只作得佛門中小乘聲聞人蓋小乘人厭身如桎梏棄智如雜毒化火焚身入無爲界正如莊子所謂形固可使如槁木心固可使如死灰也於是稱旨逮印示寂諡曰慧辨禪師云

白雲海會守從禪師豐城朱氏子於里中西龍院依德眞薙髮神宇靖深頎長貌古舌有異相覆繞鼻端如紅菡萏早同廬山系南禪師參潭之道林祐公南臨順寂顧謂衆曰應首座從藏主久在先師會下深明此道且俾衆咨決焉從卽師矣既而絕九江入皖山遯跡于山谷寺出世白雲海會有白雲關頌曰白雲關廣藏法界入聖出凡無罣礙等閑把住問來由底事分明却不會又自號竹靈叟有頌曰白雲竹靈叟獰似子湖狗衲子擬思量當頭著一口更欲取腹心聖凡皆倒走住住住乘時脫却娘生褲大慧老師遊方時嘗與從法席施編正法眼藏訪尋語錄而不得故嘗言之

太學上舍生楊麟以紹興丁丑夏詣育王冠帶拜大慧於無異堂垂泣云願從和尚出家語未竟躑下巾帽袖中出剪刀自落其髮大慧亟呼左右執其手問其故乃以實對因攝受之次日陞堂示衆曰已著槽厰將錯就錯騎却聖僧不妨快樂龍象蹴踏非驢所

作堪笑諸方妄生穿鑿休穿鑿祥麟只有一隻角麟便膜拜曰謝師安名卽名祖麟大慧復語以六祖於大庾嶺示明上座不思善惡乃至密語密意盡在汝邊之話使其於日用提撕自是除大慧有問則答其士夫衲子並不與交一詞然麟之儀狀雄偉旣毅然自處人亦不得而親疎唐舍人立夫以偈寄大慧曰蚤歲屠龍晩獲麟西風一夜海生塵掀天攪地難尋提阿育山前失却身大慧遷徑山麟亦隨侍於道旣有徹證忽爾違和大慧遣了德侍者往問之麟以片紙書偈曰衣冠不御髮齊眉一室翛然自不知溥相等閑聊示疾起佗菩薩幾多疑尋市香三瓣隨爇而誓曰後世身爲男子遇明眼宗師童眞入道旣爇罷泊然而化大慧爲秉炬曰擔却一片睦州版一去萬年不可挽祖師門下眞祥麟堪作人天正法眼無何時節忽到來援毫寫偈自催趲楊道者休催趲火裏蝍蟟吞鐵劃麟家世建陽乃文公裔

浮山圓鑒遠禪師天聖中許公式漕淮南命出世太平興國寺逮慶曆癸未遯居天柱山月華庵至丙戌歲呂翰林濟叔以浮山延致皇祐辛卯謝事而菴于寺西癸巳歲應姑蘇天平之招至和中復旋浮山舊隱然三住持並革故創新爲禪林於治平丁未年七十有七以仲春六日有遺語曰法遠以一幻身旅泊三界雖職導利實無一法與人深慚誑世實媿虛稱茲乃形質朽敗四大將離聚沫之軀有何久計旣當風燭何歎逝川又念幻身在世仁信多有供須恥無道業昇消曷有勝緣報答忖量唯已自知湛寂眞元却還本道忍死半刻援筆陳謝觀其詞雜而理到可見爲臨行親筆矣至於謙損亦足警誡吾徒耳又頌曰幻世出沒有何窮幻化本來體自空南山起雲北山雨樓頭鼓動慶陽鐘又曰來時無物去亦無譬似浮雲布太虛拋下一條皮袋骨還如霜雪入洪爐又自歎曰孤舟夜靜泛波瀾兩岸蘆華對月圓金鱗自入深潭去空使漁翁執釣竿師之嗣法雲者繼席浮山錄師行實劖于石世姓沈年十七占僧籍及僧實傳所收以沈爲王以十七爲十九慶曆皇祐間師之道大顯著接投子青續洞上宗派指老東山參白雲

端於宗門可謂有功矣出處差紊其可乎
寂音尊者崇寧元年夏於長沙雲蓋是時陳公瓘瑩中謫嶺外以偈見寄且欲其爲負華嚴經入嶺偈曰大士遊方興盡回家山風月絕識埃杖頭多少閑田地挑取華嚴入嶺來寂音和之曰因法相逢一笑開俯看人世過飛埃湖湘嶺外休分別圓寂光中共往來其後寂音坐與公遊而獲譴靖康元年嘗詣刑部陳詞曰放停僧慧洪見年五十六歲本貫筠州人元係右街香積院僧籍先因崇寧初諫官陳瓘論列蔡京事忤旨編管連州慧洪爲見陳瓘當官盡節投竄嶺海一身萬里恐致踈虞調護前去往來海上前後四年因與陳瓘厚善又緣得度爲僧元係故宰相張商英奏名政和元年商英奏取陳瓘所撰尊堯錄是時內官梁師成與蔡交結見宰相薦引蔡京仇人陳瓘百計擠陷旬月之間果遭斥逐猜疑是慧洪與陳瓘爲地發怒諷諭開封尹李孝壽勾慧洪下獄并理考鞠特配吉陽軍後來因患不堪執役蒙恩放令逐便經今一十四年近聞朝廷追贈張商英陳瓘官爵旌其忠節流竄蔡京梁師成嶺外正其罪惡顯見慧洪前頃所坐情節委實冤枉慧洪切見紹聖間杭州僧道潛緣與蘇軾內翰相善仇家呂升卿任浙西使者收捉道潛付蘇州獄枉法編管兗州後來經朝廷雪理改正爲僧近見右街僧永道宣和初因改德士上書爭救開封尹盛章收捉決配道州去年內亦蒙改正訖切念慧洪別無犯由只緣開封官吏覬望內臣權勢遂將慧洪枉法行遣與道潛永道冤枉情理前後比類相同今來具狀告投判部尚書欲乞依道潛永道例別賜改正爲僧未敢專擅伏聽台旨是時朝廷事屬多故未果舉行而明年夏寂音委順於同安韓舍人子蒼爲銘其塔謂其友賢招怨眞知言矣

雲臥紀談卷上

雲臥紀談卷下

東都妙慧尼寺住持淨智大師慧光出於成都范氏其著書號唐鑑乃其叔父也　徽廟時禁中以法衣施諸禪長老光亦與焉因命貲衣說法而光受當其末陞座問答罷顧視大衆曰若論說禪說道則諸大禪師已說了也敎山僧到這裏說箇甚麽即得豈不見先德道千種言萬般解只要教君長不昧既然如是畢竟如何光遂以法衣覆頂良久云衲帔蒙頭萬事休此時山僧都不會便下座于日緇素聽者萬計靡不歎服所以韓舍人子蒼銘光之塔稱其多聞善辯焉塔秘於豫章西山聖相之原

孝宗皇帝御重華宮時製原道辯曰朕觀韓愈原道因言佛老之相混三教之相絀未有能辨之者且文繁而理迂揆聖人之用心則未昭然矣何則釋氏專窮性命棄外形骸不著名相而於世事自不相關又何與禮樂仁義哉然尚立戒曰不殺不淫不盜不飮酒不妄語夫不殺仁也不淫禮也不盜義也不飮酒知也不妄語信也如此於仲尼夫何遠乎夫子從容中道聖人也聖人所爲孰非禮樂孰非仁義又烏得而名焉譬如天地運行陰陽循環之無端豈有意春夏秋冬之別哉此聖人强名之耳亦猶禮樂仁義之別聖人所以設教治世不得不然也因其强名揆而求之則道也道也者仁義禮樂之宗也仁義禮樂固道之用也彼揚雄謂老氏槌仁義滅禮樂今迹老子之書其所寶者三曰慈曰儉曰不敢爲天下先孔子曰溫良恭儉讓又曰唯仁爲大老子之所謂慈豈非仁之大者耶曰不敢爲天下先豈非遜之大者耶至其會道則互相偏學所貴者淸淨寧一而於孔聖果相背馳乎蓋三教末流昧者執之自爲異耳夫佛老絕念無爲修心身而已矣孔子教以治天下者特所施不同耳譬猶耒耜而織機杼而耕後世徒紛紛而惑固失其理或曰當如之何去其惑哉曰以佛修心以老治身以儒治世斯可也唯聖人爲能同之不可不論也

閑禪師者熙寧中廬陵太守張公鑑命出世隆慶未

暮月王公詔帥豫章延居西山龍泉不逾年以病謝事廬陵緇素具舟迎歸隆慶館于西堂閱二寒暑以元豐四年三月十三日遺偈曰露質浮世奄質浮滅五十三歲六七八月南嶽天台松風澗雪珍重知音紅爐優鉢遂泊然坐逝俾畫工就寫其眞首忽自舉次日仍舊平視其語錄纔數端刊于泉南有室中垂問曰祖師心印篆作何文諸佛本源深之多小又曰十二時中上來下去開單展鉢此是五蘊敗壞之身那箇是淸淨法身又曰不用指東畫西實地上道將一句來又曰十二時中著衣喫飯承甚麼人恩力又曰魚行水濁鳥飛毛落亮座主一入西山爲甚麼杳無消息閑之閣維奇瑞詳於蘇黃門子由之記故茲略錄遺偈垂語庶不殞其實云

南嶽芭蕉菴主世呼爲泉大道以其歌頌間有大道爲題如六巴鼻頌曰大道巴鼻問著瞌睡背負葫蘆狂歌逸戲散聖巴鼻逢場作戲東湧西沒南州北里禪師巴鼻有利無利碧嶽崔嵬龍行虎視衲僧巴鼻坐具尺二休尋短長風高雲起座主巴鼻懸河無滯地湧金蓮手擎如意山童巴鼻金將火試客問山居遠來不易一日斐然成狂歌曰阿呵呵憶著我前年在靑州喫箇棗如今立地忽思量獨笑獨歌任得倒張顚李八伯黃婆鄭九嫂心草草牀頭失却大貓兒走下門前捉蛤蚾休更討南山雲引北山雲歸去來兮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朶其言雖似放旨則有歸旣自以爲適亦足照映叢林矣

福州閩縣般若精舍紹興甲寅歲有西堂乃洞江大悲閑長老時年八十有四大慧老師居洋嶼與般若一水之隔閑雖老而尤篤參究日來隨衆入室大慧因問曰不與萬法爲侶是甚麼人閑曰扶不起大慧曰扶不起底是甚麼人速道速道閑擬對大慧以竹篦便打閑忽契悟大慧說偈印之曰一棒打破生死窟當時凡聖絕行蹤返笑趙州心不歇老來猶自走西東而閩中有嘲之以偈曰八十老翁閑灌頂只說如今行路難海門洋嶼煙波裏依舊漁翁把釣竿大慧演爲四偈曰八十老翁閑灌頂鷲王擇乳自家知寄語叢林瞎漆桶莫將鶴唳作鸎啼只說如今行路

難前三三與後三三寄語叢林瞎漆桶雲頭放下更來參海門洋嶼煙波裏得到其中有幾人寄語叢林瞎漆桶不須背後起貪瞋依舊漁翁把釣竿錦鱗蝦蟹不顧頂寄語叢林瞎漆桶休將生滅話頭看

佛印禪師元豐五年九月自廬山歸宗赴金山之命維舟秦淮謁王荊公於定林公以雙林傅大士像需讚佛印援筆書曰道冠儒履佛袈裟和會三家作一家忘却率陀天上路雙林癡坐待龍華公雖為佛印所調而終服其詞理至到故小行書彌勒發願偈數百字為酬山谷為跋佛印既住雲居而刋于石尚復存焉

魏府老華嚴者諱懷洞五季時初弘華嚴之教晩參興化存奘禪師得教外別傳之旨遂出世天鉢次徙歷沙禪苑河朔緇素尊事之故稱老華嚴禪門宗派圖有天鉢和尚系出興化者是也洞嘗有示衆語曰佛法在爾日用處在爾行住坐臥處喫茶喫飯處語言相問處所作所為處若舉心動念又却不是也還會麼爾若會得卽是擔枷帶鎖寃罪之人何故如此佛法不遠隔塵沙劫一念中見得在爾眉毛鼻孔上爾若見不得如接竹點月相似無有是處爾究竟麼切莫思惟不可言論時中承何恩力爾若知得須有歡喜處所以古人道寂寂常歷歷諸佛不求覓衆生斷消息爾還會麼一切諸佛本無情一切諸佛本無名一切衆生本自靈混然如太虛空無欠無餘爾若不會直得觸途成滯今林間錄以此為天鉢元公語又元為老華嚴則誤矣元嗣天衣懷乃雲門五世孫洞以大父事臨濟其說法旨趣端可驗矣

無際道人乃張侍郎淵道之女超宗道人乃劉侍郎季高猶子之母其於大慧老師之門俱受記莂者無際嘗詣徑山掃塔有頌曰衣濕靈山淚鑪焚少室香雲山空滿目不見法中王時超宗不至無際督之超宗以偈答曰塔本無塵何用去掃掃卽塵生所以不到初無際居家日有相者過之曰此寶座說法之人也後果為尼名慧照晩繼其落髮師資壽無著之法席嘗以漁家傲讚圜悟禪師曰七坐道場三奉詔空花水月何時了小玉聲中曾悟道眞堪笑從來讒得

兒孫好辯湧海潮聲浩浩明如皓月當空照飛錫西歸雲杳渺巴猿嘯大家唱起還鄉調乾道七年遷住臨平明因淳熙四年六月於無爲軍忽別其子梁簽判徑往光孝坐繩牀而逝及剃髮舍利無數時當伏暑留數日室貌儼然住資壽小師覺眞迎歸姑蘇暫菆楞伽山閱十一秋其子遷還三衢龕纔出穴而泉亦隨湧縚白駭敬非般若之驗歟

惟正禪師秀之華亭黃氏子甫五歲見佛書能指識其字纔誘讀則琅然成誦逮冠入杭之北山資聖師事本如郡人朱紹安欲啓帑金爲補僧籍掉頭不諾乃悵然曰古之度人以清機密旨今殊不然正以捨去老幼童其顚禍其身而已奈何眞不勝僞滔滔皆是耶居無何罽祥符覃渥獨攙毳袍且弊同列慢之正曰佛乎佛乎儀相云乎哉僧乎僧乎盛服云乎哉厥後有顯輸奉歲時用度俾繼如之院務亦復謝曰聞托鉢乞食未聞安坐以享聞歷謁諸祖未聞廢學自任況我齒茂氣完正在筋力爲禮非從事屋廬之秋也於是提策東引學三觀於天台復旋徑山咨單傳之旨於老宿居素蕁參侍素董臨安功臣山淨土院戮力爲集百事天禧中素示寂正從僉議嗣其席正雅富於學作詩有陶謝趣臨羲獻書益尙簡淳至於吐論卓犖推爲辯博之雄如王文康胥內翰吳宣獻蔡密學皆樂與爲方外遊然平居識慮灑然不牽世累處已清尙於詩尤可見矣豁行絕句曰小豁一曲一詩成吸盡詩源句愈淸行到上流聊憩寂雲披煙斷月初明皇祐元年孟夏八日語衆曰夫動以對靜未始有極吾一動歷年六十有四今靜矣然動靜本何有哉於是泊然而逝

南和尙居黃檗時答鄒長者偈五章曰短序長書皆典雅五言七字更工夫若能言行長相顧萬古新昌君子儒二曰日往月來如擲梭年顚不覺暗消磨勸君早踐菩提路世諦嘍囉不用多三曰時人心地長蒿蕪受報因茲錯道塗舉世不論僧泊俗要須言行與相符四曰久聞齋素好持經欽羨蓮華火裏生浮世勞勞皆夢幻叮嚀只此是前程五曰僕者言歸不暫居聊成數偈答君書煙霞幸得爲鄰竝從此相知

德不孤南禪師以伽陀復寒温之問如此可謂造次不忘於誘道矣

饒州教授嚴公朝康問道於薦福雪堂報恩應菴嘗有頌曰趙州狗子無佛性我道狗子佛性有驀然言下自知歸從茲不信趙州口著精神自抖擻隨人背後無好手騎牛覔牛笑殺人如今始覺從前謬時大慧老師在梅陽嚴以其頌寄呈而大慧答以書略曰隨人背後無好手此八萬四千皆公活路嚴乃湖州長興人也

鼎州文殊道禪師初遊成都講肆究唯識論幾十稔有詰之者曰三界唯心萬法唯識今日前森然心識安在道茫然不知對乃出峽周流江淮既氏舒之太平聞佛鑑禪師夜參舉趙州庭前栢樹話至覺公言先師無此語處而大疑提撕既久一夕豁然以頌發揮之曰趙州有箇栢樹話禪客相傳遍天下多是摘葉與尋枝不能直自根源會覺公說道無此語正是惡言當面罵禪人若具通方眼好向斯中辨眞假及佛鑑示寂於鍾山爲舉哀拈香曰悲想今年十月八鍾阜先師示寂滅石女號咷恨離別木人眼裏淚流血師資之道情何切一度追思一哽咽唯憑一炷紫檀香珍重當年說不說道享年七十有二於建炎已酉上巳日爲湖南巨寇鍾相者所害典牛菴主游公以偈悼之曰苦竹穿心透脊滿路生血滴滴大龍淵水山花何似白乳三尺刀鎗林裏休休報德酬恩已畢他時後日相逢飯臺更與一趯

倚松菴主乃臨川饒節字德操者政和間裂儒衣從釋氏名如璧無何朝廷建議以僧爲德士使加冠巾德操有頌曰德士舊來稱進士黃冠初不異儒冠種種是名名是假世人誰不被名謾又嘗次韻答呂居仁曰向來泯說濟時功大似頻伽餉遠空我已定交木上座君猶求舊管城公文章不療百年老世事能排兩頰紅好貸夜牕三十刻胡牀趺坐究幡風其山居頌曰禪堂茶散卷殘經竹杖芒鞵信脚行山蒜路回人迹絕竹雞時作兩三聲石楠子熟雪微乾曾向人家畫裏看覿面似君君未領問君何處有遮闌幾被儒冠誤此身偶然隨分作閑人二時齋粥隨緣飽

長短高低一任君律師持律笑禪虗禪客參禪笑律拘禪律二途俱不學幾箇男兒是丈夫陳瑩中有偈寄之曰舊知饒措大今日壁頭跎爲問安心法禪儒較幾何

大溈佛性禪師爲其嗣者潭州慧通旦公嘗頌覺鐵觜先師無此語話曰誰道先師無此語焦尾大蟲元是虎胡蜂不戀舊時窠孤將不歸家裏死急著眼勿回顧若會截流那下行帀地淸風隨步武佛性見而諭之曰頌古拈古要奢儉得所如人解使錢不必多也及頌黃檗示衆噇酒糟話曰荊棘林中宜妙義蒺藜園裏放毫光千言萬語無人會又逐流鶯過短牆佛性頌之大慧老師嬰難居衡陽且寄以偈曰出岫孤雲豈繫懷致令猿鶴有餘哀吾皇詎肯忘吾道不日恩光動地來二曰佛祖嫌來不肯做却言無位可安排笑他用力區區者剛把虛空取次埋三曰異類中行世莫猜故教佛日暫雲霾度生悲願曾無間却作南安再出來公諱淸旦字明及蓬州人也

蘇文忠公以紹聖甲戌夏爲潮州瘞田吳子野讚泗州像曰盲人有眼不自知忽然見日喜而舞非謂日月有存亡實自慶我眼根在泗州大士誰不見而有熟視不見者彼豈無眼業障故以知見者皆希有若能便作希有見從此成佛如翻掌傳摹世間千萬億皆自大士法身出瘞田供養東坡讚見者無數悉成佛公既安置惠州於丁丑歲被命責儋耳專守方子容自攜告身而弔之曰此皆前定無可恨者吾室沈氏事泗州甚謹一夕夢泗州告別問何所往答以當與蘇子瞻同往在七十二日之後也今日如其數豈非前定乎蘇曰事孰非前定者不待夢知矣然余何人辱與泗州和尙同行得非夙世有緣契乎參寥子嘗有偈爲紀之曰臨淮大士本無私應物長於險處施親護舟航渡南海知公盛德未全衰

南昌信無言者早以詩鳴於叢林徐公師川洪公玉父品第其詩韻致高古出庾權癩可一頭地由是收名定價於二公及參大慧老師於泉南小谿俱康南二道者事疏供衆因钁地次南曰钁頭邊道將一句來信擎起钁頭康以土塊擲中柄上信忽有省故嘗

有詩曰新菴小谿上英俊頗浩浩從渠作佛祖任渠會禪道荷鋤向東園事蔬暫畢老乘月始抱甕破午正殺草芥藍被蟲食秋茄亦旱槁齋盂從此去但願蔓菁好士大夫遊小谿喜言詩者大慧必曰此間有箇園頭能詩然信之議論尤高聆其緒餘者莫不屈服自是隨侍之徑山過衡陽尋放浪於衡嶽棲遲道吾爲最久削木以蔽風雨于院之西偏牓以版菴禪燕自牧于湖居士張公帥潭聞其高風力致出世湘西鹿苑贈之以詩曰詩卷隨身四十年忙中參得竹篦禪而今投老湖西寺臥看湘江水拍天句中有眼悟方知悟處還應痛著錐一箇身心無兩用鳥窠拈起布毛吹信和之今記其一曰竹篦子話選當年直下無私不是禪既遇狀元眞眼目敢拈沈水向人天平時製作名爲南昌園夫集胡侍郞明仲易之曰奇葩以序冠集首云

無盡居士張公爲玉泉皓禪師撰塔碑紀其入厨見饌晩饍問待過客耶爲衆僧耶既以實對即呼知事杖而數之曰吾昔參禪爲人汲水舂米今現成米麪煮炊造作與供養諸佛菩薩無異飽喫了並不留心參學百般想念五味馨香假作驢腸羅牛羊骨髓朧餵飼八萬四千戸蟲開眼隨境攝闔眼隨夢轉不知注祿判官掠剩大夫隨汝抄劄消豎祿簿教汝受苦有日在徒衆不堪其枯寂譖於縣宰曰長老不能安衆唯上來下去點撿零碎縣宰召皓至語之曰大善知識何不在丈室端坐兩廊下三門前來去得許多耶皓曰大通智勝佛十劫坐道場長官以坐是佛耶坐殺佛去也縣宰笑而已噫皓布裩平居凡聖莫測而無盡公欲其傳世得非借古以警今耶

關西除饉女名眞如者早進入官以才能選爲內夫人隷喬貴妃閤喬氏崇佛容其剪纔參道四方既入閩與大慧老師泉南小谿雲門法會一日作偈曰平地偶然著攧起來都無可說若人更問如何笑指淸風明月大慧爲小參對衆說偈曰今日如師姑昔時王師父身居羅綺叢只著麤麻布開口便高談嫌佛不肯做趯出是非坑截斷生死路入虎穴魔宮心中無怕怖杜撰八陽經自有三千部愛吟落韻詩偏不

勒字數行脚走天下參禪無所悟近日到雲門一時
都敗露錯認碓觜頭喚作冬瓜瓠如此作師姑勸君
少喫醋更有一處乖且道那一處嘉州大像喫灸麩
陝府鐵牛撑破肚如之施爲可槩見矣

保寧璣道者天資精勤談噱有味大慧老師謂其爲
惺惺道者江東漕使以威臨諸禪因以過水羅漢畫
像與璣觀玩而指其作老態過不得者問曰保寧莫
過得否對曰合眼便過得漕使爲之解顏已而諸禪
畢集於保寧竇公菴有設問曰既是竇公菴爲甚麼
無竇公然須次第下轉語以爲勝集之樂璣曰從年
臘下而上蓋在座唯璣爲年臘長也及至於璣有曰
當老和尙下語矣璣遽離坐顧諸禪曰請去方丈裏
喫茶聞者莫不大噱璣見僧來必問近離何許夏在
甚處待其祗對畢却問人人有箇生緣作麼生是上
座生緣于時寂音嘗請益於璣曰和尙與兄弟相見
何不便問生緣璣曰且要伊開得口其存誠及物又
如此

馮公濟川紹興戊午坐夏徑山有宣城廣心上座以
大慧老師畫像請馮讚之曰要識徑山長老强項更
無倫匹安却百千大衆常住元無顆粒若論說道說
禪果是縱橫難敵一味性氣不常佛也理會不得隔
江一見便回敢保上上大吉大慧見而題其後曰妙
喜妙喜濟川讚偏廣心會麼隘是隘是葢宣城鄉諺
有路上行人隘是耶之句又濟川適中風而口喎斜
大慧以偈問候曰未解野犴鳴先作獅子吼只因謗
般若喎却一邊口觀其道術相忘未易以常情測度
耳

明州奉化縣岳林寺迺布袋和尙道場崇寧間董氏
造閣而任氏塑布袋像奉安其上後董氏不平移下
其像而自塑焉尋有善數術者云董氏所捨者只得
六十年運任氏始發耳紹興末閣經回祿像俱爲灰
燼逆其數如所謂也于時饒道者然一臂募緣重建
閣以任氏之像居中禱祈必應主僧瑩禪師字溫叟
以三偈遺饒曰忘身一臂等閑然勇猛頭陀了勝緣
鬧市門前打得著始知無手解行拳二日汝將粉骨
報誰恩稽首龍華補處尊無指可彈猶省力重重樓

閤自開門三日我亦將頭入鬧藍且圖香火有同龕布囊貯滿一落索巷尾街頭學放憨其號布袋者以其杖荷布囊而供身之具盡貯於中自稱名契此示寂於五季之梁貞明二年丙子歲也

徽州簡上座者徑山顏首座因問之曰一二三四五六七明眼衲僧數不足儞試數看簡便喝顏復曰七六五四三二一儞又作麼生簡擬對顏便打出郎曰儞且莫亂道簡於言下有省遽說偈曰儞且莫亂道皮毛卓竪寒只知梅子熟不覺鼻頭酸嘗頌狗子無佛性話曰趙州老漢渾無面目言下乖宗神號鬼哭先是大慧老師揭牓於佛殿不許凭欄干簡既犯所戒遭擯去未幾而卒年未三十交朋聞不傷悼之

海昏逸人號曰涉園夫者李彭商老參道於寶峰湛堂遇山舒水緩必拉大慧老師爲禪悅之樂故嘗有語曰日涉園夫與杲上人同泛煙艇遡脩江而上遊炭婦港諸野寺杲擊棹歌漁父聲韻淸越令人意界蕭然因語園夫曰子其爲我作頌尊宿漁父歌之自汾陽已下戲成十首付杲上人談笑而就故不復竄也一汾陽曰南院嫡孫唯此箇西河獅子當門坐絹扇淸涼隨手簸君知麼無端喫棒休尋過二慈明曰掌握千差都照破石霜這漢難關鎖水出高源灕佛陀哩稜邏須彌作舞虛空和三雲峰曰孤硬雲峰無計較大愚灘上曾垂釣佛法何曾愁爛了桶箍爆通身汗出呵呵笑四老南曰萬古黃龍眞夭矯斬新勘破臺山嫗佛手驢蹄人不曉無關竅胡家一曲非凡調五晦堂曰寶覺禪河波浩浩五湖衲子來求寶忽豎拳頭宜速道茫然討難逃背觸君須到六眞淨曰貶剝諸方眞淨老頂門眼正形枯槁一點深藏人莫造由來妙光明烜赫機鋒峭七潛菴曰積翠十年丹鳳穴當時親得黃龍鉢掣電之機難把撮眞奇絕分明水底天邊月八死心曰罵佛罵人新孟八是非窟裏和身摻不惜眉毛言便發門庭滑紅爐大鞴能生殺九靈源曰絕唱靈源求和寡失牛尋得西家馬顧陸筆端難擬畫千林謝吟風擺雪眞蕭灑十湛堂曰選佛堂中川藞苴衲僧鼻孔頭垂下獨秀握來無一把杖頭掛從教四海禪徒訝

丞相張公天覺眼明機峻慧辯難敵宣和二年春大慧老師再訪之于荊南一日公問佛具正徧知亦有漏綱處師曰何謂也公曰吾儒尚云西方有大聖人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化然堯舜禹湯皆聖人也佛竟不言之何耶師曰堯舜禹湯比梵王帝釋有優劣否公曰堯舜禹湯豈可比梵王帝釋哉師曰佛以梵釋爲凡夫餘可知矣公曰何以知之師曰吾教備言佛出則梵王前引帝釋後隨公乃擊節以爲高論後紹興九年秋尹侍講訪師于徑山夜話及此尹亦首肯再三

大慧老師先住徑山日遣謙首座往零陵問訊張魏公是時竹原菴主宗元者與謙有維桑契分元於道先有所證謙因慨然謂元曰一生參禪見知識不得了當而今只管奔波如何則是元笑而語之曰不可路上行便參禪不得也儞但平日參得底悟得底及長靈圜悟佛日三老爲儞說底都不須理會我今偕行途中可替底都替儞了其替不得有五件事儞自管取謙曰何謂五事元曰著衣喫飯屙屎送尿馱箇死屍路上行謙未逮半途忽有契悟元賀曰今日且喜大事了當我已見淸河公竟兄當獨往宗元從此歸鄉矣魏公嘗爲謙識其悟爲名菴曰自信而記之略曰余氏湖湘佛日又使謙來發武林越衡陽崎嶇三千餘里曾不憚煩中途緣契悟徹眞理一見神色怡然若凝膺之疾已除者仍以筆誥寄元曰余謫居零陵徑山佛日禪師遣謙師上人來問動止僧宗元因佛日室中舉竹篦話心地先有發明處毅然與謙偕來既至撫信問謙亦因緣契會放下從前參學窠窟元喜曰我已見淸河公矣徑歸東陽爲衆辦衆事余嘉其行止近道書此寄元因勉以護持云紹興戊午四月二十三日紫巖居士張浚德遠書及謙回大慧逆自半山望見便曰這漢和骨都換了謙後歸建陽結茅于仙洲山聞其風者悅而歸之如曾侍郎天游呂舍人居仁劉寶學彥脩朱提刑元晦以書牘問道時至山中有答元晦其略曰十二時中有事時隨事應變無事時便回頭向這一念子上提撕狗子還有佛性也無趙州云無將這話頭只管提撕不要思

量不要穿鑿不要生知見不要强承當如合眼趒黃
河莫問趒得過趒不過盡十二分氣力打一趒若眞
箇趒得這一趒便百了千當也若趒未過但管趒莫
論得失莫顧危亡勇猛向前更休擬議若遲疑動念
便沒交涉也謙有出山相讚曰蘆膝鵲巢成底事蓬
頭垢面出山來若言悟道今成佛當甚街頭破草鞵
又頌卽心是佛曰誰家飯挂空梁指與小兒令看解
開見是灰囊當下命根便斷又衡陽道中示同行曰
月照天心古館明衡陽春色爲誰靑不知雪擁鼇山
後慶快平生有幾人大慧先住徑山語要乃謙有衡
陽編次謙嘗從劉寶學所請出世建之開善

南海僧守端字介然爲人高簡持律嚴甚於書史無
不博究商推古今動有典據叢林目爲端故事亦喜
工詩務以雅實其題石盆菴曰菴額初頒挂樹頭樹
摧菴朽幾經脩石盆不減數升水野菜時添一筋油
童子面承天子問老師心與祖師儔我來躋蹬思高
躅萬壑雲橫楚甸秋嘗棲養於佛手喦洪諫議是時
監太平觀施以米有疏曰太平散吏洪芻謹月捨俸

米入佛手喦供介然禪師惟佛手喦不二之臺眞廬
山間第一之境自因公之旣往何作者之無聞恭惟
禪師杖錫來儀解包戾止影不出山久矣脇不至席
有焉居士聞風而悅之俗子望崖而退耳室有生塵
之甑爨無欲淸之人初無半菽之糧孰置五斗之飯
芻今者食供日中之一月輸斗米之三厥數雖減於
淵明但索猶賢於方朔定有諸天之辦供豈無野鹿
之銜花折脚鐺中拾枯松而煑瀑布掉頭吟處破明
月而抹淸風丈室雖受於一牀繞腹豈須於三篋蓋
自是臺無餽也孰謂繼粟之徒歟旋予授子之粲兮
請嗣緇衣之好耳喦在廬山之北李氏有國日行因
師居焉

蘇州辯禪師初參穹窿圓公有所省發旣入京與天
寧園悟法席愈臻奧閫因大慧老師頌船子接夾山
話曰驀口一橈除作解從玆夾嶺氣衝天離鈎三寸
無消息獨向滄溟泛鐵船辯屬其韻曰合頭著語醻
船子恰似掘地覓靑天直饒楫下通明徹也是華亭
破漏船辯之爲人疎放叢林目爲辯蠹嘗有四威儀

頌曰山中行穿林野鳥亂縱橫往往山僧殺心重猿
猱驚得墮深坑山中住密室儼然念無數可憐窮鬼
出家兒覓得鹽來又無醋山中坐疊足跏趺似推磨
草鞵踏破幾千雙惹得通身都是過山中臥楕柮枕
頭豁然破突出金剛正眼睛宇宙知音無一箇其後
出世未嘗開堂而終
大覺禪師以治平三年上表辭　英廟乞歸山曰臣
聞大道無爲萬物備求其應聖人在宥百姓各遂其
生矧當熙洽之辰得豫便安之理仰斬俞允俯集衰
殘臣懷璉伏念臣爰自頃年誤知先帝忝紹隆於
祖席尤需被於宸麻久歷歲華未忘山藪屢嘗引退
靡獲報音膺陛下纂服之秋屬海內嚮風之旦願宣
佛事上答堯仁奈以暮齡益衰夙疾增劇昨捐衆務
權止寺居伏蒙皇帝陛下特遣使華送迴本院仍傳
聖諭且駐神京自惟無用之軀實出非常之遇是天
地有再生之德而草萊謝熏茂之心伏望聖慈垂雨
露之恩均日月之照俯從人欲下徇愚衷庶令朽鈍
之姿得遂林泉之志然而微蟲得計誠無易水之情
疲馬增鳴但起戀軒之思誓熏焚誦式報生成將遠
宸庭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奏辭以
聞大覺既渡江少留金山而氏西湖四明郡守以育
王虛席迎致是時奉化九峰韶公作緇素勸請疏曰
鄮嶺特秀佛祠頗嚴煙雲蔽虧金碧煥爛勝絕若此
宜待乎誰不然皓月流空遇暗卽破至人應世隨方
卽居豈以小奇汩彼大度欽惟禪師道協主上名落
天下倫輩顯赫何莫由斯當念東南以來吾宗頹圮
縱有扶救之者如操朽索御彼奔輪漸使異徒坐觀
傾覆禪師聞此當如之何𠍁謂道高位崇理不可免
瀝誠露膽言不敢文衆等但加歸投遐聽其足音耳
大覺閱罷憫其詳切欣然允從自是叢林靡不謂大
覺爲九峰一疏而來究其所自豈不然耶
佛印禪師平居與東坡昆仲過從必以詩頌爲禪悅
之樂住金山時蘇黃門子由欲謁之而先寄以頌曰
麤砂施佛佛欣受怪石供僧僧不嫌空手遠來還要
否更無一物可增添佛印卽醻以偈云空手持來放
下難三賢十聖聚頭看此般供養能歆享木馬泥牛

亦喜歡然黃門佛印以斯道爲際見之歡視老杜賛公來往風流則有間矣

雪堂行禪師稟性和易不倦隨機開導住括蒼乾明時有僧問曰宗門中事望師直指對曰門前石塔子僧不契久而復請益因以偈示之曰門前石塔子八白仍九紫方位已分明莫被巡官使尋有優婆塞問曰一切事臨身處置不下時如何行曰此不能轉物正是我家禪和子用工夫處豈不見觀音經云呪咀諸毒藥所欲害身者念彼觀音力還著於本人只這本人兩字極是難會若非透向上關棙者不識所以法眼和尙頌曰呪咀毒藥形身之逆眼耳若通本人何適

雲峰悅禪師爲芝禪師充維那於豫章翠巖時命蜀僧繪達磨祖師像龕于堂司歲月既久塵蒙蛛絲有灝上比丘慧空出力妝治之由是神明還舊覩生氣凜然紹興戊午南城董藻之敏德嘗爲讚曰昔從西天鼎來東土爲佛法心印未傳面壁而坐九伏臘一華既開隻履乃歸道已洽道如廣厦有梁有棟不傾

厭今覩遺像龍章鳳姿離塵絕𡵨巍巍堂堂猶想無語踞禪榻去古滋遠異端橫流少檢狎九原可作吾欲起公主盟歃徐樞密師川出知上饒因焚黃次經由翠巖俾門生讀讚而不能句遂自三復擊節其格之新也

蘇黃門子由元豐間左遷高安榷筦之任而於公餘必與諸山講道爲樂景福順禪師者尤篤維桑世契順有三偈寄公故嘗和曰融却無窮事都成一片心此心仍不有從古到如今如今亦如忘相逢笑一場此間無首尾尺寸不煩量要識東坡老堂堂古丈夫近來知此事也不讀文書公將移績谿以書別順曰自來高安唯有二三老僧相知既又蒙公遠來相訪方今南老門人公爲第一因此又識南公遺風爲幸多矣前日得告當往績谿且暮成行不獲面違悵仰無窮凝寒法候何如更冀以道自重順後住西山香城其徒以公偈幷書刊石尙復存焉

陳文惠公閩中人平居於釋氏留心因遊山寺恍然有得而成偈曰殿古寒爐空流塵暗金碧獨坐了無

人又得眞消息景祐間拜相尋出判鄭州以太子太師致仕居于鄭圃閲四寒暑而甍臨終自誌其墓曰有宋潁川先生堯佐字希元號知餘子年八十二不爲夭官一品不爲賤卿相納祿不爲辱三者粗可歸息於父母棲神之域矣吁公於幻妄境中了無遺恨其自謂又得眞消息固可與知者道歟

湖州報本元禪師其見於林間錄謂開法吳江聖壽投黃龍法嗣書南公視其名曰吾偶忘此僧書未欲開可以親至元遂輟住持事即日腰包而來然南公書尺集有答元曰手書遠吳江聖壽長老前年永上人自二浙迎金像回得書一封因念汝離黃檗十有餘年一錫飄然孤蹤不定雖知白而守黑奈果熟而自香緣在吳江應時而出宜遵聖賢規範如說而行勿效庸鄙之流唐言自恣凡百住持必須愼護此不盡書也今觀其委曲如是豈偶忘其名耶元嘗有三頌示學者曰儞問西來意傍人意已彰病嫌春冷淡老見事尋常睡裏遊三界惺來夢一場言應言不及得坐細思量儞問西來意余生在廣南官人須漢語百姓只鄉談九夏須紈扇三冬厭褚衫曹溪門大啓應不阻人參儞問西來意同聲了了知博聞非智慧寡學豈愚癡拾得能燒火寒山解作詩咄哉顚蹶漢誰唱羅羅哩

中際可遵禪師號野軒早於江湖以詩頌暴所長故叢林目之爲遵大言因題廬山湯泉東坡見而和之自是名愈彰無爲子楊傑字次公以爲道交楊以偈調之曰無孔鐵鎚太重墮在野軒詩頌酸鹹氣息全無一向撲入齏瓮遵即繼其韻曰無爲不甚尊重到處吟詩作頌直饒百發百中未免喚鐘作瓮居無何有僧往無爲軍持鉢遵以偈送其行且簡次公曰今去無爲化有情野軒無物贈君行若從楊傑門前過爲我高聲喝一聲楊嘗問道於雪竇門下諸公而遵嗣報本蘭以雪竇爲大父云

武寧徐龍圖禧字德占早參黃龍晦堂和尙而受印可遂與靈源爲法友因致問於靈源曰昔有老宿見人便喚爲倒騎牛漢且道如何得不被佗恁麼喚靈源對以是佗巴鼻在我手裏仍有頌發揮之曰途中

作主門裏出身倒騎順騎誰爲最親莫嫌土面塵埃甚百尺竿頭步步新

大洪恩禪師與無盡居士張公以禪教之要相與徵詰無盡因謂之曰華嚴註釋古人各有所長如題目七字大淸涼得之妙矣始成正覺李長者所具勦絕佛智既無盡無量信乎名句文字所不能詮輸他臨濟劈耳便掌三人公案未知如何試論之恩遂答曰伏蒙剖示淸涼李長者臨濟一宗公案理事分明誰敢異議可憐箇不了事漢子被無盡居士一時勘破了也雖然罪不重科既往不咎要之猶有責情三十棒若據令而行轉見盡法無民若放一線道又恐知而故犯於此二途如何即是彼上人者難爲醻對只應倒走三千里如別紙故叙乃罄此意也恩仍封別紙示之無盡於封來白紙上書一偈寄恩曰不須倒走三千里何必重科三十藤盡是河沙眞寶藏夜寒挑起讀書燈恩乃疏爲四偈答之曰不須倒走三千里浩浩淸波平地走百尺竿頭笑不休臨濟德山徒側耳何必重科三十藤放行把住此爲憑居士傳來應有在三峰鼎峙碧層層盡是河沙眞寶藏聊與人間作歸向來時無口問盧能驚怪泥牛呑大象夜寒挑起讀書燈壞衲蒙頭箇老僧慚愧淨名多意氣自憐多病百無能恩嗣投子靑公也

永道法師者出於東潁沈丘毛氏禮順昌府南羅漢院僧安恭爲師既而悵然曰佛之設教廣度群品今不扶護教門力究大乘饒益有情則徒爲耳遂趨上都講席業唯識百法二論獲臻其奧繼主左街香積院於天寧節恩例得寶覺大師之號宣和元年正月詔下改僧爲德士道偕律師悟明華嚴講師慧日與道士林靈素抗辨邪正訴于朝廷忤旨流道州二年六月依赦量移經由長沙邂逅寂音尊者以詩遺之曰道公膽大過身軀敢逆龍鱗上諫書只欲祖肩擔佛法故甘引頸受誅鋤三年竄逐心無媿萬里歸來貌不枯佗日教門綱紀者近聞靴笏趁朝趨尋令逐便七年五月奉旨前寶覺大師毛永道累經赦宥特與依舊披剃自歡慶蒙恩渥無何建炎初京城留寺元帥宗公服道德義令借補宣教郎充留守司

招諭官兼總管使司參謀軍事護佐軍旅俾往淮潁勸募豪右得錢數萬助國贍軍累蒙召起行在都堂議事於是竿執力勉返初補授文官兼帶武職分領兵權以佐王室遂成偈辭之曰昔年爲法致遭驟大使監防用將兵禁錮南行經半紀往還萬里計途程冰霜未易松筠操鑪炭難移鐵石情願與佛陀爲弟子不堪輔佐作公卿語雖非工紀實而已尋准三省樞密院賞功司劄子奉聖旨特賜寶覺圓通法濟大師尚書禮部公據云前件師號據祖宗法係是試鴻臚卿崇觀之後改賜六字師號比視品官又承都省劄子旌其護法賜名法道紹興三年二月詔朝廷與道士劉若謙等正祈禱道場所僧道班次其劄略曰緣崇寧大觀間道士王資息林靈素等叨冒資品紊亂朝綱由是起例道壓僧班竊見靖康建炎已來所有道士官資已行追毀既無官蔭須合遵依祖宗舊制伏望朝廷明降指揮特賜改正頒行天下以正風俗是時未蒙與決施行逮紹興十三年十月再行整會僧道班次僧並在東永爲定制道於十七年七月二十有七日示寂于臨安府祥符蘭若其辭世偈曰萬法本空一眞絶妄如彼太虛元同谷響若夫東都事略謂道士林靈素以左道得幸勢傾一時而道與之抗辨略無撓辭其扶護教門利益有情眞不孤初志耳

世以伊蒲塞誤爲蘋藻無乃沿襲而未之考今觀東漢楚王英傳永平八年詔令天下死罪皆入縑贖英遣郎中令奉黃縑白紈三十匹詣國相曰託在藩輔過惡累積歡喜天恩奉送縑帛以贖罪愆國相以聞詔報曰楚王誦黃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潔齋三月與神爲誓何嫌何疑當有悔吝其還贖縑以助伊蒲塞桑門之盛饌其傳註曰伊蒲塞即優婆塞中華譯爲近住乃稟戒行堪近僧住以是可見非蘋藻矣又桑門即沙門譯爲息心瑞應云息心達本源故號爲沙門然天竺之國有五所至方言音訛不同若夫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謂之四衆既具盛饌而饗則稱爲四衆齋亦可矣

金山達觀穎禪師爲人奇邈智識敏妙書史無不觀

詞章亦雅麗與夏英公王文康公歐陽文忠公趙參政平叔遊殊相樂也嘗著性辯曰今古學賢言性者只得情也脫能窮理不能盡性何也不知三才萬物皆性也天性上人性下金利水濕木直火熱土厚此五行性也統而論之精而察之萬物之性皎然可見矣就中最靈者人也陰陽交遘而生變化而動者情也約人情純粹者也其所以可上可下爲賢爲愚受性上者君子也外情不能惑性雖混於小人猶金玉之中土石耳至于堯舜禹湯垂名萬古乃當時保高位守常道而察人情隨性立法也桀紂幽厲惑富貴失大寶縱自性被情遷也天地雖無情風雲四時易其候山川萬物亂其形唯人居中度天時隨地利而不失其節所以人爲天地心也情意識皆本乎性也隨物所顯故外有多名耳餘不可備叙也情者心也牽於用意者志也記於事識者知也辨於物愛惡喜怒皆情也夫爲大聖人者性決定也不被外惑不爲情牽性制於情也所以我教謂之正覺者也易唯知窮理盡性之說而未見乎出古入今之道者也

蘇翰林子瞻以紹聖元年秋經由南華著衲衣與長老辯公坐次忽客來謁乃著公服遂謂辯曰裏面著衲衣外面著公服大似壓良爲賤辯曰外護也少不得蘇曰言中有響辯曰靈山付屬不要忘却已而爲作蘇程菴銘其引曰程公菴南華長老辯公爲余表弟程德孺作也余南遷過之更其名曰蘇程且銘之辯作菴寶林南程取之不爲貪蘇後到住者三蘇既住程則去一彈指三世具如我說無是處百千燈同一光一塵中兩道場齊說法不相妨本無通安有礙程不去蘇不在各遍滿無雜壞程爲廣東漕使而辯作是菴也

閑禪師者初參高菴悟公於雲居悟問鄉里甚處對曰天台悟曰天台石橋倒是否閑趨前以手掖悟笑而已悟平居喜學玄沙示衆因我得禮儞話閑聞有省以頌呈悟曰因我禮儞魚腮鳥觜更問如何白雲萬里未幾辭歸故居高自標致繼遁安問於悟得其所報曰此事須是力行久久自然靈驗向來因我得禮儞頌可謂遁古冠今矣自爾道價四馳爲時宗仰

郡守韋萬年律居而爲禪席命閑權與焉烏巨雪堂行禪師視閑爲猶子遊天台閑請其陞座行有頌曰因我得禮儞天台石畧彴今古往來人幾箇親踏著閑之爲人莊重能蹤跡其高菴遷數刹而終老於雲居三塔云

蔣山佛慧禪師叢林號泉萬卷者有北邙行曰前山後山高峨峨喪車轔轔日日過哀歌幽怨滿巖谷聞者潛悲薤露歌哀歌一聲千載別孝子順孫徒泣血世間何物得堅牢大海須彌竟磨滅人生還如露易晞從來有會終別離苦樂哀感不暫輟況復百年驚電馳去人悠悠不復至今人不會古人意栽松起石駐墓門欲爲死者長年計魂魄悠揚形化土五趣茫茫井輪度今人還葬古人墳今墳古墳無定主洛陽城裏千萬人終爲北邙山下塵沈迷不記歸時路爲君孤坐長悲辛昔日送人哭長道今爲孤墳臥芳草妖狐穿穴藏子孫耕夫撥骨尋珠寶老木蕭蕭生野風東西壞塚連晴空寒食已過誰享祀塚畔餘華寂寞紅日月相催若流矢貧富賢愚蒸如此安得同遊長樂鄉縱經劫火無生死觀其詞理悽壯有關教化世之持暴氣溺欲樂者見之宜自警省焉

西蜀政書記居百丈山最久而內外典墳靡不該洽至於詩詞雖不雅麗尤多德言珪禪師早從之遊政以詩贈之曰少年詩律如春雨點染萬物發佳處時復一篇出新意瀾錦輕紗脫機杼自知文意費雕刻日益巧僞蔽心腑飜然洗心謀大道超然不與萬法侶車輪峰下從吾遊杲杲素練濯秋渚一染燦然得正色不爲朱紫所等伍妙高無處見德雲夢中樓閣啓鑰戶了然心腑不可蔽無煩彫刻得巧語謫仙人在一塵中一一塵中有杜甫根塵界處皆腹稟八萬四千無數句意句圓美若彈丸詠歌不足欲起舞秋風遶樹掃蒼顏園林失翠作峋嶁遠追淸興別吾遊泠然不待風爲御招此百年未歸客送行天地一逆旅要收春雨點新意佗日相逢爲君舉珪遂行詣佛眼而得法後住和之褒禪東偏植竹因爲退居名曰竹菴有詩種竹百餘箇結茅三兩間纔遥谿上路不礙屋頭山黃葉水去住白雲風往還平生只這是道

者少機關竹菴諱士珪詩還收為道珪作則誤也

雲臥紀談卷下終

雲臥菴主書

十一月七日豐城曲江感山雲臥菴主曉瑩上狀問訊徑山遯菴無言首座禪師友兄日者禋兄居上藍時蒙以函翰附其遞至殷繹真旨開慰之深何啻執熱而濯清風第以相望闊遠殊乏雅便無繇略具稟報可勝媿怍唐顧況有言一別二十年人堪幾回別與兄之違異僂指則踰其數又十寒暑其何以堪耶追懷曏昔道義琢磨之益炯炯此心恍如隔世矣竊承坐分法施開悟多衆苟非辣手段大鉗鎚未易及此故嘗以祇夜寄意於歆豔曰徑山突兀上雲煙高遁山顛絕世緣握以黑蚍分半座却將毒氣噴人天其實祖室重寄有在於是欽仰欽仰即茲冬仲寒冷凜嚴必然𩊠體於四威儀中日享龍天恭敬之福為樂無涯淚也愚自量命薄才疎跨短步窄難追逐諸友高蹈於叢林赤免稟志遵分於乾道辛卯縛屋荒山既高寒孤迥老病不堪至淳熙戊戌冬以徒弟隸名感山小寺而徙居焉寺基稅錢三十有一並無常產唯破屋數間如玉川子洛城之居耳親舊憐其謀生計拙奉養清甚相與出貲掓小輪藏庶幾財法互陳補其日給歲在癸卯徒弟遽歿遂自任其灑掃之責而量柴頭數米顆之外無佗念裴懷且圖睡快而已禋兄謝事上藍既到山間樂其幽寂為留十有一月應南源命而遷青原祖席緣法頗盛亦有二三衲子不孤其竹篦用事所用竹篦乃大慧老師在梅陽日大慧老師以竹篦揭示佛祖不傳之妙幾四十年來報恩為兄弟入室者無著嘗作銘紀其由銘有引遂使臨濟正派勃興焉至於居患難中亦不倦提擊所以梅州報恩有竹篦在堂司也江西瑩仲溫嘗掌其職得之而歸豈特為叢林千載之榮觀邪無著妙總謹稽首為之銘曰南山有竹不削自異狀若黑蚖噴噴毒氣如尺之捶用之無匱鍛聖烹凡經天緯地仲溫得之尤宜保秘照映叢林千古不墜愚渦沈鄉

并收得誠爲閑家具遠然後定被摩那輩將去撥火何如於未蓋棺前以竹篦及無著親寫之銘併歸於裡兄所幸其用得靈驗想兄聞而必爲之喜也其山頭兄弟與兄契分厚而過江西愚得復見者唯古岡永兄受仰山命時取道豊城來菴所相訪因送其入院其後遷大潙二年而示寂長谿晦兄住香城亦至山舍及董大潙閲一月而委順建昌圓兄自鵝湖移仰山迂路相尋亦送其至臨江慧力無何領院事七日而西邁然晦圓二兄世緣不假借如此在其分上又何憾焉育王光兄道福如是之盛向來朝遊夕處而不識韋皇是貴人者多矣自其出世收書三四其在靈隱故嘗問之以書曰兄今羽凡骨爲飛仙起故魚爲雲龍之時如演圓二兄尚未聞人天推轂何邪兄雖不藉其齒牙餘論而道香德風自然藹著其所以問之者庶其不忘持天下叢林之公論也今叢林無公論奈何奈何前夏淨慈密兄以書見寄紓誠盡意不替疇昔祖道正賴其主盟爲本色衲子所歸豈謂去夏遽爾踰葱嶺而去兄必爲短氣耳況江湖朋

舊彫零如霜葉脫木亦無幾矣殊使人愴然也今華藏璉兄住保安日有書來云祖詠住越之興善已數年在臨安時綴集大慧始末作年譜一冊不肯上徑山與前輩看詳急於刊行亦多疎脫愚於是答其書糾其年譜之謬今試爲兄略擧數端譜云師再至荊南張無盡問以堯舜禹湯古之聖君而釋典不言何也師云梵王帝釋說法因緣爲對其所取簡脫如此適足以增排佛者之誚若據當時所問所答極有理趣而老師嘗於紹興九年間與尹侍講彥明說尹首肯者再三郎非對以梵王請佛說法因緣愚以其詳具於雲臥紀談茲不欲縷陳又讚草堂像則是十年寶峰化主求之於徑山其時草堂尙無恙故有小根魔子還知否此是吾家眞白眉之句乃非十三年作於衡陽也又李參政泰發所贈絕句其引云適衡聞州郡欲免旬呈師毅然不可曰無以我累人此意豈流俗泛泛者所能窺之哉感歎成小詩曰十畝荒園旋結茅芥菘挑盡到同蒿聖恩未許還磨衲且向堵前轉幾遭蓋十一年冬間非二十年也大慧初到衡

陽菴於城中廖司戶西園其譜改十畝作十里在衡
陽城豈容十里園邪又改同蒿作蓬蒿且蓬非可食
之菜然參政公之詩如唐高力士貴峽州詠薺菜而
寄意焉其譜中有作說踈謬處譏爲兄略言其數段
如云梅爲南方煙瘴之郡醫藥極少東歸而不霑霈
澤者六十有三既無人字則是何物若是人而死煙
瘴蓋爲法忘軀之士既非罪責豈可不霑霈澤邪昔
徐師川在昭州有詩曰嶺外昭州最瘴煙華人罪大
此爲遷老夫無罪緣何事也向昭州住半年其死於
梅州六十有三人可比類徐公在昭州也又云師居
梅州衲子追隨於荒寒寂寞之濵丙一言冀一盼以
爲終身慰幸足可下視諸方若爾則適足取笑諸方
以老師參徒非標志於宗門本分事乃東山頌今者
叢林走大聲之謂也又云紹興甲戌在梅州以臨濟
正宗法語付法宏首座道先侍者宏既不得其死於
梅陽而先亦死於徑山侍寮宏先既死則正宗法語
付之誰邪今不得正宗法語付授而嗣法者則何以
藉口此所謂華詞損實耳昔圜悟在蜀嘗以衣并鉢

寄來泉南與老師是時老師有偈曰付來鐵鉢盛貓
飯廝衲袈裟入墨盆祖宗活計都壞了不知將底付
兒孫老師既施爲如此何必獨收正宗法語付宏先
也又云兄與璉密裡於老師語錄節其綱要離爲五
册既節則是删繁去冗然其間不無去取似不當揭
示於世徒使叢林增阿難毦矣之歎也又有按事出
武庫者却不敘武庫所出端由今畧敘武庫之權輿
乃紹興十年春信無言數輩在徑山以前後聞老師
語古道今聚而成編福清眞兄戲以晉書杜預傳中
武庫二字爲名至十一年四月間老師陞座而張侍
郎與法會老師因說張魏公之兄昭遠參圜悟而圜
悟謂其爲鐵劉禪今山僧却謂侍郎禪爲神臂弓未
免以偈見意曰神臂弓一發穿過千重甲子細拈來
看當甚臭皮韤次日侍郎請陞座而台州了因禪客
致問曰神臂弓一發千重關鎖一時開吹毛劒一揮
萬劫疑情悉皆破猶是生死岸頭事作家相見時如
何師曰拖出這死屍進云和尚爲誰恁麼道師云棺
木裏瞠眼進云此未是學人問處師云爾問處又作

麼生進云把手上高山師云非儞境界進云毒蛇頭上也要搔痒師云儞不是這般人進云若不登龍門焉知滄海闊師云爭奈已遭點額逮五月間侍郎遭臺評被及老師有衡陽之行蓋是時朝廷議兵而神臂弓之論頗紛紜所以侍郎答何中丞書有除帥在月末之語已而張徽猷昭遠有偈嘲老師曰小菴菴主放憨癡愛向人前說是非只因一句臭皮韈幾乎斷送老頭皮由是山頭識者莫不以武庫二字爲憂故千僧閣首座江州能兄揭牓子於閣門曰近見兄弟錄得老師尋常說話編成冊子題名武庫恐於老師有所不便可毀爲雜錄則無害焉其後又僞作李參政漢老跋而以紹興辛酉上元日書于小谿草堂之上其實老師則不知有武庫及於紹興庚午在衡陽見一道者寫冊取而讀則曰其間亦有是我說話何得名爲武庫遂曰今後得暇說百件與叢林結緣而易其名未幾移梅陽至癸酉夏宏首座以前語伸請於是閑坐間有說則宏錄之自大呂申公執政至保寧勇禪師四明人乃五十五段而罷與時福州禮

兄亦與編次宏遂以老師洋嶼衆寮牓其門有兄弟參禪不得多是雜毒入心之語取稟而立爲雜毒海宏之親錄爲德侍者收禮之親錄在愚處禮之錄其中尙有說雲蓋古和尙叢林謂古慕固者頌狗子無佛性話曰趙州狗子無佛性終日庭前睡不驚狂風打落古松子起來連吠兩三聲老師曰此吟狗子詩也禮之小楷筆力精勁殊有風韻蓋出之於晉宋法帖耳又譜中於二十年收四句詩而不叙其由但云皆預讖嶺海之意詩曰鴈回始覺瀟湘遠石鼓灘頭莫怨天一住十年秦楚隔木弓重續舊因緣蓋是雪峰聞兄於紹興十二年從衡陽來臨安見有以西蜀費孝先之術設肆而爲人決休咎聞因以老師問焉故有是詩也衡陽有回鴈峰瀟湘有石鼓灘而辛酉至庚午移梅陽則十年或云古以梅木爲弓未詳所出若以卦詩較老師衡陽之事可謂奇中矣又譜中收而使人不可曉者如云華藥寺慶懺鐘樓小參說偈戲操閩音用其里語後以杜牧之詩驚起暮天沙上鴈爲斷句愚嘗聞筠陽珣兄說仰山鐘樓壁間舊

有題云突然架起一間屋中心懸箇鐵瑘瓏驚起暮天沙上鴈海門斜去兩三行以老師與竹菴在仰山時嘗登樓讀而爲笑及於華藥小參舉以爲法樂若謂海門爲識則老師未嘗過海門何識之有哉又譜收祭圜悟文不動軒記已見於泉南刊舟峰文集則是其代亦不必收爲老師作也至於臨示寂遺奏四十二字乃親蹟而却不收遂收愚所錄囑嗣法委曲之語然愚是時於喪司職在掌記所以於語之結尾明說是口授侍者令錄以爲刪此所謂老夫常談何足收邪又譜云師隆興癸未三月聞王師凱旋作偈有氛埃一掃蕩然空之句然偈初欲以進而未果眞蹟在賢兄處賢卒而流落爲仰山權兄收偈前有臣某甲上進五字氛埃一掃蕩然空百二山河在掌中世出世間俱了了當陽不昧主人公若此偈可全收而却不爾譜末云奪食驅耕斷橋塞路蓋遊戲耳若以是爲遊戲可乎此所謂妄言傷正也前輩曰奪食驅耕手段辣茲可見宗師體裁耳又云其所攝化傾倉倒廩墮珥遺簪唯恐不適師意則人情相奉而非歸依至道從其攝化也其墮珥遺簪則是遺失墮落而非韓文公所謂越商胡賈脫身獻耳譜中間有按塔銘而並無按正續傳至於有數段按師謂侍者若是說話初無定論既非上紙筆何可言按俗諺所謂口說無憑也又譜跋云採摭正續傳所不載者集爲年譜及觀譜之所取盡出於正續傳何得爲不載邪興國軍安兄作建康出隊先馳歸謂愚曰老師緣秦太師有親戚命陞座乃言我雖被太師編管十七年未嘗敢怨佗其實事有前定也遂引東山受業院於崇寧甲申塑佛有異人丁生便謂像有難則人來出家像毀則人有難若較我平生事時日無差豈不是前定邪士大夫聞者靡不服其達也正續傳首載此事而譜却按爲定上座普說而說然說事有由不若爲秦太師親戚說者爲優耳試於廣錄檢尋於定普說有無便見其鑿空造端欺誑於世也紹興丙子秋老師嘗於鄂渚舟中以愚生緣洪州顧而謂曰洪州出得幾箇尊宿如寶峰月海會從雲峰悅輩甚生次第又云我年十九遊隱靜杯渡菴其菴主說所夢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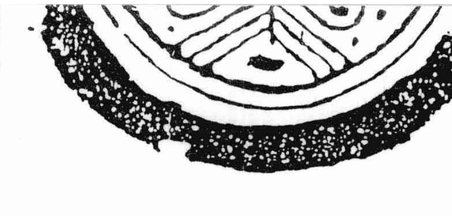
謂我是雲峰悅和尚後身及到瑞竹珵和尚處却道我是再來人是時老師說得甚詳故嘗備載於雲臥紀談而譜中只說珵說爲再來人却不能取雲峰後身之事然老師屢說而叢林知者亦衆也所以向來對靈文故云舉世知雲峰悅老之後身逢時獲南嶽讓公之前號蓋讓公亦賜大慧禪師也江西近有一僧撰隆興佛運統紀凡兩巨編印行以初祖迦葉於周懿王四年庚寅入鷄足山而傳燈錄載却是孝王五年丙辰也其差紊二十八年於迦葉尚如此餘可知矣又取晉懷帝爲劉曜使衣青衣而行酒及東晉孝武帝晚年長星現而舉酒祝曰長星勸爾一杯酒觀其二事何與佛運邪愚因見統紀無足取遂用小青江紙一幅上畫小佛兩旁畫八十眼於每眼中只寫四字如甲寅示生至壬申入滅之數其下叙化跡七百餘字名曰釋迦文佛住世圖其叙說法年時略曰初詣鹿苑開演二乘其癸未至甲午唯談生滅是爲阿含經聲聞小乘也其次乙未至壬寅說方等諸大乘經彈訶二乘令耻小慕大其次癸卯至甲子說

般若諸經融通二乘令心通泰其次乙丑至壬申說法華涅槃等經開權顯實指小卽大混而爲一所謂身住世七十九年而教談三百餘會也愚向嘗與池州南道者議欲撰老師住世圖今亦不復措意矣南與述首座字無已者是鄉人也述同老師在京師圜悟會中而至雲居知老師出處之詳無如述也南與之同行其聞見可知也老師初住徑山述作先馳與首座勘辨亦有機語由是叢林只呼爲述先馳嘗隨過衡陽既移梅陽而述歸鄉首衆僧於梅山愚丘禪師席端而卒愚平時與南親密每聞其語叢林典故也愚又因見吉州禾山方和尚令福唐祖一書記所編死心行狀及較舟峰續僧寶傳則沒交涉其傳則謂初謁棲賢秀次之黃龍參晦堂會坐下板知事捶行者聞杖聲而悟晚住黃龍退居晦堂夜參有乞末後句與偈泊然而逝而行狀則謂初謁晦堂於黃龍閱九載一夕燕坐微困聞雷大震廓然契悟又經九載方離黃龍徧參而至棲賢謁秀鐵面及再住黃龍往大莊寫鼓樓牌爲安心閣體中不佳院衆來請歸

遂厲聲曰吾以大千爲家何院之歸乎況衲僧家胡往不利哉藏主僧慧宣曰和尚宜自警省師蹶起曰川僧我這裏事定於是泊然而逝是時靈源居昭默堂以偈告死心靈席其偈有叙曰伏念十三日承降弊寮碾茶具食笑語甚歡且擧昨日答舒州朝請徐師川甘露眞乘書其語委曲和軟異乎平時復擧今早答隱靜祖印書云渠已作壽塔云彼此老大今後不必寄書來也食罷從容說話乃去至次日晩閒報和尚早晨出莊齋後似不快恐今夕不歸十五日早聞已歸寂某力病登方丈見趺坐顏貌睟然如平常身體温軟但問不復應矣唯是不應亦涉吸吸然知者方知其如未具無耳之聽者何因著偈以告于靈席噫慈音正色尙能爲我發忉忉之誚乎偈曰平生詆眞語正色無忌諱垂滅流軟音向人眞有謂於余尤更慇羮茗雜珍味那知越夕閒遽作飜身勢聞登方丈覩跏趺兒和睟問焉不余應即承親說示其如有耳人難聽無聲義何當妙寂中等復演玄祕然其偈叙與行狀同而與傳則不同矣其傳旣行其行狀

則無聞於叢林也死心可謂命世大宗師其平時出處叢林不得聞其詳是可太息也愚向雖謬用其心以所聞所見綴成大慧正續傳無垢聞道傳無著投機傳庶幾於後文章宗工如孫尙書仲益作圓悟傳秀紫芝作歐陽文忠公傳而不至如舟峰作死心傳之踈脫耳中昨雪峰聞兄雲居熙兄並欲以傳鋟木而力拒其不可者其中必有不合輿議處若不鋟木尙可改易若鋟木則是以管見而欺當時會中朋舊謂秦無人也靈源作晦堂行狀有云早不奉戒律且逢橫逆天柱靜公以書力詆其不當言又踈山如公編次草堂行錄有日持心經一藏以般若力資雲巖造藏而東山空公以書糾其非是其靈源踈山智高識博尙取誚於同列況佗人哉然正續所以嗣法止於在洋嶼小谿前住徑山受記莂者其衡梅與再住徑山並無與焉至於收無著者蓋依彷達磨傳載尼總持在於無著則不忝耳今聞光二兄法子法孫碁布名山以傳不收其師必怒罵生滅也昔靈源著五祖演和尙正續銘而無圓悟名但佛鑑佛眼而已蓋

是時圜悟出世西蜀而道聲未及南方孟子所謂盡
信書不如無書也雪堂作佛眼正續記久已刊行兄
曾見否前得兄書有言不附承動靜已十年登時口
占一偈曰吳楚相望亦遠哉十年方得一書來世無
百歲之人也縱有書來能幾回彼此書尺踈得往復
其道義於大圓鏡中豈有踈闊哉昨於待來之人剽
聞兄力却秀峰之命而今而後設使有援薛廷望請
德山故事必難施其計故嘗有二偈奉懷曰自從相
別幾經年湖海唯聞道價傳以遯名菴眞箇遯獻華
無路在諸天又曰聞道秀峰招不去想於雙徑作終
焉旣然穴鼻圖高臥敢問時人作麼穿謾錄去聊博
一笑耳愚行年六十有八而來口無多前輩所謂人
生七十鬼爲隣則近之矣今俱老大相望闊遠必無
荐見之因懷抱何由軒豁旣形於紙筆未免緇縷相
告以兄爲知言之人故也卽日顯言齋息是衛永永
眉壽以副叢林依嚮此外無可爲祝不宣曉瑩再拜



羅湖野録

宋・曉瑩 集





羅湖野錄序

愚以倦遊歸憩羅湖之上杜門卻掃不與世接因追繹疇昔出處叢林其所聞見前言往行不爲不多或得於尊宿提唱朋友談說或得於斷碑殘碣蠹簡陳編歲月浸久慮其湮墜故不復料揀銓次但以所得先後會粹成編命曰羅湖野錄然世殊事異正恐傳聞謬舛適足滓穢先德貽誚後來姑私藏諸以俟審訂脫有博達之士操董狐筆著僧寶史取而補之土苴罅漏不爲無益云爾

紹興乙亥十月望日湖隱堂釋氏子曉瑩叙

羅湖野錄上

宋　江西沙門　曉瑩　集

趙清獻公平居以北京天鉢元禪師爲方外友而咨決心法暨牧青州日聞雷有省卽說偈曰退食公堂自凭几不動不搖心似水霹靂一聲透頂門驚起從前自家底擧頭蒼蒼喜復喜刹刹塵塵無不是中下之人不得聞妙用神通而已矣已而答富鄭公書略曰近者旋附節本傳燈三卷當已通呈今承制宋威去餘七軸上納抃伏思西方聖人教外別傳之法不爲中下根機之所設也上智則頓悟而入一得永得愚者則迷而不復千差萬別唯佛與祖以心傳心其利生攝物而不得已者遂有棒喝拳指揚眉瞬目拈椎豎拂語言文字種種方便去聖逾遠諸方學徒忘本逐末棄源隨波滔滔皆是斯所謂可憐憫者矣抃不佞去年秋初在青州因有所感旣已稍知本性無欠無餘古人謂安樂法門信不誣也比蒙太傅侍中俾求禪錄抃素出恩紀聞之喜快不覺手舞而足蹈之也伏惟執事富貴如是之極道德如是之盛福壽康寧如是之備退休閑逸如是之高其所未甚留意者如來一大事因緣而已今茲又復於眞性有所悟入抃敢爲賀於門下也公以所證形於尺素而爲鄭公同事攝眾不孤先聖囑累而然元豐間以太子少保歸三衢與里民不間位貌名所居爲高齋有偈見意曰腰佩黃金已退藏箇中消息也尋常時人要識高齋老只是柯村趙四郎又誌其壽塋曰吾政已致

壽七十二百歲之後歸此山地彼眞法身不卽不離充滿大千普現悲智不可得藏不可得置壽塋之說如是如是觀其漏泄家風了無剩語豈容裴䇲擅美於前耶若夫身退名遂善始令終不出戸庭心契佛祖賢於知機遠禍駕言從赤松子遊者遠矣

湖州西余淨端禪師字表明出於湖之歸安丘氏甫六歲事吳山解空院寶暹爲師暹數欲以貲補端謝曰志不願爲進納僧當肆業與三寶數亦未晩耳年二十有六始獲僧服既而覩弄獅子頓契心法乃從仁岳法師受楞嚴要旨一日岳以經中疑難十數使其徒答之唯端呈二偈曰七處徵心心不遂懵懵阿難不曾地直饒徵得見無心也是泥中洗土塊又曰八還之教垂來久自古宗師各分剖直饒還得不還時也是蝦跳不出斗岳覩而驚異曰子知見高妙必弘頓宗于時齊岳禪師住杭之龍華道價照映東吳端往參禮機縁相契不覺奮迅翻身作狻猊狀岳因可之自是叢林雅號爲端獅子端天資慈祥戒撿不違恤飢問寒如切諸已章丞相子厚由樞政歸吳致端住靈山繼遇有詔除拜適迺𨠡體中不佳進退莫擬端投以偈曰點鐵成金易忠孝兩全難子細思量著不如箇湖州長興靈山孝感禪院老松樹下無用野僧閑又甞往金陵謁王荊公以其在朝更新庶務故作偈曰南無觀世音說出種種法衆生業海深所以難救拔往往沈沒者聲聲怨菩薩吳興劉燾撰端塔碑荊公平時見端偈語稱賞之曰有本者故如是然所獻二公偈並出禪悅遊戲使不以方外有道者遇之其敢詬厲也必矣此可謂相忘於道術也歟

空室道人者直龍圖閣范公珣之女幼聰慧樂於禪寂因從兄守官豫章之分寧遂參死心禪師于雲巖既於言下領旨尋以偈伸讚死心曰韶陽死心靈源甚深耳中見色眼裏聞聲凡明聖昧後富前貧利生濟物點鐵成金丹青徒狀非古非今死心問之曰死心非眞向甚麼處讚若讚死心死心無狀若讚虛空虛空無跡無狀無跡下得箇甚麼語若下得語親見死心對曰死心非眞眞非死心虛空無狀妙有無形絕後再穌親見死心於是死心笑而已靈源禪師遂

以空室道人號之自爾叢林知名政和間居金陵圜
悟禪師住蔣山佛眼禪師亦在焉因機語相契二師
稱賞然道韻閑淡似不能言者至於開廓正見雅爲
精峭偈句有讀法界觀曰物我元無二森羅鏡像同
明明超主件了了徹眞空一體含多法交參帝網中
重重無盡意動靜悉圓通又設浴於保寧揭牓于門
曰一物也無洗箇甚麼纖塵若有起自何來道取一
句子玄乃可大家入浴古靈只解揩背開士何曾明
心欲證離垢地時須是通身汗出盡道水能洗垢焉
知水亦是塵直饒水垢頓除到此亦須洗却後於姑
蘇西竺院薙髮爲尼名惟久宣和六年趺坐而終道
人生於華胄不爲富貴籠絡傑然追蹤月上女直趣
無上菩提又變形服與鐵磨爲伍至於生死之際効
驗異常非志烈秋霜疇克爾耶

太史黃公魯直元祐間丁家艱館黃龍山從晦堂和
尙遊而與死心新老靈源淸老尤篤方外契晦堂因
語次擧孔子謂弟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
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於是請公詮釋而至于
再晦堂不然其說公怒形於色沈默久之時當暑退
涼生秋香滿院晦堂乃曰聞木犀香乎公曰聞晦堂
曰吾無隱乎爾公欣然領解及在黔南致書死心曰
往日嘗蒙苦口提撕常如醉夢依俙在光影中蓋疑
情不盡命根不斷故望崖而退耳謫官在黔州道中
晝臥覺來忽然廓爾尋思平生被天下老和尙謾了
多少唯有死心道人不肯乃是第一相爲也靈源以
偈寄之曰昔日對面隔千里如今萬里彌相親寂寥
滋味同齋粥快活談諧契主賓室內許誰參化女眼
中休自覓瞞人東西南北難藏處金色頭陀笑轉新
公和曰石工來斵鼻端塵無手人來斧始親白牯貍
奴心卽佛龍睛虎眼主中賓自攜缾去沽村酒却著
衫來作主人萬里相看常對面死心寮裏有淸新黃
公爲文章主盟而能銳意斯道於黔南機感相應以
書布露以偈發揮其於淸新二老道契可槩見矣噫
世之所甚重者道而已公旣究明則杜子美謂文章
一小技豈虛也哉

蹣菴成禪師世姓劉宜春人裂儒衣冠著僧伽梨於

仰山。已而從普融平公得出世法。宣和初住東京淨因。太尉陳良弼建大會。禪講畢集。有善法師賢首宗之雄者。致問諸禪曰。吾佛設教自小乘至于圓頓。掃除空有。獨證眞常。然後萬德莊嚴。方名爲佛。嘗聞禪宗以一喝轉凡成聖。攷諸經論似相違背。今一喝若能入五教。是爲正說。若不能入五教。是爲邪說。是時諸禪列坐。法眞禪師一公以目眴慈受禪師深公。深復肘師。使對之。師乃召善而謂之曰。承法師所問。不足勞諸大禪師之譚。只淨因小長老可解法師之惑。其五教者。如愚法小乘教。乃有義也。如大乘始教。乃空義也。如大乘終教。乃不有不空義也。所謂大乘頓教。乃卽有卽空義也。所謂一乘圓教。乃空而不有。有而不空義也。我此一喝。非唯能入五教。至於世間諸子百家。一切技藝。悉能相入。乃喝曰。還聞麼。善曰。聞。成曰。汝既聞。則此一喝是有。是能入小乘教。又召善曰。汝今還聞麼。善曰。不聞。成曰。汝既不聞。則適來一喝是無。是能入大乘始教。我初一喝。汝既道有。喝久聲銷。汝復道無。道無則元初實有。道有則卽今實無。既

乃不有不無。是能入終教。我有喝之時。有非是有。因無故有。無喝之時。無非是無。因有故無。卽有卽無。能入頓教。我此一喝。不作一喝用。有無不及。情解俱忘。道有之時。纖毫不立。道無之時。橫徧虛空。卽此一喝。入百千萬億喝。百千萬億喝。入此一喝。是能入圓教。善遂稽首謝。師復召善曰。乃至一語一默。一動一靜。從古至今。十方虛空。萬像森羅。六趣四生。三世諸佛。一切聖賢。八萬四千法門。百千三昧。無量妙義。契理契機。與天地萬物一體。謂之法身。三界唯心。萬法唯識。四時八節。陰陽一致。謂之法性。是故華嚴經云。法性徧在一切處。有相無相。一聲一色。全在一塵中。含四義事理。無邊周徧。無餘參而不雜。混而不一。於此一喝中皆悉具足。猶是建化門庭。隨機方便。謂之小歇場。未至寶所。殊不知吾祖師門下。以心傳心。以法印法。不立文字。見性成佛。有千聖不傳底向上一路在。善又問曰。如何是向上一路。成曰。汝且向下會取。善曰。如何是寶所。成曰。非汝境界。善曰。望禪師慈悲。成曰。任從滄海變。終不爲君通。善於是膠其口。覷其

氣愀然變容媿怍而退噫成之學贍道明左右逢原乘機挫銳於人天衆前借使先德扶宗亦蔑以加於此矣

玉泉皓禪師元豐間首衆僧於襄陽谷隱望聳諸方無盡居士張公奉使京西南路就謁之問曰師得法何人皓曰復州北塔廣和尙公曰與伊相契可得聞乎皓曰只爲伊不肯與人說破公善其言致開法于郢州大陽是時谷隱主者私爲之喜謂我首座出世盛集緇素以爲歆艷皓登座曰承皓在谷隱十年不曾飮谷隱一滴水嚼谷隱一粒米汝若不會來大陽爲汝說破擕拄杖下座傲然而去尋遷玉泉有示衆曰一夜雨霶烹打倒葡萄棚知事頭首行者人力拄底拄撐底撐撐撐拄拄到天明依舊可憐生自謂此頌法身向上事如傅大士云空手把鋤頭洞山云五臺山上雲蒸飯只頌得法身邊事然爲人超放未易以凡聖議嘗製犢鼻裩書歷代祖師名而服之乃曰唯有文殊普賢較些子且書於帶上故叢林目爲皓布裩有侍僧效之皓見而訴曰汝具何道理敢以爲戲事耶嘔血無及耳僧尋於鹿門如所言而逝嗚呼世所同者道所異者跡而已皓之唱道開豁正見至於示跡殊常則爲不測人求於往昔殆鄧隱峰普化之流亞歟

黃龍忠道者初至舒州龍門縱步水磨所見牌云法輪常轉豁然有省撫掌說偈曰轉大法輪目前包裹更問如何水推石磨遂寫而作圓相於後詣方丈呈佛眼禪師已而禮辭渡九江登廬阜露眠草宿蛇虎爲隣於山舒水緩處會意則居或數日不食或逾宵不臥髮長不剪衣弊不易所以禪會雅呼爲忠道者方是時死心禪師住黃龍道重一時學者至無所容故於季春結制以限來者死心道貌德威鮮敢嬰其鋒忠直前抗論有偈風之曰莫怪狂僧罵死心死心結夏破叢林叢林明眼如相委此語須教播古今又迫暮持白木劍造其室而問曰聞老和尙不懼生死是否死心擬對忠即揮劍死心引頸而笑忠擲劍于地作舞而出馮給事濟川嘗有請忠住勝業疏略曰佛眼磨頭悟法輪之常轉死心室內容慧劒以相揮

世以爲實錄云

福州資福善禪師古田人姓陳氏少有逸氣祝髮於寶峰院即出嶺參侍石霜慈明禪師當時龍象如翠巖眞公尤所屈服故天下叢林知有善侍者名及禮辭慈明還閩慈明口占偈謂之曰七折米飯出鑪胡餅自此一別稱鎚落井既而出世里中鳳林逮遷資福則碌々無聞焉以故言句亦罕傳於世有三玄要訣偈曰三玄三要與三訣四海禪人若爲別西瞿耶士競喧鬪北鬱單越人打鐵馬鳴龍樹擬何云彌勒金剛皆咬舌文殊大笑阿呵呵迦葉欲言言不得言不得釋迦老子頭鬚白頭髮白一二三四五六七又示衆曰閑拋三寸刃鋒鋩帀地冰霜定紀綱若是丈夫眞意氣任君敲磕振風光二曰垂鈎四海浪吞侵罕遇獰龍動角鱗獅子嚬呻全意氣縱橫誰是顯當人嗚呼善與黃龍楊岐翠巖爲鴈行況蚤於諸公間言論風旨亦優爲之何得歸鄉卒中慈明之調耶

圜悟禪師政和間謝事成都昭覺復出峽南遊時張無盡公寓荊南以道學自居少見推許圜悟艤舟謁之劇談華嚴旨要曰華嚴現量境界理事全眞初無假法所以即一而萬了萬爲一一復一萬復萬浩然莫窮心佛衆生三無差別卷舒自在無礙圓融此雖極則終是無風帀帀之波公於是不覺促榻圜悟遂問曰到此與祖師西來意爲同爲別公曰同矣圜悟曰且得沒交涉公色爲之慍圜悟曰不見雲門道山河大地無絲毫過患猶是轉句直得不見一色始是半提更須知有向上全提時節彼德山臨濟豈非全提乎公乃首肯翌日復舉事法界理法界至理事無礙法界圜悟又問此可說禪乎公曰正好說禪也圜悟笑曰不然正是法界量裏在蓋法界量未滅若到事事無礙法界法界量滅始好說禪如何是佛乾屎橛如何是佛麻三斤是故眞淨偈曰事事無礙如意自在手把豬頭口誦淨戒趂出婬坊未還酒債十字街頭解開布袋公曰美哉之論豈易得聞乎夫圜悟融通宗教若此故使達者心悅而誠服非宗說俱通安能爾耶

廬山羅漢小南禪師汀州張氏子州南金泉院乃其

故居參祐禪師於潭之道林獲印可隨遷羅漢而掌堂司即分座攝納及祐移雲居以其繼席名重諸方學者翕然歸之時有居士張戒者雅意參道一日南問曰如何張曰不會南復詰之不已張忽領旨遽以頌對曰天不戴兮地不知誰言南北與東西身眠大海須彌枕石筍抽條也太奇張尋取辭南以二偈示之曰汝到廬山山到汝更誰別我廬山去出門問取嶺頭風大道騰騰無本據又曰頭戴烏巾著白襴山房借汝一年閑出門爲說來時路家在黃陂翠靄間羅漢準世系以黃龍是大父名既同而道望逼亞故叢林目爲小南尊黃龍爲老南然羅漢以傳道爲志閱七寒暑住世四十有三白雖所蘊未伸暐然名見當時而垂稱於後世雲居可謂有子矣

大覺禪師昔居泐潭燕坐室中見金蛇從地而出須臾隱去聞者讚爲吉徵未幾自廬山圓通赴詔住東都淨因先是　仁廟閱投子語錄至僧問如何是露地白牛投子連叱由茲契悟乃製釋典頌十四首今只記其首篇曰若問主人公眞寂合太空三頭并六臂臘月正春風尋以賜璉璉和曰若問主人公澄澄類碧空雲雷時鼓動天地盡和風既進經乙夜之覽宣賜龍腦鉢璉謝恩罷捧鉢曰吾法以壞色衣以瓦鐵食此鉢非法遂焚之中使回奏皇情大悅久之奏頌乞歸山曰六載皇都唱祖機兩曾金殿奉天威青山隱去欣何得滿篋唯將御頌歸御和曰佛祖明明了上機機前薦得始全威青山般若如如體御頌收將甚處歸再進頌謝曰中使宣傳出禁圍再令臣住此禪扉青山未許藏千拙白髮將何補萬機雨露恩輝方湛湛林泉情味苦依依堯仁況是如天闊應任孤雲自在飛至治平中上疏丐歸　英廟付以劄子曰大覺禪師懷璉受先帝聖眷累錫宸章屢貢款誠乞歸林下今從所請俾遂閑心凡經過小可菴院隨性住持或十方禪林不得抑逼堅請璉攜之東歸鮮有知者蘇翰林軾知杭時以書問之曰承要作宸奎閣碑謹已撰成衰朽廢學不知堪上石否見參寥說禪師出京日　英廟賜手詔其略云任性住持者不知果有否如有切請錄示全文欲添入此一節璉終

藏而不出逮委順後獲於僥倖其不暴耀足以羞挾權恃寵者之顏若夫 仁廟萬機之暇與璉唱酬發揮宗乘以資至治所以宸奎閣記謂得佛心法古今一人而已誠哉斯言也

富鄭公鎮亳州時迎華嚴顒公館於州治咨以心法既有證入而別後答顒書曰示諭此事問佛必有夙因非今生能辨誠是如此然竊遭遇和尚即無始以來忘失事一旦認得此後須定拔出生死海不是尋常恩知雖盡力道斷道不出也和尚得竊百千其數何益於事不過得人道華嚴會下出得箇老病俗漢濟得和尚甚事所云淘汰其多此事誠然每念古尊宿始初在本師處動是三二十年少者亦是十數年侍奉日日聞道聞法方得透頂透底却思竊兩次蒙和尚垂顧共得兩箇月請益更作聰明過人能下得多少工夫若非和尚巧設方便著力擿發何由見箇涯岸雖粉骨碎身無以報答未知何日再得瞻拜但日夕依依也噫先佛特稱富貴學道難況貴極人臣據功名之會而成辨焉此尤為難耳形以汗簡尊奉顒公而自謂不是尋常恩知豈欺人哉

圓照禪師本公天資純誠而少緣飾初遊雲居同數友觀石鼓相率賦頌或議本素不從事筆硯乃戲强之本即賦曰造化功成難可測不論劫數莫窮年如今橫在孤峰上解聽希聲徧大千儕輩為之愕然尋謁懷禪師於池陽景德既領旨而與衆作息莫有知者一日懷設問曰泥犁長夜苦聞者痛傷心謂達在地獄中為甚麼却得三禪天樂所對未有契者懷曰此須本道者下語始得遂亟呼而至理前語問之本曰業在其中自是一衆改觀其後被詔住慧林道契神廟而名落天下其希聲徧大千之語豈苟然哉

明教禪師嵩公明道間從豫章西山歐陽氏昉借其家藏之書讀於奉聖院遂以佛五戒十善通儒之五常著為原教是時歐陽文忠公慕韓昌黎排佛盱江李泰伯亦其流嵩乃攜所業三謁泰伯以論儒釋脗合且抗其說泰伯愛其文之高服其理之勝因致書譽嵩於文忠公既而居杭之靈隱撰正宗記定祖圖齎往京師經開封府投狀府尹王公素仲儀以劉子

進之曰臣今有杭州靈隱寺僧契嵩經臣陳狀稱禪門傳法祖宗未甚分明教門淺學各執傳記古今多有爭競故討論大藏經備得禪門祖宗所出本末因刪繁撮要撰成傳法正宗記一十二卷幷畫祖圖一面以正傳記謬誤兼註輔教編印本一部三卷上陛下書一封並不干求恩澤乞臣繳進臣於釋教粗嘗留心觀其筆削註述故非臆論頗亦精緻陛下萬機之暇深得法樂願賜聖覽如有可采乞降中書看詳特與編入大藏目錄取進止　仁廟覽其書可其奏敕送中書丞相韓魏公參政歐陽文忠公相與觀歎探經考證既無訛謬於是朝廷旌以明教大師賜書入藏中書劄子曰權知開封府王素奏杭州靈隱寺僧契嵩撰成傳法正宗記幷輔教編三卷宣令傳法院於藏經內收附劄付傳法院準此嵩之高文至論足以寄宣大化既經進獻獲收附於大藏則維持法綱之功日月不能老矣嗟夫吾徒有終身不過目者豈知潛利陰益之所自耶

蜀僧普首座自號性空菴主參見死心禪師居華亭最久雅好吹鐵笛放曠自樂凡聖莫測亦善爲偈句開導人其山居曰心法雙忘猶隔妄色空不二尙餘塵百鳥不來春又過不知誰是住菴人又警衆曰學道猶如守禁城晝防六賊夜惺惺中軍主將能行令不動干戈致太平又曰不耕而食不蠶衣物外淸閑適聖時未透祖師關棙子也須有意著便宜又曰十二時中莫住工窮來窮去到無窮直須洞徹無窮底踏倒須彌第一峰雪竇持禪師嘗有偈讚之曰性空老人何快活只有三衣幷一鉢叢林端的死心兒見膽開談心豁豁有時吹笛當言說一聲吹落西江月桃花菴中快活時往往觀者舞不徹甚道理能歡悅搖手向人應道別堪笑無人知此意盡道稱鎚硬似鐵難謾唯有當行家爲報臨機莫漏泄既而欲追船子和尙故事乃曰坐脫立亡不若水葬一省燒柴二免開壙撒手便行不妨快暢誰是知音船子和尙高風難繼百千年一曲漁歌少人唱仍别衆曰船子當年返故鄉沒蹤跡處妙難量眞風偏繼知音者鐵笛橫吹作散場卽語緇素曰吾去矣遂於靑龍江上乘

木盃張布帆吹鐵笛泛遠而汲持既聞其水化以偈悼之曰僧不僧俗不俗晉得死心親付囑平生知命只道逍行道苦無淸淨碣東西南北放癡憨七十七年捏怪足漆桶裏著到波濤裏洗浴箇中誰會無生曲隨潮流去又流歸莫是菴前戀筍竹阿呵呵老大哥快活誰人奈汝何噫生死之故亦大矣普以爲遊戲非事虛言觀其所存豈得而議哉

潙山小秀禪師與法雲大秀禪師久依天衣懷公號爲飽參俱有時名故叢林以大小呼之因結伴探諸方首謁圓鑑遠公于浮山遠欲羅致乃示以偈弁所編禪門九帶集而論之曰非上根利智何足語此哉大秀陰知其意卽和偈曰孰能一日兩梳頭綰得髻根牢便休大底還佗肌骨好不搽紅粉也風流于時南禪師居黃蘗積翠菴小秀聞僧擧三關語悚然驚異欲往見之大秀曰吾不疑矣小秀於是獨行大秀遲其不復潛令僧窺南公作爲僧至朞月見其孤坐一榻泊如也返告大秀曰此老無佗長但修行道者僧耳大秀由是讓小秀曰這措大中途失守負吾元師大秀尋遊淮上首衆僧於白雲而端禪師擧之出世四面山小秀於黃蘗久而有契證聞大秀遷棲賢以偈寄曰七百高僧法戰場盧公一偈盡歸降無人截斷黃梅路剛被迢迢過九江又嘗頌三關話曰我手佛手誰人不有分明直用何須狂走我脚驢脚高低踏著雨過苔靑雲開日爍問我生緣處處不疑語直心無病誰論是與非小秀弋陽應氏子家世業儒環安院乃其故居也若大秀因人之言昧宗師於積翠而能依白雲蓋得所擇小秀疑三關話而求所決眞不自欺矣歟後俱爲法道盟主其所決所擇亦何可訾哉

台州護國元禪師叢林雅號爲元布袋初參圜悟禪師於蔣山因僧讀死心小參語云既迷須得箇悟既悟須識悟中迷迷中悟迷悟兩忘却從無迷悟處建立一切法元聞而疑卽趨佛殿以手托開門扉豁然大徹繼而執侍圜悟機辨逸發圜悟操蜀語自爲聱頭元侍者遂自題肖像付之曰生平只說聱頭禪撞著聱頭如鐵壁脫却羅籠截脚跟大地撮來墨漆黑

開疑明

晩年轉復沒刃刀奮金剛椎碎窠窟佗時要識圓悟面一爲渠儂併拈出圓悟歸蜀元還浙東鏟彩埋光不求聞達括蒼守耿公延禧蓋嘗問道於圓悟且閱其語錄至趙肖像得元爲人乃致開法南開山遣使物色至台之報恩獲於衆寮迫其受命方丈古公乃靈源高弟聞其提唱亦深駭異以是見當時所至龍象蹴踏如元高道尙復群居旣竄所養逢辰則出所以軒特于世今夫珉中玉表急於求售者視元之操履能無悪乎

靈源禪師叟參承晦堂於黃龍而淸侍者之名著聞叢林元祐七年無盡居士張公漕江西欽慕之是時靈源寓興化公檄分寧邑官同諸山勸請出世於豫章觀音其命嚴甚不得已遂親出投偈辭免曰無地無針徹骨貧利生深愧乏餘珍鄽中大施門難啓乞與靑山養病身黃大史魯直憂居里閈有手帖與興化海老曰承觀音虗席上司甚有意於淸兄淸兄確欲不行亦甚好蟠桃三千年一熟莫倣𥠄花杏子摘却此事黃龍興化亦當作助道之緣共出一臂莫

恃疑特

送人上樹拔却梯也噫江西法道盛於元祐間蓋彈壓叢林者眼高耳況遴選之禮優異如此靈源以偈力辭而太史以簡美之得非有所激而云

臨卭復首座頂平目深短小精悍常往來淮山白雲端和尙深器重之一日遊山次白雲且行且語曰子曾見甚尊宿試語我來復曰頃在湖湘如福嚴雅公上封鵬公北禪賢公粗嘗親依白雲笑曰元來見作家來我且問你玄沙不出嶺此意如何復趨前將白雲手一掐白雲又問靈雲見桃花悟道作麽生復卽踏倒曰將謂是箇漢白雲蹶起笑而已自是叢林推敬至五祖演和尙亦待以父執且使佛眼親其緒論佛眼因問以佛法大意對曰安仁出草鞋復後歸鄕年八十餘而終觀其機契白雲則可知所蘊矣而始終一節亦足以增懿緇林豈恃高踞雄席然後爲榮哉

南嶽芭蕉菴主泉禪師生於泉南祝髮於崇福院旣出嶺造汾陽參禮昭禪師受其印可隱于衡嶽佯狂垢汙世莫能測以楮爲帔所至聚觀遂自歌曰狂僧

一條紙帳不使氈針求細意披來只麼且延時忍觀
蠶苦勞檀施縱饒羅綺百千般濟要無過是禦寒僧
來玩俗來玩黑噴雲霞山水現五嶽煙凝是翠縑四
溟浪白爲銀線佗人云甚摸樣剛把漁牋作高尙雖
多素質混然成免效田畦憑巧匠逞金襴與紫袍狂
僧直是心無向迦葉頭陀遙見時定將白氎來相讓
向伊言我不換老和尙泉平時慈明厚之以友于老
南敬之以叔父至於放曠自任簡脫無撿豈非所謂
百不爲多一不爲少耶其製楮爲帳無乃矯於侈飾
肆意成歌有以諷於浮鏡由是而觀未容無取也
無盡居士張公天覺蚤負禪學猶欲尋訪宗師與之
決擇因朱給事世英語及江西兜率悅禪師禪學高
妙聰敏出於流類元祐六年公漕江西按部分寧五
禪迓於旅亭顧問至兜率公曰聞師聰敏之名久矣
悅遽對曰從悅臨濟兒孫若以聰敏說文章定似都
運談禪公雖壯其言而意不平遂作偈命五禪舉揚
曰五老機緣共一方神鋒各向袖中藏明朝老將登
壇看便請橫矛戰一場悅當其末提綱之語盡貫前

◆看一作者

者公陰喜之乃遊兜率相與夜談及宗門事公曰比
看傳燈錄一千七百尊宿機緣唯疑德山托鉢話悅
曰若疑托鉢話其餘則是心思意解何曾至大安樂
境界公憤然就榻屢起夜將五鼓不覺趯翻溺器忽
大省發喜甚即扣悅丈室門謂悅曰已捉得賊了也
悅曰贓物在甚麼處公擬議悅曰都運且寢翌日公
有頌云鼓寂鐘沈托鉢回巖頭一拶語如雷果然只
得三年活莫是遭佗受記來別去未幾悅遂歸寂公
登右揆之明年當宣和辛卯歲二月奏請悅謚號遣
使持文祭於塔祠曰昔者仰山謂臨濟曰子之道佗
日盛行於吳越間但遇風則止後四世而有風穴延
沼沼以識常不懌晚得省念而喜曰正法眼藏今在
汝躬死無遺恨矣念既出世首山荒村破寺衲子纔
三十餘輩然其道大振天下師於念公爲六世孫於
雲菴爲嫡嗣住山規範足以追媲首山機鋒敏妙初
不減風穴余頃歲奉使江西按部西安相識於龍安
山中抵掌夜語盡得其末後大事正宗顯決方以見
晚爲歎而師遽亦化去惜其福不逮慧故緣不勝喜

◐向一作尙

其德不可掩故終必有後有若跡山了常兜率慧照
慈雲明鑒淸谿志言者皆說法一方有聞於時有若
羅漢慧宜楊岐子圓廣慧守眞灝川智宣者皆遯跡
幽居痛自韜晦風穴得一省念遂能續列祖壽命今
龍安諸子乃爾其盛豈先師靈骨眞灰燼無餘耶蓋
其道行實爲叢林所宗向有光佛祖有助化風恩有
以發揮之爲特請于朝蒙恩追諡眞寂大師嗚呼余
惟與師神交道契故不敢忘外護之志雖其死生契
闊之異而蒙被天下之殊恩則幸亦共之仰惟覺靈
祇此榮福夫蔚爲儒宗而崇佛道未有如公者然非
敏手安能激發苟非上根未易承當至於嶽立廊廟
展大法施既不忘悅之道義而特與追榮矢心以詞
勤勤若此蓋所以昭示尊師重法歟
五祖演和尙在白雲掌磨所一日端和尙至語之曰
有數禪客自廬山來詰之皆有悟入處教伊說亦說
得有來由擧因緣向伊亦明得教下語亦下得只是
末在你道如何演於是大疑卽私自計曰既悟了說
亦說得明亦明得如何却未在遂參究累日忽然省
悟從前寶惜一時放下厥後嘗曰吾因茲出一身白
汗便明得下載淸風雪堂行公有頌發揮之曰臘後
一椎喪却全機淨倮倮兮絶承當赤灑灑兮離鈎錐
下載淸風付與誰嗚呼中興臨濟法道蓋五祖矣而
於白雲日董斯役辨衆資給其服勤可謂至矣然亦
未聞館以明聰寵以淸職何哉
潼川府天寧則禪師蚤業儒詞章婉縟既從釋得法
於儀首座而爲黃檗勝之孫有牧牛詞寄以滿庭芳
調曰咄這牛兒身强力健幾人能解牽騎爲貪原上
綠草嫩離離只管尋芳逐翠奔馳後不顧頑危爭知
道山遙水遠回首到家遲牧重今有智長繩牢把短
杖高提入泥入水終是不生疲直待心調步穩青松
下孤笛橫吹當歸去人牛不見正是月明時世以禪
語爲詞意句圓美無出此右或譏其徒以不正之聲
混傷宗教然有樂於謳吟則因而見道亦不失爲善
巧方便隨機設化之一端耳
西蜀廣道者住筠陽九峰爲雲菴眞淨之嗣天資純
至脫略世故有頌趙州勘婆話曰指路婆婆在五臺

禪人到此盡擬歎一拳打破扶桑國杲日當空照九垓一日有戒上座者善於醫術分衛而歸命廣說法戒出致問曰如何是九峰境答曰滔滔雙澗水落落九重山進曰如何是境中人答曰長者自長短者自短進曰人境已蒙師指示向上宗乘事若何答曰喫棒得也未戒作禮而退廣遂問侍者曰陞座爲何事侍者曰戒藥王請廣曰金毛獅子出窟便咆哮且道金毛獅子是阿誰良久云郎是今晨戒藥王便下座廣晩年依同門友深公於寶峰雪夜深與擁爐語論之久潛使人戲去廣臥榻衾褥及就寢摸索無有置而不問須臾熟睡鼻息如雷其忘物忘我如此逸人季商老寄以詩曰已透雲菴向上關薫爐茗椀且開顏頭顱無意掃殘雪毳衲從來著壞山瘦節直宜青嶂立道心長與白鷗閑歸來天末一回首疑在孤峰煙靄間廣之高風逸韻於詩可見矣妙喜老師亦嘗與遊從言其大槩是時叢林以道者目之眞名稱厥實也

龍牙才禪師受潭帥曾公孝序之請旣開堂於天寧有僧致問德山棒臨濟喝今日請師爲拈掇答云蘇嚧蘇嚧進云蘇嚧蘇嚧還有西來意也無答云蘇嚧蘇嚧由是叢林呼爲才蘇嚧一日曾延見諸禪因問曰龍牙答話只蘇嚧如何道林月菴乃應聲而顧諸禪曰借問諸方會也無曾笑曰可聯成一頌以爲禪悅之樂時座無續者及傳至雲蓋有慈觀長老曰昨夜虗空開口笑祝融吞却洞庭湖世偁月菴續後二句豈不孤慈觀耶今徑山法音首座是時與雲蓋法席目擊其事然月菴道滿天下亦何藉此

西蜀表自禪師參演和尙於五祖時圜悟分座攝納五祖使自親炙焉圜悟曰公久與老師法席何須來探水脫有未至擧來品評可也自乃擧德山小參話圜悟高笑曰吾以不堪爲公師觀公如是則有餘矣遂令再擧至今夜不答話處圜悟驀以手掩自口曰止只恁看得透便見德山也自不勝其憤趨出以坐具摵地曰那裏有因緣只教人看一句於是朋儕競勉自從圜悟指示未幾有省及遷圜悟監總院務郎擧自爲座元圜悟私告五祖曰渠只得一橛大法未

明在須更鍛煉必爲法器居無何五祖宣言請自立僧實欲激其遠到自聞之深有所待一日上堂以目顧自曰莫妄想便下座自氣不平趨瑯琊啓公法社久之圜悟往撫存遂於言下大徹乃同歸五祖方命立僧圜悟卽還蜀出世昭覺演旣委願郡守以自繼席開堂拈香其略云若爲今成都昭覺勤禪師去我於[illegible]時如得其髓爲甚麼不爲佗不見道魚因水有子因母親由是覲圜悟於自有卵翼之功而向人天衆前吐露直欲雪其所負則與黃檗讎百丈有間矣嗚呼自之無嗣諒有以夫

成都府世奇首座初於舒州龍門燕坐瞌睡聞群蛙忽鳴誤聽爲淨髮版響亟趨往有曉之者曰蛙鳴非版也奇怳然詣方丈剖露佛眼禪師曰豈不見羅睺羅奇遽止曰和尚不必擧待去自看未幾有省乃占偈曰夢中聞版響覺後蝦蟆啼蝦蟆與版響山嶽一時齊由是益加參究洞臻玄奥佛眼屢擧分座且力辭曰世奇淺陋豈敢妄作模範況爲人解粘去縛如金篦刮膜脫有差則破睛矣佛眼美似偈曰有道只因頻退步謙和元自慣回光不知已在青雲上猶更將身入衆藏其謙抑自守見於佛眼之偈而浮躁衒露好爲人師者聞奇之高風得不羞哉

潭州東明遷禪師乃眞如喆公之嗣天資雅淡知見甚高晚年逸居潙山眞如菴有志于道者多往親炙之一日閱楞嚴經至如我按指海印發光有僧侍傍指以問曰此處佛意如何遷曰釋迦老子好與二十棒僧曰何故遷曰用按指作甚麼僧又曰汝暫擧心塵勞先起又作麼生遷曰亦是海印發光僧當下欣然曰許多時蹉過今日方得受用也忠道者住山時遷尙無恙相得歡甚然距今未久叢林幾不聞名矣觀其言論若此則意氣高閑之韻可想見也

饒州薦福本禪師自江西雲門參侍妙喜和尙至泉南小谿于時英俊畢集受印可者多矣本私謂其棄己且欲發去妙喜知而語之曰汝但專意參究如有所得不待開口吾已識也旣而有聞本入室故謂之曰本侍者參禪許多年逐日只道得箇不會本詬之曰這小鬼你未生時我已三度霍山廟裏退牙了好

教你知由茲谿銳志以狗子無佛性話舉無字而提撕一夕將三鼓倚殿柱昏寐間不覺無字出口吻間忽爾頓悟後三日妙喜歸自郡城本趨丈室足纔越閫未及吐詞妙喜曰本獃子這回方是徹頭尋於徑山首衆逮散席放友謙公于建陽庵中謙適舉保寧頌五通仙人因緣曰無量劫來曾未悟如何不動到其中莫言佛法無多子最苦瞿曇那一通謙復曰我愛佗道如何不動到其中既是不動如何到看佗古人得了等閑拈出來自然抓著人痒處本曰因甚麼却道最苦瞿曇那一通謙曰你未生時我已三度霍山廟裏退牙了也於是相顧大笑其朋友琢磨之益盡如印圈契約之無差至於會心輾然可使後世想望其風采

黃龍震禪師初從丹霞淳公遊閱再夏而得曹洞宗旨作頌曰白雲深覆古寒巖異草靈花彩鳳銜夜半天明日當午騎牛背面著靴衫淳見異之及抵潙山作插鍬井頌曰盡道潙山父子和插鍬猶自帶干戈至今一井明如鏡時有無風帀帀波已而參草堂清公獲印可尋出世三遷而至百丈道大顯著紹興己巳有律師妄踞黃龍禪衲散去主事者走錢塘求王承宣繼先之書達洪帥張公如瑩堅命震以從衆望既而主事請致書謝王公震讓曰若王公爲佛法故何謝之有況吾與之素昧平生主事愳縮而退彼交結權貴倚爲藩垣者聞其言亦足顏汗紹興以來宗師言行相應與秋霜爭嚴捨震其誰哉

湖州上方岳禪師少與雪竇顯公結伴遊淮山聞五祖戒公喜勘驗顯未欲前岳乃先往徑造丈室戒曰上人名甚麼對曰齊岳戒曰何似泰山岳無語戒即打趁岳不甘翌日復謁戒曰汝作甚麼岳回首以手畫圓相呈之戒曰是甚麼岳曰老老大大胡餅也不識戒曰趁爐竈熟更搭一箇岳擬議戒拽拄杖趁出門及數日後岳再詣乃提起坐具曰展則大千沙界不展則毫髮不存爲復展即是不展即是戒遽下繩牀把住云既是熟人何須如此岳又無語戒又打出以是觀五祖眞一代龍門矣岳三進而三遭點額張無盡謂雪竇雖機鋒穎脫亦望崖而退得非自全也

耶

徐龍圖禧元豐五年自右正言出知渭州旣歸分寧請黃龍晦堂和尙就雲巖爲衆說法有疏曰三十年前說法不消一箇莫字如今荊棘塞路皆據見向開門只道平地上休起骨堆不知那箇是佗平地只道喫粥了洗鉢盂去不知鉢盂落在那邊不學溷絕學語言在根作歸根證據木刻鷂子豈解從禽羊蒙虎皮其奈喫草故識病之宗匠務隨時而叮嚀須令向千歲松下討茯苓遍將上百尺竿頭試脚步直待骸骨迴迴方與眼上安眉圖佗放匙把筯自由識箇啜羹喫飯底滋味不是鏤明脊骨骨勝末後拳椎法門中如此差殊正見師豈易遭遇昔人所以涉川遊海今者乃在我里吾鄉得非千載一時事當爲衆竭力袒肩屈膝願唱誠於此會人天挑屑拔釘咸歸命於晦堂和尙獅子廣座無畏吼聲時至義同大衆虔仰噫今之疏帶俳優而爲得體以字相比麗而爲見工豈有胷襟流出直截根源若此黃太史爲擘窠大書鑱於翠琰高照千古爲叢林盛事之傳云

寂音尊者洪公初於歸宗參侍眞淨和尙而至寶峰一日有客問眞淨曰洪上人參禪如何眞淨曰也有到處也有不到處客旣退洪殊不自安卽詣眞淨求決所疑眞淨舉風穴頌曰五白貓兒爪距獰養來堂上絕蟲行分明上樹安身法切忌遺言許外甥且作麼生是安身法洪便喝眞淨曰這一喝也有到處也有不到處洪忽於言下有省翌日因違禪規遭斷去時年二十有九及遊東吳寓杭之淨慈以頌發明風穴意寄呈眞淨曰五白貓兒無縫罅等閑抛出令人怕翻身趒擲百千般冷地看佗成話覇如今也解弄些些從渠歡喜從渠罵却笑樹頭老舅翁只能上樹不能下自後復閱汾陽語錄至三玄頌莽有所證妙喜老師嘗語此而叢林鮮有知者夫以文華才辯而掩其道微妙喜亦何由取信於後耶

湖州報本元禪師侍南公於黃蘗一日爲達上座咨聞入室南曰旣是達了爲甚麼更來元曰事不厭細南曰你便打趕出去不是做得老僧侍者元曰不得一向南遂行入方丈元曰大小黃蘗龍頭蛇尾南笑

而已尋遊東吳寓姑蘇南峰蘭若高自標致放懷象石已而郡將禪崐山慧嚴律居致元爲第一世追釋南公凡見僧必首問人人盡有生緣作麼生是上座生緣次問我手何似佛手我脚何似驢脚遂成三偈曰相逢不免問生緣一句當鋒旨最玄達磨少林遺隻履却登葱嶺不虛傳又曰欲透宗門向上關須明佛手與驢脚眞金不使假金糅莫認醍醐爲毒藥元之語錄序次具在至於眞淨問湛堂語雖異而意同亦可槩見矣今叢林先佛手驢脚而後生緣殊乖創問之旨可不辨明哉

淮南祐上座者歷叢席最久而儕輩推重之客鼎州天王寺以道自牧人不得而親跡居無何語衆曰吾去矣或有謂其戲也以故迫之求頌卽索毫楮大書曰來不入門去不出戶打破虛空更無回互拍手呵呵歸去來白雲散盡靑山露乃趺坐奄盡主事以其未錄道具亟呼撼之祐復開目擧手以謝曰不致上累善爲保重是時郡守蘇公亦往致敬撫其遺體曰可謂了事衲僧也

鴈山能仁元禪師參妙喜和尙於海上洋嶼菴風骨淸癯危坐終日妙喜目爲元枯木一日以三世諸佛不知有話徵詰三四豁然領旨妙喜有偈嘉賞之曰萬仞懸崖忽放身起來依舊却惺惺飢飡渴飮無餘事那論昔人非昔人元後居連江縣福嚴菴食指猥衆日不暇給庵有伽藍土偶甚夥遂揭偈於祠曉之曰小菴小舍小叢林土地何須八九人若解輪番來打供免敎碎作一堆塵是夕神致夢於山前檀越願如所戒及出世能仁有示徒偈曰鴈山枯木實頭禪不在尖新語句邊背手忽然摸得著長鯨呑月浪滔天元乃洋嶼發明者十三人之一耳然在當時朋伍中最號爲癡鈍及其遁跡神亦遵從以至應緣徒尤趨慕蓋自般若殊勝中來豈有佗哉

佛眼禪師元祐三年爲舒州太平持鉢回自淝川是時二十一歲而演和尙將遷海會佛眼慨然曰吾事始濟復參隨往一荒院安能究決己事耶遂作偈告辭曰西別岷峨路五千幸攜缾錫禮高禪不材雖見頻揮斧鈍足難諳再擧鞭深感恩光同日月未能蹤

跡止林泉明朝且出山前去佗日重來會有緣演以偈送之曰晥伯臺前送別時桃花如錦柳如眉明年此日凭欄看依舊青青一兩枝佛眼之蔣山坐夏遲逅靈源禪師曰益厚善從容言話間佛眼曰比見都下一尊宿語句似有緣靈源曰演公天下第一等宗師何故捨而事遠遊所謂有緣者蓋知解之師與公初心相應耳佛眼得所勉徑趨海會後七年方領旨噫佛眼微靈源墮死水也必矣其能復透龍門乎先德曰成我者明友豈欺人哉

湖州何山辯禪師遊方至西京少林聞僧舉龍門佛眼禪師以古詩發明罽賓王斬獅子尊者話曰楊子江頭楊柳春楊花愁殺渡江人一聲殘笛離亭晩君向瀟湘我向秦默有所契卽趨龍門坐夏居無何佛眼擧前話問之辯擬對佛眼以手托開辯趨出豁然大徹復回吐露佛眼拽杖逐之已而山門使匈麥太湖以病不克行遂還苕谿菴于峽山久之出世天聖繼遷數刹嘗頌黃龍三關話曰我手何似佛手黃龍鼻下無口當時所見顚預至今百拙千醜我脚何似驢脚文殊親見無著好箇玻瓈茶盞不要當面諱却人人有箇生緣從來罪大彌天不是牽犁拽把便是鼎鑊油煎佛手驢脚生緣謝郞不在漁船底事奔南走北不親祖父田園一日葛待制勝仲攜客造其室坐論天地一指萬物一馬衮衮不已辯不之聽葛疑而問曰師謂如何辯笑而不答良久厲聲喚待制葛倉皇應諾辯曰天地一指萬物一馬葛欣然曰須是和尙始得坐客瞠若竦然加敬非所謂具活人手段能如是乎

嬴疑羸

枝疑杖

臨川化度淳藏主乃寶峰祥公參徒之傑者該洽內典博綜外乘高尙蕭洒備見于自述山居詩凡數十解今記十有二而已拙直自知趨世遠疎愚嬴得住山深現成活計無佗物只有鱗皴枝一尋屋架數椽臨水石門通一徑掛藤蘿自緣此處宜投老饒得谿雲早晩過自笑疎狂同拾得誰知癡鈍若南泉幾回食飽遊山倦只麽和衣到處眠無心閑淡雲歸洞有影澄淸月在潭此景灼然超物外本來成現不須參隨身只有過頭枝飽腹唯憑折脚鐺幾度遣閑何

四百九十

0979

處好水聲山色裏遊行瓦爐爇處清煙靄鐵磬敲時曉韻寒一穿數珠纔又重拈來百八不相謾一瓢顏子非爲樂四壁相如未是高爭似山家眞活計屋頭松韻瀉秋濤數行大字貝多葉一炷爐香古柏根石室靜筵春晝永杜鵑啼破落花村漁父子歌甘露曲擬寒山詠法燈詩深雲勿謂無人聽萬像森羅歷歷知坐石已知毛骨冷漱泉長覺齒牙清箇中有味忘歸念身老無餘合此情幽巖靜坐來馴虎古澗經行自狎鷗不是忘機能絕念大都投老得心休怕寒嬾剃髼鬆髮愛煖頻添榾柮柴栗色伽梨撩亂掛誰能努力强安排其詠閑適情可謂得之至矣儻非中有所養孰能爾耶

清逸居士潘興嗣字延之初調德化縣尉同郡許瑊始拜江州守潘往見之瑊不爲禮遂懷刺歸竟不之官問道於黃龍南禪師獲其印可嘗曰我清世之逸民故自號焉嘉祐以來公卿交薦章數十上既以筠州軍事推官起之辭不就隱居豫章東湖上琴書自娛一日南公高弟潛菴源禪師訪之見其拂琴次源曰老老大大猶弄箇線索在對曰也要彈教響源曰也不少對曰知心能幾人寂音題其畫像曰毗盧無生之藏震旦有道之器談妙義借身爲舌擎大千以手爲地機鋒不減龐蘊而解文字禪行藏大類孺子而值休明世舒王强之而不可神考致之而不起此天下士大夫所共聞然公豈止於是而已哉嗚呼公之休官問道有始終之節寂音既暴其隱德著而爲讚自茲林下始可謂見一人耳

妙喜老師以紹興四年春入閩抵甘蔗洲廣因蘭若坐夏未終徙海上洋嶼揭牓于衆寮曰先德有云雜毒入心識如油入麪永劫不可取今時兄弟參禪不得只爲中毒深入骨髓一向有可得道只管禪將去禪到末後剩得一句時便歡喜如此之輩佛也救不得今後上案只得看經不得看雜文字如違連案出院嗚呼是時衆纔五十有奇而閱八晦朔獲證者十有三焉蓋激勵而然耳

雲居舜禪師世姓胡宜春人以皇祐間住棲賢而與歸宗寶公開先暹公同安南公圓通訥公道望相亞

禪徒交往廬山叢林於斯爲盛居無何郡將貪墨舜不忍以常住物結情固位尋有譖於郡將民其衣乃寓太平菴仁廟聞其道行復以僧服寵錫銀缽盂再領棲賢入院有偈曰無端被譖枉遭迍半載有餘作俗人今日再歸三峽寺幾多道好幾多嗔未幾遷雲居道愈尊衆益盛以偈示衆曰尋求就理兩俱悳不涉二途病亦然孰謂箇中端的處椎胷貧子一文錢嗟夫言忤郡將而獲譴名聞天子而被寵禍福倚伏於舜亦何足云

湖州甘露寺圓禪師有漁父詞二十餘首世所盛傳者一而已本是瀟湘一釣客自東自西自南北只把孤舟爲屋宅無寬窄幕天席地人難測頃聞四海停戈革金門懶去投書策時向灘頭歌月白眞高格浮名浮利誰拘得遂以是得名於叢林蓋放曠自如者藉以暢情樂道而謳於水雲影裏眞脫遊戲耳

臨安南蕩崇覺空禪師生緣姑熟參侍黃龍死心禪師死心惜其褊不逮慧以無應世爲囑草堂清公送以偈曰十年聚首龍峰寺一悟眞空萬境閑此去隨緣且高隱莫將名字落人間尋棲止天台望高叢林應命崇覺未幾院罹回祿黽勉於土木之役亦無倦誨接嘗頌野狐話曰含血潠人先汚其口百丈野狐失頭狂走驀地喚回打箇筋斗空之天資精悍知見甚高律身精嚴外請不赴有欲迎齋爲架三門乃告以捨家財荷公發心矣背衆食奈我破戒何其固守如此然平居氣凌諸方於學徒亦鮮假詞色眞有父風卓然可敬也

投子聰禪師與海會演和尙元祐間道望並著淮上賢士大夫多從之遊黃太史魯直亦嘗勉胡尙書少汲問道於聰演其書曰公道學頗得力耶治病之方當深求禪悅照破生死之根則憂畏淫怒無處安腳病既無根枝葉安能爲害投子聰老是出世宗師海會演老道行不媿古人皆可親近殊勝從文章之士學妄言綺語增長無明種子也聰老猶喜接高明士大夫渠開卷論說便穿諸儒鼻孔若於義理得宗趣却觀舊所讀書境界廓然六通四闢極省心力也然有道之士須以志誠懇惻歸向古人所謂下人不精

猶通九
卷疑饞

啓應作起

不得其眞此非虛語嗚呼古今文士於釋教深排而力詆者蓋安於所習毀所不見而然若黃太史雖爲江西宗派之鼻祖然見道而知天下無二道故勤勤懇懇曲折指陳以尙書公爲知言之人而可與言也

金陵有俞道婆者禪林傳其參見瑯邪啓禪師家以鬻油餈爲業一日聞勾者唱蓮花樂於市云不因柳毅傳書信何緣得到洞庭湖忽有省不覺大笑拋弃油餈與市兒競拾其夫詬曰你何顚耶婆撫掌曰非公境界自是見僧必勘驗時有僧過其門婆遽呼曰兒兒僧曰媽媽爹爹在甚麼處婆轉身拜露柱僧即踏倒曰將謂有多少奇特次見僧問曰上座甚處來僧曰五祖來婆曰五祖長老猶是婆兒子在僧曰婆婆却是誰兒婆曰老婆被上座一問直得立地放尿其頌婆子偷趙州筍因緣曰虎穴魔宮到者稀老婆失脚又懷疑趙州喫掌無人會直至如今成是非宣政間江淮爲禪衲淵藪婆於是時吹無孔笛韻出青霄遂致和者旁乎而至機緣偈句流布于世自有賞音爲其一唱而三歎也

爲巨雪堂行禪師與淨無染書曰比見禪人傳錄公拈古於中有僧問趙州如何是佛殿裏底拈云須知一箇髑髏裏內有撐天柱地人愚竊疑傳錄之誤此決不是公語也何故蓋楊岐子孫終不肯認箇鑑覺若認鑑覺陰界尙出不得何有宗門奇特事耶因此亦嘗頌之特恃愛照諛以浼聞頌曰不立孤危機未峻趙州老子玉無瑕當頭指出殿裏底剗盡茫茫眼界花行之眞慈爲不請友以書規拈古之失以頌明趙州之意於宗門有補矣若吾徒不顧其謬妄自提掇豈獨爲明眼噱端亦招謗法之愆可不戒哉

羅湖野錄上

羅湖野錄下

宋江西沙門　曉瑩　集

蔣山佛慧泉禪師叢林謂之泉萬卷紹聖元年東坡居士有嶺外之行舟次金陵阻風江滸既迎其至從容語道東坡遂問曰如何是智海之燈泉遽對以偈

曰指出明明是甚麼擧頭鷂子穿雲過從來這盌最希奇解問燈人能幾箇東坡於是欣然以詩紀其事曰今日江頭天色惡砲車雲起風欲作獨望鍾山喚寶公林間白塔如孤鶴寶公骨冷喚不譍却有老泉來喚人電眸虎齒霹靂舌為余吹散千峰雲南來萬里亦何事一酌曹谿知水味佗年若畫蔣山圖仍作泉公喚居士泉復說偈送行曰脚下曹谿去路通登堂無復問幡風好將鍾阜臨岐句說似當年踏碓翁噫東坡平生夷險一致非與憂患爭者不然正當放浪嶺海之時豈能問智海燈耶泉奮霹靂舌為吹散千峰之雲在東坡不為無得也

寶峰湛堂準禪師有十二時頌曰雞鳴丑念佛起來嬾開口上樓敲磬兩三聲驚散飛禽方丈後平旦寅當人有道事須親不聞先聖有慈訓莫認癡狂作近隣日出卯大道分明莫外討日用縱橫在目前逢原左右拈來草食時辰更無一法可當情千里出山雲有色一源投澗水無聲禺中巳龍象須觀第一義若向其中覓是非見解何曾有李◈二日南午理事相諳更相互三門拈向燈籠頭休問佗家覓歸路日昳未法身清淨絕方比乾坤遐邇盡東西千山萬山翠相倚晡時申由來大道絕疎親陽和九月百花發須信壺中別有春日入酉淨室焚香孤坐久忽然月上漏東牕照我牀前瑞香斗黃昏戌樓上鳴鍾已落日行人旅店宿長途花上遊蜂罷采蜜人定亥老鼠此時正無礙忽然燈滅寢堂前牀前咬我鞁韈袋半夜子夢裏分明被人使連宵合藥到天光起來何處有白芷妙喜老師為誦出而書其後曰湛堂老人作十二時頌家風不減趙州而語錄無有謹令侍者了德錄數本送衆寮與衲子輩結般若緣

惟正禪師字煥然華亭黃氏子幼從臨安北山資壽本如肆業且將較藝於有司如使禱觀音像以求陰相正謝曰豈忍獨私於已哉郡人朱紹安聞而嘉歎欲啓帑度之正慨然曰古人度人以清機密旨今返是去古亦遠矣吾墮三寶數當有其時已而遇祥符覃恩得諸素志既學三觀於天台復詣徑山參老宿居素而得旨素住淨土院正輔相久而繼席焉然為

◈李一作二

人高簡律身精嚴名卿巨公多所推重葉內翰清臣牧金陵迎正語道選日集賓欲以優禮尊奉及期正作偈辭之昨日曾將今日期出門倚杖又思惟爲僧只合居巖谷國士筵中甚不宜又途中逢進山主以偈贈之曰貌古形疎倚杖藜分明畫出須菩提解空不許離聲色似聽孤猿月下啼正識慮洗然不牽世累雅愛跨黃犢出入臨安守蔣侍郎堂有詩曰禪客尋常入舊都黃牛角上掛缾盂有時帶雪穿雲去便好和雲畫作圖其爲名公賞重如此平生製作號爲錦谿集三十卷前二偈並見集中而出處大槩亦塔銘所載嗚呼世之童乎顚禍乎身則曰如是而爲僧矣其知淸機密旨之謂者亦幾希焉正之言雖似迂闊以藥吾徒濫廁之病於法門則未容無補也

蘇黃門子由元豐三年以睢陽從事左遷筠陽搉筦之任是時洪州景德順禪師與其父文安先生有契分因往訪焉相從甚樂咨以心法順示古德搐鼻因緣久之有省作偈呈順曰中年聞道覺前非邂逅相逢老順師搐鼻徑參眞面目掉頭不受別鉗鎚枯藤破衲公何事白酒靑鹽我是誰慚愧東軒殘月上一盃甘露滑如飴暨紹聖元年復至筠順化逾年矣公禮其繪像述讚于左曰與訥偕行與璉同處於南得法爲南長子成就緇白可名爲老慈憫黑暗可名爲姥我初不識以先子故訪我高安示搐鼻語再來不見作禮纔素向也無來今亦奚去蓋順訥偕行出蜀而順嗣黃龍訥住圓通而大覺璉掌記室則與順同處唯以仁慈祐物叢林目之曰順婆婆公爲表而出之良有以也雖嗣法無聞然有公則所謂一麟足矣

建州開善謙禪師平居不倦誨人而形於尺素尤爲曲折有曰時光易過且緊緊做工夫別無工夫但放下便是只將心識上所有底一時放下此是眞正徑截工夫若別有工夫盡是癡狂外邊走山僧尋常道行住坐臥決定不是見聞覺知決定不是思量分別決定不是語言問答決定不是試絕却此四箇路頭看若不絕決定不悟此四箇路頭若絕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趙州云無如何是佛雲門道乾屎橛管取呵呵大笑謙之言如雲廓天布以授學者與

夫浮詞濫說何啻天冠地屨然福不逮慧出世未幾
而卒於謙雖無恨惜乎法門不幸耳
大潙智禪師號大圓叟居秀州青鎮之西菴時參政
陳公去非相與過從講道爲樂因問以寂然不動時
如何智曰千聖不能覔其蹤又問感而遂通又作麼
生智曰萬化不能覆其體公欣然以謂聞所未聞作
小詩呈似於智以見意曰自得安心法悠然不賦詩
忽逢重九日無奈菊花枝一日普淨院範鍾成盛集
緇素讚喜公率智與焉公曰老僧首安能著語而擊
哉西菴老人不可吝法布施智遂操鯨曰長子羅睺
羅遵受如來敕撞鍾發大機阿難圓信入我今撞此
鍾見聞獲大益上徹三千界下透無窮極塵劫逈寥
寥太空常寂寂息苦與停酸皆承此恩力於是四衆
歎呼爲非常佛事智常舉三世諸佛不知有狸奴白
牯却知有而拈曰三世諸佛既不知有狸奴白牯又
何曾夢見灼然須知向上知有底人始得且作麼生
是知有底人又繼以頌發揮之曰喫官酒臥官階當
處死當處埋沙場無限英靈漢堆山積嶽露屍骸其

○乍疑寧

提唱又如此智出世而齒少雖作略不讓雄於諸方
其奈摳衣者走大聲及居大潙則年運往矣是致道
不克行而爲有識所歎然參政爲序語要謂其持臨
濟宗自任以斯道之重者亦可謂知已哉
佛眼禪師住舒州龍門嘗題語于延壽壁間曰佛許
有病者當療治容有將息所也禪林凡有數名或曰
涅槃見法身常住了法不生也或曰省行知此違緣
皆從行苦也或曰延壽欲得慧命扶持色身也其實
使人了生死處也多見少覺微恙便入此堂不强支
吾便求補益及乎久病思念鄉閭不善退思滅除苦
本先聖云病者衆生之良藥若善服食無不瘥者也
又尊宿云須知有不病者故明書示以告後來觀其
規詠風巾塵履者豈特今退思苦本而已抑欲使遵
乍可有戒而死之訓其明切精審可謂藥石之言矣
嗚呼是大醫王其佛眼之謂乎
汝陽廣慧璉禪師泉州晉江人也世姓陳年志于學
占報劬院之僧籍繼依招慶眞覺禪師日事炊爨有
間誦經眞覺見而問曰汝念甚麼經對曰維摩經眞

覺曰經在這裏維摩在甚麼處璉茫然無以讎泣涕曰大丈夫漢被人一問無詞可措豈不媿哉於是謁閩中尊宿僅五十餘員不能契旨卽趨河南首山念禪師因致問曰學人到寳山空手回時如何念曰家家門前火把子璉豁然大悟尋擢居堂中第一座於景德甲辰歲開法廣慧是時王參政署由給事中出知汝陽璉入州治見其判事次便問作麼生是郡主一管筆王曰來者便判璉曰忽然總不恁麼來時如何王作擲筆勢又許郞中式漕西蜀經由謁璉適接見於佛前許曰先拜佛先拜長老璉曰蝦蟆呑大蟲許曰恁麼則總不拜去也璉曰運使話墮許曰許長老具一隻眼璉以衣袖便拂許曰今日看破便禮拜丁晉公以詩送宣賜進奉紅綃封龍字茶與璉密緘罷焙火前春翠字紅綃慰眼新品字至高誰合得隻林樹下上乘人其爲名公尊崇若此景祐三年歲在丙子正月二十六日示四圓相自書虎狗鼠牛字於中揭方丈門遂至九月二十六日而逝景德間宗師爲高明士大夫歆艷者廣慧而已蹟其風尙既拔乎類況享壽八十有六而預知報謝因紀次大槩以補僧寳傳之闕庶不殞其美也

金陵華藏民禪師初講楞嚴經於成都聽徒獨盛于時圜悟禪師住昭覺民率其友勝公扣以教外別傳之旨偶僧請益十玄談方擧問君心印作何顏圜悟厲聲曰文彩已彰民聞而恍然自謂至到矣圜悟知其以意領解遂示本色鉗鎚民則罔措數日復陳巳見曰拈槌竪拂豈不是一切世界諸所有物皆卽妙明眞心圜悟曰汝元來在這裏作活計民又曰下喝敲牀豈不是反聞聞自性性成無上道圜悟曰教中道妙性圓明離諸名相本來無有世界衆生是如何民悚然無以讎逮圜悟出蜀住湖北夾山民亦罷講而至因晩參擧僧問嚴頭古帆未挂時如何嚴頭云後園驢喫草民莫涯其意乃詰於圜悟及使理前話而問乃答以庭前柏樹子民遽大徹尋命爲堂中第一座圜悟陞堂有偈美之曰休誇四分罷楞嚴按下雲頭徹底參莫學亮公親馬祖須知德嶠訪龍潭七年往返遊昭覺萬里翺翔上碧巖今日煩充第一座

東應作西

百花叢裏現優曇勝亦爲圜悟之嗣住泗州普照號法濟禪師也

福州空首座在江西雲門菴一日妙喜老師問其香嚴上樹話對以好對春風唱鷓鴣及徵之是樹上語是樹下語空罔然尋避寇之曹谿復趨臨川疎山時草堂淸和尙在焉因看前話有所證自謂頓見妙喜用處遂歸閩寓古田秀峰道望四馳而屢却名刹之招東禪淨禪師有偈調之曰山龜有殼藏頭尾七十二鑽不奈何恰似秀峰空首座嘉招不肯出煙蘿答曰敢將不出以爲高朽索其如六馬何賴有曹谿長柄杓不妨霜月在松蘿空之偈句風韻高妙於事理尤爲圓融如贈撮藥道人曰當陽拈出大家看來處分明去處端總是諸人自遮護先生毫髮不相謾又貽修漏道者曰是處叢林走一遭敲甎打瓦不辭勞忽然踏著通天竅始覺從前立處高又雪中和僧偈曰蓋覆乾坤似有功洞然明白又無蹤其如未識無蹤處玉屑霏霏落眼中曾侍郎吉甫嘗有詩寄之曰江西句法空公得一向逃禪挽不回深密伽陀妙天下無人知道派中來其爲名公擊節如此

道下一有悟字

潭州智度覺禪師幼聰慧書史過目成誦欲著書排釋氏惡境忽現乃悔過出家因冥誦華嚴經至現相品曰佛具無有生而能示出生法性如虛空諸佛於中住無住亦無知處處皆見佛於是悟入華嚴境界爲衆講解于成都剖發微旨無出其右尋以未探禪宗出峽謁無盡居士於荊南無盡曰若向上一著非蔣山老孰能指南遂遣書爲覺紹介其略曰覺華嚴乃吾鄉大講主前遇龍潭爲伊直截指示決成法器有補宗門矣覺抵蔣山一日聞圜悟擧羅山道有言時騎虎頭收虎尾第一句下明宗旨無言時覿露機鋒如同電拂覺怳然自謂有所證作偈曰家住孤峰頂長年半掩門自嗟身已老活計付兒孫圜悟見而大笑翌日問之曰昨日公案作麼生覺擬對圜悟便喝曰佛法不是這箇道理自玆參究經于五載閱浮山遠禪師削執論於廬阜有云若道有親疎者豈有旃檀林中却生臭草須知宗師著著不曾虛發至是頓釋所疑乃述偈寄圜悟曰出林依舊入蓬蒿天網

恢恢不可逃誰信業緣無避處回來不怕語聲高其得樂說之辨以扶宗振教爲已任非馳騁於駕詞而已至於宗門統要機緣無不明之以頌古今名僧行實無不著之以傳雖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旣藏于蜀山豈不壯叢林寂寞之傳耶

吉州禾山方禪師元符戊寅歲至豫章翠巖參禮死心和尙已而執侍閱五載死心旣謝院事寓靖安祐聖琚公席下唯方與俱日以禪悅爲樂使方述文而祭死心危坐一榻神觀自若而緇素環侍其文曰維崇寧元年歲次壬午六月七日參徒比丘惠方謹以大虛爲盤萬像爲饌致祭于死心和尙之靈混元之精廓爾發生氣孕南方剛烈熯明兩踞猊座祖令嚴行一旦拂衣衲子趨瞠峻機電卷孰敢論評入煩惱海現涅槃城隨機發藥省彼狂醒含光育德混入枯榮得大自在遊戲寰瀛一法若有萬像崢嶸尙亨噫死心平生訶佛罵祖氣蓋諸方故叢林目爲新孟八及退藏于密則自處固不輕矣而於師弟子之間乃爲兒戲事又豈可以常情測度哉

翰林學士楊公大年由秘書監出牧汝州時廣慧有璉禪師在焉公至首謁之問曰布鼓當軒擊誰是知音者璉曰來風深辨公曰恁麼則禪客相逢只彈指璉曰君子可入公應喏喏及相與夜話璉曰秘監曾與誰語及此事來公曰曾問雲門諒監院兩箇大蟲相咬時如何諒對以一合相亦嘗自著語曰我只管看未審恁麼道還得也無璉曰老僧卽不然公曰請別道看璉以手作拽鼻孔勢曰這畜生更敦跳公於言下知有遂酬酢達旦自是咨詢經于半載礙膺之物曝然而釋乃與尊宿激揚機語裒而號汝陽禪會集因自著叙曰學以達磨西來少林壁觀心燈續照信衣密傳逮六世而花果乃成流諸方而葦靡斯衆隨機有得證道同歸雖性地恒明而言樞差別師承異稟體用致殊河猷深淺非觀慧而孰分城乳醇醨亦法味之隨變差毫釐而彌隔滯筌罤而易分自南嶽懷讓爲曹谿嫡子讓傳馬祖道一一傳百丈懷海海傳黃檗希運運傳臨濟義玄玄傳興化存獎獎傳汝州南院顒顒傳風穴延沼沼傳首山念念傳廣慧

相疑冥

元璉璉於曹谿爲十世爰有俗士潛心空諦勤求知識多歷年所滯於言句迷乎物我羈官之故宿緣是契咨詢采索渺瀰時序恍然啓悟洞見眞常有法昭者傳法於葉縣歸省省亦嗣於念居多集會形於問答扣侍座隅隨時疏錄屬有好事傳布襄陽南雍名區招提竝列大士間出一音迭吼互爲主伴更有龘對其谷隱紹遠玉泉守珍同嗣石門徹白馬令岳嗣先白馬倫普寧歸道嗣德山密正慶惠英鹿門山主惠昭同嗣雲居齊凡六大士洎廣教省竝存言唱用咨提振仍復討歷遺集詳求昔範或盡相善或虛其對有別語爲有代語爲往哲深意初心勤請或教學其要或顯其旨有拈語爲有垂語爲躡前以申問者列爲進語因時而與論者備諸辨語後有同參之淨侶經途之禪客公齋胥會精廬環坐隨方扣擊尋常應報者或用掇集以布於同志凡十有三卷云爾嗚呼六一居士謂公以文章擅天下然性剛勁寡合觀夫公齋務簡與宗師激揚萃集機語布於同志以其所存實聖賢高致也

縱跡一作追蹤

溫州江心龍翔肱禪師天資嚴重能縱跡其師高菴悟公之爲人其偈句亦精妍叢林頗傳誦之因謝事龍翔遊鴈蕩戲題龍鼻水以見意曰雨足雲收得暫閑謾將頭角寄空山鼻端一滴無多子引得人人到此間肱後住筠陽洞山退寓雲居三塔而終然雲居乃受道之地流行坎止任之以緣復與高菴冥會此非偶然耳

黃龍菴主者初承南禪師遺命領住山緣十有二白於法席正盛時毅然謝事居西園以晦名其堂且曰吾所辭者世務耳今欲專行佛法也於是牓其門曰告諸禪學要窮此道切須自看無人替代時中或是看得因緣自有歡喜入處却來入室吐露待爲品評是非淺深如未發明但且歇去道自現前苦苦馳求轉增迷悶此是離言之道要在自肯不由佗悟如此發明方名了達無量劫來生死根本若見得離言之道卽見一切聲色言語是非更無別法若不見離言之道便將類會目前差別因緣以爲所得只恐誤認門庭目前光影自不覺知翻成剩法到頭只是自謾

枉費心力宜乎晝夜克己精誠行住觀察微細審思別無用心久遠自然有箇入路非是朝夕學成事業若也不能如是參詳不如看經持課度此殘生亦自勝如亂生謗法若逸老之時敢保成箇無事人更無佗累其餘入室今去朔望兩度却請訪及紹興庚申冬獲斯勝於南蕩空禪師處空嗣死心能詳晦堂平居行事然須學者渇法乃與開示以朔望爲準殆謂是也

保寧璣道者元祐間住洪州翠巖時無盡居士張公漕江西絕江訪之璣逆於途公遽問曰如何是翠巖境對曰門近洪崖千尺井石橋分水繞松杉公曰尋常只聞師道者之名何能如是祇對乎璣曰適然耳公笑而長哦曰野僧迎客下煙嵐試問如何是翠巖門近洪崖千尺井石橋分水繞松杉遂題于妙高臺今有石刻存焉

三祖會禪師者天資敬嚴臨衆煩苛故叢林無善譽色目之爲會魔子因持鉢歸示衆舉世尊入舍衛乞食至須菩提白佛言希有世尊此者山僧至深村陜路一婆子亦乘轎來不免各下轎而過婆子問曰和尚向甚處去遂對以持鉢去婆子云啞著甚來由大衆你且道這婆子言啞著甚來由與須菩提歎希有世尊是同是別若道同甚麼處是同若道別未具衲僧眼在會乃天衣懷公之嗣緣雖不稔而機辯逸格烏巨行公固嘗稱其作略似臨濟下金剛眼睛獅子爪牙者蓋此老亦服膺矣

天童覺禪師因歲暮過衛寺丞進可之廬有堂曰六湛蓋取楞嚴六處休復同一湛然之義且覓偈發揮其旨覺卽賦曰風瀾未作見靈源六處亡歸體湛存諸法性空方得座一彈指頃頓開門寒梅籬落春能早野雪樵牕夜不昏萬像森羅心印印諸塵超豁妙無痕沙喜老師自徑山繼至衛命和之曰非湛非搖此法源當機莫厭假名存直須過量英靈漢方入無邊廣大門萬境交羅元不二六牕晝夜未嘗昏翻思龐老事無別擲劒揮空豈有痕世俗名堂室必於儒書意在燕休閑適而已其欲資坐進此道取於佛經蓋亦鮮矣所以天童賦偈美之徑山依韻和之是皆

指以入道捷徑略不少惜眉毛耳

西蜀顯禪師者落髮師乃紹覺白公有偈送之南遊曰古路迢迢自坦夷臨行不用更遲疑佗時若到諸方日爲我分明舉似伊既至海會參禮演和尚一日演語曰我固知你見處只是未過白雲關是時圜悟爲侍者顯密以白雲關意扣之圜悟曰你但直下會取已而演自城歸顯偕圜悟入城相值於興化演曰記得在那裏相見來顯曰全火祇候演顧圜悟曰這漢饒舌矣由是機語相契久而辭歸蜀演爲小參曰離鄉四十餘年一時忘却蜀語禪人回到成都切須記取魯語顯旋成都紹覺住昭覺使顯應長松之命開堂拈香曰一則爐鞴功精一則磨淬極妙二功並著理孰爲先不見道本重末輕當風可辨此香奉爲紹覺和尚爇向爐中令教普天帀地寘溝塞壑使天下衲僧無出氣處嗚呼言浮其實欲隱彌露無乃計之左乎其與一宿覺蓋相萬也至於蚉善戴嵩之筆故叢林目爲顯牛子既以小技溷掩道望以故情謬紊師承而爲後世矜式其可耶

邵武吳學士諱偉明字元昭參道於海上洋嶼菴與彌光藏主爲法友別去未幾於南劍道中有省乃頌妙喜老師室中所問十數因緣今紀其一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通身一穿金鎖骨趙州參見老南泉解道鎮州出蘿蔔遂致書以頌呈謂不自謾也妙喜即說偈證之曰通身一穿金鎖骨堪與人天爲軌則要識臨濟小廝兒便是當年白拈賊繼而光往邵武相訪亦和之曰通身一穿金鎖骨正眼觀來猶剩物縱使當機覿面提敢保居士猶未徹妙喜亦嘗謂元昭有宗師體裁又稱光爲禪狀元諒其然乎以之追蹤丹霞龐老故事可無媿也

虎丘隆禪師道貌如甚愞者與圜悟禪師潭之道林法席一日圜悟閉目曰見見之時見非是見見猶離見見不能及遂竪起拳云見麼隆曰見圜悟曰頭上安頭隆於言下領旨尋俾掌藏教有問圜悟曰隆藏主柔易如此何能爲哉圜悟曰瞌睡虎耳及住虎丘道大顯著因追繹白雲端和尚立祖堂故事乃曰爲人之後不能躬行遺訓於義安乎遂圖像奉安題讚于

上達磨曰國國人難挽西擕隻履歸只應熊耳月千古冷光輝百丈曰迅雷吼破澄潭月當下曾經三日聾去却膏肓必死疾叢林從此有家風開山明教大師曰春至百花觸處開幽香旖旎襲人來臨風無限深深意聲色堆中絕點埃嗚呼百丈創立禪規以來叢林卒不至於陁廢實本于此白雲以百丈配享達磨有識靡不韙其議可謂知本矣隆既能遵行奉先之禮又從而爲讚發明其道有足多也

靈源禪師居黃龍昭默堂與東湖居士徐師川夜話遂及陳述古嘗對東坡談禪東坡謂其如說食龍肉且以自所論若食豬肉實美而眞飽也靈源曰此乃東坡早歲趍後發言不覺負墮當爲明之於是成二偈東坡笑說喫龍肉舌底那知已嚥津能省嚥津眞有味會言龍肉不爲珍又曰何知龍肉卽豬肉細語麤言盡入神惜彼當年老居士大機曾未脫根塵師川笑曰至哉斯言惜老坡不聞也噫東坡詩有前身自是盧行者之句蓋自知從佛祖中來矣然較所學於述古可謂前言戲之耳靈源欲杜其從而作說者以偈辨明厥有旨哉

興元府吳恂字德夫以元豐元年任豫章法曹時郡帥王觀文韶迎晦堂和尙入城館於大梵院而咨心要吳亦往參扣晦堂曰公平生學解記憶多聞卽不問父母未生已前道將一句來吳窘無以對遂於行住坐臥提撕此語忽自知有而機莫能發乃閱傳燈錄至鄧隱峰倒卓而化其衣順體不褪深以爲疑自是偏問尊宿或答以神通妙用或答以般若力貧疑終不釋復趨晦堂而問之晦堂笑曰公今侍立是順耶是逆耶吳曰是順晦堂曰還疑否吳曰不疑晦堂曰自既不疑何疑於彼吳於言下大徹嘗有二偈題于晦堂中無門戶四無旁學者徒勞捉影忙珍重故園千古月夜來依舊不曾藏又廬峰居士舊門人邈得師眞的的親大地撮來成箇眼翻騰別是一般新晦堂有偈送之海門山嶮絕行蹤踏斷牢關信已通自有太平基業在不論南北與西東噫吳爲府椽能自公餘暇質疑於尊宿與一行作吏此事便廢者遠矣是時叢林皆傾慕其風采亦可謂特立之士林間

錄以德夫爲敎夫無乃誤耶

潛菴源禪師初謁泐潭月和尙月問曰自何而來作箇甚麼源曰近離洪州欲學佛法月曰殿裏有去學取源曰今日撞著箇泥堆月曰白日裏見鬼源便喝旣而趨黃檗與南禪師法席源爲人外若簡淡而中敏南公喜之命執侍最久而源侍者之名遂著叢林嘗頌三關話曰拈一放一烏光黑漆打破畫餅青天白日欲識鷲峰峰上機摩訶般若波羅蜜年逾八十而喪明學者益親附之有欲版其語要流通源設拒曰若吾語深契佛祖從今百日間目復有明則副汝請如期果愈緇素讚喜曰得非般若之驗歟壽九十有六而遷寂建炎己酉冬訖後事不數日虜犯洪城殺戮無噍類源不罹斯厄非道德所致耶

明州智朋禪師初爲寶峰持鉢至焦山時方丈成枯木與照闡提俱嗣芙蓉楷公先後得法未嘗相識成問朋曰寶峰有何言句朋卽呈照自題肖像曰雨洗淡紅桃萼嫩風搖淺碧柳絲輕白雲影裏怪石露流水光中枯木春暎你是何人成倘賞之曰今日方知寶峰親見先師來又指以問朋曰汝會麼朋曰不會成曰汝記得法燈擬寒山否朋遂誦至誰人知此意令我憶南泉於憶字處成遽以手掩朋口曰住住朋豁然有省朋後出世衡州花藥爲照之嗣尋遷婺州天寧先是崇寧二年詔州郡建禪苑以萬壽配紀元爲額于時有致法門興衰之慶於妙湛禪師妙湛謝之曰乃今而後安得明眼尊宿三百六十員布於天下耶第恐法門衰由是矣至政和元年改崇寧爲天寧朋之住天寧在紹興七年陳僑寓混殽於有司遂奉　聖旨改報恩廣孝得專一追崇指揮逮十五年易廣爲光蓋事權輿於朋矣故錄朋能推廣　聖孝於無垠而併記妙湛之言妙湛住雪峰而終

死心禪師紹聖間住江西翠巖法堂後有齊安王祠威靈甚著死心徙祠於院西偏卽址以建丈室設榻燕寢蜥蜴身側叱去復來夜以爲常一夜將三鼓夢冠裳者涌謁極陳遷居非所樂欲假莊丁六十輩南遊二廣死心在夢諾之居無何莊丁家疫癘大作物故如數而後已遂設問於學徒曰且道果有鬼神乎

若道有叉不打殺死心若道無莊丁爲甚麼死時下語鮮有契者適楚源首座自寶峰眞淨會中來死心如前問之源曰甜瓜徹蔕甜苦瓠連根苦死心笑而已源應機鈍甚寂音目爲源五斗蓋開口取氣炊熟五斗粟方能羃一轉語妙喜老師蚤嘗爲源見知因謁李商老逾年而歸源讓之曰啞荒了也豈不念無常迅速乎老師晩年常以此語學徒且謂當時不覺汗下嗚呼寶峰號江西法窟源於其間持維挈綱激勵英俊亦不失陳蒲鞵之爲人也

瀛州顯首座賦性高逸機辨自將保寧勇禪師以子育之因示以神劒頌提得神鋒勝太阿萬年妖孽盡消磨直饒埋向塵泥裏爭奈靈光透匣何顯曰謾效顰亦提得一箇勇曰何不呈似老僧顯便擧云凛凛寒光出匣時乾坤閃爍耀閃輝當鋒坐斷毗盧頂更有何妖作是非勇曰忽遇天魔外道來時如何顯以坐具便摵勇作倒勢顯拂袖而行勇曰且來顯曰且待去掘窟勇笑而已尋謁端禪師於白雲端俯於衆待以猶子之禮一日端與淨居瑤公遊水磨顯借數衲先在遂侍端右瑤曰顯兄且莫妨穩便端曰從他在此聽說話顯曰不曾帶得標手錢來便行二老相顧爲之解顔既而遊湘西寓鹿苑眞如禪師使之分座攝衲久而歸瀛上或傳住西堂而終顯之參保寧如太原孚在雪峰及趨白雲似大禪佛到霍山雖具有體裁何竟無聞哉得非谿邊老嫗喚其舊名那

佛鑑禪師元符二年首衆僧於五祖于時太平靈源赴黃龍其席既虛靈源薦佛鑑於舒守孫鼎臣遂命之出世演和尙付法衣佛鑑受而捧以示衆曰昔釋迦文佛以丈六金襴袈裟披千尺彌勒佛身佛身不長袈裟不短會麼即此樣無佗樣自是一衆悚服及禮辭次演曰大凡應世略爲子陳其四端雖世俗常談在力行何如耳一福不可受盡福盡則必致禍殃二勢不可使盡勢盡則定遭欺侮三語言不可說盡說盡則機不密四規矩不可行盡行盡則衆難住其詞質而理優足以救過遣惡亦猶藥不在精麤愈病者爲良耳

明州啓霞宏禪師秀峰祥公之嗣爲人剛峭不妄言

笑故有鐵面之名於叢林嘗著法寶傳三卷烏巨行公爲序冠其端略曰凡禪門正法眼藏皆見于傳有引以敘其機緣有頌以顯其宗要學者覽之宗要明而機緣得矣茲可見傳之大槩然啓霞介於天童育王之間衲子過門必與勘驗一日有僧稱衡陽人與師同里閈侍者通謁宏拽杖且行且語曰不去參禪學道來認鄉人討箇甚麼僧擬議卽以杖打出其攝物類如此院之山林深秀有貴人卜葬所親迎柩至宏堅臥其穴不克喪事郡守仇待制遣人諭之曰千年常住一朝僧長老何苦爭耶宏曰不可以一朝僧壞千年常住貴人亦賢者善其言而改圖又行事類如此宏雖緣不勝而以千年常住爲己任足可羞結情固位者之顏矣至於剛正之操勤儉之德挺挺有祖風烈可謂大潙喆公之有孫也

馮給事濟川紹興八年隨僧夏于徑山因題枯髏圖曰形骸在此其人何在乃知一靈不屬皮袋妙喜老師見而謂之曰公何作此見解耶卽和曰只此形骸卽是其人一靈皮袋皮袋一靈馮於是悚然悔謝是時堂中首座九仙清禪師亦繼之曰形骸在此其人何在日炙風吹掩彩掩彩清乃惠日雅公之嗣

寶峰闡提照禪師有法語五則示其宗旨以付聰藏主一曰曹山立四禁盡衲僧命脉透得過切忌依倚將來了事人須別有生機一路二曰衲僧向異類中行履先德道異類墮此是了事人病明安道須是識主始得三曰闡提尋常向人道不得參禪不得學佛只要伊如大死人只恐聞此語作無事會作無法可當情會正是死不得若是死得決不肯作這般見解佗時爲人切宜子細四曰吾家立五位爲宗往往人以理事明以寂照會以能所見以體用解盡落今時何得名爲教外別傳之妙生死路頭那箇是得力處總不恁麼時如何卜度卽不中五曰有情故情滲漏有見故見滲漏有語故語滲漏設得無情無見無語拽住便問佗你是何人闡提平時不護許與而囑累於聰其任固重聰必顯然秀出於門弟子之間者夫何出世福清之天王不克行道而終遂致名亦不聞於叢林也

●解縁鮮

薦福本禪師紹興十年首衆僧於徑山有偈示聰上座曰毒蛇猛虎當前立鐵壁銀山在後橫進旣無門退無路如何道得出常情聰還鄱陽取道徽州謁太守吳元昭因出似之吳曰毒蛇猛虎空相向鐵壁銀山謾自橫長笛一聲歸去好更於何處覓疑情吳與本以同參契分更唱迭和與夫捉盃笑語爲治劇餘樂則有間矣若非透脫情境安能爾耶

石霜清素侍者閩之古田毛嚴乃生緣也晩遁湘西鹿苑以閑淡自牧兜率悅公時未出世與之隣室有客惠生荔支悅命素曰此乃老人鄉果可同餉也素慨然曰自先師去世不見此矣悅從而問之師爲誰耶對以慈明悅乃乘閑致密款其緒餘素因問子曾見何人悅以眞淨文和尙告之素曰文又見誰耶悅曰南禪師素曰南匾頭在石霜不久其道盛如此悅益駭異尋袖香咨扣素曰吾福●解緣寡豈可爲人師但子之見解試吐露看悅卽具陳素云只可入佛不可入魔須知古德謂末後一句始到牢關悅擬對又遽問以無爲如何說悅又擬對而素忽高笑悅恍然有得故嘗以語無盡居士張公逮崇寧三稘寂音尊者謁無盡於峽州善谿無盡曰昔見眞淨老師于皈宗因語及兜率所謂末後句語尙未終而眞淨忽怒罵曰此吐血禿丁脫空妄語不用信旣見其盛怒不敢更陳曲折然惜眞淨不知此也寂音曰相公惟知兜率口授末後句至於眞淨老師眞藥現前而不能辨何也無盡駭曰眞淨果有此意耶寂音徐曰疑則別參無盡於言下頓見眞淨用處卽取家藏眞淨肖像展拜題讚其上以授寂音曰雲菴綱宗能用能照冷面嚴眸神光獨耀孰傳其旨覿露唯肖前悅後洪如融如肇厥後有以讚鑱石于仰山寂音亦有二偈示悅之侍者智宣云素公死後閑名在末後句如黃石書殺盡英雄人不見子房兩眼似愁胡又曰無爲兩字如何說開口知君病轉深試問舊時宣侍者不言不語笑吟吟噫悅能扣素而不能忘其轍跡致無盡墮其中非寂音發眞淨瞑眩之藥何能愈無盡膏肓之疾耶信宗師爲人各有惠利豈易測其涯涘哉

佛眼遠禪師初至海會依演和尚以己事咨決者屢矣演只語之曰我不如你你自會得好或曰我不會我不如你遠莫涯其意久而復扣曰今會中誰可親近演曰有元禮首座來時只向伊道衲僧須具緇素眼始得及聞我上堂道同門出入宿世寃家之語遂有省子若乞教於禮必須獲益及請問禮乃以手引遠之耳繞囲爐數帀且行且語你自會得好遠曰有冀開發却爾相戲豈法施之式哉禮曰汝佗日悟去方知今日曲折已而寒夜孤坐撥爐見火一豆許怳然自喜曰深深撥有些子平生事只如此遽起閱机上傳燈錄適當破竈墮因緣洞符所證圜悟因詣其寮舉青林搬土話驗之且謂古今無人出得遠曰有甚麼難出圜悟曰只如佗道鐵輪天子寰中旨又作麼生出遠曰我道帝釋宮中放赦書圜悟退而語朋舊曰喜遠兄便有活人句也其後遠之嗣子烏巨行公有頌發揮海會之語曰我不會兮不如你達磨當門缺兩齒滿堂無限白蘋風明明不自秋江起又曰我不會兮不如你堪笑千花生碓觜善財謾說百城

〇不等六字疑衍

遊何曾踏著自家底

仰山偉禪師者平時機語叢林鮮傳其見於仰山祖堂自讚曰吾眞難貌班班駮駮擬欲安排下筆便錯又塔銘載示衆曰道不在聲色而不離聲色凡一語一默一動一靜隱顯縱橫無非佛事日用現前古今凝然理何差互妙喜老師謂其是講因明百法起信等論師及參得禪了開口更不著經論一字以其說禪方於雲蓋老智云

端和尚於皇祐四年寓歸宗書堂郭功甫任星子主薄時相過從扣以心法逮端住承天遷圜通郭復尉於江州德化往來尤密端移舒州白雲海會郭乃自當塗往謁端問曰牛醇乎對曰醇矣端遽厲聲叱之郭不覺拱而立端曰醇乎醇乎於是爲郭陞堂而發揮之曰牛來山中水足草足牛出山去東觸西觸又不免送之以偈曰上大人丘乙巳化三千可知禮未幾示寂郭爲銘其塔畧曰師之道超佛越祖師之言通今徹古收則絕纖毫縱則若猛虎可謂知言矣昔人逢僧話得半日之閑尚見於詩況學牧牛卒致乎

醇自載于塔碑亦不爲過

無盡居士見兜率悅禪師既有契證因詢晦堂家風於悅欲往就見悅曰此老只一拳頭耳乃潜奉書於晦堂曰無盡居士世智辨聰非老和尚一拳垂示則安能使其知有宗門向上事耶未幾無盡遊黃龍訪晦堂於西園先以偈書默菴壁曰亂雲堆裏數峰高絕學高人此遯逃無奈俗官知住處前驅一喝散猿猱徐扣宗門事果示以拳頭話無盡默計不出悅之所料由是易之遂有偈曰久響黃龍山裏龍到來只見住山翁須知背觸拳頭外別有靈犀一點通靈源時爲侍者尋題晦堂肖像曰三問逆摧超玄機於鷲嶺一拳垂示露赤體於龍峰聞時富貴見後貧窮年老浩歌歸去樂從教人喚住山翁黃太史魯直聞而笑曰無盡所言靈犀一點通此藞苴爲虗空安耳穴靈源作偈分雪之是寫一字不著畫嗟乎無盡於宗門可謂具眼矣然因人之言昧宗師於晦堂鑑裁安在哉悅雖得無盡樂出其門其奈狹中娼忌爲叢林口實也

死心禪師以大觀元年丁亥九月從洪帥李景直之命住黃龍山明年揭牓于門曰仰門頭行者賓客到來劃時報覆卽不得容縱浮浪小輩到此賭博常切掃洒精潔凡置三門者何也卽空無相無作三解脫門今欲登菩提場必由此門而入然高低普應遐邇同歸其來入斯門者先空自心自心不空且在門外戊子九月十八日死心叟白死心平日佛祖在所詆訶而於賓客不立涯岸如此其言典而嚴簡而悉於世出世間兩得之矣若使守法任者具如是施爲何慮叢林之不振耶

程待制智道曾侍郎天游寓三衢最久而與烏巨行禪師爲方外友曾嘗於坐間舉東坡宿東林聞谿聲呈照覺總公之偈谿聲便是廣長舌山色豈非清淨身夜來八萬四千偈它日如何舉似人程問行曰此老見處如何行曰可惜雙脚踏在爛泥裏曾曰師能爲料理否行卽對曰谿聲廣長舌山色清淨身八萬四千偈明明舉似人二公相顧歎服吁登時照覺能奮金剛椎碎東坡之窠窟而今而後何獨美大顛門

有韓昌黎耶雖烏巨向曾程二公略露鋒鋩豈能洗叢林噬臍之歎哉

蘇州定慧信禪師蚤以百丈野狐頌得叢林之譽其頌曰不落不昧二俱是錯取捨未忘識情卜度執滯言詮無繩自縛春至花開秋來葉落錯錯誰知普化搖鈴鐸又貽老僧曰俗臘知多少龐眉擁毳袍看經嫌字小問事愛聲高暴日終無厭登階漸覺勞自言曾少壯遊嶽兩三遭信爲明眼宗匠此乃其遊戲耳然品題形貌之衰憊摸寫情思之好尙抑可謂曲盡其妙矣

樞密蔣公顯叔與圓通秀禪師爲方外友公平日雖究心宗亦泥于教乘因撰華嚴經解三十篇頗負其知見元豊間漕淮上至長蘆訪秀而題方丈壁曰余凡三日遂成華嚴解我於佛法有大因緣異日當以此地比覺城東際唯具佛眼者當知之于時秀辨之曰公何言之易耶夫華嚴者圓頓上乘乃現量所證今言比覺城東際則是比量非圓頓宗又云異日且念若言異日今日豈可非是乎又云具佛眼者方知然經云平等眞法界無佛無衆生凡聖情盡彼我皆忘豈有愚智之異若待佛眼則天眼人眼豈可不知哉公於是悔謝及秀示寂公以文祭之曰方外之友唯余與師念昔相見一語投機師來長蘆我漕淮沂亦復交臂笑言熙怡我論華嚴師爲品題陷虎機緣脫略徑畦曷爲捨我先其往而蔬奠致誠庶其歆之嗚呼公於華嚴非素業矣而欲追蹤棗柏大士遊普賢行願海未免背馳秀不敢孤方外契爲之辨明然一字之師似可羞張迴浪稱於齊已也

襄陽谷隱顯禪師生於西蜀安樞密之別業田丁家南遊參仰山偉公因致問如何是佛向上事偉對以日出東方夜落西顯復進語東方向上更望拈示語未竟而偉便打於是有省及住谷隱以仰山忌日對靈拈香曰仰面不見天低頭不見地不知大仰來不來一炷旃檀表勤意顯爲人誠至道學純正安公嘗攜家屬致拜且語人曰不意有一佛出吾家地上遂奏淨覺禪師號以伸敬焉蓋取其蘊略其所出可謂

道在一介則一介重也
潭州雲蓋智和尚居院之東堂政和辛卯歲死心謝事黃龍由湖南入山奉覲日已夕矣侍僧通謁智曳履且行且語曰將燭來看其面目何似生而能致名喧宇宙死心亦絕叫把近前來我要照是眞師叔是假師叔智卽當胷毆一拳死心曰却是眞箇遂作禮賓主相得歡甚及死心復領黃龍至政和甲午十二月十五日示寂時智住開福得其訃音卽陞座曰法門不幸法幢摧五蘊山中化作灰昨夜泥牛通一線黃龍從此入輪迴侍僧編次易入爲出智見而大詬是時智年九十可謂宗門大老矣視死心爲猶子聞訃歎法幢之摧蓋前輩以法道故今則不然生譽死毀與市輩無異眞可羞也
泉州教忠光禪師與李參政漢老在小谿雲門菴妙喜會中有同參契分李因致光住教忠功德院其疏有三拜頓忘師弟子一口吞盡佛衆生之句爲叢林傳誦既而李病將革以偈寄光曩歲嘗經度厄津深將法力荷雲門如今稍覺神明復擬欲齋師不報恩光卽和之胡牀穩坐已通津何處更尋不二門八苦起時全體現不知誰解報深恩李得其報閱罷而逝其處生死之大變泊然不亂而言神明還復可見平日所養矣東坡謂生死之際不容其僞李殆庶幾焉
李文和公大中祥符間嘗作二句頌寄朱發運正辭是時許郎中式亦漕淮南朱遂以李頌示許相與聯成四句曰參禪須是鐵漢著手心頭便判李雨催樵子還家朱風送漁舟到岸許仍命浮山遠公和之曰參禪須是鐵漢著手心頭便判通身雖是眼睛也待紅爐再鍛鉏魔闖樹迷封豫讓藏身吞炭鷺飛影落秋江風動蘆花兩岸文和公尋復自和曰參禪須是鐵漢著手心頭便判直趣無上菩提一切是非莫管今唯傳後一頌而已然世謂士夫學禪只資談柄亦宗知文和之唱諸公之和其語徑正有宗師體裁也哉
明州和菴主從南嶽辨禪師遊叢林以爲飽參及遯居雪竇之前山栖雲菴有志於道者多往見之雪竇主者嫉其軋已因郡守周舍人聞其名而問之對云

一常僧耳和遂題三偈于壁徙居杖錫山一日自從南嶽來雪竇二十餘年不下山兩處居菴身已老又尋幽谷養衰殘二曰十方世界目前寬拋却雲菴過別山三事壞衣穿處補一條楖栗杖伴清閑三曰黃皮裹骨一常僧壞衲蒙頭百慮澄年老懶能頻對客攀蘿又上一崚嶒和之淸名高德出自所守而神藥形茄亦何與於世然猶取忌於時卒致徙居噫名德累人信矣夫

百丈珍禪師有開山大智禪師讚曰要識百丈祖師只這目前便是若更顧佇思量何止落在第二向未遭喝已前識渠面目尋扭住作聲時全無巴鼻誰云馬駒踏殺天下人出得這一箇得恁衰氣元來不直半分始解兒孫滿地珍乃建陽人天資和雅篤爲杜多之行搭以麤縕僧伽梨韻致高古由是得珍布衲之名於叢林也

廬山慧日雅禪師乃眞淨高弟嘗著禪本草一篇曰禪味甘性涼安心臟祛邪氣闢壅滯通血脉淸神益志駐顏色除熱惱去穢惡善解諸毒能調衆病藥生

◆良恐凉

人間但有大小皮肉骨髓精粗之異獲其精者爲良故凡聖尊卑悉能療之餘者多於叢林中吟風詠月世有徒輩多采聲殼爲藥食者誤人性命幽通密顯非證者莫識不假修煉炮製一服脫其苦惱如縛發解其功若神令人長壽故佛祖以此藥療一切衆生病號大醫王若世明燈破諸執暗所慮迷亂幽蔽不信病在膏肓妄染神鬼流浪生死者不可救焉傷哉噫世稱韓昌黎毛潁傳以文章爲滑稽若禪本草寧免併按者歟先佛號大醫王而修多羅藏得非方書乎況禪本草從藏中流出議病且審使藥且親其有服食獲證大安樂地也必矣由是觀之雅豈徒然哉

湛堂準禪師與雅公爲法門昆仲因雅述禪本草乃製炮炙論佐之曰人欲延年長生絕諸病者先熟覽禪本草若不觀禪本草則不知藥之溫良不辨藥之眞假而又不諳何州何縣所出者最良既不能窮其本末豈悟藥之體性耶近世有一種不讀禪本草者却將杜藹藍作綿州附子往往見面孔相似便以爲是苦哉苦哉不唯自悞兼悞佗人故使後之學醫者

一人傳虛萬人傳實擾擾逐其末而不知安樂返本之源日月浸久橫病生焉漸攻四肢而害圓明常樂之體自旦及暮不能安席遂至膏肓枉喪身命者多矣寔由初學麤心師授莽鹵不觀禪本草之過也若克依此書明藥之體性又須解如法炮製蓋炮製之法先須選其精純者以法流水淨洗去人我葉除無明根秉八還刀向三平等砧碎剉用性空真火微焙之入四無量臼學八金剛杵杵八萬四千下以大悲千手眼篩篩之然後成塵塵三昧煉十波羅蜜爲圓不拘時候煎一念相應湯下前三三圓後三三圓除八風二見外別無所忌此藥功驗不可盡言服者方知此藥深遠之力非世間方書所載後之學醫上流試取禪本草觀之然後依此炮製合而服之其功力蓋不淺也妙喜老師曰湛堂讀諸葛孔明出師表而知作文關楗遂著羅漢疏水磨記炮炙論嗚呼尊宿於世間學尚爾其審況出世間法乎若夫炮炙論文從字順詳譬曲喻而與禪本草相爲表裏非具起膏肓必死之手何能及此哉

◉猶一作有

鼎州靈巖安禪師爲人奇逸機辨自將佛性泰公未出世時安以師事之及泰住德山遣安通嗣書于蔣山圜悟禪師爾時圜悟坐於丈室安捧書趨而圜悟曰千里馳達不辱宗風公案現成如何通信安曰覿面相呈更無回互圜悟曰此是德山底那箇是專使底安曰豈有第二人那圜悟曰背後底聻安便度書圜悟曰作家禪客天然◉猶在安曰分付與蔣山乃下通首座大衆書於僧堂前首座問曰玄沙白紙此自何來安呈起書曰見麼首座遂引手攝安復執却曰久默斯要不務速說今日拜呈幸希一鑒首座便喝安曰作家首座首座又喝安打一書首座擬議安曰未明三八九不免自沈吟又以書打一下曰接圜悟與佛眼禪師立于法堂且盻甚作略圜悟厲聲曰打我首座死也佛眼曰官馬廝踏有甚憑據安曰說甚麼官馬廝踏正是龍象蹴踏也圜悟曰喚來喚來安復至法堂上圜悟曰我五百衆中首座你爲甚麼打佗安曰和尚也喫一頓始得圜悟顧佛眼吐舌而已佛眼曰未在乃顧安而問曰只如空手把鋤頭步行

騎水牛人從橋上過橋流水不流意作麽生安低躬曰所供並是詣實圜悟笑曰元來是家裏人遂至五祖自禪師處自曰書裏説甚麽安曰文彩已彰自曰畢竟説甚麽安曰當陽揮寶劒自曰近前來這裏不識數字安曰莫詐敗自顧侍者曰這是那裏僧安曰莫侍者曰曾在和尚會下去自曰怪得恁麽滑頭安曰曾被和尚鈍置來自遂將書於爐上熏曰南無三滿多沒馱喃安近前彈指而已安再至蔣山坐夏圜悟使分座𢹂納秋辭歸圜悟曰子何所需安曰短歌須要十數丈長句只消三兩言圜悟乃以頌嘉賞之曰使乎不辱命臨機貴專對安禪捋虎鬚著著超方外不唯明聰下安排撥向繩牀拶嶮崖拈椎豎拂奮雄辯金聲玉振猶奔雷九旬落落提綱宗納子濟濟長趨風解粘去縛手段辣驅耕奪食猶雍容秋風忽作要歸去了却武陵一段事勃窣理窟乃留中行行不患無知巳臨行索我送行篇栗棘蓬與金剛圈短歌須要十數丈長句只消三兩言金毛獅子解翻身箇是叢林傑出人不日孤峰大哮吼五葉一花天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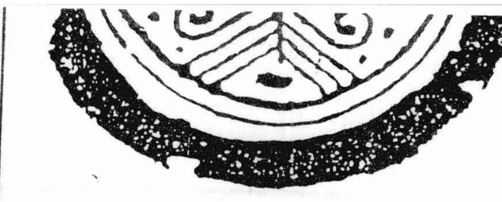
春自古禪會以專使爲重任體貌機辯兼而優爲之者則不辱命矣安之若此可不謂全才乎

羅湖野錄下終

羅湖野錄跋

前哲入道機緣禪書多不備具者其過在當時英俊失於編次是無衛宗弘法之心而然遂致有見賢思齊者徒增大息耳妙總窮居村落不聞叢林勝事久矣比者江西瑩仲溫遠自雙徑來訪山舍娓娓談前言往行殊慰此懷徐探囊中遂得羅湖野錄一編所載皆命世宗師與賢士大夫言行之粹美機鋒之醻酢雄文可以補宗教明誨可以警後昆於是詳覽熟思不忍釋手亦足以見仲溫爲道爲學之要其操心亦賢於人遠矣與天下好事者共之庶幾後世英俊繼而爲之使夫佛祖之道光明盛大其功豈不博哉

紹興庚辰十月二十日　毗陵無著道人妙總謹書



大慧普覺禪師宗門武庫

宋・宗杲 撰

道謙 編



大慧禪師之機辯譬之武事則韓白之儔也其麾城摲邑所嬰者破所擢者靡魔壘百萬望風倒戈人徒見其堂堂之陳鼓行無前而不知此老宴坐油幢未始提寸鐵也麾下偏裨廼按其營壘之跡拾其噫烏猝嗟之餘目之曰武庫我王庫中果有是刀哉雖然師不云乎吹毛元不動偏地是刀鎗乍入斯庫者儻偷心盡死急於劒刃上翻身則死諸葛可以走生仲達其或未然劒去久矣汝方刻舟知我罪我其惟春秋乎淳熙丙午四月初吉淡岩李泳書

大慧普覺禪師宗門武庫

參學比丘　道謙　編

洞山廣道者梓州人叢林號廣無心初遊方問雲蓋智和尙與化打維那意旨如何智下繩牀展兩手吐舌示之廣打一坐具智云此是風力所轉又持此語問石霜琳和尙琳云你意作麼生廣亦打一坐具琳云好一坐具祇是你不知落處又問眞淨淨云你意作麼生廣亦打一坐具淨云他打你也打廣於此大

悟眞淨因作頌云丈夫當斷不自斷興化爲人徹底漢巳後從他眼自開棒了罰錢趂出院

慈明瑯琊大愚等數人辭汾陽相讓不肯爲參頭汾陽云此行不可以戒臘推聽吾一頌天無頭吉州城畔展戈矛將軍疋馬林下過圓州城裏鬧啾啾慈明出班云楚圓何人敢當此記莂遂領衆拜辭

湛堂準和尙初參眞淨淨問近離甚處準云大仰夏在甚處準云大溈淨云甚處人事準云興元府淨展兩手云我手何似佛手準罔措淨云適來祇對一一靈明天眞及乎道箇佛手便成窒礙且道病在甚處準云某甲不會淨云一切現成更教誰會

暹道者久參雪竇竇欲擧住金鵝暹聞之夜潛書偈於方丈壁間卽遁去偈曰不是無心繼祖燈道慚未厠嶺南能三更月下離巖竇眷眷無言戀碧層又曰三十餘年四海間尋師擇友未嘗閑今朝得到無心地却被無心趂出山暹後出世開先承嗣德山遠和尙續通雪竇書山前婆子見專使欣然問曰暹首座出世爲誰燒香專使曰德山遠和尙婆子詬罵曰雪

簀抖擻屎腸說禪爲你你得恁麼辜恩負德

雲居舜老夫常譏天衣懷禪師說葛藤禪一日聞懷遷化於法堂上合掌云且喜葛藤樁子倒了也秀圓通時在會中作維那每見訶罵不已乃謂同列曰我須與這老漢理會一上及夜參又如前訶罵秀出衆厲聲曰豈不見圓覺經中道舜遽曰久立大衆伏惟珍重便歸方丈秀曰這老漢通身是眼罵得懷和尚也

湖南小景淳有才學嘗著無縫塔銘大通本禪師用其語答無縫塔話云煙霞生背面星月遶簷楹淳居嶽麓寺律身精進偶一夜經行殿陛失脚被攧傍僧掖起昏懵不曉人事至於平生所著文字亦不能曉兜率照禪師初遊方過嶽麓聞老宿言淳事照驚曰我此生參禪不明心地亦如淳也偶一失跌尚如此況隔陰耶

呂大申公執政時因休沐日預化疏請言法華齋翌日果到府第坐於堂上申公將出見之自念曰拜則是不拜則是言大呼曰呂老子你好勞攘快出來拜也好不拜也好申公拜敬之齋畢問未來臧否言索筆大書亳州二字與之不言所以後罷相知亳州治疊文字次忽見二字在前始悟前讖也

眞淨和尚退洞山遊浙至滁州瑯琊起和尚處因衆請小參眞淨貶剝諸方異見邪解無所忌憚下座見起和尚云堂頭在此賴是別無甚言語起云你也得也二人相顧大笑而去

葉縣省和尚嚴冷枯淡衲子敬畏之浮山遠天衣懷在衆時特往參扣正値雪寒省訶罵驅逐以至將水潑旦過衣服皆濕其他僧皆怒而去唯遠懷併疊敷具整衣復坐於旦過中省到訶曰你更不去我打你遠近前云某二人數千里特來參和尚禪豈以一杓水潑之便去若打殺也不去省笑曰你兩箇要參禪却去挂搭續請遠充典座衆苦其枯淡省偶出莊遠竊鑰匙取油麵作五味粥粥熟省忽歸赴堂粥罷坐堂外令請典座遠至首云實取油麵煑粥情願乞和尚責罰省令筭所直估衣鉢還訖打三十拄杖出院遠舍於市中託道友解免省不允又曰若不容歸祇

乞隨衆入室亦不允一日出街次見遠獨於旅邸前立乃云此是院門房廊你在此住許多時曾還租錢否令計所欠追取遠無難色持鉢於市化錢還之省又一日出街見之持鉢歸爲衆曰遠眞有意參禪遂呼其歸

汾陽無德禪師一日謂衆曰夜來夢亡父母覓酒肉紙錢不免徇俗置以祀之事辦於庫堂設位如俗間禮酹酒行肉化紙錢訖令集知事頭首散其餘盤知事輩却之無德獨坐筵中飲啖自若衆僧數曰酒肉僧豈堪爲師法耶腰包盡去惟慈明大愚泉大道等六七人在耳無德翌日上堂云許多閑神野鬼祇消一盤酒肉兩陌紙錢斷送去了也法華經云此衆無枝葉唯有諸貞實下座

眞淨和尚遊方時與二僧偕行到谷隱薛大頭問云三人同行必有一智如何是一智二僧無語淨立下肩應聲便喝薛竪拳作相撲勢淨云不勞再勘薛拽拄杖趂出薛見石門慈照禪師

雲頂山敷禪師成都府帥請就衙內陞座時有樂營將出禮拜起回顧街前下馬臺云一口吸盡西江水郎不問且請和尚呑却街前下馬臺師展兩手唱云細抹將來樂營將於此有省

自慶藏主者蜀人叢林知名徧參眞如晦堂普覺諸大老游廬阜入都城見法雲圓通禪師與秀大師偕行到法雲秀得參堂以慶藏主之名達圓通通曰且令別處挂搭俟此間單位空卽令參堂慶在智海偶臥病秀欲詣問所苦而山門無假乃潛出智海見慶慶以書白圓通道秀越規矩出入圓通得書知之夜參大駡此眞小人彼以道義故拚出院來訊汝疾返以此告訐豈端人正士所爲慶聞之遂掩息叢林盡謂慶遭圓通一詬而卒

撫州明水遜禪師在法雲侍者寮時道林琳禪師挂搭方丈特爲新到茶遜別至寮請之適琳不在有同行與琳聯椄曰汝去俟渠來我爲汝請遜去僧偶忘之齋後鳴鼓會茶琳不到圓通問曰新到在否遜請之琳到圓通令退坐榻立衆前責曰山門特爲茶以表叢林禮數因何怠慢不時至琳曰適聞鼓聲忽內

逼趯赴不前圓通呵曰我鼓又不是巴豆擊著你便屎出遂前白云是某忘記請之某當出院時同行出衆曰不干侍者與新到事是某不合承受爲渠請偶忘記某當代二人出院圓通高其風義併宥之

諸方尊宿示滅全身火浴得舍利極多唯眞淨禪師舍利大如菽五色晶瑩而又堅剛谷山祖禪師眞淨高第也多牧斂之盛以瑠璃瓶隨身供養妙喜遊谷山嘗試之置於鐵砧擧槌擊之砧槌俱陷而舍利無損豈非平昔履踐明白見道超詣所致耶

賢蓬頭江州人潙山眞如和尚會中角立者見地明白機鋒頴脫有超師之作但行業不謹一衆易之眞如結庵於方丈後令賢獨處唯通小徑從方丈前過不許兄弟往還後二年擧首衆立僧秉拂說法有大過人處一衆由是改觀後住郢州興陽數載道大行示寂肉身不壞圓悟和尚在潙山目擊其事妙喜遊興陽尙及見其肉身

湛堂準和尚興元府人眞淨之的嗣分寧雲巖虗席郡牧命黄龍死心禪師擧所知者以補其處死心曰準山主住得某不識他祇見有洗鉢頌甚好郡牧曰可得聞乎死心擧云之乎者也衲僧鼻孔大頭向下若也不會問取東村王大姐郡牧奇之具禮敦請準亦不辭平生律身以約雖領徒弘法不易在衆時晨興後架祇取小杓湯洗面復用濯足其他受用率皆類此纔放參罷方丈行者人力便如路人帚地煎茶皆躬爲之有古人風度眞後昆良範也

法雲佛照杲禪師嘗退居景德鐵羅漢院殿中有木羅漢數尊京師苦寒杲取而燒之擁爐達旦次日淘灰中得舍利無數諸座主輩皆目之爲外道蓋佛照乃丹霞輩流非俗眼所能驗也

延平陳了翁名瓘字瑩中自號華嚴居士立朝骨鯁剛正有古人風烈留神内典議論奪席獨參禪未大發明禪宗因緣多以意解酷愛南禪師語錄詮釋殆盡唯金剛與泥人揩背注解不行嘗語人曰此必有出處但未有知之者諺云大智慧人面前有三尺暗果不誣也

慈照聰禪師首山之子咸平中住襄州石門一日太

守以私意笞辱之暨歸衆僧迎於道左首座趨前問訊曰太守無辜屈辱和尙如此慈照以手指地云平地起骨堆隨指湧一堆土太守聞之令人剷去復湧如初後太守全家死於襄州又僧問深山巖崖中還有佛法也無照云有進云如何是深山巖崖中佛法照云奇怪石頭形似虎火燒松樹勢如龍無盡居士愛其語而石門錄獨不載二事此皆妙喜親見無盡居士說

廬山李商老因修造犯土舉家病腫求醫不効乃淨掃室宇骨肉各令齋心焚香誦熾盛光呪以禳所忤未滿七日夜夢白衣老人騎牛在其家忽地陷旋旋沒去翌日大小皆無恙志誠所感速如影響非佛力能如是乎

顒華嚴圓照本禪師之子因喫攧有省作偈曰這一交這一交萬兩黃金也合消頭下笠腰下包淸風明月杖頭挑富鄭公常參問之一日見上堂左右顧視忽契悟以頌寄圓照曰一見顒師悟入深因緣傳得老師心江山千里雖云隔目對靈光與妙音鄭公罷相居洛中恩顒示誨請住招提聞顒入境躬出迓之臨登車司馬温公適至問相公何往鄭公曰接招提顒禪師温公曰某亦同去聯鑣出郭俟於郵亭久之忽見數十擔過温公問誰行李荷擔者應曰新招提和尙行李温公遂索馬歸鄭公曰要見華嚴何故先歸温公曰某已見他了竟先還妙喜嘗見李儀中少卿言之

舜老夫住廬山棲賢槐都官守南康因私忿民其衣淨因大覺璉禪師嘗入舜室聞舜還俗遣人取歸淨因讓正寢居之自處偏室　仁宗數召璉入內問道竟不言舜事偶一日嘉王取旨出淨因飯僧見大覺侍舜之旁甚恭歸奏　仁宗召對便殿見之歎曰道韻奇偉眞山林達士於扇上書云賜曉舜依舊爲僧特旨再住棲賢仍賜紫衣銀鉢盂舜罷棲賢日以二莊力舁轎至羅漢寺前二力相謂曰旣不是我院長老不能遠去棄轎而歸暨舜再來令人先慰諭二力曰你當時做得是但安心不必疑懼舜入院上堂頌曰無端被譖枉遭迍半年有餘作俗人今日再歸三

峽寺幾多懽喜幾多嗔

舜老夫一日擧鹽官和尚喚侍者將犀牛扇子來侍者云扇子已破官云扇子既破還我犀牛兒來侍者無對舜云三伏當時正須扇子爲侍者不了事雖然如是鹽官太緊何不大家割捨侍者當時若見鹽官道扇子既破還我犀牛兒來便向道已颺在搕𢴢堆上了也

翠巖眞點胷甞罵舜老夫說無事禪石霜永和尚令人傳語眞云舜在洞山悟古鏡因緣如此豈是說無事禪你罵他自失却一隻眼舜聞之作頌云雲居不會禪洗脚上牀眠冬瓜直儱侗瓠子曲彎彎永和尚亦作頌曰石霜不會禪洗脚上牀眠枕子撲落地打破常住甎舜一日上堂云黃昏後脫韈打睡晨朝起來旋打行纏夜來風吹籬倒普請奴子劈篾縛起下座

五祖會中有僧名法閦入室次祖問不與萬法爲侶者是什麼人僧云法閦即不然祖以手指云住住法閦即不然作麼生閦於言下有省後至東林宣秘度和尚室中盡得平實之旨閦一日持一枝花遶禪牀一匝背手插於香爐上曰和尚且道意作麼生宣秘累下語閦不諾經兩月日遂問閦曰你試說看閦曰某甲祇將花插香爐上是和尚自疑別有什麼事

佛眼禪師在五祖時圓悟擧臨濟云第一句下薦得堪與佛祖爲師第二句下薦得堪與人天爲師第三句下薦得自救不了一日忽謂圓悟曰我擧三句向你以手指屈曰此是第二句第三句已說了便走圓悟擧似五祖祖曰也好薺眼乃辭五祖參歸宗眞淨和尚去後祖謂圓悟曰歸宗波瀾闊弄大旗手段遠到彼未必相契未數日有書抵圓悟曰此到歸宗偶然漏網聞雲居淸首座作晦堂眞贊曰聞時富貴見後貧窮頗疑著他及相見果契合踰年復還祖山衆請秉拂却說心性禪祖曰遠却如此說禪也莫管他

圓悟和尚嘗參蘄州北烏牙方禪師佛鑑和尚嘗參東林宣秘度禪師皆得照覺平實之旨同到五祖室中平生所得一句用不著久之無契悟皆謂五祖强移換他出不遜語忿然而去祖云汝去遊浙中著一

頓熱病打時方思量我在圓悟到金山忽染傷寒困
極移入重病閭遂以平生參得底禪試之無一句得
力追繹五祖之語乃自誓曰我病稍間即徑歸五祖
佛鑒在定慧亦患傷寒極危圓悟甦省經由定慧拉
之同歸淮西佛鑒尙固執且令先行圓悟亟歸祖山
演和尙喜曰汝復來耶即日參堂便入侍者寮經半
月偶陳提刑解印還蜀過山中問道因語話次祖曰
提刑少年曾讀小艶詩否有兩句頗相近頻呼小玉
元無事祇要檀郎認得聲提刑應喏喏祖曰且子細
圓悟適自外歸侍立次問曰聞和尙擧小艶詩提刑
會麼祖曰他祇認得聲圓悟曰祇要檀郎認得聲他
既認得聲爲什麼却不是祖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
庭前栢樹子聻圓悟忽有省遽出去見雞飛上欄干
鼓翅而鳴復自謂曰此豈不是聲遂袖香入室通所
悟祖曰佛祖大事非小根劣器所能造詣吾助汝喜
祖復徧謂山中耆舊曰我侍者參得禪也佛鑒和尙
自浙中歸祖山躊躇不肯挂搭圓悟曰我與汝相別
纔踰月比今相見時如何鑒曰我只疑你這些子遂

參堂一日同圓悟侍祖因遊山話次擧東寺和尙問
仰山汝是甚處人仰山曰廣南人寺曰我聞廣南有
鎭海明珠曾收得否山曰收得寺曰珠作何色仰曰
白月即現黑月即隱寺曰何不呈似老僧仰山叉手
近前曰慧寂昨到潙山被索此珠直得無言可對無
理可伸顧謂佛鑒曰既曰收得逮索此珠時又曰無
言可對無理可伸是如何佛鑒無語忽一日謂圓悟
曰仰山見東寺因緣我有語也東寺當時只索一顆
珠仰山當下傾出一栲栳圓悟深肯之

劉冥翁嘗參佛印頗自負甚輕薄眞淨一日從雲居
來遊歸宗至法堂見眞淨便問長老窩戲來得幾年
淨曰專候樂官來翁曰我不入這保社淨曰爭柰即
今在這場子裏翁擬議淨拍手曰蝦蟆禪祇跳得一
跳又坐次指其衲衣曰喚作什麼淨曰禪衣翁曰如
何是禪淨乃抖擻曰抖擻不下翁無語淨打一下云
你伎倆如此要勘老僧耶

洪州奉新縣慧安院門臨道左衲子往還黃龍泐潭
洞山黃檗無不經由偶法席久虛太守移書寶峰眞

淨禪師命擇人主之頭首知事耆宿輩皆憚其行時
有淵首座向北人孤硬自立參晦堂眞淨實有契悟
處泯泯與衆作息人無知者聞頭首知事推免不肯
應命白眞淨曰惠淵去得否眞淨曰汝去得遂復書
舉淵淵得公文卽辭去時湛堂爲座元問淵曰公去
如何住持淵曰某無福當與一切人結緣自負栲栳
打街供衆湛堂曰須是老兄始得遂作頌餞之曰師
入新吳誇攜群有且收驢脚先展佛手指點是非分
張好醜秉殺活劒作師子吼應羣生機解布袋口擬
向東北西南直教珠回玉走咸令昧己之流頓出無
明窠臼阿呵呵見三下三三如九祖祖相傳佛佛
授手淵住慧安逐日打化遇暫到卽請歸院中歇泊
容某歸來修供如此三十年風雨不易鼎新刱佛殿
輪藏羅漢堂凡叢林所宜有者咸修備焉黃龍死心
禪師訪之淵曰新長老汝常愛使沒意智一著子該
抹人今夜且留此待與公理會些細大法門新憚之
謂侍者曰這漢是眞箇會底不能與他務牙擘齒得
不若去休不宿而行淵終於慧安闍維後六根不壞
者三獲舍利無數異香滿室累月不絕奉新兵火殘
破無孑遺獨慧安諸殿巋然獨存豈非願力成就神
物護持耶今諸方袖手領現成受用者聞淵之風得
不媿於心乎

法雲杲和尙徧歷諸家門庭到圓通璣道者會中入
室次舉趙州問投子大死底人却活時如何子云不
許夜行投明須到意作麼生杲曰恩大難酬圓通大
稱賞之後數日擧立僧秉拂機思遲鈍璣堂大笑杲
有慚色次日特爲大衆茶安茶具在案上慚無以自
處偶打翻茶具瓢子落地跳數跳悟得答話機鋒迅
捷無敢當者復至眞淨處因看祖師偈云心同虛空
界示等虛空法證得虛空時無是無非法豁然大悟
後出世時上堂小參常謂人曰和尙紹聖年年十一
月二十一日悟得方寸禪又言和尙熙寧三年文帳
在鳳翔府供申當年陷了華山一十八州你輩茄子
瓠子那裏得知詔住法雲開堂日中使捧御香至要
語錄進呈時洪覺範在會下令侍者請來編語錄云
且看老和尙面覺範編次呈之讀畢謂曰若要了死

生底禪須還和尙若是攢花簇錦四六文章閑言長語須是我洪兄始得法雲平生氣呑諸方孩撫時輩盡所得有大過人處乃敢爾也

師因湛堂和尙示寂請覺範狀其行實又得龍安照禪師書爲紹介特往荊南謁無盡居士求塔銘初見無盡無盡立而問曰公祇恁麼著草鞋遠來對曰某數千里行乞來見相公又問年多少對曰二十四又問水牯牛年多少對曰兩箇又問什麼處學得這虛頭來對曰今日親見相公無盡笑曰且坐喫茶纔坐又問遠來有何事遂起趨前云泐潭和尙示寂茶毗眼睛牙齒數珠不壞得舍利無數山中耆宿皆欲得相公大手筆作塔銘激勵後學得得遠來冒瀆鈞聽無盡曰被罪在此不曾爲人作文字今有一問問公若道得卽做塔銘道不得卽與錢五貫裹足却歸兜率參禪去遂曰請相公問無盡曰聞準老眼睛不壞是否答曰是無盡曰我不問這箇眼睛曰相公問什麼眼睛無盡曰金剛眼睛曰若是金剛眼睛在相公筆頭上無盡曰如此則老夫爲他點出光明令他照天照地去也師乃趨堦云先師多幸謝相公塔銘無盡唯唯而笑其略曰舍利孔老之書無聞也先佛世尊滅度弟子收舍利起塔供養趙州從諗舍利多至萬粒近世隆慶閑百丈肅煙氣所及盡成舍利大抵出家人本爲生死事大若生死到來不知下落卽不如三家村裏省事漢臨終付囑一一分明四大色身諸緣假合從本以來舍利豈有體性若梵行精潔白業堅固靈明廓徹預知報謝不驚不怖則依正二報毫釐不差世間麤心於本分事上十二時中不曾照管微細流注生大我慢此是業主鬼來借宅如此而欲舍利流珠諸根不壞其可得乎

福嚴眞和尙東川人初遊方見眞如和尙發明正見在潙山知客寮立僧因語言過失乞退作園頭以贖其罪眞如云汝福薄事園供衆乃所宜也終二年求替辭眞如要參眞淨五祖去眞如云偏歷諸方先聖遺範汝行勿遲首造洞山室中相契眞淨擧領衆立僧久之又至四祖宣和尙會中時時到五祖相見祖勘辨果有過人處五祖謂四祖曰眞首座叢林達士

安疑要

何不舉他首衆四祖如其言五祖亦上堂稱其知見
作略有李修撰帥長沙四祖以書薦之未幾福嚴虛
席乎普融復薦人帥曰當先應副四祖但尋書未見
不識名字因對客坐次有鼠從架上拖一軸書送在
面前收視之乃四祖舉賓首座書帥異之遂敦請
溈潭深和尚河東人眞淨之子有悟侍者偶在知客
寮見掉下火柴頭忽然有省直上方丈通所悟深和
尚喝出自爾失心引繩於延壽堂東司自縊夜後常
在藏院知客寮東司三處出沒移鞋度瓶一衆苦之
湛堂遊浙回充首座聞其事中夜故入延壽堂東司
抽脫壁燈微明忽然撲滅方脫衣悟便提水瓶至湛
堂云未要且待我脫衣脫衣罷便接瓶子去當時悟
自縊間抽脫須臾又送籌子來及出喚云接瓶去悟
纔接捉住摸其手或似輭或似硬問曰汝是悟侍者
麼汝便是當時在知客寮見掉下火柴頭有省處底
麼參禪學道祇安知本命元辰下落處汝在藏殿移
端首座鞋履豈不是汝當時悟得底又在知客寮移
枕子豈不是汝當時悟得底逐夜在此與人提瓶度
水豈不是汝當時悟得底因甚不知落處祇管在這
裏惱亂大衆作麼我明日勸大衆爲汝看藏經具錢
設粥追悼汝汝當別求出離不得滯著於此言訖乃
推一推如瓦礫塔子倒索然有聲由是絕跡湛堂一
臂冷如冰踰半月方平復蓋非人附陰而至冷氣侵
人如此

許知可毗陵人嘗獲鄉薦省闈不利而歸舟次吳江
平望夜夢白衣人謂曰汝無陰德所以不第知可曰
其家貧無資可以遺人白衣曰何不學醫吾助汝智
慧知可輒痦歸踐其言果得盧扁之妙凡有病者無
問貴賤診候與藥不受其直病夫塡門無不愈者後
舉又中鄉薦赴春官艤舟平望夢前白衣人相見以
詩贈之曰施醫功大陳樓間阻殿上呼臚喚六作五
思之不悟其意後登第唱名本第六因上名殿試不
祿遂陞第五乃在陳樓之間方省前讖也

佛光無礙禪師自蘇州永安赴詔住大相國寺慧林
禪院　慧恭皇后嘗於簾下見登對罷乘空而去自
爾以太官所進　御膳供養復令取禪師所食之餘

32

谷疑外

還宮又以地錦製法衣自綴禪牌賜之以表奉法之誠冬月賜紅綿帳子乃至服飾器皿之類光遂以宮中所賜法衣回施法雲佛照禪師法雲復寄與洪州寶峰湛堂和尚書云地錦法衣與師弟行先師之道湛堂示寂留鎮山門至今猶存

照覺禪師自泐潭移虎谿便赴王子淳觀文所請開堂後百廢並擧陞堂小參入室無虛日嘗言晦堂眞淨同門諸老祇參得先師禪不得先師道師曰蓋照覺以平常無事不立知見解會爲道更不求妙悟却將諸佛諸祖德山臨濟曹洞雲門眞實頓悟見性法門爲建立楞嚴經中所說山河大地皆是妙明眞心中所現物爲膈上語亦是建立以古人談玄說妙爲禪詖謗先聖聾瞽後昆眼裏無筋皮下無血之流隨例顚倒恬然不覺眞可憐憫圓覺經云末世衆生希望成道無令求悟唯益多聞增長我見又云末世衆生雖求善友遇邪見者未得正悟是則名爲谷道種性邪師過謬非衆生咎豈虛語哉所以眞淨和尚小參云今時有一般漢執箇平常心是道以爲極則天是天地是地山是山水是水僧是僧俗是俗大盡三十日小盡二十九並是依草附木不知不覺一向迷將去忽若問他我手何似佛手便道是和尚手我脚何似驢脚便道是和尚脚人人有箇生緣那箇是上座生緣便道某是某州人事是何言歟且莫錯會凡百施爲祇要平常一路子以爲穩當定將去合將去更不敢別移一步怕墮落坑塹長時一似生盲底人行路一條杖子寸步抛不得緊把著憑將去晦堂和尚謂學者曰你去廬山無事甲裏坐地去而今子孫門如死灰良可歎也

佛照杲和尚初住歸宗專精行道未嘗少懈深夜修敬罷坐於僧堂地爐中忽見二僧入堂一人厖眉雪項一人少年皆丰姿頎然杲心喜自謂曰我座下有如此僧須臾二人出堂杲躡其後見入佛殿中杲亦隨入燈影熒煌爐中尙有火杲炷香禮佛二僧復出亦躡其後至佛殿前偶失所在自念忘却香匣在殿內回身取時見殿門扃鑰遂喚直殿行者守舜開門舜取鑰匙開門見爐中香煙未散香匣在寶堦上自

不諭其故妙喜親見佛照說時守舜在旁稽指以爲證

大丞相呂公(蒙正)洛陽人微時生緒牢落大雪彌月偏干豪右少有周急者作詩其略曰十謁朱門九不開滿身風雪又歸來入門懶覩妻兒面撥盡寒爐一夜灰可想也途中邂逅一僧憐其窮窘延歸寺給食與衣遺鏹遺之纔經月又罄竭再謁僧僧曰此非久計可移家屬住院中房廊食時隨衆給粥飯庶幾可以長久呂如其言既不爲衣食所困遂銳志讀書是年應學獲鄉薦僧買馬雇僕備衣裝津遣入都下省闈中選殿試唱名爲大魁初任西京通判與僧相見如平時十年遂執政凡遇郊祀有所俸給並寄閣太宗一日問曰卿累經郊祀俸給不請何耶對曰臣有私恩未報　上詰之遂以實對　上嘆曰僧中有如此人令具名奏聞賜紫袍加師號以旌異之呂計所積俸數萬緡牒西京令僧請上件錢修營寺宇幷供僧其寺元是鐵馬營　太祖　太宗二聖生處太祖朝已建寺忘其名其僧乃寺主也　太宗別賜錢重建三門賜御書額度僧呂公逐日晨興禮佛祝曰不信三寶者願不生我家願子孫世世食祿於朝外護佛法蹈子(夷簡)中國公每遇元日拜家廟罷卽焚香發廣慧璉禪師書一封加敬重之申公之子(公著)亦封中國公元日發天衣懷和尙書右丞(好問)元日發圓照禪師書右丞之子(用中)元日發佛照杲禪師書其家世忱信痛敬抑有自來矣故錄之以警後世

保寧勇禪師二上足處清處凝同參白雲端禪師凝在侍者寮最久端有膈氣疾凝常煨蘆菔以備無時之需端作傳大士講經因緣頌曰大士何曾解講經誌公方便且相成一揮案上俱無取直得梁王努眼睛擧爲凝曰努底是什麼此一句乃爲凝說老婆禪也凝以爲親聞故綴於頌下後住舒州天柱山淸住龍舒太平有大機辯五祖演和尙畏敬之淸謂凝曰吾弟禪乃是爲老和尙煨蘆菔換得底

政和間有熊秀才鄱陽人游洪州西山過翠巖長老思文嗣佛印元禪師亦是鄱陽人遣二力擡籃輿至

淨相所經林壑陰翳偶見一僧貌古神淸厖眉雪頂
編葉爲衣坐于盤石如壁間畫佛圖澄之狀熊自謂
曰今時無這般僧嘗聞亮座主隱于西山疑其猶在
出輿踧踖而前問曰莫是亮座主麼僧以手向東指
熊方與二力隨手看回顧失僧所在時小雨初歇熊
自登石視坐處猶乾躊躇四顧大息曰夙緣不厚雖
遇猶不遇也
開先暹和尚爲歸宗南禪師作禪牀銘曰明珠產蚌
凉兎懷胎觀此禪牀證道之媒南次爲歸宗作銘曰
放下便穩開先深肯之
宣州興教坦禪師溫州牛氏子世業打銀因磨洗銀
瓶次忽有省遂出家受具遊方爲瑯瑘廣照之嗣懷
禪師住興教坦爲第一座及懷受別請欲舉坦繼住
持時刁景純守宛陵懷恐刁涉外議乃於觀音前祝
曰若坦首座道眼明白堪任住持願示夢於刁學士
刁夜夢牛在興教法座上懷凌晨辭州刁舉所夢懷
大笑刁問其故懷曰坦首座姓牛又屬牛刁就座出
帖請之坦受請陞座有雪竇化主省宗出問諸佛未

出世人人鼻孔遼天出世後爲什麼杳無消息坦云
雞足峯前風悄然宗云未在更道坦云大雪滿長安
宗云誰人知此意令我憶南泉拂袖歸衆更不禮拜
坦云新興教今日失利便歸方丈坦令人請宗至云
適來錯祗對一轉語人天衆前何不禮拜蓋覆却宗
云大丈夫膝下有黃金爭肯禮拜無眼長老坦云我
別有語在宗乃理前語至未在更道處坦云我有三
十棒寄你打雪竇宗乃禮拜
圜悟和尚初在潙山一日眞如和尚問曰如何悟云
起滅不停如曰可知是博地凡夫老僧三十年在裏
許祇得箇相似次見晦堂堂曰我住院十二年不會
如今方會脚尖頭也踢出箇佛悟後住昭覺有長老
問劉鐵磨到潙山問答幷雪竇御街行頌未審此意
如何悟曰老僧更參四十年也不到雪竇處長老歎
曰昭覺和尚猶如此說況餘人耶
錢弋郎中訪眞淨說話久欲登溷淨令行者引從西
邊去錢遽云既是東司爲什麼却向西去淨云多少
人向東邊討師云噁便是趙州問投子不許夜行投

明須到亦不如此語好

南康諸山相會佛印後至眞淨問曰雲居來何遲印曰爲著草鞋從歸宗肚裏過所以遲淨云却被歸宗呑了印云爭柰吐不出淨云吐不出卽屙出

眞淨和尚有時遽喚侍者將老和尚來侍者將南禪師眞展開淨以手加額云不是這老和尚豈能如此輒擧歷半餉却戒收之每每如此潛庵源和尚每見南禪師眞卽淚下師每歲得時新必先供佛及圜悟然後敢嘗謂左右曰非佛與老和尚我安得如此

李和文都尉請瑯瑘覺和尚注信心銘瑯瑘大寫一句下面小寫一句文和一見大稱服

舜老夫一日問秀圓通聞你見懷和尚是否秀云是舜云有何言句秀云有投機頌曰一二三四五六七萬仞峯前獨足立奪得驪龍頷下珠一言勘破維摩詰舜云不好別有什麼言句秀云一日有長老來參懷舉拂子云會麼長老云不會懷云耳朶兩片皮牙齒一具骨舜歎云眞善知識從此服膺

筠州黃蘗泉禪師初習百法論講肆有聲更衣南詢見眞淨和尚於洞山有悟道頌其略曰一鎚打透無盡藏一切珍寶吾皆有機鋒迅發莫有當者眞淨嘗歎曰惜乎先師不及見後上堂說法不起于座而示寂滅眞淨之言益驗

三佛在五祖時嘗於一亭上夜話歸方丈燈已滅五祖乃於暗中曰各人下轉語佛鑑對曰彩鳳舞丹霄佛眼曰鐵蛇橫古路佛果云看脚下五祖云滅吾宗者乃克勤爾

草堂侍立晦堂晦堂舉風幡話問草堂堂云迥無入處晦堂云汝見世間猫捕鼠乎雙目瞪視而不瞬四足踞地而不動六根順向首尾一直然後舉無不中誠能心無異緣意絕妄想六窻寂靜端坐默究萬不失一也

淸素首座閩人依慈明十三載年八十寓湖湘鹿苑未始與人交人莫知之偶從悅首座處州人與之隣居悅因食蜜漬荔枝素過門悅呼曰此老人鄉果可同食也素曰自先師亡後不得此食久矣悅問曰先師爲誰素曰慈明也悅乃疑駭遂饋以餘果稍稍親

之素後問曰子所見何人悅曰洞山文和尚又曰文見何人悅云南和尚素曰南匾頭見先師不久後法道大振如此悅益異之一日持香詣素作禮素避曰吾以福薄先師受記不許爲人於是經月餘憐悅之誠乃曰子平生知解試語我看悅具通所見素曰可能入佛不能入魔又曰末後一句始到牢關如是半載素方印可仍戒之曰文示子者皆正知見吾雖爲子點破使子受用自在恐子離師太早不能盡其道他日切勿嗣吾後出世嗣眞淨乃兜率悅是也

雲居悟和尚在龍門時有僧被蛇傷佛眼問曰既是龍門爲什麼被蛇咬悟卽應曰果然現大人相後傳此語到昭覺圓悟云龍門有此僧耶東山法道未寂寥爾

草堂與師邂逅於臨川韓子蒼請師過私第問曰淸公如何師云向聞其拈龐居士問馬大師不與萬法爲侶因緣淸云魚龍蝦蟹向甚處著若如此亦浪得其名子蒼持此語達草堂堂曰公向他道譬如一人船行一人陸行二人俱至師聞此語乃曰草堂得也

須菩提解空第一生時家室盡空世尊纔陞座須菩提便出衆云希有世尊且道見箇什麼道理便恁麼道天親菩薩作無量偈只贊希有二字圓悟禪師云一句是一箇鐵橛故六祖聞應無所住而生其心便悟去

圓悟佛眼佛鑑同在五祖一日相謂曰老和尚祇是乾爆爆地往往說心說性不得因請益佛身無爲不墮諸數祖曰譬如淸淨摩尼寶珠映於五色五色是數摩尼是佛身圓悟謂二老曰他大段會說我輩說時費多少工夫他祇一兩句便了分明是箇老大蟲祖聞之乃曰若說心說性便是惡口又曰猶有歃血之功虎有起屍之德所謂驅耕夫之牛奪飢人之食若不如是盡是弄泥團漢

師一日謂趙巨濟曰老和尚忽退去別有人來教你禪這一轉因緣怎生會那一轉又如何會便將熱屎潑記取

師在雲居作首座一日到西積莊遇一暫到從閩通來云因看首座頌女子出定話有箇悟處特來求首

座印證師云你去不是僧云某甲未說見處爲什麼道不是師再三搖手云你去不是不是僧懡㦬而退圓悟一日到首座寮因說密印長老四年前見他恁麼地乃至來金山陞座也祇恁麼地打一箇回合了又打一箇回合祇管無收殺如何爲得人恰如載一車寶劍相似將一柄出了又將一柄出祇要般盡若是本分手段拈得一柄便殺人去那裏祇管將出來弄時有僧聞得謂師曰某前日因看他小參語錄便知此人平昔做得細膩工夫所以對衆祇管要吐盡一段了又一段不肯休師曰事不如此如龍得斗盞水便能興雲吐霧降霆大雨那裏祇管去大海裏輥謂我有許多水也又如會相殺人持一條鎗纔見賊馬便知那箇定是我底近前一鎗殺了賊跳上馬背便殺人去須是恁麼始得

大愚芝和尚會中有僧日誦金剛經一百遍芝聞得令侍者請至問曰聞汝日誦金剛經一百遍是否僧云是芝云汝曾究經意否僧云不曾芝云汝但日誦一遍參究佛意若一句下悟去如飲海水一滴便知百川之味僧如教一日誦至應如是知如是見如是信解不生法相處驀然有省遂以白芝芝遠指牀前狗子云狗子聻僧無語芝便打出

師云大凡參禪不必有機鋒便言我是昔雲蓋智和尚道眼明白因太守入山憩談空亭問如何是談空亭智云只是箇談空亭太守不喜遂舉問本慕顧本云只將亭說法何用口談空太守乃喜遷本住雲蓋若以本較智則大遠乃知眞實事不可以機鋒取寶峰元首座亦有道之士答話機鋒鈍覺範號爲元五斗盞開口取氣炊得五斗米熟方答得一轉話

師云今時人只解順顚倒不解順正理如何是佛云即心是佛却以爲尋常及至問如何是佛云燈籠緣壁上天台便道是奇特豈不是順顚倒

師云張無盡見兜率悅却譏晦堂有頌曰久嚮黃龍山裏龍到來只見住山翁須知背觸拳頭外別有靈犀一點通當時諸方莫不歎服山僧後來見得惜乎無盡已死彼云須知背觸拳頭外別有靈犀一點通若將此頌要見晦堂不亦遠乎靈源和尚嘗有贊云

三問逆摧超玄機於鷲嶺一拳垂示露赤體於龍峯聞時富貴見後貧窮年老浩歌歸去樂從教人喚住山翁黃魯直聞而笑曰無盡所言靈犀一點此蓋亘爲虛空安耳穴靈源作贊分雪之是寫一字不著畫

五祖云三乘人出三界獄小果必藉方便如穴地穿壁及自天窻中出唯得道菩薩從初入地獄先與獄子不相疑一切如常一日寄信去覓得酒肉與獄子喫至大醉取獄子衣服行纏頭巾結束自身却將自已破衣服與獄子著移枷在獄子項上坐在牢裏却自手捉獄子藤條公然從大門出去參禪人須是恁麼始得

五祖云世人似發瘧一般寒一上熱一上不覺過了一生矣

范縣君號寂壽道人在城都參佛果果教渠看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什麼不得下語不得開口看來看去無入頭便覺悽惶乃問佛果云此外有何方便令某甲會去果云有箇方便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壽於此有省乃云元來得恁麼近

●城疑成

兜率悅和尙首衆於廬山棲賢時洪帥熊伯通請住龍安兜率悅設三問以問學者一曰撥草參玄只圖見性即今上人性在什麼處二曰識得自性方脫生死眼光落地時作麼生脫三曰脫得生死便知去處四大分離向什麼處去無盡有三頌酬之其一曰陰森夏木杜鵑鳴日破浮雲宇宙清莫對曾參問曾晳從來孝子諱爺名其二曰人間鬼使符來取天上花冠色正萎好箇轉身時節子莫教闍老等閑知其三曰鼓合東村李大妻西風曠野淚沾衣碧蘆紅蓼江南岸却作張三坐釣磯悅住兜率五年一日說偈曰四十有八聖凡盡殺不是英雄龍安路滑奄然而化

梁山觀和尙會下有箇園頭參得禪衆中多有不信者一日有僧去撩撥他要其露箇消息乃問園頭何不出問堂頭一兩則話結緣園頭云我除是不出問若出須教這老漢下禪牀立地在及梁山上堂果出問曰家賊難防時如何山云識得不爲寃曰識得後如何山云貶向無生國裏曰莫是他安身立命處也無山云死水不藏龍曰如何是活水裏龍山云興波

不作涙日忽然傾湫倒嶽時如何梁山果然從法座上走下把住云闍梨莫教濕著老僧袈裟角師云須知悟底人與悟底人相見自然縱奪可觀

湛堂和尚云禪和家乍入衆時初發心菩薩與佛齊肩一年之外到佛腰邊恰如箇琉璃瓶子相似元初空裸裸地淨潔潔地却著了半瓶不淨潔底水搖得來在裏面丁丁當當只管響忽然著本色人向他道你這瓶子本自淨潔却被這些惡水在裏面又不滿祇管響要得不響須是依前傾出颺却蕩洗了却滿著一瓶好水便不響因甚不響蓋爲滿了

◎著上疑脫擅字

嚴陽尊者見趙州有僧問如何是佛陽云土塊如何是法云地動也如何是僧喫粥喫飯又問如何是新興水云前面江裏師云似這般法門恰似兒戲相似入得這般法門方安樂得人如眞淨和尚拈提古今不在雪竇之下而末流傳習却成惡口小家只管問古人作麼生眞如又如何下語楊岐又如何下語你管得許多閑事瘥病不假驢駝藥若是對病與藥籬根下拾得一莖草便可療病說什麼朱砂附子人參白朮

◎淨或作如

眞淨會下有昭泰首座到五祖祖見舉眞淨語錄乃讚云此是大智慧人師云老南下尊宿五祖只肯晦堂眞淨二老而已自餘皆不肯他也五祖爲人如綿裏一柄刀相似纔拶著便將咽喉一刺刺殺你去也若是眞淨脚上著也即脚上殺你手上著也即手上殺你咽喉上著也即咽喉上殺你

駙馬都尉李公遵勗得心要於石門聰禪師嘗作二句頌寄發運朱正辭時許式爲淮南漕朱以李頌示許請共和之頌曰學道須是鐵漢著手心頭便判朱曰雨催樵子還家許曰風送漁舟到岸又請浮山遠禪師和曰學道須是鐵漢著手心頭便判通身雖是眼睛也待紅爐再煅鉏麑觸樹迷封豫讓藏身吞炭鷺飛影落秋江風送蘆花兩岸諸公見大敬之李乃自和曰參禪須是鐵漢著手心頭便判直趣無上菩提一切是非莫管今唯傳後一頌而已

佛鑑和尚初受舒州太平請禮辭五祖祖曰大凡住院爲己戒者有四第一勢不可使盡第二福不可受

盡第三規矩不可行盡第四好語不可說盡何故好語說盡人必易之規矩行盡人必繁之福若受盡緣必孤勢若使盡福必至鑑再拜服膺而退後鑑辭靈源源云住持當以拄杖包笠懸挂方丈屋壁間去住如衲子之輕則善矣

徐師川同佛果到書記寮見果頂相師川指云這老漢脚跟未點地在果云甕裏何曾走却鼈川云且喜老漢脚跟點地果云莫謗他好

烏龍長老訪馮濟川說話次云昔有官人問泗州大聖師何姓聖云姓何官云住何國聖云住何國此意如何龍云大聖本不姓何亦不是何國人乃隨緣化度耳馮笑曰大聖決定姓何住何國如是往返數次遂致書于師乞斷此公案師云有六十棒將三十棒打大聖不合道姓何三十打濟川不合道大聖決定姓何若是烏龍長老教自領出去

無盡居私第日適年荒有道士輩詣門教化食米無盡遂勸各人誦金剛經若誦得一分施米一斗如誦畢施米三石二斗化渠結般若緣故云財法二施每遇僧又勸念老子使其互相知有觀其護教之心直如是爾

廖等觀知潭州善化縣時有一婆每日誦金剛經於街市乞食夜則歸宿山阿忽數日不見行乞羣鴉噪集於其止處令人往視之見懷金剛經傍巖而化羣鴉負土以覆之師陞堂舉此時廖知縣亦在座下

師一日到明月庵見壁間畫髑髏馮濟川有頌云屍在這裏其人何在乃知一靈不居皮袋師不肯乃作一頌云即此形骸便是其人一靈皮袋皮袋一靈

張無盡丞相十九歲應舉入京經由向家向家夜夢人報曰明日接相公凌晨淨室以待至晚見一窮措大著黃道服乃無盡也向禮延之問秀才何往無盡以實告向曰秀才未娶當以女奉灑掃無盡謙辭再三向曰此行若不了當吾亦不爽前約後果及第乃娶之初任主簿因入僧寺見藏經梵夾齊整乃怫然曰吾孔聖之教不如胡人之書人所仰重夜坐書院中研墨吮筆憑紙長吟中夜不眠向氏呼曰官人夜深何不睡去無盡以前意白之正此著無佛論向應

聲曰既是無佛何論之有當須著有佛論始得無盡
疑其言遂已及訪一同列見佛龕前經卷乃問曰此
何書也同列曰維摩詰所說經無盡信手開卷閱到
此病非地大亦不離地大處嘆曰胡人之語亦能爾
耶問此經幾卷曰三卷可借歸讀向氏問看何書
無盡曰維摩詰所說經向氏曰可熟讀此經然後著
無佛論也無盡悚然異其言由是深信佛乘留心祖
道後爲江西漕徧參祖席首謁東林昭覺總公總詰
其所見處與己符合乃印可之曰吾有得法弟子住
玉溪乃慈古鏡也亦可與語無盡復因按部過分寧
諸禪迓之無盡到先致敬玉溪慈次及諸山最後問
兜率悅禪師悅爲人短小無盡嘗見龔德莊說聰明
可人乃曰聞公善文章悅大笑曰運使失却一隻眼
了也某臨濟九世孫對運使論文章政如運使對某
論禪也無盡不然其語乃強屈指曰是九世也又問
玉溪去此多少曰三十里曰兜率濟曰五里無盡是
夜乃至兜率悅先一夜夢日輪升天被悅以手摶取
乃說與首座云日輪運轉之義聞張運使非久過此

吾當深錐痛劄若肯回頭則吾門幸事首座云今之
士大夫受人取奉慣恐惡發別生事也悅云正使煩
惱只退得我院別無事也無盡與悅語次稱賞東林
悅未肯其說無盡乃題寺後擬瀑軒詩其略云不向
廬山尋落處象王鼻孔謾遼天意譏其不肯東林也
公徐語及宗門事悅曰今日與運使相陪人事已困
珍重睡去至更深悅起來與無盡論此事焚香請十
方諸佛作證東林既印可運使運使於佛祖言教有
少疑否無盡曰有悅曰疑何等語曰疑香嚴獨脚頌
德山托鉢因緣悅曰既於此有疑其餘安得無耶只
如言末後句是有耶是無耶無盡曰有悅大笑遂歸
方丈閉却門無盡一夜睡不穩至五更下牀觸翻溺
牀忽然省得有頌曰鼓寂鍾沈托鉢回巖頭一拶語
如雷果然祇得三年活莫是遭他受記來遂扣方丈
門云某已捉得賊了悅曰贓物在甚處無盡無語悅
云都運且去來日相見翌日無盡遂擧前頌呈之悅
乃謂無盡曰參禪只爲命根不斷依語生解如是之
說公已深悟然至極微細處使人不覺不知墮在區

宇悅後作頌謝之云等閑行處步步皆如雖居聲色寧滯有無一心靡異萬法非殊休分體用莫擇精麤臨機不礙應物無拘是非情盡凡聖皆除誰得誰失何親何疎拈頭作尾指實爲虛翻身魔界轉脚邪塗了非逆順不犯工夫無盡邀悅至建昌途中一一伺察有十頌叙其事悅亦以十頌酬之時元祐八年八月也

夾山璘石霜琳久依佛日才禪師罷參後同遊上江至黃龍見南和尚上堂小參琳不諭其旨遂求入室璘怒之遂毆一頓而去琳後大悟機鋒穎脫凡說法頗類眞淨而於眞淨不相識住石霜以頌送僧見眞淨後句云憧憧四海參禪者不到新豐也是癡

生肇融叡乃羅什法師之高弟號四依菩薩嘗同羅什釋維摩經至不可思議品皆閣筆蓋此境界非心思口議遂不能措一詞如李長者論入華嚴法界詞分句解皎如日星泮然無疑若非親遇了緣安能如此

宣州明寂珵禪師徧見前輩尊宿如瑯琊雪竇天衣皆承事請法出世嗣興教坦和尙坦嗣瑯琊後遷太平州瑞竹退居西堂師初遊方從之請益雪竇拈古頌古珵令看因緣皆要自見自說不假其言語師洞達先聖之微旨珵嘗稱於衆曰杲必再來人也復遊郢州大陽見元首座洞山微和尙堅首座微在芙蓉會中首衆堅爲侍者十餘年師周旋三公座下甚久盡得曹洞宗旨受授之際皆臂香以表不妄付授師自惟曰禪有傳授豈佛祖自證自悟之法棄之依湛堂一日湛堂問曰你鼻孔因什麼今日無半邊對曰寶峯門下湛堂曰杜撰禪和又一日於粧十王處問曰此官人姓什麼對曰姓梁湛堂以手自摸頭曰爭奈姓梁底少箇幞頭對曰雖無幞頭鼻孔髣髴湛堂曰杜撰禪和又看經次問曰看什麼經對曰金剛經曰是法平等無有高下爲什麼雲居山高寶峯山低對曰是法平等無有高下堂曰你做得箇座主使下一日問曰杲上座我這裏禪你一時理會得教你說也說得教你做拈古頌古小參普說你也做得祇是有一件事未在你還知麼對曰甚麼事湛堂曰你祇

欠這一解在因若你不得這一解我方丈與你說時便有禪纔出方丈便無了惺惺思量時便有禪纔睡著便無了若如此如何敵得生死對曰正是某疑處後湛堂疾亟問曰和尚若不起此疾教某依附誰可以了此大事曰有箇勤巴子我亦不識他你若見之必能成就此事若見他了不得便修行去後世出來參禪

保寧勇禪師四明人初更衣依雪竇顯禪師問道雪竇呵為央庠座主勇不意堂儀纔滿卽抽單望雪竇山禮拜誓曰我此生行脚參禪道價若不過雪竇定不歸鄉勇至長沙雲蓋參見楊岐會和尚與白雲端和尚為弟昆後出世住保寧勇道播叢林果如其言信人之志氣安可不立耶

先黃龍所山主架造院宇一一合叢林體格或者笑曰和尚又不會禪何用此為龍云自有說禪者來院成遂陳乞請積翠南禪師住持後來先黃龍化去南禪師一夜忽夢有神人云乞去守塔南禪師不經意一日坐方丈中又見前所夢中人云某甲願乞守塔南詰之遂云有交代人來未幾果塑像人至南禪師令剔塑土地乃移舊土地守先黃龍塔

太瘤蜀僧居衆常嘆佛法混濫異見鋒起乃曰我參禪若得眞正知見當不惜口業遂發願禮馬祖塔長年不輟忽一日塔放白光感而有悟後所至叢林勘驗老宿過雪竇山前云這老漢口裏水漉漉地雪竇聞其語意似不平及太見雪竇竇云你不肯老僧那太云老漢果然口裏水漉漉地遂搣一坐具便出直歲不甘中路令人毆打損太一足太云此是雪竇老漢使之他日須折一足償我後果如其言太後至都下放意市肆中有官人請歸家供養太屢告辭官人確留之愈加敬禮每使侍妾饋食其前一日偶官人至太故意挑其妾官人以此改禮遂得辭去不數日鬧市中端坐而化

大陽平侍者預明安之室有年雖盡得其旨惟以生滅為己任擠陷同列忌出其右者瑯瑘廣照公安圓鑒居衆時汾陽禪師令其探明安宗旨在大陽因平密授明安嘗云興洞上一宗非遠卽覺也二師云有

平侍者在明安以手指胷云平此處不佳又揑拇指叉中示之云平向去當死於此耳暨明安遷寂遺囑云葢全身十年無難當爲大陽山打供入塔時門人恐平將不利於師遂作李和文都尉所施黃白器物書於塔銘而實無也平後住大陽忽云先師靈塔風水不利取而焚之山中耆宿切諫平平云於我有妨遂發塔顏貌如生薪盡儼然衆皆驚異平乃鑁破其腦益油薪俄成灰燼衆以其事聞于官坐平謀塔中物不孝還俗平自稱黃秀才謁瑯瑘瑯云昔日平侍者今朝黃秀才我在大陽時見你做處遂不納又謁公安安亦不顧平流浪無所依後於三叉路口遭大蟲食之竟不免大陽了叉之記悲哉

峨嵋山白長老嘗云鄉人雪竇有頌百餘首其詞意不甚出人何乃浪得大名於世遂作頌千首以多十倍爲勝自編成集妄意他日名壓雪竇到處求人賞音有大和山主者徧見當代有道尊宿得法於法昌遇禪師出世住大和稱山主氣吞諸方不妄許可白攜其頌往謁之求一言之鑑取信後學大和見乃唾云此頌如人患鵶臭當風立地其氣不可聞自是白不敢出似人後黃魯直聞之到成都大慈寺大書於壁云峨嵋白長老千頌自成集大和曾有言鵶臭當風立

歸宗宣禪師漢州人瑯瑘廣照之嗣與郭功甫厚善忽一日南康守以事臨之宣令人馳書與功甫且祝送書者云莫令縣君見功甫時任南昌尉書云某更有六年世緣未盡今日不奈抑逼何欲託生君家望君相照乃化去功甫得書驚喜盈懷中夜其妻夢寐髣髴見宣入臥內不覺失聲云此不是和尚來處功甫問其故妻答所見功甫呼燈以宣書示之果有娠及生卽名宣老纔周歲記問如昔逮三歲白雲端和尚過其家功甫喚出相見望見便呼師姪端云與和尚相別幾年耶宣屈指云四年也端云在甚處相別宣云白蓮莊端云以何爲驗宣云爹爹媽媽明日請和尚齋忽門外推車過端云門外什麼聲宣作推車勢端云過後如何宣云平地一條溝甫及六歲無疾而化

海印信和尙嗣瑯琊桂府人也住蘇州定慧寺年八十餘平日受朱防禦家供養屢到其宅一日朱問曰和尙後世能來弟子家中託生否師微笑諾之及歸手得疾數日而化其遷化日朱家生一女子圓照本禪師時住瑞光聞其事往訪之方出月抱出一見便笑圓照喚云海印你錯了也女子哭數聲化去

長蘆福長老道眼不明常將所得施利往上江齋僧圓通秀禪師聞之往驗其虛實適至見福上堂云入荒田不揀可殺瞞頇信手拈來草猶較些子便下座秀大驚曰說禪如此誰道不會乃謂諸方生滅遂躬造方丈禮謁具說前事仍請益提唱之語福依文解義秀曰若如此諸方不謾道你不會禪福不肯秀曰請打鐘集衆有法秀上座在此與和尙理會福休去

和州開聖覺老初參長蘆夫鐵脚久無所得聞東山五祖法道徑造席下一日室中垂問云釋迦彌勒猶是他奴且道他是阿誰覺云胡張三黑李四祖然其語時圓悟和尙爲座元祖舉此語似之悟云好則好恐失實不可放過更於語下搜看次日入室垂問如前覺云昨日向和尙道了祖云道什麼覺云胡張三黑李四祖云不是不是覺云和尙爲甚昨日道是祖云昨日是今日不是覺於言下大悟覺後出世住開聖見長蘆法席大盛乃嗣夫不原所得拈香時忽覺胸前如擣遂於痛處發癰成竅以乳香作餅塞之久而不愈竟卒

王荊公一日訪蔣山元禪師坐間談論品藻古今山曰相公口氣逼人恐著述搜索勞役心氣不正何不坐禪體此大事公從之一日謂山曰坐禪實不虧人余數年要作胡笳十八拍不成夜坐間已就山呵呵大笑

王荊公一日問張文定公曰孔子去世百年生孟子亞聖後絕無人何也文定公曰豈無人亦有過孔孟者公曰誰文定曰江西馬大師坦然禪師汾陽無業禪師雪峯巖頭丹霞雲門荊公聞舉意不甚解乃問曰何謂也文定曰儒門淡薄收拾不住皆歸釋氏焉公欣然嘆服後舉似張無盡無盡撫几嘆賞曰達人之論也

任觀察內貴中賢士　徽廟極眷之任傾心釋氏徧參知識每自嘆息曰余幸得爲人而形體不全及不識所生父母想前世輕賤於人招此報應遂發誓遇休沐還私宅屏絕人事炷香禮佛刺血寫華嚴經一部每一字三拜願來世識所生父母忽一日有客相訪任出遲客怒云人客及門何故不出任笑曰在家中寫一卷赦書客詰其故任以實對遂取經示之云此是閻老子面前喫鐵棒吞鐵丸底赦書客竦然驚駭回舍亦自寫一部

五祖演和尚依舒州白雲海會端和尚咨決大事深徹骨髓端令山前作磨頭演逐年磨下收糠麩錢解典出息雇人工及開供外剩錢入常住每被人於端處鬪諜是非云演逐日磨下飲酒食肉及養莊客婦女一院紛紜演聞之故意買肉沽酒懸于磨院及買坯粉與莊客婦女搽畫每有禪和來遊磨院演以手與婦女揶揄語笑全無忌憚端一日喚至方丈問其故演喏喏無他語端劈面掌之演顏色不動遂作禮而去端咄云急退却演云俟某算計了請人交割一日白端曰某在磨下除沽酒買肉之餘剩錢三百千入常住端大驚駭方知小人嫉妬時秀圓通爲座元受四面請即請演爲第一座

湛堂準和尚因讀孔明出師表悟得做文章有羅漢供疏云梵語阿羅漢此云無生出三界二十五有塵勞超分段生死受如來付囑應供天人福利一切羣情檀越宜興供養又作水磨記云潙潭山即馬祖大寂禪師昔與禪者輩選佛大道場雖年代深遠而佛法未嘗遠也但其間善知識所見不同互有高下故有遠矣如僧問馬祖如何是佛曰即心是佛故觀其所以即知衆生本來成佛無有高下其高下在人不在法也而況末代有我說法者是故選佛求師不得不審也大宋元符戊寅歲有漢中沙門意忠上座尋師訪道選佛參禪千木隨身逢場作戲然其場也戲乎一時以其功也利益千古於是革其舊制郢人猶迷術器投機變通在我豈以繩墨拘其大猷而爲古人規矩之所限哉是謂存子不可教其可教者語言糟粕也非心之至妙其至妙之心在我不在文字語

言也縱有明師密授不如心之自得故曰得之於心應之於手皆靈然心法之妙用也故有以破麥也卽爲其磑欲變米也卽爲其碾欲取麵也卽爲其羅欲去麩也卽爲其扇而規模法則總有關棙消息旣通皆不撥而自轉以其水也一波纔動前波後波波波應而無盡以其磑也一輪纔擧大輪小輪輪輪運而無窮由是上下相應高低共作其妙用也出乎自然故不假人力之所能爲而奇絕可觀玄之又玄然後左旋右轉豎去橫來更相擊觸出大法音皆演苦空無常無我諸波羅蜜而聞者聞其心見者見其性以至嗅嘗知覺盡獲法喜禪悅之樂又何卽以米麵諸所須物供香積厨而爲二膳飽禪者輩往來選佛者歟

師云今時兄弟參佛果底不肯見佛眼底不肯參佛果譬如衆盲摸象豈知二老之意耶殊不知佛眼便是有規矩底佛果便是無規矩底佛眼若是要爲人不瞎人眼却來見佛果若祇見佛眼湼槃堂禪自救卽得爲人卽不得老南會下得底兄弟便指教見眞點胷蓋手段苦辣爲人自別也

師一日云今時參禪人如蠅子相似有些腥羶氣味便泊須是從頭與他拈却到無氣味處泊在平地上從上來作家宗師能爲人惟睦州見你有坐地處便剗却從頭祇是剗將去

又一日云宗師爲人只不得有落地處若有落地處便被學家在面前行也

一日又云你但灰却心念來看灰來灰去驀然冷灰一粒豆爆在爐外便是沒事人也

師在寶峰時元首座極見喜一日請假往謁李商老云一月日便歸後四十日方歸元見遽云噁野了也無常迅速師不覺汗下

師因讀洞山悟道頌遂疑云有箇渠又有箇我成什麽禪遂請益湛堂堂云你更學看師遂擧堂云你擧也未會便推出

圓悟云達磨西來將何傳授師云不可總作野狐精見解又問據虎頭收虎尾第一句下明宗旨如何是第一句師云此是第二句

師一日云我這裏無逐日長進底禪遂彈指一下云若會去便罷參乃云今時一般宗師爲人入室三五偏辨白他不出却教他說悟處更問你見處如何學人云某見處說不得却云你說不得我如何見得你去若恁麼地如何爲人不見泉大道到慈明明云片雲生谷口遊人何處來泉云夜來何處火燒出古人墳明云未在更道泉便作虎聲明便打一坐具泉推明向禪牀上明却作虎聲泉云我見八十四人善知識惟師繼得臨濟宗風看他恁麼問答數句子那裏便是見他處須是如此始得

師云山僧待人志誠須是資質是始得此是一超直入如來地參禪須是直心直行直言直語心言直故始終地位中間永無諸委曲相祖師西來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僧問雲門如何是佛門云乾屎橛擬議思量已曲了也何況脫空耶

因無礙請師讚法海眞乃曰上江老宿大段笑下江雲門下却不笑覺印蓋他曾見保寧勇眞淨輩來彙圓通曾見舜老夫浮山遠所以較別如大小本夫鐵脚輩皆可笑也蓋法海嗣覺印印嗣圓通其辭曰鄘圓通門續雲門派燕坐胡牀虎視百怪佩毗盧印摧伏魔外一句當陽電光非快不動道場而入三昧贊之毀之俱遭白癩夫是之謂法海老人能於一毫端而遊戲無邊之法界圓通嘗在端和尙處作首座受四面請其時演和尙在海會作磨頭遂交代作首座圓通遷棲賢而演和尙交代住持四面也端和尙嘗頌古有一句云日出東方夜落西圓通改夜字作定字端笑而從之

五祖和尙一日云我這裏禪似箇什麼如人家會作賊有一兒子一日云我爺老後我却如何養家須學箇事業始得遂白其爺爺云好得一夜引至巨室穿窬入宅開櫃乃教兒子入其中取衣帛兒纔入櫃爺便閉却復鎖了故於廳上扣打令其家驚覺乃先尋穿窬而去其家人卽時起來點火燭之知有賊但已去了其賊兒在櫃中私自語曰我爺何故如此正悶悶中却得一計作鼠咬聲其家遣使婢點燈開櫃櫃纔開賊兒聳身吹滅燈推倒婢走出其家人趕至中

路賊兒忽見一井乃推巨石投井中其人却於井中覓賊兒直走歸家問爺爺云你休說你怎生得出兒具說上件意爺云你恁麼儘做得

師云圓通秀禪師因雪下云雪下有三種僧上等底僧堂裏坐禪中等磨墨點筆作雪詩下等圍爐說食予丁未年冬在虎丘親見此三等僧不覺失笑乃知前輩語不虛耳

五祖和尚初參圓照禪師會盡古今因緣惟不會僧問興化四方八面來時如何化云打中間底僧禮拜化云我昨日赴箇村齋至中路被一陣狂風暴雨却向古廟裏𨇠得過遂請益照照云此是臨濟門風你去問他兒孫祖遂來參浮山遠請益此公案遠云有箇譬喩恰似箇三家村裏賣柴漢夯一條匾擔了却問中書堂今日商量甚事祖云恁地時大故未在浮山遠既年尊耳聵遂指教參一箇小長老乃白雲端也老僧雖不識他見他頌臨濟三頓棒因緣見得淨潔可往咨決祖從之眞淨一日謂老黃龍云白雲端頌臨濟三頓棒與某甲見處一般南云你如何會他底淨便舉頌龍喝云白雲會你不會

圓悟和尚請益五祖臨濟四賓主怎生祖云也祇箇程限是什麼閑事祖云我這裏恰似馬前相撲倒便休

佛鑑平時參平實禪自負不肯五祖乃謂祇是硬移換人圓悟云不是這道理有實處你看我從前豈有恁麼說話來徐徐稍信後來因舉森羅及萬像一法之所印驀然便道祖師西來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于今諸方多是曲指人心說性成佛

圓悟在五祖時祖云你也儘好只是有些病悟再三請問不知某有什麼病祖云只是禪忒多悟云本爲參禪因什麼却嫌人說禪祖云只似尋常說話時多少好時有僧便問因甚嫌人說禪祖云惡情悰不堪也

五祖一日問圓悟無縫塔話悟罔然直從方丈隨至三門方道得祖云你道得也悟云不然暫時不在便

師因入室退閑坐忽云今時兄弟知見情解多須要記閑言長語來這裏答大似手中握無價摩尼寶珠

被人問你手中是什麼却放下拈起一箇土塊可煞癡若恁麼參到驢年也不省

師一日云我這裏無法與人祇是據款結案恰如將箇琉璃瓶子來護惜如什麼我一見便爲你打破你又將得摩尼珠來我又奪了見你恁地來我又和你兩手截了所以臨濟和尙道逢佛殺佛逢祖殺祖逢羅漢殺羅漢你且道既稱善知識爲什麼却要殺人你且看他是什麼道理而今兄弟做工夫不省這箇過在何處只爲要去明他且如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作麼生是你將一轉語便去明得麼永明他不得古人忒煞直截你不肯去直截處行祇爲分明極翻令所得遲

師一日云我平生好罵人因看玄沙語錄大喜他勘靈雲道諦當甚諦當敢保老兄未徹在可謂壁立萬仞後來與靈雲說話了却云你恁麼方始是徹後頭却恁麼撒屎撒尿却問圓悟如何悟笑云他後頭却恁麼地我也理會不得遂下來歸到寮方知玄沙大段作怪遂舉似圓悟悟笑云且喜你知晦堂云今時諸方多是無此藥頭師云切忌外人聞此麁言

師因見老宿上堂云我在老師會中得箇末後句不免布施大衆良久云不與萬法爲侶者是什麼人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卽向汝道便下座師云山僧卽不然我在老師會中得箇末後句不免舉似大衆便下座

洞山寶禪師嗣五祖戒和尙廬州人爲人廉謹甞在五祖主事戒病令行者往庫司取生薑煎藥寶叱之行者白戒戒令將錢回買寶方取薑付之後筠州洞山闕人郡守以書託戒擧所知者主之戒曰賣生薑漢住得遂出世住洞山後移住歸宗一日扶杖出門見喝道來問甚官吏云縣尉令避路寶側立道左避之忽見馬跪不行寶曰畜生却識人尉知是寶再拜而去復遷雲居一夜山神肩輿遶寺行寶云擡你爺擡你娘擡上方丈去神復舁歸方丈寶初行脚時甞宿旅邸爲倡女所窘遂讓榻與之睡寶坐禪明發倡女索宿錢寶與之出門自燒被褥而去倡女以實告其父母遂請歸致齋以謝謂其眞佛子也甞作達磨

祖師賛宸播叢林瑯琊覺和尙和之今載正法眼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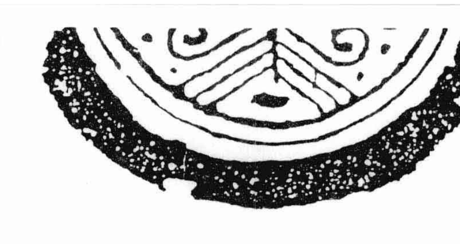
一僧問師云某參禪不得未審病在甚麼處師云病在這裏僧云某甲因什麼却參不得師云開眼尿牀漢我打你去

懷禪師謂秀圓通曰元青州慶福建幷汝三人克振吾宗自餘皆是隨根受道

兜率悅禪師在道吾首衆時老智和尙居雲蓋悅一日領數十衲子謁智智與語未及數句知悅所蘊深淺笑曰觀首座氣質不凡奈何出言吐氣如醉人耶悅面熱汗下曰願和尙不吝慈悲復與語未幾又錐劄之悅茫然遂領其徒咨問入室智笑曰公首衆說法人也如某聞見不博何益於公耶再四懇之智曰老僧無福道不取信於人脫受首座禮拜異日定取謗於某竟不許乃問悅曰首座曾見法昌遇禪師否曰曾看他語錄自了可以不願見之又問曾見洞山文和尙否曰關西子沒頭腦拖一條布裙作尿臭氣有甚長處智曰首座但向尿臭氣參取悅依教乃往洞山依止未久深領奧旨復往見老智智曰首座見關西子後大事如何悅曰若不得和尙指示洎乎蹉過一生乃焚香禮謝後出世嗣法洞山居常誡其徒叙其雲蓋指見洞山之語汝等當以師事智和尙也後智遷寂是時照禪師住兜率乃悅之高弟也智後事盡得照主之如師資禮蓋其不忘付囑也

師一日云菩薩人眼見佛性須是眼見始得

大慧普覺禪師宗門武庫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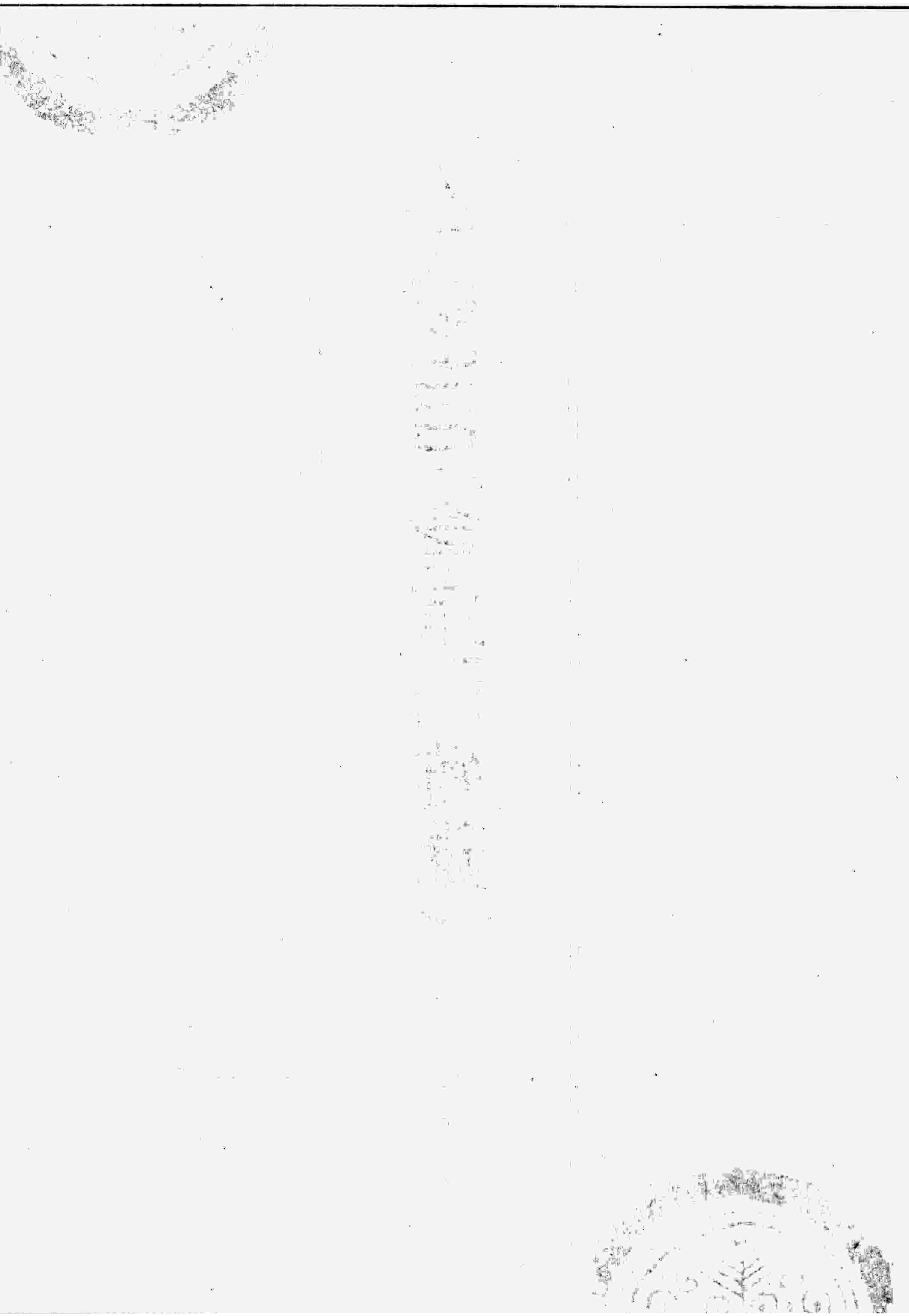
人天眼目（含宗門雜錄）



宋・智昭 集







人天眼目序

予遊方時所至盡誠咨扣尊宿五宗綱要其間件目往往亦有所未知者因慨念既據師位而綱宗語句尙不知其名況旨訣乎將何以啓迪後昆剔抉疑膜邪於是有意於網要幾二十年矣或見於遺編或得於斷碣或聞尊宿稱提或獲老衲垂頌凡是五宗綱要者卽筆而藏諸雖成巨軸第未暇詳定晚抵天台萬年山寺始償其志編次類列分爲五宗名之曰人天眼目其辭皆一依前輩所作弗敢增損然是集也乃從上諸大老利物施爲既非予胸臆之論俾行於世有何誚焉若其執拂柄據師位者外是則無以辯驗邪正也有識博聞者必垂印可

宋淳熙戊申季冬　越山晦巖　智昭　序

人天眼目目錄

越山晦巖　智昭　集

卷第六

人天眼目目錄終

人天眼目卷之一

臨濟宗

師諱義玄曹州南華人也俗姓邢幼而穎異長以孝聞及落髮受具居於講肆精究毗尼博賾經論俄歎曰此濟世醫方也非教外別傳之旨即更衣遊方首參黃蘗次謁大愚其機緣語句載於行錄既受黃蘗印可尋抵河北鎮州城東南隅臨滹沱河側小院住持其臨濟因地得名唐咸通八年丁亥四月十日攝衣據坐與三聖問答畢寂然而逝門人以師全身建塔於大名府西北隅勅諡慧照禪師塔號澄靈

四料揀

師初至河北住院見普化克符二上座乃謂曰我欲於此建立黃蘗宗旨汝可成褫我二人珍重下去三日後普化却上來問云和尚三日前說甚麼師便打三日後克符上來問和尚昨日打普化作甚麼師亦打至晚小參云我有時奪人不奪境有時奪境不奪人有時人境俱奪有時人境俱不奪

僧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云煦日發生鋪地錦嬰兒垂髮白如絲（大慧云此二句一句存境一句奪人）

僧問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云王令已行天下徧將軍塞外絕烟塵（大慧云上句奪境下句存人）

僧問如何是人境俱奪師云幷汾絕信獨處一方（大慧云便有人境俱奪面目又云吾初讀諸家禪錄見幷汾絕信之語深以爲疑雖詰諸老皆含糊不辨旣閱臨濟語則知絕信二字蓋幷汾二州名僧問人境兩俱奪答云獨處一方其旨曉然方悟諸師之集皆有烏焉之誤）

僧問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云王登寶殿野老謳歌（大慧云此是人境俱不奪也）

克符頌

奪人不奪境緣自帶諸訛擬欲求玄旨思量反責麼驪珠光燦爛蟾桂影婆娑覿面無回互還應滯網羅（大慧云此頌大槩在驪珠光燦爛蟾桂影婆娑之上蓋此二句是境也學人問奪人不奪境擬欲求玄旨思量反責麼大意只是不可思量擬議思量擬議學人蹉却覿面相呈一著則被語言羅網矣）

奪境不奪人尋言何處眞問禪禪是妄究理理非親日照寒光澹山遙翠色新直饒玄會得也是眼中塵（大慧云要會日照寒光澹山遙翠色新此二句是境直饒玄會得也是眼中塵便奪了也）

人境兩俱奪從來正令行不論佛與祖那說聖凡情擬犯吹毛劍還如值目盲進前求解會特地斬精靈（大慧云正令旣行不留佛祖到這裏進之退之性命總在師家手裏如吹毛劍不可犯其鋒也）

人境俱不奪思量意不偏主賓言不異問答理俱全踏破澄潭月穿開碧落天不能明妙用淪溺在無緣（大慧云若要分明理會得臨濟意但向當時垂示處看）

師示衆云如諸方學人來山僧此間作三種根器斷如中下根器來我便奪其境而不除其法或中上根器來我便境法俱奪如上上根器來我便境法人俱不奪如有出格見解人來山僧此間便全體作用不歷根器大德到這裏學人著力處不通風石火電光卽蹉過了也學人若眼目定動卽沒交涉（凡五家宗主垂示處稱師者皆倣此）

南院顒問風穴（昭亦作沼）云汝道四料揀料揀何法穴云凡語不滯凡情卽墮聖解學者大病先聖哀之爲施方便如楔出楔院問

如何是奪人不奪境（首山等答皆附）

穴云新出紅爐金彈子簉破闍黎鐵面門

首山云人前把出遠送千峰　法華擧云白菊

乍開重日暖百年公子不逢春　慈明圓云神會曾磨普寂碑　道吾眞云庵中閑打坐白雲起峰頂　圓悟勤云老僧有眼不曾見　遂觀顕云家裏已無回日信路遙空有望鄉牌　石門聰云山河大地

如何是奪境不奪人

穴云蓊草乍分頭腦裂亂雲初綻影猶存

山云打了不曾嚬寃家難解免　華云大地絕消息翛然獨任眞　明云須信壺中別有天　吾云閃爍紅旗散儸童指路親　圓悟云闍黎問得自然親　觀云滄海盡教枯到底青山直得礙爲塵　門云番人失氈帳

如何是人境俱奪

穴云躡足進前須急急促鞭當鞅莫遲遲

山云萬人作一塚時人盡帶悲　華云草荒人變色凡聖兩俱忘　明云寰中天子勅塞外將軍令　吾云剛骨盡隨紅影沒君苗總逐白雲消　悟云收　觀云天地尚空秦日月山河不見漢君臣　門云有何佛祖

如何是人境俱不奪

穴云常憶江南三月裏鷓鴣啼處百花香

山云問處分明答處親　華云淸風伴明月野老笑相親　明云明月淸風任往來　吾云久旱逢初雨它鄉遇故知　悟云放　觀云鶯囀上林花滿地客遊三月草侵天　門云問答甚分明

翠巖頌（名可眞興化甫田人嗣慈明）

奪人不奪境日月自流遷山河及大地片雨通巒天

奪境不奪人問禪何處親相逢不祇揖曉夜渡關津

人境兩俱奪聲鼓墜紅樓縱橫施巨闕誰敢立當頭

人境俱不奪閻浮轉幾遭面南看北斗爭得合伊曹

佛鑑（名惠懃）

甕頭酒熟人皆醉林上烟濃花正紅夜半無燈香閣靜鞦韆垂在月明中

鶯逢春暖歌聲滑人遇時平笑臉開幾片落花隨水去一聲長笛出雲來

堂堂意氣走雷霆凛凛威風掬霜雪將軍令下斬荊靈神劍一揮千里血

聖朝天子坐明堂四海生靈盡安枕風流年少倒金樽滿院桃花紅似錦

總頌

千溪萬壑歸滄海四塞八蠻朝帝都凡聖從來無二路莫將狂見逐多途

三句

師因僧問如何是眞佛眞法眞道乞垂開示師云佛者心淸淨是法者心光明是道者處處無碍淨光是三即一皆空而無實有如眞正道人念念不間斷達磨大師從西土來只是覓箇不受惑底人後遇二祖一言便了始知從前虛用工夫山僧今日見處與佛祖不別若第一句中薦得堪與佛祖爲師若第二句中薦得堪與人天爲師若第三句中薦得自救不了僧問

如何是第一句　風穴以下答附

師云三要印開朱點窄未容擬議主賓分

風穴云隨聲便喝　道吾眞云直下衝雲際東山絕往來　海印信云那吒忿怒　雲峰悅云垂手過膝

如何是第二句

師云妙解豈容無著問漚和爭負截流機

穴云未開口前錯　吾云面前渠不見背後稱寃苦　印云衲僧罔措　峰云萬里崖州

如何是第三句

師云看取棚頭弄傀儡抽牽元是裏頭人

穴云明破則不堪　吾云頭上一堆塵脚下三尺土　印云西天此土　峰云糞箕掃帚

慈明示衆云先寶應曰第一句薦得堪與佛祖爲師第二句薦得堪與人天爲師第三句薦得自救不了山僧即不然第一句薦得和泥合水第二句薦得無繩自縛第三句薦得四稜著地所以道起也海晏河淸行人避路住也乾坤黯黑日月無光汝等諸人何處出氣如今還有出氣者麼有即出來對衆出氣看若無山僧今日與你出氣去也乃嘘一聲卓拄杖下座

石門聰云第一句薦得石裏迸出第二句薦得挨拶將來第三句薦得自救不了

三玄三要

師云大凡演唱宗乘一語須具三玄門一玄門須具三要有權有實有照有用汝等諸人作麽生會後來汾陽昭和尚因擧前話乃云那箇是三玄三要底句

僧問如何是第一玄

汾陽云親囑飲光前　吾云釋尊光射阿難肩

如何是第二玄

汾云絕相離言詮　吾云孤輪衆象攢

如何是第三玄

汾云明鏡照無偏　吾云泣向枯桑淚漣漣

如何是第一要

汾云言中無作造　吾云最好精麤照

如何是第二要

汾云千聖入玄奥　吾云閃爍乾坤光晃耀

如何是第三要

汾云四句百非外盡踏寒山道　吾云夾路青松老

汾陽頌幷總頌

第一玄照用一時全七星光燦爛萬里絕塵烟

第二玄鈎錐利便尖擬議穿腮過裂面倚霆肩

第三玄妙用具方圓隨機明事理萬法體中全

第一要根境俱忘絕朕兆山崩海竭灑飄塵蕩盡寒灰始得妙

第二要鈎錐察辨呈巧妙縱去奪來掣電機透匣七星光晃耀

第三要不用垂鈎幷下釣臨機一曲楚歌聲聞者盡教來反照（一作聞了悉皆忘反照）

三玄三要事難分得意忘言道易親一句明明該萬象重陽九日菊花新

慈明

第一玄三世諸佛擬何宣垂慈夢裏生輕薄端坐還成落斷邊

第二玄靈利衲僧眼未明石火電光猶是鈍揚眉瞬目涉關山

第三玄萬象森羅宇宙寬雲散洞空山嶽靜落花流水滿長川

第一要豈話聖賢妙擬議涉長途擡頭已顚倒
第二要峰頂戴楗召神通自在來多聞門外呌
第三要起倒令人笑掌內握乾坤千差都一照
報汝通玄士棒喝要臨時若明端的旨半夜太陽輝

竹庵（名士珪成都史氏子嗣佛眼）示衆云臨濟道一句中須具三玄門一玄門須具三要大衆事因叮囑起展轉見訛訛聽取一頌　句中難透是三玄一句該通空劫前臨濟命根元不斷一條紅線手中牽

四喝

師問僧有時一喝如金剛王寶劍有時一喝如踞地師子有時一喝如探竿影草有時一喝不作一喝用汝作麼生會僧擬議師便喝

寂音尊者頌

金剛王劍覿露堂堂纔涉脣吻即犯鋒鋩
踞地師子本無窠臼顧佇停機即成滲漏
探竿影草不入陰界一點不來賊身自敗
有時一喝不作喝用佛法大有只是牙痛

首山示衆云老僧尋常問汝道這裏一喝不作一喝用有時一喝作問行有時一喝作探竿影草有時一喝作踞地師子有時一喝作金剛王寶劍若作問行來時急著眼看始得若作探竿影草你諸人合作麼生若作踞地師子野干須屎尿出始得若作金剛王寶劍用時天王也須腦裂只與麼橫喝竪喝總喚作道理商量

汾陽

金剛寶劍最威雄一喝能摧萬仭峰偏界乾坤皆失色須彌倒卓半空中
金毛踞地衆威全一喝能令喪膽魂嶽頂峰高人不見猿啼白日又黃昏
詞鋒探草辨當人一喝須知偽與眞大海淵澄涵萬象休將牛迹比功深
一喝當陽勢自彰諸方眞有好商量盈衢溢路歌謠者古往今來不變常

智海普融

一喝金剛劍用時寒光爍爍射坤維語言擬議傷鋒刃徧界髑髏知不知

一喝金毛輕踞地檀林襲襲香風起雖然爪距不曾施萬里妖狐皆遠避

一喝將為探竿草南北東西無不到短長輕重定錙銖平地茫茫須靠倒

一喝不作一喝用三世古今無別共落花三月睡初醒碧眼黃頭皆作夢

賓主句

師上堂　有僧出禮拜師便喝僧云老和尚莫探頭好師云落在什麼處僧便喝師便打

又有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便喝僧禮拜師云汝道好喝也無僧云草賊大敗師云過在什麼處僧云再犯不容師便喝　是日兩堂首座相見同時下喝僧問師還有賓主也無師云賓主歷然師云大衆要會臨濟賓主句問取堂中二首座

慈明頌

啐啄之機箭拄鋒瞥然賓主當時分宗師愍物垂綸(中)塞北地黃河澈底渾

(中)塞一作朔

竹庵

作家相見終不錯兩兩同時齊啐啄喝下雖然賓主分爭如普化搖鈴鐸

四賓主

師一日示衆云參學人大須仔細如賓主相見便有言說往來或應物現形或全體作用或把機權喜怒或現半身或乘師子或乘象王如有真正學人便喝先拈出一箇膠盆子善知識不辨是境便上他境上做模做樣學人又喝前人不肯放此是膏肓之病不堪醫治喚作賓看主或是善知識不拈出物隨學人問處即奪學人被奪抵死不放此是主看賓或有學人應一箇清淨境界出善知識前善知識辨得是境把得住拋向坑裏學人言大好善知識即云咄哉不識好惡學人便禮拜此喚作主看主或有學人披枷帶鎖出善知識前善知識更與安一重枷鎖學人懽喜彼此不辨喚作賓看賓大德山僧所舉皆是辨魔

揀異知其邪正

賓主問答

僧問風穴如何是賓中賓穴云攢眉坐白雲　克符云倚門傍戶猶如醉出言吐氣不慚惶　汾陽云終日走紅塵不識自家珍　又云合掌庵前問世尊　慈明云禮拜更慇懃　石門云禮拜甚分明雪竇云滿目是埃塵　又云噫

如何是賓中主　穴云入市雙瞳瞽　符云口念彌陀雙拄杖目瞽瞳人不出頭　汾云識得衣中寶端坐解區分　又云對面無儔侶　明云拄杖長在手　門云覿地無回顧　竇云兆分其五　又云引

如何是主中賓　穴云回鸞兩曜新　符云高提祖印當機用利物應知語帶悲　汾云金鉤抛四海玉燭續明燈　又云陣雲橫海上拔劍攪龍門明云橫擔榔栗撥乾坤　門云往復問前程　竇云月帶重輪　又云收

如何是主中主　穴云磨礲三尺劍待斬不平人符云橫按鏌鎁全正令太平寰宇斬癡頑　僧云既是太平寰宇爲甚却斬癡頑　符云不許夜行剛把火直須當道與人看　汾云高提日月光寰宇大闡洪音唱楚歌　又云三頭六臂擎天地忿怒那吒撲帝鍾　明云劍握皈人手　門云萬里絕同侶　竇云大千捏聚　又云揭

浮山頌

賓中賓雙眉不展眼無筋它方役役投知已失却衣中無價珍

賓中主盡力追尋無處所昔年猶自見些些今日誰知目雙瞽

主中賓我家廣大實難論所求不恪無高下貴賤同途一路平

主中主七寶無虧金殿宇千子常圍繞聖顏諸天不順飛輪擧

翠巖

賓中賓出語不相因未諦審思惟騎牛過孟津

賓中主相牽日卓午展拓自無能且歷他門戶

主中賓南越望西秦寒山逢拾得擬議乙卯寅
主中主當頭坐須彌萬里涉流沙誰云佛與祖

雪竇

賓中之賓少喜多嗔丈夫壯志當付何人
賓中之主玄沙猛虎半合半開惟自相許
主中之賓溫故知新互換相照師子嚬呻
主中之主正令齊擧長劍倚天誰敢當禦
賓主分不分瞞預絕異聞解布勞生手寄言來白雲

華嚴東京名孜

僧問如何是賓中賓孜云客路如天遠　如何是賓中主云侯門似海深　如何是主中主云寰中天子勅　如何是主中賓云塞外將軍令

孜云賓中問主互換之機主中問賓同生同死主中辨主飲氣呑聲賓中覓賓白雲萬里故句中無意意在句中於斯明得一雙孤鴈撲地高飛於斯不明一對鴛鴦池中獨立知音禪客相與證明影響之流切須子細良久云若是陶淵明攢眉便歸去

四照用

師一日示衆云我有時先照後用有時先用後照有時照用同時有時照用不同時先照後用有人在先用後照有法在照用同時驅耕夫之牛奪饑人之食敲骨取髓痛下針錐照用不同時有問有答立主立賓合水和泥應機接物若是過量人向未擧時撩起便行猶較些子時有僧出問佛法大意師云汝試道看僧便喝師亦喝僧又喝師便打（先照後用）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便喝復云汝道好喝麼僧便喝師亦喝僧又喝師便打（先用後照）僧入門師便喝僧亦喝師便打云好打只有先鋒且無殿後（照用同時）僧來參師便喝僧亦喝師又喝僧亦喝師便打云好打爲伊作主不到頭無用處主家須奪而用之千人萬人到此出手不得直須急著眼看始得（照用不同時）

古德云主一喝驗賓賓一喝驗主主再喝驗賓賓再喝驗主四喝後無賓主也到這裏主家便奪却更不容他慈明示衆云有時先照後用有時先用後照有時照用同時有時照用不同時所以道有明有暗有起有倒乃喝一喝云且道是照是用還有緇素得出

底麼若有試出來呈醜拙看若無山僧失利

照用問答

問如何是先照後用首山云南嶽嶺頭雲太行山下賊佛陀遜云紅旗曜日催征騎駿馬嘶風卷陣雲道吾眞云語路分明說投針不回避　黃龍新云淸風拂明月　五祖演云王言如絲

如何是先用後照首山云太行山下賊南嶽嶺頭雲陀云斬得匈奴首還歸細柳營　吾云金剛覿面親分付語道分明好好陳　龍云明月拂淸風　祖云其出如綸

如何是照用同時山云收下南嶽嶺頭雲捉得太行山下賊　陀云太行招手子夏揚眉　吾云佛祖道中行異路森羅影裏不留身　龍云淸風明月　祖云學起軒轅鏡蚩尤失却威

如何是照用不同時山云昨日晴今日雨　陀云午後打齋鐘　吾云淸凉金色光先照峩眉銀界一時鋪　龍云非淸風非明月　祖云金將火試

汾陽云凡一句語須具三玄門每一玄門須具三要路有照有用或先照後用或先用後照或照用同時或照用不同時先照後用且共汝商量先用後照汝也是箇人始得照用同時汝作麼生當抵照用不同時汝作麼生湊泊　瑯瑘覺云先照後用露師子之爪牙先用後照縱象王之威猛照用同時如龍得水致雨騰雲照用不同時提獎嬰兒撫憐赤子此古人建立法門爲合如是不合如是若合如是紀信乘九龍之輦不合如是項羽失千里之騅還有爲瑯瑘出氣底麼如無山僧自道去也卓拄杖下座

慈明頌幷總頌

照時把斷乾坤路驗彼賢愚喪膽魂饒君解佩蘇秦印也須歸欵候皇恩

用便生擒到命殂却令蘇醒盡殘軀歸欵已彰天下報放汝殘年解也無

照用同時棒下玄不容擬議驗愚賢輪劒直衝龍虎陣馬喪人亡血滿田

照用不同時時人會者稀秋空黃葉墜春盡落花飛

一喝分賓主照用一時行會得箇中意日午打三更

◎捏一作揑下同

變化驗人四盌　四唾　四瞎

莫熱盌鳴聲(中下二機用)　盌脫丘(無底語)　盌脫曲(無絡續語)　盌(向上明它)

當面唾(鬼語)　望空唾(精魂語)　背面唾(魍魎語)　直下唾(速滅語)

不似瞎(記得語不作主)　恰似瞎(不見前後語)　瞎漢(定在前人分上)　瞎不見(語之來處)

汾陽十智同眞(佛海遠着語)

汾陽示衆云。夫說法者(滿口霜冰)須具十智同眞(今古罕聞)若不具十智同眞。邪正不辨。緇素不分(焦磚打着連底凍)不能爲人天眼目(鐵作面皮)決斷是非(一人傳虛萬人傳實)如鳥飛空而折翼(未擧以前)如箭射的而斷絃(着力處不消一劄)斷絃故射不中的(我要不中底)折翼故空不能飛(盡却你神通妙用又云向什麼處去)絃壯翼牢(遠水不救近火)空的俱徹(死解冰消)作麼生是十智同眞(又是從頭起)與諸人一一點出

一同一質　二同大事　三總同參　四同眞智　五同徧普　六同具足　七同得失　八同生殺　九同音吼　十同得入

還有點得出底麼。不吝慈悲。試出來道看。若點不出。未具參學眼在。切須辨取。要識是非面目。見在喝一喝下座

◎人一一一作上座

大慧云。汾陽老子末後若無箇面目現在。一場敗闕。雖然未免喪我兒孫。喝一喝

寂音曰。今此法門叢林怕怖。不欲聞其聲。何以言之。諸方但要平實見解。執之不移。只欲傳受。不信有悟。假使汾陽後生親爲剖析。亦以爲非。昔阿難夜經行時。聞童子誦佛偈。若人生百歲。不善水潦鶴。未若生一日而得決了之。阿難教之曰。不善諸佛機。非水潦鶴也。童子歸白其師。師笑曰。阿難老昏矣。當以我語爲是。今學者之前語三玄三要十智同眞旨趣。何以異此

◎渠一作窠

古宿十智同眞問答(除汾陽外不着名)

一同一質　汾陽云。綿州附子漢州薑　又云。鬼爭漆桶　總不出渠　賊不打貧家　鬼窟裏頭出頭沒　百草頭邊任遊戲。一毛頭上定乾坤　八字打開人不識　盌脫丘

二同大事　汾云。火官頭上風車子　嘉州大像陝府鐵牛　當甚破草鞋　少賣弄　兩肩擔不起

不直半分文　識得木上座也未　燈籠入露柱
杖挑日月手握乾坤
三總同參　汾云萬象森羅齊稽首　莫怪不相識
撞著露柱　呼神喚鬼　倚欄惆悵長望江南
胡人持呪口喃喃
四同眞智　汾云鬼家活計　八十翁翁入場屋
彼此不著便　天地懸殊　佛眼覷不見　認著
依然還不是　黑山鬼窟　毛呑巨海芥納須彌
波斯鼻孔長
五同偏普　汾云石頭土塊　南嶽天台西天此土
是什麼境界　魚行水濁　打著南邊動北邊
可惜許　坐却千千萬萬如何折合　狸奴白牯
放毫光　笑它禾山解打皷　踏開生死海跳出
是非門
六同具足　汾云乞兒鉢易滿　等閑吹入胡笳曲
寒時終不熱　信手拈來著著親　師子嚬呻象
王蹴踏
七同得失　汾云披毛戴角銜鐵負鞍　一言勘破

維摩詰　甕裏不走鱉　也不放你在　不落明
暗作麼生道　賣扇老婆手遮日
八同生殺　汾云放汝命通汝氣　死虵解弄也活
顚覰盛作　迅雷不及掩耳　禍不單行　眉間
寶劒袖裏金鎚　灌稻水車鳴戛戛
九同音吼　汾云驢鳴犬吠啓圓通　師子嚬呻群
狐退後　徒勞側耳　好語不出門　小出大遇
風吹石臼念摩訶　夜叉空裏走
十同得入　汾云且居門外　耐重打金剛山門騎
佛殿　弓折箭盡也未　布袋裏老鴉　金剛圈
栗棘蓬　作麼生呑透　含元殿裏問長安　胡
餅呷汁　鯨飲海水盡露出珊瑚枝
四
與甚麼人同得入　汾云鬼爭漆桶　胡張三黑李
與誰同音吼　汾云風吹石臼念摩訶　木人雖不
語石女引回頭
作麼生同生殺　汾云猛虎入羊群　此間無老僧
甚麼物同得失　汾云牛頭沒馬頭回　目前無闍

黎

阿那箇同具足　汾云上座更欠箇甚麼　矮子看戲

是甚麼同徧普　汾云狸奴白牯放毫光　且緩緩卜度

何人同眞智　汾云認著依然還不是　祖識滿天下知心能幾人

孰與總同參　汾云識得木上座也未　據虎頭收虎尾第一句下明宗旨

那箇同大事　汾云穿過髑髏　知音者少

何物同一質　汾云含元殿裏問長安　桑樹稭揩背長江鴨洗頭

松源嶽十智問答

如何是十智同眞（提水放火）　一同一質（裂破）　二同大事（一毛頭上）　三總同參（蝦蟆蚯蚓跛鼈盲龜）　四同眞智（一不成二不是）　五同徧普（大地撮來無寸土）　六同具足（盌欠一著）　七同得失（入泥入水）　八同生殺（自救不了）　九同音吼（八角磨盤空裏走）　十同得入（塞山逢拾得）　與甚麼人同得入（胡張三黑李四）　與誰同音吼（狸奴白牯）　作麼生同生殺（德山棒臨濟喝）　何物同得失（草裏輥）　那箇同具足（信手拈來著著親）　何物同徧普（針鋒影裏騎大鵬）　何人同眞智（黑山鬼窟）　孰能總同參（燈籠入露柱）　那箇同大事（嘉州大像陝府鐵牛）　何物同一質（盌脫丘）

●同一作無

或菴頌

陽春白雪非難和藻鑑冰壺豈足觀一把柳絲收不得和煙搭在玉闌干

寂音

十智同眞面目全於中一智是根源如今要見汾陽老擘破三玄作兩邊

竹庵

十智同眞選佛科汾陽佛法苦無多愛心竭盡尋眞智面目分明見也麼

大慧

兎角龜毛眼裏栽鐵山當面勢崔嵬東西南北無門入曠劫無明當下灰

古德十首（并總）

是何物兮同一質萬象之中●同等匹休將心識謾參

尋毗嵐猛風吹海立

那箇與君同大事這裏敢言他與自一身堅密現諸塵寂滅光中無漸次

孰能與我總同參知識徒勞五十三樓閣門前意何限故鄉猶在海門南

何人同此一眞智見得分明還不是山自高兮水自深一理齊平不容易

是什麼物同徧普曠大劫來今日覩一波纔動萬波隨何異嬰兒得慈母

阿那箇是同具足細草含烟滿山綠宅鄉看似故鄉看添得籬根花繞屋

甚麼物兮同得失圓明如晝紅如日三箇胡孫夜播錢天明走盡空痕籍

作麼生兮同生殺桃花紅兮李花白今年呑却大還丹到處相逢李八伯

與誰說法同音吼飲食語言皆用口燕語鶯啼逈不用芳樹離梁却知有

與甚麼人同得入田父耕鋤女機織冷眼看宅家事忙悶渠且道承誰力

由來十智本同眞語直心精妙入神長憶江南三月裏春風微動水生鱗

古德

十年海上覓寃讐不得寃讐不肯休芍藥花開菩薩面棕櫚葉長夜叉頭

○棕一作椶○長作散

人天眼目卷之一

人天眼目卷之二

汾陽四句 東山空 東林總 慈明 語附

僧問如何是接初機句　汾云汝是行脚僧

空云金剛杵打鐵山摧　總云無底鉢盂光烜赫

圓云一刀兩段

如何是辨衲僧句　汾云西方日出卯

空云嶽陽船子洞庭波　總云天台楖栗黑鄰鄰

圓云寒山拾得

如何是正令行句　汾云千里特來呈舊面

空云夜叉屈膝眼睛黑　總云戴盆履履三千里　圓云來千去萬

如何是定乾坤句　汾云北俱盧洲長粳米食者無嗔亦無喜一作無貪亦無嗔　空云經來白馬寺僧到赤烏年

總云人間天上一般春　圓云天高海潤　乃云

將此四句語驗天下衲僧　大愚云仔細思量將此四句驗天下衲僧却被天下衲僧勘破大慈云諸人要識大愚麽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三種師子

浮山圓鑑示衆云汾陽有師子句其師子有三種一超宗異目二齊眉共躅三影響音聞若超宗異目見過於師可爲種草方堪傳授若齊眉共躅見與師齊減師半德若影響音聞野干倚勢異類何分所以先德付囑云若當相見切須子細窮勘不得鹵莽恐誤後人之印可也

汾陽三訣

汾陽示衆云汾陽有三訣衲僧難辨別擬議問如何拄杖驀頭楔僧問如何是三訣師便打僧禮拜汾云與汝頌出

第一訣接引無時節巧語不能詮雲綻青天月

第二訣舒光辨賢哲問答利生心拔出眼中㰶

第三訣西國胡人說濟水過新羅北地用邠鎮

慈明

第一訣大地山河泄維摩纔點頭文殊便饒舌

第二訣展拓看時節語默豈相干夜半秋天月

第三訣山遠路難涉陸地弄舟船眼中挑日月

法昌遇

第一訣衲裏三斤鐵忽遇病維摩提起驀頭㰶

第二訣六月滿天雪無處避炎蒸渾身冷似鐵

第三訣八字無兩丿胡僧笑點頭眼中重著㰶

東山簡

第一訣眞卓絕手把黃金鎚敲落天邊月

第二訣難辨別琉璃枕上凹瑪瑙盤中凸

第三訣最超絕花木四時春庭臺千古月

安住京

第一訣針頭削鐵穿耳胡人面門齒缺

第二訣殺人見血啞子忍痛無處分雪

◆挑一作擲

◆面一作當

第三訣陽春白雪水底桃花山頭明月
如何是第一訣古德云珊瑚枝枝撑著月
如何是第二訣古德云萬里一條鐵
如何是第三訣古德云百草頭邊俱漏泄

汾陽三句

汾陽上堂僧出問如何是學人著力句　汾云嘉州打大像　如何是學人轉身句　汾云陜府灌鐵牛　如何是學人親切句　汾云西河弄師子

又云若人會得此三句已辨三玄更有三要語在切須薦取

翠巖眞答

僧問如何是學人著力句　巖云千日斫柴一日燒
如何是學人轉身句　巖云一堵墻百堵調
如何是學人親切句　巖云渾家送上渡頭船

汾陽十八問

汾陽云大意除實問默問難辨須識來意餘者總有時節言說淺深相度祇應不得妄生穿鑿彼此無利益雖是善因而招惡果切須子細

◎擔一作戴

請益　僧問馬祖如何是佛　祖云卽心是佛　趙州云殿裏底

呈解　問龍牙天不能蓋地不能載時如何　牙云道者合如是

察辨　問臨濟學人有一問在和尙處時如何　濟云速道速道僧擬議濟便打

投機　問天皇疑情未息時如何　皇云守一非眞

偏僻　問芭蕉盡大地是箇眼睛乞師指示　蕉云貧兒遇餿飯

心行　問興化學人皂白未分乞師方便　化隨聲便打

探拔　問風穴不會底人爲甚麼不疑　穴云靈龜行陸地爭免曳泥蹤

不會　問玄沙學人乍入叢林乞師指示　沙云汝聞偃溪水聲麼僧云聞沙云從這裏入

擎擔　問老宿世智辨聰總不要拈出還我話頭來宿便打

置　問雲門瞪目不見邊際時如何　門云鑒

故　問首山一切衆生皆有佛性爲甚麼不識
山云識

借　問風穴大海有珠如何取得　穴云罔象到
時光燦爛離婁行處浪滔天

實　問三聖學人只見和尚是僧如何是佛是法
聖云是佛是法汝知之乎

假　問徑山這箇是殿裏底那箇是佛　山云這
箇是殿裏底

審　問祖師一切諸法本來是有那箇是無　答
云汝問甚分明何勞更問吾

徵　問睦州祖師西來當爲何事　州云你道爲
何事僧無語州便打

明　外道問佛不問有言無言　世尊良久道云
世尊大慈大悲開我迷雲令我得入

默　外道到佛處無言而立　佛云甚多外道道
云世尊大慈大悲令我得入

凡有學人偏僻言句或蓋覆將來辨師家眼目或呈
知見擎頭戴角一一試之盡皆打得只爲當面識破

與一作於

或貶或褒明鏡臨臺是何精魅之可現何有妖狐能
隱本形者也

九帶名法遠

浮山每於示徒之際偏舉宗門語句而學者編集乞
師名之師因其類聚目之曰佛禪宗教義九帶集蓋
擬班固九流之作也

佛正法眼藏帶

夫眞實之理證成法身照用之功作爲報土諸佛之
本因既爾諸祖之洪範亦然五部分宗萬派之精藍
碁布一燈分焰十方之法席鱗差又華嚴經云如來
不出世亦無有涅槃昔靈山會上世尊以青蓮目瞬
示四衆無能領其密意惟大迦葉獨領解佛旨經云
佛告大迦葉云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付囑與汝
汝當流布勿令斷絶又臨涅槃告阿難言十二部經
汝當流通告優波離言一切戒律汝當奉持（持一作受持）
付大迦葉偈云法本法無法無法法亦法今付無法
時法法何曾法於是大迦葉持佛袈裟於雞足山中
入寂滅定待慈氏下生兩手分付（古德着語云鳥棲無影樹花發不萌

一枝四海波濤淨
一輪明月天

大圓智頌

佛正法眼迦葉親聞祖禰不了殃及兒孫

大慧杲

迢迢空劫不能拘佛眼何曾識得渠妙體本來無位次正因那得有規模太虛寥廓塵埃淨智鑒圓明物象殊從此華山千古秀任他潘閬倒騎驢

佛法藏帶

夫三乘教外諸祖別傳萬象之中逈然獨露纖塵未泯阻隔關山擬議差殊千生萬劫三賢未曉十聖那知截斷衆流如何湊泊聖人曲成萬物而不已刻雕衆形而無功而況如來藏乎所謂藏者該括三世過現未來諸佛法藏其間有大小乘小乘爲聲聞緣覺大乘謂菩薩於中支分爲八謂三藏五乘其三藏謂經律論五乘謂聲聞緣覺菩薩而兼攝人天然則教分名數依根所立而不離一乘法華經曰於一乘道分別說三又曰尙無二乘何況有三又曰惟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眞此明依根立權如華嚴說如來藏以

◈蒼一作澗

◈超一作收

法界爲體如來藏無前後際無成壞法無修證位絕對待義所以文殊偈曰一念普觀無量劫無去無來亦無住如是了知三世事超諸方便成十力聖人說了義不了義並是依根安立諸佛隨宜說法意趣難辨三藏五乘各有宗旨於一乘論圓頓半滿並是權立惟華嚴一經以法界爲體量佛與衆生同一體性本無修證本無得失無煩惱可斷無菩提可求人與非人性相平等古德着語云掬水月在手弄花香滿衣　古澗寒泉涌青松雪後蒼

大圓頌

吾佛法藏撈摝衆生百千三昧彈指圓成

大慧

十方通攝了無遺三際全超在此時聖號凡名同一舌劣形殊相謾多岐家家門外長安道處處窟中師子兒打破淨瓶無一事杜鵑啼在落花枝

理貫帶

夫聲色不到語路難詮今古歷然從來無間以言顯道曲爲今時竪拂揚眉周遮示誨天然上士豈受提撕中下之機鉤頭取則投機不妙過在何人更或躊

躊轉加鈍置理貫帶者理卽正位也其正位中而無一法空同實際其實際理地不受一塵古德着語云衆角雖多一麟足矣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

大圓頌

理貫全收萬派同流毗盧華藏物物頭頭

大慧

眞理何曾立一塵呼爲正位早疎親烏雞半夜鳴何處枯木花開劫外春信手垂慈常利物擬心執著已乖眞君看鶴樹泥洹日曾舉雙趺示衆人

事貫帶

夫日月照臨不到天地覆載不著劫火壞時彼常安萬法泯時全體露隨緣不變處閙常寧一道恩光阿誰無分華嚴經云剎說衆生說三世國土一時說古德着語云覓火和烟得擔泉帶月歸石長無根樹山含不動雲

大圓頌

事貫萬有纖塵不漏萬象森羅全機無咎

大慧

轉處孤危萬事休隨緣得旨復何求羣生造化乘斯力一道靈光觸處周卽事卽空無剩法全心全佛有來絲塡溝塞壑無人會可笑騎牛更覓牛

復一作後

理事縱橫帶

夫觸目是道佛事門中絕跡無私通貫實際圓融事理運用雙行器量堪任隨機赴感門風露布各在當人建立宗乘强生枝節出門問路指東劃西歷劫頑嚚如何扣發古德着語云針鋒頭上翻筋斗紅爐焰裏碧波生猿抱子歸青嶂裏鳥啣花落碧巖前

大圓

理事縱橫照用齊行這邊那邊日午三更

大慧

塵塵實際本和融舉體全該事理同應物行權無定法隨緣立理絕羅籠竿頭有路通車馬棒下無生觸祖翁出沒縱橫全體用夕陽西去水流東

屈曲垂帶

夫垂者聖人垂機接物也屈曲者脫珍御服著弊垢衣也同安云權掛垢衣云是佛却裝珍御復名誰珍御名不出世垢衣名出世僧問石門徹和尙雲光法

師為甚麼却作牛去徹云陋巷不騎金色馬回途却著破襴衫聖人成佛後却為菩薩導利衆生是名不住無為不盡有為矣文殊師利問維摩詰云菩薩云何通達佛道摩詰云菩薩行於非道是名通達佛道

古德着語云慈雲普覆無邊際枯木無花爭柰何 宛轉是非從曲直箇時消息解通風

大圓頌

屈曲垂慈棒喝齊施覆藏密旨少室靈枝

大慧

不裝珍御示初機出世權披弊垢衣細路曲盤連夜過故鄉迢遞幾時歸垂絲千尺鉤還曲利物多方語帶悲休論長安風物好得便宜是落便宜

論一作窮

妙叶彙帶

汝州風穴和尚示衆云夫參學眼目臨機直須大用現前莫自拘於小節設使言前薦得猶是滯殼迷封縱饒句下精通未免觸途狂見勸汝諸人應是從前依他作解明昧兩岐凡聖疑情一時掃却直教箇箇如師子兒哮吼一聲壁立萬仞誰敢正眼覷著覷著則瞎却渠眼

古德着語云一句曲含千古韻萬重雲散月來初 垂絲千尺意在深潭

渠一作你

大圓頌

妙叶眞機境物如如是凡是聖無欠無餘

大慧

擡搦縱來作者知箇中一字兩頭垂同生同死何時曉雙放雙收舉世疑照膽蟾光沉碧漢拍天滄海浸須彌聞韶忘味有餘樂方識詩人句外奇

詩一作時（寄作馳）

金鏁雙鎖帶

夫雞足分燈之後少林傳芳以來各闡玄風互興佛事若憑言詮為據斷滅法門更成造作修功（一作定或功行修持）平沉先聖頭頭顯露物物明眞不用躊躇直截便道

古德着語云風吹南岸柳雨折北池蓮 白鷺下田千點雪黃鸝上樹一枝花

截一作須

折一作打

大圓頌

金鏁雙鎖全心印可有句無句千花萬朶

大慧

突出全機理事玄東村王老夜燒錢等閑得路明如日舉步回頭直似弦玄要並行無別語機緣纔兆不堪傳從來大道無拘束信手拈來百事全

平懷常實帶

趣一作趁　也一作者　一無草字　其一作眞

洛浦和尚示衆云末後一句始到牢關把斷要津不通凡聖尋常向汝諸人道任從天下樂忻忻我獨不肯何故靈龜負圖自取喪身之兆鳳縈金網擬趣霄漢以何期尋常向汝諸人道須於旨外明宗莫向言中取則所以道石人機似汝也解唱巴歌汝若似石人雪曲也應和僧問南泉如何是道泉云平常心是道如達平常道也見山即是山見水即是水信手拈來草無可無不可設使風來樹動浪起船高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有何差異但得風調雨順國泰民安謠方寧靜君臣道合豈在麒麟出現鳳凰來儀方顯祥瑞哉但得理歸其道事乃平實無聖可求無凡可捨內外平懷泯然自盡所以諸聖語言不離世諦隨順世間會則途中受用不會則世諦流布古德著語云長因送客處憶得別家時

大圓頌

平懷常實事圓理畢露柱燈籠無得無失

大慧

更無回互本圓成覿面無私一體平水上東山行不住火中木馬夜嘶鳴人間但見浮雲白天外常看列岫橫若爲平常心是道擬心已在鐵圍城

浮山云據圓極法門本具十數今此九帶已爲諸人說了也更有一帶諸人還見麼若也見得親切分明却請出來說看說得相應則通前九帶圓明道眼若也見不親切說不相應但依吾語言以爲已解則名謗法無有是處諸人到此合作麼生衆皆罔措師遂叱散

黃龍三關

南禪師問隆慶閑禪師云人人有箇生緣上座生緣在什麼處閑云早晨喫白粥至晩又覺饑又問我手何似佛手閑云月下弄琵琶又問我脚何似驢脚閑云鷺鷥立雪非同色黃龍每以此三轉語垂問學者多不契其旨而南州居士潘興嗣延之常問其故龍云已過關者掉臂徑去安知有關吏從關吏問可否此未過關者復自頌云

我手何似佛手禪人直下薦取不動干戈道出當處超佛越祖

（路一作語○委作諉○得作見○出作上）

我脚驢脚並行步步踏著無生會得雲收月皎方知此道縱橫

生緣有路人皆委水母何曾離得蝦但得日頭東畔出誰能更喫趙州茶

盧山旻古佛語錄云昔見廣辨首座收南禪師親筆三關頌諷誦無遺近見諸方語錄不全又多訛舛敢茲注破

真淨文頌

（是一作非）

我手何似佛手翻覆誰辨好醜若是師子之兒野干謾爲開口

我脚何似驢脚隱顯千差萬錯豁開金剛眼睛看取目前善惡

人人有箇生緣處認著依然還失路長空雲破月華明東西南北從君去

景福順蜀人嗣南禪師

長江雲散水滔滔忽爾狂風浪便高不識漁家玄妙意却於浪裏颭風濤

南海波斯入大唐有人別寶便商量或時遇賤或時貴日到西峰影漸長

黃龍老和尙有箇生緣語山僧承嗣伊今日爲君舉爲君舉猫兒偏解捉老鼠

南堂靜名道興蜀人嗣五祖

（搭帶一作鈒絡）

我手何似佛手爐鞴鉗鎚搭帶曾烹紫磨金身光射七星牛斗

我脚何似驢脚白刃紅旗閃爍坐斷百戰場中妙用六韜三略

人人有箇生緣視聽俯仰折旋頂戴寰中日月懷藏閫外威權

圓悟勤

我手何似佛手隨分拈花折柳忽然撞著蛇頭未免遭他一口

我脚何似驢脚趙州石橋略彴忽然築起皮毬崩倒三山五嶽

人人有箇生緣蹲身無地鑽研若也眼皮迸綻累他桶底踢穿

湛堂準

我手佛手十八十九雲散月圓癡人夜走

我脚驢脚放過一著龐公笊籬淸平木杓

㊉初下一有句字
㊉生下一有參學二字

人人生緣北律南禪道吾舞笏華亭撑船

海印信

我手佛手誰人不有直下分明何須狂走
我脚驢脚高低踏著雨過苔青雲開日爍
問你生緣處處不疑直語心無病誰論是與非

萬庵

我手何似佛手不用思前筭後世間多少擬人只是隨人背走
我脚何似驢脚擬議遭他毒藥又見白衣拜相從前更無官爵
人人有箇生緣桑梓人物駢闐借問東隣西舍西天十萬八千

南堂辨驗十問

南堂示衆云夫參學至要不出箇最初與末後句透得過者平生事畢其或未然更與你分作十門各用印證自心看得穩當也未一須信有教外別傳二須知有教外別傳三須會無情說法與有情說法無二四須見性如觀掌上了了分明一一田地隱密五須具擇法眼六須行烏道玄路七須文武兼濟八須摧邪顯正九須大機大用十須向異類中行此十門諸人還一一得穩當也未若只是閉門作活獨了自身不在此限若要荷負正宗紹隆聖種須盡此綱要十門方坐得曲彔木床當得天下人禮拜可與佛祖為師若不到與麼田地一向虗頭他時異日閻家老子未放你在有麼大家出來證據若無不用久立

㊉活下一有計字
㊉盡下明字
㊉家疑誤

臨濟門庭

臨濟宗者大機大用脫羅籠出窠臼虎驟龍奔星馳電激轉天關斡地軸負衝天意氣用格外提持卷舒擒縱殺活自在是故示三玄三要四賓主四料揀金剛王寶劍踞地師子探竿影草一喝不作一喝用一喝分賓主照用一時行四料揀者中下根人來奪境不奪法中上根人來奪境奪法不奪人（一作奪法不奪境非）上上根人來人境兩俱奪出格人來人境俱不奪四賓主者師家有鼻孔名主中主學人有鼻孔名賓中主師家無鼻孔名主中賓學人無鼻孔名賓中賓與曹洞賓主不同三玄者玄中玄體中玄句中玄三要者

盡一作斷

一玄中具三要自是一喝中體攝三玄三要也金剛王寶劍者一刀揮盡一切情解踞地師子者發言吐氣威勢振立百獸恐悚衆魔腦裂探竿者探你有師承無師承有鼻孔無鼻孔影草者欺瞞做賊看你見也不見一喝分賓主者一喝中自有賓有主也照用一時行者一喝中自有照有用一喝不作一喝用者一喝中具如是三玄三要四賓主四料揀之類大約臨濟宗風不過如此要識臨濟歷青天轟霹靂陸地起波濤山堂淳辨三玄門臨濟曰一句語須具三玄門一玄門須具三要大機大用其容以句義名數劈析之邪諸方問答玄要亦只言如何是第一第二第三汾陽偈曰三玄三要事難分得意忘言道易親一句明明該萬像重陽九日菊花新至古塔主始裂爲體中玄句中玄玄中玄而三要則說之不行付諸臙肝而已此篇說臨濟門頭戶底則且從至三玄三要則又墮塔主之覆轍矣不可不辨

要訣山堂淳

大雄正續臨濟綱宗因問黃蘗西來痛與烏藤三頓遂往大愚打發親揮肋下三拳言下便見老婆心懸知佛法無多子奮奔雷喝捋猛虎鬚迸開於赤肉團邊到處用白拈手段飛星爆竹裂石崩崖冰稜上行劒刃上走全機電卷大用天旋亦手殺人單刀直入

二個一作二　玄一作懸○王下有寶字　振下一有裂字○下作末　全一作同

人境俱奪照用並行明頭來暗頭來佛也殺祖也殺辨古今於三玄三要驗龍蛇於一主一賓透脫羅籠不存玄解操金剛王劒掃除竹木精靈奮師子全威振群狐心膽下梢正法眼藏滅却這瞎驢邊徹骨徹髓而血脉貫通透頂透底而乾坤獨露綿綿不漏器器相傳蓋其宗祖高明子孫光大此臨濟宗風也

古德綱宗頌此有訛舛

橫按鏌鎁烜赫光八方全敵謾茫茫龍蛇並隱肌鱗脫雷雨全施計略荒佛祖點爲涓滴響江山結抹並芬芳回途索莫郊埛遠失船波斯落楚鄉

雲門宗

師諱文偃嘉興張氏子受具遊方初參睦州陳尊宿發明心要州指見雪峯存禪師再蒙印可初至靈樹開法嗣雪峯後遷雲門光泰寺其道大振天下學者望風而至號雲門宗

三句

師示衆云函蓋乾坤目機銖兩不涉萬緣作麼生承當衆無對自代云一鏃破三關後來德山圓明密禪

師遂離其語爲三句曰函蓋乾坤句截斷衆流句隨波逐浪句　圜悟曰本眞本空一色一味非無妙體不在躊躇洞然明白則函葢乾坤也　又云本非解會排疊將來不消一字萬機頓息則截斷衆流也　又云若許它相見從苗辨地因語識人即隨波逐浪也

普安道頌三句

乾坤幷萬象地獄及天堂物物皆眞現頭頭總不傷

堆山積嶽來一一盡塵埃更擬論玄妙冰消瓦解摧

辨口利詞問高低總不虧還如應病藥診候在臨時

翠嶽眞

函蓋乾坤事翛然何須特地起狼烟遣人舞鐸東君至不令花枝在處妍

截斷衆流爲更論河沙諸佛敢形言星移斗轉乾坤黑稍有絲毫實不存

隨波逐浪任高低放去收來理事齊一等垂慈輕末學柰絲寮倒帶塵泥

問答

歸宗通嗣潙山祜　三祖會嗣天衣懷　雲居慶嗣雲葢顒

首山念嗣風穴沼　天柱靜

如何是函蓋乾坤句

宗云日出東方夜落西　祖云海晏河淸　居云合　山云大地黑漫漫　又云普天匝地　又云海底紅塵起　柱云只聞風聲響知是幾千竿

如何是截斷衆流句

宗云鐵蛇橫古路　祖云水泄不通　居云窄　山云不通凡聖　又云泊合放過　又曰橫身三界外　柱云昨日寒風起今朝括地霜

如何是隨波逐浪句

宗云船子下楊州　祖云波斯吒落水　居云濶　山云要道便道　又云有問有答　又云此去西天十萬八千　柱云春煦陽和花織地滿林初囀野鶯聲

抽顧

師每見僧以目顧之卽曰鑒或曰咦而錄者曰顧鑑咦後來德山圓明密禪師刪去顧字但曰鑑咦故叢林目之曰抽顧因作偈通之又謂之擡薦商量偈曰相見不揚眉君東我亦西紅霞穿碧落白日繞須彌

◆詞一作言　◆絲一作何　◆日一作夜　◆織一作錦　◆落一作霧

終一作於　來一作到　應一作還 還作償　代一作道

北塔祚頌

雲門顧鑑笑嘻嘻擬議遭他顧鑑咦任是張良多智

巧到頭終是也難施

眞淨文

雲門抽顧自有來由一點不來休休休休

又關棙子

雲門關棙子消息少人知有時一撥動大地眼瞌瞌

一字關

僧問師如何是雲門劍師云祖　如何是玄中的師

云㘞　如何是吹毛劍師云骼又云齒　如何是正

法眼師云普　三身中那身說法師云要　如何是

啐啄之機師云響　殺父殺母佛前懺悔殺佛殺祖

甚處懺悔師云露　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云師

靈樹一默處如何上碑師云師　久雨不晴時如何

師云劄　鑿壁偷光時如何師云恰　承古有言了

即業障本來空未了應須還宿債未審二祖是了是

未了師云確

一日示衆會佛法者如恒河沙百草頭上代將一句

來自代云俱　師凡對機往往多用此酬應故叢林

目之曰一字關云

綱宗偈新添

康氏圓形滯不明魔深虛喪擊寒冰鳳羽展時超碧

漢晉鋒八博擬何憑　是機是對對機迷闢機機遠

遠機棲夕日日中誰有掛因底底事隔情迷

喪時光藤林荒圖人意滯肌尫　咄咄咄力韋希禪

子訝中眉垂　上不見天下不見地塞却咽喉何處

出氣笑我者多哂我者少

機緣新添

僧問十二時中如何得不空過師云你向甚處著此

一問僧云學人不會請師舉師索筆成偈云舉不顧

即差互擬思量何劫悟傳燈

問雪峯如何是學人自己峯云築著鼻孔僧擧似師

師云你作麼生會其僧方思惟師亦以前頌示之雪

峰廣錄

𧪄朗上座因僧問如何是透法身句師云北斗裏藏

身朗罔測其旨遂造焉師一見便把住云道道朗擬

議師托開有偈云雲門聳剔白雲低水急遊魚不敢棲入戶已知來見解何勞再舉轢中泥朗大悟出廣燈錄

巴陵三句嗣雲門名顥鑒叢林目爲鑒多口

僧問巴陵如何是提婆宗陵云銀盌裏盛雪

問如何是吹毛劍陵云珊瑚枝枝撐著月

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陵云雞寒上樹鴨寒下水

雲門聞此語云它日老僧忌辰只舉此三轉語供養老僧足矣

雪竇頌提婆宗

老新開端的別解道銀盌裏盛雪九十六箇應自知不知却問天邊月提婆宗提婆宗赤旛之下起清風

又頌吹毛劍

要平不平大巧若拙或指或掌倚天照雪大冶兮磨礲不下良工兮拂拭未歇別別珊瑚枝枝撐著月

湛堂準頌祖意教意

雞寒上樹鴨寒下水時節不相饒古今常顯理寒松十里吼清風流水一溪聲未已

雲門門庭

雲門宗旨絕斷衆流不容擬議凡聖無路情解不通

僧問如何是雪嶺泥牛吼師云天地黑如何是雲門木馬嘶云山河走如何是學人自己云遊山翫水問機緣盡時如何云與我拈却佛殿來與汝商量如何是透法身句云北斗裏藏身如何是教外別傳云對衆問將來大約雲門宗風孤危聳峻人難湊泊非上上根孰能窺其彷彿哉詳雲門語句雖有截流之機且無隨波之意法門雖殊理歸一致要見雲門麼拄杖子𨁝跳上天盞子裏諸佛說法

要訣

韶陽一派出於德嶠之源初見睦州推出秦時之鑽寄聲象骨脫却項上之枷使南鱉鼻攛向面前打東鯉魚雨傾盆下稱提三句關鍵拈掇一字機鋒藏身北斗星中獨步東山水上端明顧鑒不犯毫芒格外縱擒言前定奪直是劍鋒有路鐵壁無門打翻路布葛藤剪却常情見解烈焰寧容湊泊迅雷不及思量蓋其見諦寬通自然受用廣大花開靈樹子結香林振佛祖權衡開人天眼目夫何源清流濁根茂枝枯妄立道眼因緣謬爲聲色差別互相穿鑿滯著語言

（眉注）旨一作者　盌上一本有數字　礲一作龐 ○打作欣

取辱先宗過在後學此雲門宗風也
師逢僧必特顧之曰鑑僧擬議則曰咦門人錄爲顧
鑑咦後圓明密删去顧字爲之抽顧兒孫失其旨當
接人之際以怒目名爲提撕名爲不認聲色名爲學
處便薦相傳以爲道眼北塔祚背笑之故作偈有任
是張良多智巧到頭於此也難施之語此篇中所謂
妄立道眼因緣謬爲聲色差別者指此也新增

古德綱宗頌

椰標橫擔宇宙寬得盤桓處且盤桓水流東澗朝西
澗雲起南巒下北巒生鐵鄆針挑蜀錦古松瓊葉落
珠盤折旋未擬經殘雨沒足泥塗過鬱單

人天眼目卷之二

◆認一作識

人天眼目卷之三

曹洞宗

洞山和尚諱良价生會稽俞氏禮五洩山默禪師披
剃得法雲巖曇晟禪師初住筠州洞山權開五位善
接三根大闡一音廣弘萬品橫抽寶劍剪諸見之稠
林妙叶弘通截異端之穿鑿晚得曹山耽章禪師深
明的旨妙唱嘉猷道合君臣偏正回互繇是洞上玄
風播於天下故諸方宗匠咸共推尊之曰曹洞宗

五位君臣

僧問曹山五位君臣旨訣山云正位即屬空界本來
無物偏位即色界有萬形像偏中正者舍事入理正
中來者背理就事兼帶者冥應衆緣不隨諸有非染
非淨非正非偏故曰虛玄大道無著眞宗從上先德
推此一位最妙最玄要當詳審辨明君爲正位臣爲
偏位臣向君是偏中正君視臣是正中偏君臣道合
是兼帶語時有僧出問如何是君云妙德尊寰宇高
明朗太虛如何是臣云靈機弘聖道眞智利羣生如

◆來一作偏
○隨一作墮

何是臣向君云不墮諸異趣凝情望聖容如何是君
視臣云妙容雖不動光燭本無偏如何是君臣道合
云混然無內外和融上下平又曰以君臣偏正言者
不欲犯中故臣稱君不敢斥言是也此吾法之宗要
也因作偈曰學者先須識自宗莫將眞際雜頑空妙
明體盡知傷觸力在逢緣不借中出語直教燒不著
潛行須與古人同無身有事超岐路無事無身落始
終

大陽頌

不立功勳坐廟堂羣臣何敢望清光潭潭禁殿尊嚴
甚寂寞無人夜未央君
文經武緯定中華偏歷階梯贊國家功業巳隆加九
錫與君神氣看些些臣
位尊九二不曾居常與羣臣共一途深隱後宮天下
治免教夷狄望來蘇君視臣
念念輸忠不敢欺頭頭奉重丈夫兒看君千里長安
道玉鐙皆趨闕下歸臣向君
臣主相忘古殿寒萬年槐樹雪漫漫千門坐掩靜如

◇重一作盡　◇既一作就　◇僧一作學　◇承一作乘

水只有垂楊舞翠烟君臣道合
無中有路透長安劫外靈枝孰敢攀寶殿苔生尊貴
重二更紅日照漫漫總頌

問答

僧問如何是正中偏
汾陽昭云玉兎既明初夜後金雞須唱五更前
道吾眞云諸子投來見大僊　宏智覺云雲散
長空後虛堂夜月明　翠巖宗云菱花未照前
華嚴覺云更深垂却夜明簾
如何是偏中正
汾云毫末成大樹滴水作江湖　吾云萬水千
山明似鏡　智云白髮老婆羞看鏡　嚴云團
欒無少剩　覺云天曉賊人投古井
如何是正中來
汾云旱地蓮華朶朶開僧云開後如何汾云金
蘂銀絲承玉露高僧不坐鳳凰臺　吾云皎潔
乾坤震地雷　智云霜眉雪鬢火中出堂堂終
不落今時　嚴云徧界絕塵埃　覺云百卉承

嚴疑巖

前已一作已前

恬一作怕

春在處開

如何是兼中至（寂音曰當作偏中至其說在後）

汾云意氣不從天地得英雄豈藉四時催　吾云施設縱橫無所畏　智云大用現前不存軌則　巖云嚙鏃功前戲　巖云雨雪交加無處避

如何是兼中到

汾云玉女拋梭機軋軋石人打鼓韻鼕鼕　吾云黑白未分前已過　智云夜明簾外排班早空王殿上絕知音　巖云十道不通耗　巖云兩頭截斷無依倚心法雙忘始得玄

寂音正五位之訛（新添）

寂音曰道愈陵遲至於列位之名件亦訛亂不次如正中偏偏中正又正中來偏中至然後以兼中到總成五位今乃易偏中至為兼中至不曉其何義耶而老師大衲亦恬然不知恠為可笑也（文字禪題雲居弘覺語）

五位序（丹霞淳）

夫黑白未分難為彼此玄黃之後方位自乇於是借黑權正假白示偏正不坐正夜半虛明偏不坐偏天曉陰晦全體即用枯木華開全用即真芳叢不艷摧殘兼帶及盡玄微玉鳳金鸞分䟽不下是故威音那畔休話如何曲為今時由人施設略陳管見以示方隅冀諸同心幸毋撫掌

五位頌（此依僧寶傳作偏中至）

正中偏三更初夜月明前莫恠相逢不相識隱隱猶懷昔日嫌

偏中正失曉老婆尋古鏡分明覿面更無它休更迷頭猶認影

正中來無中有路出塵埃但能不觸當今諱也勝前朝斷舌才

偏中至兩刃交鋒要迴避好手還同火裏蓮宛然自有衝天氣

兼中到不落有無誰敢和人人盡欲出常流折合終歸炭裏坐

克符道者

正中偏半夜澄潭月正圓文殊匣裏青蛇吼驚得毗

盧出故園一作故鄉

偏中正演若玉容迷古鏡可笑騎牛更覓牛寂然不動戝盧印

正中來鳳竹龍絲坐釣臺高僧不觸當今諱藏却花冠笑一回

兼中至紫怒龍奔九江沸張壽尋得孟津源推倒崑崙絕依倚

兼中到龍旗排出御街早略開偃仗鳳樓前尋常却諱當今號

汾陽昭汾陽以正中來居首而正中偏次之

正中來金剛寶劍拂天開一片神光橫世界晶輝朗耀絕纖埃

偏中正看取法王行正令七金千子總隨身猶自途中覓金鏡

正中偏霹靂機鋒著眼看石火電光猶是鈍思量擬議隔千山

兼中至三歲金毛爪牙備千●妖百恠出頭來哮吼一聲皆伏地

●妖一作邪

兼中到大顯無功休作造木牛步步火中行眞箇法王妙中妙

五位參尋切要知絲毫纔動卽相違金剛透匣誰能用惟有那吒第一機擧目便令三界靜振鈴還使九天歸正中妙叶通回互擬議鋒鋩失却威總頌

慈明總頌

偏中歸正極幽玄正去偏來理事全須知正位非言說朕兆依稀屬有緣兼至去來興妙用到兼何更逐言詮出沒豈能該世界蕩蕩無依烏道玄

浮山遠

正中偏空劫迢迢本寂然金剛際下翻筋斗掌上靈機偏太千

偏中正浩浩塵中劫清淨臨岐撒手便回途無影堂前提正令

正中來頂後圓光耀古臺雖然照徹人間世不犯鋒鋩絕點埃

兼中至妙用縱橫休擬議始終交戰自立玄壁立神鋒皆猛利

兼中到格外明機長節操了知萬彙不能該誰能更守於玄奧

草堂清

正中偏丫角崑崙空裏眠石女機梭聲軋軋木人舞袖出庭前

偏中正澄潭印出桂輪影人人盡向影中圓影滅潭枯誰解省

正中來火裏蓮花朶朶開根苗豈是尋常物大用非同應世材

兼中至交互機鋒絕忌諱丈夫彼彼逞英雄點著不來成粉碎

兼中到鐵牛喫盡欄邊草却問牧童何處居指點東西得一寶

宏智覺

正中霽碧星河冷浸天夜半木童敲月戸暗中驚破玉人眠

偏中正海雲 約神僊頂婦人鬢髮白垂絲羞對秦臺寒照影

空一作堂

正中來月夜長鯨蛻甲開大背摩天振雲翼翔遊鳥道顯難該

兼中至覿面不須相忌諱風化無傷的意玄光中有路天然異

兼中到斗柄橫斜天未曉鶴夢初醒露葉寒舊巢飛出雲松倒

自得暉

正中偏混沌初分半夜前轉側木人驚夢破雪蘆滿眼不成眠

偏中正寶月團團金殿冷當明不犯暗抽身回眸影轉西山頂

正中來帝命傍分展化才杲日初升沙界靜靈然晉不帶纖埃

兼中至長安大道長遊戲處處無私空合空法法同歸水歸水

兼中到白雲斷處家山好撲碎驪龍明月珠崑崙入海無消耗

明安五位賓主見明安別錄

葉一作氣

前一作天

戲一作閑

安日正中偏乃垂慈接物即主中賓第一句奪人也偏中正有照有用即賓中主第二句奪境也正中來乃奇特受用即主中主第三句人境俱奪也兼中至乃非有非無即賓中賓第四句人境俱不奪也兼中到出格自在離四句絕百非妙盡本無之妙也

洞山功勳五位并頌

向　奉　功　共功　功功

僧問師如何是向師曰喫飯時作麼生又云得力須忘飽休糧更不饑

大慧云向時作麼生向謂趣向此事答喫飯時作麼生謂此事不可喫飯時無功勳而有間斷也

聖主繇來法帝堯御人以禮曲龍腰有時鬧市頭邊過到處文明賀聖朝

如何是奉師曰背時作麼生又曰只知朱紫貴辜負本來人

大慧云奉乃承奉之奉如人奉事長上先致敬而後承奉向乃功勳之所立纔向即有承事之意故答背時作麼生謂此事無間斷奉時既爾而背時亦然言背即奉之義蓋奉背皆功勳也

淨洗濃粧爲阿誰子規聲裏勸人歸百花落盡啼無盡更向亂山深處啼

※山一作峯

※且下一有道字

如何是功師曰放下钁頭時作麼生又曰撒手端然坐白雲深處閑

大慧云功即用也答放下钁頭時作麼生把钁頭言用放下钁頭是無用師之意謂用與無用皆功勳也

枯木花開劫外春倒騎玉象趁麒麟而今高隱千峯外月皎風清好日辰

如何是共功師曰不得色又曰素粉難沉跡長安不久居

大慧云共功謂法與境敵答不得色乃法與境不得成一色正用時是顯無用底無用即用也若作一色是十成死語洞山宗旨語忌十成故曰不得色乃活語也

衆生諸佛不相侵山自高兮水自深萬別千差明底事鷓鴣啼處百花新

如何是功功師曰不共又曰混然無諱處此外更何求

大慧云功功謂法與境皆空謂無功用大解脫答不共乃無法可共不共之義全歸功勳邊如法界事事無礙是也你面前無我面前無你所以夾山道此間無老僧目前無闍黎是也如此之說皆趣向承奉於日用四威儀內成就世出世間無不周旋謂之功勳五位也

頭角纔生已不堪擬心求佛好羞慚迢迢空劫無人識肯向南詢五十三

大慧既說功勳五位乃云你道它古人意果如是乎若只如此有甚奇特只是口傳心授底葛藤既不如是且古人意作麼生

功勳問答翠巖宗

＊施一作影

僧問翠巖如何是轉功就位
　巖云撒手無依全體現扁舟漁父宿蘆花
如何是轉位就功
　巖云半夜嶺頭風月靜一聲高樹老猿啼
如何是功位齊施＊
　巖云出門不踏來時路滿目飛塵絕點埃
如何是功位俱隱
　巖云泥牛飲盡澄潭月石馬加鞭不轉頭
　曹山五位君臣圖頌并序
夫正者黑白未分朕兆未生不落諸聖位也偏者朕兆與來故有森羅萬象隱顯妙門也
◓白衣雖拜相此事不為奇積代簪纓者休言落魄時
◒子時當正位明正在君臣未離兜率界烏雞雪上行
◉燄裏寒冰結楊花九月飛泥牛吼水面木馬逐風嘶
○正宮初降日玉兔不能離未得無功旨人天何大

＊棲隱疑隱跋

遲
●混然藏理事朕兆卒難明威音王未曉彌勒豈惺
惺
　五位功勳圖
◓正中偏 誕生 內紹　君位　向　黑白未變時（一作未分時）
◒偏中正 朝生 外紹　臣位　奉　露
◉正中來 末生 ［棲隱］　君視臣　功　無句有句
○兼中至 化生 神用　臣向君　共功　各不相觸
●兼中到 內生 不出　君臣合　功功　不當頭
　石霜答五位王子
如何是誕生王子　霜云貴裔非常種天生位至尊
如何是朝生王子　霜云白衣為足輔直指禁庭中
如何是末生王子　霜云脩途力覺貴漸進不知尊
如何是化生王子　霜云政威無比況神用莫能儔
如何是內生王子　霜云重幃休勝負金殿臥淸風
大慧云以二分黑一分白圈子為正中偏却來白處說黑底亦不得犯著黑字犯著即觸諱矣洞山頌正中偏三更初夜月明前謂三更是黑初夜是黑月明前是黑是能回互不觸諱也　又云以二分白一分黑圈子為偏中正却來黑處說白底不得犯著白字洞山頌失曉老婆逢古鏡不言明與白而言失曉與

朝一作潮

騰一作沖

古鏡是能回互明與白字而不觸諱蓋失曉是暗中之明古鏡亦暗中之明老婆頭白謂言回互白字也
中 又云正中來無中有路出塵埃謂凡有言句皆無中唱出便有挾妙了也無不從正位中來或明或暗
或至或到皆妙挾通宗凡一位皆具此五事如掌之五指無欠無剩 又云兼中至謂兼白兼黑兼偏兼正而至何謂至如人歸家未到而至別業乃在途爲人邊事亦能回互妙在體前 又云兼中到謂兼前四位皆挾妙而歸正位謂之折合終歸炭裏坐亦是說黑處而回互黑字故言炭也 大慧擧曹山了即曰說理說事敎有明文敎外單傳直指之道果如是否若果如是討甚好曹山耶

五位王子頌石霜諸出處 悟本頌

誕生內紹 又云正位根本智嫡生 儲君太子也

天然貴胤本非功 不假修證本自圓成

德合乾坤育勢隆 本自尊貴中來

始末一期無雜種 本無雜念

分宮六宅不宅宗 六根唯以一機軸

上和下睦陰陽順 前後一際

共氣連枝器量同 始終無二

欲識誕生王子父 須知向上更有一人在

鶴騰霄漢出銀籠 千聖不傳

朝生庶生 宰相之子 已落偏位 涉大功勳 亦云外紹臣種

苦學論情世不羣 有修有證

愁著一作含笑

出來凡事已超倫 雖有修有證本自尊貴中來

詩成五字三冬雪 染汚不得

筆落分毫四海雲 不守住

萬卷積功彰聖代 大功修證

一心忠孝輔明君 知有向上人始得孝重

鹽梅不是生知得 修證還同

金榜何勞顯至勳 不假修證不待功勳

末生有修有證 羣臣位

久棲巖嶽用功夫 有修有證

草榻柴扉守志孤 直是不待功勳一塵不染

十載見聞心自委 方全肯重

一身冬夏衣纔無 赤灑灑乾剝剝

澄凝愁看三秋思 一塵不染

淸苦高名上哲圖 學者可以爲王尊貴之事

業就巍科酬極志 本業成就

比來臣相不當途 雖然如是功勳不犯

化生 借位明功 將軍位

傍分帝化爲傳持 分佛列祖

深密一作密處

音一作審

權一作機○問作間

志一作智

萬里山河布政威 正令當行

紅影日輪凝下界 從尊貴中來

碧油風冷暑炎時 正布威時誰敢犯令

高低豈廢尊卑奉 知有底如解奉重

五袴蘇途遠近知 為甦塗炭也

妙印手持煙塞靜 誰敢當頭

當陽那肯露纖機 終始功勳不犯

內生亦為內紹 根本同出 誕生同

九重深密復何宣 無言無說正令當行

挂弊絲來顯妙傳 曲為今時

祇奉一人天地貴 奉重內生王子父

從他諸道自分權 雖然言一用要在一機輸

紫羅帳合君臣隔 入它無異相體知同一國

黃閣簾垂禁制全 天下普成正令當行

爲汝方隅官屬戀 正是幼生子

遂將黃葉止啼錢 不免權此問

善權志五位王子頌

誕生

頂處一作頂側

貴胤生時輪擬空 玎璫玉珮處東宮 月堂照處朝君父 直扣堯階却借功

朝生

學問詩書德行全 金門投策紫微班 台星不自離囊鈞 爭得寅昏奉聖頭

末生

發來今日極清虛 悲喜寥寥一物無 便欲升為九苞鳳 依稀雲樹月巢孤

化生

帝命傳來下九天 禁城中外化親宣 回途復妙持金印 正令曾無二字傳

內生

鳳勢龍驤大丈夫 天然尊貴六宮殊 苔封古殿無人到 造次凡流識得無

永嘉欽功勳五位

到處相逢元不識 有時不識却相逢 師襄無目還如見 師曠能聰恰似聾向

金針密密綉鴛鴦 錦縫綿綿玉線長 挂向春園人不

識引他蜂蝶過來忙奉
須生陋巷不堪憂終日如愚樂自餘謾說坐忘爲益
矣累他尼父一場愁功
淮南道士著眞紅勿謂情忘色是空醮罷玉壇移斗
柄步虛一曲對春風共功
漢高初起沛豐間三尺龍泉帝業安待得叔孫成禮
樂元來不共汝同盤功功

寂音說王種內紹外紹

寂音曰此如唐郭中令李西平皆稱王然非有種也
以勳勞而至焉高祖之秦王明皇之肅宗則以生帝
王之家皆有種非以勳勞而至者也謂之內紹者無
功之功也先聖貴之謂之外紹者借功業而然故又
名曰借句曹山章禪師偈略曰妙明體盡知傷觸力
在逢緣不借中雲居弘覺禪師曰頭頭上了物物上
通只喚作了事人終不喚作尊貴將知尊貴一路自
別

曹山三種墮

曹山云凡情聖見是金鎖玄路直須回互夫取正命
食者須具三種墮一者披毛戴角二者不斷聲色三
者不受食稠布衲問披毛戴角是甚麼墮曰是類墮
問不斷聲色是什麼墮曰是隨墮問不受食是什麼
墮曰是尊貴墮乃曰夫冥合初心而知有是類墮知
有而不礙六塵是隨墮維摩曰外道六師是汝之師
彼師所墮汝亦隨墮乃可取食食者正命食也食者
亦是就六根門頭見聞知覺只是不被他汚染將爲
墮且不是同也
明安曰此三種須明轉位始得一作水牯牛是類墮
是沙門轉身語是異類中事若不曉此意即有所滯
直是要你一念無私即有出身之路大珠和尚因維
摩座主問經云彼外道六師是汝之師汝師所墮汝
亦隨墮其施汝者不名福田供養汝者墮三惡道謗
於佛毀於法不入衆數終不得滅度汝若如是乃可
取食今請禪師明爲解說大珠曰迷循六根號爲六
師心外求佛名爲外道有物可施不名福田生心受
供墮三惡道汝若謗於佛者是不著佛求毀於法者
是不著法求不入衆數者是不著僧求終不得滅度

色下一有聲字

時一作所

是智用現前若如是解者便得法喜禪悅之食　二曰不斷聲色是隨墮以不明聲色故隨處墮須向聲色有出身之路作麽生是聲色外一句答聲不是聲色不是色故云不斷指掌當指何掌也　三曰不受食是尊貴墮須是知那邊了却來這邊行履不虛此位卽墮尊貴矣

正命食 新添

寂音曰瑜伽師地論曰死有三種謂壽盡故福盡故不避不平等故當知亦是時非時死或由善心或不善心或無記心云何壽盡死猶如有一隨感壽量滿盡故死此名時死云何福盡故死猶如有一資具缺故死云何不避不平等故死如世尊說九因九緣未盡壽量而死何等爲九謂食無度量食時不宜不消復食生而不吐熟而持之不近醫藥不知於己若損若益非時非量行非梵行此名非時死予以是觀之乃知時而食卽不枉死名正命食黃檗曰今時纔出衆來者只欲多知多解廣求文義喚作修行不知多知多解翻成壅塞惟多與兒乳酪消與不消都總不知三乘學道人皆此樣盡名食不消食不消者所謂知解不消皆爲毒藥盡去生滅邊收眞如之中無此事故以此知曹山貴正命食立三墮

不斷聲色墮隨墮尊貴墮 新添

寂音曰維摩經爲壞和合相故應取揣食爲不受故應取彼食以空聚想入於聚落所見色與盲等所聞聲與響等所嗅香與風等所食味不分別受諸觸如智證知諸法如幻相無自性無他性本自不生今則無滅此不斷聲色墮所繇立也　又曰須菩提不見佛不聞法彼外道六師是汝之師因其出家彼師所墮汝亦隨墮乃可取食此隨墮之所繇立也　又曰謗於佛毀於法不入衆數終不得滅度汝若如是乃可取食此尊貴墮之所繇立也予嘗觀曹山其自比六祖無所愧以其蕩聖凡之情有大方便南泉曰三世諸佛不知有狸奴白牯却知有乃不如曹山止立一墮字耳

寂音三墮頌

紛然作息同銀盌裏盛雪若欲異牯牛與牯牛何別

頌　有聞皆無聞有見元無物若斷聲色求木偶當求佛隨　生在帝王家那復有尊貴自應著珍御顧見何驚異尊貴

百丈端三墮頌并總

著起破襴衫脫下娘生袴信步入荒草忘却長安路

頌　秦樓歌夜月魏闕醉春風家國傾亡後鄉關信不通隨　獨坐孤峯頂輪蹄絕往還可憐一雙足曾不到人間尊貴　雲不戀靑山鏡不●寵姸醜未透鬼門關●逐處成窠臼總

◈體一作寵　○逐作隨

一披毛戴角隨類自在

頭角混泥塵分明露此身絲楊芳草岸何處不稱尊

二見色聞聲隨處自在

猿啼霜夜月花笑沁園春浩浩紅塵裏頭頭是故人

三禮絕百僚尊貴自在

畫堂無鎖鑰誰敢跨其門莫怪無賓客從來不見人

總頌

昨夜荒村宿今朝上苑遊本來無位次何處覓蹤繇

三種滲漏

◈丞一作證

師謂曹山曰吾在雲巖先師處親印寶鏡三昧事●最的要今以授汝汝善護持無令斷絕遇眞法器方可傳授直須秘密不可彰露恐屬流布喪滅吾宗末法時代人多乾慧若要辨驗向上人之眞僞有三種滲漏直須具眼

一見滲漏機不離位墮在毒海妙在轉位也

明安云●謂見滯在所知若不轉位卽在一色所言滲漏者只是可中未盡善須辨來蹤始得相續玄機妙用

◈謂一作爲　文同

二情滲漏智常向背見處偏枯

明安云謂情境不圓滯在取舍前後偏枯鑒覺不全是識浪流轉途中邊岸事（一作途中未分邊岸事）直須句句中離二邊不滯情境

三語滲漏體妙失宗機昧終始濁智流轉不出此三種

明安云體妙失宗者滯在語路句失宗旨機昧終始者謂當機暗昧只在語中宗旨不圓句句中須是有

語中無語無語中有語始得妙旨密圓也

泐潭照三滲漏頌

天下溪山絕勝幽誰能把手共同遊回頭忽聽杜鵑
語笑指白雲歸去休見
昔年曾作參玄客徧扣玄關窮要脉更闌墨汁汚皂
衫說向他人口門窄情
木人嶺上輕開口石女溪邊暗點頭堪笑當年李太
白夜來還宿釣漁舟語

洞山三路接人

僧到夾山山問近離甚處僧云洞山夾山云洞山有
何言句僧云和尚道我有三路接人夾山云有何三
路僧云鳥道玄路展手山云實有此三路那僧云是
山云鬼持千里鈔林下道人悲後浮山圓鑑云不因
黃葉落爭知是一秋 或曰尋宿學論而曰執持千里鈔林下道人孤或曰執持千里鉢林下道人孤

曹山三種綱要頌

金鍼雙鎖備挾路隱全該賓印當空妙重重錦縫開
敲唱雙行　交互明中暗功齊轉覺難力窮忘進步金鎖
緡靦靦金鎖玄路　理事俱不涉回照絕幽微背風無巧
拙電火爍難追 三不墮凡聖交日理事不涉

明安三句

安一日示衆吾有三句　平常無生句　妙玄無私
句　體明無盡句　時有僧問如何是平常無生句
安云白雲覆青山青山不露頂如何是妙玄無私句
安云寶殿無人空侍立不種梧桐免鳳來如何是體
明無盡句安云手指空時天地轉回途石馬出紗籠

瑯琊覺答三句海印信答附

瑯因僧請益次乃曰山僧亦有三句報答大陽僧問
如何是平常無生句瑯云言前無的旨句下絕追
尋　印云三脚蝦蟆背巨鼇
如何是妙玄無私句瑯云金鳳不棲無影樹玉兎
何曾下碧霄　印云白雲覆青山
如何是體妙無盡句瑯云三冬枯木秀九夏雪花
飛　印云須彌頂上浪滔天
瑯云將此三句語供養大陽和尚便下座

曹山四禁語或謂投子語

空一作不
妙一作明
句一作轉
步一作還

○似一作自

○旗一作槍

莫行心處路不挂本來衣何須正任麼切忌未生時

門風偈芙蓉楷　自得暉　古德

妙唱不干舌

刹刹塵塵處處談不勞彈指善財參空生也解逼消息花雨巖前鳥不啣芙蓉

如如寂滅似無情一句從來本現成舌運廣長元不間雪峯相見望州亭自得

古佛巍巍體廣長交光絲網刹塵彰也知不費娘生舌嚴桂庭花善學揚古德

死蛇驚出草

日炙風吹草裏埋觸他毒氣又還乖暗地忽然開死口長安依舊絕人來芙蓉

金鞭遙指玉堂寒驚起將軍夜出關三尺鏌鎁淸四海攙旗一掃絕癡頑自得

死蛇打殺露霜牙無底籃盛臭莫加既是善呼須善遣觸他毒氣喪渾家古德

解針枯骨吟

死中得活是非常密用還他別有長半夜髑髏吟一曲氷河發燄却淸涼芙蓉

○發一作紅

宮漏沉沉夜色深燈殘火盡絕知音木人位轉玉繩曉石女夢回霜滿襟自得

功齊功化旨何深豈使膏肓便陸沉父子不傳眞秘訣解針枯骨作龍吟古德

鏌鎁舞三臺

不落宮商調誰人和一場伯牙何所措此曲舊來長

鐵牛無角臥山坡鞭起如飛見也麼鬧市橫騎人不會擡眸鷂子過新羅自得

乾闥婆王鼓似雷靈山獻樂未空回海波洶洶須彌震何妨鏌鎁舞三臺古德

古今無間宏智錄泊諸家語不見有古今無間之題獨芙蓉有此頌

一法元無萬法空箇中那許悟圓通將謂少林消息斷桃花依舊笑春風

五轉位古德立題　自得暉頌

匣內靑蛇吼

寶劍橫斜天未曉洗淸魔佛逼人寒匣中隱隱生光處衲子徒將正眼看

眞一作冥○處作虛○無依作依然

點一作天○明分鑑作分明五○閑作閒

深藏一作藏深

金針去復來

清虛大道長安路往復何曾有間然暗去明來鋒不
露渠儂初不墮中邊

秦宮照膽寒

殿房閴寂冷如氷妙得眞符處處靈轉側無依功就
位回頭失却楚王城

午天銀燭輝

午天皎皎玉輪孤一點光明分鑑湖閑步却來遊幻
海十方沙界大毗盧

深巖藏白額

白額深藏烟霧昏異中來也自驚羣草深直下無尋
處觸著輕輕禍到門

曹洞機 汾陽

樓閣千家月江湖萬里秋蘆花無異色白鳥下汀洲

宗旨 古德

洞下門庭理事全白雲巘下莫安眠縱饒枯木生花
去反照荒郊不直錢

古德分三種功勳 新增

末一作正

虛一作靈

識一作試○繩索作索繩○去作却

正位一色

無影林中鳥不棲空階密密向邊遲寒殿荒草何曾
綠正坐堂堂失路迷

大功一色

白牛雪裏覔無蹤功盡超然體浩融月影蘆花天未
曉靈苗任運剪春風

今時一色

髑髏識盡勿多般狗口纔開落二三日用光中須急
薦青山只在白雲間

宏智四借頌

借功明位

蘋末風休夜未央水天虛碧共秋光月船不犯東西
岸須信篙人用意良

借位明功

六戶虛通路不迷太陽影裏不當機縱橫妙展無私
化恰恰行從鳥道歸

借借不借借

識盡甘辛百草頭鼻無繩索得優游不知有去成知

●盡一作晝　●利一作應　●有一作相　●位下一有者字　●上下一有安字　●終一作修　●始一作詒

有始信南泉喚作牛

全超不借借

霜重風嚴景寂寥玉關金鎖手慵敲寒松●盡夜無虛竅老鶴移棲空月巢

曹洞門庭

曹洞宗者家風細密言行相應隨機●利物就語接人看他來處忽有偏中認正者忽有正中認偏者忽●有兼帶忽同忽異示以偏正五位四賓主功勳五位君臣五位王子五位內外紹等事偏正五位●正中偏者體起用也偏中正者用歸體也兼中至體用並至也兼中到體用俱泯也四賓主不同臨濟主中賓體中用也賓中主用中體也賓中賓用中用頭●上頭也主中主物我雙忘人法俱泯不涉正偏位也功勳五位者明參學功位至於非功位也君臣五位者明有為無為也王子五位者明內紹本自圓成外紹有●終有●始也大約曹洞家風不過體用偏正賓主以明向上一路要見曹洞麼佛祖未生空劫外正偏不落有無機

●光一作波　●開一作該　●生一作林　●收一作垂

要訣山堂淳

新豐一派荷玉分流始因過水逢渠妙見無情說法當今不觸展手通玄列五位正偏分三種滲漏夜明簾外臣退位以朝君古鏡臺前子轉身而就父雪覆萬年松徑夜半正明雲遮一帶峰巒天曉不露道樞綿密智域幽深默照空劫已前湛湛一壺風月坐徹威音那畔澄澄滿目烟●光不萌枝上花開無影樹頭鳳舞機絲不挂箇中雙鎖金針文彩縱橫裏許暗穿玉線雙明唱起交鋒處知有天然兼帶忽來枯木上須能作主不存正位那守大功及盡今時寧容尊貴截斷情塵見綱掣開金鎖玄關妙協全●開歷歷顯中混跡平懷常實明明炭裏藏身卷舒不落功勳來去了為變易欲使異苗蕃茂貴在深固靈根若非柴石野人爭見新豐曲子（柴石野人浮山圓鑑之別號也）

古德綱宗頌

荊棘叢●生三二一五烟雲罩徑孰能尋烏雞月雨銜陽燄赤蝀穿樓和啞（啞當音厄笑語聲易曰笑言啞啞赤蝀穿樓和啞音此無語中有語也人多作瘖啞之啞非也）音廣澤蘆花藏雪密●收綸釣艇弄灣深

當軒黯黯無秦鏡散髮斜眉下翠岑

寶鏡三昧

如是之法佛祖密付汝今得之宜善保護銀盌盛雪明月藏鷺類之弗齊混則知處意不在言來機亦赴動成窠臼差落顧佇背觸俱非如大火聚但形文彩卽屬染汚夜半正明天曉不露爲物作則用拔諸苦雖非有爲不是無語如臨寶鏡形影相覩汝不是渠渠正是汝如世嬰兒五相完具不去不來不起不住婆婆和和有句無句終不得物語未正故重離六爻偏正回互疊而爲三變盡成五如茎草味如金剛杵正中妙挾敲唱雙擧通宗通途挾帶挾路錯然則吉不可犯忤天眞而妙不屬迷悟因緣應節寂然昭著細入無間大絶方所毫忽之差不應律呂今有頓漸緣立宗趣宗趣分矣卽是規矩宗通趣極眞常流注外寂中搖繫駒伏鼠先聖悲之爲法檀度隨其顚倒以緇爲素顚倒想滅肯心自許要合古轍請觀前古佛道垂成十劫觀樹如虎之缺如馬之馵以有下劣寶几珍御以有驚異狸奴白牯羿以巧力射中百步箭鋒相直巧力何預木人方歌石女起舞非情識到寧容思慮臣奉於君子順於父不順非孝不奉非輔潛行密用如愚若魯但能相續名主中主

人天眼目卷之三

人天眼目卷之四

潙仰宗

師諱靈祐福州長溪趙氏子得法於百丈海和尙初王大潙木食澗飮十餘年始得仰山慧寂禪師相與振興其道故諸方共稱曰潙仰宗

三種生

師謂仰山曰吾以鏡智爲宗要出三種生所謂想生相生流注生楞嚴經云想相爲塵識情爲垢二俱遠離則汝法眼應時淸明云何不成無上知覺想生卽能思之心雜亂相生卽所思之境歷然微細流注俱爲塵垢若能淨盡方得自在

鳥忽聞一作夢一開　四一作五　傳一作得 ○九上有共字

後有僧問石佛忠禪師如何是想生　忠云兎子望月　如何是相生　忠云山河大地　如何是流注生　忠云無間斷

想生頌 石佛

密密潛行世莫知　箇中已是涉多岐　如燈燄燄空紛擾　急急歸來早是遲

相生

法不孤生仗境生　纖毫未盡遂崢嶸　回光一擊便歸去　幽鳥忽聞雙眼明

流注生

塵塵聲色了無窮　不離如今日用中　金鎖玄關輕掣斷　故鄉歸去疾如風

圓相因起

圓相之作始於南陽忠國師以授侍者耽源源承讖記傳於仰山遂目為潙仰宗風明州五峰良和尚嘗製四十則明教嵩禪師為之序稱道其美良曰總有六名曰圓相曰暗機曰義海曰字海曰意語曰默論耽源謂仰山曰國師傳六代祖師圓相九十七箇授與老僧國師示寂時復謂予曰吾滅後三十年南方有一沙彌到來大興此道次第傳授無令斷絕吾詳此讖事在汝躬我今付汝汝當奉持仰山既得遂焚之源一日又謂仰山曰向所傳圓相宜深秘之仰曰燒却了也源云此諸祖相傳至此何乃燒却仰曰某一覽已知其意能用始得不可執本也源曰於子即得來者如何仰曰和尚若要重錄一本仰乃重錄呈似一無差失就源一日上堂仰山出衆作○相以手托起作呈勢却叉手立源以兩手交拳示之仰進前三步作女人拜源點頭仰便禮拜此乃圓相所自起也

道一作教　能一作但 ○一無始字　因下一有示字

暗機

仰山親於就源處受九十七種圓相後於潙山處因此○相頓悟後有語云諸佛密印豈容言乎又曰我於耽源處得體潙山處得用謂之父子投機故有此圓相勘辨端的或畫此(牛)相乃縱意或畫(佛)相乃奪意或畫(人)相乃肯意或畫○相乃許他人相見意或畫(三)相或點破或畫破或擲却或托起皆是時節因

示一作視

十下一有字字

擘一作掌

緣纔有圓相便有賓主生殺縱奪機關眼目隱顯權實乃是入鄽垂手或閒暇師資辨難互換機鋒只貴當人大用現前矣

一日梵僧來參仰山於地上畫◯此相示之僧進前添作㊀相復以脚抹却山展兩手僧拂袖便行

仰山閉目坐次有僧潛來身邊立山開目見遂於地上畫(川)相顧示其僧僧無對

義海

仰山在洪州觀音寺粥後坐次有僧來禮拜山不顧僧問山識字否山云隨分僧乃右旋一匝云是什麽字山於地上書十酧之僧又左旋一匝云是什麽字山乃改十作卍酬之僧又畫◯相以兩手托如修羅擎日月勢云是什麽字山畫(卍)相對之僧乃作婁至勢山云如是如是此是諸佛之所護念汝既如是吾亦如是善自護持善哉善哉好去僧乃禮謝騰空而去時有一道者見後經五日遂問山山云汝還見否者云見出三門外騰空而去山云此是西天阿羅漢特來探吾宗旨者云某甲雖覩此種種三昧不辨其理山云吾以義爲汝解釋此是八種三昧覺海變爲義海體同名異然此義合有因有果卽時異時總別不離隱身三昧也

五冠了悟和尙與仰山立玄問玄答

㊀此相謂之舉函索蓋相亦名半月待圓相若將此相問之更添半月對之乃曰舉函索蓋答者以蓋覆函故曰函蓋相稱以現圓月相也(丿)此名抱玉求鑑相若將此相來問卽於其中書某字答之此相謂之覓艮鑑答者識玉便下手也(厶)此名鈎入索續相有將此相來問但於厶字側添亻字答之乃問者鈎入答者索續乃云續成寶器相也(仏)此名已成寶器相若將此相來問但於內書土字答之(土)此名玄印玄旨相獨脫超前衆相不著教意所攝若是靈利底對面分付擬之則不見也三祖云毫釐有差天地懸隔若不具正眼焉能辨此似子期聽伯牙之琴如提婆曉龍樹之相喩雞抱卵啐啄同時遲鈍淺流卒難頓曉如盲視色而轉錯也

辨第八識

(卍)此是衆生俱有六識添空一識名爲七識識不可

云一作頭

豈一作覺

即轉在一作向

得名第八識亦名八王子亦名八解脫亦名八丈夫總有四八三十二相此是果相因智報德亦名八識七八二識不相離故來爲先鋒去爲殿後以至追思過去攀緣見在念慮未來三細六麤五意六染七識分彼分此分是分非　八阿賴耶識名爲白淨本無瑕玷無佛無衆生無你亦無我古德云賴耶白淨本無愚三細分時有六麤（三細六麤說見後宗門雜錄中四智第七末那之下）八萬四千從此造大千沙界作凡夫夢心桎梏元非有病眼空花豈是無反掌之間成十善依然赤水獲玄珠　第八識亦名含藏識若是悟底人六七因中轉五八果位圓六識轉爲妙觀察智反觀第八識爲不動智空無內外名大圓鏡智即一體也平等性智總號也以妙觀察智收前六根六塵六識十八界乃至八萬四千塵勞轉爲成所作智總歸大圓鏡智即一體也　第五識乃記持識轉爲成所作智成所作智轉入妙觀察智妙觀察智轉入平等性智平等性智轉入大圓鏡智即一體也是相宗師若有問難能轉者即轉在那箇識　按楞伽經云佛誡大慧初中後

此一作即

夜常以妙觀察智當淨現流識轉六根爲成所作智如手仰時不應問覆手何在亦如氷爲水時不即有異故云煩惱即菩提據百法惟識二論但取其義莫著言句也　六祖大師偈云大圓鏡智性清淨平等性智心無病妙觀察智見非功成所作智同圓鏡五八六七果因轉但轉其名無實性若於轉處不留情繁興永處那伽定（六妙七平因地轉五成八大果中圓）

仰山臨終付法偈

一二二三子平目復仰視兩口無一舌此是吾宗旨

龍潭智演爲四頌

一二二三子(牛)牛字清風起(仏)佛來勘不就(人)人乃爭綱紀

平目復仰視兒孫還有異未辨箇端倪出門俱失利

兩口無一舌止止不須說西天僧到來烏龜喚作鱉

此是吾宗旨揚聲囉囉哩鏡智出三生吹到大風止

三燃燈

三燃燈見曹山錄中非仰山語也曹山云然燈前有二種一未知有同於類血之乳一知有猶如意未萌

不下一有屬字

時始得本物此名燃燈前一種知有往來言語是非聲色亦不屬正照用亦不得記同類血之乳是漏失邊事此名燃燈後直是三際事盡表裏情忘得無間斷此始得正燃燈乃云得記 此說見祖庭事苑既前收在潙仰宗不欲移動也

古德頌

解行分明珠走盤未能透脫幾多難如瓶注水無遺漏隔海風光冷眼看 然燈前

不見明珠不走盤夏天靜夜黑漫漫古今十世無增減拈起牛頭尾上安 正然燈

問處分明答處親塵塵剎剎總逢君一聲黃鳥青山外占斷風光作主人 然燈後

三照語 香嚴

擬心開口隔山河寂默無言也被呵舒展無窮又無盡卷來絕迹已成多 本來照

不動如如萬事休澄潭徹底未曾流箇中正念常相續月皎天心雲霧收 寂照

四威儀內不曾虧今古初無間斷時地獄天堂無變異春回楊柳綠如絲 常照

與一作捧

卽一作明

潙仰門庭

潙仰宗者父慈子孝上令下從你欲喫飯我便與羹你欲渡江我便撐船隔山見烟便知是火隔牆見角便知是牛潙山一日普請摘茶次謂仰山曰終日只聞子聲不見子形仰山撼茶樹潙山云子只得其用不得其體仰曰和尚如何師良久仰曰和尚只得其體不得其用潙山云放子三十棒乃至仰山過水香嚴點茶椎木枕展坐具插鍬立擧鍬行大約潙仰宗風擧緣卽用忘機得體不過此也要見潙仰麼月落潭無影雲生山有衣

要訣 山堂淳

江西潙仰深究此宗只因灰火撥開便見柴頭發現淨瓶踢倒贏得潙山使得地於出井之時奮大機於撼門之際插下鍬子不妨人數分明推出枕頭正用劍刃上事具險崖句有陷虎機大禪佛與四藤條令行有據涅槃經總是魔說賓子眼明暗合機輪混融境致圓相中賓大家唱和原夢遏勝穡子神通脇下

書字而頭角崢嶸室中驗人而師子腰折離四句絕百非一槌粉碎有兩口無一舌九曲珠通當機要辨宗猷爲人頗多落草道傳千古名振兩山雖然枝派流離誰見眞機儼爾此潙仰宗風也

古德綱宗頌

賣金須遇買金人酬價高低總不親紅線兩條穿海嶽澄潭萬頃蘸星辰隱顯盤中拋玉枕方圓席上拂機輪天關撥轉移門戶誰肯吞聲出巨秦

※機一作規

法眼宗

師諱文益餘杭魯氏子得法於漳州羅漢琛禪師初住撫州崇壽次住建康清涼大振雪峯玄沙之道示寂後李後主謚曰大法眼禪師

曹源一滴水不爾依位住我宗奇特虎頷下金鈴甚人解得三界惟心萬法唯識此法眼所立綱宗也

華嚴六相義

此六相義舉一齊收一一法上有此六義經中爲初地菩薩說也

六相義頌

華嚴六相義同中還有異異若異於同全非諸佛意諸佛意總別何曾有同異男子身中入定時女子身中不留意不留意萬象明明無理事

論華嚴六相義

若究竟欲免斷常邊邪之見須明華嚴六相義門則能住法施爲自忘能所隨緣動靜不礙有無具大總持究竟無過矣此六相義是辨世間法自在無礙正緣顯起無分別理若善見者得知總持門不墮諸見不可廢一取一雙立雙忘雜總同時繁興不有緣各具別冥寂非無不可以有心知不可以無心會詳法界內無總別之文就果海中絕成壞之旨今依因門智照古德略以喻六相者一總二別三同四異五成六壞總相者譬如一舍是總相椽等是別相椽等諸緣和合作舍各不相違非作餘物故名同相椽等諸緣遞相互望一一不同名異相椽等諸緣一多相成名成相椽等諸緣各住自法本不作故名壞相則知眞如一心爲總相能攝世間出世間法故約攝諸法得總名能生諸緣成別號法法皆齊爲同相隨相不

※緣顯一作顯緣

等稱異門建立境界故稱成不動自位而爲壞　又云一總相者一含多德故二別相者多德非一故三同相者多義不相違故四異相者多義不相似故五成相者緣此諸義緣起成故六壞相者諸緣各住自性不移動故此上六相義者是菩薩初地中觀通世間一切法門能入法界之宗不墮斷常之見若一向別逐行位而乖宗若一向同失進修而墮寂所以位位卽佛階墀宛然重重磨鍊本位不動斯則同異具濟理事不差因果無虧迷悟全別欲論大旨六相還同夢裏渡河若約正宗十地猶如空中鳥跡若約圓修斷惑對治習氣非無理行相資缺一不可是以文殊以理印行差別之道無虧普賢以行會理根本之門不廢見宗鏡錄

卽物契神頌

勤求勝積功理契古人同同得妙何處澗松西北風

示機

吾有一言天上人間若也不會綠水青山

毗盧頂上

一眞收不得萬類莫能該蚊子生頭角泥鰍上舞臺

迦葉門前

覿面露堂堂全機不覆藏刹竿頭上卓紅日上扶桑

三界惟心

三界惟心萬法澄盤鐶釵釧一同金映階碧草自春色隔葉黃鸝空好音

萬法惟識

不會出世立功勳萬國文明草木春野老不知堯舜力鼕鼕打皷祭江神

總

不移寸步越河沙地獄天堂混一家佛祖位中消息斷何妨盡賞洛陽花

韶國師宗風

通玄峯頂不是人間心外無法滿目青山

韶國師四料揀古德　百丈端

聞聞放

密室開金鎖閑步下松門讓將無孔笛吹出鳳遊雲

古德　秋江清淺時白鷺和烟島艮哉觀世音全身

壞一作五　上一作倒　文一作分　混一作總　入一作今

入荒草百丈

聞不聞 收

古松搖般若幽鳥哢眞如況有歸眞處長安豈久居
解語非干舌能言豈是聲不知常顯露剛道有虧盈

搖一作謠

不聞聞 明

鷓鳥啼聲噎桃花笑臉開芒鞋青竹杖終日自徘徊
波生元是水空性逐方圓除却方圓器胡孫夜簸錢

不聞不聞 暗

夜月輝肝膽松風貫髑髏脫然聲色外切忌犯當頭
理事兩俱忘誰人敢度量渾侖無縫罅偏界不曾藏

法眼門庭

法眼宗者箭鋒相拄句意合機始則行行如也終則激發漸服人心削除情解調機順物斥滯磨昏種種機緣不盡詳舉觀其大槩法眼家風對病施藥相身裁縫隨其器量掃除情解要見法眼麼人情盡處難留跡家破從教四壁空

要訣 山堂淳

清涼大法眼旺化石頭城首明地藏指頭頓見立沙

祖禰撥萬象不撥萬象言前獨露全身有絲頭不有絲頭句裏已彰自己心空法了情盡見除塵塵毛了了然統刹海皎皎地髑髏常干世界鼻孔摩觸家風重重華藏交參一一網珠圓瑩以至風柯月渚顯露眞心烟靄雲林宣明妙法對揚有準惟證乃知亘古今而現成卽聖凡而一致聲傳海外道滿寰中歷然驗在目前宛爾石城猶在此法眼宗風也

靄一作藹

古德綱宗頌

一點靈臺耀古今巍然弘偉莫沈吟森羅影裏容交露聲色門前涉互深袢夏雲欺千嶂碧霽秋風動萬家砧綿綿法爾無窮間引出餘吹更爽襟

前一作頭 ○欺作影

人天眼目卷之四

㊥揷入首題

㊥錄下一有上字

㊥在一作自

人天眼目卷之五

宗門雜錄

拈華

王荊公問佛慧泉禪師云禪家所謂世尊拈花出在何典泉云藏經亦不載公曰余頃在翰苑偶見大梵天王問佛決疑經三卷因閱之經文所載甚詳梵王至靈山以金色波羅花獻佛舍身爲床座請佛爲衆生說法世尊登座拈花示衆人天百萬悉皆罔措獨有金色頭陀破顏微笑世尊云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實相無相分付摩訶大迦葉此經多談帝王事佛請問所以秘藏世無聞者

三身新添

三身謂法報化也法身毗盧遮那此云偏一切處報身盧舍那此云淨滿化身釋迦牟尼此云能仁寂默在衆生身中卽寂智用也寂卽法身智卽報身用卽化身事苑

金光明最勝王經云一切如來有三種身具足攝受

㊥權疑擁

㊥一無四箇如字

阿耨菩提化身者如來昔在修行地中爲諸衆生修種種法得自在力隨衆生意隨衆生界現種種身是名化身應身者謂諸如來爲諸菩薩說於眞諦令其解了生死涅槃是一味故爲除身見衆生怖畏權喜故爲無邊佛法而作本故如實相應如如如如智本願力故具三十二相八十種好項背圓光是名應身法身者爲除煩惱等障爲具諸善法故惟有如如如如智是名法身　前二種身是名假有後第三身是眞實有爲前二身而作根本何以故離法如如離無分別智一切諸佛無有別法　復次諸佛利益自宅自利益者是法如如利益他者是如如智　又瓔珞經云五分法身以識性別戒香攝身定香攝意慧香攝亂解慧攝倒見度知攝無明是五分香瓔珞其身

四智新添

大圓鏡智如大圓鏡現衆色像　平等性智觀一切法悉皆平等

妙觀察智善觀諸法無礙而轉　成所作智成本願力所應作事故轉八識而成

四智

妙藏詮註云佛轉八識而成四智者用八爲大圓鏡智七爲平等性智六爲妙觀察智前五爲成所作智識惟分別智能決斷　大乘莊嚴論云轉八識成四智束四智具三身　古德云眼等五識爲成所作智意爲妙觀察智化身攝末那爲平等性智報身攝阿賴耶爲大圓鏡智法身攝　智通禪師讀楞伽經至千餘徧而不會三身四智詣曹溪問六祖祖曰三身者淸淨法身汝之性也圓滿報身汝之智也千百億化身汝之行也若離本性說三身卽名有身無智若悟三身無有自性卽名四智菩提聽吾偈曰自性具三身發明成四智不離見聞緣超然登佛地吾今爲汝說諦信永無迷莫學馳求者終日說菩提通曰四智之義可得聞乎祖曰旣會三身便明四智若離三身便譚四智此名有智無身也卽此有智還成無智復說偈曰大圓鏡智性淸淨八平等性智心無病七妙觀察智見非功六成所作智同圓鏡五　五八果六七因果因轉但用名言無實性轉名不轉體若於轉處不留情繁興永處那伽定傳燈

＊詣一作證　＊與一作器

○眼耳鼻舌身意　六根　六塵　六識

五識轉成所作智

般若經云六根六塵成十二處添六識和合爲十八界起信論云以四種法熏習義一淨謂眞如二染謂無明三妄心謂業識四妄塵謂六塵楞嚴云六識造業所招惡報從六根出也華嚴云眼耳鼻舌身心意諸情根以此常流轉而無能轉者起信又云三界虛僞惟心所作離心則無六塵境界也毗婆沙論問曰心意識有何差別答曰無有差別卽心是意意卽是識皆同一義如火名火亦名燄亦名熾般若又曰若如實知自性皆空是爲能學六根六塵六識者也祖師云徧現俱該沙界收攝在一微塵識者謂之佛性不識喚作精魂然雖如是蹉過者極多錯會者不少

○第七末那識轉平等性智

楞伽云末那者此云染汚意審思量故亦名傳送識佛與大惠謂廣說有八略說有二內現識計爲我屬賴耶外分別事識計爲我屬前六識眞卽識實性亦屬賴耶淨分故有麤細者謂三細六麤麤細二識

者皆依無明住地而起以根本無明動彼靜心而起細識依此細識轉起麤心以無明爲本依無明爲因生三細不相應心依境界爲緣生三麤相應心故云麤細二識各具二因方得生住現識者起信云不相應心也依不思議熏故得生依不思議變故得住此現識所現境界動彼心海起諸事識之浪也分別事識者起信云相應心也依境界故得生依海心故得住也此一識者皆是無明熏習眞如成染緣起也論曰當知無明能主一切染法一切染法皆是不覺相故諸經要集云識自下上至齊已上滅者生人中上至心滅者不失人身上至頭面滅者生天至頂滅者永斷輪迴自上下至腰滅者鬼趣下至足滅者地獄論曰若離妄念則無一切境界之相惟一眞心矣

心名一作明

○八阿賴耶識轉大圓鏡智

宗鏡云第八識多異熟性故亦名含藏識亦名八王子亦名八解脫亦名八丈夫總有四八三十二相此是果相因智報德七八二識不相離解深密經云此八識能發起前六轉識故第八識謂前世中以善不善業爲因招感令生第八異熟心是果此阿賴耶者即是眞心不守自性隨染淨緣不合而合能含藏一切眞俗境界故名含藏識如明鏡不與影象合而含影象亦名如來藏識伽陀云諸法於藏識識於法亦爾更互爲因相亦互爲果相楞伽云若不著二乘外道諸見方能如實修行摧破他論惡見及舍我執等能以妙慧所依識者即四智轉八識也入如來自證地者言與諸佛同得同證也楞伽經佛語大惠云然彼諸識不作是念我等同時展轉爲因而於自心所現境界分別執著俱時之起無差別相各了自境注云彼諸識等各了自境者此名八識俱能分別自分境故不知惟是自心妄現也謂色是眼識境乃至賴耶見分是第七識境根身種子器界是藏識境然此八識離如來藏無別自體以衆生不知故執爲八識之名諸佛證得之故能成四智之用若昧之則八識起執藏之號七識得染汚之名六識起徧計之情五識狥根塵之相若了知賴耶成圓鏡之體持功德之門末那爲平等之源一自宅之性第六起觀察之妙

轉正法之輪五識興所作之功垂應化之迹斯則一心匪動識智自分不轉其體但轉其名不分其理而分其事但伏六識不取塵境故名識滅是故離心之境文理俱虛即識之塵詮量有據狂心不歇歇則菩提垢淨心明本來是佛

○第九阿陀那識

亦名純淨識合論曰寄說阿陀那識（此云執持）爲第九純淨識如五六七八等識常依九識以依止凡愚不了妄執爲我如水暴流不離水體諸波浪等以水爲依故五六七八識常以淨識爲依何謂九爲淨識爲二乘人久在生死業種六七八識有怖畏故恐彼難信方便於生死種外別立淨識使令悲智漸漸得生達識成智深密經頌云阿陀那識甚微細一切種子如暴流我於凡愚不開演恐彼分別執爲我

按三身四智諸說採摭經論援據詳明與溈仰辨識處大相關係可資深禪正修者不蹈旁蹊而行正路故予有取焉往往同流之士必謂吾單傳直指之宗何藉此爲殊不知學道者爲心意識之所困苦甚矣虛明自照本自無宅境風搖搖倏然走作通人達士猶未免焉況其下者乎可無方便觀照之力乎倘因其披剝之說破其虛妄擣其窠窟即吾受用處皆大圓鏡智也精金萬鍛不再鑛矣

*且一作爲

*便一作辨

石頭參同契雪竇著語　新添

竺土大僊心（誰是能舉）　東西密相付（惜取眉毛）
人根有利鈍（作麼生）　道無南北祖（且款款）
靈源明皎潔（撫掌呵呵）　枝派暗流注（亦未相許）
執事元是迷（展開兩手）　契理亦非悟（拈却了也）
門門一切境（捨短從長）　迴互不迴互（以頭換尾）
迴而更相涉（者箇是拄杖子）　不爾依位住（莫錯認定盤星）
色本殊質像（豈便開眸）　聲元異樂苦（還同掩耳）
闇合上中言（心不負人）　明明清濁句（口宜掛壁）
四大性自復（隨所依）　如子得其母（可知也）
火熱風動搖（春冰自消）　水濕地堅固（從旦至暮）
眼色耳音聲（海晏河清）　鼻香舌鹹醋（可憑可據）
然於一一法（重報君）　依根葉分布（好取明）
本末須歸宗（唯我能知）　尊卑用其語（不犯之令）

中綴一作聯

當明中有暗（暗必可明）　勿以暗相遇（明還非親）
當暗中有明（一見三）　勿以明相覩（無異說）
明暗各相對（若爲分）　比如前後步（不如此）
萬物自有功（旨爾寧止）　當言用及處（縱橫十字）
事存函蓋合（仔細看）　理應箭鋒拄（莫教錯）
承言須會宗（未兆非明）　勿自立規矩（突出難辨）
觸目不會道（又何妨）　運足焉知路（出不惡）
進步非近遠（彌唱彌高）　迷隔山河故（和彌寡）
謹白參玄人（聞必同歸）　光陰莫虛度（誠哉是言也）

寂音曰予嘗深考此書凡四十餘句而以明暗論者半之篇首便曰靈源明皎潔枝派暗流注乃知明暗之意根於此又曰暗合上中言明明淸濁句謂達開發之也至指其宗而示其趣則曰本末須歸宗尊卑用其語故其下廣序明暗之句奕奕綴聯不已者非決色法虛誑乃是明其語耳洞山悟本得此旨故有五位偏正之說至於臨濟之句中玄雲門之隨波逐浪無異味也而晚輩承其言便想像明暗之中有相藏露之地不亦謬乎

五問

此蓋當時義學之徒相與造說誣罔先聖非毀禪宗而自聽禪師問達觀頴和尚凡五問欲杜邪謬故辯詳之

自聽問達觀頴和尚曰諸經論家多言西天自迦葉至師子尊者祖師相傳至此斷絶其實如何答曰吁如此說者生滅心也不知爲法惜人螢爝杲日雀塡滄海枉勞形耳且二十四祖師子尊者度婆舍斯多衆出達磨達其緣具在唐會稽沙門靈徹序金陵沙門法炬所編寶林傳幷據前魏天竺三藏支疆梁樓續法記具明師子尊者遇難以前傳衣付法之事從大迦葉爲首直下血脉第二十五祖婆舍斯多二十六祖不如密多二十七祖般若多羅付菩提達磨即唐土初祖也原支疆梁樓三藏來震旦抵洛陽白馬寺時即前魏帝道卿公景元二年辛巳歲也師子入滅方二年矣以是顯知經論諸師誣罔後昆吁哉奈何問曰達磨大師自西天帶楞伽經四卷來是否答曰非也好事者爲之耳且達磨單傳心印不立文

◈評一作詳

◈致一作至

◈吾下一有衣字

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豈有四卷經耶聽曰寶林傳亦如是說題曰編修者不暇詳討矣試爲子評之夫楞伽經三譯而初譯四卷乃宋天竺三藏求那跋陀之所譯次十卷元魏時菩提流支譯流支與達磨同時下藥以毒達磨者是也後七卷唐天后代於闐三藏實叉難陀譯以此證之先後虛實可知矣仰山寂禪師亦嘗辯此其事甚明

問曰傳法偈無翻譯暨付法藏傳中無此偈以致諸家多說無據願垂至誨答曰噫子孫支分是非蜂起不能根究耳只如達磨未入此土已會唐言何以知之初見梁武時對問其事卽可知矣後又二祖可大師十年侍奉以至立雪斷臂志求祖乘至勤誠矣後達磨告曰吾有一袈裟付汝爲信世必有疑者云吾西天之人子此土之子得法實難信汝當以吾言證之又云自釋迦弭師至般若多羅以及於吾皆傳衣表法傳法留偈吾今付汝偈曰吾本來茲土傳法救迷情一花開五葉結果自然成因引從上諸祖偈一一授之內傳法印以契證心外付袈裟以定宗旨以此則知達磨付二祖決矣此乃單傳口授何暇翻譯哉

問曰天台尊者一心三觀法門與祖師意如何答曰子若不問吾難以言也吾嘗見教中云吾有正法眼藏付囑大迦葉且不在三乘五教之內原佛祖之教皆有傳授昔聞大師於藏中得龍樹所造中論覽至第四卷破諸法性有定性則無因果等事如頌曰因緣所生法我說卽是空亦名爲假名亦名中道義又頌云未嘗有一法不從因緣生是故一切法無不是空者繇此述一心三觀曰空曰假曰中若據教意大凡一偈皆有四句以成其意耳智者離爲三觀似枝蔓又未詳傳授因此便言遠稟龍樹以樹爲祖近稟思大則可知矣若問世承稟吾恐後世必有聰利之人空看佛經自稟釋迦豈其然乎昆孫智者具大福德智慧辯才累爲帝師故成一家之說辭博理微而後世子孫稱傳祖教乃番毀師子尊者親付法與婆舍斯多以至此土六祖傳衣付法以爲邪解嗚呼吾若脩論卽成是非子自詳之

問曰自達磨至此土因何諸祖師言教與西天諸祖泊六祖已上不同牛頭一宗北秀荷澤南岳讓青原思言句漸異見解差殊各黨師門互毀盛至如何得息諍去答曰怪哉此問且祖師來此土如一樹子就地下種因緣和合而生芽也種即達磨幷二祖也枝葉即道副總持道育之徒也泊二祖爲種三祖爲芽乃至六祖爲種南岳讓爲芽也其牛頭神秀荷澤等皆枝葉耳然六祖下枝葉繁茂生子亦多其種又逐風土所宜採取得葉貿葉得枝貿枝亦猶樹焉在南爲橘在北爲枳雖形味有變而根本豈變乎又類日焉在東爲朝在西爲暮日亦逐方而轉則輪影也其空則不轉必矣得何怪哉子但了其內心莫隨其外法內心者脫其生死外法者逐其愛惡愛惡生則去佛祖遠矣爲子等聞籤出正宗及橫枝言句各於後述其緣序令學者明其嫡庶者矣

覺夢堂重校五家宗派序

皇朝景德間吳僧道原集傳燈三十卷自曹溪下列爲兩派一曰南岳讓讓出馬大師一曰青原思思出石頭遷自兩派下又分五宗馬大師出八十四員善知識內有百丈海出黃蘗運大潙祐二人運下出臨濟玄故號臨濟宗祐下出大仰寂故號潙仰宗八十四人又有天王悟悟得龍潭信信得德山鑒鑒得雪峯存存下出雲門宗法眼宗石頭遷出藥山儼天皇悟二人悟下得慧眞眞得幽閑閑得文賁便絕唯藥山得雲巖晟晟得洞山价价得曹山寂是爲曹洞宗今傳燈却收雲門法眼兩宗歸石頭下誤矣緣同時道悟有兩人一曰江陵城西天王寺道悟者渚宮人崔子玉之後嗣馬祖元和十三年四月十三日化正議大夫丘玄素撰塔銘文幾千言其略云馬祖祝曰他日莫離舊處故還渚宮一曰江陵城東天皇寺道悟婺州東陽人姓張氏嗣石頭元和二年丁亥化律師符載所撰碑二碑所載生緣出處甚詳但緣道原採集傳燈之日非一一親往討尋不過宛轉托人掇拾而得其差誤可知也自景德至今天下四海以傳燈爲據雖列剎據位立宗者不能略加究辨唯丞相無盡居士及呂夏卿二君子每會議宗門中事嘗曰

律上一有恊字

石頭得藥山山得曹洞一宗教理行果言說宛轉且天王道悟下出個周金剛呵風罵雨雖佛祖不敢嬰其鋒恐自天皇或有差誤寂音尊者亦嘗疑之云道悟似有兩人無盡後於達觀穎處得唐符載所撰天皇道悟塔記又討得丘玄素所作天王道悟塔記賁以徧示諸方曰吾嘗疑德山洞山同出石頭下因甚垂手處死活不同今以丘符二記證之朗然明白方知吾擇法驗人之不謬耳寂音曰圭峯答裴相國宗趣狀列馬祖之嗣六人首曰江陵道悟其下注曰彙禀徑山今妄以雲門臨濟二宗競者可發一笑略書梗槩以傳明達者庶知五家之正派如是而已

宗門雜錄卷之五

必挿入首題

中錄下一有下字

人天眼目卷之六

宗門雜錄

巖頭三句

咬去咬住　欲去不去欲住不住

或時一向不去或時一向不住

師上堂云大凡唱教從無欲中流出三句祇是理論咬去咬住欲去不去欲住不住或時一向不去或時一向不住誰不知方所明眼漢沒窠臼突然地若論戰也箇箇須是咬豬狗手段若未透未明亦須得七八分方可入作若從來眼目彌梨廝囉且莫亂呈懵袋錯纔折你腰莫言不道　按巖頭三句咬去咬住是一欲去不去欲住不住是一或時一向不去或時一向不住是一舊本以咬去為一咬住為一欲去不去欲住不住為二而更不顧有或時一向不去或時一向不住之句誤矣今既正之又略舉上堂為據

汾陽五門句

石門錄中未見有此答

僧問如何是入門句汾云遠客投知己暫坐笑吟吟

石門聰云六親不相識口中道遠來　又云諾

如何是門裏句汾云四相排班立凝情望聖容

向一作閙

俱下一有全字

可示一作不可見

門云密室不通風獨自歸家坐　又云收　又云賓中主

如何是當門句汾云坐斷千差路舒光照萬機

門云開門不扃戶按劍看四方　又云斬　又云主中主

如何是出門句汾云學目望江山徧界無相識

門云威儀不整望長安　又云貶

如何是門外句汾云樵子愛荒郊騎牛常扣角

門云威儀濟濟向長安　又云賓中賓

肇論四不遷古德著語

旋嵐偃嶽而常靜與者裏沒交涉　江河競注而不流水洒不著

野馬飄鼓而不動風吹不入　日月歷天而不周光明無背面

巖頭四藏鋒

四藏鋒者師所立也謂就事者全事也就理者全理也入就者理事俱也出就者理事泯也後之學者不根前輩所立之意易就爲袖使晚生衲子疑宗師袖中有物出入而可示之也故不得不詳審

古德頌附達觀穎

運水搬柴不是塵頭頭全現法王身扁舟蕩漾滄溟外巨浪如山湧白銀就事

就事藏鋒事獨全不於理上取言詮錦鱗若不吞香餌擺尾搖頭戲碧川就事

全身直下露堂堂妙體縱來不覆藏觸處現成誰辨的塵塵俱放白毫光就理

誰一作雖

就理藏鋒理最微豈從事上立毫釐新羅鷂子飛天外肯掇林間死雀兒就理

全機電卷幾人知眨上眉毛已是遲覿面不知開寶藏躊躇門外草離離入就

入就藏鋒理事該碧潭風起震雲雷禹門三月桃花浪戴角擎頭免曝腮入就

凛凛威光滿世間法王號令合當然門前萬古長安道一舉鵬搏萬里天出就

出就藏鋒理事忘長天赫日更無妨雷公電母分明說霹靂聲中石火光出就

宗門三印石門聰　玉泉達

一印印空門云舌柱上齶　泉云萬象收歸古鑑中

一印印水門云說話對聾人泉云秋蟾影落千江裏
一印印泥門云頭上喫棒口裏喃喃泉云好看文彩
生時

雪竇顯頌

印空印水印泥炳然字義還迷黃頭大士不識敢問
誰得親提　印泥印空印水匝地寒濤競起其中無
限麟龍幾處爭求出嵩　印水印泥印空衲子不辨
西東撥開向上一竅千聖齊立下風

黃檗初

印泥印水印空四方八面玲瓏大海龍吟霧起高山
虎嘯生風　印空印水印泥高低物物皆齊若識炳
然文采不妨南北東西　印泥印空印水雷電風雲
四起乘時直透龍門切忌曝腮燒尾

雲峯悅

一印印泥賢愚共知挨轉鼻孔頂上金槌
一印印水徒張唇嵩未涉流沙洪濤競起
一印印空明月淸風爍迦羅眼齋後之鐘

三朝王子汾陽昭　五祖演　翠巖[峰]

僧問王子未登朝時如何汾云六宮歌雪曲八國聽
韶音祖云逢人當問路　巖云深宮雖不出化
外已傳芳
王子正登朝時如何汾云玉璽不彰文萬邦咸稽首
祖云天下太平　巖云兩班依玉殿十道盡來
朝
王子登朝後如何汾云素服問田翁徧界無相識
祖云誰論好醜　巖云漁樵歌滿路野老唱豐
年

汾陽頌

三朝王子貴衆尊今古傳聞孰可分八國六宮全美
化汾陽的印莫紛紜

南明愼和尙師子話報恩從附

僧問師子未出窟時如何明云淸風匝地恩云鋒鋩
難繫　出窟後如何明云群狐腦裂　恩云藏身無
路　欲出未出時如何明云嚄恩云命若懸絲

南明頌

兀坐如痴似不能驀然翻轉便掀騰百年妖恠皆潛

生上一有未字
霧一作靄
挨一作捩
峰一作宗
當一作多
滿一作陌
全美化一作朝化美
繫一作擊

劉一作昭

語一作話

銀一作綾 次同

伏深隱亂山千萬層
一聲哮吼震乾坤百獸群中喪膽魂潤水逆流山影
轉眼花空際亂紛紛
欲出未出孰能知踞地翻身也大奇千手大悲難摸
㨂從教千古衆人疑

長蘆祖印福寶劍話 天柱靜 承天宗 翠巖芝

僧問寶劍未出匣時如何印云溢 柱云如今朝代
無人問 巖云切忌道著 宗云寒光射斗牛
出匣後如何印云利 柱云萬里山河道太平
巖云天魔膽裂 宗云千兵易得一將難求

智門祚蓮花語 天柱靜 圓鑑遠 慈明圓

僧問蓮花未出水時如何祚云蓮花 柱云根深連
帶經殘雨 明云水深滋不得 鑑云焦磚打
著連底凍 出水後如何祚云荷葉 柱云水
偃頭上實希奇 明云不礙往來看 鑑云揚
瀾左蠡無風浪起 開後如何明云南北馨香
結子後如何明云餵魚餵鱉

雪竇頌

蝎一作蠍

蓮華荷葉報君知出水何如未出時江北江南問王
老一狐疑了一狐疑

風穴沼古鏡話 慈明圓 洞山聰 翠巖芝

僧問古鏡未磨時如何穴云天魔膽喪 明云祈羅
打皷 巖云照破天下髑髏 山云此去漢陽
不遠 磨後如何穴云軒轅當道 明云西天
作舞 巖云黑似漆 山云黃鶴樓前鸚鵡洲

五祖演僊陀婆話

僧問王索僊陀婆時如何祖云七穿八穴
如何是王索僊陀婆祖云鸞駕未排先號令
如何是僊陀婆祖云眼瞤耳熱 僧禮拜祖云點

鏡淸問風穴六刮 別峰答附

如何是就毛刮塵穴云葉落不煩人掃去自有淸風
爲掃來 峯云寒卓竪
如何是就皮刮毛穴云呼吸縱饒幽谷響尋眞那得
過當人 峯云落處不停誰解看
如何是就肉刮皮穴云卸下直教天帝肯那吒太子
不容君 峯云頻看紅爛處蝎殺子平生

32

人下一有活人二字
路一作草
持一作馳

如何是就骨刮肉穴云醍醐既消身病愈性海玄途
不假舟　峯云破也墮也
如何是就髓刮骨穴云釋迦親遇然燈佛授記不聞
說法音　峯云手不及處爭著力
只如髓又如何刮穴云設使空花結空果木馬那教
天馬追　峯云賊入空城

五宗問答

僧問如何是臨濟下事五祖演云五逆聞雷　禾山
云照用齊行　正堂辯云我終不向你道　護
國元云殺人不眨眼　雪堂行云六合遭塗炭
雲門宗　祖云紅旗閃爍　山云理事俱備　堂云
木馬上金梯　國云頂門三眼耀乾坤　雪云
千波影裏卓紅旗
潙仰宗　祖云斷碑橫古路　山云暗機圓合　堂
云目前無異路　國云推不向前約不退後
雪云無角鐵牛眠少室
曹洞宗　祖云持書不到家　山云偏正叶同　堂
云鶴宿梧枝　國云手執夜明符幾箇知天曉

值一作拄
體一作照
滅一作拋

雪云當頭不犯
法眼宗　祖云巡人犯夜　山云何止惟心　堂云
切忌違時失候　國云箭鋒相值不相饒　雪
云自折合取

寶鋒慈鑑頌

銅頭鐵額百家冤一喝雙分體用全三尺吹毛定寰
宇臨行滅向瞎驢邊臨濟
三句都將一串穿等閑挂向御樓前幾多行客眼定
動東海鯉魚飛上天雲門
一箇撒開千萬箇簸箕解說無生話草堂睡起篤盧
都寂子要須原夢破潙仰
紫庭黃閣帶春溫寢殿無人侍至尊長愛百司分職
處玉鞭敲鐙出金門曹洞
溪光野色浸樓臺一笛遙聞奏落梅風送斷雲歸嶺
去月和流水過橋來法眼

圓悟五家宗要

全機大用棒喝交馳劍刃上求人電光中垂手臨濟
北斗藏身金風體露三句可辨一鏃遼空雲門

君臣合道偏正相資鳥道玄途金針玉線 曹洞

師資唱和父子一家明暗交馳語然不露 潙仰

聞聲悟道見色明心句裏藏鋒言中有響 法眼

五家改聲換調展托妙門易俗移風千方百面盡向無中唱出曲爲初機若是俊流不留朕跡掀翻露布截斷葛藤然則千兵易得一將難求入草尋人聊通一線機前有準擬向則乖句下無私動成窠臼靈鋒寶劍覿面堂堂滯殼迷封不堪種草

乖一作路　面一作露

楊無爲頌五宗

正法眼藏瞎驢邊滅黃檗老婆大愚饒舌 臨濟

玉馬上金梯胡人白晝迷直饒機掣電也是鈍根師

雲門

長一劃短短一劃長曲直方圓徵應宮商江邊鐵餅無人買空使胡僧笑一場 潙仰

丹山鸞鳳來阿閣秘殿簫韶奏九成野老不知黃屋貴六街猶聽靜鞭聲 曹洞

日煖花爭發林深鳥不驚漁舟過南岸潮打石頭城

法眼

綠一作淥　借一作笑

三種法界 古德

佛未出世時如何　天下太平　出世後如何　特地一場愁　出與未出時如何　知恩者少負恩者多　如何是法身體　山花開似錦澗水綠如藍　如何是法身用　夜坐連雲石春栽帶雨松　如何是法身　柳色黃金嫩梨花白雪香

五眼

如何是肉眼　憎愛何足貴貪嗔事轉多

如何是天眼　恢恢常不漏歷歷太分明

如何是慧眼　金地遙招手江陵暗點頭

如何是法眼　青山常不露徧界不曾藏

如何是佛眼　慈悲利一切方便有多門

三寶

如何是佛　何處不稱尊　如何是法　車不橫推理無曲斷　如何是僧　閑持經卷倚松立借問客從何處來

拄杖話

如何是你有拄杖子　碁逢敵手難藏行
如何是你無拄杖子　琴遇知音始好彈
如何是拄杖子　扶過斷橋水伴歸明月村

句意

句到意不到　古澗寒泉湧青松帶露寒
意到句不到　石長無根草山藏不動雲
意句俱到　天共白雲曉水和明月流
意句俱不到　青天無片雲綠水風波起

草一作樹

六祖問答

達磨一隻履　九年冷坐無人識五葉花開徧界香　又云踏破鐵圍山
二祖一隻臂　看看三尺雪令人毛骨寒　又云提携天下　三祖一罪身　覔之不可得本自無瑕類　又云揑目强生花　四祖一隻虎　威雄震十方聲光動寰宇　又云眼光百步威　五祖一株松不圖標境致且要壯家風　六祖一張碓　踏著關棙子方知有與無

十無問答

無爲國　高臥羲皇上行歌帝舜時　無星秤　斤兩甚分明　無根樹　不假東皇力常開優鉢花　無底鉢　托來藏日月放下貯乾坤　無絃琴　不是知音莫與彈　無底船　空載月明歸　無生曲　一曲兩曲無人會雨過夜塘秋水深　無孔笛　等閑吹一曲共賞太平時　無鬚鏁　掣開難動手合定不通風　又云金槌擊不動　無底籃　能收四大海包括五須彌

一喝分五教新增

淨因蹣庵成禪師同法眞圓悟慈受幷十大法師齋於太尉陳公良弼府第時徽宗私幸觀其法會善華嚴者對衆問諸禪師曰吾佛設教自小乘至圓頓掃除空有獨證眞常然後萬德莊嚴方名爲佛禪家一喝轉凡成聖與諸經論似相違背今一喝若能入五教是爲正說若不能入是爲邪說諸禪師顧成成曰如法師所問不足諸大禪師之酬淨因小長老可以使法師無惑也成召善善應諾成曰法師所謂佛法小乘教者乃有義也大乘始教者乃空義也大乘終

而一作故

教者乃不有不空義也大乘頓教者乃卽有卽空義也一乘圓教者乃不空而不有不有而不空義也如我一喝非惟能入五教至於百工伎藝諸子百家悉皆能入成乃喝一喝問善曰還聞麼善曰聞成曰汝旣聞則此一喝是有能入小乘教成須臾又召善曰還聞麼曰不聞成曰汝旣不聞則適來一喝是無能入始教成又顧善曰我初一喝汝旣道有喝久聲消汝復道無道無則元初實有道有則於今實無不有不無能入終教成又曰我有一喝之時有非是有因無而有無一喝之時無非是無因有故無卽有卽無能入頓教成又曰我此一喝不作一喝用有無不及情解俱忘道有之時纖塵不立道無之時橫徧虛空卽此一喝入百千萬億喝百千萬億喝入此一喝是能入圓教善不覺身起於坐再拜於成之前成復爲善曰非唯一喝爲然乃至語默動靜一切時一切處一切物一切事契理契機周徧無餘於是四衆歡喜聞所未聞龍顏大悅謂左右侍臣曰禪師有如此玄談妙論太尉啓曰此乃禪師之餘論耳

禪林方語新增

蠟人向火　大象渡河　趂狗跳墻　德山羅漢
封后先生　徐六檐板　淸平渡水　把髻投衙
半夜敎化　金山塼岸　質庫典牛　木匠檐枷
嘉州石像　湖南長老　檐枷過狀　矮子泥壁
常州打耶　濶角水牛　尼寺裏髮　靑平賣油
臘月扇子　急水打毬　鞏縣茶瓶　澧州魚羹
水浸金山　石人腰帶　昌州海棠　簡州石匠
雲居羅漢　鳳林吒之　紙馬入火　張良受書
太公釣魚　梁山頌子　猫兒帶䩞　李靖三兄
乞兒拄杖　狗咬枯骨　波斯持呪　新昌石佛
馬喫菜子　矮子看戲　黃犬渡河　兎子望月
羅公照鏡　波斯落水　蕭何制律　驢脣先生
新羅草鞋　矮子渡河　茆山土地　雲居土地
道士打䩞　秀才使牛　壁上碁盤　果州飯布
火燒香船　蛇入竹筒　投子道底　雲門道底
興化道底　汾陽道底　潙山道底　雪峰道底
仰山道底　玄沙道底　趙州道底　金牛道底

普化搖鈴　洞庭秋月　江天暮雪　烟寺晚鐘
山市晴風　平沙落鴈　漁村夕照　遠浦帆歸
蕭湘夜雨　僊陀婆
猩猩著草鞋　黑地裏穿針　一馬生三寅
峩眉白長老　未明三八九　深山裏土地
蚊子上鐵牛　鬧市裏大虫　老鼠搬生姜
四洲見大聖　驢揀濕處尿　烏龜陸地行
莫徑人設齋　謝三娘秤銀　鄧道士磨墨
胡孫倒上樹　赤土塗牛嬭　軍營裏大王
飯店裏匙筯　赤土畫簸箕　胡孫喫毛虫
市袋裏老鵶　十字街頭碑　壁上畫風車
胡孫騎鱉背　胡孫入布袋　四八郎象碁
鄭州出曹門　天津橋上漢　辯才逢蕭翼
鬧市裏老鼠　東村王大姉　盤陀石上藕
波斯喫胡椒　猫兒喫彩鳳　餿飯泥茶爐
藕絲牽大象　大虫看水磨　馬道人賣墨
十八畝肥田　小巫見大巫　王小破草鞋
豆八布彩穿　小慈訪大慈　波斯入鬧市

莫徑一作莫蹊
彩一作衫

半夜放烏鷄　兎子喫牛嬭　十二丈鐘樓
老鼠喫生姜　鮑老送燈臺　邯鄲學唐步
韓信臨朝底　古廟裏獅子　臨崖看滸眼
波斯照古鏡　海上明公秀　瓜洲買瓜漢
普州人送賊　從來柳下惠　六日樺成唇
蘇郎中腦蓋　潘閬倒騎驢　秦時轅轢鑽
大虫褁紙帽　堂前賣果子　眞州問長蘆
和尚扛木頭　君子可八　布袋裏盛錐子
大食波斯索渡船　功德天黑暗女
百尺竿頭五兩垂　赤洪厓打白洪厓
謝三娘不識舍字　許一嫂不識林禽
剎竿頭上風車子　泊合打破蔡州
銅沙羅裏滿盛油　太山廟裏紙錢
赤脚波斯入大唐　十字街頭礫磚
孔明廟裏彈指　福州人喫荔枝
謝三娘不識四字　此地無金二兩
俗人沽酒三升

眞性偈

六一作久　成作來
舍一作敉　禽作檎
掃入眞等一行

達磨西來九年面壁獨神光立雪斷臂自證巧說不得只許心傳上根旣契便欲西歸猶憐中下之機强留二十字稱云眞性偈翻復讀之成四十頭各有旨趣蓋爲老婆心切狼藉不少庶幾後代兒孫因指見月儻有箇漢向性字未形之前領略文彩自彰匪從他得翻咲老胡正好痛與拄杖

靈隱慧昭大師　可光　述

揷入尾題

人天眼目卷之六終

大元延祐重刊人天眼目後序

昔越山晦巖昭禪師於宋淳熙間編集五家宗旨名曰人天眼目流布叢林傳寫旣久未免有烏焉亥豕之誤其寫本亦多不同曰彼曰此互有得失暇日參考同異訛者正之闕者補之妄者削之猶慮未善然其元本排列五宗亦失師承次第今改正之初列臨濟潙仰蓋此二宗同出南岳馬祖下次列曹洞雲門法眼蓋此三宗同出靑原石頭又近世有人假託丘玄素之名僞撰江陵城西天王寺道悟禪師碑載天王嗣馬祖接龍潭德山雪峯遂移雲門法眼二宗過馬祖下者極可笑也按荊州新舊圖誌並無城西天王寺其僞碑妄天王因緣語句盡是城西白馬寺曇照禪師事實此曇照事實具述荊州舊圖誌及景德傳燈錄可考況是天皇嗣石頭接龍潭備載傳燈及高僧傳德山碑及雲門法眼下諸師語錄與夫前代五宗綱要偈有數十處粲如日星可以祛天下後世之惑可以證前後編集之訛今吉安路福州大明蘭若遂鋟諸梓與禪學者共之覽此集者掀飜露布截斷葛藤灼然開口不在舌頭上其或未然劒去久矣

延祐四年丁巳江西撫州天峰比丘致祐謹書其後

龍潭考

宋景德傳燈止載天皇悟嗣石頭而不知同時有二道悟一嗣馬祖住荊州城西天王寺一嗣石頭住荊

州城東天皇寺歷考唐歸登撰南嶽碑圭峯答裴相國宗趣狀權德輿撰馬祖塔銘皆可據及後達觀穎所引丘玄素符載二塔銘載之益詳此無可疑者但丘銘中以龍潭信嗣天王悟此則不能無疑焉予嘗考雪峯語錄峰對閩王自稱得先德山石頭之道又鼓山晏國師語錄序中亦稱晏爲石頭五葉孫此二書在五代之際去龍潭不遠豈應遽忘其所自哉據此則知龍潭信所嗣者天皇悟非天王悟其證一也又龍潭信家居荊州城東天皇巷以賣餠爲業日以十餠饋天皇和尚皇每食畢常留一餠曰吾惠汝以蔭子孫信一日自念曰餠是我持去何以返遺我其別有旨邪遂造而問焉皇曰是汝持來復汝何咎信聞之頗曉玄旨因投出家皇曰汝昔崇福善今信吾言可名崇信繇是服勤左右據此則知龍潭信所嗣者天皇悟非天王悟其證二也又信一日問天皇曰某自到來不蒙指示心要皇曰自汝到來吾未嘗不指示汝心要信曰何處指示皇曰汝擎茶來吾爲汝接汝行食來吾爲汝受汝和南時吾爲汝低頭何處

不指示汝心要師低頭良久皇曰見則直下便見擬思即差師當下開解復問如何保任皇曰任性逍遙隨緣放曠但盡凡心別無聖解又一日問從上相傳底事如何皇曰不是明汝來處不得信曰這個眼目幾人具得皇曰淺草易於長蘆據此則知龍潭信所嗣者天皇悟非天王悟其證三也今此三段所證昭彰如是而丘玄素塔銘中以龍潭嗣天王何得獨異察知明是後人妄將崇信改入天王塔銘中以爲爭端耳不然必將前三段所證之文一筆抹去而後可以成其說也又張無盡嘗謂雲門機鋒似臨濟宜爲馬祖之後此則齊東野人之語也古來同稟一師而機鋒各別者多矣豈必盡同如雲門法眼同出雪峰若雲門當歸馬祖則法眼又當歸石頭耶如丹霞投子機鋒不亞臨濟杏山與三聖皆失機於石室則丹霞投子石室又當改入馬祖下耶又如南泉父子皆馬祖之嗣也而不用棒喝潙山父子皆百丈之嗣也而不事孤峻又當改入石頭下耶且予嘗考雪峰全錄其禪備衆格波瀾濶大故其語有時似臨濟有時

似曹洞其徒如玄沙長慶保福鼓山安國靖鏡等皆然卽雲門雖機用獨峻而實語不十成機不觸犯且歷參曹山踈山九峯乾峯其語具在如三種病二種光等語則全本乾峯此尤其顯然者也豈可謂其同於臨濟當嗣馬祖下也無知之徒固難與辯高明之士可考而知故作是以告天下智者幸詳察焉　見永覺晚錄

已下二章依別本載之

重修人天眼目集後序

一法支爲五宗宗各有旨透夫旨之所歸則一法五宗舉不得遯今乃不然捕蹤五宗之影迹掇拾前言之殘賸宗旨果在是乎古人之句死句而足爲活人之具句非死活也不則人死句死淳熈間越山有照晦岩者裒類五宗機語之要曰人天眼目衲子到今傳抄人有其書徒珍藏如左券魚魯之舛差之不理而互有增損糅雜又獨未知初出之本果如何也余病其然輙應酬之冗蒐酌而是正之稍得其所要俾後進知從上宗門爪牙之爲人蓋如此既而自輾曰善句窠窟今時學者之大病也竊以訓徒不攻其所重而反以益之是壅其病蔕也然既病矣卽此而藥之顧所用何如且宗旨果不在是乎若吾儕由此而益明夫宗猷不讓於古豈不是以眼目夫人天哉因書其後時寶祐歲次戊午休夏後五日慈雲住山

物初大觀　序

是書之所由作者備見於晦岩物初兩翁序跋矣雖然趙宋全盛之時南詢衲子傳寫而非無烏焉成馬之誤爰有了部禪人鋭意克正始自傳燈以下至於五家宗派尊宿別錄莫不傍羅曲採點對校讎遂成眞本所謂孟氏之功不在禹下者乎淨智道人希顔慕藺命工鏤板以壽其傳其用心亦可謂勤矣學者儻思所以扁曰人天眼目則功不浪施耳

乾元癸卯正月人日　　挂堂叟瓊林　記





叢林公論

宋・惠彬 述





叢林公論敍

鐘鼓非樂之本而器不可去論議非道之本而言不可亡苟存器而忘本樂之所以遁也立言而忘本道之所以喪也然而去器無以聞九韶之樂亡言無以顯一貫之道唯調器以中和樂之成也話言以大公道之明矣南蕩者菴老人予之端友也拜教聲前踰越二紀覿其爲人厚性體仁寛中毓物平居閑澹恂恂然似不能言者逮說法則詆訶佛祖談論則刻轢古今公論一萬餘言槩其緒餘非特起而作之也予酌其理詣奮闕一無抑又所以究其黜訐盪滅是非區區叢其棵椮金根之謬深虞後學汩惑其說誕妄相糾舍正路而不由及推其至公至當優入聖域明與日月俱大與天地竝深與江海埒峻與山嶽侔宏曠穹崇有本者如是於戲和氣薰郁惠風捭闔未有不拆之枝學者毋以自楞淳熙已酉季春芋魁嚴主宗惠敍

叢林公論

者菴　惠彬　述

僧寶傳齊禪師贊曰昔有僧問趙州如何是祖師西來意答曰庭前柏樹子又隨而誡之曰汝若肯我與麼道我則辜負汝汝若不肯我與麼道我則不辜負汝而昧者剿之使古人之意不全爲害甚矣故併錄之公論曰覺範何從得此語故併錄之又曰昧者剿之使古人之意不全爲害甚矣爲復害於性乎命耶害於道乎德耶害於人事乎風化耶冀明以告我使後世不惑於斯矣如僧問趙州如何是祖師西來意答曰庭前柏樹子古人之意如何不全爲害甚耶只如法眼問楊州光孝覺禪師云近離甚處曰趙州眼云承聞趙州有柏樹子話是否覺云無眼云叢林盛傳何得言無覺云先師實無此語和尚莫謗先師好光孝與麼對答莫也使古人之意大不全乎寂音皮下無血則已有則聞此得不愧恧乎使趙州當時實有辜負不辜負之語昧者剿之則又如何其意不全耶使無之而臆加之是爲蚰畫足也噫駟不及舌

矣
梁肅作天台法門議其略曰今之人正信者鮮遊禪
關者或以無佛無法何罪何善之化化中人已下馳
騁愛欲之徒出入衣冠之類以爲斯言至矣且不逆
耳故從其門者若飛蛾之赴明燭破塊之落空谷殊
不知坐致焦爛而莫能自出雖欲益之而實損之與
夫衆魔外道爲害一揆噫肅何不思之甚而輕發其
言乎肅謂正信者只知正信之名而不知正信之實
入正信之實卽無佛無法何罪何善之謂也肅又引
經曰開方便門示眞實相喩之以衆流入海標之以
不二於門肅徒知引經之語而不知經之所詣若明
悟眞實相與不二法門卽無佛無法何罪何善之時
也故經云若此觀者名爲正觀若他觀者名爲邪觀
若肅之見不俟赴燭坐致焦爛爾
東山拾遺云圓鑒謂祖曰投子靑長老在此山會聖
嵒參老僧有入處遂以大陽宗旨付之一日禮白大
陽宗旨已蒙和尙付受臨際宗旨可得聞乎圓鑒曰
吾以遺命付與洞山血脈如臨際宗旨汝未曾夢見

也祖爲了亨言此事投子傳曰圓鑒遠禪師退席居
會聖嵒遠夢得俊鷹畜之旣覺而靑適至遠以爲吉
徵加意延禮之止三年遠問曰外道問佛不問有言
不問無言時如何世尊默然汝如何會靑擬進語遠
驀以手掩其口於是靑明悟拜起遠曰汝妙悟玄機
耶對曰設有妙悟也須吐却時有資侍者在旁曰靑
華嚴今日如病得汗靑回顧曰合取狗口汝更忉忉
我卽便嘔拾遺謂臨際宗旨汝未曾夢見祖爲了亨
言此事指定事實意投子實未曾夢見臨際宗旨也
投子當年明悟及有入處是入臨際宗耶入洞山宗
耶明悟洞山宗耶明悟臨際宗耶不悟不入則已旣
悟旣入復何議哉夫古今無二道聖人無兩心旣悟
旣入何臨際洞山之間耶今之言五家宗者門庭也
其道豈以異乎苟有其異則異端爾豈吾祖宗達磨
之道耶且如投子旣悟之後與浮山酬對浮山曰汝
妙悟玄機耶投子便能道設有妙悟也須吐却資侍
者曰靑華嚴今日如病得汗投子回顧曰合取狗口
汝更忉忉我卽便嘔是時投子是用洞上宗旨耶用

臨際宗旨耶拾遺便作世諦流布以爲實語云祖爲了亨言此事於戱古所謂沒量大人被語脈裏轉却又曰癡人面前不得說夢蒙叟審之等此一節非拾遺之筆蹟恐後生以血氣相勝而加祖爲了亨言此事

歐陽本論云佛法爲中國患千餘歲世之卓然不惑而有力者莫不欲去之已嘗去矣而復大集攻之暫破而愈堅撲之未滅而愈熾遂至於無可奈何公論曰嗚呼壽世間者不容於僞果其僞不敗於今卽敗於後日佛法之於中國非一日矣旣攻之暫破而愈堅撲之未滅而愈熾知其無可奈何豈不反思之必僞而然也邪蒙叟思之凡觀言論當達其意無以事求孟子曰以意逆志是爲得之矣歐陽所論非排佛者也欲壯其儒道也曰禮義者勝佛之本也韓退之曰且愈不助釋氏而排之者其亦有說此亦傷儒道浸衰之意也退之大儒也永叔亦大儒也排之破之實激揚吾釋氏之道豈曰小補或

永嘉禪師偈曰若以知知寂此非無緣知如手執如意非無如意手若以自知知亦非無緣知如手自捉拳非是不拳手亦不知知寂亦不自知知不可爲無知以性了然故不同於木石如手不執物亦不自作拳不可爲無手以手安然故不同於兔角覺範云永嘉止說悟後之病公論曰不悟則已旣悟復何病耶此正指學者之悟門非說悟後之病也覺範又曰天下之理豈可以一言盡耶公論曰天下之理不待一言而盡矣

衆生佛性猶如虛空非內非外一切處有又云一切世間無非虛空對於虛空以瓦石等爲所對故云對於虛空洪覺範作法昌遇禪師贊略云所居荒村破院方其以一力撾鼓爲十八泥像說禪雖不及眞單徒之有衆亦差勝生法師之聚石噫泥像也石亦像也像之與像猶虛空對於虛空焉可以妄見分別名相較於優劣而謬後學

死心新禪師之黃龍謁寶覺禪師談辯無所抵捂寶覺曰若之技止此耶新窘無以進遂被詆訶趍出默坐下版會知事搥打行者聞杖聲忽大悟舟峯菴慶

老贊曰余閱死心悟門政所謂渴驥奔泉怒猊抉石者也然死心聞杖聲大悟之時物我兩忘能所俱泯縱以虛空而形容之而莫可得唯佛與佛乃能究盡老以渴驥怒猊況之猶瞽者摸象不亦遼乎

伊川先生云釋氏理障之說謂旣明是理而又執持是故謂爲障也此錯看了理字也天下只有一箇理字旣明此理夫復何障若以理爲障則是已與理爲二公論曰理本見成與一念而明之卽以爲障況執持者乎孔子曰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此正理事二障也其或自矜自伐我是彼非何翅已與理爲二也乎

冷齋夜話云舒王居鍾山時與金華俞秀老過故人家飮飮罷步至水亭顧水際沙間有饌器黃白物數件意吏卒竊之故使人問其司之者乃小兒適聚於此食裹栗食盡弃之而去王謂秀老曰士欲任大事閱富貴當如此群兒作息乃可耳又曰吾止以雪峯一句語作宰相朱世英曰願聞雪峯之語王曰這老子嘗謂衆曰是什麼噫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舒王聞之視世間珍貨如電露陽焰空花以王舍宅爲寺盡得自此語耳寂音引事聯類大書布于方策以是知寂音曾不悟宗門之旨同舒王作警世之語會之灼然可知也易曰眇能視跛能履寂音之謂乎

士農工商各職其分苟或悖戾雜糅則圓木方竇動謬世法釋氏尤宜不預焉落髮方服爲物外人食取接命衣則說長戒法不許參預世事通致使命結好貴人今有濫其徒屬稱擅越爲恩府佞諛尤甚然人有曰受千金之賜者有自卵而翼者圖子子孫孫善後之計之所宜稱脫或稱者是僭越其分也間有成其梵相營其佛廬四事給之蓋篤信歸法外護宗教可稱大檀越及功德主耳

湖州何山粹禪師閩人也嚴毅有法則學者謁見少闕禮卽詬而教之其禮人亦厚一日陪數宰官陟道場山見壁間所畫三界輪回圖問師此何義也師曰不獨佛經言之而孔子言之亦已詳矣曰何謂也師曰孔子云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其宰官各合爪首肯

之

周子通書曰誠者聖人之本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純粹至善者也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元亨誠之通也利貞誠之復也大哉易也性命之源乎公論曰太極動三才備矣然誠與易與性一體而異號不待次第而有也一陰一陽之謂道不可得而見而見者用也如雲焉不轉矚而普徧若待次第而有不亦偏且勞乎曰源與立皆非

通書曰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公論曰孔子學周公者也行住食息夢寐皆見周公之在前也既至周公矣孔即周周即孔故曰吾不復夢見周公聖即天天即聖既聖矣又何希耶天體也聖用也曰聖希天則吾謂不然也

熙寧間有橫渠先生張氏名載著書十卷曰正蒙其論性云有無虛實通爲一物者性也不能爲一非盡性者苾蒭可俊曰吁哉如是論性乃性之名字影響也絕不言有自得之理此吾宗指爲死語輪扁謂之糟粕焉能盡性乎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苟不以自得爲驗天下異學邪正不分何以別乎伊川先生曰橫渠立言誠有過者乃在正蒙公論曰喚作一物則不中

榮辱失得喜怒哀樂隨之至榮莫過君沛命至辱莫過法刑戮苟有過之則瞽其心失其常唯得道與有器識者恬如也然吾之徒遇之當如何焉

英宗皇帝手詔賜大覺璉禪師天下寺院任性住持禪師不利也及東坡制宸奎閣記移書審之云宸奎閣碑謹已撰成衰朽廢學不知堪上石否見參寥說禪師出京日　英廟賜手詔其略云任性住持者不知果是否切請錄示全文欲入此一節覺答云無之覺歿果得於書笥中大觀元年　上賜芙蓉楷和尚紫伽梨號定照禪師楷辭免不受利名再付開封尹李孝壽躬往諭朝廷旌善之意楷確然不回尹具以聞　上怒收付有司吏曰長老枯瘁有疾即於法免刑配楷曰昔有疾今愈矣於是著逢掖編管淄州嗚呼二大老非唯得道之深實得比丘之大體是可主

其法也今之主法者徼幸於萬一則喜溢眉面有不勝之態苟失之則搖尾乞憐嗚呼大覺芙蓉今未之見其無有耶主法者誰歟

禪林僧寶傳廼光昭先德之大道輝曜既沒之盛致所以繼傳燈廣燈續燈之作也此書流行猶燧火戸戸有之然傳多浮誇贊多臆說謬悞後學同時諸大老道出古今明揭日月而無一言可否何耶善者不辨辨者不善乎是非其書不足可否乎抑君子亦有黨乎盍嘗可否矣而蒙未之睹乎

臧居士名宏四明人每見衲子必勘之一日坐酒肆有僧自外入丐佇立久之忽厲聲曰好好臧閩箚云好在甚麼處僧指酒帘曰路上有花兼有酒一程分作兩程行不是臧云甚處得者消息僧云灘前買得來臧云恁麼則拖泥帶水也僧作倒勢云扶取老僧歸去

伊川云中庸言道只消無聲無臭四字總括了多少釋氏言非黃非白非鹹非苦多少言語公論曰道不在言語多少如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何哉僧問雲門大師如何是正法眼雲門云普而又何哉言乎言乎邈爾遠乎

四明天童朴禪師閩人富有記問紹興間始主慈溪之蘆山深嫉叢林[illegible][illegible]者預營壽藏每日有限山林無窮骸骨積累歲月殆將無所容焉乃創三塔之廬闢地為龕既深且廣覆以堅瓷樹窣堵波於其上龕佛中鑿下穴小竇暗通於龕凡住持人入滅闍維之後拾其骨與舍利自小竇轉入于龕二亦如之一以為衆苾芻除饉男之設一以容檀越願者無問貴賤聽之榜曰三塔聞見莫不善之意將有激云耳及尸天童未幾船跡寺之南隅菜圃之右架屋百餘楹中闢壽塔護以欄楯飾以藻碧軒沼映帶曰藏雲曰占月又嘗鄙其川麓之不雄遷反者三過者曰今之朴是昔蘆山之朴歟非耶何昔賢今否乎切聞貧則守約富則矜奢貧富不能移者爲得焉蘆約天富安能移得者夫

惠尊湖曰大凡制述及爲議論苟欲公明須是無氣介蒙聞其言拜手曰至哉言乎徐謂尊湖曰有氣者

不能爲無氣之言無氣者不能爲有氣之語蕁湖曰
唯雖然蒙於啓處應對莅事設施是氣之所使耶私
自揣之蒙亦無氣久矣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
塞乎天地之間蒙之無氣將乎天地日月而無少虧
明日以是而語蕁湖蕁湖掉首曰吾不知也
普依字無依閩人也道明識高處衆有法度陸沈叢
林少有知其所蘊不幸早世與蒙相友善而多有頌
語散失不復得唯記其愚叟贊云這箇阿師全無巴
鼻老南之頭老聃之耳咦以此爲愚叟則增金以黃
以此非愚叟則棄波求水是不是兮我焉知爾飛來
峯下再相逢一掌攔腮且饒你
之琰侍者蒙里閈人也丁未秋自育王出訪江湄淸
談款密琰學蒙菴岳禪師始歷淨衆辟命道過鼓山
竹菴珪禪師請爲衆說法竹菴引座云鼓山三十棒
要打新淨衆大衆莫是未入門合喫此棒麼咄莫是
已入門合喫此棒麼咄莫是鼓山盲枷瞎棒胡打亂
打麼咄咄若是我臨際兒孫便請單刀直入岳遂登
座云鼓山三十棒要打新淨衆大似話驢得驢話馬
得馬淨衆今日到來要騎便騎要下便下而今突出
人前未免弄眞像假以手取拄杖云今朝暫借鼓山
拄杖與大衆拔本去也復放云休休將謂胡鬚赤更
有赤鬚胡遂下座蒙徐謂琰曰語錄所不載何從得
之琰曰拙菴和尙蒙遂橫首琰曰實柏堂每以此舉
似蒙曰竹菴合喫者菴棒
先儒所論氣爲車識爲馬學術御之車以載重馬以
適遠學探天人之賾術應臨時之變氣識學術備者
事多成功而聲名遠大信不誣矣初溫之龍翔廼兩
小寺東西角立大江中分紹興初眞歇了禪師董莅
之初䏻晩談笑實以土石合爲大刹竹菴珪公名翼
未叢一日分衛說法城闉民未晞信師侍立其旁欲
頂其足堅遜久之趨請款密遂端趺受師展拜四衆
錯愕謂天壤間復有斯人明日郛人如霧突水湧而
輸金帛焉師董福之雪峯衆僅一萬七千指妙喜杲
禪師一夕說法其中語多玩之師恬如也又嘗行丐
浙右施者如萬派奔匯師謂諸檀曰布施以破慳心
不必多我後有光佛子來汝當施之光因得佛子之

名於戲師道聲藉甚幾半天下山陲海壖之人謂生佛于世雖沒久矣其道聲益著者是非其氣識學術而致之乎或曰以師爲氣識學術其道安在蒙曰有二事耶氣識學術正則乃道之形容也今之稱禪師者例以儒墨相勝哀哉

紹興己卯間永嘉康公侍郞權紀年八十有餘而與龎眉先師過從一日謂先師曰某雖耄矣於先聖典籍未嘗輟卷每至夜分撚紙漬油燭書竟十枚方就寢先師曰學問既明苟臻乎道羣書可捐侍郞所得如何耶曰權所嗜者唯孔子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又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又曰吾道一以貫之顏淵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又曰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曾點曰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嘆曰吾與點也此乃孔門之妙道也先師曰此指學者入道之由耳康厲聲曰孔子之道何在先師曰在鄕黨一篇康沈吟久之乃論

孟子曰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或曰孟子不遇魯侯而不尤人可謂君子也得非怨天也乎公論曰孟子所謂天者本也理也自然也非謂上帝之所命也或者謝之

垂天之翼然後致九萬里之遠萬頃之量然後有呑雲夢之志若其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

仙居龍學吳公䢖簡堂禪師故人也淳熙庚子春簡堂自姑孰來歸天台國淸未幾吳公劃然莫帥里閈及鄕寺無問貧富積百萬錢以命簡堂陞座說法意者準若錢分爲二其一以周國淸之急其一以葺景星嵒乃簡堂退居擬二老晩年往來作物外游簡堂微知之投袂而起左右莫敢誰何初寒民荒寺資釜鬵暨鐃磬而輸焉逮吳公反其錢卽以歸其資咸忻忻以德簡堂嗚呼錢如蜜一滴也甜卷而懷之孰原其自然簡堂非素惡其財以其無道也後世聞其風貪夫廉是大有助於名教也

別峯印禪師始莅京口金山名翼振飛奔走衲子逮
晩年道聲沈墊淳熙戊申夏六月甲寅蒙嘗登徑山
從款談論凡七夕適届東山諱日其拈香云自從咬
破鐵酸饀四坐道場工白戰谷谷呱作鵓鳩啼者川
蠢苴肉猶暖孫枝枝上苦葫蘆茗椀爐香通一線嗚
呼觀其話言不減疇昔金山一別峯耳何趨舍不侔
是非道有昏明名有顯晦齒有壯耆時有通塞耶凡
欲有爲無先抗志志苟誠矣無所不遂

塗毒和尚始參大圓智禪師親鐵久之圓嘗謂毒他
時萃廣衆闡大法居一日訊問俛眉不答復自稱曰
和尚今日督鬭毒曰何也曰適有日者商略予命異
日出世衆不滿二十以故起吾之憂也毒曰凡出世
人第恐無本苟得本獨對聖僧喫飯亦無愧爲圓大
悅曰子之論非常人所能及也迨塗毒晩年祓旨
主盟徑山果有衆荷法公論曰本之一字可謂格言
患所以立者是也

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說約云理不可窮可窮非理也
性不可盡可盡非性也命不可至可至非命也須知
窮者盡者至者便是理是性是命也公論曰窮者盡
者至者謂是理是性是命斯乃以心推窮尋究卽能
推者此是前塵虛妄想相殊不知窮與盡與至乃指
學者入理性命堂奧蹊徑爾

或問孟子與告子論性一篇其至矣乎公論曰易云
中心疑者其詞枝孟子告子皆枝言也牛羊人形也
玉羽雪質也性非形質堅輕消也曰然則何謂性也
公論曰伐柯伐柯其則不遠

或問曰韓退之送李愿歸盤谷序何如蒙曰文章則
無以上之而其意多譏訕怊悵文過飾非非純亮達
者之言也或者未論蒙曰熟味則知之矣

或問曰陶淵明歸去來辭古今莫有間言非器識才
學竝高而何蒙曰然淵明作彭澤令在官八十餘日
賦此詞而歸其閑淡優逸辭高理詣莫能過矣獨消
憂二字抑有說焉

謫居者曰輕紗一幅巾短簟六赤牀無客盡日靜有
風終夜涼或曰何謂也曰思而思得

或問曰王元之小竹樓記何如蒙曰如公退之暇披

鶴氅衣戴華陽巾手執周易一卷焚香默坐幸自可憐生而繼之云消遣世慮猶玉之玷耳

道之不明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不及不肖者以微昧闇弱而不自得賢者以聰明黠慧而自障既曰過猶不及誠哉是言也

巳公以古月自號以月必不異古今也且今月不往古古月不至今今古截立兩不相到假言以今準古古亦今也以古望今今猶古也古今昭然義亦明矣或曰今之所言古月者非古今之謂也夫乾坤之內六合之中萬有叢然人事紛爾非古卽今復何逃其今古二字耶既非古今之謂抉有旨哉若賢與不肖特未得其朕矣既命者菴業識翁爲銘翁雖有父母所生之喙亦何及耶辭不獲免强而銘曰堂堂巳公古月曰兮就之也昧徒硿硿兮卽之也明匪圓斵兮徹去余論見古月兮

伊川云釋氏說道只務直上去不見四旁故皆不能處事惟務上達無下學又云佛氏不識陰陽晝夜死生古今安得謂形而上者與聖人同乎佛者言前後際斷純亦不已是也彼豈知此哉公論曰治生產業皆與實相不相違背謂無下學可乎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一體高低嶽瀆共轉根本法輪鱗甲羽毛普現色身三昧謂不識陰陽等可乎學到顏子處方得純亦不已若未到顏子而云純亦不已是亦業識也前後際斷卽坐忘時也彼豈知此哉

葉公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曰吾黨之直異於是也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其中矣或曰既隱曰直可乎蒙曰子之證父弟之訴兄先有證父訴兄之曲不必問所證所訴何事何由也當其未證未訴之時其理固直既啓證父訴兄之口則以陷於滔天之惡矣尙安得有所謂直哉

鷹紳雅士與數客過南漪之湄曰伊川云釋者高談性命之際至於世事往往直有都不曉者蒙曰不耘者有之揠苗者有之度地之肥磽亮土之所宜善去艸焉芟夷蘊崇之絕其本根善者信矣此老農老圃之事備嘗之矣一日如李義山贈稷山驛吏王金詩云過客不須詢歲代唯書一亥與時人何謂也蒙曰

亥爲十二支神之一屬水位居乾方配地之靜火絕木生水旺金病之鄉四爲幼子三十六禽三之位也歲之所在曰大淵獻戰國時有亥唐亦秦二世名也義則荄也依也事則魯襄公三十年三月癸未晉悼夫人食輿人之城杞者絳縣人或年長矣無子而往與於食有與疑年使之年曰臣小人也不知紀年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季於今三之一也吏走問諸朝師曠曰魯叔仲惠伯會郤成子于承匡之歲也是歲也狄伐魯叔孫莊叔於是乎敗狄乎鹹獲長狄僑如及虺也豹也而皆以名其子七十三年矣史趙曰亥有二首六身下二如身是其日數也士文伯曰然則二萬六千六百有六旬也今本作二萬二千六百有六旬失其讎挍也於是藹紳相顧頷之而去

明道聽前有茂艸覆砌或勸之芟明道曰不可欲常見造物生意又置盆池蓄小魚數尾時時觀之或問之故曰欲觀萬物自得意橫浦先生云艸之與魚人所共見惟明道見艸則知生意見魚則知自得意豈流俗之見可同日而語公論曰儀封人一見孔子遽以爲木鐸者以其見所未見故驚而爲之語也

道非虛無也日用而已矣以虛無爲道足以亡國以日用爲道則堯舜三代之勳業也橫浦先生可謂至論

邵堯夫詩云廓然心境大無倫盡此規模有幾人我性卽天天卽性莫於微處起經綸讀堯夫此詩宜其詔不起也確乎其不可拔自守其道矣又不若張拙秀才云光明寂照徧河沙凡聖含靈共我家一念不生全體現六根纔動被雲遮斷除煩惱重增病趣向眞如摠是邪隨順衆緣無罣礙涅槃生死是空花

橫浦先生云韓退之生平木强人而爲寒餓所迫累數千言求官於宰相亦可怪也至第二書乃復自比爲盜賊管庫且云大其聲而疾呼矣略不知恥何哉豈作文者其文當如是其心未必照乎當與有道君子議之公論曰繫辭云失其守者其辭屈

讀墳典誥身心當肅然如對能仁諸祖周公孔子我是迦葉阿難及諸弟子我是顏回曾參七十子之儔

儼然在前琅琅玉音諄諄之誨在耳一聞千悟身心廓然孰云去聖逾遠不然徒費日月膏燭耳如曰不立文字見性成佛道責自得左右逢原豈在循紙墨點鬼簿味糟粕耶蒙則曰大哉言乎第非垂棘之璧耳

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微知其寂則動矣略有感意則不通如鐘焉谷焉呼之則應扣之則鳴未呼未扣之前庸有知與意乎故曰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

唯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小人女子根性昧劣固不足論君子溫良恭儉讓聖如孔子而欲使小人女子有禮不懟言於已亦猶其難欲全德而爲君子又其難

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此安非平安之安安樂之安乃時安之安不見是而安乃易之序也

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繼之云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公論曰者箇香爐能盡聖人之意

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非艱難中取易略之易非繁劇中取簡省之簡言易則難矣言簡則不少也易簡在一念未萌已前晝明夜暗春生夏長則知乾坤之易簡也故曰易簡之善配至德

常無欲以觀其妙常不改之義有絲毫繫念則墮於人欲人欲既無天下之理得矣觀之一字不得已而言也微有觀意則不妙以有欲觀形名度數微爾知其歸趣正而不惑故曰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有欲即無欲也又曰和其光同其塵即內不失正外不殊俗或以老子溺於虛無其可忽哉

自誠明謂之性非世間專著之誠乃寂然不動不因一絲廓爾明悟無得而稱焉强名曰性自明誠謂之敎雖有誠之蘊而不見誠之體因聖人典敎洞然明發不依倚一物者乃誠之體亦無得而名且曰自明誠謂之敎故曰明則誠矣誠則明矣大矣哉誠明之道配天地脗萬物

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不行而到不勉而中曰致知之一字衆妙之門非情識聞見妄覺之知此知自戒愼不睹恐懼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而得之

盡己之性則盡物之性物我兩忘是謂致知格物言顧行行顧言此正吾釋行解相應如說修行也華嚴十林菩薩各說一行之法共成十行明密行如林功德之地無一物不由地之所生無一佛不由行之所成但取言說不行其行是名邪魔外道

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果如是不見有上下之位既無驕與倍豈常人所能到哉與夫自高標置徼幸欲居人之上者不可同日而語

儒者責其天理誠可貴也父子之間天理也父慈母愛子孝天理自彰不待學而後有廣而論之凡有血氣者皆有天理也小人初在襁褓中天理全及其長大貪欲一萌於心蔽於天理致於不孝不弟者有之吾徒割所愛從釋是絕天理也乎曰不然聽父母之命而後從之故曰舍予出家者是也天理無所不在世人徒見色服之異謂絕天理今之孝弟乃天理之麤淺耳能學道以明天理之高深無乎不報者斯得天理之大全泰華可夷也江海可涸也飲食可無也孝不可忘也蒙曾曰大孝同天地竝日月而健行不息大戒曰孝順父母師僧孝順至道之法孝可忘乎吾徒髡髮壞衣墮三寶數者無問貧富唯相尙以道不以通塞貴賤爲恥勝間有父母無親屬共億者佛許減衣鉢一分以奉之微有好勝惡貧之念萌于中而不歸父母之養者非吾釋之子也

太王始居於豳戎狄攻之欲得財物予之已復攻欲得地與民民怒欲戰太王曰有民立君將以利之今戎狄所爲攻戰以吾地與民民之在我與在彼何異民欲以我故戰殺人父子而君之予不忍爲乃與私屬遂去豳渡漆沮踰梁山止於岐下太王長子曰太伯次曰虞仲太姜生少子季歷歷子昌太王曰我世當有興者其在昌乎太伯虞仲知父欲立季歷以傳昌遂文身斷髮亡如荊蠻示無用於天下爲賢哉德乎有是父而有是子文王勃然興於周者蓋在此矣

漢高祖既有天下對羣臣謂父曰大人常以臣無賴不能治產業不如仲力今某之業所就孰與仲多公論曰高祖對羣臣面折其父使太公血氣尙熾則父子不順矣及讀楚元王世家封其兄子信爲羹頡侯

以其母嘗檪釜故儻信識孝義之本願爲黔黎可也
嗚呼高祖懷慍既久逢時呈露無餘蘊矣其於孝弟
何有哉驗於親親臣子可知矣素號寬厚長者者皆
稱歎也

黃龍菴主徵教一百四章辨通一十五章讀其徵教
如壯士前行百夫莫遏能殺人亦能活人可謂有力
者也讀其辨通如蓬萊弱水浩浩湯湯然㦐而不能
載一羽望其涯已解體矣涉之則沒溺學者當觀其
徵無閱其通

言而足則終日言而盡道言而不足則終日言而盡
物道物之極言默不足以載非言非默議有所極公
論曰南華老人可謂入理深談使有衲僧之作略儘
可爲人

化書云虵化爲龜雀化爲蛤彼忽然忘蜿蜒之狀而
得蹣跚之質此倏然失飛鳴之態而得介甲之體斲
削不能加其功䋲亦不能定其象何化之速也公論
曰子嵩知彼化之速而不知子嵩自化尤速於彼雖
未形蹣跚介甲之軀一念之間則千變萬化矣苟在

吾妙觀察智中則無所不利

周恭叔曰余所取友不取其知識朝徹才學過人唯
取其孝義賢善爲最公論曰孝配天地義礙天地賢
象天地善體天地孝義賢善不亦大乎其孰爲吾友
耶

君子所至之處不介視玩好之物苟介視之則它人
以爲已欲之畏其羞之是以君子不久視之也若其
對萬物不動其心於蒙豈敢曰能則願學焉蒙之徒
必能之豈用久視之戒

子思曰無入而不自得孟子曰順受其正此二者指
學者入道之捷徑可也若云得則失矣云受則不正
須知得而非得受而非受廓然大通不可得而形言
有諸內必形諸外言皃可以觀小人賢人聖人之氣
象觀晏子與晏子之馭者則知爲晏子爲其馭也觀
子路顏回孔子則知爲子路顏回孔子也人焉廋哉
孟子曰放其心而不知求又曰求其放心而已矣苟
求之則是放心一念不生心則復矣何用求焉此姑
就孟子求心而言若夫喜怒哀樂世念紛紜則是見

量受用孰云是心孰云非心何放何求哉
寂音尊者智證傳曰昔黃檗嘗遣臨濟馳書至潙山
既去潙山問仰山曰寂子此道人宅日如何對曰黃
檗法道賴此人他日大行吳越之間然遇風則止潙
曰莫有續之者否對曰有但年代深遠不欲舉似和
尙潙山曰子何惜爲我一舉似耶於是仰山默然良
久曰將此身心奉塵刹是卽名爲報佛恩風穴莫年
常憂仰山之讖已驗當之乃有念公知爲仰山再來
也又曰華嚴經毗目仙人執善財手卽時善財自見
其身住十佛刹微塵數世界中云云彼仙人放善財
手善財童子卽自見身還在本處方其執手卽入觀
門及其放手卽是出定又曰長沙偈曰學道之人不
識眞只爲從前認識神無始劫來生死本癡人喚作
本來身今時邪禪乃相傳授以揚眉瞬目竪拂拈槌
爲極則佛法幾何不平沈哉圓覺經曰衆生妄見流
轉厭流轉者妄見涅槃由此不能入淸淨覺非覺違
拒諸能入者有諸能入非覺入故謂脫有能入覺道
者但成小乘非能入覺故曰非覺入故又曰三祖粲
禪師既以大法付四祖信禪師乃祝曰謹勿言自我
處得法來粲公于時念達磨可祖弘法之艱難皆爲
邪師惛害痛自謹耳又曰唐萬回和尙偈曰明暗兩
忘開佛眼不緊一法出蓮叢眞空不壞靈智性妙用
恒常無作功聖智本來成佛道寂光非照自圓通故
首山臨終偈曰白銀世界金色身情與無情共一眞
明暗盡時俱不照日輪午後示全身果午後泊然而
化黑白兩忘之効也又曰曹山本寂禪師偈曰從緣
薦得相應疾就體消停得力遲瞥起本來無處所吾
師暫說不思議如竹林善會禪師爲道吾發之以見
船子言下有省悟既出而回顧船子笑曰這漢疑我
別有也於是覆其舟蓋信力尙微未大通透故耳又
曰永嘉尊者曰取不得舍不得不可得中只麼得可
以取則法身有剩可以舍則虛空可逃離取舍之心
則如絮毬百衲置之閑處天寒歲晩有時而得用也
又曰黃龍寶覺禪師作老黃龍生日偈曰昔人去時
是今日今日依前人不來今既不來昔不往白雲流
水空悠悠哉誰云秤尺平直中還有曲誰云物理齊種

䟽還得粟可憐馳逐天下人六六元來三十六夫窮
子追之即躃地常不輕直告之即被捶罵是二者不
知直中有曲種䟽得粟者也又曰翠巖眞點胸好問
僧文殊是七佛之師因甚麼出女子定不得罔明從
下方來因甚出得女子定莫有對者獨英邵武方其
問時以手搯其膝而去眞笑曰賣匙箸客未在余以
謂英邵武可謂一念不生前後際斷者耶公論曰智
證傳僅三萬言動謬佛祖之意畧舉此數端學者宜
審之嗚呼蟊生於禾害禾者蟊也觀音尊者似之
乾道間伊菴權和尚董天台平田有士人陳德夫訪
之曰大悲神呪舊本作阿遊孕新改爲阿逝孕謂神
人現而正之如何菴曰呪乃如來祕密之言十師未
嘗譯也字或可改呪已譯矣子韶張公注般若心經
呪曰揭諦揭諦注云逼曝逼曝波羅揭諦波羅僧揭
諦注云逼逼曝曝遂呈似大惠禪師惠恚曰子韶即
得不然使後人例爲闡提爾遂損之蒙時在側不覺
首肯之者庵肯之是肯伊庵肯大惠肯子韶
汾陽禪師作洞山五位偈曰五位參尋切要知纖毫
纔動即差違金剛透匣誰能曉唯有那吒第一機舉
目便令三界淨振鈴還使九天歸正中妙協通回互
擬議鋒鋩失却威其非者注者觀汾陽之言得無愧
乎
宏智禪師隰川人主法句章天童日衆逾一萬指來
之者猶源源不已知事獻議曰衆既夥頤奈寠空何
敢請遏焉它日庾廩充內之未晚也師徐謂之曰然
且夫人以道爲本道假人以顯是衆也務道而彙集
非可以術致贏糧霽隙槩可貸諸是衆也不可不立
苟食滋而衆削是人之不存其過寠空之憂不翅百
矣子安之無預是恒公論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雪峯九到洞山三上投子遂嗣德山臨際得法於大
愚終承黃檗雲嵒蒙道吾訓誘乃爲藥山之子丹霞
承馬祖印可而作石頭之裔佛祖之意欲人人自證
自悟脫生離死本無一法箇相傳受而爲師弟子詄
辱先師云道須自得得而非得妙契本空員無師智
自然智直饒道天上天下唯吾獨尊猶是傳語底人
大丈夫爲先天之師具全機之用故曰我爲法王於

法自在何拘師承之有今云師承者必先覺而覺後覺不得已遂有師弟子之稱噫末法淩替與古迥別今之爲師者不問可否例以撫養收恤鑽腋出羽意謂我宗盛大多有法嗣弟子曰某人衆有年見師之後如卸重擔如脫穢裘慶快生平盡得師道意在提援月名苟利而已矣嗚呼哀哉前脩既往如是之爲佛法幾何不陸沈也耶

訂頑云乾稱父坤稱母予玆藐焉乃混然中處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公論曰塞之一字似挾太山超北海用力多見功寡鑒法師云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一體我字早費脚手

遺書或問格物須物物格之還只格一物而萬理皆知曰怎得便會貫通若只格一物便通衆理雖顏子亦不敢如此道須是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積習既多然後脫然自有貫通公論曰於戲程氏之學今日見矣乃知其從前所論性理皆是和會積習的無自得非得之道

才勝德小人也德勝才君子也才德俱勝故名聖人才德俱無故名愚人與其爲小人不若爲愚人至哉言乎可謂天下公論

公生明偏生暗苟私一毫則不明安得公乎蒙之所論自朋友講議晩生請問耳目所實質於己證於道非以愛惡之私去取亦非角技能售虛名於人間世以授諸弟子庶幾爲善人爲君子爲得道焉語未竟有客曰眞正得道人不見世間過叢林公論多詆人之非何哉蒙曰有是言也語云惡訐以爲直及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是亦訐乎今之所論無他邪者正之正者明之昧者使知之庶各循其本客以爲訐不復論也

叢林公論終

跋

恕中慍公辯叢林兩字匪所當矣然而失著作之體於題名王勃蘇軾之徒猶未免焉矧急于談理而喪

于禦侮者乎書堂欲梓繡公諸世而請予校讎予嘉
曰論之公而書亦公者公之極也揭實智之日破叔
世之閼者設論之意也此畢吾竊爲彬師賀之乃參
攷於羣書聚舊本昭熱治活印逆施業卒而授焉或
謂叢林者說處云公論說乎叢林故名焉亦山菴雜
錄之謂也此言或然

延寶庚申之夏洛西龍華釋道忠識





叢林盛事



宋・道融 撰



叢林盛事序

余厠身叢林僅三十年所見當代諸大老多矣厭世掩扃丹丘中峰之下日與艸木俱腐而陳習未忘瞌睡之餘信手抽骨董箱得江西瑩公所著羅湖野錄一帙及開卷首乃無著師之為序引有曰前哲入道機緣禪書多不備載其過在當時英俊失於編次是無衛宗弘法之心而然遂致有見賢思齊者徒增嘆息細味其語誠可箴吾輩懶慢之病因追憶平日在衆目見耳聞前輩近世可行可錄之語共成一編書成將呈鄮峰佛照老人見而悅之謂侍僧道權曰此眞吾門盛事也胡不刊木以傳後世因以叢林盛事目之知我罪我毋加哂焉

歲丁巳慶元三年仲秋日　道融序

叢林盛事綱目

卷上

卷下

目錄終

叢林盛事卷上

宋 沙門 道融 撰

○程大卿參南禪師南令看生緣話法昌一日問曰何不直下與伊斷絕去南曰也曾爲蛇畫足來是伊自不瞥地昌曰和尚如何爲他南曰咬盡生薑呷盡醋昌曰流俗阿師又與麼去南云法昌作麼生昌拈拂子便打南曰耆老漢得與麼無人情昌休去

○佛印一日入室次忽東坡至印云此間無榻座不及奉陪居士坡云暫借和尚四大爲榻座印曰山僧有一問居士若道得即請坐若道不得即輸却玉帶坡欣然曰便請印曰居士適來道借山僧四大爲榻座只如山僧四大本空五陰非有居士向什麼處坐坡擬議不能加答遂解玉帶大笑而出印却以雲山衲衣贈之坡有偈云百千燈作一燈光盡是恒沙妙法王是故東坡不敢惜借君四大作禪牀又云病骨難堪玉帶圍鈍根仍落箭鋒機會當乞食歌姬院換得雲山舊衲衣又云此帶閱人如傳舍流傳到此亦悠哉錦袍錯落渾相稱乞與佯狂老萬回印以二偈

謝云石霜奪得裴休笏三百年來衆口誇爭似蘇公留玉帶長和明月共無瑕又云荊山卞氏三朝獻趙國相如萬死回至寶只應天子用因何留在小蓬萊

○楊次公提刑一日問芙蓉楷禪師曰某與師相別幾年楷曰七年楊云者七年參禪耶學道耶楷曰不打者鼓笛楊曰與麼則空遊山水百無所成楷曰相別未久善能高鑑楊呵呵大笑韓魏公夏日來訪楷出接韓遂曰禁足不出因甚破戒楷曰官不容針私通車馬韓大喜之

○眞淨禪師居筠之大愚太守錢公弋來遊怪禪者驟多衆以師有道德者奔隨而至錢公即入其室未有以奇之翌日命齋師就席俄有犬逸出屏帷間師少避之錢嘲曰大善知識固能降龍伏虎豈畏犬耶師應聲曰易伏假巖虎難降護宅龍錢大喜乃移居聖壽問道焉

○承天宗行脚時爲泉州棲隱和尚馳書到京師李駙馬宅相看都尉問曰因甚到京師宗曰專爲院門馳書尉曰適來悔伸一問宗曰都尉慣得其便尉便喝宗曰放過一著尉云再犯不容宗曰三十年後大有人舉在尉大笑

○興陽剖禪師初在大陽作園頭種瓜次陽問甜瓜何時熟剖云即今熟了也陽云揀甜底摘來剖云摘來與什麼人喫陽云與不入園者喫剖云未審不入園者還喫也無陽云汝還識伊麼剖云雖然不識不得不與陽笑而去剖因臥病陽問曰是身如幻泡幻泡中成辦若無箇泡幻大事無由辦若要大事辦識取箇泡幻作麼生剖云猶是者邊事陽云那邊事作麼生剖云匝地紅輪秀海底不開華陽笑曰乃爾惺惺耶剖喝云將謂我忘却後竟不起陽遂以直裰弁偈付浮山遠遠後接投子青起洞上一宗耳

○法雲圓通秀禪師初習華嚴一日嘆曰吾觀善財始見文殊復過百十城事五十三善知識又聞達磨西來老盧南去教外別傳無上心印吾豈止方隅滯性相之宗耶因棄所業東裴南遊至無爲謁懷禪師懷問曰座主講甚麼經秀曰粗習華嚴懷曰華嚴以何爲宗秀曰以法界爲宗懷曰法界以何爲宗秀曰

以心爲宗懷曰心以何爲宗秀不能答懷曰毫釐有差天地懸隔汝當自肯會有省後十七日聞僧擧白兆問報慈云情生智隔想變體殊情未生時如何慈云隔師於此大悟直到方丈陳所得懷喜曰前後座主見吾者多唯汝一人堪承大法吾宗異日在汝一人行矣師遂服勤八年懷推爲上首出世舒之四面後居東京法雲雲門正宗由茲大闡

○芙蓉楷在投子作典座子一日問厨司勾當不易楷云不敢子云煮粥耶蒸飯耶楷云人力淘米著火行者煑粥蒸飯子云汝作甚麽楷云和尚慈悲放他閑去投子駭之

○淨因成枯木問僧甚麽處人僧云西川成云幾時離鄕僧云前年二月成云未離本國一句作麽生道僧云通身是口難爲祇對成云猶是離家失業句僧無語成打一拂子云杜蹈破許多艸鞋

○鼓山佛心才禪師閩人初參死心心問鄕里甚處才云福州心云玄沙不出嶺保壽不渡河因甚到這裏才云因行不妨掉臂心云左手掉右手掉才放下兩手掉出心大喜及許挂搭已被侍僧所擠云才到處吵人叢林和尚不得留之於是心遂不納云聞汝到處吵人叢林且往他處才云大善知識眼在甚麽處拂袖而出見昭默昭默納之未幾遂契黃龍之道昭默以大法任之

○樂全先生張安道慶曆中守滁州至一僧舍見梵夾齊整怪取閱之乃楞伽阿跋多羅寶經恍然如獲舊物細觀筆畫手迹宛然如自所書者悲喜太息從是悟入嘗以經首四偈發明心要東坡過南都親見公說且以錢三十萬託云印施於江淮間東坡親書令佛印刻石金山故贈樂全詩有曰樂全居士樂於天維摩丈室空翛然之句

○雪堂行括蒼人少登上庠因見殺生者盡然有感遂棄家直抵泗州普照王寺出家以掃塔爲務既剃髮乃往舒之龍門依佛眼禪師爲侍者一衲度寒暑又且養蝨隣肩皆厭之每於殿堂僻處坐禪一日看玄沙築著脚指頭話大有發明佛眼乃川人上堂次因行侍立戲曰川僧藞苴浙僧瀟灑諸人若也不信

看取山僧侍者一衆大咲後見其父從大常博士出守三衢行時母老來歸閣者見其繿縷再三不與進行乃解衣與之纔通覆而其母聞之不覺仆地曰我兒猶在耶遂迎入宅堂逼令換衣澡浴皮浴其衣盡換去只得著其新衣行泣曰我幾年與他爲眷屬豈一日遽相捨耶卽抵吉祥寺作宿次日父母兄弟俱來報謁而行以黎明去矣竟不及見但見壁間留偈云莫嫌心似鐵自己尙爲冤掃盡門前雪方開火裡蓮萬般休更問一等是忘緣箇事相應處金剛種現前其母因憶師失明行再歸括蒼其父逼令出世南明遷衢之烏巨其道大振終於饒之薦福妙喜親爲撰語錄序流傳于世

○典牛和尙成都人姓鄭氏名天游本仕族初試郡庠復試梓州二處俱發游不敢承受竄名出關適山谷道人西還因見其風骨不凡論議超卓迺同舟而下竟往廬山剃髮不改舊名首參死心不契乃依湛堂於泐潭時妙喜爲侍者游居書司旦夕相從後往古藥山發明大事出世廬山小寶峰後居雲巖甞和忠道者牧牛頌曰兩角指天四蹄踏地拽斷鼻圈牧甚屎屁初張無盡見其坦率不事事肯慢之謂之顚游後妙喜持此頌獻之無盡撫几稱賞妙喜曰相公且道者頌是甚麼人做無盡曰此非彌勒大士安能發此言妙喜曰此乃前日顚游所作無盡曰奇哉奇哉湛堂乃有此兒耶臨濟一宗其在此矣但將去質庫中典也典得一百貫商英肉眼不別幾乎蹉過此人遂燒香望雲巖悔過游後退雲巖過廬山棲賢長老見其堅老又且川氣不肯挂搭却云老大大正是質庫裡典牛耶游聞之乃述偈而去曰質庫何曾解典牛只緣價重實難酬想君本領無多子爭解能容者一頭因菴于武寧四十年終身不出塗毒見之已九十三矣

○佛燈珣號罵天湖之安吉人嗣佛鑑住禾山日甞上堂僧問如何是賓中賓答曰客路如天遠侯門似海深如何是賓中主云長因送客遠憶得別家時如何是主中賓云相逢不下馬各自有前程如何是主中主云一朝權祖令誰是出頭人賓主還有向上事

也無云向上問將來如何是向上事云大海若知足
百川應倒流僧禮拜珣云此是珣上座三十年學得
底
○開福寧道者歙州人參五祖演演見其立作高上
識趣超卓每當衆譽之復令入堂司同學妬之夜引
寧山行道話因毆之傷其面目赴衆不得演聞之躬
往省問曰聞汝被那一輩無禮何不至方丈雪屈聽
老僧與汝趕逐寧竟不忍顯但云某自喫攧傷損不
干他事演淚下曰吾忍力不如汝他日豈奈汝何後
出世開福容五百衆將示寂預定日時坐化以大法
授月菴果果陞沈衆底人莫能識唯圓悟知之後成
褫其出世以頌送之曰歙山老人末後句的的親傳
四絕堂正令已行風凛凛斗間劍氣燭天光
○應菴初依蔣山圓悟會中與此菴元爲友及元住
處之連雲華從虎丘隆會中來初到便令作首座未
久令立僧元上堂云西河有師子連雲出虎兒親從
猛虎窟中來文彩爪牙悉皆備雖未及驚羣已有食
牛志痛念楊岐宗令之如掃地豎起鐵脊梁與先師

出氣諸人還識麼兩眼大如環當頭立底是後出世
妙嚴爲虎丘燒香自後住十年其道與妙喜相抗李
浩侍郎與師游久矣嘗贊師眞云平生波波挈挈纔
得箇院子住便打脫而今又向幀子上出來知他是
死是活
○木菴永禪師福州章聖者小師秉儒從釋與法弟
安分者爲友同參懶菴需於洋嶼皆有大發明因作
水覔頌云路繞懸崖萬仞頭擔泉帶月幾時休箇中
撥轉通天竅人自安閑水自流妙喜見之曰鼎需有
此兒楊岐法道未至寂寥後住鼓山江浙兄弟盡入
嶺松源無用息菴諸老皆在座下後終於泉南
○直道者安州人初參妙喜於回鴈峰下喜問曰上
座甚麼人直云安州人喜曰我聞你安州人會厮撲
是否直便作相撲勢喜曰湖南人喫魚湖北人著鞭
直打翻筋斗而出喜曰誰知冷灰有粒豆爆竟辭喜
過江浙嘗與三衢陞式二人爲同行後住金陵保寧
嗣妙喜法道大振因留守陳丞相俊卿會諸山茶次
陳舉有句無句如藤倚樹令諸山批判諸山皆尖言

巧語以取丞相之意惟師最後頌曰張打油李打油
不打渾身只打頭丞相大喜未幾遷住蔣山
○或菴體和尚台州黃巖人賦性麤糙遇事敢爲受
業上下號體亂擾參此菴元於護國一日在羅漢殿
行道忽聞庫下毆行者大叫一聲豁然契悟走見元
元曰這十一郎今日如病得汗未幾充典客後令化
塗田頌送之曰豎亞頂門三隻眼放開肘後驗人符
杖頭殺活無多子截海須還大丈夫爾後依瞎堂首
衆于虎丘出世蘇之覺報嗣此菴法道大振後遷焦
山郡守曾侍郎仲躬常問道焉師既入滅以石硯寄
曾曾以偈弔云翩翩隻履逐西風一物渾無布袋中
留下陶泓將底用老來無筆判虛空體之辭世云鐵
樹開華雄雞生卵七十二年搖籃繩斷可謂眞臨濟
種艸也
○瞎堂遠初住婺州金鱗山後赴建上禪寂請道過
三衢時雪堂行住烏巨遠往講法眷行與語奇之且
留遠旬欵亟往郡中見超然居士曰師伯圓悟和尚
有晚子川遠昨至山中將赴建上請惜其居處山深

地僻居士能爲稟郡守以一院留之可乎超然即白
郡守俾其住子湖定業禪寺師受請示衆云甘分金
鱗困守株誤他禪寂遠招呼中途再領賢侯命定業
難逃住子湖未幾遷報恩時妙喜居衡陽聞師名以
法衣幷偈寄曰這川藞苴無眞無假一條白棒佛來
也打更有一般長處解向鉢盂裡走馬後歷住諸山
奉詔居靈隱
○密菴傑禪師閩人初出嶺至婺州智者偶負暄次
有老宿問曰上座此行何處去曰四明育王見佛智
和尚去老宿云世衰道喪後生家行脚例帶耳不帶
眼傑曰何謂也老宿云今育王一千來衆長老日逐
接陪不暇豈有工夫著實與汝輩發機傑下淚曰若
如此某今往何處宿云此去衢州明果有華匾頭雖
後生見識超卓汝宜見之傑依教往明果依華華家
風難入傑不憚辛苦一日室中問如何是正法眼傑
云直甚破沙盆華再追云虛空消殞時如何傑云著
著穎脫華云罪不重科華即升堂告衆云有大徹堂
前崩裂石裂之句傑依華四年窮盡千聖命脈母老

歸鄕華以偈送曰大徹投機句當陽廓頂門相從經四載徵詰洞無痕雖未付鉢袋氣宇呑乾坤却把正法眼喚作破沙盆此行將省覲切忌便踈跟吾有末後句待歸要汝遵後出世衢之烏巨學者雲擁上堂從來不唱脫空歌把火燒山拾田螺白骼樹頭魚產子急水灘頭鳥作窠皆謂在明果夜聞樵者歌因打破漆桶蓋師之密機莫測前後七住大刹終于太白應菴之道藉若大行信之行脚見人固宜帶眼莫帶耳雖籬脚下有箇漢也須驗過始得不可以院子大小衆之多寡趂讚過時須知此事若不負志雖從釋迦老子肚裏過也只是箇屎橛可不擇哉

○且菴仁和尙越之上虞人少習天台教初自括蒼隨雪堂過衢之烏巨因見雪堂普說曰今之兄弟做工夫正如習射先安其足從習其法後雖無心以久習故箭發皆中喝一喝云即今箭發也看看仁不覺身倒作避箭勢豁然大悟夏罷以母老歸鄕辭雪堂堂以偈送之曰儼老昔年窮事相脫履南游扣宗匠石頭路滑不辭勤腦後一槌曾兩當仁禪勁志許誰儔訪我蒼山白練州萬浪千波洶涌處果然呼喚不回頭西山積老期同住又說重尋越山路歸時應是歲華深趙州更有爐頭句仁從是歸梅山菴十六年後天童覺和尙出隊至上虞夜宿其菴連榻與語大奇之既歸夏末不請首座主事白覺覺云我首座早晩來也乃遣侍者往越邀仁仁纔至即請歸首座寮衆訝之未幾令秉拂挂牌衆服膺後二年宏智入滅妙喜主後事兩班皆衣布唯仁不肯成服喜怪問之仁乃密啓其事妙喜曰元來是見雪堂來後住長蘆法席大振嘗頌臺山婆子話學者爭誦之曰開箇燈心皁角鋪日求升合度朝昏只因霖雨連綿久本利一空愁倚門顯謨呂公正巳嘗問道於師既別覓偈師援筆贈曰君今親切到長蘆抖擻衣衫一物無此去逢人如借問但言風急浪華麤

○白楊順和尙綿州人依佛照數年因普說擧傅大士心王銘曰水中鹽味色裏膠靑決定是有不見其形豁然有省次日入室照問眞佛住在甚處順曰住在不定處照曰既是眞佛因甚不定順曰若定即非

一無麼字

眞佛照顧之後居臨川其道大振上堂曰犬吠黃昏月風吹半夜燈屋頭猫捕鼠世上道嫌僧磊直招人怪孤高舉世憎山林眞實處凡事百無能任他霜雪上眉稜又曰水洗溪邊石風吹古殿檐於斯知落處可必在靈山

○月菴果和尚信州鉛山人初見寧道者寧問曰上座鄕里曰信州受業甚麼處曰鉛山七寶寧曰還帶得寶來麼果展兩手寧震聲一喝便下參堂後見死心心舉雲門話墮話深徹法源然不忘開福後室中舉此話以頌示學者叢林盛誦曰萬仭龍門勢倚空懸崖撒手辨魚龍時人只看絲綸上不見蘆華對蓼紅

○谷山旦初參佛性泰和尚一日上堂舉趙州云臺山婆子已爲諸人勘破了也意作麼生良久云就樹撮將黃葉去入山推出白雲來旦於言下釋然次日入室泰問前百丈不落因果因甚麼墮野狐身後百丈不昧因果因甚脫野狐身旦曰好與一坑埋却泰徵之語皆不凡未幾令立僧名動一時妙喜南行旦呈頌云異類中行世莫猜故教佛日暫雲靄度生悲願還無倦方作南安再出來妙喜賞之

○懶菴需和尚依佛心才才居大乘需已首衆挂牌後問學者即心即佛因緣時妙喜菴于洋嶼需之友號光狀元者與需書云菴主手段與諸方別可來此少欵需咲而不答光以計邀師飯需往赴之及門會妙喜開室需隨衆喜問曰僧問馬祖如何是佛祖云即心即佛作麼生需下語喜訶之曰汝見解如此敢妄爲人師也鳴鼓普請揭其平生所得力處排擯邪解需淚交頤不敢仰視默計之曰我之所得既所排擯西來不傳之旨豈止如此耶遂歸心弟子之列一日喜問曰內不放出外不放入正當恁麼時如何需擬答喜拈竹篦劈脊連打數下需豁然大悟曰和尚已多了也喜又打一下需作禮喜咲曰今日方知不汝欺遂以偈印曰身心一如身外無餘咄這瞎驢付與鼎需自是名振叢林出世住泉之延福遷西禪嘗示衆云太虛挂劍用顯吾宗據坐禪威如何近傍縱具地回天轉電卷星飛底手段要且不堪勍敵而今

莫有別休咎底麼出來相見稍涉遲回一揑直教粉碎喝一喝下座又至節示衆云二十五日已前羣陰消伏泥龍閟戸二十五日已後一陽來復鐵樹開華正當二十五日塵中醉客騎驢騎馬前街後巷遞相慶賀物外閑人衲被蒙頭圍爐打坐風蕭蕭雨蕭蕭冷湫湫誰管你張先生李道士胡達磨又示衆云横按鏌鎁虛張意氣穿開碧落徒費精神直饒不動神鋒坐致太平堯舜之君猶有化在

○紹興間有一仕宦至焦山題風月亭曰風來松頂清難立月到波心淡欲沈會得松風元物外始知江月似吾心前後觀者莫不稱賞唯月菴果行脚到此觀之曰詩好則好只是無眼目同坐者曰那裏是無眼目處果曰小僧與伊改兩字即見眼目同坐曰改甚字果曰何不道會得松風非物外始知江月即吾心坐者大服信之做工夫眼開底人見處自是別況月菴平昔不曾習詩而能點化如此豈非龍王得一滴水能興雲起霧者耶兄弟家行脚當辨衣單下本分事不在攻外學久久眼開自然點出諸佛眼睛況世間文字乎

○宏智禪師住圓通時夜夢作一聯云松徑蕭森窈窕門到時微月正黃昏自是數年杳不省此建炎間避虜一笠過東浙抵天童適主者退席師自舟中破曉入山恰是天明時節見松逕蕭森月蒙烟靄忽省向來夢中之句及歸旦過雖不言名字而兄弟已有識者曰此乃長蘆長老也胡爲至此密報主事主事即申使府府喜不自勝葢夜夢神人報云天童主人乃隰州古佛也即出帖差官至旦過請之師堅不肯乃被旦過兄弟硬舁歸方丈一住三十年洞上之宗由玆大振信人之住院緣法自定初不在茍求也

○圓極岑和尚台之仙居人抱節孤高近世罕及久依雲居如和尚在書司十七載如遷寂一錫回浙依正堂辨於道場未幾令董座元出世雪之下山乃石林先生講易之地辨意具此一瓣香爲拈出而岑竟嗣雲居如叢林多高之後歷董大刹然福緣蹭蹬涉世多艱岑終不以介意平生施利未嘗經眼後退常之華藏道場而終焉有語錄二十卷行于世侍郎曾

公仲躬為序其首岑有贊長蘆且菴其贊云夜半推
出日輪天明把住桂轂拈將四部洲放在一粒粟奏
無絃而非履霜之樂唱胡歌而非白雪之曲大冶煆
絕鑛之金痛鎚碎無瑕之玉東湖赤梢鯉魚生出金
毛鐵犢

○混源密和尚住紫籜上堂云雲山漠漠喬木森陰
古屋耿耿叢林闃寂混源於此栽荊棘布蒺藜剗硬
塞誰敢正眼覷著忽有箇漢向這裏轉得身吐得氣
釃茶三五椀意在钁頭邊其或未然青尖路險瞰空
碧莫謂公公不道來又曰春日暖黃鶯鳴更聽斷崖
流水聲春山疊翠款作步歸來烟島與誰爭且歸來
一句作麼生學曲肱拳作枕臥聽夕陽鐘

○富鄭公弼參投子顒禪師盡弟子禮謹厚如初學
者後因張比部隱之以勢位陵衲子公乃與之書曰
禪家者流凡見說事枝蔓不徑捷者謂之葛藤往往
鄙誚遂著葛藤歌（載于集中）弼因嘗思其所以今試與隱
之商確不知何如大抵俗士與僧人性識初無纖毫
差別其事蹟甚有不同處且僧人自幼出家早以看

經日久聞見皆是佛事及剃髮後結伴行脚要到處
便到參禪問道之外羣衆見聞博約又復無限耳目
薰蒸既熟忽遇一明眼人摘撥立便有箇見處却將
前後凡所見聞自行證據豈不明白暢快者哉吾輩
俗士自幼小為俗事浸漬及長大又娶妻養子經營
衣食奔走仕宦黃卷赤軸未嘗入手雖乘閑覽閱只
是資談柄而已何嘗徹究其理且士農工商各為業
資纏縛知有禪林法席假使欲去參問何由去得何
處更有結伴游山參禪問道及衆中博約之多乎萬
一明眼人因事遭際且無一味工夫所聞能有多少
所得能有幾何復無問之所見所聞自作證據更不
廣行採討深加鑽仰才得一言半句殊未明了便乃
目視雲漢鼻孔遼天自謂我超佛越祖千聖齊立下
風佛經禪冊都不一顧以避葛藤之誚弼之愚見深
恐未然也弼不學則已若以辯身心學之須是周旋
委曲深鈎遠索透頂透底徹骨徹髓一切見成光明
潔淨絕一點塵許凝翳方敢下隱之隱之此之一事
不是小小直要脫却無始以來生死根本與管生死

底閻羅老子作抵敵始得不可取人閑言長語以當
參學便自瞞去祝祝粥啓上比部執事

〇艸堂清禪師見晦堂有所得後遍游江淛歸居廬
山去見眞淨於泐潭淨問甚麼處來淸曰下江淨曰
將得什麼來淸曰和尙要什麼淨曰一切盡要淸乃
提起坐具淨曰閑家具淸曰莫要急切底麼淨曰試
拈出看淸摵一坐具便行淨大駭之後出世黃龍上
堂曰昨日林間爲野客今朝堂上住持人放開揑聚
都由我萬象之中獨露身越明年卽退院事結茆於
寺之東隅久之再住上堂云掩息茅堂過六冬心忘
境寂萬緣空不知定業從何起依舊令教繼祖宗後
居曹山踈山殆居泐潭巳八十三矣諸方龐鴻絕物
之士皆歸焉

〇慈航朴禪師閩人稟質脩黑狀若應眞嗣無示諶
初住明之蘆山遷育王禾幾被有力者移居海下萬
壽瘞菴歸寂於天童太守聞其風命朴繼席是夜太
白耆舊皆夢有鐵羅漢自舟中而歸方丈有同衣者
上一啓曰昔去鄮峰而身輕一葉我無靦顏今上長
庚而道重三山人有喜色快離佛聲利涉鯨波出幽
谷而遷喬木光乎此道登東山而小魯邦允也其時
自此以還未知所措一住二十二年皇子魏王弁史
魏公皆重其道德淳熙初孝宗皇帝親書太白名山
四字以錫之朴住蘆山有上堂云德山入門便棒臨
濟入門便喝德山棒頭耳聾臨濟喝下眼瞎雖然一
搦一擡就中全生全殺遂喝一喝卓拄杖一下敢問
諸人是生是殺良久云君子可八

〇深巳菴永和人嗣妙凝禪嘗有頌送之曰送君還
憶深師叔兩眼依前聽轆轤後住溫州報恩有冬至
小參云一二三四五五四三二一寒風劈面來籬頭
吹觱栗下座余時在旦過中聞其擧揚便知其得雲
門向上之旨惜無人嗣續之韶陽之道遂湮沒於此
人焉

〇月堂昌和尙嗣妙湛孤風嚴冷學者罕得其門而
入歷董名剎後終于南山淨慈智門祚禪師法衣傳
下七世昌既沒則無人可擔荷遂留擔頭交割今現
存焉故瞎堂遠爲起龕有三十讖羅龍打鳳勞而無

功佛祖慧命如塗足油雲門正宗如折襪線之句嗚呼可不悲哉

○龜山光和尚參妙喜於洋嶼時凡半年無啓口處一日入室喜問曰喫粥了也洗鉢盂了也去却藥忌道將一句來光曰裂破喜莊色曰又來者裏說禪那師於言下大悟遍體汗下遂禮拜喜以偈印曰龜毛拈得笑哈哈一擊萬重關鎖開慶快平生是今日孰云千里賺吾來光作投機頌云當機一拶怒雷吼驚起法身藏北斗洪波浩渺浪滔天拈得鼻孔失却口喜見之曰此正是禪中狀元也因號爲光狀元

○自得暉和尚在長蘆祖照席下時一窩蜂發衆皆散去唯師與宗白頭者不動私謂曰參禪本爲敵生死豈可因此難便逃避況我色身又弱若至中路也則落他手賊既至見衆僧俱散唯暉在堂中坐禪爭以箭射之俱不中暉寂然不動末後一箭從袖射透函櫃暉方驚覺因此成顫病宗白頭者坐庫司賊見遂縛之欲射殺傍有直歲僧再三近前白賊乞代賊曰汝是他何眷屬僧曰此僧已參得禪了他時可出來爲大善知識教化衆生我未曾參得便死無緊要故乞代之賊奇其言二人俱放後宗居明之翠巖其道大振向所代命者亦來座下宗常謂曰此乃再生父母也信之參禪若具正因般若豈無驗哉

○開善謙和尚建寧人初之京師謁圓悟無所省發後隨妙喜菴于泉南喜領徑山謙亦侍行未幾喜令往長沙通紫巖居士張魏公書謙自惟曰我參禪二十年逈無入處更於此行決定荒廢意欲無行友人竹原菴主宗元者乃責曰不可在路參禪不得吾與汝俱往謙不得已而往在路泣謂元曰我一生參禪殊無得力處今又途路奔走如何得相應去元告之曰但將諸方參得底悟得底圓悟妙喜與汝說得底都不要理會途中可替底事我盡替得你只有五件事替你不得你自家祇當謙曰甚五件事願聞其說元曰著衣喫飯屙屎送尿拖箇死屍路上行謙於言下大悟不覺手舞足蹈曰非兄某甲如何得此田地元乃曰汝這回方可通紫巖書吾當回矣元即歸建上謙到長沙留半載秦國夫人亦因師打發大事乃

還雙徑妙喜策杖倚門而待一見謙曰建州子這回別了也只管怨老僧自是你時節未到於是日益玄奧後出世玄沙示衆云竺土大仙心東西密相付如何是密付底心良久云八月秋何處熱又云說佛說法誑惑盲聾論性論心自投穽陷行棒行喝倚勢欺人瞬目揚眉野狐精魅總不與麼大似揚聲止響別有奇特也是望空啓告畢竟如何白雲盡處是青山行人更在青山外

○辨正堂嗣佛照初道價不振蓋初機罕識之渠家風嚴冷衆皆畏憚之凡遇供日但挂牌一次主事有白之者辨曰我已挂牌了也如何又虛費常住金剛圈栗棘蓬且又不會吞透恰要家常飯主事不敢進語後因贊達磨云昇元殿前懡㦬洛陽峰畔乖張皮髓傳成話覇隻履無處埋藏咦不是一番寒徹底爭得梅華撲鼻香雪堂見之奇之曰先師猶有此人在只消此贊可以坐斷天下人舌頭由是衲僧競奔湊後居雪之道場山衆盈五百

○竹原菴主建寧人出參妙喜得旨之後竟歸桑梓結茆韜晦諸方累請不出嘗垂語云諸方爲人皆是抽釘拔楔解粘去縛我這裏爲人一味添釘添楔加粘加縛送向深潭裏教你自運會又曰參禪須透徹這一著子始得悟了大法不明者固有之大法雖明脚跟下紅線不斷者比比皆是諸方聞恁麼道盡罵老僧云既是大法明了又安得脚跟下紅線不斷也怪他不得爲渠欠這一解在儘教他疑著又曰者一些子恰如撞著殺人漢相似你若不殺他他便殺你奇哉大丈夫見解如此也

○水菴一和尙婺之東陽人外行牳糙叢林謂之一糙久參月菴杲果嘗擧雲門話墮詰之一日下語云靈山受記須是和尙始得又嘗頌曰二八佳人美態嬌繡衣輕整暗香飄偷身華圃徐徐立引得黃鶯下柳條月菴器之後與同列不和遭人暗計擠之月菴信其言擯出院臨行書偈識之曰稽首月菴藏裏佛黃金妙相實堪觀白面夜叉七八箇推轉如珠走玉盤後出世台之慈雲爲佛智嗣蓋從參政錢公之請錢公於佛智爲俗門弟昆然叢林中亦有短之者室

中常以西天胡子因甚無髭鬚話驗學者

○如無明三衢人參雲盖智悟汾陽十智同眞話凡說禪便說十智同眞叢林號爲如十智後住道場水菴圓極皆依之故圓極嘗贊之曰生鐵面皮難湊泊等閑擧步動乾坤戲拈十智同眞話不負黃龍嫡骨孫後終思溪圓覺其塔存焉

○西禪淨此菴參妙喜有大發明宗眼明白嘗示衆云善鬭者不顧其首善戰者必獲其功其功既獲坐致太平太平既致高枕無憂罷拈三尺劍休弄一張弓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風以時雨以時漁人歌樵人舞然雖與麼堯舜之君猶有化在爭似乾坤收不得堯舜不知名渾家不管興亡事偏解和雲占洞庭又曰閉却口時時說截斷舌無間歇最奇絕眼中屑既是奇絕爲什麼却成眼中屑了了了時無可了玄玄玄處亦須呵

○顏卍菴川人久參圓悟一日商確古今師每當仁不讓悟喝云汝參禪不求正悟只管信口亂道顏不覺汗下歸堂坐禪徹旦不寐忽然猛省走見圓悟議論鋒發略無礙滯悟卽點頭顏曰昨日亦如是祇對和尙爲甚不肯今日亦如是又却點頭悟叱之曰癡漢你昨日雜妄想心也顏作禮云元來釋迦老子無神通也悟歸蜀後依妙喜徹證向上巴鼻首衆於徑山名播叢林後出世卞山次居東林嘗示衆云祖師巴鼻列聖鉗鎚驅耕夫牛奪飢人食耽耽虎視凛凛全威如商君法如孫武令有犯有死除非久戰沙場具七四機望風決勝知進退存亡者聊通一線若是已眼未門以蝦爲目者只管趂隊喫飯無自在分如今莫有定奪底衲僧麼山僧性命盡在諸人手裏又曰法無定相遇物斯形事無固必功成不宰有時風高寥廓不可得而親踈有時退已屈他不可得而玩狎恁麼則易不恁麼則難世法佛法俱成戲論須知老僧不在者裏且道在甚麼處披簑側立千峰外引水澆蔬五老前

○全無菴姑蘇人治父川金剛小師久依育王佛智與慈覺眞爲友商確古今無不明唯室中機緣不發晝夜哀泣不睡未嘗與人說世間話如是者累年一

日在室中擒住問曰有句無句如藤倚樹道道全擬開口智擘面一拳豁然大悟連叫數聲屈屈智便放有頌曰鼓笛轟轟祖半肩龍樓香噴益州船有時著脚弄明月蹈破五湖波底天出世遍匡大刹終于虎丘

○尤延之侍郎於宗門甚注意初自郎中出守台州朝覲次孝宗忽問曰卿去南台地里圖中有何勝槩尤奏曰國清萬年孝宗大喜又戲問曰朕聞方廣有五百應眞大士元來是强人忽然一時出現卿以何法治之尤不覺竪起拳頭云臣有金剛王寶劒孝宗喜動天顔尤既至台以寛慈御民民甚愛之但南台旱潦易得尤嘗作詩曰來雨一朝成汗漫纔晴三日人憂乾向來盡道天難做天到台州分外難然黃堂政暇多過報恩與佛照論道佛照後赴洽泉之請繼請伊菴權住持衆常四五百

○無著道人妙總蘇太師之孫女偏參諸大老後謁妙喜于徑山因上堂擧石頭道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時馮濟川侍郞在座下忽有省趍方丈告曰和尙擧石頭話有會也喜曰侍郎作麼生會馮云恁麼也不得蘇嚕娑婆訶不恁麼也不得悉唎娑婆訶恁麼不恁麼總不得蘇嚕悉唎娑婆訶適總自外至喜擧馮語似之總咲曰向來郭象注莊子然有識者謂莊子注郭象喜私識之次日入室喜問云古德不出門因甚在莊上喫糍總云和尙放某過郎向和尙道喜曰我放過你試道看總云某甲放和尙過喜曰爭奈油糍何總喝一喝而出乃作投機頌曰驀然擡著鼻頭伎倆冰消瓦解達磨何必西來二祖枉費三拜更問如何若何一隊艸賊大敗喜搥鼓印證曰汝既悟得祖師意一刀兩段直下了臨機一一任天眞世出世間無欠少我作此偈爲證明四聖六凡盡驚擾休驚擾碧眼胡僧猶未曉

○瓊首座四明人偏見諸老留象骨四十年不出山唯占禪悅寮一板頭冬夏一衲人莫能親踈之侍鐵菴閫帥趙汝愚仰其風累虛大刹請其出堅臥不應然須欲一見託鐵菴以計誘其入府大作供養面囑其受請瓊秉志不渝趙公愈敬乃以詩送歸山云萬

倒峰頭雪作堆一枝寒木倚巖隈青青不改四時操
任待春風吹不回府判以下幕職皆賀其光大法門
不少與夫今之持書覓院住者不可同日語之也
○李侍郎德邁守南台日以鴻福萬年薦善請拙菴
伊菴鐵菴三大老出世一時龍象駢集後以國清請
密菴密菴當時住衢之烏巨是皆專爲應菴之故及
開堂各有所稟信之此事各在當人故不可以人情
取悅士大夫也後李公歸番陽閑居日嘗語人曰浩
平生雖在仕路家貧不足以自給無資可以濟人唯
在丹丘請得三員善知識出世續佛慧命其功德不
可思議哉
○佛照光初在仰山璇野菴會中受台州鴻福之命
道游三衢抵烏巨密菴以偈送之以謂必承應菴也
偈曰瞎驢生得瞎驢兒齷齪聲名徹四維更把少林
無孔笛逢人應是逆風吹及抵婺之寶林時月菴弟
子遠和尚住復舉雲門話墮語令判之意謂其承嗣
月菴也及來丹丘開堂恰嗣妙喜叢林皆短之以謂
妙喜門戶高大而然初不知冤有頭債有主也 知亭祖璇
嗣月菴果歷住潙仰二山佛照光嘗爲其首座璇與超
萬卷爲昆仲超曜菴也博通經史與竹菴珪雲臥瑩爲
友天童宏智目爲超萬卷了堂十世祖也
堂陵盧谷弟子也慧明之孫也淡居集
○塗毒和尚住常之華藏一日忽頭痛如刀劈連三
日不已門弟子以謂其生腦癰矣既痛止乃見伏犀
骨聳起如揷不旬日詔下領雙徑蓋人晚成果有換
骨之兆將行有雪林慈光者久依佛智嵗晚雙髫寓
止慧山以三偈送上五峰其一曰塗毒離微及盡典
牛佛祖俱亡咲捧天書南去叢林千古耿光二曰台
嶺危峰壁立大湖雪浪華飛試問五湖禪衲如今天
下有誰三日衰殘正賴餘潤紫泥援我賞音附驥觀
光喝石攀龍徒有此心
○歸雲本和尚南台人嗣瞎堂遠自金陵長干遷疎
山道聲籍甚狀元劉堯夫嘗問道於本氣義相得有
上堂云一棒下痛領將去樹頭驚起雙雙魚一句下
折合得來石上迸出長長笋便乃用無所用常轉無
盡法輪爲無所爲普現無邊身相古人無著刀處使
了劃箇影子道一月普現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攝
佛法若如此又要歸雲出來作什麼大衆良久卓拄

杖云如今坐立儼然向千鈞不立錐處立地證得麼
大海若知足百川應倒流下座有叢林辨佞篇論議
當世搖尾乞憐者詞意甚超卓圓極岑禪師親爲跋
之後輩入衆不可不知其文曰本朝富鄭公弼問道
於投子顒禪師書尺偈頌凡一十四紙碑於台之鴻
福兩廊壁間灼見前輩主法之嚴王公貴人信道之
篤也鄭國公社稷重臣晩歲知向之如此而顒必有
大過人者自謂於顒有所警發士大夫中諦信此道
能忘齒屈勢奮發猛利期於徹證而後已如楊大年
侍郎李和文都尉見廣慧璉石門聰幷慈明諸大老
激揚酬唱斑斑見諸禪書楊無爲之於白雲端張無
盡之於兜率悅皆扣關擊節徹證源底非苟然者也
近世張無垢侍郎李漢老參政呂居仁學士皆見妙
喜老人登堂入室謂之方外道友愛憎逆順雷揮電
掃脫略世俗拘忌觀者斂衽辟易罔窺涯涘然士君
子相求於空閑寂寞之濱擬棲心禪寂發揮本有而
已後世不見先德楷模專事諛媚曲求進顯凡以住
持薦名爲長老者往往書刺以稱門僧奉前人爲恩

府取招提之物苞苴獻佞識者憫笑而恬不知恥嗚
呼吾沙門釋子一缾一盋雲行鳥飛非有凍餒之迫
子女玉帛之戀而欲折腰擁篲酸寒躡蹐自取辱賤
之如此耶稱恩府者出一己之私無所依據一妄庸
唱之於其前百妄庸和之於其後擬爭奉之自卑小
之耳削弱風教莫甚於佞人佞敏實姦邪欺僞之漸
雖端人正士巧爲其所入則陷身於不義失德於無
救可不哀歟破法比丘魔氣所鍾誑誕自若詐現知
識身相指禪林大老爲之師承媚當路貴人爲之宗
屬申不請之敬啓壞法之端白衣登牀膜拜其下曲
違聖制大辱宗風吾道之衰極至於此嗚呼天誅鬼
錄萬死奚贖其佞者歟嵩禪師原教有言古之高僧
者見天子不名預制書則曰公曰師鍾山僧遠鑾輿
及門而牀坐而不迎虎溪慧遠天子臨潯陽而詔不
出當世待其人尊其德是故聖人之道振之後世之
慕其高僧者交卿大夫尚不得預下士之禮其出其
處不若庸人之自得也況如僧遠之見天子乎況如
慧遠之自若乎望吾道之興吾人之脩其可得乎存

熙寧十年改元元豐今言十五年當元豐五年也

其教而不須其人存諸何以益乎惟此未嘗不涕下禪師沒於熙寧十五年其書以大法衰替無人荷負爲憂頗如波旬今日入我法中詐妄自欺以誑佞爲得計如師子身中虫自食師子身中肉此書不作可也哉首楞嚴曰我滅度後末法之中多此妖邪熾盛世間潛匿姦欺稱善知識云云又曰云何賊人假我衣服裨販如來造種種業皆言佛法却非出家具戒比丘爲小乘道由是疑誤無量衆生墮無間獄淳熙丁酉余謁事顯恩寓居平田西山小塢以日近見聞事多矯僞古風彫落吾言不足爲之重輕聊書以自警云歸雲如本書圓極岑跋云佛世之遠正宗淡薄澆漓風行無所不至前輩彫謝後世無聞叢林典刑幾至掃地縱有扶救之者返以爲蠻子也余觀疎山本禪師辨佞詞遠而意廣深切著明極能箴其病第爲妄庸輩知識暗短醉心於邪佞之域必以醍醐爲毒藥也淳熙壬寅上巳圓極彥岑書于江左五峰

○懶菴樞和尚黃龍下尊宿承嗣道場慧翱孝宗皇帝雖向佛乘未知有宗門下奇特事皆是此老引進故瞎堂拙菴然後印可之要知其來歷皆樞之力也樞謝事靈隱後居于明教永安蘭若逍遙自適有絕句題于壁曰雪裏梅華春信息池中月色夜精神年來不是無嘉趣莫把家風舉似人可見其胸次也

○辣空谷者餘杭人在象田演座下充維那爲人清苦貧甚冬則蘆華當絮自非本色叢林斷不放複故演爲頌其道號曰谷空空谷谷空空空谷全超萬象中流水落華渾不見清風明月却相容後在天童沿流縛屋號曰吊古多有兄弟陪其勝遊余時在玉几拙菴老人會中以頌寄之曰聞君縛屋傍山阿遠吊龍湫諾詎羅未必將身潛碧嶂且圖蹺足向清波韻傳空谷人難到門掩山華雪不過我待秋風洗巖壑杖藜相與傲烟蘿辣以清氣入骨成烟霞痼疾遂終于太白

○五臺艸衣文殊像始自本朝元豐間大尉呂惠卿因戍邊遊臺山見其貌戲童子體黑而被髮以蒲自足纏至肩袒右髆手執梵夾與呂論華嚴大旨而呂不知其大士洎呵呂以凡情測于聖意呂方籍下拜

而童子乃化文殊形跨金毛隱隱入雲中矣呂從是悔恨歸家逾月鬱鬱不樂後家人告以至誠懇惻聖容必現呂如其言乃竭誠悔過期於必現而後已一日早起乃見大士現於香几間呵云胡爲住相貪著之甚邪呂曰正欲世人咸見大士示化之眞容耳急命畫工圖之頃刻不見其像遂傳于京洛間今在處或見之余蓄一本乃吳僧梵隆之筆期終身以奉之嘗記典牛和尚一贊最佳其詞曰潦倒南泉不識道理大小曼殊室利貶向鐵圍山底主今頭又不梳面又不洗一箇渾身坐在艸裡鈍根呂公猶不瞥地指出金毛當下迷已鼻倒了也蘇盧悉唎

○水墨觀音像自唐吳道子李伯時後惟吳僧梵隆茂宗者尤爲妙絶故孝宗嘗贊之曰水波不動火光不興梵隆妙絶授之德明蓋賜中官黃德明也隆有小師至叶亦善作此近有閩僧德源筆猶臻妙故當時鉅公如謝丞相趙大師彥逾皆有贊其像曰収視返聽結跏趺坐遡出筆端以色見我千百億身無可不可重說偈言依然話墮趙曰出意作觀音筆間造玄妙會得眞面目慧光應徧耀若以相貌求觀相生善念念念旣純全眞相縱斯現

○柏堂雅禪師閩人嗣嬾菴需初住紫籜以佛照居冷泉叔姪之故特往輔佐之居座元二年兄弟多歸之然雅剛正佛照憚之後住龍翔靈巖其道大振示衆云瑞峰頂上棲鳳亭邊一杯淡粥相依百衲蒙頭打坐二祖禮三拜依位而立已是周遮達磨老臊胡分盡髓皮一場狼藉自餘之輩何足道哉柏堂與麼道還免諸方撿責也無具眼者辨取泊合停囚長智又曰紫蕨伸拳筍破梢楊華飛盡綠陰交分明西祖單傳句黃鳥留鳴燕語巢箇裡見得徹信得及若到諸方決定明窻下安排龍翔門下直是一槌槌殺何故不是與人難共住大都緇素要分明

○廣教會和尚川人嗣石頭回初依此菴于護國因行者幹鐵板皆有頌送行會曰空奮雙拳與麼去打成一片早回頭歸來挂在三峰頂惱亂春風卒未休兄弟皆愛之後住雲居薦福常安三二百衆蓋根本端正下梢決定殊勝也

○三峰印禪師婺州人見地超絕嘗頌百丈野狐話曰不落不昧誣人之罪不昧不落無繩自縛可憐柳絮逐春風到處自西還自東叢林多傳之淳熙初余在山陰能仁與今瑞巖蕐堂潤公同住見渠舉之恨不見其人後因見塗毒老人頌曰秉大火炬燒太虛空達磨不會眼瞎耳聾尤在印之項顙之上打筋斗耳

○自得暉頌在長蘆祖照會中衆寮栽竹暉忽成一頌云高節深雲藏不得幽人移向矮窻前靈根瑞葉驚羣目將著滿風動碧天一時之作出自偶然人已爭誦之迨晚年居乳竇巳八十餘忽奉旨住淨慈人皆以爲語讖及辭衆上堂云一住山中四十年老來無日不思閑今朝誤被君王詔珍重禪流出故關雲無心而出岫鳥倦飛而知還他年得意歸來也賓主相忘松石間及來南屏大興曹洞之道後歸雪竇雙塔作終焉計果應去時之語所謂在心爲志也

○鑑咦菴與賢在菴俱嗣心聞賁鑑嘗頌罽賓國王斬師子尊者公案云尊者何嘗得蘊空罽賓刃下斬春風桃華雨後恣零落染得一溪流水紅叢林爭傳之乃賢頌勘婆話曰氷雪佳人貌最奇常將玉笛向人吹曲中無限華心動獨許東君第一枝妙喜一見大稱賞曰賁老有此兒黃龍法道未至委地觀夫前輩之汲引後進唯是公論初無宗黨之分耳

○佛性泰頌龍牙參翠微臨濟公案曰子卿不下單于拜始末常遵漢帝儀雪后始知松栢操事難方見丈夫兒可謂親切明白余頃在玉几嘗見佛照舉此必再三稱賞曰此乃頌古樣子也後觀其語錄又愛其頌婆子偷趙州筍話云櫻桃初熟筍穿籬林下相逢老古錐忍俊不禁行正令得便宜是落便宜

○開善謙頌心不是佛智不是道云太平時節歲豐登旅不賷粮戶不扃官路無人夜無月唱歌歸去恰三更妙喜最喜之金山奇道者別峰印之嗣亦嘗以遲日江山麗春風華艸香泥融飛燕子沙暖睡鴛鴦頌之亦不易得時以爲超師之作也

○圓通旻和尚興化仙遊人也見泐潭乾左丞范公致靈初自內翰出帥豫章過侯溪因語次范歎曰行

將老矣墮在金紫行中知此事稍遠杲卽呼內翰內
翰應諾杲曰也不遠翰曰好好更望指示杲曰此去
洪都有四程翰佇思杲曰見卽便見擬思卽差翰大
喜從此有所入

○樞密吳公居厚擁節歸鍾陵見杲曰頃赴省試過
圓通趙州關因問前住訥老透關底事如何訥曰且
去做官今不覺五十餘年杲曰曾明得透關底事麼
吳曰八次經過常存念然未脫灑在杲舉扇與之曰
請使扇吳揮扇杲曰有甚不脫灑處吳大喜曰便請
末後句杲乃搖扇兩下吳曰親切親切杲曰咭嘹舌
頭三千里

○陳諫議彭公汝霖手寫觀音經施杲杲拈起曰這
箇是觀音經那箇是諫議底彭曰此是某親書杲曰
寫底是字那箇是經彭笑曰却了不得也杲曰卽現
宰官身而爲說法彭曰人人有分杲曰莫謗經好彭
曰如何卽是杲舉經示之彭撫掌大笑曰嗄杲曰又
道了不得彭乃頂禮

○安相國南遷經過見杲嘆曰一生做官今日被謫
覺見從前但一夢耳杲曰相公覺耶安曰此皆是本
有但未甚明了杲卽召相公公舉首杲曰了也安曰
奈被事使得杲曰離京幾程至此安曰四十二日杲
曰甚處得來安笑曰得力得力杲曰直下受用去安
曰如何受用杲曰朝朝相似日日一般安乃合掌杲
曰但空諸有勿實所無大率如此眞得大自在也

○二靈菴主蘇人也初見眞淨後參泐潭乾有所證
回東浙居雪竇之中峰菴常有虎蹲伏座下初與天
童交和尙同行二人稟誓斷不出世後交爽其盟出
尸太白和遂與其絕交居中峰歲久其山秀絕凡居
不久卽有他山之命和乃鉏斷山骨竟爲待制陳公
以詩誘出住二靈菴不一二年禪祕譽至遂成小小
法社名聞九天屢詔不起至今遺蹟尙存多有偈語
行于世二靈乃居鄞江月波之中淳熙中別峰印自
乳竇赴徑山徑從其所偈云萬頃湖光瀲灩中二靈
山色翠重重片帆我欲天邊去回首和公有媿容可
想見其高風也

○仁宗皇帝因大覺禪師入內論心法有御製賜之

曰初祖安禪在少林不傳經教但傳心後人若悟眞
如性密印由來妙理深
○孝宗皇帝因詔徑山潛禪師入内亦有頌賜之曰
信手拈來說宗乘數百句僧歸寺寂寥一字無著處

賽一作圍

叢林盛事卷上

叢林盛事卷下

宋　沙門　道融　撰

○寶峰祥叉手爲童子時聞二老宿夜話舉古德頌
云征輪軋軋過江南暫把遺骸寄泐潭秦嶺烟沙猶
未息月明空鎖定僧菴祥不覺感悟泣下老宿詰其
故祥云某近夢中得此句當是前身之所爲者宿云
審爾他日必居泐潭主人祥後爲僧入衆有年果出
世泐潭屢住名刹續以靖康之亂避地天台與高菴
悟相繼示寂于蓮華峰此地乃詔國師入定之所前
後皆如前頌所言教中云凡報土皆夙昔願力所現
舉有定分豈偶然哉世流庸妄求院區區苟合於聲
利之域雖老且死而莫知安分者多矣余昔在太白
密菴會中夜夢作一聯書于壁間云雪點欄干寺在
翠瑠璃之下雲橫霄漢人歸紅菡萏之中已彌年猶
世中轉圜抑不知報土果現於何方耶咄切忌說夢

○普慈聞禪師豫章人姿貌不凡初見雪堂行于衢
之烏巨次入湖湘見妙喜於回鴈峰前備歷烟瘴與
狀元汪聖錫厚善汪上饒人舉以住懷玉乃南禪師
受業所汪後帥閩即以象骨招之乾道間奉詔尸雙
徑累詔入内大悅龍顏特賜慧日禪師暮年再奉旨
歸雪峰鼓山昇老次山作疏云璇璣不動斯須回天
上風雲大用現前縱橫挂域中日月喜百世一時之
遇冀千齡再會之亨德又日新人惟求舊某人道在
南閩二浙緣符雪嶠五峰前兄後弟而自得嘉聲昔
去今歸而皆奉詔旨中興佛法九州四海悉見天心
獨受主知名公鉅卿咸尊師譽方逐丹墀鳳翥俄驚
合浦珠還好看白馬來東何待青衫拂地一千餘龍
象衲子竚覩象軾言旋三百年祖師道場又見木毬
再輥請提密印同副芹誠聞福緣甚勝近世罕及但

一作大字

向上一著叢林不全取信抑身滅而名殞耳

○鐵菴一大禪師建昌人與佛照曇道者俱同行初見月菴果次見應菴華住歸宗時嘗爲侍者華頗喜之其孤耿不與世接嘗題其頂相曰掛拂豎拂全機出沒一喝耳聾三日屈屈且道是馬祖屈百丈屈宗一侍者但恁麼拈出乾道間出世住台之慶善遷衢之祥符竟嗣月菴蓋不忘所得也有贊其像曰揭翻四大五蘊徹證向上一竅傾心吐膽爲人暗裏返遭怪咲眼裏瞳人吹鐵叫持蠡酌海謾勞神熨斗煎茶不同銚其後自嘉禾遷疎山仰山兩住雪峰而終

○雪堂行有法語示行者元友曰雲居高菴老人在龍門作首座時凡臨衆必曰須知有識者在他日侍誨次嘗請聞其說語曰廣衆之中鄙者常多而識者常寡鄙者易習識者難親自奮志於其間如一人與萬人戰膚鄙之習力盡眞挺特沒量漢也余從是終身誦其言氣勝志則爲小人志勝氣則爲端人正士惟志與氣齊爲得道賢聖有人於剛狠不受諫曉者氣使之然也耆婆將死百艸皆泣曰耆婆在世我等有用耆婆死後世間無有識我者此喩世間諸法未出家時將冠之年見獨居士嘗謂余曰中無主則不正外無主則不行余從是終身踐其言在家立身出家學道以至終年撫衆倚此如衡石之定輕重規矩之成方圓舍此則事事失準元友其勉之

○穎濱先生蘇子由嘗謫筠陽與眞淨道契嘗有頌寄香城順和尚曰融却無窮事都成一片心此心仍不有從古至如今又曰如見復如亡相逢咲幾場此間無首尾尺寸不須量欲識東坡老堂堂一丈夫近來知此事也不讀文書東坡亦在貶所聞公深向此道榜其所居曰東軒以詩戲之有盜取東軒長老來之句子由答之曰縱使盛來無用處雪堂自有老師兄又嘗和淵明一詩云佛法行中原儒者耻論茲功施冥冥中而何負當時此方舊染雜渾渾無名緇生守家室坐使斯人疑未知酒肉非寧與生死辭然吾閩中佛事不可思生子多穎悟得報不汝欺時有正法眼一出照曜之誰謂邑中豪請誦我此詩

○晁光祿逈精窮內外教典晩年自著法藏碎金流

行儒釋中其語甚敦教化儒曰士之有志不可無學故佛書云無學者其理無別若會其語因循自棄猶可惜也余觀三教之書粗見必學之意儒周易曰君子進德修業道教老聃曰上士聞道勤而行之釋寳積經曰猶如大龍所作已辦捨於重擔殆得已利余因會同參究雖知其文句不類而必德從於學無疑矣加以耆年之志深流施至窮最後一說雖萬劫之不可易也

○大圓智禪師四明人嗣道林一一見祐山宿宿見黃龍南故其親得黃龍宗旨有三關頌并拈古盛行叢林初妙喜聞其坦率不事事不甚樂之及觀其拈古乃撫几稱賞善曰眞黃龍正傳也援筆大書四句於後曰七佛命脈諸祖眼睛但看此錄一切現成由是學者方知二師用處初無二致然智嘗謂人曰杲妙喜作用不減巖頭死心可謂百世之師也但未與老僧商確那事若見老僧一回定教他光前絕後然二師竟不相見智終于石霜預旬日受弟子生祭就法座上端然化去方知妙喜不輕肯人也

○妙道道人延平黃氏女也徧見尊宿後謁妙喜于徑山因妙喜室中問僧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什麼僧罔措道立門外聞之豁然明契乃告喜喜曰桑樹著箭楮樹出汁因印其所解後開堂於洪福示衆曰禪非意想立意乖宗道絕功勛建功失分聲外句不向意中求持照用機關握佛祖鉗鎚有佛處互爲賓主無佛處風颯颯地心寧意泰響順聲和似恁麼人且道向什麼處安著良久曰披簑側立千峰外引水澆蔬五老前又曰貶上眉毛蹉過大似開眼尿牀現成公案放行正是黠兒落節恁麼不恁麼總不得曳尾靈龜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虛空釘橛難得許多閑門破戸猶是死水裏藏龍傾湫倒嶽一句作麼生道巨靈擡手無多子分破華山千萬重後水菴見僧舉似以手加額曰箇事可謂非男女等相多少丈夫漢十年五年在衆中討頭不著他雖是箇女人宛有丈夫之作勝却多少杜撰長老也

○機簡堂初住饒之筦山十七年火種刀耕備嘗艱苦其所住者皆四方本有故能同受寂寥不以世間

榮耀爲事而布素一節故世謂之機道者後居九江圓通大行此菴之道示衆有云圓通不開生藥鋪單單只賣死猫頭不知那箇無思算喫著通身冷汗流自是遷太平之隱靜衆雖多堂厨淡薄兄弟罔敢言之者凡請執事必遵老黃龍之法粥罷挂鉢向堂令侍者白槌曰請某人執其職兄弟辭不從之者倘有違者卽叱之曰箇堂這裏不做爾向甚處做噫前輩道重用人如此容易豈若今時七蹺八拜下情無任猶被渠跨跳上三十三天去苦哉佛陀耶

○證西林號老衲長沙人月菴之嗣月菴居道林證爲寮元已爲兄弟挂牌入室其爲人至誠鄭重雖處暗室如臨大賓兄弟見之其容必莊後居西林道行有頌話隨公案曰石火光中立問端不能透脫幾多難項門若具金剛眼肯被傍人把釣竿盍其親得月菴說話又且甚脫窠臼耳始保安封亦見月菴見地尤別亦嘗頌曰歲暮抱琴何處去洛陽三十六峰西生平未識先生面不得一聽烏夜啼可謂善學柳下惠終不師其迹頂門具爍迦羅眼者分明辨取

○詢罵天見地明白嘗侍佛鑑鑑以其形容醜黑而談天者又曰其福寡一日偶謂詢云可惜一顆明珠被你者乞兒拾得詢云和尙且牢收取又一日謂曰一切衆生何嘗悟來詢曰一切衆生何嘗迷來忽有一行者面前過鑑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行者罔措鑑曰何嘗悟來詢亟呼行者曰放參也未者曰放參了也詢曰何嘗迷來鑑叱曰業種出去詢曰和尙且低聲恐外人聞得我父子二人在此說迷說悟鑑大咲

○劍門分菴主閩人早歲於道自有發明竟剃髮走鄉里時人謂之狂僧分不恤初見懶菴需後謁妙喜雙徑聞其風顚決不令參堂分乃乘憤下山將求歸計因抵錢塘江上買舟竚立於浙江亭畔泣下曰我波波吒吒出嶺來見妙喜又不得預衆是夙無般若緣也忽聞喝道者云侍郞來分豁然大悟乃有頌云幾年箇事挂胸懷問盡諸方眼不開今日肝腸忽然破一聲江上侍郞來徑歸洋嶼依懶菴懶菴印其所得未幾忽辭去懶菴以偈送之曰江頭風急浪華飛

南北相逢不展眉獨有分禪英俊手等閑奪得錦標歸後徉狂七閩或入酒肆或在魚行人莫能測唯同參木菴永每見必以師事之嘗示衆云這一片田地汝等諸人且道天地未分已前在什麼處直下徹去已是鈍置分上座了也更若擬議思量何啻白雲千里萬里驀拈拄杖打散大衆又曰十五日已前天上有星皆拱北十五日已後人間無水不朝東已前已後總拈却到處鄉談名不同乃以手指屈云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復云諸兄弟且道今日是幾良久云本店賣買分文不賒

○伊菴權臨安昌化人嗣無菴全出世萬年一坐九年法席大振然權律身奉衆言行俱有準繩大率効佛智裕誰菴粹之爲人座下常安五百衆有自贊云鼻如鷹觜對面千里要識萬年只這便是叢林俱愛之後遷常之華藏結夏示衆云今朝結却布袋口明眼衲僧休亂走心行滅處解翻身噴嚏也成獅子吼拶檀林任馳驟剔起眉毛頂上生剜肉成瘡露家醜

○高宗孝宗皆有彌勒大士贊叢林有道之士無不和之者少有愜二帝意者贊曰碧落片雲長天孤月能棲物外妙兮幽絕慣隱市廛奇哉英傑隨行兮惟有拄杖布袋元飢兮何妨酒肉腥血別別玉殿瓊樓更加雪叉云袋貯乾坤杖挑日月囂囂囂聖中絕憨憨癡癡僧中傑令行兮一棒一條痕逗機兮一摑一掌血別別恰似紅爐一點雪乾道間直道者住保寧嘗和之曰量包太虛眼懸日月住天宮兮天中之絕居人間兮人中之傑放下布袋兮坐斷四大部洲拈起拄杖兮直得大地流血別別明明有理難分雪范使李公爲奏上孝宗大喜之賜錢五百萬米五百斛以助供衆

○別峰印自金山遷乳峰有醫生陸安者夜夢神人報云師即達觀穎之後身也師天資閑暇嗣華藏珉自出蜀即抵雙徑見妙喜喜問云甚處來印云西川喜云未離劍關與你三十棒印云合起動和尚喜館於楞伽室待之甚厚後歷居大刹晚奉詔居徑山一住九年每以華嚴作佛事紹興庚辰示寂於菖蒲田辭徑山塗毒毒曰和尚幾時行止印曰水到渠成即

更衣端坐而逝其年臘月八日也臨行門人覔偈卽
大書曰千偈萬偈總是熱荒我有一句死後舉揚塗
毒亟捧龕返歸法堂正寢七日以當代禮送之時感
之後二年塗毒示歸寂人懷報德之心印有山中書
懷一味林間飽黑甜儘教氣焰日炎炎不將無病自
求病多是解粘添得粘粗有芋煨如懶瓚更無錐卓
似香嚴枕邊留得青山在雨後層層翠滴簷又嘗題
農夫醉打圖一絕農夫何事損天和醉後依前擊壤
歌不似當年劉項飲胸中各自有干戈

○塗毒老人居鑑湖日與放翁最厚紹興壬午七月
二十七日示寂放翁以詩哭之曰岌岌龍門萬仞傾
翩翩隻影又西行塵侵白拂繩牀冷露滴靑松卵塔
成遙想再來非四大應當相見是三生放翁大欠修
行在未免人間愴別情又贊其眞云骨格瓌奇精神
瀟灑貌肅而和語盡而簡畫得者英氣逼人畫不得
者頂門上一隻眼

○石窻恭禪師偏參諸方久依黃龍忠道者後依宏
智靖康中自湖湘歸東越忠以頌送之曰閑思昔日
戲沙洲屈指于今四十秋君到石窻閑借問許多風
月付誰収恭出世越之報恩後居瑞巖其道大振然
克苦爲人布素以禦寒暑事無細大必親臨之叢林
整齊衲子望風而服嘗有佛生日頌曰五天一隻蓬
蒿箭攪動支那百萬兵不得雲門行正令幾乎錯認
定盤星叢林沸傳之有徹白頭者三衢人與恭同出
宏智門操履孤潔不與世接嘗典賓於太白妙喜見
大俊敏私喜之以計誘其過玉几徹秉志不渝竟依
老天童乾道初恭欲羅籠之以爲嗣退明之報恩與
之出世住二年四方龍象每歸之然徹竟嗣宏智恭
以不樂徹亦不卹後遷婺之華藏將發而示寂臨行
書遺偈云當陽一句更無回互月落寒潭烟迷古渡
是眞得洞上之宗惜其不久住世間耳

○孝宗皇帝在位二十七年每宣諸山長老論道唯
佛照禪師最爲知遇淳熙初住冷泉宣入選德殿論
宗門事五宿禁闈從古未有也故佛照嘗奏曰陛下
前後宣諸山長老論道如何孝宗曰難得似長老直
捷佛照又奏曰臣生長山林語言麤疎伏乞陛下寬

貸孝宗曰不妨這裏與長老忘懷論道前後賜諸山偈語不爲不多賜佛照者最爲尊敬聖語曰大暑流金石寒風結凍雲梅華香度遠自有一枝春佛照嘗和之一日又批問佛照曰世尊雪山修道六年所成者何事請師明說時佛照坐施主家齋天使忽到便請回奏照著語云將謂陛下忘却可謂無師自然之智也

○誰菴演閩人初參妙喜於回鴈峰下洞明宗旨喜曰這猢猻子以後須聒搔人去在後辭妙喜偈曰倒騎鐵馬度瀟湘礀艸巖華不覆藏回鴈峰高親到頂更無佛法可商量後住江上龍翔兄弟多依之水菴有偈曰江上如今得白眉爲人偏用截流機然演善作偈語宗眼端正題新昌石佛曰積念有年瞻石佛今朝一見絕疑猜都盧面目只如此却謂三生鑿出來又題龍湫曰詎羅坐斷大龍湫伎倆却無錯路頭只見高巖傾瀑布那知碧嶂外淸幽

○別峰雲嗣少溪淨淳熙間住福之支提江浙志道者罔不依之嘗有善財南詢頌云髽角分明者小兒肚皮好待你聞知賺他五十三知識敗闕都盧納向伊叢林競傳後遷莆陽華嚴而終

○洪首座臨川人嗣佛照出世洪之光孝蓋應漕使尤延之之命次任太守且望公參須要諸山就公廳下長揖而退洪聞之不樂以謂天下無此道理卽擊鼓升堂退院而去頌曰祖翁活計元來大誰敢區區謾折腰珍重豫章賢太守芒鞋竹杖任逍遙太守聞之慚甚遣使再請洪竟不回江西諸山從此增氣後住吉之祥符遷開福而終尤延之侍郞親爲作傳

○雪巢一和尙自號村僧嗣艸堂淸久住平田後長蘆力命不赴以皎如晦一疏而往其詞曰這般梵刹固非些小叢林箇樣村僧豈是尋常種艸要得門當戶對還他境勝人奇某人生鐵面皮潑天聲價盡大地捏成院子未稱全提將河沙都做衲僧不消一喝且看光火菩薩面掉却踩距羅漢家來撐沒底船激起蘆華千尺浪宜舉向上句祝延玉葉萬年人巢既住一葦次年復歸萬年未幾示寂于觀音院先自入龕落鏁說偈曰今年七十五歸作菴中主珍重觀世音泥

蛇吞石虎居平田衆常五百時江西泐潭有化士修
大寂塔兄弟皆作頌時有一座主初更衣入衆因成
一頌曰寄語江西老古錐從他日炙與風吹兒孫不
是無料理要見氷消瓦解時又作冬日卽事云朔風
也解知人意吹落巖前古樹枝惠我一爐深夜火轉
教心性懶趍時雪巢見之大稱賞曰禪和子三十年
在衆噇飦未必有此作他日必成大器後果如言住
東掖大興南台之教是謂神照師也
○松源在東湖日幹他殿者乞頌源大書云黃面瞿
曇眼瞎瞎千方百計討便宜于今無著渾身處却要
兒孫盖覆伊示官人云說禪說道說文章林下相逢
咲幾場踏著吾家關棙子白衣拜相也尋常湖海爭
誦之
○曇廣南者久依密菴後在佛照會中爲寮元有化
鹽頌云合水和泥一處烹水泥盡處雪華生便能索
起遼天價公驗分明誰敢爭佛照喜曰這廣南蠻也
茆廣後住雲之道場其道將振而爲有力者攘之未
幾終于冷泉

○雷菴受首座平江人道貌脩偉久依月堂仰堂諸
老會集曾燈三十卷又註楞伽菴于雲之曹氏菴與
抒山居士劉季高之姪平氏者最善慶元初復菴于
西湖劉公任丹丘以巾子峰報恩招之以頌謝云結
茆方喜倚長松一枕淸風睡正濃禪道尙無心理會
肯將身入鬧籃中劉見大喜再遣使迫之亦和前韻
云昂藏骨相倚喬松晩歲淸陰只自濃好向紅塵姑
著脚何妨都在咲談中竟不赴時皆高之當今搖尾
乞憐之時寧復有此人邪
○大慧在雙徑時一千七百龍象有行者祖慶爲母
設忌乞頌慧見其骨相不凡與之一頌曰透過那一
著佛亦不能容猛虎當路坐狐兎自潛蹤慶妙年而
出世南源移道林一夕夢寳公以二十隻箸與之既
覺罔測時劉樞密洪父帥金陵以鍾山招之一住二
十年中間因回祿復新之豈偶然者哉慶元初佛照
自五峰歸育王慶遂繼踵二年而沒信妙喜之言不
謬矣
○晦菴光和尙嗣雪堂行住龜峰遷泉之法石葢赴

參政周公葵之命臨終以頌授小師元聰曰叢林毒種元聰侍者尀耐吾宗滅汝邊也吾今高枕百無憂聽汝時撾塗毒鼓聰久依密菴首衆於徑山出世洪之報恩遷雲居隱靜雪峰晩被旨居徑山時謂晦菴不妄許可也抑亦雪堂慈悲行門之所遺蔭邪

○圓悟初在成都講肆范丞相伯才見其器質不凡因作長篇激其往南方行脚其詞曰觀水莫觀汚池水汚池之水魚鱉卑登山莫登迆邐山迆邐之山艸木希觀水直觀滄溟廣登山直上泰山上所得不少所見高工夫用盡非徒勞南方幸有選佛地好向其中窮妙旨他年成器整頹綱不負男兒出家志大丈夫兮休擬議豈爲虛名滅身計歡諸時節苦無多刧被光陰暗添歲成都況是繁華國打住只因華酒惑吾師本是出塵人肯隨齷齪同埋沒吾師幸有虹蜺志切莫蹉跎向泥水君不見吞舟之魚不隱小流合抱之木豈生丹丘大鵬一展九萬里肯同飛燕著沙鷗何如急流千里驥莫學鶺鴒戀一枝直饒講得千經論也落禪家第二機白雲本自戀高臺暮罩朝籠不暫開爲起蒼生霖雨望等閑猶自出山來又不見荊山有玉名璵璠良工未遇居蓬蒿當時若不離荊楚爭得連城價倍高

此老以下賢九成贊六祖之語也吾邦譯抑織之其語曰達塵西來遞相徹大傳到這老大而又大三乘十二分教龍宮海藏八萬四千餘卷到者漢面前不消一唾十信十住十行十

○本朝士大夫與當代尊宿撰語錄序語句斬絕者無出山谷無爲無盡三大老今代有蜀人馮當可者於宗門深有造入與石頭回禪師撰語錄序江湖沸傳之其詞曰五祖晩得南堂鐽㮚生獰夜踏薊遠天遁地窖投老大隋同道者以運錐攻石之手仰擊堅高出力既竭一鑑便透歸坐釣魚山上乖崖峭壁十倍其師狠毒𧺫礪不容下口其徒彥聞更不奮地要收餘毒散施諸方余恐後人不著便宜自取僵仆故爲標其荼毒以示來者縉雲野老序

○無垢居士張九成參妙喜有大發明而宗眼明白嘗此老大而又大言三乘十二分教八萬四千餘卷到者漢面前不消一唾十信十住十行十回向等覺妙覺到者漢面前不當一放多年臘杲養得五箇虎子橫行四海向大唐國裡日本國裡新羅國裡拋屎撒屙直得乾坤漆黑日月奔忙須彌岌峇四海揚波

同向等覺妙覺到者漢面前不當一枚多年職畢養得五箇虎子橫行四海向大唐國裏日本國裏新羅國裏抛尿撒局直得乾坤漆黑日月奔忙須彌炭峇四海揚波慢調絲竹打箇小坐看渠面簣太似三家村裏田舍兒而其用處猶如烏風黑雨天雷閃電霹靂聲中霤粟撥刺拕去一大猛火咄甚閒公事右以此書所載對校之文字有增滅同異故別寫附此此已爲發辭明矣然章首不誠其由故文義不通疑背字下必有闕文

慢調絲竹打箇小坐看渠面簣大似三家村裏田庫兒而其用處猶如烏風黑雨天雷閃電霹靂聲中霤粟撥刺拖去一大猛火咄是甚閑公事

○蔣山元嗣慈明元後得雪竇雅得慈覺印混融然實嗣之乾道間然住金陵天禧時玅凝禪住保寧明大禪住蔣山明薄然以其流派非黃龍楊岐直下也嘗與廷諍然口辯捷明頗遭所困竟得凝禪解之然器量過人但出世太早不歷諸方門戶宗眼混淆故叢林多以此薄之後住南華滅於五羊臨行脫灑邦人積沈香以茶毗之一段殊勝非小小余與然生緣同處恨不識其慈範最愛其祭慈覺一文甚佳曰建炎三年我忽顛怪拈下幞頭把斷腰帶夜盜師庭遭師捉敗既無一物空禮三拜自是退思恨不小小人或罵師老不唧嚁了無能解我即舉首仰天慶怪人或譽師道超佛祖量廓滄海我即持杖擊其頭碎如何若何錯會者多敬陳薄奠師咲婆娑然有小師大隳者淳熙間住衢之靈耀時朝廷方行役法二浙江淮處竝差定隳乃糾率衢婺處三州僧尼道士造朝免之今天下僧道由此獲安不爲國家之差役者蓋隳之力耶後之圓頂方袍者當知所自耳隳後住天台平田而卒

○肯堂充見卍菴顏性識敏利博達古今前後所作語句甚多送僧訪簡初居士尤侍郎求典牛和尙語錄序其詞曰岷峨山下三角虎跳入南方誰敢侮瀲潭老漢眼放光背手暗發千鈞弩一箭中的死復活從此咬人齒不露武寧山中四十年豈獨坐斷江西路徑山塗毒遭一口至今有理無雪處却遣弟子往毗耶問訊居士覓轉語居士贊之口即啞居士罵之目即瞽居士贊罵不及處請爲渠作語錄序

○公安殊川人亦嗣卍菴爲人骨鯁人莫能親疎乾道間道行湖湘嘗有自贊曰月色照山谷泉聲落斷崖水光山色裡一塊爛枯柴又曰老鶴入枯池善解藏羽翮點著背摩天壺中天地窄

○瑞巖順嗣水菴號葦堂初在池之梅山嘗有上堂云今朝五月十五一夜淋淋下雨不知林下道人相逢作麼生舉舉得全攔胸劈面拳爲甚麼如此精金

◎又下一有有云二字

若不經爐冶爭得光華徹底鮮又十日入室五日陞堂千醜百拙無處埋藏咄相牽入鑊湯後終於台之瑞巖

○萬壽脩聞人初依應菴後見或菴於常之無錫出世雲之上方遷雙塔其道未振因塗毒自鑑上能仁持盋過吳門衆善友請小參脩引坐云正法眼藏向這瞎驢邊滅却直得盡大地人扶持不起是以曹溪路上荊棘參天少室峰前髑髏遍野非盧扁不能起膏肓之疾非孫吳不能全殺活之機塗毒一摑聞者皆喪要津把斷風骨旋生既有如是宗師佛法不怕爛却然雖與麼且道因行掉臂普照羣機一句作麼生道三尺靈光摩竭令滿城和氣暖如春下座塗毒握手云將謂或菴其後無人元來有吾姪在自此道行吳中矣

○咲菴悟蘇之常熟人弃俗出家初見無菴全後見密菴于衢之烏巨淳熙間首衆於冷泉專以供養爲心時歲大飢密菴持盋未回知事約東方來悟坐在山門一例放入洎密菴回知事沮之密菴見悟似不悅因辭云有但得院子如揲大盡情供養五湖僧之句不逾時住衢祥符歷董數刹果以供養爲務

○鴈山枯木元禪師嗣妙喜示衆頌曰鴈山枯木實頭禪不在尖新語句邊背手驀然拈得著長鯨呑月浪滔天

○潙山竇亦嗣大慧叢林老成晩居大潙有頌云八十翁翁輥繡毬輥來輥去不知休如今輥向千峰頂坐看潙山水牯牛

○空東山福人初見艸堂淸後見妙喜喜見其姿氣超卓意欲羅籠至爲頂相贊云戇空抓著吾痒處吾嘗剳著他痛處痛處痒痒處痛不與千聖同途豈與衲僧共用誰知掃帚竹裏無錢筒蒿枝叢內無梁棟如今各自不知已一任畫出這般不唧𠺕底老凍膿從教挂向壁角落頭使晝夜燒兜樓婆畢力迦沈水膠香作七代祖翁之供然空秉志不渝竟嗣艸堂叢林有識者輩皆仰羨之空善作語句有東山外集行于世如曰東山逐人只一句纔擬欽承喝出去如今更向紙上求大似蒼鷹挐狐兎上人上人知不知端

坐守之無了期趂取秋風霜木落㵎潭百丈在江西有昇次山住幽巖鏤空之集流于江浙

○菴堂道號前輩例無但以所居處呼之如南嶽靑原百丈黃檗是也菴堂者始自寶覺心禪師謝事黃龍退居晦堂人因以稱之自後靈源死心艸堂皆其高弟故遞相法之眞淨與晦堂同出黃龍之門故亦以雲菴號之覺範乃雲菴之子故以寂音甘露滅自標大抵道號有因名而召之者有以生緣出處而號之者有因做工夫有所契而立之者有因所住道行而揚之者前後皆有所據豈苟云乎哉今之兄弟纔入衆來未曾夢見向上一著子早巳各立道號殊不原其本故晧堂遠禪師因結制次問知事云今夏僥扇多少知事曰五百來柄遠曰又造五百所菴也葢禪和菴纔得柄扇子便寫箇菴名定也聞者罔不大咲余以母氏夢縶僧項一月而投之懷中既覺遂育因以古月自號以安穩眠呼之葢彷覺範甘露滅也二號皆維摩寶積所出故橘洲曇公爲余作古月說云萬古長空一朝風月慚愧古人模寫得成也融禪未生之夕其母夢得月是爲生子之祥愧今人不去却模子也融禪不負其母兼不忘古人古月名菴不爲忝矣塗毒老人亦有四句云萬古長空月何曾有晦明此心元一體隨處燭精靈

○安定郡王號超然居士頃在東京時即留意空宗見長靈卓禪師有打發處後因事謫江西及虜人陷東京宗室諸王多隨二聖北陷居士因此得免乃居三衢與馮侍郎至道并雪堂行禪師爲方外友衢人知信向佛乘多自茲始嘗有南嶽法輪省行堂記最高妙又撰戒欲文今錄于此嘗謂世人無始時來有大苦惱惑亂身心不求出離所大苦者淫欲之事也此苦能昏塞精神戕賊性命障德敗道妨廢修行每念私心潛散邪見動搖不以境緣有無不分去處淨穢便起顚倒恣行觸汙淨眼覩之有何快樂且情塵流轉慾火燒然自古迨今老幼貴賤無不被其害也葢世人廣貪財利追求爵祿如意之後唯是耽著色欲又有緇素之間百念灰冷惟此一事多爲魔惱至於造妖作竊傾國亡家或善和眷屬因此紛爭或久

遠夫婦因此乖離信之壞人根本累人深重奸妬欺昧不可名言是故佛說諸業易斷此苦難除苟能滅盡無不成道大抵男女二根初無分別邪妄發生互起愛染結習牽纏遂有思想驚夢之苦蠱費破散之苦冤結離間之苦遭刑染疾之苦直到夭亡終未省悟明知穢汙非淸淨因如蛾投火自受燋然如來明誨若不斷淫欲求聖道無有是處當知情愛爲災難之端狐媚乃殺人之賊起煩惱因入地獄種悞人損德喪身失命常於一切處泯絕男女相究竟眞實誰受欲事當知革囊臭穢敗壞總成白骨念欲境界復有何樂雖在夢中亦生怖畏普願一切含靈具識盡生厭捨如冤家想當遠離也如大火聚不可近也如毒蛇來當急避也果能一發悔念俾得此纏縛自然消釋變垢濁而獲法身散婬火而爲智慧互相教化同行淨道證安樂行

○傳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此語均然何也儒家經史例有監本證據語意已定吾門廣衆鄙者常衆識者常寡故多以臆見改易遂失先聖玄妙之旨可不哀哉如紹興間四明再開傳燈統要乃雙溪庸僧思鑑幹緣鑑者素無學識誠謬故尊宿問答之言甚多此眞法門大罪人也嗚呼此書乃本朝楊文公太年奉詔爲吳僧道原校定一日見易於安庸之手可謂水潦鶴也叢林負志之士不可不知當以橘州湖州之學二本爲正

○癡禪妙禪師婺州人少在教庠已有打發即更衣遍見當代尊宿久在石室光佛子會中出世杭之靈石遷中竺保寧嗣石室有石室眞贊曰我也不重你禪我也不重你道但重一雙手眼別得儂家恰好然禀性疎逸無撿凡陞座小參必先靑原白家之事隆興乾道間其道盛行與妙喜爭抗有得法子無學忱巳菴深皆叢林白眉更有吏可菴小年住徑山大慧禪師示寂即主其後事時妙喜亦居東堂卒以法衣拄杖授之曰三尺烏藤本現成箇中毫髮不容情佛魔凡聖俱揺殺方顯金剛正眼睛妙後入滅于嘉興之祥符預定時日親書遺偈別時官道俗儵然而往有王梵志藏巳脫一任橫拖倒拽之句眞得大自在

◆後生二字恐衍歟

也

○保安封七閩人嗣月菴幼年入衆赫赫有聲自首衆紫金出世楊之建隆遷常之保安山乃赴大參周公之命封與大參有貪緣雖一時小刹賓主相得一居逾十五年諸方大刹屢招不往然封氣蓋諸方開口郎貶剝間不容私淳熙末乃坐脫頌曰五十七年幸自好無端破戒作長老如今掘地且活埋既向人前和亂掮又有滑稽語讖後世後生不求淡素惟務衣裝今併記于此曰紡絲直裰毛段襖打扮出來眞箇藹然問著祖師關却似東村王太嫂呵呵

○圓通永建上人號栢庭久依密菴一翁松源輩爲伍後以鄉人老居蔣山永充座元畢以出世住長干天禧與密菴在衆有隙不令其承嗣竟爲其薙髮師光晦菴拈香未幾遷信溪遂卒平日與無一居士侍郎王溉厚善有唱酬語膾行于世但來處不分曉兄弟亦少有信之者亦可爲後輩幾間破屋不凉所得者爲深誡故松源嘗有頌曰林下相逢知幾年好因緣是惡因緣雖然不受靈山記鼻孔依然著那邊

○常樂和山主三衢人久依密菴見處穩實不在松源曹源之下有法華二十八品頌行于世其在靑山時密菴嘗以伽陀戲之曰一撈當機伎倆窮故鄉回首爛柯峰人間天上誰知否會見曹溪正脈通然和一生辛苦自知福尠諸郡多以名山招之俱不赴暮年與居士汪公父子卜築於龜嶺之南火種刀耕恬然自樂況味不減老龎丹霞亦一代奇事也

○震山堂昇州人初見丹霞淳明洞上宗旨有頌云白雲深覆古寒巖異艸靈華彩鳳銜夜半天明日當午騎牛背上著靴衫又抵大潙作插鍬井頌曰盡道潙山父子和插鍬猶自帶干戈至今一片明如鏡時見無風匝匝波後見艸堂於疎山師資道合因禀承焉初居百丈後住黃龍其道大振是爲龍峰四世也

○崇野堂四明人久依天童宏智禪師以大事不決竟上江西見艸堂未幾果有所得後住育王乃拈香爲艸堂之嗣雪竇持以四句戲宏智曰收得一宗翠巖宗白頭也失却一崇面前合掌背後搥胸聞者莫不大咲崇幼年多攻詩嘗題廬山三峽橋曰蕭蕭石徑蟠蒼

胡一作昆

松山腰忽斷來悲風坐寒欲作暮天雪人靜似發山林鐘落崖千古流寒玉眩眼百丈飛長虹倚欄深省十年夢坐看雲呑五老峰後安國按部見之大加稱賞遂徹去諸家詩牌唯留此一篇自玆雖道譽不甚四馳唯有詩名流于世後進當以崇爲戒所謂齊已貫休名重地也

〇龍丘法師慧仁夜夢作偈曰䄜既破袴又迭多少氷淸玉潔一條藜杖劃斷天地更無殘闕別別不須擊胡蘆磬鐵超然居士見之大喜曰鵲有巢而鳩居之㫰可咲也雪堂曰不然從上尊宿多有自教乘中打發者如百丈大珠洞上輩皆是也超然點首

〇姑蘇有尼曰祖懃耆少依或菴咨決大事旦暮精勤久而有省有俗官伸紙討偈懃書之曰終日爲官不識官終年多被吏人瞞喝散吏人官自顯掀翻北斗面南看多處請出世堅臥不赴終于楓橋李氏菴

〇雲居舒和尙有垂誡文傳布叢林專警諸方主法者安存老病不應揀擇少年挂搭大傷風化所謂枯樹老僧山門景致也因記得有一老僧抵吳門萬壽時主者不肯挂搭却云你老矣何不小院裡去若你只是種一根樹老僧對云你當初若時緣不偶不出住院也須到處種樹始得主懡無以對其僧乃書偈而去曰江湖幾度氣呑牛年老方知總是愁奉勸後生宜勉勵看看種樹在前頭時太守王公佐聞已下令諸山挂搭僧人不得揀擇所謂斷佛種子也

〇金沙灘頭菩薩像有畫作梵僧肩拄杖挑髑髏回顧馬郎婦勢前後所贊甚多唯四明道全號大同者一贊最佳其詞曰等觀以慈鈎牽以欲以楔出楔以毒攻毒三十二應普門具足只此一機奪千聖目雲鬟霧鬢輕紗薄縠大地橫陳虛空摩觸靈骨鎖金寒沙埋玉驚鴻縹渺銀漢斜缺月東西挂跡木時余在丹丘見之余嘗爲蛇畫足云先以欲鈎牽後令入佛智有利與無利元不離行市黃金靈骨再挑來試問汝今何面觜阿呵呵囉囉哩三箇之中那箇是別起眉毛塞耳觀圓通門戶堂堂啓吽吽隱山璨和尙贊云丰姿窈窕鬈欹斜賺盡郎君念法華一把骨頭挑去後不知明月落誰家璨住泉之法石木菴永之嗣

也

○黃龍楊岐二宗皆出於石霜慈明初黃龍之道大振子孫世之皆班班不滅馬大師之數自眞淨四傳而至塗毒楊岐再世而得老演演居海會乃得南堂三佛以大其門戸故今天下多楊岐之派紹興末塗毒既沒而雙徑交代乃育王佛照禪師入院之初首詣巖主塔頭置祭有義銛書記者爲其文兄弟甚推其公因筆錄于此使後之學者知祖宗流派其有自云昔慈明老人得黃龍楊岐猶一體之有左右手也子孫派出各世其家典牛不負溈潭其敬妙喜猶敬師也德光實嗣妙喜惟巖主因禀典牛雖平生出處不仝幸今日交承有在道誼所在存沒難忘要源委其來皆慈明屋裡人也若巖主平日道德超邁談辯軒豁鉗鎚學者有大手段江湖間特有定論玆不事多語以溷聞識謹羞伊蒲率大衆詣窣堵一奠巖主其臨之

○曇橘洲者川人乃別峰印和尚之法弟學問該博擅名天下本朝自覺範後獨推此人而已住蜀之無爲山遭橫逆來下江丞相史公尊其學業舉以住明之仗錫初入院時二相親送其後史公復造竹院以延之凡有質疑事必問故別峰自金山來雪竇諸山一疏乃曇撰之其詞曰住雪竇好住翠峰好老子當斷自胸中爲法來耶爲牀座耶此行殆出人意表無愧乎東山直下四世望之如西湖雪後諸峰但得心同道同出處同休問佛界魔界衆生界新乳峰禪師聲飛吳越價重岷峨住海門國逾一十有二年肆瀾飜口說八萬四千偈如山屹屹有陣堂堂與其據滄波而擾蛟龍孰若依蕙帳而友猿鶴載念伊蘭之世冀一現於優曇計非師子之家當盡摟其種類歸來及早慰我同門此話江湖競傳之時自得暉交代然曇賦性坦率不事拘撿在竹院日復以酒事遭太守林侍郎追至出對與之曰酒曇過界住無爲而無所不爲盜曇曾住無爲故也而曇卒不能對復爲林流過丹丘二年回寶奎一日沐浴更衣請史魏公敘平日行紀談咲中而化闔城士俗皆送之荼毗獲舍利無數

○唐虞世南通曆有問曰梁武夷凶剪暴克成帝業

南面君臨五十餘載盖有文武之道焉至于留心釋典桑門比行以萬乘之君爲匹夫之善熏修不保危亡已及豈其之所非耶何福謙之無効先生對云夫釋教者出世之津梁絕塵之軌躅運於方寸之間超於有無之表塵累既盡攀緣已息然後入於解脫之門至於化俗之法則有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是爲六波羅密與夫仁義禮智信亦何異哉盖以所修爲因所報爲果人修此六行皆多不全有一缺爲果亦隨減是以鬷明醜於貌慧於心超一高於才下於位羅真福而無義原憲貧而有道其不同也如斯懸絕與喪得失咸必由之下士庸失見比干之剖心以爲忠直不必爲也聞偃王之亡國以爲仁義不足法也若然者盜跖高枕於東陵莊蹻懸車於西蜀老終歐命良足貴乎又問曰周武帝毀滅二教是耶非耶先生曰非耶或曰請問其說先生曰釋氏之法則是空有無滯人我兼忘超出生死歸於寂滅此象外之談也老氏之義則谷神不死玄牝長存長生久視騰雲駕鶴此區中之教也至於止惡向仁勝殘去殺並有益於王化無乖於俗典今以常僧犯律道士遺經便謂其教可棄其言可絕何異責檮杌而廢堯怨有苗而黜禹見弧子泛濫遠塞河源覩崑嶽方偶遽投金燧曾不知潤下之德有利已深變腥之用其功甚博井蛙觀海踢於所見輪回長夜之迷自貽沈溺之苦疑悞後學良可痛哉

○雲居如號雲中受經於台之護國在雲居最久上堂云山下熱如火山間凉似秋得居山上者知是幾生修卓拄杖云急著眼腦

○佛印示衆云莫挂袈裟便要閑七條中有鐵圍山幾多放逸縱橫者失却人身瞬息間

○前輩贊佛祖偈句并自贊語各有矜式今之例多杜撰如自贊亦如贊佛祖之語良可咲耶唯密菴最得其體贊云在家不讀書行脚不參禪隨流閑打閧掘地覓青天如今老矣空追悔捻人痛處力加鞭塗毒亦云眼瞎耳恒聾鼯鼠技已窮要見巘中主白雲千萬重咄具眼者宜辨之

○佛心才示衆云三千劍客獨許莊周百萬鳳毛點

也自肯若也兩頭坐斷中間不留只是打淨潔毬子未知向上一竅若也隨波逐浪帶水拖泥孤負己靈未具頂門正眼總不恁麼又作麼生不入驚人浪難逢稱意魚又云寶劒不失虛舟不刻朝游維浮暮歸檀特若謂本光之地理合如斯正是坐井觀天持蠡酌海若謂言發非聲色前非物非唯迷宗亦乃失旨宗明旨的又作麼生密把鴛鴦閑繡出從他人自覓金針

○長蘆祖照禪師道和莆陽人初負篋至京有中貴見之姿質不凡以度牒與之和不受自謂同學曰吾大丈夫豈可出他黃門之下苟一旦受其恩則終身被其攔絆吾佛幸有廣大法門又國家開發人之路吾當自勉勵因銳志誦法華經當年於試經得度爲大僧徧見諸方後住長蘆座下常滿千衆眞歇了自丹霞會下來時年尚幼和見其敏利令首衆後退院與之意其承嗣及拈衣乃云得法丹霞室傳衣祖照庭恩深轉無語懷抱自分明和不樂下座抵奪其衣了自此終身不搭法衣竟嗣丹霞淳江湖有識者皆雅其不忘本也

○或菴示衆云紹興初山野色力强壯所至撥艸瞻風見善知識懸囊挂盋擊節扣關莫不忘飡廢寢寅夜不輟又得偉人哲匠朝暮不倦苦口點化錐劄尚收拾舊貨不得上手況當今之際在處叢林據位禪師者但占名字陞堂入室聊表不空師家見學者學者見師家邪正不分互相混淆更說甚麼一言半句超脫常情到大不疑安樂田地拈斷貫索穿天下人鼻孔大道相將滅也間有負笈擔簦寄人烟焰之下多是求飽暖溫和游泳外典圖資談柄而已正宗下事杜口不講加之尸席望剎有緣趍陪上位結識貴人以爲外護得其自便之計遂致習以成風遍相倣傚鮮有知非者衆中本色黃面老衲雖證道果密處危坐袖手想見點頭咨嗟其荒寒薄伎紛紜耳願追古風退步潛藏守分不能覩近權貴無力救弊冷得其眼正因有力量上人努力猛省圖遠不圖近於已躬下了辨西來不傳之妙施設凡聖不測之機異日他時爲後輩作則免有竛竮道路千里之嘆耶明

眼人前吐露胸臆亦望痛念祖道下衰踊躍高擧六合之外貴得英靈衲子光明於世千古萬古之下金剛王寶劍凛凛不墜矣

○東坡到京口佛印渡江謁見坡云趙州昔日不下禪牀金山因甚今日渡江佛印以頌答曰趙州昔日欠謙光不下禪牀接二王爭似金山無量相大千沙界是禪牀

○曾文清公贛州人乃寶文侍郞天游之弟於宗門甚進步與心聞賁禪師爲方外友嘗有世尊拈華一頌江湖多賞之頌曰華枝拈起大家看迦葉無端却破顔從此春光都漏泄桃紅李白滿人間又贊心聞像曰是心聞叟寂然無聲非心聞叟儼然其形視之非無聽之非有能如是觀非心聞叟

○婺州靈應法淨講主因被晩學攙其院事告於葉丞相以求借援葉回書云專使辱書懃懃知公與余先世之契同里巷桑梓詢之同袍知公是本分講人住靈應四十年變瓦礫之場爲輪奐使魚鼓之聲歲晩不絕可謂肯與供養於寺庭出臂力寶殿崇成之際乃爲破戒後學起貪癡心巧計攘奪怪公不得使終圓勝事若以世情論來鵲有巢而鳩居之誠難堪處若以公分上觀之身非我有萬法皆如夢幻則靈應道場亦豈是公久居活計所以古人道住則孤鶴冷翹松頂去則片雲忽過人間去住灑然何有拘礙要當住而未嘗不住方知是去住底人又況一飮一啄皆自前定或行或止豈是人爲毋有意必同異若如此境界不能洞然明白則末後一著未免拖泥帶水此去便好青松下明窓內安坐不動了自家大事因緣誠爲得計若欲借一言於五馬有挾山超海之難能悟萬法皆空於公有變凡成聖之易其或未然快請腰包急去訪他新婦底

○混源密台人嗣龜山光狀元俗素貧然守分不自張大自浮山遷大舍道由俗舍將見其弟昆戒約人從勿過其家唯帶親隨一二人而已又曰若見我兄切勿聲諾恐驚他村人也其顧分如此有頌曰托迹來蓬屋三椽礭不深如何微賤質也解震雷音種粟不生豆拈鉛却是金只因誤失脚終不落沈吟叢林

寒或作蒸

皆服其識度高遠與夫詐稱張王李趙豈可同日而
語哉
○故監部甄公龍文爲龍翔疏請密公曰十三人透
洋嶼之關先爲上首二千里趂黃梅之盋密在汝邊
可謂正法克膺公選厶八脚跟峭措眼腦玲瓏起紫
籜說洪福之禪諸方山仰過石橋持七閩之盋萬衲
雲隨唯六龍會御於中州故二淛獨誇於勝刹次當
補處宜莫放公孤嶼而住兩峰話頭在在一句而涵
三要衆目團團後被旨住西湖淨慈
○紹興間象田梵卿禪師秀之華亭錢氏子初參圓
通秀投子青次見照覺總有契上堂云春已寒落華
紛紛下紅雨南北行人歸不歸千林萬林鳴杜宇我
無家兮何處歸十方刹土奚相依老夫有箇眞消息
昨夜三更月在池
○慈恩法師唐尉遲將軍之子也始年十歲能造戰
策父賢之玄弉以計欲其出家以大教乘密竊其所
造戰策教小行者諷之攜訪遲遲極口稱賞其子善
能作文弉請一看而乃曰此文者小行童亦能誦之

車一作事

遲驚呼來誦之果不差一字遲大怒此子以古文誑
戲即欲誅之弉師告云佛有救護衆生之說若君不
救吾非佛弟子矣可捨出家何如遲從用是弉師得
之即爲大僧衆莫能及常對御講論賜以玉環見天
子更不致禮但入出有經論酒食婦女之三車隨行
宣公服而疑之法師亦薄其小乘而疑其神供之說
一日訪宣特求天供語論終日而不見其供法師歸
後初至宣公責之非時而到何也神告曰非懈怠也
今日師與大乘菩薩議論毫光罩定徧界竟無路得
入從此更傾心敬之故知大乘所非小根之能測底
也
○遯菴演閩人初見元枯木後參妙喜於徑山與最
菴印同菴璉裒集大慧廣錄三十卷盛行于世慧既
沒演不復出遊一衲寒暑居經三十年數董板首閩
帥趙汝愚待以福之秀峰堅臥不起別峰作疏勸請
有幽蘭林下豈無人而不芳至寶道中蓋具眼而始
識之句一時罔不高其清節暮年竟被涂毒推出
於常之華藏一坐十九年法席盛興於三吳其乃緣

法有地耳

○最菴印川人初依寂室後參大慧出世京口鶴林自贊云兀體委羸當行蕭苴袖手儼然可知禮也美惡猶來不自裁參方分付俯觀也

○榮陽郡王初居嘉禾官職未登家居零落時誰菴粹禪師住報恩與王交遊凡有所疑靡不應對及孝宗即位王累開大藩以諸方名刹多命粹主之晩請何山爲功德寺亦命粹主之特賜紫服圓悟禪師其子孫亦爲大法金湯謂是互乘大願力來者也

叢林盛事終

予昔首衆於五峰時古月融禪師實典賓職旣吻同事日數從遊爲山間水邊之樂續以業緣來居青山逾十年矣一日翩然過我坐間娓娓談前言往行頗淸老懷徐出叢林盛事一編皆命世宗師與賢士大夫酬酢更唱之語誠可以警後學而補宗教大率與先師武庫相類殆將鋟梓以惠後世其利豈不博哉因援筆以題于後慶元己未華藏遯菴宗演跋

融見塗毒策策見游典牛是爲黃龍六世孫也子後

次古本有此十八字

跋新鋟叢林盛事

自野錄紀譚至四明枯崖之作裒收古佛祖潛行密機與賢士夫關于禪佛所洩於五燈者貽之來昆其爲法施爲俾晩進履踐知向上入路而非爲資今日胡講談柄矣又至於宋丹丘融公叢林盛事則一言一句千古鐵案其禪其道大方龜鑑也然宋本湮沒祖述無憑斯邦在在禪房所藏謄寫亥豕承訛襲舛竟亦無全本矣玆東武源無生居士擬穿過支桑先覺之鼻孔捉住供欵之際偶獲古本盛事使信歷查一遍梓行于世蓋衛宗護法之志深也夫於是校之閱之折之爲二卷遂付諸剞劂或曰此等禪冊於今之禪林亦何補之有有一種禪流緇章繪句以當平生出世進院此爲梯媒抵死不在一念於乾屎橛上或習取三經五論以台宗賢首教相雷同祖師話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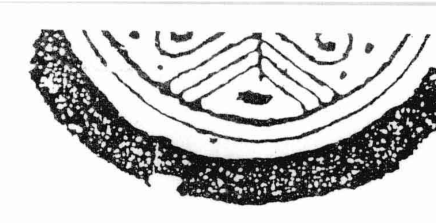
32

0095

且謂德山臨濟陞三賢第幾階趙州雲門得六即第幾位如此餖飣揑合收禪歸教禪果作何狀有甚禪可參詎料祖師西來單傳云直指云亦是爲教體文身生箇駢指贅疣也然則今之禪者與其據禪席刼禪衣不如削籍爲座主奴惜哉古道祖師言句暗合修多羅一喝能入五教者與而今僻解逈別殊不知佛法門中有一條活路古錐舌頭別有落處矣又有一等衲子夙禀恰好默照鬼眼一世擔板籍口教外不欲覩半字禪規不失在不知本領何如雖非近日荷一肚皮謂佛法太容易膠執現前流識以爲本分幸凡百無皮下有血者恣肆誣蠛先喆認奴爲郎貢高自已旁挾奇幻蠱惑男女教人人險些屈陷斷常坑之屬除非眼不識丁爲禪和子爲善知識自餘未免有寒蟬抱木之歎一堂爛冬瓜之誚矣更有一般禿驢結識公侯狐媚檀越名利躁競莫有底極甚之則削落前脩彙倒常住以招提爲鋪店廉耻掃地規利婪貨算盤爲枕鉤索錙銖但其一腔工夫全穀是務這般一隊一非一是走上走下奈了不省脚下事

保安封公曰紡絲直裰毛段襖打扮出來真箇好蓋然問著祖師關却似東村王太嫂此頌例爲今日結末焉今日盛事果行之乎行之也是枉然亡羊補牢將何補之有將何補之有余曰子之所具陳非余所敢議也叢林秋晩五葉委地八風切膚魔毒塡胸所到門庭死人無數雖然千箇萬箇中倘得一個神醫以此做還丹一粒安患不回生返魂哉應知此特起死方續命劑也神醫可無靈丹不可舍諸居士意亦在其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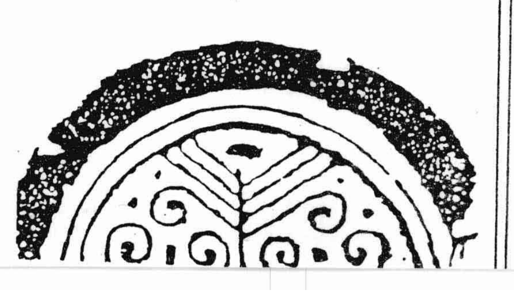
旹元祿辛未中秋望前輿聖信梅峰書于駿伽林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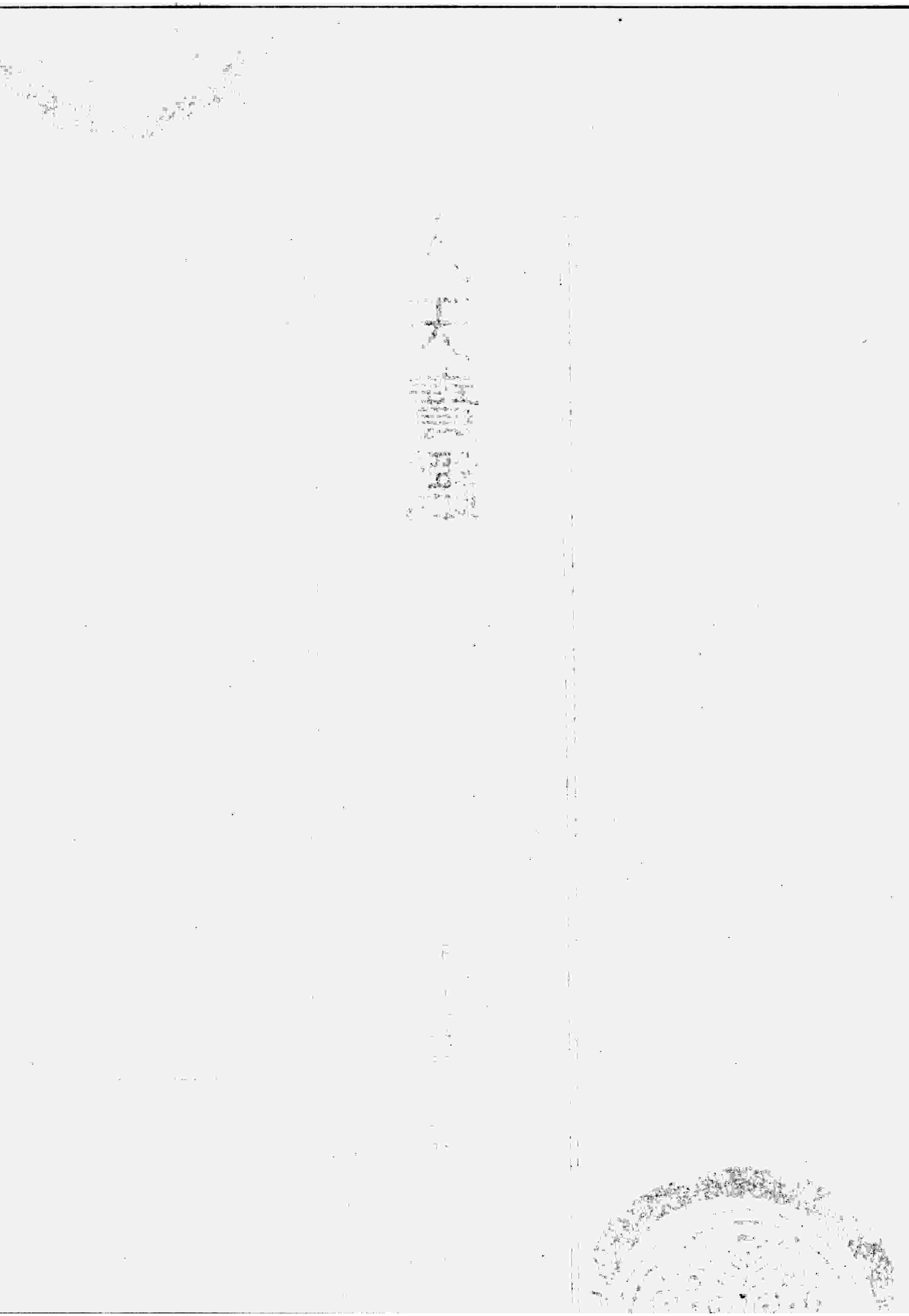




人天寶鑑

宋・曇秀 編





是集皆佛氏妙藥救世之書也能令病者服之卽愈至有盲聾瘖跛之徒亦得除痊四明道人秀公久歷湖海此藥備嘗無不應驗宜乎刊行以壽後世故余樂爲之序

紹定庚寅六月望日蘭庭劉棐

人天寶鑑序

竊聞先德有善不能昭昭於世者後學之過也如三教古德於佛法中有一言一行雖載之碑傳實錄及諸遺編而散在四方不能周知偏覽於是潛德或幾無聞愚嘗出處叢林或得之尊宿提倡或訪求探摭凡可以激發志氣垂鑑於世者輒隨而錄之總數百段目曰人天寶鑑不復銓束人品條次先後擬大慧正法眼藏之類且昔之禪者未始不以教律爲務宗教律者未始不以禪爲務至於儒老家學者亦未始不相得而徹證之非如今日專一門擅一美互相詆訾如水火不相入噫古者之行非難行也人自菲薄以謂古人不可及爾殊不知古人猶今之人也能自奮志於其間則與古人何別今刊其書廣其說欲示後世學者知有前輩典刑咸至于道而已高明毋誚焉

紹定三年結制日四明沙門曇秀序

人天寶鑑

唐德宗問曇光法師曰僧何名爲寶對曰僧者具有六種以寶稱之一頓悟自心超凡入聖得名禪僧二解行雙運不入世流得名高僧三具戒定慧有大辯才得名講僧四見聞深實學古驗今得名文章僧五知因識果慈威竝行得名主事僧六精勤功業長養聖胎得名常僧帝大悅遂詔天下度僧唐僧傳

大善禪師南岳高第也修法華禪門得慈悲三昧時衡陽內史鄭僧杲雖每遇縣令陳正業稱揚師德而鄭略無信向意一日同陳出獵圍鹿一羣鄭謂陳曰公嘗稱大善禪師有慈悲三昧力今日其鹿如何陳卽率左右數人同聲念曰南無大善禪師卽時羣鹿騰空而出於是內史媿伏國清石刻

左溪尊者諱玄朗烏傷人從學天宮威法師得旨後栖身巖谷或猿玃來以捧鉢或飛鳥至以聽經唯十八種十二頭陁如是處者三十年若其細行修身悉徇律制故李華云禪無私授不見身相戒淨無玷不假外儀講不待衆誨人無勌居止偏厦食無重味夜非披尋聖典未嘗空秉一燈日非瞻禮聖容未嘗虛行一步一鬱多羅四十餘年一尼師壇終身不易未嘗因利說一句法未嘗爲法受一毫財本傳

五臺山無相禪師禮佛示衆曰汝輩才見泥像便如舂米相似曾無意謂殊不知已躬分上各各有一尊虛空來太小古釋迦古觀音日夜在汝六根門頭放光動地四威儀內同出同入未嘗纖毫相離何不學禮取者箇佛却去泥團上作活計汝若禮得者箇佛卽是禮汝自心汝雖是顚倒妄想之心從本已來直至今日廣大淸淨迷未嘗迷悟未嘗悟與佛如來更無欠少只爲汝貪著緣境所以有生有滅有迷有悟若能一念回光便乃卽同諸聖故云佛在爾心頭時人向外求內懷無價寶不識一生休又不見華嚴遂法師道我會得卽心自性如今凡修行動靜無不與稱自性底道理相應故我終日禮佛不作禮會終日念佛不作念會且道華嚴作甚麼會者箇恰如善財入毗盧樓閣證不思議自在境界相似末後却道我

歷一百一十城參五十三善知識見種種境界聞種種法門皆無有實譬如有人於睡夢中見種種事從睡覺已乃知是夢諸禪德善財雖向夢裏認得箇昭昭靈靈依前落在陰界若是頂門具眼肘後有符釋迦彌勒是乾屎橛文殊普賢是博地凡夫眞如涅槃是繫驢橛一大藏教是拭瘡疣紙有甚樓閣可入境界可證其或未能如是且向他夢裏禮取一拜半拜

通行錄

天台韶國師處之龍泉人受具後尅意咨參殊無所入至曹山隨衆而已因僧問法眼曰十二時中如何得頓息萬緣去法眼曰空與汝爲緣邪色與汝爲緣邪言空爲緣則空本無緣言色爲緣則色心不二日用果何物爲汝緣乎韶聞悚然有省復有禪者問如何是曹源一滴水法眼曰是曹源一滴水韶聞大悟法眼曰汝當大闡吾宗毋滯於此遂遊天台睹然有終焉之意時吳越忠懿王以國子刺台州雅聞師名嘗遣使迎之申弟子禮王一夕夢被人斷頸驚疑不釋遂決於韶韶曰非常夢也主字去却一點不久爲王矣王曰若果符此無忘佛恩漢乾祐元年王嗣國位尊韶爲國師時天台智者教法自會昌之變碩德隱耀所有法藏多流海東螺溪寂法師痛將廢闕力網羅之先於金華藏中僅得淨名一疏而已後因忠懿王覽內典昧教相請扣於韶韶稱寂洞明天台之道遂召寂建講王乃喜特遣十使杭海傳寫以還由是教法復振殆今不墜者韶寂二師之力也開寶四年六月二十八日順寂于華頂峯是夜星隕于地天降大雪師之涅槃異相難以盡紀具如燈禪師行業等記

智者顗禪師示衆曰同學照禪師在南岳衆中苦行禪定最爲第一輒用衆一撮鹽作齋飲用所侵無幾不以爲事後行方等忽見相起計三年增之至數十斛急令陪備仍賣衣資買鹽償衆此事非久亦非傳聞宜以爲規莫令後悔吾雖寡德行遠近頗相追尋而隔嶺難爲徒步老病出入多以衆驢迎送若是吾客私計功驢直令彼此無咎吾是衆主驢亦我得既捨入衆非復我有我不合用非我何言學此一條

餘事皆爾國淸百錄

兜率梧律師從學普寧律師持巳精嚴日中一食禮誦不輟後住兜率嘗問道徑山琳禪師琳見其著心持戒不通理道因戲謂曰公被律縛無氣急乎梧曰根識暗鈍不得不縛望師憫而示之琳擧婆修盤頭常一食不臥六時禮佛淸淨無染爲衆所歸二十祖闍夜多將欲度之問其徒曰此頭陁精修梵行可得佛乎其徒曰精進如此何故不可夜多曰汝師與道遠矣縱經塵劫皆虛妄之本其徒不憤謂夜多曰尊者蘊何德行而譏我師夜多曰我不求道亦不顚倒我不禮佛亦不輕慢我不長坐亦不懈怠我不一食亦不雜食我不知足亦不貪慾心無所之名之曰道婆修聞巳發無漏智琳遂厲聲喝一喝云直饒與麼猶是鈍漢梧於言下心意豁然喜躍而拜曰不聞師誨爭解知非今當持而不持持無作戒更不滑著心力也辭行回至丈室屛去舊習獨一禪牀講唱之外默坐而巳俄一夕召明靜法師至曰擇梧得徑山打破情執至今無一點事在胷中今夜欲入無聲三昧去也由是寂然竟爾長寢通行錄

眞宗嘗欲廢太平興國寺爲倉詔下之日有僧唐突以謂不可廢　上遣中使諭旨曰不聽廢寺卽斬仍以劒示之祝曰僧行劒怖懼卽斬不然卽赦之中使如所誡僧笑引頭曰爲佛法死實甘餂之　上貺寺遂免韓子蒼曰今時有如是僧乃可稱衲子石門集

法昌遇禪師臨漳高亭人幼棄家有大志遊方名著叢席浮山遠公指謂人曰此後學行脚樣子晚於分寧之北千峯萬壑古屋敗垣遇安止之衲子時有至者皆苦其作勞未嘗有一語委曲以示其徒學者不能曉其意又不能與之同憺泊辛苦悉皆引去以故單丁住山而晨香夕燈陞堂說法至老不廢叢林所服玩者無不備龍圖徐禧歎曰無衆如有衆眞本色住山將化前一日遇作偈遺曰今年七十七出行須擇日昨夜報龜哥報道明朝吉徐覽偈從然遨靈源同往至彼巳寂然矣汀江集

法智尊者諱知禮年手四十常坐不臥足無外涉修謁都遣一日謂諸徒曰半偈忘軀一句投火聖人之

心爲法如是吾不能捐捨身命以警發懈怠胡足言哉於是結十僧修法華三昧期滿三載共焚其身時翰林楊億致書確請住世復以欣厭意而興難問尊者答曰終日破相而諸法皆成終日立法而纖塵必盡楊公復致問曰風吟寶樹波動金蕖是何人境界答曰只此見聞更無道理公又問法華梵網皆魔王所說答曰佛之與魔相去幾何公知不可以義屈亦不可以言留乃致書慈雲俾自杭至明面沮其議又委州將保護無容以焚是年公請師號於朝　眞宗召楊問之公因奏師遺身事　上嘉歎之重諭楊曰但傳朕意請留住世卽賜法智之號由是願行不得施矣復修光明懺爲順寂之期方五日趺坐召衆曰人之生必有死盡常分爾汝等當勤修道勿令有間從吾之訓猶吾之生也言畢稱佛而逝教行錄等

圓通訥禪師梓州人性端靖涖衆有法律已精嚴夜必入定初叉手自如中夜漸昇至膺侍者每眡此以候天明　仁宗聞其名詔住淨因訥以疾辭舉璉以自代召對大悅賜大覺禪師至　英宗嘗賜手詔天下寺院任性住持璉不言鮮有知者及東坡制宸奎閣記移書審之云宸奎閣碑謹已撰成衰朽廢學不知堪上石否見參寥說禪師出京日　英廟賜手詔其略曰任性住持者不知果是否切請錄示全文欲入此一節璉答云無及寂乃得於書笥中坡聞云非得道之士安得有此藴藉坡閣記云師雖出世度人而持律甚嚴　上賜龍腦鉢師對使者焚之曰吾法以壞色衣以瓦鉢食此鉢非法使者歸奏　上嘉歎久之師居處服玩可以化寶坊也而皆不爲獨於都城之西爲精舍容百許人而已

梁武帝問誌公曰朕萬機之暇修諸善事還有功德也無誌曰有卽有非眞功德帝曰何謂其眞誌曰性淨明心體自空寂是眞功德帝因有省故先聖有言若能靜坐一須臾勝造河沙七寶塔寶塔畢竟化爲塵一念淨心成正覺通行錄

眞人孫思邈京兆人幼聰慧日誦萬言善莊老尤篤志釋典年百五十歲嘗隱終南山不食飲食唯服鉛汞與宣律師友善議論終日嘗書華嚴經時唐太宗

可一作見

欲讀佛經問邈曰何經爲大答曰華嚴經佛所尊大帝曰近玄奘三藏譯大般若六百卷何不爲大而八十卷者猶爲大乎答曰華嚴法界具一切門於一門中可演出大千經卷般若經乃是華嚴一門耳帝悟從是受持 釋氏類說

侍郞楊億書寄李維內翰其略曰假守南昌適會廣慧禪伯齋中務簡退食多暇或坐邀而至或命駕從之請扣無方蒙滯頓釋半歲之後曠然弗疑如忘忽記如睡忽覺平昔礙膺之物曝然自落積劫未明之事燿爾見前固亦決擇之洞分應接之無蹇矣重念先德率多參尋如雪峯九度上洞山三度上投子遂嗣德山臨濟得法於大愚終承黃檗雲巖多蒙道吾訓誘乃爲藥山之子丹霞親承馬祖印可而作石頭之裔在古多有於理無嫌病夫今繼紹之緣實屬於廣慧提激之自良出於鼇峯也忻幸因僧談道侍郞遂云大凡參學人十二時中長須照顧不可說禪道時便有箇照帶底道理日用作務時不可便無也如鷄抱卵若是拋離起去暖氣不接便不成種子如今萬境森羅六根煩動略失照顧便喪身命不是小事今來受此緣生被生死繫縛蓋爲塵劫已來順生滅心隨他流轉以至如今諸人等且道若曾喪失何以得至如今要識露地白牛麼試把鼻孔拽看又云釋迦老子於靈山會上目顧迦葉謂大衆曰吾有正法眼分付摩訶迦葉又道我於四十九年中不曾說一字此是什麼道理若是諸人分上著一字脚不得爲諸人各各有奇特事在喚作奇特早是不中也我道釋迦是敗軍之將迦葉是喪身失命底人汝等且怎生會不見道涅槃生死俱是夢言佛與衆生竝爲增語直須恁麼會取不要向外馳求若也於此未明敢道諸人乖張不少侍郞臨終前一日親寫一偈與家人令來日送達李駙馬處偈曰漚生與漚滅二法本來齊欲識眞歸處趙州東院西駙馬接得偈云泰山廟裏賣紙錢 天聖廣燈

張文定公前身爲瑯邪知藏僧書楞伽未終而卒誓云來生當再書後知滁州遊瑯邪山周行廊廡殊不忍去至藏院忽感悟指梁間經函云此吾前身事也

令取而眡之乃楞伽經與今生所書筆畫無異嘗讀至世間離生滅猶如虛空華智不得有無而興大悲心遂明已見偈曰一念存生滅千機縛有無神鋒輕舉處透出走盤珠暮年出此經示東坡居士仍以其事語之坡題其後刻石金山

頎禪師秦之龍城人初得法於天聖泰和尚晚依黃龍南禪師南見其所得諦當甚遇之令住至之興國開堂遂爲南之嗣至夜夢神告曰師遇惡疾卽是緣盡言畢而隱閱十三白果患大風屏院事歸龍城之西爲小庵庵成養病其中頎有小師名克慈久依楊岐亦禪林秀出者歸以侍病奉禮至孝乞食村落風雨寒暑盡師一世而後已頎一日謂慈曰吾之所得實在天聖和尚晚見黃龍道行兼重心所敬慕故爲嗣之豈謂半生感此惡疾今幸償足昔神仙多因惡疾而得仙道蓋其割棄塵累懷頴陽之風所以因禍而致福也吾不因此爭得有今日事如今把住也由我放行也由我把住放行總得自在遂噓一聲良久而逝闍維異香徧野舍利無數舟峯錄

希顏首坐字聖徒性剛果通內外學以風節自持遊歷罷歸隱故廬跡不入俗常閉門宴坐非行誼高潔者莫與友也名公貴人累以諸刹招之堅不答時有童行名參巳欲爲僧侍左右顏識其非器作釋難文以却之曰知子莫若父知父莫若子若予之參巳非爲僧器蓋出家爲僧豈細事乎非求安逸也非求溫飽也非求蝸角利名也爲生死也爲衆生也爲斷煩惱出三界海續佛慧命也去聖時遙佛法大壞汝敢妄爲爾寶梁經曰比丘不修比丘法大千無唾處通慧錄曰爲僧不預十科事佛徒勞百載爲之不難得乎以是觀之予盍則僧倫有詒於佛況汝爲之邪然出家爲僧苟不知三乘十二分教周公孔子之道不明因果不達已性不知稼穡艱難不念信施難消徒飲酒食肉破齋犯戒行商坐賈偷姦博弈覬覦院舍車蓋出入奉養一己而已悲夫有六尺之身而無智慧佛謂之癡僧有三寸舌而不能說法佛謂之啞羊似僧非僧似俗非俗佛謂之鳥鼠僧亦曰秃居士楞嚴故曰云何賊人假我衣服裨販如來造種種業非

濟世舟航也地獄種子爾縱饒彌勒下生出得頭來身已陷鐵圍百刑之痛非一朝一夕也若今爲之者或百或千至于萬計形服而已篤論其中何有哉所謂鸑鷟而鳳鳴也碌碌之石非玉也蕭敷艾榮非雪山忍草也國家度僧本爲祈福今反責以丁錢示民於僧不然使吾徒不足待之之至也只如前日育王璉永安嵩龍井淨靈芝照一狐之翼自餘千羊之皮何足道哉於戲佛海穢滓未有今日之甚也可與智者道難與俗人言

梵法主嘉禾人棄家謁神悟法師梵解行兼備爲法檀度晚住北禪嘗乞食於市或告止之梵曰先佛遺規末世當行非諺事也梵持身御衆悉有律度故其法席典刑冠於西浙嘗訓其徒曰十二時中四威儀內皆有受用法門若不研心體究如說而行擧動皆成魔業且展鉢時曠野鬼神嘗受飢虛聞比丘擊鉢聲益增飢火其苦愈重故佛有誡須令身心寂靜然後受食施之故淸規有棄鉢水祝祝曰唵摩休羅細娑訶百丈單傳心印者猶徇細行況吾祖秉善毗尼之教者乎汝澡浴時尤不可忽昔有比丘因浴戲笑不修正念後感沸湯相潑之報故先聖令系心觀察常發願語我今澡浴身體當願衆生身心無垢內外光潔學此二條餘事皆爾汝等日用得不競競業業退步省思善用心矣通行錄

慈雲式法師云予與四明法智爲友四十餘年及終不得一哭於寢門之下嗟嘆之不足乃詠歌之句云天上無雙月人間只一僧覽者無謂吾厚於所知薄於所不知但見其解行有卓卓出人之異寄極言以暢所懷異者何也一家教部毗陵師所未記者悉記之四三昧人所難行者悉行之雖寒暑相代脅不至席六十有九而終其疾且頓而行道講訓無所間然門徒請宴不從及死舍利莫知其幾噫非知之艱行之爲艱也

龍湖聞禪師唐僖宗太子眉目風骨淸眞如畫僖宗鍾愛之然以其無經世意百計陶寫終不回唯慕霜華之風夢寐想見中和元年天下大亂遂斷髮逃遊人無知者造石霜諸禪師諸與語嘆曰汝乘願力生

帝王家脫身從我眞火中芙蕖至夜聞入室懇曰祖師別傳事肯以相付乎諸曰勿謗祖師聞曰天下宗旨盛大豈妄爲之邪諸曰待按山點頭卽向汝道聞卽日辭去至邵武城外見山鬱然深秀遂撥草而進見一苦行隱其中欣然讓其廬曰上人當興此長揖而去不知所之聞遂憩止十餘年一日有老人謁曰我非人龍也以行雨不職上天有罰賴道力可脫於是化爲小虵緣入袖中至夜風雷挾坐榻山岳震搖而聞危坐自若平明開霽虵墮地而去頃有老人謝曰非大士之力爲血腥穢此山矣念無以報厚德當穴巖下爲泉他日衆多乏水今所以延師也泉今爲湖因以名焉 寺記碑

仗錫巳禪師與浮山遠公遊嘗卓庵廬山佛手巖後至四明山心獨居十餘載虎豹在前以定力故嘗無懼色嘗曰羊腸鳥道無人到寂寞雲中一箇人爾後道俗聞風而慕住山四十餘年翛然無毫髮之儲冬夏一布衲唯以創衆爲任經營積累作成禪林凡衆之宜有者大備之獨不營丈室而與衆共處蓋師不以私室宴安爲意也有知事蘊躬伺師遠出潛爲建之達觀穎禪師時主雪竇聞之嘆曰若非本色宗匠不能有其艮輔非艮輔無以尊道師之德爾 仗錫達觀碑

辯才淨法師杭之於潛人生而左肩肉起如袈裟條八十一日乃滅父嘆曰是宿世沙門無奪其願長當事佛及師之終實八十有一殆其筭也出家後凡見法坐嘆曰吾願登此說法度人首謁慈雲日夜勤力學與行進不數年齒其高第慈雲沒復事明智韶韶講止觀至方便五緣曰淨名所謂以一食施一切供養諸佛及衆賢聖然後可食師聞之悟曰今日乃知色聲香味本具第一義諦由此遇物中無疑矣時沈公叔才治杭以謂觀音道場講懺爲佛事非禪那所居乃命師以教易禪師至吳越人歸之如佛出世事之如養父母金帛之施不求而至居天竺一十四年有利其富者迫而逐之師欣然舍去不以爲恨天竺之衆分散四去事聞於朝明年俾復其舊師黽勉而還如不得巳衆復大集淸獻趙公與師爲世外友見之而讚曰師去天竺山空鬼哭天竺師歸道場光輝

復留二年一日告衆曰吾祖智者聖人也猶以急於化人害於己行位本鐵輪而證止五品況吾凡夫也哉謝去老於南山龍井之上以茅竹自覆閉門宴坐寂然終日葉落根榮如冬枯木風正波定如古澗水故人以訥名之師嚴於持律講說不擇晝夜嘗曰鬼神威德不具畏人晝說或不得至此夜人靜庶幾能聽嘗焚指供佛左三右二僅能以執其徒有欲効者輒禁之曰如我乃可東坡一日謂曰北山如師道行者有幾師曰僧人密行者多非元淨所能測之 龍井雜碑

芙蓉楷禪師示衆曰山僧行業無取忝主山門今欲略効古人為住持體例共報佛恩與諸人議定更不下山不赴齋不發化主唯將本院莊課一歲所得均作三百六十分日取一分用之更不隨人增減可以備飯則作飯作飯不足則作粥作粥不足則作米湯新到相見茶湯而已務要省緣專一辦道雖然如是更在諸人從長相度山僧也強教爾不得諸仁者還見古人偈麼山田脫粟飯野菜淡黃虀喫則從君喫不喫任東西 語錄

●沽疑沽

知者顗禪師示衆舉古德住山每令執爨者羹粥一日爨者觀火燒薪念念就盡無常遷逝復速於是即於竈前寂然入定數日方起往上坐所具陳所證敘法轉深上坐曰汝前所言皆我境界今所說者非我所知勿復言也遂問汝得宿命否答曰薄知又問何罪為賤何福致悟答曰往世曾住此山因有客至侵衆少菜由此譴責今為衆奴前習未忘故易悟爾 國清百錄

大智律師比丘正名曰梵語苾蒭華言乞士內則乞法以沾性外則乞食以資身父母人之至親最先割捨鬚髮人之所重盡以削除富溢七珍棄之尤同草芥貴尊一品眡之何啻煙雲極厭無常深窮有本欲高其志必降其身執錫有類於枯藜擎鉢何殊於破器肩披壞服即是弊袍肘串絡囊便同席袋清淨活命已沾八正道中儉約修身即類四依行內九州四海都為遊處之方樹下冢間悉是棲遲之處攀三乘之逸駕蹈諸佛之遺蹤稟聖教以無違眞佛弟子遇世緣而不易實大丈夫可以戰退魔軍揮開塵網受

萬金之勝供諒亦堪銷爲四生之福田信非虛託乞
士之義斯之謂歟 芝園集

靈源清禪師門牓其略曰惟清名曰住持實同客寄
但以領徒弘法仰助教風爲職事爾若其常住所管
財物既非已有理不得專一委知事僧徒分局主執
明依公私合用支破惟清止同衆僧齋襯隨身缾鉢
任緣去住而已伏想四方君子來有所須顧寢食祇
接之餘別難供應蓋以彼所管者世法則屬官物佛
教則爲衆財偷衆財盜官物以買悅人情而取安己
有實非素志之所敢當預具白聞冀垂恕察 石刻在天童

侍郎張九成居士蚤業進士之暇篤志釋典謁靈隱
明禪師扣宗要明曰正當磨礱器業奮發功名詎能
究死生事乎公曰先儒有言朝聞道夕死可矣然世
出世之法初無有二先朝名公由禪門得道者不知
其幾曾何儒釋之異師既爲斯道主盟安用設詞拒
我邪明嘉其誠勉應之曰此事須念念不捨久久緣
熟時節到來自然契悟復令看僧問趙州如何是祖
師西來意州云庭前柏樹子久無所入謁胡文定公
咨盡心行己之道胡告以將語孟談仁義處類作一
處看則要在其中公稟受其語造次不忘一夕如廁
諦思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正沉默間忽聞蛙鳴不覺
舉庭前柏樹子驀有省頌曰春天夜月一聲蛙撞破
虛空共一家正恁麼時誰會得嶺頭脚痛有玄沙公
偶見妙喜題像云黑漆麤竹篦佛來也一棒由是願
見甚力公尋還朝遷至禮部侍郎聞妙喜入城謁之
不值妙喜報謁寒溫外無別言歸謂參徒曰張侍郎
有箇得處其徒曰聞相見不曾說著禪字胡爲知之
妙喜曰要我眼作甚麼公奉祠得請詣徑山問格物
之旨妙喜曰公只知有格物而不知物格公罔措徐
曰豈無方便妙喜曰不見小說載唐人與安祿謀爲
叛者其人先爲閬守有畫像在焉明皇幸蜀見之怒
令侍臣以劍擊其首其人在陝西首忽墮地公聞之
恍如夢覺題于壁曰子韶格物妙喜物格欲識一貫
兩箇五百公從是參道得法自在曠然無惑嘗感歎
曰凡聞徑山老人所舉因緣無不豁然四達如千門
萬戶不消一踏而開或與之聯輿接席登高山之上

乎疑之

或緩步徐行深水之中非出常情之流莫能知吾二人落處九成了末後大事實出徑山老人而此瓣香不敢孤負公貶南安一十四年紬繹典解儒書至有衲子經過必勘驗爲禪悅之樂未嘗以得失芥蔕而識者莫不高其風服其達公有書答中丞何伯壽略曰九成與徑山往還太熟抑亦有由按諸故事裴公休乎師黃檗韓退之之師大顚李習之之師藥山白樂天之師鳥窠楊大年之師廣惠李和文之師慈照東坡之師照覺山谷之師晦堂無盡之師兜率抑豈與夫老嫗頭陁念南無洗廁籌等邪徑山心地一死生窮物理至於倜儻好義有士夫難及者天日在上安可誣也若好交名士欲以吾儕取重於世者此盜賊之所爲爾而謂斯人爲之乎既蒙警誨自當稟承蓄凝于心非平昔受知門下輒倒胷中盡布左右惟高明察之公北還至贛州妙喜亦從梅陽來聯舟東下妙喜曰提宗要公退謂諸參徒曰今日不是九成老和尙安肯傾倒禪河使諸公得與聞乎公鎭永嘉虛光孝禪席以函翰至福唐西禪淨禪師曰佛法離披久矣自徑山老人移嶺外學徒無歸今朝廷清明老人北還是有興隆之期而九成於此道實嘗撞著故於此間欲求一二明公大家擧倡以警昏竅正欲吾師慧然當吾之請或以謂西禪厚光孝薄必不來爲此說者是以俗情待左右矣然吾以此卜佛法興替如吾師有意興之大家出半臂力不勝幸甚公之推誠衛法備見於此聞道傳

和庵主姑蘇人也性高潔與世邈然嘗遊湖湘夜宿旦過時交禪師亦預席和見其沉厚不語終夜危坐心奇之和顧問曰子萬里殊途何孤飛邪交曰昔有一二今絶之和曰何爲絶之交曰一者以捨遺之金施於衆予曰學道人眡此當如糞土則可予雖捨以施人是未忘利二者有母貧病棄之而學道予曰學道雖超過佛祖不孝亦奚爲哉不孝爲利者皆非吾友也和敬其賢遂與之遊和誓曰我二人効隱山聾向孤峯頂上盤結草庵目視雲漢爲世外之人毋墮流俗交遂爽盟住天童往訪之和不顧正言陳叔異闢書堂爲庵獨居二十年翛然無長物唯二虎侍右

嘗有言曰竹覓二三升野水隠間七五片閑雲道人活計只如此留與人間作見聞 雪牕記

曹山章禪師泉州人得祕旨於洞山价和尙初受請止撫之曹山道法大振學者雲委僧問國內按劒者是誰山云曹山僧云擬殺何人山曰但有一切總殺曰忽逢本父母作麼生山曰揀甚麼曰爭奈自己何山曰誰奈我何曰爲什麼不殺曰勿下手處復有紙衣道者自洞山來章問如何是紙衣下事曰一裘才挂體萬事悉皆如章曰如何是紙衣下用道者近前叉手脫去章笑曰汝只解恁麼去且不解恁麼來僧忽開眼曰一靈眞性不假胞胎時如何章曰未是妙僧曰如何是妙曰不借借其僧下堂中而化時洪州鍾氏屢請不起但書大梅山居一首答之天復辛酉季夏夜問知事今日是幾對曰六月十五章曰平生行脚只管九十日爲一夏明日辰時吾行脚矣及時焚香告寂 僧寶傳

法雲秀禪師秦州人前生與魯和尙厚善一日謂曰我死後相尋我於竹鋪坡前其家生兒魯往視之兒爲一笑三歲願隨魯出家生有異相軒昂萬僧中凛然如畫嘗以怒罵爲佛事時司馬溫公方登庸以吾法太盛欲經營之秀曰相公聰明人類英傑非從佛法中來何由致此而一旦遽忘佛囑乎公意回又李伯時工畫馬不減韓幹秀呵之曰汝士大夫以畫名況畫馬乎期人誇以爲得妙他日妙入馬腹中矣伯時於是絕筆又魯直好作艷詞人爭傳之秀曰翰墨之妙甘施於此魯直笑曰又當置我於馬腹中邪秀曰汝以艷語淫動天下人心不止馬腹正恐墮泥犁中 語錄

孤山圓法師以奇才奧學翼贊經論盈於千萬高臥西湖之濱權勢不得屈貴驕不得傲世俗不得友是時文穆王公至錢塘郡僧悉迎關外慈雲遣邀孤山同往圓以疾辭笑謂使者曰爲我致意慈雲錢塘駐却一僧子聞者歎美圓每多脾疾牀上敷筆硯半起半臥著述不倦一日告衆曰吾年四十有九巳知住世不久若死毋擇地厚葬以加罪我也汝宜陶器合而葬之及終自屬祭語云謹以湖山雲月之奠祭于

中庸子之靈汝本法界之元常兮寶圓之妙性兮尙無動靜之朕兮豈有去來之跡兮洎乎七竅鑿而混沌死兮六根分而精明散兮遂使汝見自心而與外境異兮執生存與死滅兩兮擾擾乎不可止也昏昏乎不可照也吾嘗欲復混沌歸精明兮乃於非幻法中假作幻說且非幻尙無幻法豈有哉汝中庸子亦以微領其旨汝旣受於幻生必當受於幻死故吾託幻軀有幻病口占幻詞使幻弟子執幻筆成幻文以預祭汝幻中庸子且欲令無窮人知諸法如幻也夫如是則如幻三昧在焉嗚呼三昧亦幻也尙享趺坐而逝閑居編

東坡曰先妣方娠夢僧至門瘠而眇軾十餘歲時時夢身是僧又子由與眞淨文壽聖聰二師在高安夜間同敘見戒禪師之夢則戒之後身無疑坡與眞淨書曰前生旣是法契願痛加磨勵使還舊觀坡往金山值佛印入室印云者裏無端明坐處坡云借師四大作禪牀印云老僧有一問若答得卽與四大爲禪牀若答不得請留下玉帶坡卽解腰間玉帶置案上云請師問印云老僧四大本空五陰非有端明向甚處坐坡無語印召侍者留下玉帶永鎭山門印以衲裙酬之坡賦二絕句云病骨難堪玉帶圍鈍根仍落箭鋒機會當乞食歌婢院（裴相國衣衲裙乞食闍房中）換得雲山舊衲衣又曰此帶閱人如傳舍流傳到我亦悠哉錦袍錯落渾相稱乞與佯狂老萬回（唐則天賜錦袍玉帶與萬回和尙出）注坡詩

奘三藏法師年二十七往西域求法自秦蘭涼三州而行至瓜州出玉門關關外有候望者居之漸至沙河惡鬼異類不可勝數始念觀音猶未遠去及誦心經發聲皆散至兢伽河畔遇群賊賊相謂曰此沙門形皃端美若以祭神得非吉也令上壇欲揮刀法師語曰吾已知不免願待少時令我安心取滅師乃想念慈氏願得生彼聞諸妙法成就涌慧還來下生先度此人令修勝行想念未畢驚雷掣電飄風折木賊大懼謝罪而散本傳

相國裴休河東人守新安日屬運禪師初於黃蘗山捨衆入大安精舍混迹勞侶公入寺因觀壁畫乃問

主事是何圖相答曰高僧眞儀公曰眞儀可觀高僧何在主事無對公曰此間有禪人否答曰近有一僧投寺執役頗似禪者公命至覩之欣然曰休適有一問諸德吝詞今請上人代酬一語運曰請相公問遂擧前問運朗聲曰裴休公應諾運曰在甚麽處公當下知旨如獲髻珠公曰吾師眞善知識示人剋的若是何汩沒於此邪自是申弟子禮復請住黃檗公既通徹祖心復博綜教相諸方禪學咸謂裴相不浪出黃檗之門傳燈

劉遺民名程之彭城人漢楚元王之後祖考爲晉顯官事母以孝聞丞相桓玄太尉謝安嘉其賢欲薦於朝公辭之謁廬山遠公歐後雷次宗周續之同來栖遠遠曰諸公之來盍爲淨土之遊乎遂命公作誓辭以識盛事社賢百餘人十八人爲最公又拔乎其萃者公凡念佛時見彌陀佛身紫金色以臨其室公愧幸悲泣曰安得如來爲我手摩其頭衣覆其體乎俄而佛爲摩頂且引袈裟以覆之他日又見身入七寶大池其池蓮華靑白相間其水澄澈無有畔岸中有一人指池水曰八功德水汝可飮之公飮水甘美及寤猶覺異香發於毛孔公曰此吾淨土之緣至矣誰爲六和之衆與我證邪少頃緇徒咸集公對尊像爇香再拜祝曰我以釋迦遺教故能知有阿彌陀佛此香先當供養釋迦如來次供阿彌陀佛至於十方佛菩薩衆願令一切有情俱生淨土願畢乃三扣齒長跪而卒廬山集

王日休居士龍舒人性行端靖少補國學俄歎曰西方之歸爲究竟爾從是布衣蔬食日課千拜以嚴淨報或曰公既志念純一復何事苦行邪答曰經不云乎非少福德因緣得生彼國若不專心苦到安能決定往生居士在家持戒甚嚴坐必宴寂臥必冠帶面目奕奕有光望之者信其爲有道之士也居士將順世徧別親故且勉進淨業至夜厲聲稱佛名倡言佛來接我屹然立化怡雲弁聶允迪記

靜上坐初參玄沙得旨後居天台三十餘年不下山博綜三學操行孤立禪者問曰坐時心念紛飛願師示誨靜曰汝當心念紛飛時却將紛飛之心以究紛

飛之處究之無處則紛飛之念何存返究究心則能究之心安在又能照之智本空所緣之境亦寂寂而非寂者蓋無能寂之人也照而非照者蓋無所照之境也境智俱寂心慮安然此乃還源之要道也

道士吳契初號之朱陽人爲河淸令以部使者所劾隱于嵩山尋遇石泰先生吳問曰虛無之道可得聞乎石曰先覺有五無漏法眼不視魂在肝耳不聞精在腎舌不聲神在心鼻不香魄在肺四肢不動意在脾五者相與混融化爲一氣聚于三關名曰鉛汞但身中求之不必求於他也吳稟受訣久之功成偶遊西岳邂逅紫陽先生謂曰子之所得固可佳若不明性道徒勞無益吳曰予能追二氣於黃道會三性於元宮對境無心如如不動復何性道之說邪紫陽以圓覺經示之曰此是釋氏心宗宜熟味之他日知所趨嚮信吾不食言也吳乃信受一日誦至由寂靜故十方世界諸如來心於中顯現如鏡中像俄感歎曰從前閉門作活今日掉臂行大道由是徧歷禪會咨決之後謁單州東禪悰和尚吳問曰佛性堂堂顯見住相有情難見若悟本來無我我面何如佛面學人悟則悟已爲甚不見佛面東禪拈拄杖打出吳方開門豁然有契頌曰驀然覷破祖師機開眼還同合眼時從此聖凡俱喪盡大千元不隔毫釐 仙苑遺事

大隋眞禪師梓州鹽亭王氏子族本簪纓妙齡夙悟決志尋師遂南下見藥山道吾次謁大溈服勤衆務食不至充臥不求暖淸苦鍊行履操不羣大溈常器之溈一日問曰子在此不曾問一轉話眞曰教某甲向甚麼處下口溈云何不道如何是佛眞便作手掩溈山口勢溈歎曰子眞得其髓矣爾後聿旋西蜀背於要涂煎茶普施三年偶遊後山見一古院號大隋山中有一樹圍四丈餘南開一門不假斤斧宛成一庵師乃居之時人目曰木禪庵獨居十餘年聲聞遐著蜀王三召不從慕師孤風無由一見遣內侍齎師號寺額等賜師不受凡三度送至師確意却之王再遣使出勅云此回禪師準前不受當誅卿也使者再往懇拜云禪師若更不受某必受戮師乃受之師示衆曰老僧不爲名利來此須要得箇人不可靑山白

雲中趁爾是非將來之世捨一報身草也無喫諸禪德老僧行脚時到諸方多是一千少是三百衆在其中經冬過夏未省時中空過向潙山會裏做飯七年洞山會中做柴頭三年重處卽便先去只是了得自己時中干他人甚麼事如諸佛菩薩皆是積劫勤苦方得成就似諸闍梨還曾捨得甚麼身命作得甚麼勤苦便道我會出世間法世間法尚不會遇些子境界便自張眉努目消容不得說什解脫法長連牀上坐不搖十指喫他信施了合眼合口道我修行感果如是非獨謾自己亦謾諸聖旣在三衣下直須親近知識了辦大事不可又入輪回六趣去也若是得自在底人論甚麼鑊湯爐炭驢胎馬腹於中如喫美食相似若未得如是便實受此報一失人身再求欲似今日萬中無一不見古德問僧何者爲最苦僧云受地獄者爲最苦古德云此未是苦出家不明理爲最苦爾古人恁麼說話血滴滴地當自銘心時時警策莫令後悔語錄

廣慧連禪師示衆多勸人疎財利薄口體又云若欲學道先須貧苦鍊行若不爾者欲得道成無有是處及璉示寂召衆曰老僧尋常只教爾疎財利薄口體道業無有不辦何故一切罪業皆因財寶所生一切垢染皆因口體而起老僧一生不蓄財不別衆食非是老僧分外底事乃佛有戒辭親出家識心達本解無爲法去世資財乞求取足日中一食樹下一宿此是佛之明訓安可背違我若要足衣食見自在何不爲俗隨所任運又何須假佛形服破滅法門作甚麼旣爲釋子當行釋行不可道我有福有緣縱意造業帶累師僧父母同入地獄今時有般知識自眼不正開口欲斷人命根觸著便懷毒虵心行見利見名如蠅子見血一般永無放捨者般底也道我會禪會道行棒行喝苦哉汝輩行脚切須著眼珍重言訖而逝舟峯錄

光孝安禪師永嘉人翁氏少莊重不喜喧囂父異之令出家往台之雲峯結茅而居長坐不臥一食終日不衣繒纊唯壞衲以度寒暑尋謁韶國師師問曰三界無法何處求心四大本空佛依何住爾向甚處見

老僧安曰今日捉敗和尚師曰是甚麼安掀倒香臺而出師器之安一日閱華嚴至於身無所取於修無所著於法無所住過去已滅未來未至見在空寂到此豁然入定經旬餘方從定起身心爽利頓發玄秘安以華嚴李長者釋論旨趣宏奧因將合經成一百二十卷盛行於世忠懿王嚮師道望命住越之淸泰安不樂從務唯宴坐丈室如入大定一日定中見二僧倚殿檻語話有天神擁衛傾聽久之俄有惡鬼唾罵復掃脚跡及詢倚檻僧所以乃初論佛法後談世諦安曰閑論尚爾況主法者登堂說無益事邪自是終身未嘗談世故安死闍維舌根不壞柔輭如紅蓮華葉傳燈通行

明教嵩禪師藤州人得度後嘗戴觀音像誦其號日十萬聲於是世間經書不學而能得法洞山聰公慶曆間至錢塘樂湖山稅駕焉所居一室翛然無長物淸坐終日非修潔行誼者不可造也師之道妙學者器近不能曉悟師亦不少低其韻撫徇其機歎曰安能員鑿以就方枘聞之聖賢所爲得志則行其道否則言而已言之行由是爲萬世法使天下學者識度修明遠邪林游正涂奚必目擊受之謂己之出邪即閉關著書書成携之京因內翰王公素獻之　仁宗又爲書先焉　上讀至臣爲道不爲名爲法不爲身歎愛其誠旌以明教大師賜其書入藏既送中書時韓魏公琦覽之示歐陽文忠公公方以文章自任以師表天下又以護宗不喜吾道見其文謂魏公曰不意僧中有此郎黎明當一識之魏公同往見文忠與語終日遂大喜自韓丞相而下莫不延見尊重之由是名振海內遂買舟東下大覺璉公賦白雲謠以將師之行白雲人間來不染飛埃色遙爍太陽輝萬態情可極嗟嗟輕肥子見擬垂天翼圖南誠有機去當六月息寧知絪縕采無心任吾適天宇一何寥舒卷非留跡歸老於永安精舍示化茶毗得六根不壞者三頂骨出舍利紅白晶潔狀若大菽嗚呼使其與奪之不公辯說之不契乎道則何以臻於是矣石門行業

終南山宣律師初生齊朝名僧護居越之剡鑴彌勒像次生梁名僧祐後生隋名道宣其祖湖州人父爲

陳吏部尚書隨駕入長安生于京兆母氏夢月貫懷
而娠又梵僧語其母曰仁所懷者卽梁祐律師宜令
出家弘宣佛教及下髮剋苦勵志唯求聖法嘗戴寶
函繞塔行道願求舍利降於函中七日果獲感應由
是益精其志日唯一食長坐不睡樂入禪定貞觀四
年在淸官寺行般舟定感天龍給侍乏水示以白泉
於安居日嘗發誠禱若坐夏有功願垂異相後庭中
果生芝草師因勞苦發疾天王授以補心藥方因告
師曰今當像末諸惡比丘廣造伽藍不修禪慧亦不
讀誦縱有智者千有一二後在西明寺深夜行道足
跌前階聖者扶足師問是誰答曰北天王之子勑令
侍衞師曰貧道修行無煩太子太子威力自在天竺
有可作佛事者却願致之太子曰我有佛牙長三寸
閣一寸寶之久矣密授與師宜加保護師乃晝藏地
穴夜捧行道人莫得知唯弟子綱律師密見其蹤欲
揚之師曰信根淺薄謂吾妖妄唯我與子乃可知耳
師與天神往來甚衆喜問靈蹤輩軌隨問隨錄集爲
感通傳記乾封二年春二月有神告曰師將報盡當
生彌勒內宮幷留香一裹此天上棘林之香帝釋所
焚者是年冬十月有三日空中天樂花香迎請而逝
別傳等記

智者顗禪師姓陳潁川人生有重瞳年十五於長沙
像前誓求出家於禮佛時恍然如夢見山臨海山頂
有僧招手曰汝當居此汝當終此旣寤精誠愈至年
十八投湘州果願寺法緖出家逮受具戒精通律藏
彙修禪定時慧思禪師武津人名行高重遙飡風德
不啻飢渴其地乃陳齊兵刃所衝重法輕生涉險而
去思曰昔日靈山會上同聽法華宿緣所追今復來
矣卽示普賢道場說四安樂行於是昏曉苦到如教
研心于時勇於求法貧於資供切柏代香捲簾進月
月沒則燎之以松柏盡則繼之以栗經二七日誦法
華至藥王品諸佛同讚是眞精進是名眞法供養如
來到此一句身心豁然入定持因靜發照了法華若
高暉之臨幽谷達諸法相似淸風之遊太虛將證白
師師更開演自心所悟及從師受四夜進功功逾百
年思歎曰非爾莫證非我莫識所入定者法華三昧

前方便也所發持者法華旋陀羅尼也縱令文字之師千羣萬衆尋汝之辯不可窮矣於說法人中最爲第一後爲儀同沈君理請住瓦官未幾謝遣門人曰昔南岳輪下及始濟江東法鏡屢明心紘數應初瓦官四十人共坐二十人得法次年百餘人共坐二十人得法又次二百餘人共坐十人得法其後徒衆轉多得法轉少妨我自行化道可知吾聞天台地記稱有仙宮若息緣玆嶺啄峯飲澗展平生之願陳太建七年秋入天台有一老僧引之而進曰師飲造寺山下有基捨以仰給師曰正如今日草舍尙難況辦寺乎僧曰今非其時三國成一有大勢力人當起此寺寺若成國卽淸當呼爲國淸有定光禪師異人也居山三十載迹晦道明易狎難識有所懸記多皆顯驗其夕宿定光草庵光曰還憶招手時否及觀所住之處宛如昔夢因煬帝遣使詔師至石城乃曰吾知命在此不須進前輟斤絕紘於今日矣聽倡無量壽竟曰四十八願莊嚴淨土華池寶樹易往無人火車相見能改悔者尙復往生況戒慧熏修行道力故實不唐捐梵音聲相實不誑人智朗請云不審何位歿此何生誰可宗仰師曰吾不領衆必淨六根爲他損己只是五品位爾汝問何生者吾諸師友侍從觀音皆來迎我問誰可宗仰者豈不聞波羅提木叉是汝之師四種三昧是汝明導教汝捨重擔教汝降三毒教汝治四大教汝解業縛教汝破魔軍教汝調禪味教汝折慢幢教汝遠邪濟教汝出無爲阬教汝離大悲難唯此大師可作依止我與汝等因法相遇以法爲親傳習佛燈是爲眷屬若不爾者非吾徒也言訖如入禪定 別傳

廬山遠法師生于鴈門賈氏嘗請法道安法師因聽講般若有契師與大尹張秘友善一日謂曰逆境易打順境難打逆我意者只消一箇忍字不片時便過若遇順境則諸事順適我意如磁石見鐵不覺不知合爲一處無情之物尙爾況全身在塵境中邪後遊廬阜以山水淸勝遂安止之刺史桓伊刱東林以居焉從爾影不出山幾三十年唯以淨土克念于勤初十餘年澄心系觀三觀聖相而師沉厚不言後二十

年於般若臺從禪定中見彌陀佛身滿虛空又聞告言我以本願力故來安慰汝汝後七日當生我國師始告其徒曰吾自居此幸得三覩聖相今復再見吾之往生決矣汝當自勉塔銘

潙山祐禪師福州人薙髮後往天台國淸受戒寒拾預修路曰不久有肉身大士來此求戒師至二人隱於路傍深草中待師過跳出作虎勢哮吼而接師罔措寒云自靈山別後五生作人主來今忘之後參百丈一日侍立次丈云汝撥爐中有火否師撥云無火百丈躬起深撥得少火舉示之師發悟禮謝陳所解丈曰此乃暫時岐路經曰欲見佛性當觀時節因緣時節既至如迷忽悟如忘忽憶方省已物不從他得令充典座時司馬頭陀自湖南來謂百丈曰長沙西北絕頂乃奇勝之地可容千衆丈曰老僧去之可乎頭陀曰和尙骨人彼是肉山非所宜也丈曰第一坐可乎曰非也丈曰典坐可乎曰眞潙原主人往彼十餘年衆方集師遂往結庵橡栗爲食猿鳥爲侶影不出山宴坐終日如是九年偶念曰吾居久矣竟無人到本圖利物獨居何益欲棄庵而去至谷口虎豹虵蟒橫於道路師曰吾若於此有緣汝各散去不然從汝啖之言訖而散於是復回有神見曰此山乃迦葉佛時曾爲蘭若今當復成常護此山蓋受佛記爾明年大安領衆輔成法社寺碑

淨因臻禪師生福之古田得旨訣於浮山遠公後謁淨因璉公公命首衆及璉歸吳以臻嗣席　神宗嘗詔至慶壽宮設高坐恣人問答左右上下得未曾有臻爲人純厚渠渠靖退似不能言者及其辯說縱橫無礙奉身至約一布裙二十年不易魯直太史題其像曰老虎無齒臥龍不吟千林月黑六合雲陰遠山作眉紅杏顋嫁與春風不用媒老婆三五少年日也解東塗西抹來隱山集

證悟智法師台之林氏子少聰敏書過目成誦雖醫方卜筮亦皆通曉一日遊講舍聞說觀經傾聽良久歎曰落日之處吾有故鄉今聞此若得家書於是祝髮誓勤祖教依白蓮僊法師問具變之道僊指燈籠曰離性絕非本自空寂理則具矣六凡四聖所見不

同變則在焉智不契後因掃地誦法華至知法常無性佛種從緣起意遂豁然契悟偃見之曰且喜大事決了法華止觀此爲喉襟汝能省悟誠造微入妙自是游心昭曠多以此示人每涉五日始一寢餘則涵泳道要惟恐不及一坐東山二十四年兩山學徒與之論辯無敢當者師嘗患後進囿名相膠筆錄或者至以一宗之傳爲文字之學異宗鄙之殊不領略因勉其徒曰豈不思吾佛云是眞精進只者一句便有向上機緣何不觀面激揚斯事乎後被命上竺時丞相秦公問止觀一法邪二法邪師曰一法也譬之於水湛而淸者止也可鑑鬚髮者觀也水則一耳又猶兵也不得已而用之以衆生重昏巨散之病用止觀之藥救其心性歸爲全一之體傳法界寂然名止寂而常照名觀若專其所上則何所觀如公垂紳正笏燕坐廟堂不動干戈中與海宇亦若是而已公喜曰非師安知佛法之妙塔銘

東山能行人教觀明白以熏修爲志一入懺室寒暑不變者四十年由是行人之名聞于江浙能未嘗自謂修行者則曰智者六時禮佛四時坐禪云修行之常儀況我何有焉草庵因法師嘗與同修接膝而坐見其端謹不委不倚或有疾唯數日不食亦不廢禪誦而疾自愈能爲人剛潔惡聞名利凡得施物即散於衆毫髮不留所存者唯破衲壞絮而已夏則以篋束之梁栢冬則取以禦寒每入山飼虎虎無害意或風雨昏夜宴坐丘冢身心安靜無有怖畏院有山神卽禱之來日施者賓門而至僧問其故施者曰昨夜巡門報云常住空虛特奉供爾行狀

汾陽昭禪師太原人器識沉邃少緣飾有大志於一切文字不由師訓自然通曉幼孤厭世出家參名宿七十餘人皆妙得其家風所至少留不喜觀覽或譏其不韻昭歎曰先德行脚正以聖心未通驅馳決擇豈緣山水之翫乎後參首山問百丈卷席意旨如何山曰龍袖拂開全體見昭曰師意如何象王行處絕狐蹤昭遂大悟曰萬古碧潭空界月再三撈漉始應知禮拜歸衆時葉縣省和尚作首座問曰見何道理

便爾自肯昭曰正是我放身命處後長沙太守張公以四名刹請昭擇居昭曰我長行粥飯僧爾傳佛心宗非細職也前後八請堅不答後以太子院迎之閉關高臥石門聰禪師排闥而入讓之曰佛法大事靖退小節汝有力荷擔大法者今何時而欲安眠哉昭矍然起曰非公不聞此語趣辦嚴吾行矣既至宴坐一榻影不出山者三十年師以汾州苦寒欲罷夜參感異比丘請法龍德府尹李公以承天迎之使三返不赴使者當受罰復至曰必欲得師俱往不然有罰師當念之昭曰當先後之何必俱邪昭令備饌且促裝曰吾行矣停箸而化僧寶傳

眞人張平叔雅好淸虛在丹丘之廛遇項汝貧子出龍馬所負之數遂領厥旨久之功成且曰吾形雖固而本覺之性曾未之究遂探內典至楞嚴有省著悟眞篇又作禪宗歌頌叙中引楞嚴十種仙壽千萬歲不修正覺報盡還生散入諸趣之語又曰爲此道者當心體太虛內外如一若立一塵卽成滲漏此不可言傳之妙曉得金剛圓覺二經則金丹之義自明何必分別老釋之異同哉則知平叔乃求出離生死之法必歸仗於佛爲究竟爾群仙珠玉

◆粥鬻古通用

眞人呂洞賓河陽滿故人生於唐天寶間世爲顯官累擧進士不第因遊華山遇鍾離權乃晉之郞將避亂學養命法將度呂公首以財施之一日呂侍行鍾拾一塊石以藥塗之卽成黃金鍾遺之曰前涂將粥●之呂問曰此仍壞乎鍾曰五百年壞呂鄙之曰他日誤人去鍾復試之以色命呂入山採藥化一小廬有美婦權迎之曰夫故久矣今遇君子願不我棄婦欲執手而近呂以手托開云毋以革囊穢於我矣言訖其婦不見卽鍾離也於是授以金丹之術及天仙劍法遂得遊行自在詩曰朝遊南越暮蒼梧袖裏靑蛇膽氣麤三日岳陽人不識朗吟飛過洞庭湖謁龍牙和尙問佛法大意牙與偈曰何事朝愁與暮愁少年不學老還羞明珠不是驪龍惜自是時人不解求因過鄂州黃龍山見紫氣盤旋疑有異人所止遂入値機禪師上堂師知有異人潛跡坐下卽厲聲曰衆有竊法者呂毅然問曰一粒粟中藏世界半升鐺內煮

山州且道此旨如何師曰守屍鬼呂曰爭奈囊中有長生不死藥何師曰饒經八萬劫終是落空亡呂不憤而去至夜飛劒脅之師已前知以法衣蒙頭坐于方丈劒遶數帀師以手指之劒卽墮地呂謝罪師因詰曰半升鐺內卽不問如何是一粒粟中藏世界呂於言下有省乃述偈曰拋却瓢兒碎却琴如今不戀水中金自從一見黃龍後始覺從前錯用心 仙苑遺事

給事馮楫居士少游上庠一日公試以生者德之光論中魁選其文用圓覺經意發明之雖在仕途不忘佛學偏參名宿居龍門從佛眼經行次偶童子趯庭吟曰萬象之中獨露身佛眼拊公背曰好聻公於是契入後帥瀘南嘗宴坐有公事之餘喜坐禪少嘗將脊到牀眠之句尤篤意淨業所至作繫念勝會勸發道俗兵興來教藏煨燼不自厚養所得俸給專施藏經有偈略曰我賦躭痂癖有財貯空虛不作子孫計不為車馬逋不充玩好用不買聲色娛置錐無南畝片瓦無屋廬所得月俸給唯將贖梵書庶使披閱者咸得入無餘古佛為半偈尚乃捨全軀是以不惜財開示諸迷徒借問惜財人終日較錙銖無常忽到地寧免生死無紹興二十三年公帥長沙俄報親知期以七月三日報終至日令後廳設高坐見客如平時降階望 闕肅拜請漕使攝郡事著僧衣履踞高坐囑諸官吏及道俗各宜進道扶護教門遂拈拄杖按膝而化 滿大聘誌

趙清獻公年四十餘去聲色系心祖道會佛慧泉禪師來居衢之南禪公日親之泉未嘗容錯一詞後典青州政事之餘多務禪宴忽大雷震驚豁然有契頌曰默坐公堂虛隱几心源不動湛如水一聲霹靂頂門開喚起從前自家底泉聞之曰趙悅道撞彩爾 梅溪集

仰山寂禪師韶州葉氏子薙髮後夢獲一大珠光彩射人覺曰此是無上心寶我得之當明心地卽遊方謁躭源已契玄旨後參潙山遂升堂奧寂問如何是眞佛住處潙曰以思無思之妙返思靈燄之無窮思盡還源性相常住事理不二眞佛如如寂言下頓悟暨受密印領衆住王莽山化緣未契至袁州訪仰山

沿流而上有二神迎問曰深山絕險師自何來師曰吾欲尋一庵地神曰弟子福慶相遇願施此山與師居止師曰君既施我須具廣大心不見僧過則吾受君施矣神曰諾神遂指集雲峰下曰莫吉於此師乃結茅而居木食澗飲危坐終日未幾二神見曰徒衆將盛弟子住處不便當易之至夜風雷暴作移廟于堵田三十里古棖神像巨松皆往乃會昌三年夏四月也感異僧乘空而至曰特來東土禮文殊今日却遇小釋迦自是潙仰宗風大振於世師將順寂神求緒言師曰吾幻泡之身隨緣興謝來時無物去更何求神曰諸佛滅時天龍請囑願毋違我師以得法之師潙山祐禪師正月八日忌齋為囑殆今民人莫敢違寺記

道法師西京順昌人宣和詔改德士師與林靈素抗辯邪正愬于朝廷忤旨流道州監防卒曰此去萬里宜茹葷酒以助色力師曰死乃天命佛禁不可犯卒乃敬服師未至竄所前一日郡守夜夢佛像荷枷入城僚屬亦有同夢者翌早師至大守語人曰被罪之僧必異人也未逾月郡人患疾者太半師鑿池祝水飲者咸愈於是一方尊事不啻父師尋令逐便道由長沙邂逅寂音音以詩遺曰道公膽大過身軀敢逆龍鱗上諫書只欲祖肩擔佛法故甘引頸受誅鋤三年竄逐心無愧萬里歸來皃不枯他日教門綱紀者近聞靴笏趁朝趨時公卿大夫謂師有文武才略請加冠冕補官序分領兵權恢復故疆師力辭朝賢知志不可奪奏請賜寶覺圓通法濟之號紹興改元宣入 上曰 先帝為妖術所惑廢卿形服朕與卿去其黥涅可乎師曰臣雖感 聖恩 先皇墨寶不忍毀除 上曰者僧到老倔強許自便紹興三年師與道士劉若謙詣朝廷正祈禱道場所班次其劄略曰緣崇寧間林靈素等叨冒資品紊亂朝綱由是道歷佛班自建炎之來所有道士官資已行追毀既無官蔭當遵 祖宗舊制伏望朝廷明降指揮特賜改正頒行天下以正風俗時國政多故仍寢其說至十三年再行整會僧左道右永為定制後因旱魃為虐奉旨宣入祈禱師即登坐謦祝且乞四金缾各置鮮

鯽魚嘆水密祝即還四急足放諸江沼急足未回雨已霈然 天顔大悅塔銘

晦庵光禪師閩之長樂人出嶺謁圓悟佛心諸名宿會大慧寓廣因光往從之光一日侍行問曰某到者裏不能得徹病在甚處慧曰汝病最癖世醫拱手何也別人死了活不得汝今活了未曾死要到大安樂田地須是死一回始得光益疑之入室問曰喫粥了也洗鉢盂了也去却藥忌道將一句來光曰裂破慧震威喝云爾又來說禪光大悟慧撾鼓告衆曰兎毛拈得笑哈哈一擊萬重關鏁開慶快平生在今日孰云千里賺吾來光以頌呈曰一拶當機怒雷吼驚起須彌藏北斗洪波浩渺浪滔天拈得鼻孔失却口語錄等

沙門波若高麗人開皇間詣佛隴求智者禪法未幾即有所證智者謂曰汝於此有緣宜須閑居靜處成辦妙行今天台華頂去寺六七里是吾昔日頭陀之所汝可往彼學道進行必有深益勿慮衣食波若遵訓往彼曉夜行道不曾睡臥影不出山十有六年一日忽下山告諸友曰波若知命將盡特出山與大衆別爾即回華頂而卒天台石刻

正言陳了翁南劍州人妙年登上第性閑雅與物無競見人之短未嘗面折但微示意警之而已公初尙雜華頗有所詣及會明智法師扣天台宗旨明智示以止觀上根不思議境以性奪修成無作行忽有契悟晩年謫居海上未嘗有不滿意唯剋念西歸嘗作延慶淨土院記其略曰如來之叙九品以至誠爲上上智者之造十論破疑心之具縛解情忘識散智見則彌陀淨境不假他求若臨明鏡自見面像又曰譬如清淨滿月影見諸水月體無二攝流散而等所歸會十方而總于一亦如十鏡環繞中然一燈燈體交參東西莫辨而方有定位西不自西各隨相融境將誰執安以在歷執方之見測度如來無礙之境乎因法師曰了翁言淨土可謂深賾佛祖之壼奧矣草庵錄

石壁寺去杭越二十里走龍山而西窅然入幽谷有溪流巖石之美雖其氣象淸淑而世未始知之自紹

大德靖法師居之而其名方播亦地以人而著也靖紹皆錢塘人同依壽禪師出家通練律部時詔國師其道大振靖紹往從之國師見且器之即使往學三觀法於螺溪寂法師於是偕往事寂講求大義居未幾所學巳就靖紹復回石壁以會講衆前後五十年守其山林之操未始苟游鄉墅閭里處身修潔吳中宿學名僧皆推其高人明教曰出家於壽公學法於寂公見知於詔公三皆奇節異行不測人也天下豈可多得二師皆遇而親炙之假令得一見巳自甚善況因人而得法二師之美多矣塔表

海月辯都師雲間人生有異父母令入普照出家得法明智智老命代講八年遂領寺事翰林沈時卿以威猛治杭僧徒見者多懼師獨從容如平日公異之俾涖僧職遷至都僧正時東坡作倅喜其道行高峻發言璀璨嘗序之曰錢塘佛僧之盛蓋甲天下道德才智之士與夫妄庸巧偽之人雜處其間號爲難齊故僧職正副之外別補都僧正一員簿帳案牒奔走將迎之勞專責副正巳下而都師總領要略實以行解表衆而巳師容止端靖不畜長物有盜夜入其室脫衣與之使從支徑遁去居無何勸於酬酢歸隱草堂但六身隨身而巳將順寂先遺言須東坡至方可闔棺四日東坡始氐山中見其端坐如生頂尚溫遂作三絕哭之云欲尋遺跡强沾裳本自無生可得亡今夜生公講堂月滿庭依舊冷如霜生死猶如臂屈伸情鍾我輩一酸辛樂天不是蓬萊客憑仗西方作主人欲訪浮雲起滅因無緣却見夢中身安心好住王文度此理何須更問人塔銘

高麗僧統義天棄王位出家問法中國首至四明郡將命延慶明智三學法隣二師爲館伴至杭州謁照律師願從律學照爲說戒法令習儀範授以三衣盂鉢錫杖仍有偈曰爲汝裁成應法衣更將盂錫助威儀君看宿覺歌中道不是標形虛事持朝廷復詔楊次公館伴所經諸剎迎餞如王臣禮至金山獨佛印牀坐納其大展次公驚問其故印曰義天亦一異國僧爾衆姓出家同名釋子安問貴種若屈道隨俗先失一隻眼何以示華夏師法乎朝廷以元爲知大體

僧傳等

天竺悟法師錢塘人每誦呪時身出舍利所供像亦如之天聖三年慈雲欲以智者教觀求入大藏文穆王公擬達天聽悟曰此非常之事小子將助之乃繪千手像誦大悲密語誓曰事果遂當焚此軀未幾公薨悟益加精勵晝夜不廢越歲乃克如志悟遂答前誓新甃屍在袈裟覆體儼然如生衆咸異之慈雲再積香木焚乃方壞舍利無數三歲之後信者尚獲慈雲作讚刻石曰悟也吾徒荷法捐軀其燄赫赫其楽愉愉遠火將滅儼如跏趺逮骨後碎璨若圓珠信古應有今也則無芳年三十眞哉丈夫 金園

晦堂心禪師初承南禪師遺命領住山緣十有三白於法席正盛時毅然謝事居西園以晦命其堂且曰吾所辭者世務爾今欲專行佛法於是牓其門曰告諸禪學要窮此道切須自看無人替代時中或是看得因緣自有歡喜入處却來入室吐露待爲品評是非深淺如未發明但且歇去道自見前苦苦馳求轉增迷悶此是離言之道要在自肯不由他悟如此發明方名了達無量劫來生死根本若見得離言之道卽見一切聲色言語是非更無別法若不見離言之道便將類會目前差別因緣以爲所得只恐誤認門庭目前光影自不覺知方成剩法到頭只是自謾枉費心力宜乎晝夜剋已精誠行住觀察微細審思則無用心自然有箇入路非是朝夕學成事業若也不能如是參詳不如看經禮拜度此殘生亦自勝如亂生謗法若送老之時敢保成箇無事人更無他累其餘入室今去朔望兩度却請訪及 汀江

孝宗皇帝詔徑山主僧寶印於選德殿 上曰三教聖人本同者箇道理印奏曰譬如虛空東西南北初無二也 上曰但聖人所立門戶各別爾孔子以中庸設教印曰非中庸之教何以安立世間故華嚴云不壞世間相而成出世間法法華云治世語言資生産業皆與實相不相違背 上曰今之士夫學孔氏者多只攻文字不見夫子之道不識夫子之心唯釋迦老子不以文字教人但直指心源開示衆生各令悟入此爲殊勝印曰非獨今之學者不見夫子之道

當時十哲如顏子號爲具體盡其平生力量只道得箇瞻之在前忽然在後如有所立卓爾竟捉摸未著而夫子分明八字打開與諸弟子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以此而觀夫子未嘗回避諸弟子而諸弟子自蹉過也昔張商英丞相云唯吾學佛然後能知儒　上曰朕意亦謂如此　上又問曰莊老何如人印云只作得佛門中小乘聲聞人蓋小乘厭身如桎梏棄智如雜毒化火焚身入無爲界正如莊子所謂形固可使槁木心固可如死灰於是稱旨奏對錄

可久高僧錢塘人徧游講肆深得天台旨趣後居祥符喜爲古律造於平惔淸苦東坡以詩老呼之坡因元宵同僚屬觀燈坡獨往謁之見其寂然宴坐作絕句云門前歌皷鬧紛崩一室蕭然冷欲冰不把琉璃閑照物始知無盡本非燈久律已甚嚴長坐一食四威儀中法眼未嘗去體儉約自持一布衲終身不易或絕粮辟穀宴坐而已晚居西湖之濵脩然一榻不留餘物牕外唯紅蕉數本翠竹數百竿自號蕭蕭堂將卒語人曰吾死蕉竹亦死後如其言怡雲集

楊次公云大願聖人從淨土來來實無來深心凡夫從淨土去去實無去彼不來此此不往彼而其聖凡會遇兩得交際彌陀光明如大圓月徧照法界念佛衆生攝取不捨諸佛心內衆生塵塵極樂衆生心中淨土念念彌陀若能發心念彼佛號即得往生河沙諸佛有同舌之讚十方菩薩有同往之心佛言不信何言可信不生淨土何土可生自棄已靈是誰之咎公臨終時見金臺從空而至即說偈而逝偈曰生亦無可戀死亦無可捨太虛空中之乎者也將錯就錯西方極樂輔道集等

玄沙備禪師福州人姓謝少漁於南臺江上忽棄舟從釋芒鞋布衲食才接氣宴坐終日雪峯呼爲備頭陀再來人也何不徧參去備曰達磨不來東土二祖不往西天峯然之備縛屋玄沙衆相尋而至遂成叢林說法與契經合諸方有要義未明者皆從決之示衆曰佛道閑曠無有途程不在三際豈有昇沉建立乖張不屬造作動即涉塵勞之境靜即沉昏醉之鄉

動靜雙泯即落空亡動靜雙收即漫汗佛性何必對其塵境如枯木寒灰但臨機應用不失其宜如鏡照像不亂光輝如鳥飛空不雜空色所以道十方無影像三界絕行蹤不墮往來機不住中間相譬由壯士展臂不由他力師子遊行豈求伴侶九霄絕翳何用穿通一段光明未曾昏昧到者裏體寂寂常皎皎赤赫赫爛無邊表圓覺光中不動搖吞爍乾坤迥然照傳燈

文潞公居洛陽嘗致齋往龍安寺瞻禮聖像一日像忽朽墮公見之略不加敬但瞪視而出傍有僧曰何不作禮公曰像既壞吾將何禮僧曰先聖道譬如官路土私人掘為像智者知路土凡愚謂像生後時官欲行還將像填路像本不生滅路亦無新故公聞之有省由是慕道甚力年九十餘晨香夜坐未嘗少廢每日願曰願我常精進勤修一切善願我了心宗廣度諸含識梅溪雜錄

普首坐自號性空得旨於死心久居華亭好吹鐵笛放曠自樂人莫測之喜為偈句開導於世偈曰學道尤如守禁城晝防六賊夜醒醒將軍主將能行令不動干戈致太平又曰不耕而食不蠶衣物外清閑過聖時未透祖師關棙子也須存意著便宜一日告眾曰坐脫立亡不如水葬一省柴燒二免開壙撒手便行不妨快暢誰是知音紅子和尚高風難繼百千年一曲漁歌少人唱遂向青龍江上乘木盆張布帆泛遠而沒普燈

愚法師嘉禾人棄儒從釋精苦自勵凡三十年加功進行未嘗一日輟廢嘗與道潛則章二師為友潛能詩近名而章與師韜光鏟彩不求人知唯務已行而章先卒及愚將順世告眾曰吾夢神人告云汝同學僧則章得普賢願行三昧已生淨土彼待汝久曷可遲留於是淨土聖相及諸花樂悉見在前愚即說偈而逝偈曰空裏千花羅網夢中七寶蓮池踏得西歸路穩更無一點狐疑行業記

東坡曰已飢方食未飽先止散步逍遙務令腹空當腹空時即入靜室端坐默念數出入息從一數至十從十數至百數至數百此身兀然此心寂然與虛空等不煩禁制如是久之一息自住不出不入時覺此

息從毛竅中八萬四千雲烝霧起無始已來諸病自除諸障消滅自然明悟譬如盲人忽然有眼爾時不用尋人指路也大全

靈芝照律師錢塘人幼有夙成年十八以通經得度在沙彌中已爲衆講解習毗尼每悵然興恨無所師承時處謙法師深得天台之道師見之曰眞吾師矣請居坐下風雨寒暑日行數里謙每講必待師至或少後衆以過時爲請謙必曰聽講人未至其愛之若此師欲棄所習而從之謙曰近世律教中微汝他日必爲宗匠當明法華以弘四分吾道不在茲乎師乃慱究群宗以律爲本非苟言之實允蹈之嘗依南山六時致禮晝夜行道持盂乞食衣唯大布食不過中一鉢三衣囊無長物凡有祈禬誠達穹旻祈蝗而蝗出境祈雨而雨成霖遞古麗公命師禱雨懺未絕口震雷大霔公曰吾家數世不事佛矣今遇吾師不得不歸向也太師史越王題其碑陰曰儒以儒縛律以律縛學者之大病唯師三千威儀八萬細行具足無玷而每蟬蛻於定慧之表毗尼藏中眞法王子故能奮數百歲後直與南山比肩功實倍之嚮使師身不披緇必爲儒宗特立超詣惜哉師沒後二十六年遺馨不泯朝廷錫號大智律師塔曰戒光以賜謚之寵不及載劉公之文因書于後塔銘

大慧禪師謁湛堂準和尙指以入道捷徑慧橫機無讓準訶之曰汝不悟者病在意識領會是爲所知障矣時逸士李商老參道於準適有言曰道須神悟妙在心空體之不假於聰明得之頓超於聞見李擊節曰何必讀四庫書然後爲學哉以故結爲方外友準示寂慧謁丞相無盡居士請準塔銘公雅以禪學自許非具大知見無敢登其門慧承顏接詞綽有餘裕公稱之曰子禪逸格矣慧曰奈自未肯邪公曰若爾見川勤可也於是謁圓悟京之天寧因陞坐次擧僧問雲門如何是諸佛出身處門云東山水上行若有人問天寧卽向他道熏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慧忽然前後際斷雖然動相不生却在淨顆顆處每入室悟曰也不易爾得到者箇田地可惜死了不能得活不疑語句是爲大病不見道懸崖撒手自肯承當末

●不字疑衍

後再蘇歎君不得須信有者箇道理始得悟室中嘗問有句無句如藤倚樹開口便道不是慧一日同客藥石把筯在手忘了喫食悟笑謂客曰者漢參得黃楊木禪也慧憤然問曰和尚嘗問五祖和尚有句無句如藤倚樹祖如何答悟曰描也描不成畫也畫不就又問樹倒藤枯句歸何處祖曰相隨來也慧抗聲曰我會也從是豁然無有凝礙未幾取道江西邂逅待制韓子蒼劇談儒釋深嘆服之館于書齋半年晨興相揖外非時不許講行不讓先後坐不問賓主相忘爾汝傾倒緒餘無日無法喜樂也後以丞相張魏公挽住徑山天下衲子靡然景從衆將二萬指慧●不不繩以清規容其自律每有禪者徵詰要義或氣論不合評於大慧之前慧不決巨細例送堂司趁出時維那紹曇蜀之義士大慧凡有令下寢而不行甚則令遊山後聞于慧慧大稱之曰非妙喜龍象窟中安得有此悅衆瑩仲溫曰蓋師倜儻好義趣識高明性雖急量實寬雖怒罵中實慈衆中有不徇律者一時據令而行未嘗有傷人害物之意師所以稱之者深有旨矣後人可不爲鑑 正續傳

治父川禪師蘇之弓級也以宿種故喜聽禪法常參景德謙禪師謙示以趙州狗子無佛性因緣早夜參究從爾廢職尉怒笞之忽於杖下大悟玄要謙爲改名曰汝舊呼狄三爾名道川此去能竪起脊梁益加奮勵則其道如川之增苟其放怠無足言矣川佩服其訓志願弗移嘗頌金剛經今行於世開法治父冬至示衆曰羣陰銷盡一陽生草木園林盡發萌唯有衲僧無底鉢依前盛飯又盛羹 舟峯集

德山密禪師會下有一禪者用工甚銳看狗子無佛性話久無所入一日忽見狗頭如日輪之大張口欲食之禪者畏避席而走鄰人問其故禪者具陳遂白德山山曰不必怖矣但痛加精彩待渠開口撞入裏許便了禪者依教坐至中夜狗復見前禪者以頭極力一撞則在函櫃中於是爗然契悟後出世文殊道法大振卽眞禪師也 梅溪筆錄

神照如法師問法智尊者曰如何是經王尊者曰汝爲我主三年庫事却向汝道如敬承其命三年畢如

再請曰今當說矣尊者大喚本如一聲忽然契悟頌曰處處逢歸路頭頭是故鄉本來成見事何必待思量教行錄

櫨庵嚴法師試經得度依東山神照器之曰吾宗得人益不墜矣擢居上首師不特以講說爲尙凡出處語默必與其法相應而後已時法眞問止觀不思議境師曰萬法唯一心心外無別法心法不可得是名妙三千未幾法眞移東掖及謝事命師繼踵師曰昔智者年未五十已散徒衆四明年至四十長坐不臥吾老矣又何人詎暇住山乎竟不受隱居靈鷲之東峯有櫨木一本結庵於傍名曰櫨庵其文曰予年六十歸卜草庵庵成養病其中且不以矯激流俗爲意庵之左有櫨一樹因名焉夫櫨非名果珍也比之于梨栗豈無愧色然梨以爽故致刻栗以甘故見啖儻使梨栗有識性而自求於無用之地且不可得彼櫨者與梈爲類雖香而澁强啖之香不可使腹實澁不可使口爽縱三尺竪子亦希採焉磊磊在枝有自得之狀是可佳爾於戲人以智故勞其骨櫨以澁故安其身智乎澁乎何者爲眞予之不智得與櫨鄰師奉身之具止一小鉢晨晝之飡唯三白如是獨居二十年閉門宴坐世不可親毗尼條章輕重等護便用之物細至於屐屧悉有潔觸寂寥自得專以安養爲所期一夕夢池中生大蓮華天樂四列師曰此吾淨土相也七日果逝行業等記

昔有一尊宿以道學爲宗教所重晩年被　旨住山雅爲　聖君賞遇臨終　上震悼詔令宣葬侍臣奏曰此僧衣鉢太富見訟有司　上不悅眷禮遂衰少雲曰惜哉世利能蔽名喪德今豐儲厚斂者烏可不戒少雲雜編

古德浴室示衆偈曰從本腥臊假合成皮毛津膩逐時生直饒傾海終朝洗洗到驢年不解淸身惹塵埃沾尙淺心隨欲境染尤深堪憐學世忘源者只洗皮膚不洗心滿斛盛湯大杓澆檀那更望利相饒後生若不知來處福似須彌立見銷湖心石刻

（沾疑沽）

分庵主爲道猛裂無食息暇一日倚石闌看狗子話雨來不覺良久衣濕知是雨爾後因行江干聞階司

喝侍郎來忽然大悟偈云幾年箇事挂胸懷問盡諸方眼不開肝膽此時俱裂破一聲江上侍郎來從是不規所寓庵居劒門化被嶺表偈語走筆而成自題像曰面目兜搜語言薄惡癡癡酣酣磊磊落落罵風罵雨當慈悲是聖是凡難摸索每日橋頭橋尾等箇人世無王良伯樂一生空過却 隱山

靈源清禪師南州武寧人風神瑩徹好學不倦黃太史曰清兄好學若飢渴者之嗜飲食依晦堂晝夜參決至忘寢饍一日晦堂與客語話次清侍立客去久之清只在舊處立堂呼之曰清兄死了也於是有省清與佛鑑書曰某兩處住持凡接東山師兄書未嘗有一句言及世諦其叮嚀委囑在忘軀弘示此道而已到黃龍得書云今年諸莊皆旱損我總不憂只憂禪家無眼一夏百餘人入室舉箇趙州狗子話無一人透得此爲可憂至哉斯言與憂院門不辦怕官人嫌責慮聲名不揚恐徒屬不盛者實相遠矣 汀江筆語等

佛燈珣禪師雪川人久依佛鑑和尚隨衆咨請邈無所入俄歎曰此生若不徹證誓不展被於是四十九日只靠露柱立地如喪考妣相似偶佛鑑上堂曰森羅及萬象一法之所印珣即頓悟往見佛鑑鑑曰可惜一顆明珠被者風顛漢拾得圓悟聞得疑其未然乃曰我須勘過始得悟令人召至因遊山偶到一水潭悟推入水遽問曰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珣猥忙應曰潭深魚聚又問見後如何樹高招風又問見與未見時如何曰伸脚在縮脚裏悟大稱之 舟峯語錄等

秀州遲禪師方五歲秀氣藹然母異之令往資聖出家徧歷禪會乃還而秀郡未有禪居待來者亦有所闕師乃一更其院如十方禪規主之時吳中僧坐法失序輒以勢高下不復以戒德論師慨然嘗以書求理於官得正其事師語明教嵩曰吾不能以道大惠於物德行復不足觀以媿於先聖人苟忍視其亂法是慙媿也明教曰不必謙也宗門道妙罕至十二頭陀出世至行也吾徒之所難能爲法而奮不顧身亦人之難能師皆得而行之又何愧乎 影堂記

圓照本禪師常州人天質粹美不事緣飾依天衣懷和尚弊衣垢面探井臼典炊爨晝則驅馳僧事夜則

坐禪達旦精勤苦到略不少怠或謂之曰頭陀荷衆良勞本曰若捨一法不名滿足菩提決欲此生身證敢言勞乎瑞光虛席命師主之旣至擊鼓集衆鼓忽墮地圓轉震響有僧呼之曰此和尙法雷震地之祥也俄失僧所在從是法席大盛後以諸刹爭迎之晚主淨慈與靈芝照律師友善照授師法衣師終身陞坐必爲衣之東都曦法師定中見淨土蓮華大書金字云杭州永明寺比丘宗本坐曦異其事特往瞻禮而問曰師是別傳之宗何得淨土有位邪曰雖在禪門常以淨土兼修爾 行業等記

仰山圓禪師盱江人稟戒後爲道勇決聞妙喜居梅陽往依之服勤炊爨精苦自勵妙喜見其器識精敏嘗異之因小參聞舉修山主具足凡夫法凡夫不知具足聖人法聖人不會聖人若會卽是凡夫凡夫若知卽是聖人忽然有契後主衢之祥符遷袁之仰山視事閱七日講禪門告香之禮首坐領衆羅拜咨以生死事大無常迅速伏望慈悲開示因緣圓徐曰若欲究明生死事直須於行住坐臥處覷看生從何來死從何處畢竟生死作何面目良久不起于坐泊然蟬蛻 行狀

大慧曰近代主法者莫若眞如喆善輔叢林者莫若楊岐會慈明眞率作事忽略殊無避忌楊岐忘身事之惟恐不周惟慮不辦雖衝寒冒暑未嘗急己惰容自南源終于興化三十年總柄綱律盡慈明一世而後已眞如者始自東包行脚逮于應世領徒爲法忘軀不啻飢渴造次顚沛無遽色無疾言一室翛然安靜自怡嘗曰衲子內無高明遠見外乏嚴師良友鮮克有成器者嗟于二老實千載後昆之美範也 與西善書

石牕恭禪師道行孤峻才刃有餘久依天童宏智禪師細大職務靡不歷試一日歸省母母曰汝行脚本爲了死生度父母而長爲人主事苟不明因果將累我於地下恭曰某於常住毫髮不欺雖一炬之燈亦分彼此之用無足慮我母曰然過水得不脚濕 怡雲錄

泰華可夷也飲食可無也而孝不可忘也故大孝同天地竝日月而健行不息大戒曰孝順父母師僧孝名爲戒則孝可忘乎吾儕祝髮頂三寶數者無問貧

富貴賤唯尙以道唯尙以孝間有父母無親屬共億者佛許減衣鉢一分以奉之若不躬父母之養者非吾釋之子也叢林分論

牧庵朋法師婺之金華人見車溪卿公發明大事累尸大剎學徒奔萃惟恐其後師臨講不預看讀疏文俾侍者籤出起止以樂說辯流瀉不竭嘗謂衆曰自領徒已來七番講摩訶止觀於正修中未嘗擧口道著一字又曰我於大部中欲作箇小難如片紙大亦作不成所謂文字性離皆解脫也晩主明之延慶一日登坐講調御丈夫次忽數士夫至聽師擧唱師曰若在儒教論丈夫事如忠臣不畏死勇士不顧生故能立天下之大事成億代之顯名乃至不爲名利聲色所惑溺者皆名丈夫若在吾教則以一心三觀爲舟航六時五悔爲櫓棹降伏諸魔制諸外道是名大丈夫爾士夫嘆美而去行業

無畏久法師餘姚人依慧覺璧公得旨後偏歷禪會嘗入徑山佛日之室佛日夜坐必召師至命說天台旨趣及楞嚴大意深遇之出世淸修學者雲集師患後生單寮縱恣闢屋爲衆堂淨几明牕蒲褥禪板洒然有古叢社之風講次見學者膠文相皷異說歎曰天台之道由四明而興亦由四明而廢非聖人復生孰能扶持哉識者謂師知言師天資慧利辯說如流擧止委蛇與物無忤終身與之游處者未嘗見有喜慍之色日課七經夜則宴坐率以爲常創無畏庵歸老焉塔銘

紹興癸亥冬大慧禪師蒙恩北還時育王虛席宏智和尙擧大慧主之宏智前知其來多衆必匱食智預告知事曰汝急爲我多辦歲計應香積合用者悉倍置之知事如所誡明年大慧果至衆盈萬餘指未幾香積告匱衆皆皇皇大慧莫能錯宏智遂以所積之物盡發助之由是一衆咸受其濟慧詣謝曰非古佛安能有此力量慧一日執智手曰吾二人偕老矣爾唱我和我唱爾和一旦有先溘然者則存者爲主其事越歲宏智告寂大慧竟爲主喪不逾盟也雪牕雜記

圓覺慈法師解行兼備學者宗之東掖虛席能文二師然指請師主之慈至法席鼎盛盛暑講罷歸方丈

偃息而文適至謂師曰東掖道場世世皆有道者主之講罷不在懺室卽在禪堂未有偃臥自恣者也慈聞曰敢不敬命自後祁寒溽暑殊不少怠草庵錄

南岳讓和尚參六祖有般若多羅讖云汝一枝佛法從汝邊去向後出一馬駒踏殺天下人在卽馬祖是也祖出八十四人善知識世人謂之觀音應化凡住持皆王臣供給有院主二十年管執常住不置文曆一日有司磨勘囚禁在獄乃自惟曰我此和尚不知是凡是聖二十年佐助伊今日得此苦毒之報馬祖於寺中覺知令侍者裝香端然入定院主於獄中忽爾心開二十年用過錢物一時記得令書司口授筆寫計筭無遺通明集

雪堂行和尚云高庵爲人端勁動靜有法處已雖儉與人甚豐聞人有疾如出諸已至於蒼頭厮役躬往候問聽其所須及死不問囊篋有無盡禮津送其深慈愛物眞末世之良軌怡雲錄

黃太史與胡少汲書曰公學道頗得力治病之方當深求禪悅照破生死之根則喜怒憂患無處安脚疾旣無根枝葉無能爲害投子聰海會演皆道行高重不愧古人若從文章之士學妄言綺語只增長知見何益於已事梅溪集

簡堂機禪師台之仙居楊氏子風姿挺異才壓儒林年二十五棄妻孥學出世法晩見此庵元禪師密有契證出應莞山刀耕火種單丁者一十七年偈云地爐無火客囊空雪似楊花落歲窮拾得斷麻穿壞衲不知身在寂寥中每謂人曰某猶未穩在豈以住山落吾事邪而念道不減在衆之日晝夜參究殊不少廢一日偶看斫樹倒地忽然大悟平昔礙膺之物泮然氷釋未幾有江州圓通之命師曰吾道將行卽欣然曳杖而去登坐說法云圓通不開生藥鋪單單只賣死猫頭不知那箇無思筭喫著通身冷汗流大同拾遺

隱山與靈空書曰沙門高尚大聖慈蔭之力後世紛紛者自卑賤之三三兩兩出沒於泉石間其氣象與天台巖洞無異頻頻傴僂王公之前得不爲識者掩口年來糞火煨芋不起謝恩之風固不復見覓一人如政黃牛志庵主大似掘地覓天

紹興十三年左修職郎詹叔義上財賦表乞住賣度牒朝廷依至二十二年侍郎吳子才上表陳請仍許頒賣尋被論以爲佞佛邀福罷歸嚴谷宴坐一榻味經禪以自飫弄雲泉以自娛仍製一棺夜則偃臥其中才至分夜令二三童子擊棺而呼曰吳子才歸去來三界無安不可住西方淨土有蓮胎吳聞卽起禪誦如是精進者數年及終命家人曰汝聞乎家人曰不聞吳曰汝當斂念而聽悉聞空中隱然有天樂之音吳曰淸淨界中失念來此金臺既至則予行矣言訖而逝 雪聰記

寂室光禪師住靈隱日兄往訪之茶湯而退兄意不悅知事延至庫堂備食待之光聞曰無故受食他日累我在令兄塡還而去 汀江筆語

長靈卓禪師命無示立僧法席嚴肅不事堂廚唯安禪以當佳供夜參以當藥石其間衲子有不任者無示告卓曰人以食爲先若是則衆將安乎卓愠之曰表率安可爲此無示云某不爭堂廚教誰爭邪 慈航小參

孝宗賜佛照禪師手詔曰禪師所奏菩薩十地乃是修行漸次從凡入聖夫復何疑方知脚踏實處十二時中曾無間斷以至圓熟雜染純淨俱成障礙作止任滅脫此禪病當如禪師之言常揮劒刃卓起脊梁發心精進猶恐退墮每思到此兢兢業業未嘗敢忽今俗人乃以禪爲虛空以語爲戲論其不知道也如此茲事至大豈在筆下可窮聊叙所得爾

慈航朴禪師福州人生于世家忽厭浮幻脫身從釋師納戒時身心輕安如在空際戒師曰子眞得上品妙戒矣由是終身持戒嚴甚主天童二十年未有一日輒背衆食雖病不違奉己甚約待衆至豐有小師知庫畢歸拜師曰某竭力營轉增一倍贏不敢自與納之常住師怒曰汝所贏者從巧取不義得之常住物乃淨財也豈容汝不義物乎終不納其僧逐之師凡童行剃染令入沙彌寮習登壇受戒儀軌及誦遺教經方令受具戒受具畢入新戒寮受持三衣一鉢夜則展坐具披五條而睡復請一精誦戒經者與之教授誦至通利方許參堂越二三夏山門方督掌務願遊方者師必欣然動于眉睫贈道具促其行嘗誠

其徒曰古者爲僧朝廷以試經得度故發心從釋者皆英特上行誓求佛果之士也爾時佛法淡薄名存實忘多貪者服方袍資不贍者裨販爲利貪僞捷出無所不至一朝得預緇流自謂畢生了辦更不克己進修便乃撥無因果虛喪光陰徒消信施皆由不知出家正因不明佛法罪淨不解三乘十二分教不達一切諸法本空未得謂得未證謂證諂奉貴權干求應世且無爲法身心一味貪嗔造過如斯之徒入我法內傷敗壞亂爲害滋多佛言譬如師子身中蟲自食師子身中肉非外道天魔能破汝既正因出家正因爲僧須當遠離魔道遵持佛戒若是達道人總不消恁麼奈汝積劫至今心識昏倒爲僧之初不以三衣一鉢種種禁戒制御其心安可入道譬如象馬憹悷不調加諸楚毒方乃調伏若不如是異時三塗苦重悔將無及我在無示會中凡遇五夜必參誡行者我須往聽聞他苦口爲人不覺涕淚俱下凡登無示之門聽其舉揚觀其行事雖老於叢林者亦皆汗下心死蓋者老和尚生平眞實行說俱到四十餘年不

食非時不畜衣鉢至於持己細行悉徇律制以故所至住山不動聲氣自然法席雍肅諸方目曰鐵面汝爲釋子當抗志慕古依言立行毋墮庸俗無示嘗曰我爲主法者若不方便教汝攝心爲道汝他日無知造罪老僧未免同汝受苦今不可使汝無聞聞而不行非我之咎不見艮禪師靖州人楊岐會下尊宿有小師犯戒律臨終入惡道其母夢其子銜恨於師曰皆父師不能導我爲善致受是苦其母以是夢告於艮艮未之信龍圖徐禧德占是時爲布衣嘗參扣於艮德占俄夢入一官府兵吏斧鉞森列左右熟視之乃艮禪師坐於庭下鬼卒以杵撞其背號叫震裂復見其小師枷鏁杻械蹲踞其側德占問守閽吏曰二僧何罪吏曰老者乃少之師以其師平時不能訓導縱令破戒故師之罪特重爾此猶生報後七日與子同墜無間斯爲大苦德占夢覺遂詣艮之所以乃云數日來背痛如擊撞藥不可療七日果卒德占嘗擘窠大書于分寧諸刹之壁（紹熙間光孝超禪師榜于天童行堂壁）

法智尊者學行高妙凡所著作莫不立宗旨闢邪說

開奬人心到眞實地指要書成雪竇顯禪師持出山差齋爲慶仍有茶榜具美其事則知在昔禪教一體氣味相尙至有如此與今暗禪奪教者非同日語也

草庵錄

黃龍心禪師南雄人爲儒生有聲年十九目盲父母許以出家忽復見物遊方謁南禪師雖深信此事而不大發明辭往雲峰會峰謝世就止石霜因閱傳燈至僧問多福如何是多福一叢竹福曰一莖兩莖斜僧云不會福曰三莖四莖曲此時頓見二師歸禮南公方展坐具南曰汝入吾室矣師亦踴躍自喜卽應曰大事本來如是和尙何用敎人看話下語南曰若不令汝究尋到無用心處自見自肯吾則埋沒汝也會南入滅道俗請師繼踵四方歸仰不減南公時然師雅尙眞率不樂從務五求解去乃得謝事未幾謝師直守潭州虛大潙以致師三辭不往又屬江西轉運彭器資請所以不應長沙之意師曰馬祖百丈以前無住持事道人相尋於空閑寂寞之濱而已其後雖有住持而王臣尊禮爲天人師今則不然挂名官府直遣伍伯追呼此豈可復爲也器資以斯言及命師直復致書曰願得一見不敢以住持相屈師與四方公卿意合千里應之不合雖數舍不往師以內外書徵詰開示使人因所服習克已自觀悟則同歸歸則無教諸方嘗師不當以外書糅佛說師曰若不見性則祖佛密語盡成外書若見性則魔說狐禪皆成密語故四十年間士大夫聞其風而開發者衆矣庭堅宿承記莂堪任大法道眼未圓來瞻窣堵實深安仰之嘆乃勒堅珉敬頌遺美塔銘

宏智覺禪師隰州人未遊方時預夢天童之境嘗紀之曰松徑森森窈窕門到時微月正黃昏建炎間謝事長蘆訪眞歇實陀巖及到天童宛如昔夢尋爲州府敦請住山師固辭後爲衲子肩至法坐由是黽勉而受居山三十年傳法之外百具鼎新常安千餘衆而齋厨豐衍甲於諸刹衲子得以安然辦道師嘗爲衆行乞吳越人篤信其化金帛之施不求而至師謂諸檀曰化汝布施令破慳心毋專施於我後有小寺僧來却願施之或見廢寺窘乏及窮民老弱輩卽出

衣資施令歡喜師未嘗儲積用盡爲度爾有隰州僧哲魁者孤硬人也潛跡坐下不言鄉所經十餘載始知宏智鄉人宏智聞欣然訪曰父母之邦何太絕物乎智欲招至方丈魁謝曰已事尙未辦豈暇講鄉禮邪卽曳杖而去人莫能挽徑往寶陀眞歇故居禪宴月餘日臨終召衆說法而逝闍維舍利無數雪牕誌其事

歐陽文忠公遊嵩山放意而往至一古寺風物蕭然有老僧閱經自若公與語不甚顧公問曰古之高僧臨死生之際類皆談笑脫去何道致之僧曰定慧力公曰今寂寞無有何哉僧曰古人念念在定臨終那得散今人念念在散臨終安得定文忠嘆服之林間錄

馮濟川居士施藏經願文其略曰予之施經一事而具二施何故以財贖經是謂財施以經傳法是謂法施按佛所說財施後世當得天上人間福德之報法施當得世智辯聰蓋衆之報當知此二報皆是輪回之因苦報之本我今發願願回此二報臨命終時莊嚴往生極樂世界蓮華爲胎見佛聞法悟無生忍登不退階入菩薩位還來十方界內五濁世中普見其身而作佛事以今日財法二施之因如觀音大士具大慈悲游戲五道隨類化形說諸妙法永離苦道令得智慧普與衆生悉得成佛乃予施經之願也舍經碑

北峯印法師戒睡曰佛法欲滅而調養幻身然此臭身終爲灰土苟因樹立以致死不亦大丈夫又曰說得過人不濟得事須是行得過人若自己分上一點用不著雖記得千經萬論如阿難亦何足貴又曰嘗與見識人論住持興顯寺門法曰不出勤奉香火常住潔白將衆人爲事予深喜此說盡理若無識人論則汙下趨俗失本色人體矣自行錄

資壽總禪師蘇氏元祐間丞相孫女年十五懵不知禪之所謂唯疑人之處世生則不知來處死則不知去相於是斂念忽有所省自不以爲異意其爲最靈者靡不如是亦未嘗以語人及勉從庭闈之命歸西徐許壽源無幾何而深厭世相齋潔自如且欲高蹈方外抗志慕古遂謁薦嚴圓禪師圓曰閨門淑質何預大丈夫事邪總曰佛法分男女等相乎圓詰之曰如何是佛卽心是佛汝作麼生總曰久響老師猶作

者箇語話圓曰德山入門便棒濟總曰老師若行此令不虛受人天供養圓曰未在總以手拍香臺一下圓曰有香臺從汝拍無則如何總便出圓呼曰汝見甚麽道理便與麽總回首曰了了見無一物圓曰者箇是永嘉底總曰借他出氣又何不可圓曰眞師子兒時眞歇禪師庵於宜興師徑造焉眞歇端坐繩牀總才入門眞歇曰是凡是聖總曰頂門眼何在曰覩面相呈事若何總提起坐具歇曰不問者箇總曰蹉過了也歇便喝總亦喝總於江淛諸名宿參扣殆偏從壽源守官嘉禾唯未見妙喜爲念適妙喜俱馮濟川舟御氏城總聞之往禮敬而巳妙喜謂濟川曰適來道人却曾見神見鬼來但未遇鑪鞴煅煉恰如萬斛舟在絕潢斷港中未能轉動爾馮軒渠曰談何容易邪妙喜曰他若回頭定須別翌日壽源命喜說法喜顧衆曰今此間却有箇有見處人山僧驗人如掌關吏才見其來便知有無稅物及下坐總遂求道號喜以無著名之明年聞徑山法席盛卽往度夏一夕宴坐忽有契悟頌曰驀然撞著鼻頭伎倆冰消瓦解達磨何必西來二祖枉施三拜更問如何若何一隊草賊大敗喜復之曰汝既悟活祖師意一刀兩斷直下了臨機一一任天眞世出世間無剩少我作此偈爲證明四聖六凡盡驚擾休驚擾碧眼胡兒猶未曉總因入室喜問曰適來者僧祇對汝且道老僧何故不肯他曰爭恠得妙總喜擧竹篦云汝喚者箇作甚麽總曰蒼天蒼天喜便打總曰和尙他後錯打人去在喜曰打得著便休管甚錯不錯總曰專爲流通總一日禮辭旋里喜曰汝下山去有人問此間法道如何祇對總曰未到徑山不妨疑著喜曰到後如何總曰依舊孟春猶寒喜曰恁麽祇對豈不鈍置徑山總掩耳而出由是一衆歆艷無著之名大著于世晦藏旣久遂服方袍師年德雖重持律甚嚴苦節自礪有求謝事歸老家墅焉投機傳

道曇法師常州人於禪定中得慈忍三昧有猿鳥常供花果乃爲受戒說法而去至夜施鬼神食時祝之曰食吾食受吾法同爲法侶年九十餘而四方師事

受法者皆新學少年師凡閱經炷香九禮趺坐良久然後開帙常訓諸徒曰夫窺聖教意在明宗若不端已虛心爭到如來境界誠匪小緣莫生容易孫仲益碑

郭道人世爲鐵工常參景德忠禪師忠曰汝但去其所重扣已而參無有不辦忠一日上堂舉善惡如浮雲起滅俱無處郭於言下忽然心開自是出語異常及卒別親故趺坐說偈曰六十三年打鐵日夜扇鞴不歇今朝放下鐵鎚紅爐變成白雪類說

伊庵權禪師臨安昌化祁氏子幼莊重嶷然如成人十四得度通內外學依無庵全禪師用工甚銳至晚必垂淚曰今日又只麼空過未知來日工夫如何師在衆不與人交一詞毅然自處人莫能親踈之嘗夜坐達旦行粥者至忘展鉢隣人以手觸之師感悟爲偈曰黑漆崑崙把釣竿古帆高挂下驚湍蘆花影裏弄明月引得盲龜上釣舡無庵喜以爲類已乾道間出應萬年宿學老師見其威儀聽其舉揚皆拱手心醉內外萬指井井然如入官府師所至行道與衆同其勞尚書尤公袤曰住持者安坐演法何至躬頭陁行邪師曰不然末法比丘增上驕慢未得謂得便欲自恣我以身帥尚恐不從況敢自逸乎近世言禪林標準者必以師爲稱首也行狀

東山淵禪師業履端潔聞于叢林自東山遷至五峯見火箸與東山所用者無異遂詰其奴曰莫是東山方丈物乎奴曰然彼此常住無利害故將至之淵誡之曰汝輩無知安識因果有互用之罪急令送還怡雲錄

別峯印禪師住雪竇日有小師訴頭首之過峯厲聲怒曰汝是我小師包含上下則可反來說人過惡邪置之左右必敗吾事遂杖逐之聞者歎曰何其明也少雲雜記

淳禪師劒州人出世丹霞宏智爲侍者在寮中與僧徵詰公案宏智不覺大笑適丹霞過門至夜參問云汝早來大笑何謂答曰因詰僧話渠答太麤生所以發笑淳曰是卽是汝笑者一聲失了多少好事不見道暫時不在如同死人宏智敬拜服膺後雖在暗室未嘗敢忽雪廳記

成都昭覺祖首坐久參圓悟因入室問卽心是佛從此有省圓悟命分坐一日爲衆入室問禪者曰生死到來如何回避僧無對祖擲下拂子奄然而逝衆皆愕眙亟以聞悟悟至呼曰祖首坐祖復開目悟曰抖擻精神透關去祖復點頭竟爾長寢東林顏屯庵記其事

韓退之曰且愈不助釋氏而排之者其亦有說至於歐陽永叔曰佛法爲中國患千餘歲世之卓然不惑而有力者莫不欲去之已嘗去矣而復大集攻之暫破而愈堅撲之未滅而愈熾遂至於無可奈何二皆欲壯其儒道雖排之破之實激揚吾釋氏之道何害之有公論

舒王問佛慧泉禪師曰禪家所謂世尊拈花出自何典泉云藏經所不載王云頃在翰苑偶見大梵王問佛決疑經三卷因閱之經中所載甚詳梵王至靈山會上以金色波羅花獻佛捨身爲牀坐請佛爲羣生說法世尊登坐拈花示衆人天百萬悉皆罔措獨迦葉破顏微笑世尊云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分付摩訶迦葉泉嘆其博究梅溪集

秦國夫人計氏法眞因寡處屛去紛華蔬食弊衣習有爲法於禪宗未有趨嚮因徑山大慧遣謙禪者致問其子魏公浚公留謙以祖道誘其母眞一日問謙曰徑山和尙尋常如何爲人謙曰和尙只教人看狗子無佛性只是不得下語不得思量卜度只學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無只恁麼教人看眞遂諦信以狗子話晝夜參究坐至中夜俄有契連作數偈呈於大慧其後云終日看經文如逢舊識人莫言頻有礙一舉一回新語錄

神光者磁州人曠達之士也居伊洛博覽羣書善談玄理每歎曰孔老之教禮術風規經論之詮未盡妙理近聞達磨大士住止少林至人不遙當造玄境光乃往彼晨夕參承大士唯端坐面墻莫聞師誨光自惟曰昔人求道敲骨取髓捨身求偈古尙若此我又何人其年十二月九日夜大雪光立于庭中遲明積雪過膝師憫而問曰汝立雪中當求何事光悲淚曰惟願慈悲開甘露門廣度羣品師曰諸佛無上妙道積劫勤求難行能行難忍能忍汝豈以小德小智輕

心慢心欲覲眞乘乎光聞師誨潛取利刀自斷左臂置于師前師知是法器乃曰諸佛最初求道爲法忘軀汝今斷臂吾前求亦可在因與易名曰慧可光曰諸佛法印可得聞乎師曰諸佛法印匪從人得光曰我心未安乞師安心師曰將心來與汝安光曰覓心了不可得師曰與汝安心竟光卽契悟傳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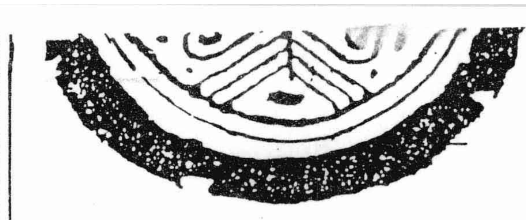
永明壽禪師先丹陽人父王氏因糜兵寇歸吳越爲先鋒遂居錢塘師生有異才及周父母有諍人諫不從輒於高榻奮身于地二親驚懼抱泣而息諍長爲儒生年三十四往龍冊寺出家受具後苦行自礪唯一食朝供衆僧夜習禪法尋往台之天柱峯九旬習定有尺鷃巢于衣裓暨謁韶國師一見深器之密授玄旨仍謂師曰汝與元師有緣他日大興佛事初住明之資聖至建隆元年忠懿王請居靈隱新寺爲第一世明年請居永明道場衆盈二千皆頭陁上行願爲僧者師卽奏王與度牒剃染因僧問如何是永明旨師示偈曰欲識永明旨西湖一湖水日出光明生風來波浪起又僧問學人久在永明爲甚不會永明家風師曰不會處會取僧云不會處如何會師曰牛胎生象子碧海起紅塵開寶七年謝事歸華頂峯頌曰渴飲半掬水飢飡一口松胷中無一事高臥白雲峯偶讀華嚴至若諸菩薩不發大願是菩薩魔事遂撰大乘悲智願文代爲羣迷日發一徧在國淸修懺至中夜旋繞次見普賢像前供養蓮華忽然在手從是一生散華供養感觀音大士以甘露灌口獲大辯才著宗鏡一百卷寂音曰切嘗深觀之其出入馳騖於方等契經者六十本參錯通貫此方異域聖賢之論者三百家頷略天台賢首而深談唯識率折三宗之異義而要歸於一源故其橫生疑難則鈎深賾遠剖發幽翳則揮掃偏邪其文光明玲瓏縱橫放肆所以開曉自心成佛之宗而明告西來無傳之的意也禪師既寂叢林多不知名熙寧中圓照禪師始出之普告大衆曰昔菩薩晦無師智自然智而專用衆智命諸宗講師自相攻難獨持心宗之權衡以準平其義使之折中精妙之至可以鏡心於是衲子爭傳誦之元祐間寶覺禪師年臘雖高猶手不釋卷曰吾恨

見此書晩矣平生所未見之文功力所不及之義備
聚其中因撮其要處爲三卷謂之冥樞會要世盛傳
焉後世無是二大老叢林無所宗尙舊學者日以慵
墮絕口不言晩至者日以窒塞游談無根而已何從
知其書講味其義哉脫有知之者亦不以爲意不過
以謂祖師教外別傳不立文字之法豈當復刺首文
字中耶彼獨不思達磨已前馬鳴龍樹亦祖師也而
造論則兼百本契經之義泛觀則借讀龍宮之書後
達磨而興者觀音大寂百丈黃檗亦祖師也然皆三
藏精微該練諸宗今其語具在可取而觀之何獨達
磨之言乎聖世逾遠衆生根劣趣慮褊短道學苟簡
其所從事欲安坐而成譬如農夫墮於耕耘垂涎仰
食爲可笑也師嘗願曰普願十方學士一切後賢道
富身貧情疎智密闡揚佛祖心宗開鑿人天眼目實
錄等

人天寶鑑終

古之人以修心爲要心之正行毋越思言斯鳴道使
夫後進其可師模有何禪教律儒釋道之異也盖至
公則天下共之四明禪者秀公篤志于此履歷叢林
玄機綜覽隨所聞見集成此書闢人天眼目因以寶
監名焉走大圓覺求之刋行非獨發明先輩幽德潜
光將與同志力追此道予嘉其說遂跋其後云
旹紹定庚寅自恣前一日古岑比丘師贇書于萬
壽歸雲堂

秀書記集古成書曰人天寶鑑請著語遂下一轉云
先德情知已厚顔那堪落井更攀欄本來一點明如
日胡漢何曾自照看
紹定庚寅中秋住靈隱　妙堪　書





宋・圓通　問

行秀　答





通玄百問序

闍霧山正脉迦葉親承少室眞風神光立受自六傳
之後五派以來法雷聲震於中州佛日光流於上苑
其有雲仍種草者矣圓通著百問激勵學徒闡一心
弘持祖道其言簡當其旨幽微寧容紙背上參求那
許口角頭取辨若非偉器難構洪機當時未遇其人
過日方逢作者故萬松老師居摩訶菩提蘭若運三
昧正受神通傳法之餘匡持之暇答前百問於指頭
誘後群迷於目今眼裏有筋臨濟機縱橫得妙舌頭
無骨雲門語左右逢源不拘悟本偏圓靡定清凉得
失多字學徒知費力如人拜足忍疲勞腦後另具鉗
鎚舌本別存鑪韛圓通之問萬松之調可謂盡善矣
故不撥從倫偶依是錄讚述浮詞非唯無補宗乘抑
亦濫叨祖域頌之過半會公澤唱之於前錄之遠畢
丞叔能和之於後累及二老取笑諸方要知終始狂
情讀誦向下註脚叢林閑散幾經秋宗教通搜未有
由愚魯自慚空過日忍將狐尾補貂裘輒申是意聊
爲序云閼逢執除七夕前二日龍巖林泉顯道序

通玄百問

玉溪通玄庵圓通大禪師設問
摩訶菩提蘭若萬松和尚仰答
龍巖　林泉老人　頌
華亭　生生道人　梓

問行玄猶是涉崎嶇如何是平坦處　答東西南北
頌東西南北侵天荊棘沒足石人不消努力更須
透過那重關自在縱橫方脫纏

問玄玄處亦須呵且道有甚麼過　答罪不重科
頌罪不重科閑管多羅未語已前早錯那堪變態
諸訛阿呵呵玄與玄玄爭甚麼

問一花百億國且道一花在甚麼處　答不風流處
也風流
頌不風流處也風流無蒂花開鐵樹頭伶
俐禪和高著眼非同春色媚皇州

問炎天似火暑雨如湯正當此時如何迴避　答主
山前案山後
頌主山前案山後日午面南看北斗
騰騰炎暑任遷流畢竟難侵無相叟

問大海爲墨須彌爲筆且道寫箇甚麼　答通玄百

問　頌通玄百問不拘音韻縱奪臨時各安其分有人問我若奚爲文彩縱橫看變運

問圜裏觀花一悟眞如今觀花也還有悟眞底麼

答試問東君也不知　頌試問東君也不知不知底事果何爲聾於鼻孔纔堪聽瞎似眉毛方可窺

問萬物推遷還有不推遷底麼　答住岸却迷人

頌住岸却迷人眞語亦眞龍樓無宿客鳳閣有朝臣薦取玄中旨誇足下塵欲窮親切處九盡又逢春

問四時改變還有不改變底麼　答春寒秋熱　頌春寒秋熱年年不別碧海纖塵紅鑪片雪霜餘葉落樹元閑雨過雲收天愈潔

問尋師訪道爲參禪祇如禪作麼生參　答久嚮道風　頌久嚮道風理事雙融言言般若物物圓通其或蹉過當頭句且向嵩陽問祖翁

問潙山水牯牛向甚麼處放　答烏那青靑處　頌烏那青靑處斫額應難覩更擬問如何鷂過新羅去牧豎高歌唱月歸鼻頭繩斷元無據吽

問德山是佛祖兒孫爲甚麼佛來也打祖來也打

答不敢怠慢　頌不敢怠慢叢林頗慣知恩報恩心心無間雲門正令肯提持管取河淸并海晏

問臨濟是佛祖苗裔爲甚麼佛來也喝祖來也喝

答祇爲佛來祖來　頌佛來祖來切忌胡猜吾今爲汝十字轟開荷或未委眞消息更聽忽雷震九垓咄

問趙州指栢樹鷲拈花且道是同是別　答竪兩指

頌竪兩指立綱紀付全提而已矣正休節外强生枝莫認浮華并浪蘂

問洞山無寒暑處甚麼人受用　答嘉州石像　頌嘉州石像眉橫眼上遍塞虛空無偏無黨賞心樂事許多般何用銜花來供養

問直須登徹妙高峰祇如妙高峰作麼生登　答有勞法重　頌有勞法重當人變弄妙握吹毛萬邪一統不涉纖塵歷大千須知無用成眞用

問明與無明其性無二如何是無二之性　答天曉不露　頌天曉不露龍吟宿霧語忌十成機貴回互

滄海曦輪欲吐光無端還被輕煙妬

問一超直入如來地作麼生說箇超底道理　答抱瓮之流　頌抱瓮之流豈貴夏謀始信淸貪常樂方知濁富多憂休休休得抽頭處且抽頭

問般若無知爲甚麼無所不知　答莫謗他好　頌莫謗他好巧說不如直道但能語絕幽玄便見心非做造兀兀騰騰信自如堦前落葉從風掃

問明窻下安排且道安排箇甚麼　答適來新到　頌適來新到妙通玄奧把纜放船相頭買帽若非佛日顯育懷夾嶺門庭孰可造

問長安雖鬧我國晏然如何是我國　答正鬧在　頌正鬧在明眼宗師無罣礙坐看喧靜與興亡掌握乾坤彰聖代

問摩騰未來此土還有教也無　答待無卽道　頌待無卽道探竿影草白馬堦前立分蘤稻貝葉靈文絕古今莫隨言句生憂惱

問達磨未來此土還有禪也無　答待有卽道　頌待有卽道聲光浩浩莫錯商量休別尋討休尋討

柳梢畢竟無酸棗

問沒底船子爲甚麼無漏堅固　答生鐵鑄成　頌生鐵鑄成非重非輕無漏堅固來往縱橫不涉波瀾遊性海五濁惡世度衆生

問鹽官犀牛扇子分付與恁麼人　答已承厚意　頌已承厚意斯言可記開口斷當豈容擬議停待分明月當天動轉兮淸風帀地

問趙州七觔布衫多年還破碎也無　答一回拈出　頌一回拈出一回新信手拈來用最親百二十年提掇畢至今依舊不離身

問泥牛吼月甚麼人得聞　答癩漢眉毛　頌癩漢眉毛果解聞須彌驚起夜乘雲知音不必頻頻擧入兩分明是半觔

問木馬嘶聲阿誰解聽　答徒勞拭背　頌徒勞拭背向空聽萬籟聲騰本自寧察理聆音休費力雨餘依舊數峰靑

問三脚驢子弄蹄行且道日行多少　答莫亂走　頌莫亂走落草之談誰不有更休特地問前程擬

議思量成過咎

問無角鐵牛眠少室且道有甚麼用處　答卑不動尊　頌卑不動尊道理須存下不測上誰敢言論無陰陽地非關涉杜撰農夫枉斷魂

問雖成佛道不捨因門且道爲甚麼如此　答一串穿却　頌一串穿却許多落索細細思量欵欵卜度休卜度黑是寒鴉白是鶴

問諸佛不出世爲甚麼却向王宮生　答靑山常擧足　頌靑山常擧足五目應難矚不是大悲遮爲非同世俗同世俗縱横在欲而無欲

問亦無有涅槃爲甚麼却向雙林滅　答白日不移輪　頌白日不移輪潛通劫外春莫貪尋日暮昧却本來人本來人觸處居塵不染塵

問達磨西來不立文字爲甚麼道金剛楞伽是吾心要　答賴是心要　頌賴是心要勸絶玄妙突透禪關通天一竅誰知碧眼老胡僧至今猶惹傍人笑

問二祖覓心了不可得爲甚麼却道我自調心非關汝事　答莫閑管　頌莫閑管大似裁長聊補短三星片月本無形何勞特地生希罕

問般若說二十空如何揀擇　答不多不少　頌不多不少明明了了三祖有言諸人可曉至道無難一句親大慈千手難摩撓

問金剛四相圓覺四相是同是別　答隔系不灸病　頌隔系不灸病老盧揔權柄縱奪在臨時諸人看性命鐵騎禪和不必爭近來四海淸如鏡

問楞嚴二十五圓通那箇最親切　答好客無疎伴　頌好客無疎伴不消重判斷南山共北山氣勢俱摩漢明月與陰雲愛憎人衆半妍媸任彼分吾道一以貫

問步步登高易甚麼處最高　答大洋海底　頌大洋海底爭參祖禰恰與別峰不爭半米

問心心放下難如何是放下底人　答擔取去　頌擔取去最是趙州親切處滿鉢盛來一物無莫隨狂妄生憂慮

問楊岐金剛圈甚麼人透得　答過　頌過這些關捩天來大電光石火薦還遲不免被他親勘破

問楊岐栗棘蓬甚麼人呑得　答了　頌了妙用神
通非小小佛殿燈籠更互容此時未審何人曉
問還有過得黃龍三關底麼　答除非和尚　頌除
非和尚當仁不讓萬世規模十方榜樣佛手驢脚
兮胡用他求彼我生緣兮應須自向
問喝一喝云且道是賓是主　答賓主歷然　頌當
時照用曾施設正法眼藏瞎驢滅主伴交參向上
機知音不必重甄別
問竪起拂子云爲你說禪了也作麼生會　答今日
不著便　頌今日不著便大似埋兵還掉戰大唐打
破尙難求唯要阿師通一線
問拈起拄杖云還有向拄杖頭上下得一轉語底麼
答和尙年尊　頌年尊妙語是超情不動干戈定
太平紫鸞黃鸝休巧語大音須信杲希聲
問畫一圓相云三世諸佛六代祖師總在裏許作麼
生會　答宿生慶幸　頌宿生慶幸日煖月冷四海
收波乾坤肅靜欽師猶被馬師惑直至如今猶未
省

問以手空中點一點云且道這一點明甚麼邊事
答歸宗猶在　頌歸宗猶在兩彩一賽這畔無妨那
邊不礙永書八法好生看先輩當年曾下載
問行不出戶坐不當堂底人汝等還識麼　答滄洲
短尾龍　頌滄洲短尾龍夭矯若寒松不借葉公筆
寧拘葛氏笻當堂無朕跡偏界露形容擬涉思量
處千峰與萬峰
問撒手那邊底人爲甚麼不居正位　答大功不宰
頌大功不宰聲光猶在踢倒涅槃床踏翻寂滅海
把住放行兮觸處自由奪正縱偏兮有勞神彩但
能就路還家日者徒占戌亥
問回頭這畔底人爲甚麼不墮偏方　答至化無爲
頌至化無爲闔國稱奇淸風深紫塞皓月印丹墀
即理之事兮元非有間即俗之眞兮本不相離自
從一證無師智邊徧閻浮足不移
問七縱八橫千變萬化底人爲甚麼正合喫棒　答
幾乎放過　頌幾乎放過付全提妙用宜施杲必奇
見義不爲無勇也知恩方報乃忠之好看狹路泥

中刺善保虎囊橐裏雖若遇頑嚚無血漢方知鈍鐵費鉗鎚

問百了千當底人將甚麽賞他　答趙州茶曹山酒
頌趙州茶曹山酒不須烹醞時時有渴來何礙兩三杯醒後無妨七八斗未了區區陪奉伊恐隨嗞味徒開口

問風穴對五點那點最親　答此點最親　頌此點最親心眞語眞爍開衲僧鼻孔增新佛祖精神建法幢於實際立宗旨於纖塵識情卜度知無數直下全通有幾人

問雲門垂三句語那句最妙　答此句最妙　頌此句最妙一言便了莫逐是非入間擾擾禪流著意細參詳此上神通非小小

問佛不說一字爲甚麽教滿龍宮　答二字三字
頌二字三字是義非義般若眞源無師妙智止啼黃葉好生看剔起眉毛休擬議

問因該果海果徹因源秖如離却因果一句作麽生道　答道也未道　頌道也未道不須尋討因語識

人從苗辨草了四諦兮不必商量超十地兮未敢相保

問小始終頓圓五教中還有禪也無　答識教也未
頌識教也未超情謂擬別商量楊湯止沸銀漢浪兮雖分瓊林花兮不異異不異明眼衲僧休觸諱

問向道莫去歸來背父如何得不背父去　答切忌回頭　頌切忌回頭一句奇箇中玄奧幾人知但能足下無私去鳥道縱橫觸處宜

問隨緣赴感靡不周而恒處此菩提座且道那裏是菩提座　答不是卽道　頌不是卽道幸勿草草瓦礫荊榛無非至寶妙體絕依一句玄剎塵等偏瞿曇老

問菩提妙花偏莊嚴隨所住處常安樂那裏是菩提妙華　答賣盡風流不著錢　頌賣盡風流不著錢知音不必更重宣空生見慣尋常也餓眼禪和更可怜

問聞鐘登寶殿擊鼓上虛空莫是觀音入理之門麽

答低聲低聲　頌低聲畢似不請訛無恨勞生會也麼悲智願心澄海月聞思脩慧引風柯杜禪和莫蹉跎隨聲逐色果如何

問絕情解透聲色明心見性底人還徹也未　答鉤在不疑之地　頌鉤在不疑之地迷悟是非一致當年潦倒玄沙曾被靈雲返戲你誇了了明明我道儼然瞌睡休瞌睡雨餘雲霽山添翠

問生如著衫死如脫袴底人得箇甚麼道理　答赤手空拳　頌赤手空拳事事無更須放下復迴途若能如是承當去方信闍黎德不孤德不孤莫含胡休粮萬子人皆有祇恐臨時不丈夫

問過去已滅未來未至現在空寂却爲甚麼逆順境界現前時便透不得　答却知痛痒　頌却知痛痒不辭提獎昨夢初醒是非已往佛祖權横在萬松莫隨言句空勞攘

問多聞捨無義多聞解了法且道解箇甚麼法　答此義文長　頌此義文長切忌商量不比蠅鑽故紙豈同蠹鑿殘章伶俐漢莫荒唐千手大悲難摸揉

無言童子善敷揚

問我有一句子明盡十玄門六相義還有人道得麼　答取　頌取截斷衆流三玄三要無比無儔菊花開日重陽至一葉落時天下秋

問不住化城直至寶所且道那裏是寶所　答此處無金二兩　頌此處無金二兩大似揚聲止響衣珠歷歷分明祇管玲瓏飄蕩若渠更擬不知處便與攔腮轟一掌

問凡所有相皆是虛妄那箇是眞實底　答莫妄想好　頌莫妄想好更無做造要知眞妄圓融識取菩提煩惱貪嗔痴無非道箅來枉了別尋討

問一切有身悉皆不淨三十二相又作麼生　答打破畫瓶　頌打破畫瓶猶醉忽醒金身丈六應物標形秋水淨如僧眼碧曉山濃似佛頭青

問禪分五派還有優劣也無　答劣則總劣　頌劣則總劣不可分別餅盤釵釧體同名別早是圓通多口那堪仰嶠饒舌爲君決六月日頭到處熱

問教列三乘還有勝負也無　答勝則俱勝　頌勝

則與勝爲渠親證佛祖權衡是定非定雖然不與
汝伺槃斤兩到頭難昧秤
問性相二宗還有淺深也無　答索另者先窮　頌
索另先窮人盡知圓融行布强支離同田分貝君
看取家不和兮鄰里欺
問作止任滅四病如何醫治　答右件各等分　頌
右件各等分感承垂實訓一丸療病安何假驢般
運日面月面酬時孰怕重重詢問
問唯一月眞中間更無是月非月如何是眞月　答
淸光何處無　頌淸光何處無妙德轉玄樞穆穆金
波泠停停玉兎孤曲鈎猶不似明鏡轉差殊若會
雲岩擧箒意須知元不費功夫
問維摩默然談不二後代如何爲擧揚　答謝師點
破　頌謝師點破二俱話墮誰想今朝又添一箇如
斯擧唱宗乘笑殺東村王大
問佛語心爲宗未審心以何爲宗　答何所不宗
頌何所不宗物物皆從圓證一念妙德顚顚總似
常啼渾賣却須知死水不藏龍

問無門爲法門且道作麼生入　答雖在門外　頌
雖在門外乾坤非大圓覺伽藍久經淘汰不必携
笻月下敲化城打破無遮礙
問記一箇元字脚在心作野狐精祇如無元字脚作
箇甚麼　答更有赤鬚狐　頌更有赤鬚狐哀哉肘
後符識情如實有因果不虛無巧若拙智如愚幾
箇男兒是丈夫
問道箇佛法兩字淨漱口三日且道佛法過在甚麼
處　答但喫吐而唾　頌但喫吐而唾幾人窺得破
摩訶修多羅南無三滿哆三滿哆言滿天下無口
過
問祖師教外別傳句試請禪人吐露看　答摩訶羅
骨朶　頌摩訶羅骨朶未肯全許可立雪與拈花曾
已遭懡㦬眉毛不惜報君知熱則趂涼寒向火
問石頭路滑人難過碧玉溪邊作麼行　答拈起拄
杖　頌拈起拄杖徐行而往乾闥城中毗盧頂上石
頭路滑兮非功玉溪路曠兮絕想
問喜得山中住閑眠夢不驚且道夢見箇甚麼　答

休䆾語　頌休䆾語華胥國破無依所香嚴寂子太
含胡供水過茶祈允許
問雲居云居山好且道那裏是好處　答通玄峰項
頌通玄峰項天然孤逈擬涉途程鞭折汝脛大隱
居鄽小隱山隨人變運俱無等
問吾師雨花外不下十餘年祇在此山中作箇甚麼
答有年無德　頌有年無德不拘執則指東爲西
呼南作北祇麼窮通然較些正眼觀來猶費力
問此時山僧都不會是會了不會是不會不會　答
師會也未　頌師會也未弄粥飯氣妙轉天輪地軸
密織文經武緯大璞不琢兮純眞圓珠不穴兮愈
貴
問非知之艱行之唯難且道作麼生行　答請師先
進　頌請師先進不存逆順休問破危成收莫說吉
凶悔吝大道縱橫本自平何須腰佩空王印
問未達法源故多諍論還有達徹法源底麼　答掀
倒蒲團　頌掀倒蒲團闡大機幾人於此造玄徹法
源窮徹無餘底陡覺虛空滅帶圍

問明明不昧了了常知底是箇甚麼　答鬼眼睛
頌好箇英靈鬼眼睛是非窺盡沒輸贏爭如兀兀
無知去且與眉稜結弟兄
問佛性與法性如何分別　答別日再商量　頌別
日再商量慈悲爲舉揚眉毛猶不惜意路豈遮藏
夜月光連水朝曦影轉廊玉溪垂示處細細好參
詳
問遠行與順行且道作麼生辨　答還有眼麼　頌
還有眼麼一言包裏了了明明箭穿紅垜聽聲觀
色總如如逆順同歸無不可
問性德本有爲甚麼不覺不知　答幾乎忘却　頌
幾乎忘却爲渠酬酢方寸靈明豈從天爵任麼會
去千錯萬錯要不錯休强續鳧來截鶴
問情惑本空爲甚麼隨聲逐色　答通方衲子　頌
通方衲子果英靈眼耳無妨信視聽皓月豈離秋
水碧浮雲那礙曉峰青聲色裏醉還醒六國安然
本自寧
問比丘依四念處住大闡提人依甚麼處住　答無

問道中　頌無問道中自西自東快活不徹受用無窮君不見提婆達多曾有語三禪天樂竟非同

問大乘與小乘還有相違也無　答一有多種　頌一有多種群峰勢聳摩漢凌空須彌慚悚吹毛他日當權應剪人間繁冗

問眞心與妄心還有相順也無　答二無兩段　頌二無兩段非敢相謾如如妙智猶珠走盤但若間成一念休尋萬緒千端

問三細六麤如何揀擇　答不曾曳露布　頌不曾曳露布業轉現等皆分付此義文長別日宣且隨禪苑生機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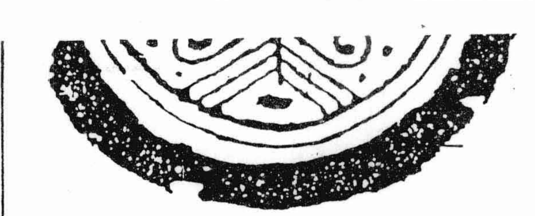
問千差萬別如何融會　答展開兩手　頌展開兩手了無所有暮四朝三徒成過咎要知融會緣由多後逐年數九

問竪起一指云俱胝和尙向這裏放大光明轉大法輪諸人還見麼　答瞎　頌瞎那知眼倍明微塵經卷了平生指頭尖上些兒箇消得阿師幾日程

問折脚鐺兒爲活計穿心椀子作生涯逋玄庵內安然坐不管山前事似厖且道安然底是甚麼人　答無功受祿漢　頌無功受祿漢月爲鄰兮雲作伴飢飡渴飮困時眠此外不消閑讚嘆

問無求乃樂爲甚麼善遊太子求珠　答禍出私門　頌禍出私門自偶然莫於情識妄鑽研白雲橫谷舒還卷豈礙晴空與湛天此第二十問因前遺失故補於此

逋玄百問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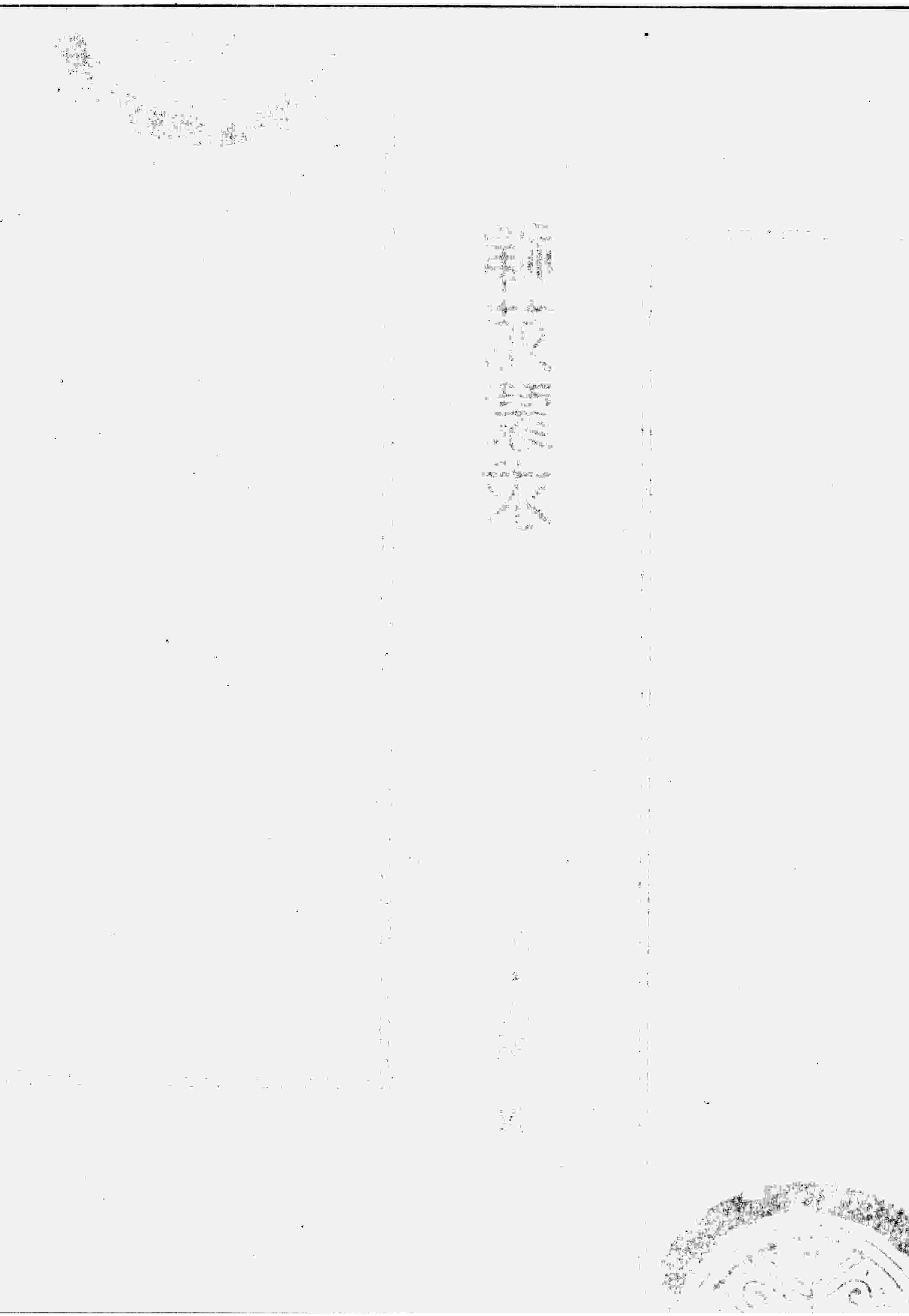




禪苑蒙求

宋・志明 撰





禪苑蒙求目錄

卷上 千八百四十二則 一百八十六人

釋迦七步　達磨九年　靈山密付　少室單傳
青原與斧　南岳磨磚　大雄創寺　百丈開田
潙仰體用　曹洞正偏　雲門數句　臨濟三玄
世尊良久　維摩默然　帝釋插艸　布袋乞錢
黃蘗一掌　大愚三拳　李翺問道　陳操論禪
靈雲見花　香嚴擊竹　沙彌尋思　道者覓宿
烏窠吹毛　龍潭滅燭　孚公搖頭　居士翹足
三角禾豆　南華稻粟　婆子作齋　甘贄設粥
灌溪劈箭　疎山囑鏃　天鉢花開　九峯麥熟
啞子延僧　則天賜浴　尙書打毬　大夫雙陸
行者失笑　陸亘合哭　大寂吹耳　尊者攢眉
寒山茄串　解脫粥篋　陳老蒲鞋　龐蘊漉籬
悟本紙撚　法眼香匙　光仁女子　玄則童兒
九峯拽擺　保福扶犂　玄泰布衲　克符紙衣
菴主不顧　良遂盡知　常侍擲筆　太傅過泥
于頔失色　李渤懷疑　石鞏張弓　禾山打皷
歸宗拽石　木平搬土　宣鑑斫牌　白雲搖艫
道吾起拜　迦葉作舞　涌泉騎牛　牧菴跨虎
徑山蟭螟　地藏鸚鴿　石霜侍師　慈覺養母
谷泉配役　長興遭虜　宣老爲男　信公作女
四賢問道　三佛下語　眞際庭栢　守初廝斤
浮石讐卜　王老賣身　香嚴原夢　普化描眞
婆子偷筍　行者施銀　莊宗得寶　船子獲鱗
趙州狗子　臨濟眞人　華林二虎　青原一麟
道吾裝鬼　拾得呵神　大覺潑水　興教墮薪
三師行說　二老疎親　文殊白槌　百丈捲席
太達妄想　洛瓶消息　藥山曲調　青原階級
夾山揮劍　隱峰飛錫　洞山寒暑　谷山聲色
元祐迴牒　鹿門辭勅　華亭藏身　雲門鬧頰
北禪烹牛　三角喝賊　保寧摑口　洪英搯膝
恭語不灰　玄言上石　滿號銀山　秀名鐵壁
龍牙禪版　長慶蒲團　槃山肉案　蜆子臺盤
巴陵銀椀　雲岩寶冠　荊門擯鼻　疎山布單

芭蕉拄杖 資福刹竿 祿清紅莧 惠稜牡丹
南泉翫月 保福遊山 寶林冷笑 韶陽熱謾
乾峰一路 兜率三關 谷泉逐遇 圓照戲端
誌公難邈 六祖難塑 章敬撥空 雲門抽顧
悟本稱奇 大禪叫悟 義存歸菴 老觀閉戶
尙座觀魚 師伯見兎 明敎薑杏 馬祖鹽醋
竹林麻鞋 本平草履 地藏種田 懶瓚煨芋
天蓋浴室 侍者巡鋪 老諗四門 師備三句
彥從不會 法達不去 道吾舞笏 秘魔擎杈
雲岩撲枕 南泉指花 曹山白酒 眞際淸茶
懸泉皂角 洞山苧麻 祐禪拈柿 從展度瓜
導師金鎖 象骨鎖枷 祖心叱狗 靈祐餵鴉
元珪放戒 寵墮甑邪 玄沙指虎 歸宗斬蛇
古德火抄 靈樹風車

卷中 一千九百二十則 一百九十二人

能仁雙趺 達磨雙履 盧能賣薪 懶融負米
黃蘗吐舌 丹霞掩耳 龍牙行拳 俱胝竪指
提婆赤幡 玄沙白紙 茂源掩鼻 石霜咬齒

汾陽六人 洞山三子 招慶煎茶 雲岩掃地
禪鑑符讖 靑州應記 首山綱要 明安宗旨
法華赴齋 德普預祀 長沙猛虎 百丈野狐
汾陽師子 江西馬駒 紫胡獰狗 三聖瞎驢
懶安白牯 佛嶼花奴 南山鼈鼻 東海鯉魚
國師塔樣 資福轙模 鹽官索扇 仰嶠呈珠
長慶淘金 伏牛下書 惠然透網 希遷捋鬚
傳明散衆 慈受棄徒 三峰玉琯 大哥金鋤
德山行棒 臨濟下喝 趙州布衫 普化直裰
佛日茶籃 道者酒榼 香林一燈 賢女三物
石頭碌磚 雲門屎橛 二僧捲簾 三老翫月
惠滿二針 古德三轍 演師禮字 行者唾佛
東坡解帶 裴休納笏 舜老民衣 芙蓉東髮
思大吞佛 大士講經 老盧幡動 僧伽鈴鳴
厤谷振錫 普化搖鈴 隱山晦迹 洞山除名
盧陵米價 偃溪水聲 大士側坐 道者橫行
智岩懸囊 惠忠掛鐺 佛日豆爆 典座蟲生
惠可了了 瑞岩惺惺 慈道罐破 文悅盃傾

雲岳殘羹　湖潭酸酒　谷泉巴鼻　眞歇筋徒
惠可斷臂　𥘉觀安頭　王老水牯　中邑獼猴
茱萸釘橛　象骨輥毬　龍潭送餅　投子沽油
巖陽飼虎　惠藏牧牛　官鑒出浴　師鼐登樓
雲菴奪席　浮照隨舟　國師三喚　趙州一掐
大隋盡龜　百丈野鴨　曹嶠靈衣　疎山壽塔
百會不會　法達不達　楊岐八棒　臨濟四喝
匾頭被罵　水潦遭踏　死心下火　自禪掛塔
天然口啞　大耳心通　文益書字　曉聰栽松
禾山義虎　瑞岩臥龍　翠岩唾地　寶壽釘空
一城人瞎　三日耳聾　東山餕餡　楊岐栗蓬
憲南主法　居訥扶宗　洪濟師子　遼陽大虫
趙州搦水　百丈夾火　金峰行餅　布袋拈果
中邑嗚啷　靑山骨剉　明招目眇　雲門脚跛
四處謾人　三翻懡㦬　韶陽九九　文殊三三
金牛飯桶　靈照菜籃　丹霞蒸佛　婆子焚庵
雲盖論議　德山小參　芙蓉妙唱　常察玄談
二祖安心　洞山見影　藥嶺榮枯　夾山人境

香嚴樹上　仰山出井　趙州接客　价老看病
南泉油餈　韶陽胡餅　德山托鉢　象骨覆盆
婆子眷屬　王老兒孫　雲居送袴　道吾得褌
九峯頭尾　洞山功勳　楊岐七事　元靜十門
老安作用　馬祖勞倦　鏡淸雨聲　龐公雪片
雪豆靈臺　鼓山聖箭　鎮面退席　克賓出院
池陽百門　佛陀三勸　天然剗草　提婆投針
藥山長嘯　般若狂吟　師備果子　智勤林檎
佛果嗽口　婆子點心　蠱毒之鄉　荊棘之林
本寂滲漏　克符料揀　佛日撥盔　國師水椀
祖心背觸　道一長短　石樓無耳　貞溪具眼
可眞点胸　昌禪擔版　德山招扇　迦葉刹竿
佛光錦帳　祐國金襴　滑終海嶋　亮隱西山
大道松妖　黃龍赤斑　黃牛拒戒　師子遇姦
石頭路滑　五祖機峻　明招虎尾　老宿鼠糞
法演四戒　守初三頓　成禪一喝　太宗十問
耽章寶鏡　南衙題辭　新開雞鴨　石門鈎錐
無餘唱道　萬卦題詩　蚊鑽鐵牛　鋸解秤槌

禪苑蒙求目錄終　總計五千六百二則　考合五百六十二祖

禪苑瑤林注卷上

燕京大萬壽寺　無諍　德諫　注

少林樂眞子　志明　撰

嵩山少林錯庵志明禪師字伯昏雅號樂眞子安州郝氏子性忽繩墨外簡朴而內精慤始爲糠禪四祖作貫花標月集有潔首座者激礪乃雉髮師香林淨公受具日夕咨參咨扣勝靜普之室後徹證於東林嘗懸木槌拭手謂之槌巾拄一拐去留自適人莫能親疎之東林遷超化衆請補少林師打籌自誓長歌而去歌曰五乳峯前餅店開饅頭如斗餅如篩洛陽城裏多檀信墮珥遺簪競作齋窮跛子淡淵才老來因甚舞三臺拄笏徑上嵩陽道笑指青山歸去來挽留不可諸方咸仰其高致

紛疑紛

雪堂和尙注禪苑瑤林引

吾萬松老師以無上機讀盡天下書嘗謂余曰記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鉤其玄韓子之云良有以也嗣子雪堂諫公和尙以玉溪老取樂眞禪苑瑤林欲板行之公爲之注釋焉幾六萬言或者恠其繁以師言告之公喝云東風吹落杏花枝箇裡紅香在何處

乙卯年二月二日龍山居士鴈門呂伯　鯤夫　書

禪苑蒙求錯庵所製錯庵者卽比丘中李瀚王令也此書貫串二千言發明五百事其言辨而載其學涵而慱可以爲禪門節事法海聯題使後學省十載之勞成半藏之記公慈悲足見以夫錯庵謂誰乃不採紅紛拂袖於小林者也

正大乙酉臘前五日友人幅巾男子樗軒居士題後

禪苑蒙求引

樂眞禪師爲初機後學而設也師以正法眼作文字

禪聯以對偶諧以韻語凡五百餘則以使學者觀覽予且讀且笑曰師把定要津不通凡聖何區區乎此書無迺爲蛇畫足耶師曰子言誠是雖然童稚無識未能參叩使成誦在口粗知問津則吾此書不爲助譬猶教坊雷大使作舞雖非本色且要兒孫不墜素業耳於是咲謝而爲引

時正大三年正月二十六日　閑居士　書

◎每題下細字與和補曰云云文共雖係日本人補入今姑存之

禪苑蒙求卷之上

釋迦七步 普曜經　世尊降生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周行七步目顧西方云天上天下唯我獨尊○和補曰普曜經云佛初生刹利王家放大智光明照十方界地涌金蓮華自捧双足東西及南北各行於七步分手指天地作師子吼聲上下及四維能尊我者

達磨九年 傳燈三　初祖於嵩山少林寺面壁九年人莫測之時謂之壁觀婆羅門○和補曰傳燈第三云師自梁涉魏至洛陽少林面壁而坐經九年方得二祖傳法

靈山密付 會元一　世尊在靈山會上拈華示衆是時皆默然唯迦葉尊者破顏微笑世尊曰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實相無相微妙法門不立文字教外別傳付屬摩訶迦葉世尊至多子塔前命摩訶迦葉分座令坐以僧伽梨圍之遂告曰吾以正法眼藏密付於汝汝當護持傳付將來

少室單傳　傳燈三　傳法諸祖初以三藏教乘兼行後達磨祖師單傳心印破執顯宗所謂教外別傳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也○和補曰傳燈三云達磨於少林顧惠可告之曰昔如來以正法眼藏方付迦葉展轉而至我我今付汝

青原與斧　六祖法嗣會元五　吉州靑原行思禪師令石頭馳書往南岳讓和尙處乃云回來與汝鈯斧子去石頭到彼便問不慕諸聖不重己靈時如何岳曰子問太高生何不向下問頭曰寧可永劫沈淪不求諸聖解脱便回原曰返何速乎頭曰書亦不達信亦不通去時蒙許鈯斧子住山便請思垂下一足頭便禮拜歸南岳住菴

南岳磨磚　會元三　懷讓禪師居南岳時馬祖在彼住菴日唯坐禪因往問曰在此何為祖曰坐禪何所圖曰圖作佛讓一日將磚一片於菴前磨祖曰磨此何為岳曰要作鏡祖曰磨磚豈得成鏡曰坐禪豈得成佛祖曰如何卽是曰如人駕車車若不行打車卽是打牛卽是祖於是悟旨於言下遂印心傳法符西祖之讖馬駒踏殺天下人之語南宗闡於江西

大雄創寺　馬祖法嗣傳燈六　洪州百丈懷海禪師一日以禪宗肇自少室至曹溪已來多居律寺雖云別院然於說法住持未合規度故常爾介懷乃曰佛祖之道欲誕布化元冀來際不泯者豈當與諸部阿笈摩教為隨行邪遂制叢林淸規禪門獨行自百丈始今略叙其大要偏示後學令不忘本也其諸軌度山門備焉大雄者大雄山以居處岩巒峻極故號之百丈

百丈開田　懷海法嗣會元四　百丈山涅槃和尙一日謂衆曰汝等與我開田我與汝說大義衆開田了歸請說大義師乃展兩手衆罔措

潙仰體用　百丈法嗣傳燈九　潙山與仰山摘茶次潙曰終日只聞子聲不見子形仰遂撼茶樹潙曰子只得其用不得其體仰曰和尙如何潙良久仰曰和尙只得其體不得其用潙云放子三十棒仰曰和尙棒某甲喫某甲棒教誰喫潙曰放子三十棒玄覺

云且道過在甚麼處

曹洞正偏 人天眼目 曹洞家有五位君臣謂○正中偏○偏中正○正中來○偏中至○兼中到

雲門數句 雪峰法嗣 人天眼目 韶州雲門文偃禪師示衆曰人人自有光明在看時不見暗昏昏作麼生是諸人自已光明自代云厨庫三門又云好事不如無又示衆云聞聲悟道見色明心觀世音菩薩將錢買胡餅放下手元來却是饅頭○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云日裏看山○僧問如何是透法身句師云北斗裏藏身○僧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師云東山水上行○僧問如何是正法眼藏師云普○僧問不起一念還有過也無師云須彌山○僧問如何是啐啄之機師云響○僧問如何是學人自已師云遊山玩水○僧問如何是吹毛劒師云祖○僧問殺父殺母佛前懺悔殺佛殺祖向什麼處懺悔師云露○僧問佛法如水中月是否師云清波無透路○僧云和尚從何得師云再問復何來僧云便恁麼去時如何師云重疊關山路

臨濟三玄 黃檗法嗣 傳燈十二 鎭州臨濟義玄禪師曰夫一句語須具三玄一玄門須具三要有權有用汝等諸人作麼生會三玄者體中玄玄中玄句中玄

世尊良久 會元一 外道問佛不問有言不問無言世尊良久外道讃歎云世尊大慈大悲開我迷雲令我得入外道去後阿難問佛外道有何所證而言得入佛言如世良馬見鞭影而行

維摩默然 會元二 維摩會上三十二菩薩各說不二法門文殊曰我於一切法無言無說無示無識離諸問答是爲菩薩入不二法門於是文殊問維摩詰我等各自說已仁者當說何等是菩薩入不二門時維摩詰默然無言文殊歎曰善哉善哉乃至無有文字語言菩薩眞入不二法門

帝釋插草 僧寶傳中 佛以手指地曰此處宜建梵刹天帝釋將一莖草插其處曰建梵刹竟佛乃微笑

布袋乞錢 傳燈二十七 佛祖統紀有傳 明州奉化縣布袋和尚者未詳氏族自稱名契此形裁腲烏罪反脮奴罪反蹙額皤腹出語無定寢臥隨處常以杖荷一布囊凡

供身之具盡貯囊中入鄽肆聚落見物則乞或醯醢魚葅才接入口分少許投囊中時號長汀子布袋師也有一僧在師前行師乃拊背一下僧回頭師曰乞我一文錢曰道得卽與汝一文師放下布囊叉手而立

黃蘗一掌 傳燈十二見百丈野狐處在卷之中

大愚三拳 歸宗常法嗣傳燈二 臨濟初在黃蘗斷際禪師會中第一座勉令問話濟迺上問曰如何是佛法的的大意黃蘗便打如是三問三回被打將辭往諸方第一座告黃蘗曰義玄上座雖是後生却甚奇特來辭和尙願更垂提誘來日濟上辭黃蘗指往高安見大愚濟到大愚愚問曰什麼處來濟曰黃蘗來愚曰黃蘗有何言句濟曰義玄三度問西來的的意三度蒙賜棒不知過在什麼處愚曰黃蘗恁麼老婆心爲汝得徹猶覓過在濟於言下大悟云元來黃蘗佛法無多子愚搊住濟曰者尿床鬼子適道過在什麼處如今却道黃蘗佛法無多子你見箇什麼道理速道道濟於大愚肋下築三拳大愚托開云汝師黃蘗非干我事濟辭大愚回黃蘗蘗云汝回太速生濟云秖爲老婆心切便人事了侍立次黃蘗云大愚有何言句濟遂舉前話蘗云這大愚老漢待見痛與一頓濟云說什麼待卽今便與隨後便打黃蘗一掌黃蘗云這風顚漢却來這裏捋虎鬚濟便喝蘗云侍者引這風顚漢參堂去

李翺問道 傳燈十四 唐李翺字習之參藥山問道山以手指上下曰會麼翺曰不會山云雲在靑天水在缾翺乃述偈云鍊得身形侶鶴形千株松下兩函經我來問道無餘說雲在靑霄水在缾

陳操論禪 陳尊宿弟子傳燈九 睦州刺史陳操尙書飯雲門偃而問曰儒書卽不問三乘十二分教自有講師如何是衲僧行脚事曰曾問幾人來曰卽今問上座偃曰卽今且置作麼生是教意曰黃卷赤軸偃曰此是文字語言作麼生是教意曰口欲談辭喪心欲緣而慮忘偃曰口欲談辭喪爲對有言心欲緣而慮忘爲對妄想作麼生是教意尙書無以

酬之偃曰聞公常看法華經是否曰不敢曰經曰治生産業皆與實相不相違背且道非非想天有幾人退位又無以酬之偃呵譏之而去

靈雲見花 溈山法嗣 傳燈十一 福州靈雲志勤禪師初在溈山因見桃花啓悟迺曰三十季來尋劍客幾逢落葉又抽枝自從一見桃花後直到如今更不疑溈山一日曰從緣得入永無退轉後玄沙聞曰諦當甚諦當敢保老兄未徹在

香嚴擊竹 傳燈十一 鄧州香嚴智閑禪師初參溈山不契辭抵南陽忠國師遺跡憩焉一日因山中芟除草木以瓦礫擊竹作聲俄失笑間廓然自省乃述偈曰一擊忘所知更不假修治處處無蹤跡聲色外威儀諸方達道者盡言上上機

沙彌尋思 傳燈五 石頭希遷禮六祖爲師未受具屬祖將示滅遷曰和尚百年後希遷當何所依祖曰尋思去及祖順世遷每於靜處端坐寂若忘生第一座問曰汝師已逝空坐奚爲遷曰我稟遺誡故尋思爾座曰汝有師兄行思在青原汝當依焉師言甚直汝自迷爾遷遂詣靜居卽嗣青原之道

道者覓宿 會元一 五祖弘忍大師者蘄州黃梅人也先爲破頭山中栽松道者嘗請於四祖曰法道可得聞乎祖曰汝已老脫有聞其能廣化耶儻若再來吾尙可遲汝迺去行水邊見一女子浣衣揖曰寄宿得否女曰我有父兄可往求之曰諾我卽敢行女首肯之遂回策而去女周氏季子也歸輒孕父母大惡逐之女無所歸日傭紡里中夕止於衆館之下已而生一子以爲不祥因拋濁港中明日見之泝流而上氣體鮮明大驚遂舉之成童隨母乞食里人呼爲無姓兒逢一智者歎曰此子缺七種相不逮如來後遇信大師得法嗣化於破頭山

鳥窠吹毛 道欽法嗣 會元二 杭州鳥窠道林禪師因棲樹上時爲鳥窠有侍者會通辭去師謂曰汝今何往曰諸方學佛法去師曰若是佛法吾此間亦有少許曰如何是和尚佛法師於身上拈起布毛吹之會通便悟

龍潭滅燭 天皇道吾法嗣 傳燈十五 德山因造龍潭崇信禪

師卽時辭去龍潭留之一夕於室外默坐龍問何不歸來山對曰黑龍潭乃點燭與山山擬接龍便吹滅山乃禮拜龍曰見什麼曰從今向去不疑天下老和尙舌頭也至明日便發龍潭謂諸徒曰可中有一箇漢牙如劍樹口似血盆一棒打不迴頭他時向孤峯頂上立吾道在

孚公搖頭　會元七　太原孚上坐徧歷諸方名聞宇內嘗遊浙中登徑山法會一日於大佛殿前有僧問上座曾到五臺否師曰曾到曰還見文殊麼師曰見曰什麼處見師曰徑山佛殿前見其僧後適閩川舉似雪峯曰何不教伊入嶺來師聞乃趨裝而邁初上雪峯廨院憩錫因分甘子與僧長慶稜和尙問什麼處將來師曰嶺外將來曰遠涉不易擔負得來師曰甘子甘子方上參雪峯禮拜訖立于座右雪峯才顧視師便下看主事異曰雪峯見師乃指曰示之師搖手而出雪峯曰汝不肯我師曰和尙搖頭某甲擺尾什麼處不肯和尙曰到處須諱却師不出世諸方目爲太原孚上座

居士翹足

三角禾豆　馬祖法嗣　會元三　潭州三角山德印禪師僧問如何是三寶師曰禾麥豆曰學人不會師曰大衆欣然奉持

南華稻粟

婆子作齋　會元六　龐行婆入鹿門寺設齋維那請意旨婆拈梳子插向髻後曰回向了也便出去

甘贄設粥　南泉弟子　傳燈十　池州甘贄行者入寺設粥仍請南泉念誦泉乃白槌曰請大衆爲狸奴白牯念摩訶般若波羅蜜多甘拂袖便出南泉粥後問典座行者在甚麼處座曰當時便去也泉便打破鍋子

灌溪劈箭　臨濟法嗣　傳燈十二　魏府灌溪志閑禪師因僧問久響灌溪到來只見漚麻池師曰汝只見漚麻池不見灌溪僧曰如何是灌溪師曰劈箭急

疎山嗩鏃　傳燈十七　撫州疎山圓照匡仁禪師身相短陋精辨冠衆洞山門下時有嗩鏃之機激揚玄奧咸以仁爲能詮量者諸方三昧可以詢乎矮師叔

◆麽下疑脫云困二字

天鉢花開

九峰麥熟　延壽法嗣　九峯道詮禪師僧問承聞和尚親見延壽來是否詮曰山前麥熟未也

亞子延僧

則天賜浴　事苑一　唐武則天皇后嵩山老安北宗神秀入禁中供養因澡浴次宮姬給侍獨安怡然無他后歎曰入水始知有長人云云

尙書打毬　禪林類聚一　和補曰王常侍睦州蹤禪師一日師問今日何放入院追王云爲看馬打毬所以來追師云人打毬馬打毬王云人打毬師云人困麽云困師云馬困麽師云露柱困麽王惘然無對歸至私第中夜間忽然省得明日見師云某會得昨日事也師云露柱困麽王云困師遂許之

大夫雙陸　傳燈八　唐陸亘大夫與南泉見人双陸遂拈起骰子云恁麽不恁麽只與麽信彩去時如何泉曰臭骨頭十八

行者失笑　明安玄法嗣 僧寶傳中　雪竇初在大陽玄禪會中典客與僧夜語雖黃古今至趙州栢樹子因緣爭辨不已有行者立其傍失笑而去客退雪竇呼至數之曰對賓客敢笑耶對曰知客有古今之辨無定古今之眼故敢笑曰且趙州意作麽生會因以偈對曰一兎橫身當古路蒼鷹纔見便生擒後來獵犬無靈性空向枯樁舊處尋雪竇大驚乃與結友或云即承天宗禪師也予謂聞此可以想見當時法席之盛也

陸亘合哭　傳燈十　陸亘大夫因南泉示寂院主問曰大夫何不哭先師亘曰道得即哭主無語長慶代云合笑不合哭

大寂吹耳　馬祖法嗣 會元三　洪州泐潭惟建禪師一日在馬祖法堂後坐禪祖見乃吹建耳兩吹建起定見是和尚却復入定祖歸方丈令侍者持一椀茶與建建不顧便自歸堂也

尊者撥眉　傳燈七　賓頭盧尊者赴阿育王宮大會王問承聞尊者親見佛來是否尊者以手撥開眉毛曰會麽王曰不會尊者曰阿耨達池龍王請佛齋時貧道亦預其數賓頭盧指吾身曰如何是

寒山茄串 會元二 天台山寒山子因衆僧炙茄次將茄串向一僧背上打一下僧回首山呈起茄串云是甚麼僧曰這風顚漢山向傍僧曰你道這僧費却我多少鹽醋

解脫粥箆 牛頭忠法嗣 會元二 古清涼傳大隋五臺縣昭果寺解脫禪師自文殊示心印之後乃謙卑自牧專精侍衆厥後文殊躬臨試驗解脫每淸旦爲衆營粥文殊忽見於前脫殊不顧視文殊警之曰吾是文殊脫以攪粥箆便打曰文殊自文殊解脫自解脫殊乃說偈曰苦瓠連根苦甜瓜徹蔕甜修行三大劫却被老僧嫌

陳老蒲鞋 黄蘗法嗣 睦州龍興寺道蹤禪師卽陳尊宿也見黄蘗造悟住高安米山寺以母老東歸鬻草屨以給侍後住龍興寺

龐蘊漉籬 馬祖弟子 傳燈 襄州龐蘊居士一女名靈照常隨製竹漉籬令鬻之以供朝夕

悟本紙撚 雲岩晟法嗣 會元十五 和補曰洞山守初禪師僧問如何是正法眼師曰紙撚無油初嗣雲門洞山悟本傳中無紙撚之事

法眼香匙 桂琛法嗣 傳燈廿四 昇州淸涼院文益大法眼禪師與悟空禪師向火拈起香匙問悟空云不得喚作香匙兄喚作什麼空云香匙師不肯悟空却後二十餘日方明此語

光仁女子 艮价法嗣 傳燈十七 踈山握木虵有僧問手中是什麼師提起曰曹家女

玄則童兒 天益法嗣 傳燈廿四 金陵報恩院玄則禪師初問青峰如何是佛青峰曰丙丁童子來求火師得此語藏之於心及謁淨惠詰其悟旨師對曰丙丁是火而更求火亦似玄則將佛問佛淨惠曰幾放過元來錯會師雖蒙開發頗懷猶豫復退思旣殆莫曉玄理乃投誠請益淨惠曰汝問我與汝道師乃問如何是佛淨惠曰丙丁童子來求火師豁然知歸後住報恩院

九峰拽擺 智門祚嗣 僧寶傳下 九峯長老勤公曰揚岐牽犁九峯拽把

保福扶犁 雪峰法嗣 傳燈十 潭州保福院從展禪師因舉

盤山道光境俱忘復是何物洞山道光境未忘復是何物師曰據此二尊宿商量猶未得勦絕乃問長慶如今作麽生道得勦絕慶良久師曰情知和尙向鬼窟裏作活計慶却問作麽生師云兩手扶犂水過膝

玄泰布衲（石霜諸嗣　傳燈十六）南嶽玄泰上坐不知何許人也沈靜寡言未嘗衣帛衆謂之泰布衲

克符紙衣（臨濟法嗣　會元十一）涿州紙衣克符和尙也

庵主不顧（臨濟法嗣　傳燈十二）蓮華峰祥庵主拈拄杖云衆云古人到這裡爲什麽不肯住衆無語自代云爲他途路不得力復云畢竟如何又自云柳檫橫擔不顧人直入千峰萬峰去（柳檫拄杖也）

良遂盡知（會元四）壽州良遂座主參麻谷蒙印可返都城講肆散席告諸徒曰諸人知處良遂總知良遂知處諸人不知

常侍擲笔（潙山弟子　會元九）襄州王敬初常侍視事次米和尙至常侍乃舉筆米曰還判得虛空否常侍擲筆入廳更不出米致疑至明日憑鼓山供養主入

◆至字疑剩

◆恁疑作

探其意米隨之潛立屛蔽間偵伺供養主纔坐便問昨日米和尙有甚麽言句便不得見常侍曰師子咬人韓獹逐塊米師聞得卽省前謬遽出卽笑曰我會也我會也侍曰會卽不無你試道米曰請常侍擧侍乃竪起一隻筯米曰這野狐精公曰這漢徹也

太傅過泥（會元九）和補曰潙山因泥壁次李軍容來具公裳直至至師背後端笏而立師回首見便側泥盤作接泥勢李便轉笏作進泥勢師便拋下泥盤同歸方丈

于頔失色（會元三）于頔相公問紫玉山道通禪師如何是黑風吹其船舫漂墮羅刹鬼國師云于頔客作漢問恁麽事恁麽于公失色師乃指云遮箇是漂墮羅刹鬼國于又問如何是佛師喚于頔頔應諾師云更莫別求

李勃懷疑（傳燈七）江州刺史李勃問歸宗嘗聞須彌納芥子則不疑芥子納須彌莫是妄談否宗云人傳史君李萬卷是否刺曰不敢宗以手摩頂至踵

乃曰都如椰子大萬卷詩書向甚處著剃俛首而巳

石鞏張弓 傳燈十四 撫州石鞏惠藏禪師常以弓箭接人三平到師作挽弓勢云看箭三平作避勢師云平生架一張弓一隻箭只射得半箇聖人

禾山打皷 九峰虔法嗣 碧岩九 禾山澄源無殷和尚垂語云習學謂之聞絶學謂之隣過此二者是爲眞過僧出問如何是眞過師云解打鼓又問如何是眞諦師云解打皷又問即心即佛不問如何是非心非佛師云解打鼓又問上人來時如何接師云解打皷

歸宗拽石 馬祖法嗣 傳燈 事苑二 雲門所謂雪峯輥毬歸宗拽石

木平般土 蟠龍可文法嗣 傳燈 袁州善道木平和尚凡有新到未容參禮先令般土三擔示與頌曰東山路側西山低新到莫辭三擔泥嗟汝在途經日久明明向道却成迷

宣鑒斫牌 會元七 德山卓牌於鬧市牌上書字曰佛來也打祖來也打傳燈嚴頭卓牌岩頭壓教後在鄂州湖邊作渡子兩岸立板牌一所書云如有渡者請擊此牌一下凡有擊者師乃舞橈而渡之然德山卓牌未見所出○和補曰祖庭事苑會元云雪峰一日見玄沙來三箇木毬一齊輥玄沙便作斫牌勢雪峰深肯之故宣鑑作玄沙

白雲搖艫

道吾起拜 關南道常法嗣 傳燈十一 襄州關南道吾和尚僧問如何是和尚深深處師下禪床作女人拜云謝子遠來無可祇對

迦葉作舞 會元一 世尊因乾闥婆王獻樂其時山河大地盡作琴聲迦葉起作舞王問迦葉豈不是阿羅漢諸漏巳盡何更有餘習佛曰實無餘習莫謗法也王又撫琴三徧迦葉亦三度作舞王曰迦葉作舞豈不是佛曰實不曾作舞王曰世尊何得妄語佛曰不妄語汝撫琴山河大地木石盡作琴聲豈不是王曰是佛曰迦葉亦復如是所以實不曾作舞王乃信受

涌泉騎牛 石霜諸嗣 傳燈十六 台州涌泉景欣禪師有彊德二禪客到於路次見師騎牛不識師曰蹄角甚分明爭奈騎者不識師驟牛而去二禪客憩於樹下煎茶師迴下牛近前不審與坐喫茶師問二禪客近離什麼處曰離那邊師曰那邊事作麼生彼提起茶盞師曰此猶是遮邊那邊事作麼生二人無對師曰莫道騎者不識好

牧庵跨虎 佛眼法嗣 普燈十六 隆興府黃龍牧庵法忠禪師居南嶽每跨虎出游儒釋望塵而拜

徑山蟭螟 潙山法嗣 傳燈十一 杭州徑山洪諲禪師 徑山第三祖 僧問如何是長師云千聖不能量問如何是短師云蟭螟眼裏著不滿其僧不肯便去舉似石霜霜云只爲太近實頭僧云如何是長霜云不屈曲云如何是短霜云双六盤中不喝采

地藏鷄鵰 玄沙法嗣 會元八 障州羅漢院桂琛禪師障牧王公請於閩城西之石山建精舍曰地藏請師駐錫焉僅逾一紀後遷止障州羅漢院大闡玄要學徒臻湊師問僧什麼處來曰秦州來師曰將得什麼物來曰不將得物來師曰汝爲什麼對衆漫語其僧無語師却問秦州豈不是鸚鵡出在隴西師曰也不較多

石霜侍師 道吾法嗣 傳燈十五 潭州石霜慶諸禪師道吾將捨衆順世以師爲嫡嗣躬至石霜而就之師日勤侍左于師禮暨道吾歸寂學侶雲集盈五百衆

慈覺養母

谷泉配役 僧寶傳 衡嶽谷泉禪師嘉祐中男子冷清夭言誅師坐清嘗經由庵中決杖配郴州牢城盛暑負土經通衢放擔說偈曰今朝六月六谷泉被氣壓不是上天堂是入地獄言訖微笑泊然如蟬蛻

長興遭虜 泉仁法嗣 會元十三 和補曰重雲智暉禪師歸終南圭峯舊居建寺後唐明宗賜額曰長興上坐僧問如何是隨照失宗師云家遭劫賊

宣老爲男 瑯琊覺法嗣 會元十二 歸宗宣禪師漢州人瑯琊廣照之嗣與郭功甫厚善忽一日南康守以事臨之宣令人馳書與功甫且祝送書者云莫令縣君

一或作兩

見功甫時任南昌尉書云某更有六年世緣未盡今日不奈抑逼何欲託生君家望君相照乃化去功甫得書驚喜盈懷中夜某妻夢寐髣髴見宣入臥內不覺失聲云此不是和尚來處功甫問其故妻答所見功甫呼燈以宣書示之果有娠及生即名宣光纔周歲記問如昔逮三歲白雲端和尚過其家功甫喚出相見望見便呼師姪端云與和尚相別幾年耶宣屈指云四年也端云在甚處相別宣云白蓮莊端云以何爲驗宣云爹爹媽媽明日請和尚齋忽門外推車過端云門外什麼聲宣作推車勢端云過如何宣云平地一條溝甫及六歲無疾而化

信公作女　（天皇法嗣 傳燈十四）　海印信和尚嗣瑯琊桂府人也住蘇州定惠寺年八十餘平日受朱防禦家供養屢到其宅一日朱問曰和尚後世能來弟子家中託生否師微咲諾之及歸寺得病數日而化其遷化日朱家生一女子圓照本禪師時住瑞光聞其事往訪之方出月抱出一見便笑圓照云海印

鋗疑錯

儞鋗了也女子哭數聲化去

四賢問道　（會元十九）　于迪相公見紫玉裴休相國問黃蘗高僧楊億內翰參透廣惠李遵勗太尉見石門大悟

三佛下語　（會元十九）　三佛在五祖時嘗於一亭上夜話歸方丈燈已滅五祖乃於暗中曰各人下轉語佛鑑對云彩鳳舞丹霄佛眼曰鐵蛇橫古路佛果云看脚下五祖曰滅吾宗者乃克勤（圓悟也）爾

眞際庭栢　（會元四）　趙州觀音院（亦曰東院）從諗禪師曹州郝鄉人也姓郝氏諡眞際大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云庭前栢樹子僧云和尚莫將境示人師云我不將境示人僧云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云庭前栢樹子

守初麻斤　（雲門法嗣 傳燈廿三）　洞山守初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云麻三斤

浮石鬻卜　（子湖蹤法嗣 傳燈十一）　障州浮石和尚因上堂云山僧開箇卜鋪能斷人貧富定人生死時有僧出云離却生死貧富不落五行請師直道師云金木

◈禪疑神

水火土

王老賣身 （王南泉俗姓 傳燈八） 池州南泉普願禪師示衆云王老師賣身去也還有人買得麼有僧出云某甲買泉云不作貴不作賤作麼生買酧價僧無對

香嚴原夢 （傳燈九） 潙山臥次仰山問訊潙山轉面覷後仰云某甲是和尙弟子何用形跡潙山作起勢仰山便出潙山喚回云我適來得一夢汝試原看仰山將一盆水幷手巾度與潙山潙山遂洗面香嚴至潙云我適來與寂子作一上●禪通不同小小嚴云某甲下面一一知得潙云試道看嚴点一椀茶與潙山潙云二子神通過於鶖子（舍利弗也）

普化描眞 （會元三） 普化和尙幽州盤山寶積和尙法嗣山臨遷化謂衆云還有人描得吾眞麼衆皆寫眞呈山山皆叱之普化出云某甲描得山云何不呈似老僧普化便打筋斗而出山云這漢向後如風狂接人去在山乃奄化

婆子偷筍 （會元四） 趙州路逢一婆子問曰甚處去婆云偷趙州筍去忽遇老僧又作麼生婆便與一掌

州休去

行者施銀 （傳燈十四） 藥山令供養主化甘贄行者問什麼處來僧曰藥山來甘曰來作麼僧曰教化甘曰還將藥來麼僧曰行者有什麼病甘便捨銀兩挺曰若有人卽送來無人卽休山怪其僧回急僧曰佛法祖當得兩挺銀山令舉其語舉了山令僧速送銀還行者家行者見僧迴云猶來遂添銀施之

莊宗得寶 （傳燈十二） 後唐莊宗車駕幸河北回至魏府行宮詔興化存獎禪師問云朕收中原獲得一寶未曾有人酬價獎曰請陛下寶看帝以兩手舒幞頭脚獎曰君王之寶誰敢酬價 （玄覺徵曰且道興化肯莊宗若肯莊宗興化眼在甚麼處若不肯莊宗過在甚麼處） 龍顏大悅賜紫衣師號獎皆不受乃賜馬與師乘騎馬忽驚師墜傷足帝復賜藥救療師喚院主與我做箇木棒拐子主做了將來師接得遶院行問僧曰汝等還識老僧麼曰爭得不識和尙師云躘脚法師說得行不得

船子得鱗 （藥山儼法嗣 會元五） 透州華亭船子德誠禪師節操高邈度量不群自印心於藥山與道吾雲岩

爲同道交泊離藥山乃謂二同志曰公等應各據一方建立藥山宗旨予率性踈野唯好山水樂情自遣無所能也他後知我所止之處若遇靈利座主指一人來或堪雕琢將生平所得以報先師之恩遂分携至透州華亭泛一小舟隨緣度日以接四方往來之者時人莫知其高蹈因號船子和尚一日泊船岸邊閑坐有官人問如何是和尚日用事師竪起橈子曰會麼官人曰不會師云棹撥清波金鱗罕遇師有偈曰三十年來坐釣臺鈎頭往往得黃能金鱗不遇空勞力収取絲綸歸去來道吾後到京口遇夾山上堂僧問如何是法身山曰法身無相曰如何是法眼山云法眼無瑕道吾不覺失笑山便下座請問道吾某甲適來祗對這僧話必有不是致令上座失笑望上座不吝慈悲吾曰和尚一等是出世未有師在山曰某甲甚處不是望爲說破吾云某甲終不說請和尚却往華亭船子處去山云此人如何吾曰此人上無片瓦下無卓錐和尚若去須易服而往山乃散衆束裝直造華亭船子纔見便問大德住甚麼寺山云寺卽不住住卽不似師云不似似箇甚麼山曰不是目前法師曰甚處學得來山云非耳目之所到師云一句合頭語萬劫繋驢橛師又問垂絲千尺意在深潭離鈎三寸子何不道山擬開口被師一橈打落水中山纔上船師又曰道道擬開口師又打山豁然大悟乃點頭三下師云竿頭絲線從君弄不犯清波意自殊山遂問抛綸擲釣師意如何師云絲懸渌水浮定有無之意山云語帶玄而無路舌頭談而不談師云釣盡江波金鱗始遇山乃掩耳師云如是如是遂囑云汝向去直須藏身處沒蹤迹沒蹤迹處莫藏身吾二十年在藥山祗明斯事汝今既得他後莫住城隍聚落但向深山裏钁頭邊覓取一箇半箇無令接續斷絕山乃辭行頻頻回顧師遂喚闍梨山乃回首師竪起橈子曰汝將謂別有乃覆船入水而逝也○和補曰三十年來海上遊水清魚現不吞鈎釣竿斫盡重栽竹不計功程得便休 船子誠之頌

趙州狗子 南泉法嗣 大慧書 趙州僧問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無又問一切衆生皆有佛性因甚狗子却無州云有業識在

臨濟眞人 傳燈十二 臨濟上堂云赤肉團上有一無位眞人常從汝等諸人面門出入未證據者看看時有僧問如何是無位眞人師下禪床把住云道道其僧擬議師托開云無位眞人是什麼乾屎橛便歸方丈

華林二虎 馬祖法嗣 傳燈八 潭州華林善覺禪師常持錫夜出林麓間七步一振錫一稱觀音名號一日觀察使裴休訪之問云師還有侍者否師云有一兩箇裴曰在甚麼處師乃喚大空小空時二虎自庵後而出裴休視之驚悸師語之云有客且去二虎哮吼而去裴問云師作何行業感得如此師良久曰會麼曰不會師云山僧常念觀音

青原一麟 會元五 石頭遷問青原思禪師曹溪大師還識和尙不思曰汝今識吾否曰識亦爭識得思曰衆角雖多一麟足矣

道吾裝鬼 三聖到道吾吾預知以緋抹額持神杖於門下立聖曰小心祇候吾應喏聖參堂了再上人事吾具威儀方丈內坐聖纔近前吾曰有事相借問得麼聖曰也是適來野狐精出去

拾得呵神 傳燈廿七 天台拾得者不言名氏因豐干禪師山中經行至赤城道側聞兒啼聲遂尋之見一子可數歲初謂牧羊子及問之云孤棄于此豐干乃名爲拾得携至國淸寺付典座僧曰或人來認必可還之有護伽藍神廟每日僧厨下食爲烏所有拾得以杖扶之曰汝食不能護安能護伽藍乎此夕神附夢于合寺僧曰拾得打我詰旦諸僧說夢符同一寺紛然牒申州縣郡符至云賢士隱遁菩薩應身宜用旌之號拾得爲賢士隱石而逝

大覺潑水 泐潭法嗣 會元十五 明州育王山懷璉大覺禪師障州龍溪陳氏子誕生之夕夢僧伽降室因小字泗州既有異兆僉知祥應齠齔出家丱角圓頂篤志道學寢食無廢一日洗面潑水于地微有省發即慕參尋遠造泐潭法席投機印可

興教墮薪　韶國師法嗣 會元十　杭州興教洪壽禪師同國師普請次聞墮薪有省作偈曰撲落非佗物縱橫不是塵山河及大地全露法王身

三師行說　杭州大慈寰中禪師嗣百丈海　示衆曰說得一丈不如行取一尺說得一尺不如行取一寸洞山曰我不恁麼道僧曰作麼生洞山曰說取行不得底行取說不得底○雲居曰行時無說路說時無行路不說不行時合行什麼路

二老踈親　傳燈七　夾山與定山同行言話次夾山云生死中有佛即不迷生死定山云生死中無佛即無生死二人往返不決上山參禮夾山便擧前話問大梅未審那箇親梅云一親一踈夾山云那箇親梅且去明日來夾山明日再上問梅云親者不問問者不親

文殊白槌　會元一　世尊陞座文殊白槌曰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世尊便下座

百丈捲席　會元三　百丈海一日與馬祖遊山見野鴨子祖問曰是甚麼丈曰野鴨子曰甚處去丈云飛過去祖遂引手扭百丈鼻頭丈作痛聲祖曰何曾飛過丈於是大悟至明日祖陞座丈出卷却面前禮拜席祖便下座

大達妄想　馬祖法嗣 傳燈八　汾州無業禪師謚大達國師凡有學者致問答曰莫妄想

洛瓶消息　會元五　洛瓶到天仙仙問甚處來瓶云南溪來仙云還將得南溪消息來麼瓶云消即消息則未息仙云最苦是未息瓶云且道未息箇什麼仙云一回見面千載不忘名瓶拂袖便出仙云弄死蛇手有甚限

藥山曲調　石頭法嗣 傳燈十四　高沙彌住庵後雨裏來相看藥云你來也師云是藥云是藥云可殺濕師云不打遮箇鼓笛雲岩云皮也無打什麼鼓道吾云鼓也無打什麼皮藥云今日大好曲調

青原階級　傳燈五　青原往曹溪作禮問曰當何所務即不落階級祖云汝曾作什麼來原曰聖諦亦不爲何階級之有祖深器之謂有二祖見少林氣象

夾山揮劍　華亭法嗣 會元五　夾山僧問撥塵見佛時如何

師云直須揮劒若不揮劒漁父棲巢僧後問石霜撥塵見佛時如何霜云渠無國土甚處逢渠僧回擧似師師上堂擧了乃曰門庭施設不如老僧入理深談猶較石霜百步

隱峰飛錫 馬祖法嗣 傳燈八 五臺山隱峯禪師姓鄧氏時稱鄧隱峯 唐元和中荐登五臺路出淮西屬吳元濟阻兵違拒王命官軍與賊交鋒未決勝負師云吾當去解其患乃擲錫空中飛身而過兩軍將士仰觀事符預夢鬪心頓息

洞山寒暑 傳燈八 僧問洞山寒暑到來如何回避山云何不向無寒暑處回避僧云如何是無寒暑處山云寒時寒殺闍梨熱時熱殺闍梨

谷山聲色 傳燈八 谷山問透溪和尚聲色純眞如何是道溪云亂道作麼谷山却從東邊過西邊立溪云若不恁麼卽禍事也谷山却過東邊溪乃下禪床方行兩步被谷山捉住云聲色純眞事作麼生溪便掌谷山云十年後要箇人下茶也無在溪云要谷山老漢什麼谷山呵呵大笑三聲

元祐迴牒 黃龍南法嗣 僧寶傳下 雲居元祐禪師住玉澗寺時徐王聞其名奏賜紫方袍師作偈辭之曰爲僧六十鬢先素無補空門媿出家願乞封迴禮部牒免辜盧老衲袈裟

鹿門辭勅

華亭藏身 藥山法嗣 會元五 見前船子得鱗處

雲門聞頌 雪峰法嗣

北禪烹牛 福嚴良雅嗣 會元十五 潭州北禪賢和尚除夜小參云年窮歲暮無可與諸人分歲且烹一頭露地白牛炊黍米飯煮野菜羹向榾柮火唱村田何故免見倚宅門戶傍宅墻剛被時人喚作郞下座歸方丈少頃倚遇上坐 卽法昌也 入方丈云和尚門外有公人長賢曰作什麼遇曰和尚納皮角賢拈頭帽擲在地上遇便去拾賢下禪床捉住云捉賊捉賊遇將頭帽裹向賢頭上云天寒且還和尚賢呵呵大笑遇便出去

三角喝賊 潙山祐法嗣 傳燈十八 蘄州三角山法遇庵主因荒亂魁師入山執刃而問和尚有甚財寶師曰僧

家之寶非君所宜魁曰是何寶師振聲一喝魁不悟以刀加之

保寧擱口 楊岐法嗣 普燈四 和補曰保寧仁勇禪師再受保寧請上堂拍掌三下擱口搖手三下便下座

洪英指膝 黃龍南法嗣 林間錄上 翠巖眞點胸好問僧文殊是七佛之師因甚麼出女子定不得罔明從下方來因甚出得女子定莫有對者獨英邵武方其問時以手指其膝而去眞笑曰賣匙箸客未在

恭語不灰 黃龍南法嗣 見宗門武庫拾遺 黃龍恭首座出世住禪林訪法昌遇和尙遇問曰見說你爲黃龍燒香是否曰不敢遇云龍生龍子須是解興雲吐霧始得恭曰隨家豐儉遇曰你未拈香早鈍置黃龍了也恭曰且莫多口遇曰你且道黃龍實頭處作麼生恭提起坐具遇喚行者討坐具來行者提在手中遇便打曰你三十年後也道見老僧來恭後住衡之華光乃有坦率之風罹有司民其衣華光既遭回祿而恭語錄於灰燼中字畫無損餘紙悉盡信般若之明驗矣

立言上石 梁山緣觀嗣 僧寶傳中 野州大陽山警立禪師遊方初到梁山問如何是無相道場山指觀音曰這箇是吳處士畫師擬進語山急索曰這箇是有相底那箇是無相底師遂有省便禮拜山曰何不道取一句師云道卽不辭恐上紙筆山笑曰此語上碑去在

滿號銀山

秀名鐵壁 天衣懷法嗣 僧寶下 法雲圓通法秀禪師叢林號爲秀鐵面

龍牙禪板 悟本法嗣 傳燈十七 湖南龍牙山居遁禪師在翠微時問云如何是祖師意微云與我過禪板來師便過禪板與微微接得便打師云打卽任打要且無祖師意又問臨濟如何是祖師意濟曰與我過蒲團來師乃過蒲團與濟濟接得便打師云打卽任打要且無祖師意後有僧問和尙行脚時問二尊宿祖師意未審二尊宿道眼明也未師云明卽明也要且無祖師意東禪齊云衆中道佛法卽有只是無祖師意若恁麼會有何交涉別作麼生會

無祖師意底道理

長慶蒲團 雪峰法嗣 會元七 福州長慶惠稜禪師歷參禪苑後參靈雲問如何是佛法大意雲云驢事未去馬事到來師如是往來雪峯玄沙十二年間坐破七箇蒲團不明此事一日捲簾忽然大悟乃有頌曰也大差矣也大差矣捲起簾來見天下有人問我解何宗拈起拂子劈口打峯舉謂玄沙曰此子徹去也沙曰未可此是意識著述更須勘過始得至晚衆僧上來問訊峯謂師云備頭陀未肯汝在汝實有正悟對衆舉來師又有頌云萬象之中獨露身唯人自肯乃方親昔時謬向途中覓今日看來火裡氷峯乃顧汝曰不可更是意識著述師問峯云從上諸聖傳受一路請師垂示峯良久設禮而退峯乃微笑師入方丈參峯曰是甚麼師云今日天晴好曾請自此疇問未嘗爽於玄旨

盤山肉案 馬祖法嗣 會元三 盤山一日於街市見人在肉肆買肉云精底割一斤來屠兒放下刀叉手云長史那箇不是精底山聞之忽然大悟告馬祖祖又印可之

蜆子臺盤 良价法嗣 傳燈十七 京兆府蜆子和尚不知何許人也事迹頗異居無定所自印心於洞山混俗閩川不畜道具不循律儀冬夏唯披一衲逐日江岸採掇蝦蜆以充其腹暮卽宿東山白馬廟紙錢中居民目爲蜆子和尚華嚴靜禪師聞之欲決眞假先潛入紙錢中深夜師歸嚴把住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遽答云神前酒臺盤嚴放手曰不虛與我同根生嚴後赴莊宗詔入長安師亦先至每日歌唱自拍或乃佯狂深雪去來俱無蹤跡厥後不知所終

巴陵銀椀 雲門偃法嗣 傳燈廿二 新開巴陵禪師僧問如何是提婆宗師云銀椀裡盛雪

雲巖寶冠 馬祖法嗣 會元三 和補曰池州魯祖寶雲禪師僧問如何是諸佛師云頭上有冠者不是曰如何卽是師曰頭上無寶冠

荊門犢鼻 北塔忠廣法嗣 會元十五 荊門軍玉泉承皓禪師游方參北塔發明心要得大自在三昧製犢鼻褌

書歷代祖師名字乃曰唯有文殊普賢較些子且書於帶上故叢林目爲皓布裩元豐間首衆於襄陽谷隱有卿僧亦效之師見而詬曰汝具何道理敢以爲戲事耶嘔血無及耳尋於鹿門如所言而逝

踈山布單（亙价法嗣 會元十三）踈山聞福州大潙安和尚示衆曰有句無句如藤倚樹師特入嶺到彼値潙泥壁便問承聞和尚道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是否潙曰是師曰忽遇樹倒藤枯句歸何處潙放下泥盤呵呵大笑歸方丈師云某甲三千里賣却布單特爲此事而來和尚何得相弄潙喚侍者取三百錢與這上座去遂囑曰向後有獨眼龍爲子点破在潙山次日上堂師出問法身之理理絕玄微不奪是非之境猶是法身邊事如何是向上事潙擧起拂子師云此猶是法身邊事潙曰如何是法身向上事師奪拂子摺折擲向地上便歸衆潙曰龍蛇易辨衲子難瞞後聞務州明招謙和尚出世徑往禮拜招問甚處來師云閩中來招曰曾到大潙否師曰到招曰有何言句師擧前話招曰潙山可謂頭正尾正祇是不遇知音師亦不省復問忽遇樹倒藤枯句歸何處招曰却使潙山笑轉新師於言下大悟乃曰潙山元來笑裡有刀遙望禮拜悔過

芭蕉拄杖（南塔光涌法嗣）郢州芭蕉山惠清禪師上堂拈拄杖示衆曰你有拄杖子我與你拄杖子你無拄杖子奪却你拄杖子靠拄杖下座

資福刹竿（如寶法嗣）吉州資福貞邃禪師（第二世住）謂衆云隔江見資福刹竿便迴去脚跟也好與三十棒況過江來時有僧才出師曰不堪共語問如何是古佛心師曰山河大地

祿淸紅莧（圓智法嗣 傳燈十五）祿淸和尚僧問不落道吾機請師道師云庭前紅莧樹生葉不生花良久云會麼僧云不會師云正是道吾機因什麼不會僧禮拜師便打云須是老僧打你始得

惠稜牡丹（雪峯法嗣 會元八）地藏與長慶保福入州見牡丹障子保福云好一朶牡丹花長慶云莫眼花地藏曰可惜許一朶花

南泉翫月 會元三 南泉翫月次趙州問幾時得似這箇時節泉云王老師二十年前亦曾恁麼來

保福遊山 雪峯法嗣會元七 長慶稜和尚與保福遊山保福問古人道妙峯山頂莫卽遮箇便是也無慶曰是卽是可惜許

寶林冷笑

韶陽熱謾 僧寶傳上 雲門以拄杖擊繩床曰適來許多葛藤貶向什麼處去也靈利底見不靈利底著我熱謾

乾峯一路 亙价法嗣會元十三 乾峯僧問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未審路頭在甚麼處峯拈拄杖劃一劃云在這裡僧請益雲門門拈起扇子云扇子踍跳上三十三天築著帝釋鼻孔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盆傾

兜率三關 眞淨文法嗣會元十七 兜率從悅禪師設三關以問學者一日撥草參玄只圖見性卽今上人性在什麼處二曰識得自性方脫生死眼光落地時作麼生脫三日脫得生死知去處四大分離向什麼處去

谷泉遜遇 汾陽昭法嗣會元十二 南岳芭蕉庵大道谷泉禪師因倚遇上坐來參遇後住法昌寺名也 問庵主在麼師曰誰曰行脚僧師曰作甚麼曰禮拜庵主師曰恰值庵主不在曰你聻師曰向道不在說甚麼你我拽捧趁出遇次日再來師又趁出遇一日又來問庵主在麼師曰誰曰行脚僧揭簾便入師攔胸檑住曰我這裡狼虎縱橫尿屎鬼子三回兩度來討甚麼曰人言庵主親見汾陽來師解衣抖擻曰你道我見汾陽有多少奇特曰如何是庵中主師曰入門須辨取曰莫祇這便是麼師曰賺却幾多人曰前言何在師曰聽事不眞喚鐘作甕曰萬法泯時全體現君臣合處正中邪去也師曰驢漢不會便休乱統什麼曰未審客來將何祇待師曰雲門餬餅趙州茶曰恁麼則謝師供養去也師叱曰我這裡大種也未有早言謝供養

圓照戲端 天衣懷法嗣僧寶傳 圓照禪師元祐初自京師惠林寺退歸姑蘇見端師子於甘露曰汝非端師

子乎曰是師戲之曰村裡師子耳端應聲曰村裏師子村裏弄眉尾與眼一齊動開却口肚裏直籠統不愛人取拳直饒弄到帝王宮也是一場乾打閧師粹美不悟其譏也

誌公難邈 會元二 寶誌禪師初金陵東陽民朱氏之婦上巳日聞兒啼鷹巢中梯樹得之舉以爲子七歲依鍾山大沙門僧檢出家專修禪觀宋太始二年忽而徒跣著錦袍往來皖山劍水之下以剪尺拂子柱杖頭負文而行天鑑二年梁武帝詔問弟子煩惑未除何以治之答曰十二帝問其旨如何答曰在書字時節刻漏中益不曉帝嘗詔畫工張僧繇爲師像僧繇下筆輒不自定師遂以指剺面門分披出十二面觀音妙相殊麗或慈或威僧繇竟不能寫

六祖難塑 傳燈五 六祖因蜀僧名方辨來謁祖云善揑塑祖正色曰試塑看方辨不領旨乃塑祖眞可高七寸曲盡其妙祖觀之曰汝善塑性不善佛性酬以衣物僧禮謝而去

章敬撥空 馬祖法嗣 傳燈七 京兆府章敬寺懷惲禪師或問禪師所傳心地法門爲是眞如心妄想心非眞非妄心爲是三乘教外別傳底心師云汝見目前虛空麼曰信知常在目前人自不見師曰汝莫認影像曰和尙作麼生師以手撥空三下曰作麼生即是師曰汝向後會去在

雲門抽顧 人天眼目 雲門每顧見僧即曰鑒咦而錄之者曰顧鑒咦德山密禪師刪去顧字但曰鑒咦叢林目以爲抽顧頌北塔祚禪師作偈曰雲門顧鑒笑嘻嘻擬議遭渠顧鑒咦任是張良多智巧到頭於是也難施

悟本稱奇 雲岩晟法嗣 會元十三 瑞州洞山良价悟本禪師參潙山問云頃聞南陽忠國師有無情說法話某甲未究其微潙曰闍黎莫記得麼師云記得潙曰汝試舉一徧看師遂舉僧問如何是古佛心國師曰墻壁瓦礫曰豈不是無情國師曰是僧云還解說法否國師云常說熾然說無間歇僧云某甲爲甚麼不聞國師云汝自不聞不可妨他聞者也僧曰

未審甚麼人得聞國師曰諸聖得聞僧云和尚還聞否國師云我不聞僧云和尚既不聞爭知無情解說法國師曰賴我不聞我若聞卽齊於諸聖汝卽不聞我說法也僧曰恁麼則衆生無分去也國師云我爲衆生說不爲諸聖說僧云衆生聞後如何國師云卽非衆生僧云無情說法據何典教國師云灼然言不該典非君子之所談汝豈不見華嚴經云刹說衆生說三世一切說師擧了潙曰我這裏亦有祇是罕遇其人師云某甲未明乞師指示潙竪起拂子曰會麼師云不會請和尚說潙曰父母所生口終不爲子說師曰還有與師同時慕道者否潙曰此去澧陵攸縣石室相連有雲岩道人若能撥草瞻風必爲子之所重師云未審此人如何潙云他曾問老僧學欲奉師去時如何老僧對他道直須絕滲漏始得他道還得不違師旨也無老僧道第一不得道老僧在這裏師遂辭潙山徑造雲岩擧前因緣了便問無情說法甚麼人得聞岩云無情得聞師云和尚聞否岩曰我若聞汝卽不聞吾說法也師云某甲爲甚麼不聞岩竪起拂子云還聞麼師云不聞岩云我說法汝尙不聞豈況無情說法乎師云無情說法該何典教岩曰豈不見彌陀經云水鳥樹林悉皆念佛念法於此有省乃述偈曰也太奇兮也太奇無情說法不思議若將耳聽終難會眼處聞時方得知

大禪叫悟 歸宗常法嗣 會元四 五臺山大禪佛智通禪師在歸宗常和尙會下 禪宗有二大禪佛一名景通嗣仰山一曰智通嗣歸宗常 忽一夜叫云我大悟也衆駭之次日歸宗上堂集衆云昨夜大悟出來禪佛出曰某甲宗云汝見箇什麼道理言大悟禪佛曰師姑元來女人作宗默而異之

義存歸庵 會元七 雪峯義存禪師住庵時有兩僧禮拜峯見來以手托庵門放身出云是什麼僧亦云是什麼峯低頭歸庵

老觀閉戶 黃檗法嗣 傳燈十二 福州烏岩山靈觀禪師 時稱老觀 尋常扃戶人罕見之唯一信士每至食時送供方開一日雪峯伺便扣門師開門峯驀胸搊住曰是

凡是聖師唾曰這野狐精便推出閉却門峯曰也
祇要識老兄

尙座觀魚 禪林類聚 深明二上坐同行見捕魚見一魚
透出網深云俊哉大似箇衲僧相似明曰爭似當
時不入他網深云你猶欠悟在明行三十里方省

師伯見兎 雲岩晟法嗣 潭州禪山師伯僧密禪師與洞
山行次忽見白兎走過師曰俊哉洞曰作麼生師
云大似白衣拜相洞曰老老大大作這箇說話師
曰你作麼生洞曰積代簪纓暫時落魄

明教薑杏 洞山聰法嗣 禪林類聚九 明教嵩禪師初自洞山遊
康山托迹開先法席主者以其住少年銳文字命
掌書記笑曰我豈爲汝一盃薑杏湯耶因去之 林間錄

馬祖鹽醋 馬祖闡化於江西南嶽讓問衆曰道一
爲衆說法否衆曰已爲衆說法讓曰總未見人持
箇消息來衆無對因遣一僧去囑曰待伊上堂時
但問作麼生伊道底言語記將來僧去一如讓旨
回謂讓曰馬祖云自從胡乱後三十年不曾少鹽
醋讓然之

竹林痲鞋

木平草屨

地藏種田 玄沙法嗣 會元八 福州地藏桂琛禪師因插鋤
次見僧便問什麼處來僧云南方來師云南方佛
法如何僧曰商量浩浩地師云爭似我這裏種田
博飯喫僧云爭奈三界何師云汝喚什麼作三界
僧無語

懶瓚煨芋 四祖法嗣 唐南岳山明瓚禪師者未知氏族
生緣初遊方詣嵩山普寂盛行禪法師往從焉然
則默證寂之心契人罕推量尋於衡岳閑居衆僧
營作我則晏如縱被詆訶殊無愧耻時目之懶瓚
也唐德宗聞其名遣使詔之使者至其室宣言天
子有詔尊者當起謝恩師方撥牛糞火尋煨芋而
食寒涕垂頤未嘗答使者笑曰且勸尊者拭涕師
曰我豈有工夫爲俗人拭涕耶竟不起使回奏德
宗甚欽嘆之

天盖浴室

侍者巡鋪 會元四 趙州因與文遠侍者行乃指一片地曰這裏好造箇巡鋪文遠便去路傍立曰把將公驗來師遂與一摑遠曰公驗分明過

老諗四門 碧岩一 趙州上堂正人說邪法邪法悉皆正邪人說正法正法悉皆邪諸方難見易識我這裡易見難識問如何是趙州師曰東門西門南門北門

師備三句 僧寶傳四 福州玄沙宗一大師法名師備本州閩縣人也姓謝氏疾大法難舉罕遇上根學者依語生解隨照失宗乃示綱宗三句曰第一句且自承當現成具足盡十方世界更無他故祇是仁者更教誰見誰聞都來是汝心王所爲全成不動智只欠自承當喚作開方便門使汝信有一分眞常流注亘古亘今未有不是未有不非者然此句只成平等法何以故但是以言遣言以理逐理平常性相接物利生耳且於宗旨猶是明前不明後號爲一味平實分證法身之量未有出格之句死在句下未有自由分若知出格量不被心魔所使入到平中便轉換落落地言通大道不墮平懷之見是謂第一句綱宗也第二句迴因就果不著平常一如之理方便喚作轉位投機生殺自在縱奪隨宜出生入死廣利一切迥脫色欲愛見之境方便喚作頓超三界之佛性此名二理双明二義齊照不被二邊之所動妙用現前是謂第二句綱宗也第三句知有大智性相之本通其過量之見明陰洞陽廓周沙界一眞體性大用現前應化無方全用全不用全生全不生方便喚作慈定之門是謂第三句綱宗也

彥從不會 元安法嗣 會元六 澧州洛浦元安禪師一日謂門弟子曰吾旦夕行矣有問問諸人若對得分付鉢袋子曰若道這箇是即是頭上安頭若道不是即斬頭覓活堂中第一座對曰青山不擧足日下不挑燈安曰去汝扶吾宗不起有彥從上坐曰去此二途請和尙不問安曰未在更道彥從曰彥從道不盡安曰我不管汝道不盡曰彥從無侍者祇對和尙安乃歸方丈中夜喚彥從至曰汝今日祇

老僧甚有道理據汝合體得先師意旨先師道目前無法意在目前不是目前法非耳目所到且道那句是賓那句是主彥從茫然不知答安曰苦苦三更時衆請安代答安曰慈舟不泛滄波上劍峽徒勞放木鵝泊然而化

法遠不去 潙山法遠也 葉縣省和尚嚴冷枯淡衲子敬畏之浮山遠與天衣懷在衆時特往參扣正值雪寒省訶罵驅逐以至將水潑且過衣服皆濕其他僧皆怒而去唯遠懷併疊敷具整衣復坐於旦過中省到訶曰你更不去我打你遠近前云某二人數千里特來參和尚禪豈以一杓水潑之便去若打殺也不去省笑曰你兩箇要參禪却去掛搭

道吾舞笏 會元四 和補曰袞州關南道吾和尚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以簡笏揖曰喏○雲頂山德敷禪師頌古今大意曰道吾舞笏同人會石鞏彎弓作者諳 傳灯廿九

秘魔擎杈 靈湍法嗣 傳燈十 宋傳曰名常遇姓陰范陽人出家於燕北安國寺來居五臺山之秘魔岩郎文殊降龍之所因以爲名焉常持一木叉每見僧來禮拜郎叉却僧頸云那箇魔魅教你去出家那箇魔魅教你行脚道得也叉下死道不得也叉下死速道學者少有酬對唯晉州霍山景通 即大禪佛也 才到便跳入懷中坐師於霍山背撫三下山便走出云三千里外賺我來

雲岩摸枕 藥山儼法嗣 道吾問雲岩大悲千手眼那箇是正眼岩曰如人夜間背手摸枕子吾曰我會也岩曰作麼生會吾曰遍身是手眼岩曰道也太煞道祇道得八成吾曰師兄作麼生岩曰通身是手眼

南泉指花 傳燈八 陸亘大夫與南泉語話次夫曰肇法師道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一體也甚奇怪南泉指庭前牡丹花召大夫云時人見此一株花如夢相似

曹山白酒 耳价法嗣 傳燈十七 曹山清鋭問某甲孤貧乞師拯濟師曰鋭闍梨近前來鋭近前師云泉州白家酒三盞曰猶道未霑唇玄覺曰什麼處是與他酒

喫

眞際滑茶　傳燈十　趙州問僧曾到此間否僧云曾到州云喫茶去又問僧曾到此間否僧云不曾到州云喫茶去院主問曾到且從不曾到如何喫茶去州乃喚院主主應諾州云喫茶去

懸泉皂角　岩頭法嗣 會元八　黄龍山誨機超惠禪師初參岩頭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頭曰你還救糍麼惠曰解頭曰且救糍去後到玄泉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泉拈起一莖皂角曰會麼惠曰不會泉放下皂角作洗衣勢惠便禮拜曰信知佛法無別泉曰你見甚麼道理惠曰某甲曾問岩頭頭曰你还解救糍麼救糍也祇是解粘和尚提起皂角亦是解粘所以道無別泉呵呵大笑惠遂有省

洞山苧麻

祐禪拈柿　傳燈十一　仰山隨溈山遊山到盤陀石上坐仰侍立次忽鴉銜一紅柿落在面前溈拾與仰仰接得洗了度與溈溈曰子甚處得來仰曰此是和尚道德所感溈云汝也不得無分即分半與仰玄沙云大小溈山被仰山一坐至今起不得

●出一作去

從展度瓜　雪峯法嗣 會元七　保福簽瓜次大原孚至師云道得與汝瓜喫孚曰獨將來師度與一片孚接得便出●

導師金鎖　會元三　導師云法本不相碍三際亦復然無爲無事人猶是金鎖難

象骨鋏枷　會元十五　雲門謁雪峯峯方推椸坐爲衆說法門犯衆出熟視曰項上三百斤鋏枷何不脫却峯曰因甚到與麼門以手自拭其目趍出峯心異之明日陞座曰南山有鼈鼻蛇諸人出入好看門以拄杖攛出又自驚懼自是輩流改觀象骨即雪峯之別山以形似而稱

祖心叱狗　黄龍南法嗣 僧寶傳下　隆興府黄龍寶覺初心禪師與轉運判官夏倚公立主論肇論會萬物爲自己者及情與無情共一體時有狗臥香卓下師以壓尺擊狗又擊香卓曰狗有情即去香卓無情自住情與無情如何得成一體公立不能對師云纔入思惟便成剩法何曾會萬物爲已哉

0220

靈祐餵鴉 會元九 潙山餧鴉生飯回頭見仰山曰今日爲伊上堂一上仰曰某甲隨倒得聞潙曰聞底事作麽生仰曰鴉作鴉鳴鵲作鵲噪潙曰爭奈聲色何仰曰和尚適來道甚麽潙曰我祇道爲伊上堂一上仰曰爲甚麽喚作聲色潙曰雖然如此驗過也無妨仰云大事因緣又作麽生驗潙竪起拳仰曰終是指東畫西潙曰子適來問甚麽仰曰問和尚大事因緣潙曰爲甚麽喚作指東畫西仰曰爲著聲色故某甲所以問過潙曰並未曉了此事潙曰寂子聲色老僧東西

元珪放戒 惠安國師法嗣 會元二 嵩嶽元珪禪師謁安國師頓悟玄旨遂卜居岳之龐塢一日有異人峩冠袴褶而至從者極多輕步徐舒你謁大師大師覩其容貟奇偉非常廼諭之曰善來仁者胡爲而至彼曰師寧識我耶師云吾觀佛與衆生等吾一目之豈分別耶曰我此岳神也能生死於人師安得一目我哉師曰吾不生汝焉能死吾吾視身與空等視吾與汝等汝能壞空與汝乎苟能壞空及壞汝吾則不生不滅汝尙不能如是又焉能生死吾耶神稽首曰我亦聰明正直於餘神詎知師有廣大智辨乎願授以正戒令我度世師曰汝旣乞戒卽旣戒也所以者何戒外無戒又何戒哉神曰此理也我聞茫昧止求師戒我身爲門弟子師卽爲張座秉爐正几與授五戒酒肉婬殺盜等語師曰如上佛戒而無心拘執以有心爲物而無心想身如是則先天地生不爲精後天地死不爲老廼至無我無汝孰爲戒之語神曰我神通亞佛師云汝神通十句五能五不能佛則十句七能三不能神竦然避席跪啓曰可得聞乎師云汝能戾上帝東天行而西七曜乎曰不能師云汝能奪地祇融五岳而結四海乎曰不能師曰是謂五不能也佛能空一切相成萬法智而不能卽滅定業佛能知群有性窮億劫事而不能化導無緣能度無量有情而不能盡衆生界是謂三不能也定業亦不牢久無緣亦謂一明衆生界本無增減亘古無一人能主有法有法無主是謂無法無法無主是謂無心

如我解佛亦無神通也但能以無心通達一切法爾神曰我誠淺昧未聞空義師所授戒我當奉行今願報德展我小神通而使已發心初發心未發心不信心必信心五等人因我神蹤知有佛有神有能有不能有自然非自然者師云無爲是無爲是神曰佛亦使神護法師寧隳叛佛耶願如意垂誨師不得已而言曰東岩寺之障莽然無樹北岫有之而背非屏擁汝能移北樹於東嶺乎神曰已聞命矣然昏夜間必有喧動願師無駭作禮而退師門送嵐靄烟霞紛紜間錯幢幡環珮凌空出沒焉其夕果有暴風迅雷奔雲振電棟宇搖蕩宿鳥聲喧師謂衆曰無怪神與我約矣詰旦和霽則北岩松栝盡移東嶺森然行植

竈墮翻邪 會元二 嵩嶽破竈墮和尙不稱名氏言行叵測隱居嵩嶽山塢有廟甚靈廟中唯安一竈遠近祭不輟烹殺物命甚多師一日領侍僧入廟以杖敲三下咄云汝本泥瓦合成聖從何來靈從何起又打三下竈廼傾破須臾有青衣峩冠設拜師前師曰汝是何人云我本此廟神久受業報今日蒙師說無生法得脫此處特來致謝師云是汝本有之理非吾强言神再拜而沒侍僧云某甲久在和尙左右未蒙指示竈神有何所得遂得昇濟師云我別無道理爲他只向他道汝本泥瓦合成聖從何來靈從何起侍僧默然師云會麼云不會本有之性爲甚不會侍僧禮拜師曰破也墮也 安國師號爲破竈墮

玄沙指虎 玄沙一日普請往海坑斫柴見一虎僧云和尙虎師曰是汝虎歸院後僧問適來見虎云是汝未審尊意如何師曰娑婆世界有四重障若人透得許汝出陰界○東禪齊云上座古人見了道我身心如大地虛空如今还透得麼

歸宗斬蛇 馬祖法嗣 傳燈七 廬山歸宗寺智常禪師有座主來參值師鋤草次忽見一条蛇師以鋤便钁主云久嚮歸宗到來只見箇麤行沙門師云你麤我麤主云如何是細師作斬勢主云恁麼則依而行之師云依而行之則且置你什麼處見我斬蛇主

無語

古德火抄　會元九　巴州魯祖山寶雲禪師尋常見僧來便面壁南泉聞云我尋常向僧道向佛未出世時會取尚不得一箇半箇他恁麼地驢年去〇玄覺云爲復唱和語不肯語保福問長慶只如魯祖節文在什麼處被南泉恁麼道長慶云退巳讓於人萬中無一箇羅山云陳老師當時若見背上與五火抄何故如此爲伊解放不解放〇玄沙云我當時若見也與五火抄〇雲居錫云羅山玄沙總恁麼道爲復一般別有道理若擇得出許上坐佛法有去處〇玄覺云且道玄沙五火抄打伊著不著

靈樹風車　傳燈十一　韶州靈樹如敏禪師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云童子莫傜兒僧云乞指示師云汝從虔州來問是什麼得恁麼難會師云火官頭上風車子

禪苑蒙求卷之上

禪苑蒙求卷之中

能仁雙趺　傳燈一　梵云釋迦此言能仁涅槃經爾時迦葉與諸弟子在耆闍崛山入于正定於正受中忽然心驚擧身戰懷從定中出見諸山地皆大振動即知如來巳入涅槃於是將諸弟子尋路疾行悲哀速往正滿七日至狗尸那城右遶寶棺七匝盈目流涙說偈讚嘆其偈云世尊我今大苦痛情乱昏悶迷濁心我今爲禮世尊頂爲復哀禮如來肩爲復敬禮大聖手爲復悲禮如來腰爲復敬禮如來臍爲復深心禮佛足何因不見佛涅槃唯願示我敬禮處世尊大悲即現千輻輪相出於棺外回示迦葉從千輻輪放千光明徧照十方一切世界然後还自入棺封閉如故

達磨隻履　傳燈三　初祖自付法傳衣之後凡九載示有涅槃葬於熊耳山吳坂後三年有魏使宋雲奉使西域還見祖於葱嶺手携隻履語宋雲曰汝主巳厭代我歸西國去雲初不解旣歸帝果崩遂聞

奏後魏孝莊帝帝乃令發塔但見一履遂奉勅取於少林寺供自開元十二年被竊去臺華嚴寺中後亦失所在

盧能賣薪 傳燈五 惠能大師俗姓盧氏三歲喪父其母守志鞠養及長家尤貧窶師樵采以給一日鬻薪於市中聞客讀金剛經至應無所住而生其心悚然有省直抵黃梅東山五祖見而器之

懶融負米 四祖法嗣會元二 牛頭山法融禪師者潤州延陵人也姓韋氏年十九學通經史尋閱大部般若曉達眞空忽一日歎曰儒道世典非究竟法般若正觀出世舟航遂隱茅山投師落髮後入牛頭山幽棲寺北岩之石室有百鳥啣花之異唐貞觀中四祖遙觀氣象知彼山有奇異之人乃躬自尋訪問寺僧此間有道人否曰出家兒那箇不是道人祖曰阿那箇是道人僧無對別僧曰此去山中十里許有一懶融見人不起亦不合掌莫是道人麼祖遂入山見師端坐自若曾無所顧祖問在此作甚麼師曰觀心祖曰觀是何人心是何物師無對便起作禮曰大德高棲何所祖曰貧道不決所止或東或西師曰還識道信禪師否祖曰何以問他師曰嚮德滋久冀一禮謁祖曰道信禪師貧道是也師曰因何降此祖曰特來相訪莫更有宴息之處否師指後面曰別有小菴遂引祖至庵前遶菴唯見虎狼之類祖乃擧兩手作怖勢師曰猶有這箇在祖曰這箇是甚麼師無語少選祖却於宴坐石上書一佛字師覩之竦然祖曰猶有這箇在未曉乃稽首請說眞要祖曰夫百千法門同歸方寸河沙妙德總在心源一切戒門定門慧門神通變化悉自具足不離汝心一切煩惱業障本來空寂一切因果皆如夢幻無三界可出無菩提可求人與非人性相平等大道虛曠絕思絕慮如是之法汝今已得更無闕少與佛何殊更無別法汝但任心自在莫作觀行亦莫澄心莫起貪嗔莫懷愁慮蕩蕩無礙任意縱橫不作諸善不作諸惡行住坐臥觸目遇緣總是佛之妙用快樂無憂故名爲佛師曰心既具足何者是佛何者是心祖曰非心不

問佛問佛非不心師既不許作觀行於境起時心如何對治祖曰境緣無好醜好醜起於心心若不强名妄情從何起妄情既不起眞心任徧知汝但隨心自在無復對治卽名常住法身無有變異吾受璨大師頓教法門今付於汝汝今諦受吾言只住此山向後當有五人達者紹汝玄化祖付法訖遂返双峯終老師自爾法席大盛唐永徽中徒衆乏粮師往丹陽緣化去去山八十里躬負米一石八斗朝往暮還供僧三百二時不闕三年（會元二 璨大師者三祖也）

黃蘗吐舌（會元三）百丈大智再參馬祖祖見來竪起拂子丈云只觸此用離此用祖以拂子掛舊處良久云汝以後開兩片皮將何爲人丈亦竪起拂子祖云只觸此用離此用丈亦掛舊處祖便振威一喝丈大悟直得三日耳聾後黃蘗來參擧此遂聞吐舌

丹霞掩耳（傳燈十四）鄧州丹霞天然禪師初參石頭因緣相契躬執爨役凡三年忽一日石頭告衆曰來日剗佛殿前草至來日大衆與童行各備鍬钁剗草唯師以盆盛水洗頭於和尙前胡跪石頭見而笑之便與剃髮方與說戒法師乃掩耳而去後謁馬祖入僧堂騎聖僧項衆皆驚呼祖見之曰我子天然下來師下作禮曰謝賜名

龍牙行拳（悟本法嗣 傳燈廿七）龍牙僧問十二時中如何著力師曰如無手人欲行拳始得

俱胝竪指（天龍法嗣 傳燈十一）務州金華山俱胝和尙始以庵居以尼實際激厲其志方有慕大之心俄然天龍至菴因是具陳實際到菴之緣扣之天龍竪一指示之師卽領悟將示寂之秋謂衆曰吾得天龍一指頭禪一生用不盡言訖奄化

提婆赤幡（碧巖二）第十五祖迦那提婆大士初得法已至巴連弗城聞諸外道欲障佛法許之既久大士乃執長幡入彼衆中其幡八尺竿長丈二於彼而立更不移步外道曰汝何不前曰汝何不後外道曰汝似賤者曰汝似良人外道曰汝解何法曰汝百不解外道曰我欲得佛曰我灼然得外道曰

汝不合得曰元道我得汝實不得外道曰汝既不
得云何言得曰汝有我故所以不得我無我故自
當得佛彼既辭屈乃問曰汝名何等曰我名提婆
外道素聞其名乃悔過致謝梵曰提婆此云天

玄沙白紙　會元七　玄沙令僧馳書僧上雪峯峯上堂
開緘見三幅白紙乃呈示大衆云會麼良久云不
見道君子千里同風僧歸擧似玄沙沙曰山頭老
漢蹉過也不知

茂源掩鼻　性空法嗣 傳燈十五　天台平田普岸禪師嘗訪歙
州茂源和尙源才起迎岸近前把住云開口即失
閉口即喪去此二途請師別道源以手掩鼻岸放
開云一步較易兩步較難源云著甚死急岸云若
不是師不免諸方撿點

石霜咬齒　傳燈五　石霜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
乃齩齒示之僧不會後問九峯曰先師咬齒意旨
如何峯曰我寧可截舌不犯國諱又問雲盖盖曰
我與先師有甚麼寃讎

汾陽六人　會元十一　汾州太子院善照禪師天下道俗
慕仰不敢名同曰汾州幷汾池苦寒師罷夜參有
異比丘振錫而至謂師曰會中有大士六人奈何
不說法言訖陞堂而去師密記以偈曰胡僧金錫
光請法到汾陽六人成大器勸請爲敷揚

◈堂疑空

洞山三子　雲岩曇晟嗣 碧岩九　洞山曰貪嗔癡太無知賴
我今朝識得伊行時便打坐時便搥分付心王子
細推無量劫來不解脫問汝三人知不知神鼎諲
曰古人與麼道神鼎則不然貪嗔癡實無知十二
時中任從伊行時即往坐時即隨分付心王擬何
爲無量劫來元解脫何須更問知不知

招慶煎茶　道閑法嗣 傳燈廿二　王太傅入招慶煎茶時朗上
坐與明招把茶銚朗飜却茶銚太傅見問上坐茶
爐下是什麼朗云捧爐神太傅云既是捧爐神爲
什麼飜却茶銚朗云仕官千日失在一朝太傅拂
袖便去明招云朗上坐招慶飯了却去江外打野
榸朗云和尙作麼生招云非其人得其便

雲岩拂地　藥山儼法嗣 傳燈十四　雲岩掃地次道吾曰太區
區生師云須知有不區區者吾曰恁麼則有第二

月也師竪起掃帚曰是第幾月吾便行玄沙聞云
正是第二月

禪鑑符讖

靑州應記 大陽玄法嗣 下卷在靑續太陽處 和補曰僧寶傳第
十七云投子義靑禪師本社人李氏子也移住投
子云云初開山慈濟有記曰吾塔若紅是吾再來
邦人偶修飾其塔作瑪瑙色未幾靑領院事

首山綱要 風穴法嗣僧寶傳三 汝州首山省念禪師綱宗偈
曰咄哉拙郎君 汾陽注曰素潔條然 巧妙無人識 運機非面目 打
破鳳林關 蕩盡玲瓏性 著靴水上立 塵泥自異 咄哉巧女兒
汾陽曰妙智理分融 攛梭不解織 無間巧不立 看他鬪鷄人 旁觀審勝
距爭功不自傷 水牛也不識 全力能負不露頭角

明安宗旨 梁山緣觀嗣僧寶傳十三 明安曰體妙失宗者滯在
語路句失宗旨機昧終始者謂當機暗昧只在語
中宗旨不圓句句須是有語中無語無語中有語
始得妙旨密圓也

法華赴齋 僧寶二十 法華志言大士者莫知其所從來
初見之於景德寺七俱胝院梵相奇古直視不瞬
口吻袞袞不可識相傳言誦法華經故以爲名至
和三年仁宗始不豫國嗣未立天下寒心上夜焚
香默禱曰翌日化成殿具齋虔請法華大士俯臨
無却淸旦上道衣凝立次待俄馳奏言法華自右
掖門徑趨至寢殿侍衛呵止不可上笑曰朕請而
來也有頃至輒升御榻跏趺而坐受供訖將去上
曰朕以儲嗣未立大臣咸以爲言侵尋晩暮嗣息
有無法華其一決之師索筆引帋連書曰十三十
三凡數十行擲筆無他語皆莫測其意其後英宗
登極乃濮安懿王第十三子方驗前言也

德普預祀 夾山善會嗣僧寶傳廿九 禾山德普禪師元祐五年
十二月廿五日謂左右曰諸方尊宿死叢林必祭
吾以爲徒虛設吾若死汝曹當先祭乃令從今辦
祭衆以其老又好戲語復云和尙幾時遷化曰汝
輩祭絕卽行於是幃寢堂坐師其中置祭讀文跪
揖上食師飮飡自如自門弟子下及莊力日次爲
之至明年元日祭絕曰明日雪晴乃行至時晴忽
雪雪止師安坐焚香而化

長沙猛虎　南泉法嗣　傳燈十　湖南長沙景岑禪師與仰山翫月次山曰人人盡有者箇只是用不得師云恰是請汝用山云汝作麼生用師攔胸一蹋蹋倒山起來云你直下似箇大虫自此諸方号爲岑大虫

百丈野狐　會元三　百丈禪師每上堂有一老人隨衆聽法一日衆退唯老人不去師問汝是何人老人曰某非人也於過去迦葉佛時曾住此山因學人問大修行底人還落因果也無某對曰不落因果遂五百生墮野狐身今請和尚代一轉語貴脫野狐身師云汝問老人曰大修行底人還落因果也無師云不昧因果老人於言下大悟作禮曰某已脫野狐身住在山後敢乞依亡僧法送師令維那白椎告衆食後送亡僧大衆聚議一衆皆安涅槃堂又無病人何故如是食後師領衆至山後岩下以杖挑出一死野狐乃依法火葬師至晚上堂舉前因緣黃蘗便問古人錯祇對一轉語墮五百生野狐身轉轉不錯合作箇甚麼師曰近前來向汝道蘗近前打師一掌師拍手笑云將謂胡鬚赤更有赤鬚胡潙山舉問仰山仰云黃蘗常用此機潙云汝道天生得從人得仰曰亦是禀受師承亦是自性宗通潙曰如是如是　時潙山在會下作典座司馬頭陀舉野狐話問典座作麼生座撼門扇三下司馬曰大麤生座曰佛法不是這箇道理

汾陽師子　會元十一　汾州上堂謂衆曰汾陽門下有西河師子當門踞坐但有來者卽便咬殺有何方便入得汾陽門見得汾陽人若見汾陽人者堪與祖佛爲師不見汾陽人盡是立地死漢

江西馬駒　會元三　馬大師諱道一生漢州什仿姓馬氏六祖謂南岳曰向後佛法從汝邊去生一馬駒子蹈殺天下人師道行江西時人稱之爲馬祖

紫胡獰狗　南泉法嗣　會元四　衢州子湖岩利蹤禪師一日上堂云子湖有一隻狗上取人頭中取人心下取人足擬議卽喪身失命也僧問如何是子湖一隻狗師曰嘷嘷

三聖瞎驢　臨濟法嗣　會元十一　臨濟臨遷化時據坐云吾滅後不得滅却吾正法眼藏三聖出云爭敢滅却和

尙正法眼藏濟云已後有人問你向他道什麼三聖便喝濟云誰知吾正法眼藏向這瞎驢邊滅却言訖端然示寂

懶安白牯　百丈海法嗣 傳燈九　福州長慶大安禪師號懶安郡之陳氏子受業於黃蘗山習律乘嘗自念言我雖勤苦而未聞玄極之理乃孤錫遊方將往洪井路出上元逢一老父謂師曰師往南昌當有所得師即造百丈禮而問曰學人欲來識佛何者即是曰大似騎牛覓牛師曰識得後如何丈曰如人騎牛至家師曰未審始終如何保任丈曰如牧牛人執杖視之不令犯人苗稼師自茲領旨更不馳求同參祐禪師創居潙山師躬耕助道及祐歸寂衆請接踵住持上堂汝諸人總來就安求覓甚麼若欲作佛汝自是佛擔佛傍家走如渴鹿趁陽燄相似何時得相應去汝欲作佛但無許多顚倒攀緣妄想惡覺垢淨衆生之心便是初心正覺佛更向何處別討所以安在潙山卅年來喫潙山飯屙潙山屎不學潙山禪祇看一頭水牯牛若落路入草便把鼻孔拽轉來纔犯人苗稼卽鞭撻調伏既久可憐生受人言諠今變作箇露地白牛常在面前終日露迥迥地趁不去●

●去下一有化字

佛嶼花奴　馬祖法嗣 傳燈八　温州佛嶼和尙僧問如何是異類師敲椀云花奴花奴喫飯來

南山鼈鼻　傳燈十六　見前象骨鍍枷之處

東海鯉魚　雲門錄　見前乾峯一路之下

國師塔樣　六祖法嗣 會元二　西京光宅寺惠忠國師以化緣將畢涅槃時至乃辭代宗代宗曰師滅後弟子將何所託師曰告檀越造取一所無縫塔曰就師請取塔樣良久曰會麼曰不會師云貧道去後有侍者應眞却知此事師滅後代宗詔應眞入內舉問前話眞良久曰聖上會麼曰不會述偈曰湘之南潭之北中有黃金充一國無影樹下合同船瑠璃殿上無知識

資福蠛模　如寶法嗣 禪林類聚十五　和補曰鴿湖禪師初開堂日資福令人送蠛模與師師書火字封還資福開封見皺眉久不語鹿苑和尙畫一圓相福云狗

尸那國親行此令

鹽官索扇 馬祖法嗣 會元三 杭州鹽官鎭國海昌禪院齊安禪師一日喚侍者與我將犀牛扇子來者云扇子已破師曰扇子旣破還我犀牛兒來者無對

仰嶠呈珠 傳燈九 東邑因仰山來參問云汝何處人山云廣南人邑云廣南有鎭海明珠是否山云是明邑云此珠作何形山曰白月則現黑月則隱邑曰汝將得來否山云將得來邑云何不呈似老僧山云昨到潙山亦就惠寂索此珠直得無言可對無理可伸邑云眞師子兒作大師子吼

明字疑剩

長慶淘金 雪峯法嗣 會元七 長慶僧問衆生淘金誰是得者師曰有伎倆者曰學人還得也無師曰大遠在

伏牛下書 伊闕伏牛山自在禪師與大寂送書與忠國師國師問曰馬大師以何法示徒對曰卽心卽佛國師曰是甚麼語話良久又問此外更有甚麼言教師曰非心非佛或云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國師云馬大師卽恁麼不審和尙此間如何國師曰三点如流水曲似刈禾鎌師後隱于伏牛山

寺當作時

此二句心字也

惠然透網 傳燈十二 鎭州三聖院惠然禪師問雪峯云透網金鱗以何爲食峯云待你透出網來卽向你道師云一千五百人善知識話頭也不識

希運捋鬚 會元十一 見前黃蘗一掌之下

傳明散衆 船子法嗣 傳燈十五 夾山會禪師諡傳明大師散衆之事見船子得鱗處

慈受秉徒 會元十六 東京惠林懷深慈受禪師祝髮後四年訪道方外依淨照於嘉禾資聖照擧良遂見麻谷因緣問曰如何是良遂知處師卽洞明出住資福屨滿戶外蔣山佛鑑懃禪師行化至退師引巡寮至千人街坊鑑問旣是千人街坊爲甚麼祇有一人師云多虛不如少實鑑云恁麼那師赧然偶朝廷以資福爲神霄宮 道士宮也 因棄往蔣山留西庵陳請益鑑曰資福知是般事便休師云某實未穩望和尙不外鑑擧倩女離魂話反覆窮之大豁疑礙呈偈曰祇是舊寺行履處等閑擧著便譊訛夜半一陣狂風起吹落桃花知幾多鑑拊几曰這

底豈不是活祖師意未幾被旨住焦山

三峰玉珰　會元十一　臨濟行脚時到三峯平和尚處平問甚處來濟曰黃蘗來平曰黃蘗有何言句濟曰金牛昨夜遭塗炭直至如今不見蹤平曰金風吹玉管那箇是知音濟曰直透萬重關不住青霄內平曰子這一問太高生濟曰龍生金鳳子衝破碧瑠璃平曰且坐喫茶

大哥金鋤　青林虔嗣　會元十三　襄州石門献蘊禪師京兆人也初問青林如何用心得齊於諸聖林仰面良久曰會麼師曰不會林曰去無子用心處師禮拜乃契悟更不佗遊遂作園頭一日歸侍立次林曰子今日作甚麼來師云種菜來林曰徧界是佛身子向甚處來種師云金鉏不動土靈苗在處生林欣然來日入園喚蘊闍梨師應諾林曰剩栽無影樹留與後人看師曰若是無影樹豈受栽耶林曰不受栽且止你曾見他枝葉麼師云不曾見林曰既不曾見爭知不受栽師云祇爲不曾見所以不受栽林曰如是如是初住南岳蘭若未幾遷夾山道

◆還當作迅

◆云字疑剩

由潭州時楚王馬氏出城延接便問如何是祖師西來大意師云好大哥御駕六龍千古秀玉街桃仗出金門王大喜延入天冊府供養數日方至夾山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玉璽不離天子手金箱豈許外人知問不落機關請師便道師曰湛月還機無可比君今曾問幾人來曰卽今問和尚師云好大哥雲綻不須落九尾怒君殘壽速歸絲師以蠻夷作亂遂離夾山至襄州創石門寺再振玄風僧問月生雲際時如何師曰三箇孫兒抱華鼓好大哥莫來攔我毬門路師應機多云好大哥時稱大哥和尚

德山行棒　傳燈十五　朗州德山宣鑒禪師凡見僧入門便棒○和補曰傳燈第十五云師云尋常遇僧到參多以拄杖打臨濟聞之遣侍者來參德山若打汝但接取拄杖當胸一拄侍者到方禮拜乃打侍者接得拄杖與一拄師歸方丈侍者迴舉似臨濟云從來疑遮箇漢

臨濟下喝　人天眼目　臨濟凡見僧入門便喝○和補曰

人天眼目云。師謂僧曰。有時一喝如金剛王寶劒。有時一喝如踞地師子。有時一喝如探竿影草。有時一喝不作一喝用。汝作麼生會。僧擬議。師便喝。

趙州布衫　傳燈十　趙州。僧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師云。我在青州作一領布衫。重七斤。

普化直裰　傳燈十　普化一日於街市中就人乞直裰。人皆與之。師俱不要。臨濟令院主買棺一具。師歸來。濟云。與汝做得箇直裰了也。師便自擔去。繞街市叫云。臨濟與我做直裰了也。我往東門遷化去。市人競隨看之。師云。我今日未。來日往南門遷化去。如是三日。人皆不信。至第四日。無人隨看。獨出城外。自入棺內。倩路行人釘之。卽時傳布。市人競往開棺。乃見全身脫去。祇聞空中鈴響。隱隱而去。

佛日茶籃　會元十三　杭州佛日本空禪師。行脚時到夾山。夾山一日普請。次維那命師送茶。師云。某爲佛法來。不爲送茶來。那云。和尚令請上座。師云。和尚郎得。師乃將茶去作務處。見夾山。遂撼茶椀作聲。山不顧。師云。釅茶三五椀。意在钁頭邊。山云。缾有傾茶勢。籃中幾箇甌。師云。缾有傾茶勢。籃中無一甌。便傾茶。大衆俱以目視之。師云。大衆鶴望。乞師一言。山云。路逢死蛇莫打殺。無底籃子盛將來。師云。手執夜明符。幾箇知天曉。山召大衆。已有人也。歸去來。乃住普請。

道者酒榼　林間錄下　宗道者。不知何許人。往來舒蘄間。多留於投子。性嗜酒。無日不醉。村民愛敬之。每飽以醇醪。居一日。方入浴。聞有尋宗者。度其必送榼至。課而出。得酒徑去。人皆大笑。而宗傲然不作嘗。散衣下山。有逆而問者。如何是道者家風。對云。袈裟裹草鞋。意旨如何。曰赤脚下相城。陳退夫初赴省。過宗戲問曰。此行欲作狀元。得否。宗熟視曰。無時卽得。莫測其言也。而退夫果以第三名上第。時彥作魁。方悟無時之語。宗見雪竇而超放自如。言法華之流也。

香林一燈　雲門法嗣傳燈廿二　益州青城香林院澄遠禪師。僧問。如何是室內一盞燈。師云。三人證龜成鼈。

賢女三物　會元一　七賢聖女姉妹。同遊屍陀林。一姉

指屍曰屍在這裏人在甚處諸姉諦觀悉皆悟道感帝釋雨花賛歎曰諸姉有何所須我能給施女曰我家四事七珍具足唯要三般物一無根樹一株二無陰陽地一片三叫不應谷一所帝釋曰一切所須我悉有之若此三物我實無之遂同往白佛佛言我諸弟子不解此義唯諸菩薩乃解此義

石頭碌磚 青原法嗣 傳燈十四 南岳石頭希遷禪師於唐天寶荐之衡山南寺寺之東有石狀如臺乃結菴其上時號石頭和尚僧問如何是禪師云碌塼問如何是道師云木頭

雲門屎橛 雲門録 僧問雲門如何是佛師云乾屎橛

二僧卷簾 傳燈廿四 法眼因僧齋前上參師以手指簾時有二僧同去卷簾師云一得一失

三老翫月 會元三 馬祖與百丈西堂南泉翫月次祖曰正當與麼時如何堂曰正好修行丈曰正好供養泉拂袖便行祖曰經入藏禪歸海唯有南泉獨超物外

惠滿二針 傳燈三 相州隆化寺惠滿禪師志存儉約唯畜二針冬則乞補夏則捨之自云一生心無怯怖身無蝨睡而不夢常行乞食住無再宿所至伽藍破紫製履

◎紫當作柴

古德三韈 會元三 和補曰藥山惟儼禪師一日馬祖問子近日見處作麼生師曰皮膚脫落盡唯一眞實存祖曰子之所得可謂協於心體布於四肢既然如是將三條篾束取肚皮隨處住去

演師禮字 五祖法演禪師在受業寺逐字禮蓮經一夕遇屎字欲唱禮遂疑乃白諸老宿曰如何屎字亦稱爲法寶某禮至此疑不自解老宿曰據汝所問可以南詢汝正是宗門中根器也祖遂南遊

行者唾佛 會元六 有一行者隨法師入佛殿行者向佛而唾法師曰行者少去就何以唾佛行者曰將無佛處來與某甲唾無對

東坡解帶 東林弟子 會元十六 南康軍雲居山了元佛印禪師一日與學徒入室次適東坡居士到面前師云此間無坐榻居士來此作甚麼士曰暫借佛印四大爲坐榻師云山僧有一問居士若道得卽請坐

◆讚當作譖　次同

道不得即輪腰下玉帶子士欣然曰便請師云居士適來道暫借山僧四大爲坐榻祇如山僧四大本空五陰非有居士向甚麼處坐士不能答遂留玉帶師却贈以雲山衲衣士乃作偈曰百千燈作一燈光盡是恒沙妙法王是故東坡不敢惜借君四大作禪床病骨難堪玉帶圍鈍根仍落箭鋒機會當乞食歌姬院奪得雲山舊衲衣此帶閲人如傳舍流傳到我亦悠哉錦袍錯落猶相稱乞與佯狂老萬回

裴休納笏　黃蘗弟子 禪林類聚十七　石霜諸禪師裴相國來師拈起裴笏問在天子手中爲珪在老僧手中且道喚作甚麼裴無對師乃留下笏

舜老民衣　洞山聰法嗣 僧寶傳中　雲居舜老夫住棲賢郡將貪墨師不忍以常住物結情固位尋有讚於郡將民其衣乃寓太平庵仁廟聞其道行復以僧服寵銀鉢盂再領棲賢入院有偈曰無端被讚枉遭迍半載有餘作俗人今日再歸三峽寺幾多道好幾多嗔

◆令疑今○吳疑皇或洪

◆碓疑確

◆流下疑脫涕字

芙蓉東髮　投子靑法嗣 僧寶傳中　和補曰芙蓉道楷禪師大觀元年開封尹李孝壽奏楷道行卓冠叢林宜有以褒顯即賜紫伽梨號定照禪師云云　後遭罪著縫掖東髮○楷焚香謝恩罷上表辭之曰伏蒙聖慈特差彰善閤祇候譚禛賜臣定照禪師號及紫衣牒一道臣感戴睿恩已即時焚香升座仰祝聖壽訖伏念臣行業迂疎道力綿薄常發誓願不受利名堅持此意積有歲年庶幾如此傳道後來使人專意佛法令雖蒙吳恩若遂忝冒則臣自違素願何以教人豈能仰稱陛下所以命臣住持之意所有前件恩牒不敢祇受伏聖慈察臣微悃非敢飾詞特賜俞允臣沒齒行道上報天恩下下聞之以付李孝壽躬往諭朝旌善之意而楷碓然不回開封尹具以聞上怒以付有司有司知楷忠誠而適犯天威問曰長老枯悴有疾乎楷曰平日有疾今實無又曰言有疾即於免罪譴楷曰豈敢僥倖而求脫罪譴乎吏太息於受罰著縫掖編管淄州都成道俗見者流

思大呑佛　北齊惠文弟子　會元二　寶誌令人傳語與思大曰何不下山教化衆生目視雲漢作甚麼師曰三世諸佛被我一口呑盡有何衆生可度

大士講經　傳燈廿七　梁武帝請傳大士講金剛經大士纔陞座以尺揮案一下便下座武帝愕然志公問陛下還會麼帝云不會志公云大士講經竟

老盧幡動　會元七　六祖自傳衣之後至儀鳳初屆南海遇印宗法師於法性寺講涅槃經祖寓止廊廡間因風揚刹竿旛動聞二僧對論一云幡動一云風動往復酬回曾未契證祖云可容俗士預高論不僧曰試爲說看祖云不是風動不是幡動仁者心動僧於言下大悟印宗竊聆此語竦然異之

僧伽鈴鳴　會元十一　伽耶舍多初見十七祖僧伽難提時持一寶鑑趨迎於前難提問云汝持圓鑑意欲何爲舍多童子乃以偈答曰諸佛大圓鑑內外無瑕翳兩人同得見心眼皆相似父母以其與難提應對有異遂使之出家難提受之携還精舍他日風撼其殿之銅鈴鐺然發聲復問曰鈴鳴乎風鳴耶答曰非風非鈴我心鳴爾

麻谷振錫　馬祖法嗣　傳燈五　麻谷持錫到章敬遶禪床三匝振錫一下卓然而立敬云是是麻谷又到南泉遶禪床三匝振錫一下卓然而立泉云不是不是麻谷云當時章敬道是和尚爲什麼道不是泉云章敬即是是你不是此是風力所轉終成敗壞

普化搖鈴　傳燈十　鎭州普化和尚者不知何許人也師事盤山密受眞訣而佯狂出言無度暨盤山順世乃於此地行化或城中或塚間振一鐸曰明頭來明頭打暗頭來暗頭打四方八面來旋風打虛空來連架打一日臨濟令僧捉住曰總不恁麼來時如何師拓開云來日大悲院裡有齋僧回擧似濟濟曰我從來疑著這漢凡見人無高下皆振鐸一聲時號普化和尚或將鐸就人耳邊振之或拊其背有回顧者即展手曰乞我一錢師嘗於闤闠間搖鐸唱云覓箇去處不可得時道吾遇之把住問曰汝擬去甚處師曰汝從甚麼處吾無語師製手便去

鐺一作鐺

製當作掣

●透當作秀

隱山晦迹 馬祖法嗣 傳燈八 潭州龍山禪師亦名隱山洞山价禪師初遊方與密伯師者偕行經長沙龍山之下見溪流菜葉价回瞻峯巒深透謂密曰箇中必有隱者乃並溪而進十許里有老僧癯甚以手加額呼曰此間無路汝輩何自而至价曰無路且置庵主自何而入曰我不曾雲水价曰庵主住山幾計時曰春秋不涉价曰庵主先住耶曰不知价曰爲什麼不知曰我不曾人天來价曰得何道理便爾住山曰我見泥牛鬬入海直至而今無消息价即班密之下而拜之問如何是主中賓曰青山覆白雲又問如何是主中主曰長年不出戸又問主賓相去幾何曰長江水上波又問賓主相見有何言說曰淸風拂白月价再拜求依止老僧笑云三間茆屋從來住一道神光萬境閑莫作是非來辨我浮生穿鑿不相關於是自焚其庵深入層峯

洞山除名 疊晟法嗣 傳燈十五 洞山將圓寂謂衆云吾閑名世誰爲吾除得衆皆無對時沙彌出曰請和尚法號師曰吾閑名已謝

盧陵米價 會元五 靑原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云盧陵米作什麼價

偃溪水聲 會元七 玄沙因鏡淸來參問學人乍入叢林乞師指箇入處沙云還聞偃溪水聲麼淸云聞沙云從者裏入淸忽大悟

大士側坐 双林傳云善惠大士受武帝請於重雲殿講三惠般若王公貴人或見大士坐不正問曰何不正坐答曰正人無正性側人無側心

道者橫行 德山遠法嗣 會元十五 盧山開先善暹禪師臨江軍人也操行淸苦偏游師席以明悟爲志參德山見山上堂顧視大衆曰師子嚬呻象王回顧師忽有省入室陳所解山曰子作麼生會師回顧曰後園驢喫草山然之後至雪豆豆與語喜其超邁目曰海上橫行暹道者遂命分座四方英衲敬異之

智岩懸囊 牛頭融法嗣 會元二 牛頭山智岩禪師者曲河人也姓華氏弱冠智勇過人身長七尺六寸隋大業中爲郎將常以弓挂漉水囊隨行所至汲用累從大將往討頻立戰功唐武德中年四十遂乞

出家

惠忠掛鐺 牛頭智威嗣 會元二 惠忠禪師平生一衲一鐺常有供僧穀兩廩三虎爲之守靈異甚夥度人亦甚衆

佛日豆爆 雲居膺法嗣 傳燈二十 佛日禪師參夾山山問什麼處來師曰雲居來山曰卽今在什麼處師云在夾山頂上山曰老僧行年在坎五鬼臨身師上階禮拜山問闍梨與什麼人同行師云木上坐山曰何不來相看師云和尙看他有分山曰在什麼處師云在堂中山相共下堂師乃取拄杖擲山前曰莫從天台得來否師云非五岳之所生山曰莫從須彌山得來否師云月宮亦不逢山曰恁麼卽從人得也師曰自已尙是寃家從人得堪作什麼山曰冷灰裏有一粒豆爆喚維那來明窓下安排著

典座蟲生 傳燈十五 石霜諸禪師初造大潙願藉名役作勤勞杵臼間甚久祐見之簸處曰檀信物不可抛撒曰不敢祐俯拾得一粒曰此非抛撒者耶師擬對之祐曰勿輕此一粒百千粒從此粒生曰卽

東變東

如是此粒從何生乎祐爲大笑明日陞座曰大衆米裡有蟲

惠可了了 傳燈三 初祖初居少林寺九年爲惠可說法祇敎曰外息諸緣內心無喘心如墻壁可以入道師種種說心性理道未契祖祇遮其非不爲說無念心體師云我已息諸緣祖曰莫不成斷滅去否師云不成斷滅祖云何以驗之去不斷滅師曰了了常知故言之不可及祖云此是諸佛所傳心體更勿疑也

瑞岩惺惺 台州瑞岩彥禪師一生常坐喚主人公復自應諾乃云惺惺著向後莫被人欺瞞後有僧到玄沙舉似沙云一等是精靈也甚奇怪沙復云何不且在彼中僧云已遷化了沙云而今喚應否僧無對沙云蒼天蒼天

慈道罐破

文悅盆傾 大愚守芝嗣 僧寶傳下 雲峯文悅禪師坐後架架下東破桶盆自架而墮忽開悟頓見芝從前用處走搭伽梨上寢堂芝迎笑云維那且喜大事了畢

◆休疑体

師再拜汗下不及吐一詞而去服勤八年

官人千衆

惠安單丁

淸凉十願 華嚴第四之祖 和補曰淸凉國師澄觀字大休會稽人姓夏侯氏卽以十事自勵曰休不損沙門之表心不違如來之制坐不背法界之經性不染情礙之境足不履尼寺之塵脇不觸居士之榻目不視非義之綵舌不味過午之餚手不釋圓明之珠宿不離衣鉢之側云云見六學僧傳

達磨四行 傳燈三十 達磨大師略辨大乘入道四行夫入道多途要而言之不出二種一是理入二是行入理入者謂藉教悟宗深信含生同一眞性但爲客塵妄想所覆不能顯了若也捨妄歸眞凝住壁觀無自無他凡聖等一堅住不移更不隨於文教此卽與理冥符無有分別寂然無爲名之理入行入者謂四行其餘諸行悉入此中何等四耶一報寃行二隨緣行三無所求行四稱法之行云何報寃行謂修道行人若受苦時當自念言我從往昔無數劫中棄本從末流浪諸有多起寃憎違害無限今雖無犯是我宿殃惡業果熟非天非人所能見知甘心忍受都無寃訴經云逢苦不受何以故識達故此心生時與理相應体寃進道故說言報寃行二隨緣行者衆生無我並緣業所傳苦樂齊受皆從緣生若得勝報榮譽等事是我過去宿因所感今方得之緣盡還無何喜之有得失從緣心無增減眞風不動冥順於道是故說言隨緣行也三無所求行者世人長迷處處貪著名之爲求智者悟眞理將俗久安心無爲形隨運轉萬有斯空無所願樂功德黑暗常相隨逐三界久居猶如火宅有身皆苦誰得而安了達此處故舍諸有息想無求經云有求皆苦無求乃樂判知無求眞爲道行故言無所求行也四稱法行者性淨之理目之爲法此理衆相斯空無染無著無此無彼經云法無衆生離衆生垢故法無有我離我垢故智者若能信解此理應當稱法而行法體無慳於身命財行檀捨施心無悋惜達解三空不倚不著但爲去

垢稱化衆生而不取相此爲自行復能利他亦能莊嚴菩提之道檀施既爾餘五亦然爲除妄想修行六度而無所行是爲稱法行

長髭功德 傳燈十四 長髭曠禪師初參石頭頭問甚麼處來曰大庾嶺頭來曰嶺頭一鋪功德成就也未曰成就了只欠點眼曰莫點眼否曰便請石頭垂下一足師便禮拜曰見什麼道理禮拜曰如紅爐一点雪

黃梅佛性 傳燈十三 五祖大滿禪師因有一居士姓盧名惠能自蘄州來參師云汝自何來曰嶺南師曰欲須何事曰唯求作佛師云嶺南人無佛性若爲得佛曰人有南北佛性豈然師知是異人迺呵曰著槽廠去能禮足而退便入於杵臼之間服勞

善財採藥 會元二 文殊令善財採藥云是藥採將來善財拈起一枝草度與文殊文殊接得示衆云此藥亦能殺人亦能活人

大慈識病 百丈法嗣 會元四 杭州大慈寰中禪師示衆云山僧不解答話只是識病時有僧出師便歸方丈

馬祖展足 傳燈八 鄧隱峯一日推車次馬祖展脚在路上坐峯云請師收足祖云已展不縮峯云已進不退迺推車碾損祖脚祖歸法堂執斧子云適來碾損老僧脚底出來峯便出於祖前引頸祖迺置斧

大覺引頸 禪林類聚十七 和補曰魏府大覺禪師僧問學人仗鏌鋣劒擬取師頭時如何師便引頸僧云斬便打

潙祐踢瓶 會元九 百丈海禪師因司馬頭陀自湖南來謂丈曰頃在湖南尋得一山名大潙是一千五百人善知識所居之處丈曰老僧住得否陀曰非和尚所居丈曰何也陀曰和尚是骨人彼是肉山居徒不盈千丈曰吾衆中莫有人住得否陀曰待歷觀之時華林覺爲第一座丈令侍者請至問曰此人如何陀請謦欬一聲行數步陀曰不可丈又令喚靈祐禪師師時爲典座陀一見乃曰此正是潙山主人也丈是夜召師入室囑曰吾化緣在此潙山勝境汝當居之嗣續吾宗廣度後學而華林

聞之曰某甲忝居上首典座何得住持丈曰若能對衆下得一語出格當與住持卽指淨瓶問曰不得喚作淨瓶汝喚作什麼林曰不可喚作木楔也丈乃問師師趯倒淨瓶便出去丈笑曰第一座輸却山子也師遂往焉是山峭絶敻無人煙猿猱爲伍橡栗充食經于五七載絶無來者師自念言我本住持爲利益於人既絶往還自善何濟卽捨庵而欲他往行至山口見蛇虎狼豹交橫在路師云汝等諸獸不用攔吾行路吾若於此山有緣汝等各自散去吾若無緣汝等不用動吾從路過一任喫言訖蟲虎四散去師乃回庵未及一載安上座卽懶安也同數僧從百丈來輔佐於師安曰某與和尚作典座待僧及五百人不論時節卽不造粥便放某甲下自後山下居民稍稍知之率衆共營梵宇連師李景讓奏号同慶寺相國裴公休嘗咨玄奥繇是天下禪學輻輳焉

寂子撲鏡　仰山名惠寂　傳燈十一　仰山因潙山送一面鏡來接得上堂云且道是潙山鏡仰山鏡若道是潙山又在仰山手裡若道是仰山底又是潙山送來道得卽不打破道不得卽打破三問衆無對遂撲破

悟本钁頭　曇晟之法嗣　會元十三　洞山與密師伯鉏茶園師擲下钁頭曰我今日一点氣力也無密曰若無氣力爭解恁麼道師曰汝將謂有氣力底是

烏臼杓柄　馬祖法嗣　會元三　烏臼和尚問僧近離甚處曰定州師云定州悟道何似這裡曰不別師云若不別更轉彼中去便打僧曰棒頭有眼不得草草打人師云今日打著一箇也打三下僧便出去師云屈棒元來有人喫在曰爭奈杓柄在和尚手裏師云汝若要山僧回與汝僧近前奪棒打師三下師曰屈棒屈棒曰有人喫在師曰草草打著箇漢僧禮拜師云却與麼去也僧大笑而出師曰消得恁麼

良禪破關　傳燈十七　良禪客問欽山一鏃破三關時如何山曰放出關中主看良云恁麼則知過必改山云更待何時良云好箭放著所在便出山云且來闍梨良回首山把住云一鏃破三關卽且止試與

欽山發箭看浪擬議山打七棒云且聽這漢疑三十年

女子出定　會元一　諸佛要集經文殊尸利欲見佛集不能得到諸佛各還本處文殊尸利到諸佛集處有一女人近彼佛坐入三昧文殊尸利入禮佛足巳白佛言云何此女人得近佛坐而我不得佛告文殊尸梨汝覺此女人令從三昧起汝自問之文殊尸梨卽彈指覺之而不可覺以大聲喚亦不可覺投手牽亦不可覺又以禪足動三千大千世界猶亦不覺文殊尸利白佛言我不令覺是時佛放大光明照下方世界是中有一菩薩名棄諸蓋卽時從下方來到佛所頭面禮足一面而立佛告棄諸蓋菩薩汝覺此女人卽時彈指此女從三昧起文殊尸利白佛以何因緣我動三千大千世界不能令此女起棄諸蓋菩薩一彈指便從三昧起佛告文殊尸利汝因此女初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女人因棄諸蓋菩薩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以是故汝不能令覺頌家謂綱明菩薩乃傳燈錄所載未詳按何經論撿藏乘不見所出　祖庭事苑文名也

曇照叫苦　南泉法嗣　會元四　荊南白馬曇照禪師常云快活快活及臨終叫苦苦閻羅老子來取我也院主問曰和尚當時被節度使拋向水中神色不動如今何得恁麼地師擧枕子云汝道當時是如今是院主無對

亡僧索命　聯燈五　鹽官會下有一主事僧將死鬼使來取僧告曰某甲身爲主事未暇修行乞容七日得否使曰待爲白王若許卽七日後來不然須臾便至言訖去至七日後方來覓其僧不見後有人擧問一僧若來時如何擬抵他洞山代云被他覓得也

大容林蟬

古德爛杏　禪林類聚十七　僧問白兆和尙如何是萬行兆云今年桃核也無說什麼爛杏

翠岩把梢　慈明法嗣　林間錄下　和補曰福州海善侍者慈明高弟當時龍象數道吾眞楊岐會然皆推服之嘗

至金鑾眞點胸云云開法於翠岩嘗曰天下佛法如一隻船大寧道寬師兄坐頭南福頭在其中可眞把梢去東也由我去西也由我善公尋還七閩云云

風穴據令

石鞏趂鹿 會元三 石鞏昔爲弋者因逐群鹿從馬祖庵前過問祖曰和尙見鹿過不祖匿曰汝是何人曰獵者祖曰汝解射曰解射祖曰汝一箭射幾箇曰一箭射一箇祖曰汝不解射曰和尙莫解射不祖曰解射曰一箭射幾箇曰一箭射一群曰彼此是命何用射他一群祖曰汝旣知如是何不自射曰若教某甲自射直是無下手處祖曰者漢曠劫無明煩惱今日頓息師卽毁弓箭截髮投祖出家

南泉斬猫 傳燈八 南泉一日東西兩堂爭猫兒師見提起云道得卽不斬衆無對師斬猫兒爲兩段

祇林揮劍 永泰湍法嗣 湖南祇林和尙每叱文殊普賢皆爲精魅手持木劍自謂降魔才有僧參禮便云魔來也魔來也以劍亂揮歸方丈如是十二年後置劍無言僧問十二年前爲甚麼降魔師云賊不打貧兒家十二年後爲甚麼不降魔師曰賊不打貧兒家

藥嶠抽刀 石頭法嗣 會元五 藥山與雲岩遊山腰間刀響岩問甚麼物作聲師抽刀驀口作斫勢

實際頂笠◆ 馬祖法嗣 務州金華俱胝禪師初住菴有尼名實際到菴戴笠子執錫遶師三匝云道得卽拈下笠子三問師皆無對尼便去師云日勢稍晚且留一宿尼曰道得卽宿師又無對尼去

◆頂一作戴

惠圓腰包 惠圓上坐開封酸棗于氏子世業農少依邑之建福寺德光爲師性椎魯然勤渠祖道堅坐不臥居數歲得度出游廬山至東林寺每以已事請問朋輩見其貞陋擧止乖疎皆戲侮之一日行殿庭中忽足顚而仆了然開悟作偈俾行者書於壁曰這一交這一交萬兩黃金也合消頭上笠腰下包淸風明月杖頭挑卽日離東林衆傳至照覺覺大喜曰衲子參究若此善不可加令人迹其所往竟無知者 照覺東林寺長老

上座鼻孔　皷山問岑上座父母未生前鼻孔在甚麼處岑云師兄先道山云只今生也鼻孔在甚麼處岑不肯山云你作麼生岑云將手中扇來山以扇度與之再問岑點置之山遂打一拳

翠岩眉毛　雪峯存法嗣　會元八　翠岩夏末示衆云一夏已來爲兄弟說話看翠岩眉毛在麼

杉山拈尺　禪林類聚十七　杉山禪師一日與龐居士坐次師拈起尺子云居士還見麼士云見師云見箇什麼士云杉山師云不得道著云爭得不道師拋下尺子居士云有頭無尾得憎師云不是者老子今日還道不及什麼處師云有頭無尾處士云强中覓弱即得弱中覓强即無師把住云這老漢就中無活處無活處

義存斫槽　會元七　洞山一日問雪峯作甚麼來峯曰斫槽來山曰幾斧斫成峯曰一斧斫成山曰猶是這邊事那邊事作麼生峯休去汾陽代云某甲且困也

座主鬼窟　傳燈十六　鹽官因有講僧來參師問云坐主蘊何事業對云講華嚴經師云有幾種法界對云廣說則重重無盡略說則有四種法界師竪起拂子云遮箇是第幾種法界坐主沈吟徐思其對師云思而知慮而解是鬼家活計日下孤燈果然失照果然失照

夾嶺鳳巢　龍潭信法嗣　傳燈十六　澧州樂普山元安禪師至夾山庵于冢巔夾山訝之以書抵安誡使者曰此僧得書不發明日當來發之不來也安得書果置之不答使者具以告夾山夾山曰旦暮必至矣俄報安至夾山望見呵曰鷄棲鳳巢非其同類出去安乃問曰自遠趨風請師一接夾山曰目前無闍梨此間無老僧安曰錯夾山曰住住且莫草草忩忩雲月是同溪山各異截斷天下舌頭則不無闍梨爭救無舌人解語乎安茫然不知答夾山以杖擊之安因茲服膺數歲

泐潭苦瓜　龍潭信法嗣　傳燈十五　洪州泐潭寶峯和尚有僧新到師謂曰其中事即易不落其中事始終難道僧曰某甲在途時便知有此一問師曰更與二十

年行脚也不較多曰莫不契和尚意麼師云苦瓜
那堪待客
香林甜桃
義玄拄鑁 傳燈十一 臨濟普請鋤地次見黃蘗來拄鑁
而立蘗云這漢困那師云鑁也未擧困箇什麼蘗
便打師接住棒一送送倒蘗喚維那維那扶起我
維那近前扶云和尚爭容得這風顚漢無禮蘗纔
起打維那師鑁地云諸方火葬我這裡一時活埋
惠寂插鍬 傳燈十一 潙山忽問仰山甚麼處來仰曰田
中來潙曰田中多少人仰插鍬而立潙曰今日南
山大有人刈茆仰擧鍬而去
靈源眞告 黃龍祖心法嗣 普燈六 黃龍佛壽禪師名惟清
字覺天號靈源叟臨終前十日自作無生常住眞
歸告銘曰賢劫第四尊釋迦文佛直下第四十八
世孫惟清雖從本覺應緣出生而了緣卽空初無
自性氏族親里莫得而詳但以正因一念爲所宗
承是則釋迦之遠孫其号靈源叟據自了因所了
妙性無名字中示稱謂耳爾臨濟無位眞人傳大

士之心王類矣亦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唯證乃知
餘莫能測者歟所以六祖問讓和尙什麼處來曰
嵩山來祖曰什麼物恁麼來曰說似一物卽不中
祖曰還假修證否曰修證卽不無汚染卽不得祖
曰卽此不汚染是諸佛之所護念汝旣如是吾亦
如是玆盖獨標清淨法身以遵教外別傳之宗而
揀云報化非眞佛亦非說法者然非無報化大功
大用謂若解通報化而不顚見法身則滯汚染緣
乖護念旨理必警省耳夫少室道行光騰後裔則
有雲門偃奮雄音絕唱於國中臨濟玄振大用大
機於天下皆得正傳世咸宗奉惟清望臨濟九世
孫也今宗教衰喪其未盡絕滅者唯二家微派斑
斑有焉然名多媿實顧適當危奇而朝露身緣勢
迫睎墜因力病釋俗從眞叙如上事以授二三子
吾委眞後當用依稟觀究卽不違先聖法門而自
見深益愼勿隨末法所尙乞空文於有位求爲銘
誌張飾說以浼吾至囑至囑因自所叙曰無生常
住眞歸告且繫之以銘銘曰無涯湛海瞥起一漚

亘乎百年曷浮曷休廣莫淸漢劔生片雲有無起滅隱顯何分了兹二者卽見實相十世古今始終現量吾銘此旨昭告汝曹泥多佛大水長船高

玄泰山謠　石霜諸法嗣　傳燈十六　泰南衲所居蘭若在衡山之東號七寶臺誓不立門徒四方後進依附皆用交友之禮嘗以衡山多被山民斬木燒畬爲害滋甚乃作畬山謠遠邇傳播達于九重有詔禁止故嶽中蘭若無復延燎師之力也畬山謠畬山兒無所知年年斫斷青山嵋就中最好衡嶽色杉松利斧摧貞枝靈禽野鶴無因依白雲廻避靑煙飛猿猱路絶岩崖出芝朮失根茆草肥年年斫罷仍栽鋤千秋終是難復初又道今年種不多來年更斫當陽坡國家壽嶽當如此不知此理如之何

紹銑設館　北禪賢法嗣　僧寶中　潭州興化紹銑禪師時南禪師道價方擅荊湖衲子犇趍入江南者出長沙百里無託宿所多爲盜劫掠路因不通師半五十爲館請僧主之以接納使得宿食而去諸方高其爲人

福國般橋

六祖負金　傳燈五　江西志徹禪師著江西人也姓張氏名行昌少任俠自南北分化二宗主雖亡彼我而徒侶競起愛憎時北宗門人自立秀師爲第六祖而忌能大師傳衣爲天下所聞然祖是菩薩預知其事卽置金十兩於方丈時行昌受北宗門人之囑懷刃入祖室將欲加害祖舒頸而就行昌揮刃者三都無所損祖曰正劒不邪邪劒不正只負汝金不負汝命行昌驚仆久而方蘇求哀悔過卽願出家祖遂與金云汝且去恐徒衆飜害於汝汝可他日易形而來吾當攝受行昌禀旨宵遁終投僧出家具戒精進一日憶祖之言遠來禮覲問答機緣相契祖曰汝今徹也宜名志徹師禮謝而去

神光償債　會元一　二祖者武牢人也姓姬氏父寂未有子時嘗自念言我家崇善豈令無子禱之既久一夕感異光照室其母因而懷姙及長遂以照室之瑞名之曰光自幼志氣不群博涉詩書尤精玄理而不事家産好遊山水後覽佛書超然自得卽

抵洛陽龍門香山依寶靜禪師出家受具於永穆寺浮游講肆徧學大小乘義年三十二却返香山終日宴坐又經八載於寂默中倏見一神人謂曰將欲受果何滯此耶大道匪遙汝南矣祖知神助因改名神光翌日覺頭痛如刺其師欲治之空中有聲曰此乃換骨非常痛也祖遂以見神事白于師師視其頂骨卽如五峯秀出矣乃曰汝相吉祥當有所證神令汝南者斯則少林達磨大士必汝之師也祖受教造于少室達磨遂因與易名曰惠可傳授之後於筦城縣匡救寺之三門談無上道聽者林會時辨和法師於其寺講涅槃經其徒聞師闡法稍稍引去和不勝其憤乃興謗于邑宰翟仲侃侃惑其說加師以非法債師以怡然委順識眞者謂之償債○皓月供奉問長沙岑云了卽業障本來空未了應須償宿債師子尊者二祖大師爲甚麼却償債岑云大德不識本來空如何是本來空云業障是如何是業障是云本來空是供奉無語長沙乃示偈云假有元非有假滅亦非無涅槃償債義一性更無殊

救疑得

洛浦投師 傳燈十六 見前夾嶺鳳巢之處○和補曰會元第六云師游歷罷直往夾山卓庵經年不訪夾山山乃修書令僧馳往師接得便坐却再展手索僧無對師便打曰歸去舉似和上僧回舉似山曰這僧若開書三日內必來若不開書斯人救不救也師果三日後到見夾山不禮拜乃當面叉手而立山曰鷄栖鳳巢非其同類出去自遠趨風請師一接山曰目前無闍梨此間無老僧師便喝山曰住住且莫草草忩忩雲月是同溪山各異

沙彌求戒 傳燈十四 高沙彌初參藥山山問甚麼處來曰南嶽來山云何處去曰江陵受戒去山云受戒圖箇甚麼曰圖免生死曰有一人不受戒亦免生死汝還知否曰恁麼則佛戒何用山曰猶掛唇齒在便召維那云者跛脚沙彌不任僧務安排向後庵著山謂道吾雲岩曰適來一箇沙彌却有來由道吾曰也須勘過始得山乃再問諦云見說長安甚鬧曰我國晏然山曰汝從看經得請益得曰總

不與麼山曰大有人不與麼不得曰不道他無只是不肯承當

蔣山三障 慧明圓法嗣 傳燈廿三 舒王初丁大母夫人憂讀經山中與蔣山贊元禪師游如昆弟問祖師意旨師不答王益扣之師曰公般若有障三有近道之質一更一兩生來恐純熟王曰願聞其說師云公受氣剛大世緣深以剛大氣遭深世緣必以身任天下之重懷經濟之志用舍不能必則心未平以未平之心持經世之志何時能一念萬年哉一又多怒二而學問尙理於道爲所知愚三此其三也特視名利如脫髮有擔濟如頭陀此爲近道且當以教乘滋茂之可也王再拜受教

華藏四导

鎮州蘿蔔 會元四 僧問趙州承聞和尙親見南泉是否州曰鎮州出大蘿蔔頭

普化生菜 傳燈十 普化一日在僧堂前喫生菜臨濟見云大似一頭驢普化便作驢鳴濟云這賊普化云賊賊便出去

永嘉一宿 會元二 温州玄覺禪師詣曹溪初到振錫携瓶遶祖三匝卓然而立祖曰夫沙門者具三千威儀八萬細行大德自何方而來生大我慢師云生死事大無常迅速祖曰何不體取無生了無速乎云體卽無生了本無速祖曰如是如是于時大衆愕然師方具威儀參禮須臾告辭祖曰返太速乎師云本自非動豈有速耶祖曰汝甚得無生之意師曰無生豈有意耶祖曰無意誰當分別師云分別亦非意祖歎曰善哉善哉少留一宿時謂之一宿覺翌日回永嘉

雲盖半載 石霜諸法嗣 會元六 潭州雲盖山志元圓淨禪師遊方時問雲居曰志元不奈何時如何居曰祇爲闍梨功力不到師不禮拜直造石霜亦如前問霜云非但闍梨老僧亦不奈何師云和尙爲甚麽不奈何霜曰老僧若奈何拈過汝不奈何師便禮拜僧問石霜萬戶俱閉卽不問萬戶俱開時如何霜云堂中事作麽生僧無對經半年方始下一點語曰無人接得渠師去乃禮拜乞爲畢霜不肯師

乃抱霜上方丈曰和尚若不道打和尚去在霜曰得在師頻禮拜霜曰無人識得渠師於言下頓省

王岳四玄

潙仰三昧 人天眼目 朗州古堤和尚仰山到參堤曰去汝無佛性山叉手近前三步應諾堤笑曰子甚麼處得此三昧來山曰我從耽源處得名潙山處得地堤曰莫是潙山的子麼山曰世諦卽不無佛法卽不敢山却問和尚從甚處得此三昧堤曰我從章敬處得此三昧山歎曰不可思議來者難爲湊伯○義海 仰山坐次有僧來作禮山不顧其僧乃問師識字否山曰隨分僧右旋一匝曰是甚麼字山於地上書十字酬之僧又左旋一匝曰是甚麼字山改十字作○字僧乃劃此卍相以兩手拓如修羅掌日月勢曰是甚麼字山乃劃此卍相對之僧乃作婁至德勢山曰如是如是此是諸佛之所護念汝亦如是吾亦如是善自護持其僧禮謝騰空而去時有一道者見經五日後遂問山山曰汝還見否道者曰某甲見出門騰空而去山曰此是西天羅漢故來探吾道道者曰某雖覩此三昧不辨其理山曰吾以義爲汝解釋此是八種三昧是覺海變爲義海躰則同然此義合有因有果卽時異時總別不離隱身三昧也

桐峯虎聲 臨濟法嗣 傳燈 僧到桐峯主處便問這裡忽逢大虫時又作麼生庵主作虎聲僧作怕勢庵主呵呵大笑僧云這老賊庵主云爭奈老僧何僧便休去

投子牛在 舒州投子山大同禪師因一婆上山云家中失却牛請師一卜師召婆婆應諾師云牛在婆乃歡喜而去

鏡淸失利 雪峰法嗣 會元七 越州鏡淸寺道怤順德禪師新到參師拈起拂子僧曰久響鏡淸猶有這箇在師曰鏡淸今日失利師問荷玉甚處來曰天台來師曰阿誰問汝天台曰和尚何得龍頭蛇尾師云鏡淸今日失利師看經次僧問和尚看甚麼經師云我與古人鬪百草師却問汝會麼曰少年也曾恁麼來師云如今作麼生僧擧拳師云我輸汝也

問辨不得提不起時如何師曰爭得到這裏曰恁麼則禮拜去也師云鏡淸今日失利師見僧學書廼問學甚麼書曰請和尚鑑師云一点未分三分著地曰今日又似遇人又似不遇人師云鏡淸今日失利問新年頭还有佛法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新年頭佛法師云元正啓祚萬物咸新曰謝師答話師曰鏡淸今日失利上堂衆集定師抛下拄杖曰大衆動著也二十棒不動著也二十棒時有僧出拈得頭上戴出去師曰鏡淸今日失利

趙州下載　會元四　趙州上堂兄弟若從南方來者卽與下載若從北方來者卽與上載所以道近上人問道卽失近下人問道卽得道

歸宗插標　禪林類聚十八　和補曰歸宗常禪師因普請入園取菜乃畫一圓相囲却一株菜以標插之語首座大衆云輙不得動著每人下一轉語來是時一衆各呈見解未嘗有契師以棒趂云這一隊漢無一箇有智惠喫欲我多少菜不能與圓頭出氣乃蹈倒標子拽著菜而歸

興化擲枴　會元四　興化到法堂令維那聲鐘集衆師云還識老僧麼衆無對師擲下枴子端然而逝

清豁歸山　泉州睡龍溥禪師嗣　傳燈二十三　漳州保福院淸豁禪師將順世捨衆欲入山待滅過苧谿石橋乃遺偈曰世人休說路行難鳥道羊腸咫尺間珍重苧溪溪畔水汝歸滄海我歸山卽往貴湖卓庵未幾謂門人曰吾滅後將遺躰施諸蟲蟻勿置墳塔言訖潛入湖頭山坐盤石儼然長往弟子戒因入山尋見稟遺命延留七日竟無蟲蟻之所侵食遂就闍維散於林野今泉州開元寺淨土院影堂存焉

性空沒海　黃龍悟禪師嗣　普燈十　蜀僧普首座自號性空菴主因欲泛海辭別緇素而說偈言坐脫立亡不若水葬一省柴燒一免開擴撒手便行不妨懌暢誰是智音船子和尚高風難繼百千年一曲漁歌少人唱由是登漆盆張布帆舉手以謝四衆乃吹銕笛至洪波中而自沒矣三日後潮退於沙洲上跏趺而坐神色不動道友幾萬人迎歸青龍供養五日荼毗舍利五色如珠無數双鶴盤旋竟日

火盡而去

黃龍三關 會元十七 黃龍室中常問僧曰人人盡有生緣上座生緣在何處正當問答交鋒却復伸手曰我手何似佛手又問諸方參請宗師所得却復垂脚曰我脚何似驢脚三十餘年示此三問學者莫有契其旨脫有酧者師未甞可否斂目危坐人莫測其意延之又問其故師云已過關者掉臂徑往安知有關吏問可否此未透關者也叢林目之爲黃龍三關師自頌曰生緣有語人皆識水母何曾離得鰕但見日頭東畔上誰能更喫趙州茶我手佛手兼舉禪人直下薦取不動干戈道出當處超佛越祖我脚驢脚並行步步踏著無生會得雲收月卷方知此道縱橫總頌曰生緣斷處伸驢脚驢脚伸時佛手開爲報五湖參學者三關一一透將來

浮山九帶 人天眼目 浮山遠既老退休於會聖巖因閱斑固九流 儒流道流陰陽流法流名流墨流縱橫流雜流農流 遂擬之作九帶叙佛祖教義博採先德機語參同印證其一曰佛正法眼帶其二曰佛法藏帶其三曰理實帶其四曰事實帶其五曰理事縱橫帶其六曰屈曲帶其七曰妙挾兼帶其八曰金針双鎖帶其九曰平懷常實帶學者既已傳誦

青州正座 舒州投子義青禪師青社李氏參浮山嗣洞下宗山遂書偈送曰須彌立虛空日月輔而轉群峯漸倚化白雲方改變少林風起叢曾溪洞簾卷金鳳宿龍巢宸苔豈車輾令依圓通透禪師師至彼無所參問唯嗜睡而已執事白通曰堂中有僧日睡當行規法通曰是誰曰青上座通曰未可待與按過通即曳杖入室見師正睡乃擊床呵曰我這裏無閑飯與上坐喫了打眠師云和尚教某何爲通曰何不參禪去師云美食不中飽人喫通曰爭奈大有人不肯上座師云待肯堪作甚麼通曰上座曾見甚麼人來師云浮山通曰恠得恁麼頑賴遂握手相笑歸方丈由是道聲籍甚初住白雲次遷投子 寺名也

普明不拜

仁儉短偈 傳燈四 洛京福先寺仁儉禪師自嵩山罷問放曠郊鄽時謂之騰騰和尙唐天冊間天后詔入內至殿前仰視天后良久曰會麼后曰不會師云老僧持不語戒言訖而出翌日晋短歌十九首天后覽而嘉之

永嘉長歌 會元二 永嘉大師作證道歌流播天下西竺謂之震旦聖者經即曹溪末後之旨

老龐及第 碧巖五 龐居士曰十方同聚會箇箇學無爲此是選佛場心空及第歸

慶諸登科 道吾智法嗣 禪林類聚十七 許州金明上坐會問石霜一毫穿衆穴時如何師云直須萬年後問萬年後如何師云登科任汝登科抜萃任汝抜萃後問經山諲云一毫穿衆穴時如何諲曰先靴任汝先靴結褁任汝結褁

陳操驗僧 傳燈十二 陳操尙書與僧齋次忽拈起胡餅問僧曰江西湖南還有這箇麼僧曰尙書適來喫什麼尙書曰敲鐘謝響又一日齋僧次躬行餅僧展手欲接尙書廼縮手僧無語尙書曰果然果然異日問僧曰有箇事與上座商量得麼僧曰合取狗口尙書自摑口曰操罪過僧曰知過必改尙書曰恁麼即乞上座口喫飯又齋僧自行食次曰上坐施食上坐曰三德六味尙書曰錯上座無對

眞際勘婆 傳燈十 五臺山有一婆子接待凡有僧問臺山路甚處去婆子云驀直去僧才行婆云好箇師僧又與麼去如是既久游僧傳到趙州州聞得乃云待老僧爲汝去勘破州往彼便問臺山路向甚處去婆云驀直去州才行婆云好箇師僧又與麼去州回陞座擧示大衆云已爲諸人勘破婆子了也

道士背坐 傳燈廿七 昔有道流在佛殿前背佛而坐僧曰道士莫背佛道流曰大德本教中道佛身充滿於法界向甚麼處坐得僧無對法眼代云識得汝

踈山倒屙 傳燈十七 香嚴禪師因僧問不慕諸聖不重已靈時如何嚴曰萬機休罷千聖不携踈山在衆作嘔聲曰是何言歟嚴問阿誰衆曰師叔嚴曰不諸老僧那師出云是嚴曰汝莫道得曰道得嚴曰

汝試道看曰若教某甲道須還師資禮始得嚴乃下座禮拜躡前問師云何不道肯重不得全嚴曰饒汝恁麼也須三十年倒屙設住山無柴燒近水無水喫分明記取後住𨁝山果如嚴記至二十七年病愈自云香嚴師兄記我三十年倒屙今少三年每食畢以手抉而吐之以應前記

義存漆桶 會元七 投子指庵前一片石謂雪峯曰三世諸佛總在裏許峯曰須知有不在裡許者子曰不快漆桶投子與雪峯遊龍眠有兩路問那箇是龍眠路子以杖指之峯云東去西去子曰不快漆桶問一槌便就時如何子曰不是性燥漢曰不假一槌時如何子曰不快漆桶問此間還有人參也無子將钁頭抛向峯面前峯曰恁麼則當處掘去也子曰不快漆桶雪峯上堂盡大地撮來如粟米粒大抛向面前漆桶不會打鼓普請看長慶問雲門曰雪峯與麼道還有出頭不得處麼門曰有曰作麼生門曰不可總作野狐精見解又曰狼籍不少

師備飯籮 和補曰禪林類聚云玄沙備禪師因雪峯垂語云飯籮邊坐餓死漢臨河渴死漢師云飯籮裡坐餓死漢水裡沒頭浸渴死漢

安國折筯 玄沙法嗣 傳燈廿一 福州安國院惠球寂照禪師亦曰中塔 上堂我此間粥飯因緣爲兄弟擧唱終是不常欲得省要却是山河大地與汝發明其道現常亦能究竟若從文殊門入者一切無爲土木瓦礫助汝發機若從觀音門入者一切音響蝦蟇蚯蚓助汝發機若從普賢門入者不動步而到以此三門方便示汝如將一隻折著攪大海水令彼魚龍知水爲命會麼若無智眼而審諦之任汝百般巧妙不爲究竟

鹿門破鍋

雲岩出糞 會元五 藥山問雲岩作什麼岩云擔屎山曰那箇聻岩曰在師曰汝來去爲誰曰替他東西岩曰何不敎並行曰和尚莫謗他岩曰不合恁麼道曰如何是道岩曰還曾擔麼

寂子擔禾 傳燈十一 潙山問仰山何處來仰云田中來

潙曰禾好刈也未仰云好刈也潙曰作青見作黃見作不青不黃見仰云和尚背後是什麼潙曰子還見麼仰拈起禾穗云和尚何曾問這箇潙曰此是鵝王擇乳

雲門花欄 雲門錄 僧問雲門如何是淸淨法身門云花藥欄

陸亘瓶鵝 傳燈十 陸亘大夫問南泉曰古人瓶中養一鵝鵝漸長大出瓶不得如今不得毀瓶不得損鵝和尚作麼生出得泉召曰大夫陸應諾泉曰出也從此開解卽禮謝

石室踏碓 碧岩三 六祖初謁五祖於黃梅法乳相投遂負石於腰以供簸舂之務後僧問臨濟云石室行者踏碓爲什麼忘移却脚濟曰沒溺深坑 石室曰善道

天目撞羅 雲門偃法嗣 會元十五 和補曰奉先深禪師因同明和尙到淮河見人牽網有魚從網透出師曰明兄俊哉一似箇衲僧相似明曰雖然如是爭如當時不撞入網羅好師曰明兄你欠悟在明至中夜方省

雪竇按劍 會元十五 明州雪豆重顯明覺大師上堂僧問如何吹毛劍師云苦曰還許學人用也無師噓一噓乃曰大衆前共相酬唱也須是箇漢始得若也未有奔流度刃底眼不勞拈出所以道如大火聚近著卽燎却面門亦如按大阿寶劍衝前卽喪身失命師云大阿橫按祖堂寒千里應須息萬端莫待冷光輕閃爍復曰看看便下座

韶山亞戈 夾山法嗣 會元六 洛京韶山寰普禪師遵布衲訪師在山下相見遵問韶山路向甚麼處去師以手指曰鳴那靑靑黯黯處去遵近前把住曰久響韶山莫便是否師云是卽是闍梨有甚麼事遵曰擬伸一問師還答否韶山曰看君不是金牙作爭解彎弓射尉遲遵曰鳳凰直入煙霄去誰怕林間野雀兒師云當軒畫鼓從君擊試展家風似老僧遵曰一句逈超千聖外松蘿不與月輪齊師云饒君直出威音外猶較韶山半月程遵曰過在甚處師曰倜儻之辭時人知有遵曰恁麼則眞玉泥中

異不撥萬機陞師云魯般門下徒施巧妙遵曰學人卽恁麽未審師意如何師曰玉女夜拋梭織於西舍遵曰莫便是和尙家風也無師曰耕夫製玉漏不是行家作遵曰此猶是文言如何是和尙家風師云橫身當宇宙誰是出頭人遵無語師遂同飯山纔人事了師召近前曰闍梨有衝天之氣老僧有入地之謀闍梨橫呑巨海老僧背負須彌闍梨按劒上來老僧挃鎗相待向上一路速道速道遵曰明鏡當臺請師一鑑師云不鑑遵曰爲甚不鑑師云水淺無魚徒勞下釣遵無對師便打

古靈揩背 百丈法嗣 會元四 福州古靈神讚禪師因受業師問汝離吾在外得何事業讚曰並無事業遂遣執役一日因澡浴命讚去垢讚迺拊背好箇佛堂只是佛不聖其師回首視之讚曰雖然不聖却解放光

從諗洗脚 會元十一 趙州行脚時參臨濟遇濟洗脚次州便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濟曰恰值老僧洗脚州近前作聽勢濟云更要第二杓惡水潑在州便下去

青林死蛇 洞山价法嗣 會元十三 青林虔禪師問千差路別如何頓曉師曰足下背驪珠空怨長天月問學人徑往時如何師曰死蛇當大路勸子莫當頭曰當頭者如何師云喪子命根曰不當頭者如何師云亦無回避處曰正當恁麽時如何師云失却也曰向甚麽處去師曰草深無覓處曰和尙也須隄防始得師拊掌曰一等是箇毒氣

洌潭活雀 九峯虔法嗣 傳燈十七 洪州洌潭明禪師僧問摧摶磨磨不得忘却此意如何師云猛虎口裡活雀兒

玄沙三病 會元七 玄沙有時垂語曰諸方老宿盡道接物利生且問汝只如盲聾瘂三種病人汝作麽生接若拈槌豎拂他眼且不見共他說話耳又不聞口復瘂若接不得佛法盡無靈驗時有僧出曰三種病人和尙還許商量否師云許汝作麽生商量其僧珍重出師曰不是不是

天平兩錯 淸溪山主洪進法嗣 傳燈 天平和尙行脚時

參西院常云莫道會佛法覓箇舉話人也無一日西院遙見召云從漪平舉頭西院曰錯平行三兩步西院曰錯平近前西院云適來這兩錯是西院錯是上坐錯平云從漪西院曰錯平休去

滏水蓮池

趙州略彴 傳燈十 僧問趙州久響趙州石橋到來只見略彴州曰汝只見略彴不見石橋僧云如何是石橋州曰渡驢渡馬

大陽錢財 會元十三 郢州大陽惠堅禪師僧問如何是玄旨師曰壁上挂錢財

清平杓索 會元五 清平和尚僧問如何是大乘師云井索曰如何是小乘師云錢貫問如何是有漏師曰笊籬曰如何是無漏師曰木杓

白犬啣書 會元三 和補曰見下之註

青猿洗鉢 會元二 千歲寶掌和尚中印度人也周威烈十二年丁卯降神受質左手握拳七歲祝髮乃展因名寶掌魏晋間東遊此土入蜀禮普賢留大慈常不食日誦般若等經千餘卷有詠之者曰勞勞玉齒寒似迸岩泉急有時中夜坐堦前神鬼泣一日謂衆曰吾有願住世千歲今年六百二十有六故以千歲稱之次遊五臺徙居祝融峯之華嚴黃梅之双峯廬山之東林尋抵建鄴會達磨入梁師就扣其旨開悟武帝高其臘延入內庭未幾如吳有偈曰梁城遇道師參禪了心地飄零二浙遊更盡佳山水順流東下由千頃至天竺往鄮峯登太白穿鴈蕩盤礴於翠峯七十二庵回赤城憩雲門法華諸暨漁浦赤符大岩等處返飛來接之石寶有行盡支那四百州此中偏稱道人遊之句貞觀十五年也後居浦江之寶嚴與朗禪師友善每通問遣白犬馳往朗亦以青猿爲使令故題朗壁曰白犬啣書至青猿洗鉢回師所經處後皆成寶坊顯慶二年正旦手塑一像至九日像成問其徒惠雲曰此肖誰雲曰與和尚無異即澡浴易衣趺坐謂雲曰吾住世已一千七十二年今將謝世聽吾偈曰本來無生死今亦示生死我得去往心他生復來此頃時囑曰吾滅後六十年有僧來取吾骨

匆拒言訖而逝入滅五十四年有刺浮長老自雲門至塔所禮曰冀塔洞開少選塔戸杲啓其骨連環若黃金浮卽持往秦望山建窣堵波奉藏以周威烈丁卯至唐高宗顯慶丁巳考之實一千七十二年抵此土歲歷四百餘僧史皆失載開元中惠雲門人宗一者嘗勒石識之

飲光坐禪　梵曰迦葉波此言飲光姓也或云身光殊特能飲諸天及日月等光皆悉不見故曰飲光黃龍南讖泉大道恒率戲酧以偈曰飲光論劫坐禪布袋經年落魄疥狗不願生天却笑雲中白鶴○和補曰涅槃經云爾時世尊欲涅槃時迦葉不在衆會佛告諸大弟子迦葉來時可令宣揚正法眼藏爾時迦葉在耆闍崛山畢鉢羅窟覩勝光明卽入三昧以淨天眼觀見世尊於凞連河側入般涅槃乃告其徒曰如來涅槃也何其駛哉卽至双樹間悲戀號泣

布袋落魄　會元二　和補曰飲光論劫坐禪布袋經年落魄疥狗不願生天却笑雲中白鶴○明州奉化縣布袋和尙自稱契此形裁腲脮蹙頞皤腹出語無定寢臥隨處常以杖荷一布囊幷破席凡供身之具盡貯囊中入鄽肆聚落見物則乞○佛祖統紀云布袋背上有目水戲之時人知之

推倒回頭　僧寶傳中　和補曰下註彙之

趯翻不托　端師子者吳興人也始見弄師子者發明心要則以綵帛像其皮時時著之因以爲號住西余山有狂僧號回頭和尙以左道鼓動流俗士大夫亦安其妄方對丹陽守呂公肉食端徑至指曰正當與麼時如何是佛回頭不能遽對端捶其頭推倒乃行○又有夭人號不托掘秀州城外地有佛像建塔其上傾城信敬端見揕住曰如何是佛不托擬議端趯之而去章丞相子厚請升座使俞秀老撰疏敍其事曰推倒回頭趯翻不托

道者休休　鏡淸在帳中坐有僧問訊師撥帳開曰當斷不斷反招其亂僧曰既是當斷爲什麼不斷師云我若盡法直恐無民曰不怕無民請師盡法師云維那拽出此僧著又曰休休我在南方識伊

◆曰下疑脫身字

和尙來○錢王欲廣府中禪會命居天龍寺始見師乃曰眞道人也致禮勤厚由是吳越盛於玄學其後又創龍冊寺延請居焉○高安白水本仁禪師謂鏡淸曰時寒道者淸曰不敢仁曰還有臥單也無曰設有亦無展底工夫仁曰直饒道者滴水氷生亦不干他事曰滴水氷生事不相涉仁曰是曰此人意作麼生仁曰此人不落意曰不落意此人聻仁曰高山頂上無可與道者啗啄也

塔主莫莫 雲門法嗣 會元十五 薦福承古禪師因遊廬山登歐峯愛宏覺塔院閑寂求居之淸規凜然過者肅恭時叢林號古塔主僧問如何是佛主云莫莫又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主曰莫莫

大守病痊 傳燈 廿七 閭丘台州守也因丘臥病不起或人勸云可見高僧因見豐干於鴈蕩干呪水與丘飮之病了愈

君王臂落 傳燈 二 罽賓國王問師子尊者曰師得蘊空不者曰巳得曰離生死不者曰巳離曰旣離生死可施我頭者曰非我有何悋於頭王揮劒斷者頭白乳湧高數尺王臂自墮

文公點眼

駙馬索藥 石門聰弟子 會元十二 駙馬都尉李遵勗居士臨終時膈胃躁熱有尼道堅謂曰衆生見劫盡大火所燒時都尉切宜照管主人公公曰大師與我煎一服藥來堅無語公曰這師姑藥也不會煎得

禪苑蒙求卷之中

禪苑蒙求卷之下

隱峯倒化 馬祖法嗣 傳燈錄八 鄧隱峯將示滅先問衆云諸方遷化坐去臥去吾嘗見之還有立化也無衆云有師問還有倒立而化者無衆云未有師乃倒立而化亭亭然其衣順體時衆議舁就茶毗屹然不動遠近瞻視驚歎無巳師有妹爲尼時亦在彼乃俯近而咄曰老兄疇昔不循法律死更熒惑於人於是以手推之僨然而踣遂就闍維

領衆坐亡　石霜諸殁時九峰道虔禪師作侍者衆請堂中第一座嗣諸住持方議次虔犯衆曰未可須明先師意旨乃可耳衆曰先師何意虔曰只如道古廟香爐一條白練如何會第一座曰是明一色邊事虔曰果不會先師意於是第一座者起炷香誓曰我若會先師意香煙滅則我脫去不然煙滅不能脫言卒而脫去虔拊其背曰坐脫立亡不無首座會先師意卽未也

歸宗拽杖　馬祖法嗣　皈宗入園取菜次師畫圓相圍却一株語衆曰輙不得動著遮箇衆不敢動少頃師復來見菜猶在便以棒趂衆

普化踢床　盤山寶積法嗣 會元十一　臨濟同普化赴施主家齋次濟問毛呑巨海芥納須彌爲是神通妙用本體如然化踏倒飯床濟云太麁生化云這裏是什麼所在說麁說細濟來日又同化赴齋問今日供養何似昨日化依前踏倒飯床濟云得卽得太麁生化云瞎驢佛法說什麼麁細濟乃吐舌

雪峰過嶺　會元七　雪峯辭洞山山曰子甚處去師曰皈嶺中去山曰當時從甚麼路去師云從飛猿嶺出山曰今回向甚麼路去師曰從飛猿嶺去山曰有一人不從飛猿嶺去子還識麼曰不識山曰爲甚麼不識師云他無面目山曰子既不識爭知無面目師無對師嘗有頌曰人生倏忽暫須臾浮世那能得久居出嶺始年三十二入閩早是四旬餘他非不用頻頻擧己過應須旋旋除爲報滿朝朱紫道閻王不怕佩金魚

洛浦還鄉　夾山法嗣 會元六　僧問洛浦學人擬歸鄉時如何師云家破人亡子歸何處曰恁麼則不歸去也師云庭前殘雪日輪消室內游塵遣誰掃乃有偈云決志歸鄉去乘船渡五湖擧篙星月隱停棹日輪孤解纜離邪岸張帆出正途到來家蕩盡免作屋中愚

法遠繡毬　葉縣歸省法嗣 會元十二　僧問浮山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八十翁翁輥繡毬僧云與麼則一句逈然開祖胄三玄戈甲振叢林師曰李陵元是漢朝臣

文邃香囊 洞山价法嗣 傳燈七 僧問徑山如何是和尙家風師云錦帳銀香囊風吹滿路香

鵝湖比較 信州鵝湖大義禪師李翺嘗問大悲用千手眼作麼師曰今上用公作麼唐憲宗嘗詔入內於麟德殿論議有一法師問如何是四諦師曰聖上一帝三帝何在

佛日抑揚

崇壽登子 桂琛法嗣 普燈廿一 法眼初住臨川崇壽院師指登子曰識得登子周匝有餘雲門云識得登子天地懸殊

守芝石幢 汾陽昭法嗣 會元十二 瑞州大愚山守芝禪師陞座僧問如何是城裡佛師曰十字街頭石幢子

羅山麨飯 石頭法嗣 會元七 明招到招慶有度上座問羅山尋常道諸方盡是麨飯惟有羅山是白飯上座從羅山來却展手示白飯請些子招打兩掌度云將謂是白飯元來只是麨飯招云擬人棒下打不死度至夜間學似諸禪客次招近前云不審度云今日便是這箇上座下兩掌有瑫上座云不用下掌就裏許作麼生招云就裏許也道瑫無對招云是你諸人一時縛作一束倒卓向尿闥下來日相見珍重

白雲蒿湯

慈明詐病 會元十二 慈明禪師有詔賜官舟南歸中途謂侍者曰我忽得風痺疾視之口吻已喎斜侍者以足頓地曰當奈何平生呵佛罵祖今乃爾師云無憂爲汝正之以手整之如故曰而今而後不鍾罵汝

法華佯狂 會元十二 言法華獨語笑多行市里褰裳而趍或擧手畫空佇立良久從屠沽游啖無所擇道俗共目爲狂僧

方會雪屋 會元十九 揚岐方會禪師初住楊岐老屋敗椽僅蔽風雨適臨冬暮雪霰滿床居不遑處衲子投誠願充修造師却之曰我佛有言時當減劫高峯深谷遷變不常安得圓滿如意自求稱足汝等出家學道做手脚未穩已是四五十歲詎有閑工夫事豐屋耶竟不從翌日上堂曰楊岐乍住屋壁

踈滿床盡撒雪珍珠縮却項暗嗟噓翻憶古人樹
下居

倚遇煙房　北禪智賢法嗣 僧寶傳中　法昌倚遇禪師方韜藏
西山雲蓋守智禪師聞其飽參詣之至双嶺寺寺
屋多僧少草棘滿庭山雪未消智見一室邃僻試
揚簾聞叱詬曰誰故出我煙蓋師方附濕薪火藉
煙爲暖耳智反走師呼曰來汝何所來對曰大寧
又問三門夜來倒知否智愕曰不知師云吳中石
佛大有人不曾得見智不敢犯其詞知其爲遇也
乃敷坐具願親炙之師使往謁眞点胸

平終虎嚙　大陽平侍者預明安之室有年雖得其
旨惟以生滅爲已任擠陷同列忌出其右者瑯琊
廣照公安圓鑒居衆時汾陽禪師令其探明安宗
旨在大陽因平密授明安嘗云興洞上一宗非遠
即覺也二師云有平侍者在明安以手指胸云平
此處不佳又捏拇指叉中示之云平向去當死於
此耳暨明安遷寂遺囑云壑全身十年無難當爲
大陽山打供入塔時門人恐平將不利於師遂作
李和文都尉所施黃白器物書於塔銘而實無也
平後住大陽忽云先師靈塔風水不利取而焚之
山中老宿切諫平平曰於我有妨遂發塔顏貌如
生薪盡儼然恐皆驚異平乃鑁破其腦益油薪俄
成灰爐衆以其事聞于官坐平課謀塔中物不孝
還俗平自稱黃秀才謁瑯琊瑯琊云昔日平侍者
今朝黃秀才我在大陽時見儞做處遂不納又謁
公安公安亦不顧平流涙無所依後於了叉路口
遭大虫食之竟不免大陽了叉之記悲哉

僧被蛇傷　雲居悟和尚在龍門時有僧被蛇傷佛
眼問曰既是龍門爲什麼被蛇咬悟即應曰果然
現大人相後傳此語到昭覺圓悟云龍門有此僧
耶東山法道未寂寥爾（一本作被犬傷）○和補曰禪林類
聚十五云昔有僧持鉢到一長者家偶爲犬傷長
者因問龍被一縷金翅不吞被法服爲甚却被犬
齩

古紹雲門　雲門法嗣 會元十五　古塔主初說法於芝山嗣雲
門○和補曰薦福承古禪師操行高潔稟性虛明

稚疑雅

勞疑學

參大光警玄禪師乃曰祇是箇草裡漢遂參福嚴稚和尚又曰祇是箇脫洒衲僧由是終日嘿然深究先德洪規一日覽雲門語忽然發語自此韜藏不求名聞棲止雲居弘覺禪師塔所四方勞者奔湊因稱古塔主也

青續大陽　大陽警玄法嗣　會元十四　投子青七齡頴異往妙相寺出家試經得度習百法論未幾歎曰三祇途遠自困何益乃入洛聽華嚴義若貫珠嘗讀諸林菩薩偈至卽心自性猛省曰法離文字寧可講乎卽棄游宗席先是浮山圓鑒禪師因至大陽機語與明安延公相契延歎曰吾老矣洞上一宗遂竟無人耶以平生所著直裰皮履示之遠曰當爲持此衣履求人付之如何延許之曰他日果得人出吾偈爲證偈曰楊廣山前草憑君待價焞異苗翻茂處深密固靈根其尾云得法者潛衆十年方可闡揚遠拜受辭去後住浮山既老退休於會聖岩一夕夢畜青色鷹爲吉徵居旦師來遠禮延之令看外道問佛不問有言不問無言因緣經三載一日問曰汝記得話頭麼試舉看師擬對遠掩其口師了然開悟遂禮拜遠曰汝妙悟玄機耶師曰設有也須吐却時資侍者在旁曰青華嚴今日如病得汗師回顧曰合取狗口若更忉忉我便卽打服勤又三年遠出洞下宗旨示之悉皆妙契付以大陽頂相皮履直裰曰代吾續洞上之風吾住世非久善自護持無留此間師遂辭出山

我疑或

多羅轉經　禪林類聚一　第二十六祖不如蜜多受度得法至東印土爲王演說法要俾趣眞乘又謂王曰此國當有聖人而繼於我是時有婆羅門子年二十許幼失父母不知名氏或自言瓔珞故人謂之瓔珞童子遊行閭里丐求度日若常不輕之類人問汝何行急卽答云汝何行慢我問何姓乃云與汝同姓莫知其故後王與尊者同車而出見瓔珞童子稽首於前尊者曰汝憶往事否曰我念遠劫中與師同居師演摩訶般若我轉甚深修多羅今日之事蓋契昔因尊者又謂王曰此童子非他卽大勢至菩薩是也此聖之後出二人一人化南印

度一人緣在震旦四五年內却返此方遂以昔因
故名般若多羅○般若多羅因東印度國王請祖
齋次王乃問諸人盡轉經唯師爲甚不轉祖曰貧
道出息不隨衆緣入息不居蘊界常轉如是經百
千萬億卷非但一卷兩卷

俱胝誦呪 天龍法嗣 會元八 俱胝只念三行呪便得名超
一切人

神會義解 會元二 西京荷澤神會禪師年十四爲沙
彌謁六祖祖曰知識遠來大艱辛將本來否若有
本則合識主試說看師曰以無住爲本見卽是主
祖曰遮沙彌爭合取次語便以杖打師於杖下思
惟曰大善知識歷劫難逢今既得遇豈惜身命自
此給侍他日祖告衆曰吾有一物無頭無尾無名
無字無背無面諸人還識否師乃出曰是諸佛之
本源神會之佛性祖曰向汝道無名無字便喚作
本源佛性師禮拜而退祖曰此子向後設有把茆
蓋頭也只成得箇知解宗徒 法眼曰古人授記人終不錯如今立知解爲宗卽荷澤也

石頭眞吼 林間錄上 和補曰曹溪大師將入滅方敢全
提此令者至江西馬祖南岳石頭則火振耀之故
号石頭爲眞吼馬祖爲全提

惟儼不爲 會元五 藥山謁石頭密領玄旨一日山坐
次石頭觀之問曰汝在這裡作甚麼曰一切不爲
石頭曰恁麼卽閑坐也曰若閑坐卽爲也石頭曰
汝道不爲且不爲箇什麼曰千聖亦不識以偈贊
曰從來共住不知名任運相將只麼行自古上賢
猶不識造次凡流豈可明

從諗仍舊 林間錄上 趙州曰莫費力也大好言語何不
仍舊去世間法尙有門法豈無門自是不仍舊故

老讓開胸 羅山道閑嗣 傳燈廿三 江西北蘭讓禪師湖塘亮
長老問伏承師兄畫得老師眞暫請瞻禮師以兩
手擘胸開示之亮便禮拜師云莫禮莫禮亮云師
兄錯也某甲不禮師兄師云汝禮先師眞亮云因
什麼教某甲莫禮師云何曾錯

道符縮手 雪峰法嗣 會元七 鏡淸有僧引童子到曰此兒
子常愛問僧佛法請和尙驗看師乃令点茶童子

點茶來師啜訖過盞托與童子童子近前接師却縮手曰還道得麽童子曰問將來僧問和尚此兒子見解如何師云也只是一兩生持戒僧

豐干饒舌　傳燈廿七　閭丘徹請豐干欲住持干不從丘云若然彼處可拜誰師乎干曰彼有寒拾者則文殊普賢化身也可拜彼丘行天台興聖寺拜寒拾寒拾曰因何拜我丘云豐干和尚曰寒拾者文殊普賢化身也行可拜彼故來拜寒拾笑曰豐干饒舌豐干饒舌汝何不拜豐干豈不知阿彌陀如來

憩鶴多口　韶山普法嗣 會元六　和補曰一日僧參韶山山問曰莫是多口白頭因麽曰不敢師曰有多少口曰通身是師曰尋常向甚麽處屙曰向韶山口裡屙師曰有韶山口即得無韶山口向甚麽處屙因無語師便打

雲岳殘羹　臨濟法嗣 傳燈十二　雲山和尚有僧從西京來師問還將得西京主人書來否曰不敢妄通消息師云作家師僧天然有在曰殘羹餿飯誰喫師云獨有闍梨不甘喫其僧乃作吐勢師喚侍者曰扶出這病僧著僧便出去

泐潭酸酒　眞淨文法嗣 會元十七　隆興府泐潭湛堂文準禪師僧問如何是道師云蒼天蒼天曰學人特伸請問師曰十字街頭吹尺八村酸冷酒兩三巡

谷泉巴鼻　汾陽法嗣　南岳芭蕉庵主世呼爲泉大道以其歌頌間有大道爲題如六巴鼻頌曰大道巴鼻問著瞌睡背負葫蘆任歌逸戲散聖巴鼻逢場作戲東湧西沒南州北里禪師巴鼻有利無利碧嶽崔嵬龍行虎視衲僧巴鼻坐具尺二休尋短長風高雲起座主巴鼻懸河無滯地湧金蓮手擎如意山童巴鼻金將火試客問山居遠來不易

眞歇筋斗　丹霞子淳嗣

惠可斷臂　會元一　初祖因有僧神光來參祖端坐莫聞誨厲立庭下遲明積雪齊腰祖憫而問曰汝久立雪中當求何事師悲淚曰唯願慈悲開甘露門廣度群品祖曰諸佛無上妙道曠劫精勤難行能行豈以小德小智輕心慢心冀眞乘哉師聞巳取利刀自斷左臂置于祖前師廼曰諸佛法印可得

聞乎祖曰諸佛法印匪從人得曰我心未安乞師安心祖曰將心來與汝安心曰覓心不可得祖曰與汝安心竟又記之曰汝但外息諸緣內心無喘心如墻壁可以入道

神觀安頭　和補曰眞淨留贈香城淳長老頌曰簾捲西山色禪心共月華香城深處寺靈觀上人家絕頂壇猶在盈頭乳巳賒而今淳道者經語白蓮花

王老水牯　馬祖法嗣傳燈八　南泉因僧問和尚百年後向什麼處去師云作一頭水牯牛去僧云某甲隨和尚去得否云汝若來銜取一枝草來

中邑獼猴　馬祖法嗣傳燈六　朗州中邑洪恩禪師因仰山爲新戒時到謝戒師見來於禪床上拍手云和和仰山卽東邊立又西邊立又中心立然後謝戒了却退後立師云什麼處得此三昧山云曹溪脫印子學來師云汝道曹溪用此三昧接什麼人山云接一宿覺却云和尚什麼處得此三昧師曰馬大師處學得問如何得見性師云譬如有屋屋有六窓內有一獼猴東邊喚山山山山應如是六窓俱應仰山禮謝起云蒙和尚譬喩無不了知更有一事只如內獼猴困睡外獼猴欲與相見時如何師下禪床執仰山手作舞云山山與汝相見了譬如蟭螟虫在蚊子眼睫上作窠向十字街頭叫喚云土曠人希相逢者少

茱萸釘橛　南泉法嗣　鄂州茱萸山和尚初住隨州護國院爲第一世金輪可觀和尚問如何是道師云莫向虛空裡釘橛觀云虛空是橛師乃打之觀捉住云莫打某甲巳後錯打人在師便休

象骨輥毬　會元七　玄沙謂雪峯曰某甲如今大用去和尚作麼生師將三箇木毬一時拋出沙作斫牌勢師云你親在靈山方得如此沙曰也是自家事一日陞座衆集定師輥出木毬玄沙遂捉來安舊處師凡有僧來參輥出示之

龍潭送餅　天皇道悟法嗣會元七　龍潭來出家時爲餅鋪住在天皇寺前每日常供餅十枚上天皇皇受了却一餅與之曰惠汝以蔭子孫潭云是某將來何

◎生字疑剩

以返云惠汝皇云是汝將來復汝何咎潭因有悟
入遂投出家

投子沽油 翠微無學嗣 傳燈錄 投子悟翠微宗旨結茆而
居一日趙州至桐城縣途中相遇乃逆而問曰莫
是投子山主麼師云茶鹽錢乞一文州無語先到
庵中坐師携油瓶皈州曰久響投子到來只見箇
賣油翁師云汝只見賣油翁亦不識投子如何是
投子師云油油

嚴陽飼虎 趙州法嗣 傳燈十一 嚴陽尊者初參趙州問一物
不將來時如何州云放下着者云一物不將來放
下箇什麼州曰與麼則擔取去者於言下大悟後
住山有一虵一虎就手而食

惠藏牧牛 傳燈六 撫州石鞏惠藏禪師一日在厨作
務馬祖曰作什麼生曰牧牛祖曰作麼生牧曰一
回入草去驀鼻拽將回祖曰子眞牧牛也

宣鑒出浴 龍潭法嗣 傳燈六 守廓侍者問德山曰從上諸
聖向甚麼處去山曰作麼作麼廓曰勑点飛龍馬
跛鼈出頭來山便休去來日浴出廓過茶與山山
於背上拊一下曰昨日公案作麼生廓曰這老漢
今日方始瞥地山又休去

師鼎登樓 雪峯法嗣 傳燈十九 越州諸曁縣越山師鼎號鑒
眞禪師初參雪峯而染指後因閩王請於淸風樓
齋坐久擧目忽覩日光豁然頓曉而有偈曰淸風
樓上赴官齋此日平生眼豁開方識普通年遠事
不從葱嶺路將來皈呈雪峯峯然之

雲庵奪席 黃龍南法嗣 僧寶傳下 雲庵眞淨克文禪師年二
二十五試所習剃髮受具足戒學經論無不臻妙
奪京洛講席自爲主客而發奧義者數矣

淨照隨舟 浮山遠法嗣 僧寶廿六 浮因淨照禪師名道臻字
伯祥一日行江上顧舟默計曰當隨所住信吾緣
也問舟師曰載我船尾可乎舟師笑曰師欲何之
我入汴船也師云吾行游京師因載之而北

國師三喚 六祖法嗣 會元二 南陽惠忠國師一日三喚侍
者三應師曰將謂吾孤負汝却是汝孤負吾

趙州一掐 會元四 趙州尼問如何是密密意州以手
掐之尼曰和尚猶有這箇在州曰却是你有這箇

在

大隋蓋龜 傳燈十一 益州大隋法眞禪師庵側有一龜僧問一切衆生皮裹骨這箇衆生爲什麼骨裹皮師拈鞋履蓋龜背上僧無語

百丈野鴨 會元三 見上卷百丈捲席處○和補曰百丈侍馬祖行次見一群埜鴨飛過祖曰是甚麼丈曰野鴨子祖曰甚麼處去也丈曰飛過去祖遂把鼻扭百丈痛失聲祖曰又道飛過去也師於言下有省

曹嶠靈衣 洞山价法嗣 會元十三 僧問曹山靈衣不挂時如何師曰曹山孝滿曰孝滿後如何師曰曹山好顚酒

踈山壽塔 會元十三 踈山因有僧爲師造壽塔畢白師師曰將多少錢與匠人曰一切在和尙師云爲將三錢與匠人爲將兩錢與匠人爲將一錢與匠人若道得與吾親造塔來僧無語後僧擧似大嶺庵閑和尙 卽羅山也 嶺曰還有人道得麼僧曰未有人道得嶺曰汝皈與踈山道若將三錢與匠人和尙此生決定不得塔若將兩錢與匠人和尙與匠人共出一隻手若將一錢與匠人累他匠人眉鬚墮落僧回如敎而說師具威儀望大嶺作禮嘆曰將謂無人大嶺有古佛放光射到此間雖然如是也是臘月蓮華大嶺後聞此語曰我恁麼道早是龜毛長三尺

百會不會 會元七 洛京南院和尙有儒者博覽古今時呼爲張百會謁師師問莫是張百會麼曰不敢師以手於空畫一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一尙不會甚麼處得百會來

法達不達 六祖法嗣 傳燈五 洪州法達禪師者洪州豐城人也七歲出家誦法華經進具之後來禮六祖頭不至地祖訶曰禮不投地何如不禮汝心中必有一物蘊習何事耶師云念法華經已及三千部祖曰汝若念至萬部不得其經意不以爲勝則與吾偕行汝今負此事卽生亡功福無比祖又曰汝名什麼對曰名法達祖曰汝名法達何曾達法復說偈曰汝今名法達勤誦未休歇空誦但循聲明心

◆俱疑但

號菩薩汝今有緣故吾今爲汝說但信佛無言蓮華從口發師聞偈悔過曰而今而後當謙恭一切唯願和尚大慈略說經中義理祖曰汝念此經以何爲宗師云學人愚鈍從來但依文誦念豈知宗趣祖曰汝試爲吾念一徧吾當爲汝解說師卽高聲念經至方便品祖曰止此經元來以因緣出世爲宗縱說多種譬喩亦無越於此何者因緣唯一大事一大事卽佛知見也汝愼勿錯解經意見他道開示悟入自是佛之知見我輩無分若作此解乃是謗經毀佛也彼既是佛已具知見何用更開汝今當信佛知見者只汝自心更無別體蓋爲一切衆生自蔽光明貪愛塵境外緣內擾甘受驅馳便勞他從三昧起種種苦口勸令寢息莫向外求與佛無二故云開佛知見故但勞勞執念謂爲功課者何異犛牛愛尾也師云若然者但得解義不勞誦經耶祖曰經有何過豈障汝念只爲迷悟在人損益由汝聽吾偈曰心迷法華轉心悟轉法華誦久不明己與義作讎家無念念卽正有念念成邪有無俱不計長御白牛車師聞偈再啓曰經云諸大聲聞乃至菩薩皆盡思度量尚不能測於佛智今令凡夫但悟自心便名佛之知見自非上根未免疑謗又經說三車大牛之車與白牛車如何區別願和尚再垂宣說祖曰經意分明汝自迷背諸三乘人不能測佛智者患在度量也饒伊盡思共推轉加懸遠佛本爲凡夫說不爲佛說此理若不肯信者從他退席殊不知坐却白牛車更於門外覓三車況經文明向汝道無二亦無三汝何不省三車是假爲昔時故一乘是實爲今時故只教汝去假歸實歸實之後實亦無名應知所有珍財盡屬於汝由汝受用更不作父想亦不作子想亦無用想是名持法華經從劫至劫手不釋卷從晝至夜無不念時也師既蒙啓發踊躍歡喜以偈贊曰經誦三千部曹溪一句亡未明出世旨寧歇累生狂羊鹿牛權設初中後善揚誰知火宅內元是法中王祖曰汝今後方可名爲念經僧也師從此領玄旨亦不輟誦持

●蓋一作衰

揚岐八棒

臨濟四喝　黃檗法嗣　臨濟謂僧曰有時一喝如金剛王寶劒有時一喝如踞地師子有時一喝如探竿影草有時一喝不作一喝用汝作麼生會僧擬議師便喝

匾頭被罵　會元十七　黃龍惠南禪師叢林目曰南匾頭因趍詣慈明之室曰惠南以闇短望道未見此聞夜參如迷行得指南之車然唯大慈更施法施使盡餘疑慈明笑曰書記已領徒游方名聞叢林借有疑不以衰陋鄙棄坐而商略顧不可哉呼侍者進榻且使坐師固辭哀懇愈切慈明曰書記學雲門禪必善其旨如曰放洞山三頓棒洞山于時應打不應打師云應打慈明色壯而言聞三頓棒聲便是喫棒則汝自旦及暮聞鴉鳴鵲噪鐘魚鼓板之聲亦應喫棒何時當已哉師瞠而却慈明云吾始疑不堪汝師今可也卽使拜師拜起慈明理前語曰脫如汝會雲門意旨則趙州嘗言臺山婆子被我勘破試指其可勘處師面熱汗下不知答趍

●康當作衆

●號當作兮

出明日詣之又遭詬罵師慚見左右卽曰政以未解求決耳罵豈慈悲法施之式慈明笑曰是罵耶師於是默悟其旨失聲曰泐潭果是死語獻語曰傑出叢林是趙州老婆勘破沒來由而今四海淸如鏡行人莫以路爲讎慈明以手點沒字顧師師卽易有之字而心服其妙密留月餘辭去

水潦遭蹈　傳燈八　水潦和尙參馬祖禮拜起欲伸問祖一蹈蹈倒師忽然大悟起來呵呵大笑云也太奇也太奇百千三昧無量妙義只向一毫端上識得根源去便禮拜

死心下火　黃龍法嗣會元十七　寶覺禪師將入滅門人黃太史庭堅主後事荼毗日隣峯爲康炬火不續黃顧師之得法上首死心新禪師曰此老師有待於吾兄也新以喪拒黃强之新執炬召衆曰不是餘殃累及我彌天罪過不容誅而今兩脚捎空去不作牛號定作驢以火炬打一圓相衹向這裡雪屈擲炬應手而爇

自禪掛塔　五祖演法嗣　蘄州五祖表自禪師嗣祖席衲

子四至不可遏師榜侍者門曰東山有三句若人道得掛塔衲子皆披靡一日有僧携坐具徑造丈室謂師曰某甲道不得祇要掛塔師大喜呼維那於明窓下安排

天然口啞 石頭迁法嗣 會元三 龐居士一日見丹霞來遂不語亦不起霞迺拈起手中拂子士便拈起鎚子霞曰只恁麼別更有在士曰此回見兄不似於前霞云不妨減人聲價士曰本來要折倒汝一上霞曰恁麼則啞却天然口也士曰汝啞却本分猶累我啞却霞乃擲却拂子去士曰然闍梨然闍梨霞不顧士曰不唯患啞兼亦患聾

大耳心通 會元二 唐肅宗詔南陽惠忠國師試驗西天大耳三藏他心通師到三藏作禮立左邊師問曰汝得他心通耶曰不敢師曰汝道老僧只今在何處曰和尚是一國之師却去西川看競渡又問汝道只今又在何處曰天津橋上看弄胡孫又問汝道只今漸三藏罔然師叱曰者野狐精他心通在何處

文益書字 桂琛法嗣 會元六 和補曰昔有一老宿住菴於門上書心字於窓上書心字於壁上書心字法眼云門上但書門字窓上但書窓字壁上但書壁字玄覺云門上不要書門字窓上不要書窓字壁上不要書壁字何故字義炳然

曉聰栽松 文殊應天眞嗣 五燈十五 洞山曉聰禪師手植萬松於東嶺而誦金剛般若經山中人名其嶺曰金剛方植松而寶禪師至時親自五祖來師問上嶺一句作麼生道寶曰氣急殺人師拄钁呵曰從何得此隨語生解阿師見問上嶺便言氣急佛法却成流布寶請代語師曰何不道氣喘殺人逍遙問嶺在此金剛在什麼處師指曰此一株松是老僧親栽初比部郎中許公式出守南昌過蓮華峯聞祥公曰聰道者在江西試尋訪之此僧人天眼目也許公既至聞聰住山家風作詩寄之曰語言渾不滯高躡祖師蹤夜坐連雲石書栽帶雨松鏡分金殿燭山苔月樓鐘有問西來意靈堂對遠峰

禾山義虎 黃龍南法嗣 僧寶傳下 禾山普禪師初秀出講席

解唯識起信論兩川無敢難詰者號義虎

瑞岩臥龍 岩頭法嗣 傳燈十七 台州瑞岩師彥禪師謁夾山會和尚會問什麼處來曰臥龍來會曰來時龍還起未師乃顧視之會曰灸瘡上更著艾燋曰和尚苦如此作什麼會便休

翠岩啞地 石霜法嗣 會元十七 蘄州開元子琦禪師謁翠岩眞禪師問佛法大意啞地曰這一滴落在甚麼處琦捫膺曰學人今日脾疼師解顏

寶壽釘空 臨濟法嗣 傳燈十二 鎮州寶壽沼和尚胡釘鉸來參師問汝莫是胡釘鉸曰不敢師曰還解釘得虛空否曰請和尚打破某甲與釘師以拄杖打之胡曰和尚莫錯打某甲師云向後有多口阿師與點破在

一城人瞎 傳燈十二 寶壽開堂三聖推出一僧在寶壽前壽便打其僧聖云長老恁麼爲人瞎却鎮州一城人眼在

三日耳聾 會元三 見前黃蘗吐舌處

東山餕餡 五祖錄 和補曰法演遊方十餘年海上參尋見數人尊宿乃到浮山圓鑑會下直是開口不得後到白雲門下咬破一箇鐵餕餡直得百味具足且道餡子一句作麼生道乃有偈花發雞冠媚早稱誰人能染紫絲頭有時風動頻相倚似向階前鬪不休

揚岐栗蓬 會元十九 楊岐問僧栗棘蓬作麼生吞金剛圈作麼生透

惠南主法 僧寶傳下 黃龍南曰住持要在得衆得衆要在見情先師言人情者爲世之福田蓋理道所由生也故時之否泰事損益必因人情情有時通塞則否泰生事有時厚薄則損益至唯聖人能通天下之情故易之別卦乾下坤上則曰泰乾上坤下則曰否其取象損上益下則曰益損下益上則曰損夫乾爲天坤爲地天在下而地在上位故乖矣而返謂之泰者上下交故也主在上而賓處下義故順矣而返謂之否者上下不交故也是以天地不交庶物不育人情不交萬事不和損益之義亦由是矣夫在人上者能約己以裕下下必悅而奉

上矣豈不謂之益乎在上者蔑下而肆諸己下必怨而叛上矣豈不謂之損乎故上下交則泰不交則否自損者人益自益者人損情之得失豈容易乎先聖嘗喩人爲舟情爲水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水順舟浮違則沒矣故住持得人情則興失人情則廢全得而全興全失而全廢故同善則福多同惡則禍甚善惡同類端如貫珠興廢象行明若觀日斯歷代之元龜也

居訥扶宗　延慶榮法嗣 會元十六　圓通居訥禪師仁宗皇帝聞其名皇祐初詔住十方淨因禪院師稱目疾不能奉詔有旨令擧自代遂擧僧懷璉禪學精深在居訥之右於是詔璉璉至引對問佛法大意稱旨天下賢師知人

洪濟師子

遼陽大虫

趙州探水　傳燈十　趙州一日訪茱萸將拄杖於法堂上東行西行萸云作什麼州云探水萸云我這裡一滴也無州將拄杖靠壁便出

百丈夾火　傳燈九　潙山一日侍百丈次丈問誰山曰靈祐丈曰汝撥爐中有火否山撥之無火丈躬自深撥得栗火擧以似山云你道無者箇聻山忽然契悟遂禮拜陳其所解丈云此迺暫時岐路耳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時節若至如迷忽悟如忘忽憶方省己物不從他得故祖師云悟了同未悟無心亦無法只是無虛妄凡聖等心本來心法元自具足汝今既是善自護持次日同百丈入山作務丈曰將得火來麼山曰將得來丈曰在甚處山乃拈一枝柴吹兩吹度與百丈丈曰如蟲禦木

金峰行餅　禪林類聚十八　金峰一日於僧堂內喫餬餅次自拈一枚餅從上板頭轉一匝大衆見一時合掌峰云假使你十分擡起手也祇得一半至晩有僧請益云今日行餅見僧合掌和尚道假饒十分擡起手也祇得一半請和尚全道峯作拈餅勢復云會麼僧云不會峯云金峯也祇得一半

布袋拈果　傳燈廿七　布袋在通衢立有僧云作什麼布袋云等箇人僧云來也布袋取一橘子與僧僧纔

0271

◉看疑時

接布袋縮手云你不是者箇人

中邑嗚哪　中邑每見僧拍手皷唇曰哪嗚哪嗚

青山骨剉　黃蘗法嗣 傳燈十二　杭州羅漢院宗徹禪師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云骨剉也師對機多用此語時人因號骨剉和尚

明招目眇　羅山道閑法嗣 會元十三　務州明招謙和尚眇一目叢林號獨眼龍

雲門脚跛　會元五　雲門初參睦州方扣門州掿之曰道道門驚不暇答乃推出曰秦時轅轢鑽隨掩其扉損門右足

四臨謾人　傳燈十九　漳州保福從展禪師四謾人一問僧殿裏是甚麼佛僧曰和尚定當看師曰釋迦佛僧云莫謾人好師云却是你謾我二問僧作甚麼業喫得與麼大僧云和尚也不少師作蹲勢僧云和尚莫謾人好師云却是你謾我三問僧汝名甚麼僧云咸澤師云忽遇枯涸看如何僧云誰是枯涸者師云我是僧云和尚莫謾人好師云却是你謾我四問浴主湯鍋濶多少主云請師量師便作

◉王或作𣅀

量勢主云和尚莫謾人好師云却是你謾我

三翻懡㦬　傳燈　隋州護國院守澄淨果禪師僧問鶴立枯松時如何師云地下底一場懡㦬問會王沙汰時護法善神向甚麼處去師云三門前兩箇一場懡㦬問滴水滴凍時如何師云日出後一場懡㦬

韶陽九九　雲門錄 事苑三　僧問雲門如何是向上一竅門云九九八十一又僧問如何是最初一句門云九九八十一又僧問以字不是八字不成未審是甚麼字門云九九八十一

文殊三三　杭州無著文喜禪師初謁大慈山性空禪師空曰子何不徧參乎師直往五臺山華嚴寺至金剛窟禮謁遇一老翁牽牛而行邀師入寺翁呼均提有童子應聲出迎翁縱牛引師陞堂堂宇皆耀金色翁踞床指繡墩命坐翁曰近自何來師云南方翁曰南方佛法如何住持師云末法比丘少奉戒律翁曰多少衆師曰或三百或五百師却問此間佛法如何住持翁曰龍蛇混雜凡聖同居

師云多少衆翁曰前三三後三三翁呼童子致茶幷進酥酪師納其味心意豁然翁拈起玻璃盞問曰南方還有這箇否師曰無翁曰尋常將甚麼喫茶師無對師視日色稍晚遂問翁擬投一宿得否翁曰汝有執心在不得宿師曰某甲無執心翁曰汝曾受戒否師曰受戒久矣翁曰汝若無執心何用受戒師辭退翁令童子相送師問童子前三三後三三是多少童召大德師應諾童曰是多少師復問曰此爲何處童曰此金剛窟般若寺也師悽然悟彼翁者卽文殊也不可再見卽稽首童子願乞一言爲別童說偈曰面上無嗔供養具口裏無嗔吐妙香心裏無嗔是珍寶無垢無染是眞常言訖均提與寺俱隱但見五色雲中文殊乘金毛師子往來忽有白雲自東方來覆不見時有滄州菩提寺僧修政等至尙聞山石震吼之聲師因駐錫五臺見會元二

金牛飯桶 馬祖法嗣 會元三 金牛和尙每至齋時自將飯桶於僧堂前作舞呵呵大笑云菩薩子喫飯來

靈照菜籃 傳燈十四 丹霞訪龐居士門前見女子靈照去洗菜霞問居士在否照放下菜籃斂手而立霞曰居士在否照提起菜籃而去霞便回居士從外歸靈照擧似居士居士云丹霞在否照云已去也居士云赤土塗牛妳

丹霞燒佛 傳燈十四 丹霞嘗到洛古惠林寺値天寒取木佛燒之院主呵之霞曰吾燒取舍利主云木佛豈有舍利霞曰若爾何責我乎院主後眉鬚墮落

婆子焚庵 會元六 昔有婆子供養一庵主經二十年常令一二八女子送飯給侍一日令女子抱定曰正恁麼時如何主曰枯木倚寒岩三冬無暖氣女子擧似婆婆曰我二十年祇供養得箇俗漢遂遣出燒却庵

雲蓋論義 石霜諸法嗣 會元六 雲蓋元禪師因潭州道正表聞馬王乞師論義王請師上殿相見茶罷師就王乞劍師握劍問道正曰你本教中道恍恍惚惚其中有物是何物杳杳冥冥其中有精是何精道得不斷道不得卽斬道正茫然便禮拜懺悔師謂

王曰還識此人否王曰識師曰是誰王曰道正師曰不是道若正合對得臣僧此祇是箇無主孤魂因茲道士更不紛紜

德山小參 傳燈十五 德山小參示衆云今夜小參不答話問話者三十棒時有僧出禮拜師便打僧云某甲話也未問在師云你是什麼處人僧云新羅人師云未跨船舷好與三十棒

子字疑剩

芙蓉妙唱 投子青法嗣 人天眼目 芙蓉楷禪師妙唱不干舌頌曰剎剎塵塵處處談不勞彈指善財參空生也解通消息花雨岩前鳥不啣 空生者須菩提也

常察玄談 九峯虔法嗣 傳灯廿九 同安常察禪師十玄談〇心印〇祖意〇玄機〇塵異〇佛教〇還鄉曲〇破還鄉曲〇轉位歸〇回機〇正位前

二祖安心 在前惠可斷臂之處

洞山見影 雲岩晟法嗣 會元十三 洞山問雲岩和尚百年後忽有人問還貌得師眞如何祇對雲岩曰祖向伊道即遮箇是師良久雲岩曰承當遮箇事大須審細師猶涉疑復因過水覩影大悟前旨因有一偈

祖疑汝

來下當有意字

曰切忌從他覓迢迢與我疎我今獨自往處處得逢渠渠今正是我我今不是渠應須恁麼會方得契如如

藥嶠榮枯 石頭法嗣 會元五 藥山一日與道吾雲岩高沙彌遊山見兩樹一榮一枯山問曰榮者是枯者是吾曰枯者是山曰酌然一切處令教枯淡去又問岩岩曰榮者是山曰酌然一切處令光明燦爛去復問沙彌彌曰枯者從佗枯榮者從他榮山回顧道吾雲岩曰不是不是

夾山人境 華亭法嗣 會元五 僧問夾山如何是夾山境山曰猿抱子歸靑嶂後鳥啣花落碧岩前

香嚴上樹 潙山法嗣 傳燈十一 香嚴一日上堂示衆如人上樹口啣一樹枝脚不蹈枝手不攀枝忽有人問祖師西來意若答他即喪身失命不答他又違他所問時有虎頭上坐出云樹上即不問樹下一句道將來嚴呵呵大笑

仰山出井 傳灯十一 潭州石霜山性空禪師因僧問如何是西來意曰如人在千尺井中不假一寸繩得

●鳴一作鴨

●地一作用

●嘉疑加

●還疑遼

出此人郎答汝西來意僧云近日湖南●鳴和尙出
世亦爲人東語西話空喚沙彌拽出者死漢著仰山
沙彌也 沙彌後學問耽源如何出得井中人源曰咄
癡漢誰在井中仰山後問潙山如何出得井中人
潙山廼呼惠寂寂應諾潙山曰出也及住仰山嘗
擧前話謂衆曰我於耽源處得體潙山處得●地

趙州接客 南泉法嗣會元 眞定師王携諸子入院趙州
坐而問曰大王會麼王云不會師云自少持齋身
已老見人無力下禪床王尤●嘉禮重翌日令客將
傳語師下禪床受之少間侍者問云和尙見大王
來不下禪床今日將軍來爲什麼却下禪床師曰
非汝所知第一等人來禪床上接中等人來下禪
床接末等人來三門外接師寄拂子與大王若問
何處得來但道老僧平日用不盡者

价老看病 雲岩晟法嗣 洞山僧問和尙●還和還有不病
者也無師曰有僧曰不病者還看和尙否師曰老
僧看他有分曰和尙爭得看他師曰老僧看時郎
不見有病

●話當作活

南泉油餈 禪林類聚九 和補曰南泉願禪師一日不赴
堂侍者請赴堂師云我今日在莊上喫油糍飽者
云和尙不曾出入師云汝去問莊主者方出門忽
見莊主歸謝和尙云云

韶陽胡餅 雪峰法嗣雲門錄 僧問雲門如何是超佛越祖
之談門云餬餅

德山托鉢 傳燈十五 雪峰在德山作飯頭一日飯遲德
山擎鉢下法堂雪峯廼曰鐘未鳴鼓未響老和尙
托鉢向什麼處去德山却歸方丈岩頭在堂中聞
得拊掌曰大小德山未會末後句德山聞擧令侍
者喚頭上問你不肯老僧耶頭密啓其意德山來
日上堂說話異於每常頭到僧堂前撫掌大笑曰
且喜堂頭老漢會末後句他後天下人不奈何雖
然如是只得三年●話後三年果化

象骨覆盆 傳燈七 雪峯在洞山作飯頭淘米次山問
淘沙去米淘米去沙師曰沙米一時去山曰大衆
喫箇甚麼師遂覆却米盆山曰據子因緣合在德
山

婆子眷屬 六傳灯 昔有一僧參米胡路逢一婆住庵僧問婆有眷屬否曰有僧曰在甚麼處曰山河大地若草若木皆是我眷屬僧曰婆莫作師姑來否曰汝見我是甚麼僧曰俗人婆曰汝不可是僧僧曰婆莫混濫佛法好婆曰我不混濫佛法僧曰汝恁麼豈不是混濫佛法婆曰你是男子我是女人豈曾混濫

王老兒孫 馬祖法嗣 傳燈八 黃蘗在南泉爲首座一日捧鉢於南泉位上坐泉入堂見乃問長老甚年中行道蘗曰威音王佛已前泉曰猶是王老師兒孫蘗遂過第二位

雲居送袴 艮价法嗣 會元三 洪州雲居道膺禪師嘗令侍者送袴與一住庵道者道者曰自有娘生袴竟不受師再令侍者問娘未生時著箇甚麼道者無語後遷化有舍利持似於師師曰直饒得八斛四斗不如當時下得一轉語好

道吾得褪 藥山法嗣 傳燈十四 有施主施褪藥山提起示衆曰法身具四大否有人道得與他一腰褪潭州道吾山宗智禪師云性地非空空非性地此是地大三大亦然藥山不違前言乃與吾褪

九峰頭尾 九峰禪師僧問如何是頭師曰開眼不覺曉僧曰如何是尾師曰不坐萬年床僧曰有頭無尾時如何師云纔是不貴僧曰有尾無頭時如何師曰雖飽無力僧曰直得頭尾相搆時如何師曰兒孫得力室內不知

搆疑構

洞山功勳 雲岩法嗣 人天眼目 洞山功勳五位 向奉功共功功 僧問如何是向洞山云喫飯時作麼生僧問如何是奉山云背時作麼生僧問如何是功山云放下鉏頭時作麼生僧問如何是共功山云不得色僧問如何是功功山云不共

楊岐七事

元靜十門 五祖演法嗣 普灯十一 南堂元靜禪師示衆曰夫參學至要不出最初句與末後句透得過者平生參學事畢其或未然與你作十門各用印證自心看得穩當也未一須信有教外別傳二須知有教外別傳三須會有情說法與無情說法無二四須

0276

見性如觀掌上了了分明一一田地隱密五須具擇法眼六須行鳥道玄路七須文武兼濟八須摧邪顯正九須大機大用十須向異類中行此十門諸人還一一穩當也未若只是閉門作活計獨自要了身却不在此限若欲荷負正宗紹隆聖種須盡明此綱要十門方坐得曲彔床受得天下人禮拜敢與佛祖爲師若不到恁麼田地只一向虛顯他時異日閻羅老子未敢放你在有麼出來大家證據若無不用久立

老安作用 傳灯九 嵩岳慧安國師因坦然懷讓二人來參問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安曰何不問自己意曰如何是自己意安曰當觀密作用曰如何是密作用安以目開合示之然於言下大悟更不他適讓機緣不偶辭往曹溪滅時稱老安國師

馬祖勞倦 會元三 僧問馬大師離四句絕百非請師直指某甲西來意大師云我今日勞倦不能爲汝說問取智藏去問智藏云何不問和尚僧云和尚敎來問藏云我今日頭痛不爲你說問海兄去僧問海兄海云我到者裏却不會僧擧示馬大師大師云藏頭白海頭黑

鏡淸雨聲 雪峯法嗣 會元七 鏡淸問僧門外是什麼聲僧曰雨滴聲師云衆生顚倒迷己逐物僧云和尚作麼生師云洎不迷己意旨如何師云出身猶可易脫體道應難

龐公雪片 馬祖弟子 會元七 龐居士因辭藥山山命十人禪客相送至門首士乃指空中雪云好雪片片不落別處時有全禪客云落在什麼處居士送與一掌全云居士也不得草草士曰恁麼稱禪客閻羅老子未放你在全云居士作麼生士又與一掌云眼見如盲口說如啞

雪竇靈臺 智門祚法嗣 僧寶傳中 和補曰師爲道日損偈云三分光陰二早過靈臺一点不揩磨貪生逐日區區去喚不回頭爭奈何

皷山擧箭 雪峯法嗣 會元七 皷山赴大王請雪峯門送回至法堂乃曰一隻聖箭直射九重城裏去也太原孚曰是伊未在峯曰渠是徹底人孚曰若不信待

某甲去勘過遂趂至中路使問師兄向甚麼處去
山曰九重城裏去孚曰忽遇三軍圍繞時如何山
曰他家自有通霄路孚曰恁麼則離宮失殿去也
山曰何處不稱尊孚拂袖便回峯問如何孚曰好
隻聖箭中路折却了也遂擧前話峯乃曰好渠語
在孚曰這老凍膿猶有郷情在

銕面退席 興化法嗣 僧寶傳下 蔣山元禪師殁舒王以禮致
秀銕面嗣其席秀至山王先候謁而秀方理叢林
事不時見王以爲慢已遂不合棄去

克賓出院 會元十一 興化謂克賓維那曰汝不久爲唱
導之師賓曰我不入這保社化曰你會了不入不
會了不入賓曰總不與麼化便打曰克賓維那法
戰不勝罰錢饡飯次日興化入堂白槌曰克賓維
那法戰不勝罰錢五貫設饡飯一堂仍須出院賓
後出世住大行山嗣興化

池陽百問 事苑第五 普燈三 隨州大洪第一世報恩禪師
甞設百問以問學者其略曰假使百千劫所作業
不忘爲甚麼一稱南無佛罪滅河沙劫又作此相

○曰森羅萬象總在其中具眼禪人請試甄別

佛陀三勸 傳燈十四 鳳翔府法門寺佛陀和尚常持一
串數珠念三種名號曰一釋迦二元和三佛陀自
餘是什麼椀𧿒丘一箇過終而後始事迹異常時
人不可測

天然剗草 傳燈十四 如前丹霞掩耳之處

提婆投針 會元一 提婆菩薩自執師子國來求論難
造龍猛門龍猛素知其名遂滿鉢盛水令弟子持
出示之提婆見水默而投針弟子將還龍猛深嘉
嘆曰水之澄以方我德彼來投針以窮其底若斯
人者可以論玄議道

藥山長嘯 石頭遷法嗣 傳燈十四 藥山一夜登山經行忽雲
開見月大嘯一聲應澧陽東九十里居民盡謂東
家明辰迭相推問直至藥山徒衆曰昨夜和尚山
頂大嘯李翺贈詩曰選得幽居愜野情終年無送
亦無迎有時直上孤峯頂月下披雲嘯一聲
般若狂吟

師備果子 會元七 玄沙與韋監軍喫菓子韋問如何

是日用而不知師拈起菓子曰喫葦喫菓子了再問之師曰只者是日用而不知

智勤林檎　潙山法嗣　傳灯十一　僧問靈雲如何是西來意雲曰井底種林檎

佛果澈口

婆子點心　傳燈十七　德山者簡州周氏子丱歲出家依年受具精究律藏於性相諸經貫通旨趣常講金剛經時謂之周金剛嘗謂同學曰一毛吞海海性無虧纖芥投鋒鋒利不動學與無學唯我知焉後聞南方禪席頗盛師氣不平乃曰出家兒千劫學佛威儀萬劫學佛細行不得成佛南方魔子敢言直指人心見性成佛我當摟其窟穴滅其種類以報佛恩遂擔青龍疏鈔出蜀至澧陽路上見一婆子賣油餠因息肩買餠點心婆指擔曰這箇是甚麼文字師曰青龍疏鈔婆曰講何經師曰金剛經婆云我有一問你若答得施與點心若答不得且別處去金剛經道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未審上坐點那箇心師無語遂往

龍潭

蠱毒之鄉　傳燈十七　僧問曹山學人十二時中如何保任山曰如經蠱毒之鄉水不得霑著一滴

荊棘之林　會元十五　僧問藥山學人擬歸鄉時如何山曰汝父母徧身紅爛臥在荊棘中汝歸何所僧曰恁麼即不歸去也山曰汝却須歸去汝若歸鄉我示汝箇休糧方僧曰便請山曰二時上堂不得咬破一粒米

本寂滲漏　洞山法嗣　人天眼目　曹山三種滲漏其詞曰一見滲漏謂機不離位墮在毒海二情滲漏謂智常向背見處偏枯三語滲漏謂體妙失宗機暗終始學者濁智流轉不出此三種

克符料揀　臨濟法嗣　會元十一　臨濟初至河北住院見普化克符二上座乃謂曰我欲於此建立黃檗宗旨汝且成褫我二人珍重下去三日後普化却上來問和尚三日前說甚麼濟便打三日後克符上來問和尚前日打普化作什麼濟亦打至晚小參曰有時奪人不奪境有時奪境不奪人有時人境兩俱

奪有時人境俱不奪有僧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
臨濟之曰煦日發生鋪地錦孾兒垂髮白如絲如
何是奪境不奪人濟云王令已行天下偏將軍塞
外絕烟塵如何是人境兩俱奪濟曰并汾絕信獨
處一方如何是人境俱不奪濟云王登寶殿野老
謳歌克符頌奪人不奪境緣自帶諸訛擬欲求玄
旨思量反責麼驪珠光燦爛蟾桂影婆娑覿面無
差互還應滯網羅奪境不奪人尋言何處眞問禪
禪是妄究理理非親日照寒光澹山遙翠色新直
饒玄會得也是眼中塵人境兩俱奪從來正令行
不論佛與祖那說聖凡情擬犯吹毛劍還如値木
盲進前求妙會特地斬精靈人境俱不奪思量意
不偏主賓言不異問答理俱全蹈破澄潭月穿開
碧落天不能明妙用淪溺在無緣

之字疑剩

佛日體盈

國師水枕　祖庭事苑曰未見出處

祖心背觸　會元十七　黃龍祖心室中常舉拳問僧曰喚
作拳頭則觸不喚作拳頭則背喚作甚麼

道一長短　南岳讓法嗣 傳燈六　有僧於馬祖前作四畫上
一畫長下三畫短問曰不得道一長三短離此四
句外請和尙答師乃畫一畫云不得道長短答汝
了也

石樓無耳　石頭法嗣 會元五　汾州石樓和尙因僧問未識
本來性乞師方便指師云石樓無耳朶僧云某甲
自知非師云老僧還有過僧云和尙過在甚麼處
師云過在汝非處僧禮拜師便打

眞溪具眼　雪溪法嗣 會元十三　處州廣利容禪師初住眞溪
有僧來參師竪起拂子云眞溪老漢還具眼麼僧
云某甲不敢見和尙過師云老僧死在闍梨手裡
僧以手指胸便出師云闍梨見先師來至晚師喫
茶僧拈起盞曰者箇是諸佛出世邊事作麼生是
未出世邊事師以手撥却盞云到闍梨死在老僧
手裏僧云五里牌在郭門外師云無故惑亂師僧
僧便起謝茶師云特謝相訪

眞一作貞下同

可眞點胸　慈明法嗣 普灯三　翠岩可眞禪師到慈明大師
慈明看便問曰如何是佛法大意可眞曰無雲生

嶺上有月落波心明日頭白齒黃猶作這見解可
眞垂淚求指示明云你可問我可眞以前語問之
明日無雲生嶺上有月落波心卽於其所頓明大
法住翠岩世推爲天下法窟

昌禪擔板

德山招扇 傳燈十六 襄州高亭簡禪師初隔江見德山
遙合掌呼云不審德山以手中扇再招之簡忽開
悟乃橫趨而去更不迴顧後於襄州開法嗣德山

迦葉刹竿 會元一 阿難問迦葉云師兄世尊傳金襴
袈裟外別傳何物迦葉召阿難難應諾葉云倒却
門前刹竿著

佛光錦帳 佛光無礙禪師自蘇州永安赴詔住大
相國寺惠林禪院惠恭皇后嘗於簾下見登對罷
乘空而去自爾以太宮所進御膳供養復令取禪
師所食之餘還宮又以地錦製法衣自綴禪牌賜
之以表奉法之誠冬月賜紅錦帳子乃至服飾器
皿之類光遂以宮中所賜法衣回施法雲佛照禪
師法雲復寄與洪州寶峯湛堂和尙書云地錦法

文一作父

衣與師弟行先師之道湛堂示寂留山門至今猶
存

祐國金襴

滑終海嶋

亮隱西山 會元三 洪州西山亮座主秉經論因參馬
祖祖問曰見說座主大講得經論是否亮曰不敢
祖曰將甚麼講亮曰將心講祖曰心如工伎兒意
如和伎者爭解講得亮抗聲云心旣講不得莫是
虛空講得麼祖曰却是虛空講得師拂袖而出祖
乃召云座主師回首祖曰從生至老只是者箇師
豁然大悟遂禮拜祖曰者鈍根阿師禮作麼亮歸
告衆曰某甲所講經論謂無人及得今日被馬祖
一問平生工夫氷釋巳而乃隱西山更無消息至
今西山中人往往見之政和中有士人姓熊失其
名世爲邦陽人遊洪之諸山道過翠岩時長老思
文卽其鄉人遣二力荷轎舁至空相所經林壑隱
翳忽覩一僧負古神淸龐眉雪項編葉爲衣坐於
磐石如壁間畫佛圖澄像心疑其異人自惟亮公

隱於西山恐或是也踟躇而問曰莫是亮公不僧以手向東指熊隨手回顧失僧所在時小雨新霽熊撫其坐處而石猶溫回顧躊躇大息曰夙緣不厚遇猶不遇也

大道松妖 汾陽法嗣 僧寶傳下 泉大道住保眞庵蓋衡湘至險絕處夜地坐祝融峯下有大蟒盤繞之泉解衣帶縛其腰中夜不見明日杖策徧山尋之衣帶纏枯松上蓋松妖也

黃龍赤斑 傳燈廿一 福州皷山智岳了宗大師至鄂州黃龍問曰久嚮黃龍到來只見赤斑蛇黃龍曰汝只見赤斑蛇且不識黃龍宗曰如何是黃龍曰滔滔地宗曰忽遇金翅鳥來又作麼生曰性命難存宗曰恁麼卽被他呑却也曰謝闍梨供養

黃牛拒戒 會元十 政黃牛者錢塘人住餘杭功臣山幼孤爲童子有卓識詞語皆出人意表其師稱於人有大檀越奇之以度牒施之跪捧謝而不受其師問故曰恩不可輕受彼非知我者特以師之言施百千於一童子保其終身能施物不責報乎如來世尊大願度生則有慈廕今妙法蓮華經是當折節誦持恩併歸一於義爲當師自是益奇之年八十果以其志爲大僧游方問道三十年乃罷

師子遇姦 會元一 端師子錢穆父赴官浙東見之約明日飯端黎明獨往避雨入道傍人家幼婦出迎俄其夫至詬逐竟爲邏卒所收穆父吏速客見之問故曰煩寄聲錢公本來赴齋中塗奸情事發請自飯穆父聞之驚且笑顧客曰此僧胸中無一點疑事

石頭路滑 靑原思法嗣 會元三 鄧隱峯辭馬祖祖云什麼處去峯云石頭去祖云石頭路滑峯云竿木隨身逢場作戲遂到石頭繞繩床三匝振錫而立云是何宗旨頭云蒼天蒼天峯無語回擧似祖祖云更去問他待他有語汝便噓二聲峯去依前問石頭頭噓兩聲峯又無語回擧似祖祖云向汝道石頭路滑馬祖問丹霞從甚麼處來霞曰石頭祖曰石頭路滑還躂倒汝麼霞曰若躂倒卽不來也

五祖機峻 普燈十一 蘄州五祖法演禪師自海會遷東

◆據疑捷

◆也下疑脫得字

山太平佛鑑龍門佛眼三人詣山頭省覲祖集耆舊主事備湯菓夜話祖問佛鑑舒州熟否對曰熟祖曰太平熟否對曰熟祖曰諸莊共收稻多少佛鑑籌慮間祖正色厲聲曰汝盜爲一寺之主事無巨細悉要究心常住出計一衆所係汝猶罔知其他細務不言可見山門執事知因識果若師翁輔慈明祖師乎汝不思常住物重如山乎盖演祖尋常機辨峻據如是

明招虎尾　羅山道閑法嗣　會元十三　明招問疎山虎生七子第那箇無尾巴山云第七箇無尾巴

老宿鼠糞　傳燈廿七　昔有老宿一夏並不爲師僧說話有僧自歎曰我只與麼空過一夏不敢望和尚說佛法得聞正因兩字也老宿聊聞曰闍梨莫嗤速若論正因一字也無道了乃扣齒曰適來無端與麼道隣壁有老宿聞得乃曰好一釜羮被兩顆鼠糞汚却

法演四戒　佛鑑和尚初受舒州太平請辭五祖祖曰大凡住院爲已戒者有四第一勢不可使盡第二福不可受盡第三規矩不可行盡第四好語不可說盡何故好語說盡人必易之規矩行盡人必繁之福若受盡緣必孤勢若使盡禍必至鑑再拜服膺而退

守初三頓　雲門法嗣　傳燈廿三　洞山守初詣雲門門問近離何處對曰査渡又問夏在何處對曰湖南報慈又問幾時離對曰八月二十五門曰放汝三頓棒山罔然良久又申問曰適來祇對不見有過乃蒙賜棒實所不曉門呵曰飯袋子江西湖南便爾商略山悟其旨曰他日正當於無人煙處不畜一粒米飯十方僧卽日辭去

成禪一喝　埜錄上　淨因成禪師同法眞圓悟慈受幷十大法師齋于太尉陳公良弼府第時徽宗私幸觀其法會善華嚴者對衆問諸禪師曰吾佛設教自小乘至圓頓掃除空有獨說眞常然後萬德莊嚴方名爲佛禪師一喝轉凡成聖與諸經論似相違背今一喝若能入五教是爲正說若不能入是爲邪說諸禪師顧成成曰如法師所問不足三大

也有下當有而字

禪師之酬淨因小長老可以使法師無惑也成召善善應諾成曰法師所謂佛之小乘教者乃有義也大乘始教者乃空義也大乘終教者乃不有不空義也大乘頓教者乃即有即空義也一乘圓教者乃不空而不有不有而不空義也如我一喝非惟能入五教至於百工伎藝諸子百家悉皆能入成乃喝一喝問善曰還聞麼善曰聞成曰汝既聞則此一喝是有能入小乘教成須臾又召善曰還聞麼曰不聞成曰汝既不聞則適來一喝是無能入始教成又顧善曰我初一喝汝既道有喝久聲消汝復道無道無則元初實有道有則于今實無不有不無能入終教成又曰我有一喝之時有非是有因無故有無一喝之時無非是無因有故無即有即無能入頓教成又曰我此一喝不作一喝用有無不及情解俱忘道有之時纖塵不立道無之時橫徧虛空即此一喝入百千萬億喝入此一喝是能入圓教善不覺身起于座再拜於成之前成復爲善曰非惟一喝爲然乃至語默動靜一切時一切處一切物一切事契理契機周遍無餘於是四衆歡喜聞所未聞龍顏大悅

太宗十問 會元六

太宗皇帝一日幸相國寺見僧看經問曰是甚麼經僧曰仁王經　帝曰既是寡人經因甚却在卿手裡僧無對 雪竇代曰皇天無親唯德是輔 幸開寶塔問僧卿是甚人對曰塔主　帝曰朕之塔爲甚麼卿作主僧無對 雪竇代曰合國咸知 一日因僧朝見帝問甚處來對曰廬山臥雲庵　帝曰朕聞臥雲深處不朝天爲甚到此僧無對 雪竇代曰難逃至化 僧入對次奏曰陛下還記得麼帝曰甚處相見來奏曰靈山一別直至如今　帝曰卿以何爲驗僧無對 雪竇代云貧道得得來 京寺回祿藏經悉爲煨燼僧欲乞宣賜 雪竇召問昔日摩騰不燒如今爲甚却燒僧無對 雪竇代云陛下不忘付屬 帝嘗夢神人報曰請 陛下發菩提心因早朝宣問左右街菩提心作麼生發街無對 雪竇代云實謂今古罕聞 智寂大師進三界圖帝問朕在那一界中寂無對 保寧勇代云陛下何處不稱尊 一日朝罷　帝擎鉢問丞相王隨曰既是大庾嶺頭提不起爲甚麼却在

朕手裡隨無對

耽章寶鏡　洞山法嗣 僧寶傳　曹山寶鏡三昧其詞曰如是之法佛祖密付汝今得之其善保護銀盌盛雪明月藏鷺類之弗齊混則知處意不在言來機亦赴動成窠臼差落顧佇背觸俱非如大火聚但形文彩卽屬染汚夜半正明天曉不露爲物作則用拔諸苦雖非有爲不是無語如臨寶鏡形影相視汝不是渠渠正是汝如世嬰兒五相完具不去不來不起不住婆婆和和有句無句終必得物語未正故重離六爻偏正回互疊而爲三變盡成五如茎（徒結反具五味草也）草味如金剛杵正中妙挾敲唱双擧通宗通塗挾帶挾路錯然則吉不可犯忤天眞而妙不屬迷悟因緣時節寂然昭著細入無間大絕方所毫忽之差不應律呂今有頓漸緣立宗趣宗趣分矣卽是規矩宗通趣極眞常流注外寂中搖係駒伏鼠先聖悲之爲法檀度隨其顚倒以緇爲素顚倒相滅肯心自許要合古轍請觀前古佛道垂成十劫觀樹如虎之缺如馬之馵以有下劣寶几珍御以有驚異黧奴白牯羿以巧力射中百步箭鋒相直巧力何預木人方歌石兒起舞非情識到寧容思慮臣奉於君子順於父不順●於●母不孝不奉非輔潛行密用如愚若魯但能相續名主中主

◆於母二字疑衍

南衙題辭

新開鷄鴨　巴陵新開顥鑒大師 傳燈廿二　僧問巴陵祖意教意是同是別陵曰鷄寒上樹鴨寒下水

石門鈎錐　首山念法嗣 會元十一　石門蘊聰慈照禪師上堂十五日已前諸佛生十五日已後諸佛滅十五日已前諸佛生你不得離我這裡若離我這裡我有鈎子鈎你十五日已後諸佛滅你不得住我這裡若住我這裡我有錐子錐你且道正當十五日用鈎卽是用錐卽是遂有偈曰正當十五日鈎錐一時息更擬問如何回頭日又出

無餘喝道

萬卦題詩

蚊鑽鐵牛　會元九　泉州招慶院道匡禪師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蚊子上鐵牛潙山一日問雲岩聞

汝久在藥山是否岩云是山曰藥山大人相如何岩云涅槃後有山曰涅槃後有作麼生岩云水灑不著雲岩却問溈山百丈大人相如何山曰巍巍堂堂煒煒煌煌聲前非聲色後非色蚊子上鐵牛無汝下觜處

踞解秤槌　會元十二　僧問大愚如何是佛愚曰鋸解秤槌

龐蘊是非　傳燈八　龐居士問本溪和尚丹霞打侍者意在何處溪曰大老翁見人長短在士曰爲我與師同參方敢借問溪曰若恁麼從頭擧來共你商量士曰大老翁不可共你說人是非溪曰念翁年老士曰罪過罪過

淸平豐儉　翠微無學法嗣　傳燈十五　鄂州淸平山令遵禪師上堂曰諸上坐夫出家人須會佛意始得若會佛意不在僧俗男女貴賤但隨家豐儉安樂便得諸上坐盡是久處叢林偏參尊宿且作麼生會佛意試出來大家商量莫空氣高至後一事無成一生空度若未會佛意直饒頭上出水足下出火燒身

◈奉行疑倒

鍊臂聰惠多辨聚徒一千二千說法如雲如雨講得天華亂墜只成箇邪說爭競是非去佛法大遠在諸人幸値色身安健不値諸難何妨近前著此工夫體取佛意好

大顚佛光　石頭遷法嗣　事苑四　韓愈至潮州聆大顚禪師之名累邀之不至一日大顚特往謁之愈曰三請不來不召何來曰三請不來爲侍郎不召而來爲佛光愈曰如何是佛光顚曰看看

雪峰火焰　會元七　玄沙因雪峯指火曰三世諸佛在火焰裡轉大法輪沙曰近日王令稍嚴峯曰作麼生沙曰不許攙奪行市雲門曰火焰爲三世諸佛說法三世諸佛立地聽

大惠還僧　圓悟勤法嗣　會元十九　臨安府徑山宗杲大惠普覺禪師道法之盛冠于一時衆二千餘皆諸方俊乂侍郎張公九成亦從之游灑然契悟一日因議及朝政與師連禍紹興辛酉五月毀衣牒屏居衡陽乃裒先德機語間與拈提離爲三帙目曰正法眼藏凡十年移居梅陽又五年高宗皇帝特恩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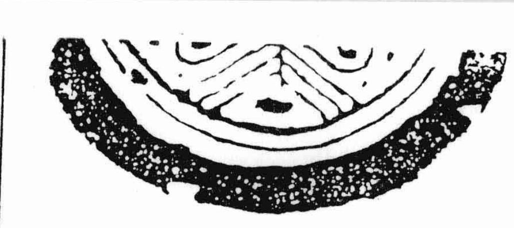
還明年春復僧伽梨四方虎席以遨率不就後奉
朝命居育王逾年有旨改徑山道俗歆慕如初

寂音遭貶　眞淨文法嗣 僧寶傳十九　清源惠洪覺範號寂音尊者崇寧元年反於長沙雲蓋是時陳公瓘瑩中謫嶺外以偈見寄且欲其爲負華嚴經入嶺偈曰大士遊方興盡回家山風月絕纖埃杖頭多少閑田地挑取華嚴入嶺來師和之曰因法相逢一笑開俯看人世過飛埃湖湘嶺外休分別圓寂光中共往來其後師坐與公遊而獲譴

首山竹篦　風穴沼法嗣 會元十一　首山拈竹篦問僧喚作竹篦則觸不喚作竹篦則背且道喚作甚麼

玄冥木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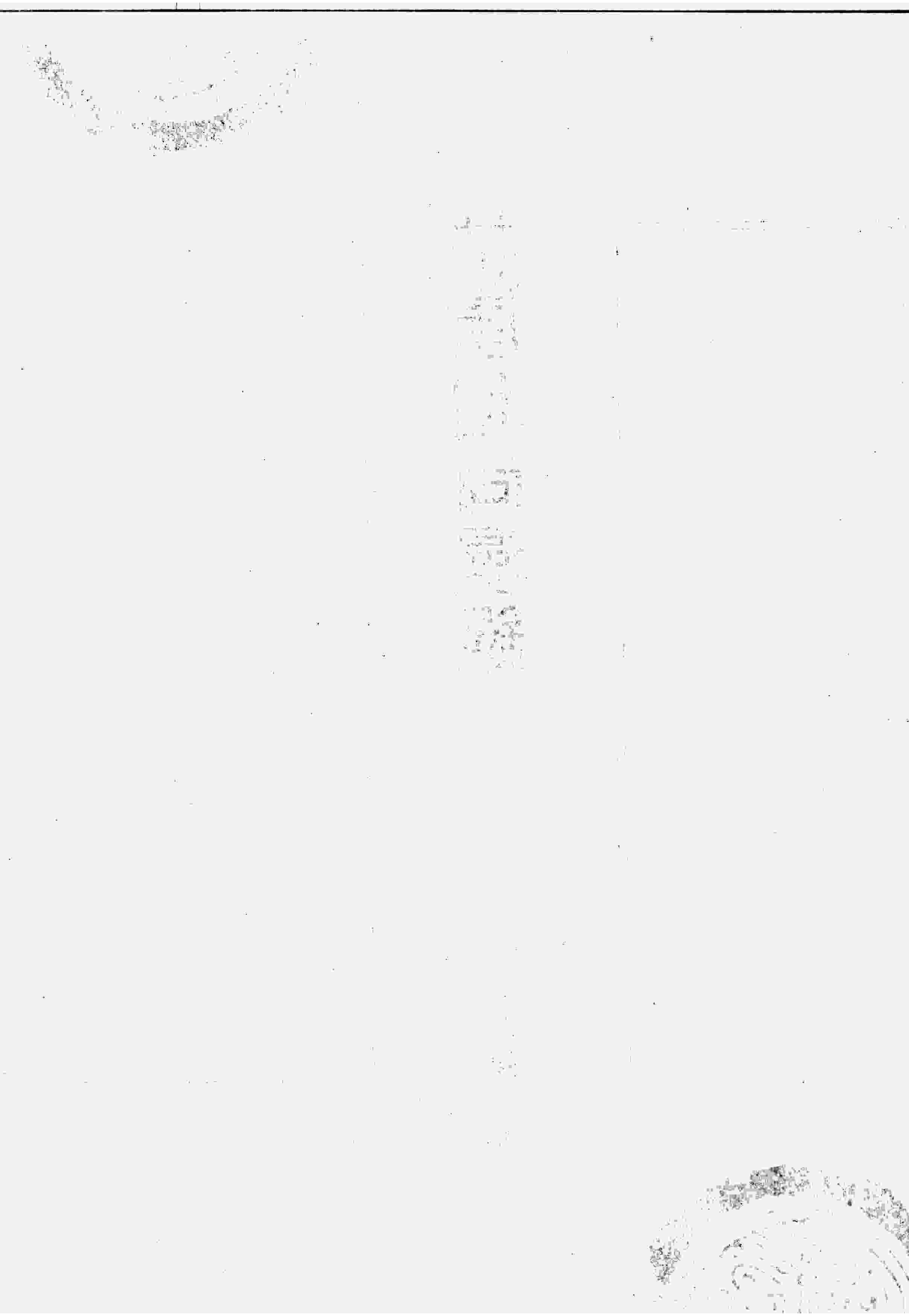
禪苑蒙求卷之下終



枯崖和尚漫錄

宋・圓悟 編





枯崖和尚漫錄序

石谿偃谿愛人物崇風教賢於端嘉諸老暮年靈徑於余尤親密評商述作一語無諱嘗道枯崖仲簡于二老厥後俱掌記徑山簡富於文惜早世而枯崖淸苦憤發正宗有聞余居喝石嵓夾路玉簪花一開秋風騷然或笑曰禪和子纔見此花則憂禦寒無計東馳西騖獨枯崖坐破囱怡然每携被嵓上同宿月凉登閣雪霽看山相與冐中耿耿余出錦谿報慈歸延平含淸數年稍睽間閲枯崖集古成錄偃谿喜其所取機緣皆有控人入處後村謂何時羹茗爲重論竹谿謂宅時共入僧寶傳枯崖南歸携錄相訪適余遷光孝攣爾過目而別今枯崖瑞世泉南興福而起藏主爲之刋梓欲叙夫參方正眼爲人峻機逸致高標激貪立懦備見乎此因思石谿閑居太白欲刻仲宣孚非庵光艮嵓沂勝叟定諸人舊作及捧黃住山酬應不韻亦不果枯崖當搜抉其遺繼纘彙集俾五燈之後復見一燈光明燭天下豈漫錄云乎哉枯崖名悟福之福淸人咸淳八年仲春北山紹隆書于鼓山

老禪庵

昔偃溪佛智禪師住靈隱予客臨安相與往來神交道契非一日知枯崖之名久矣未曾眉毛厮結偶寓于泉因過興福寺一見元是屋裏人恬淡寡言眞脫偃溪印子來頃聞枯崖癸亥歲歸徑山蒙堂裒集平昔所聞見宗宿入道機緣示衆法語及殘編短碣名字未上于燈者隨所筆名曰漫錄其志有在是似偃溪彼叱掌下無事閙裏是歲夏五忽謂曰將謂所述者効紀談雜錄資談柄耳今閲之則異是所收機語皆有控人入處已用筆點下餘則剗却且囑宜珍藏之予雖欲見是錄而未暇扣忽得起座元携元藁過我欲爲鋟梓請信庵一轉語予詳復數四雖枯崖得之所聞所見然編集成傳或讚或拈或著語或紀實一一自胷襟流出豈是依本葫蘆則知枯崖和尚所集者皆發藴櫝之美玉而非鼠璞佛智禪師所點者皆還走盤之遺珠而非魚目予更贅語恐反生玉之瑕而爲珠之纇矣起兄請之力不獲已再垂一足助彼

晝蛇噫漫錄一出何異揚雄之草玄取譏於人雖然
後世必有子虛者出
咸淳壬申夏　清漳信庵陳　叔震　序

◎虛原本書體不明或雲字歟

枯崖和尚漫錄卷上

圓通宗照庵主因木庵初到泉南館是庵一日具威儀問曰某甲懸鈍乞師指箇見處木庵指面前香爐曰見麼照曰見庵曰見處如何照曰某甲不會庵曰又道見也照悚悟流汗浹背自此杜門四不出一衲百結韻致高古莫能親踈之

慈慧祖派禪師温陵張氏子祝髮於開元羅漢寺參文關西之嗣宗岱餘宗學僧問雲門如何是正法眼答曰普又僧問如何是正法眼答曰瞎子作麼生會派罔措由此焦慮忘飢寢一夜坐至子刻聞山禽叫一聲省悟黎明求宗印證纔入門便喚曰和尚宗曰子來作麼派曰東家杓柄長西家杓柄短宗曰子夜來發顛耶派曰是和尚顛是某甲顛宗下禪床搊住曰見什麼道理派曰伏惟和尚尊候萬福宗托開曰還我前日話頭來派作女人拜復呈頌曰問正法眼答曰普瞎萬里清風一溪明月今香泥像留於里之四松爲緇素欽仰焉

黃莊定公祖舜晚尤淡薄留心禪宗因觀傳燈悟入述偈曰六載留心讀釋書幾回紙上被模糊今朝放下都無事只是從前箇老夫仕至執政爲紹興名臣且能證徹此道朱許裴李專美於前矣

浙翁佛心禪師初到雙徑見大慧之嗣仁公扣以當時千七百衆咨決之要得狗子無佛性話默領去過台之報恩求決於佛照夜參聞擧世尊鞭影語曰見鞭影而行非良馬也言下省悟且日入室問不思善不思惡正恁麼時如何是琰上座本來面目曰佛手遮不得復隨侍證老衲於番陽聞旁僧商量雲門話墮話云那裏是這僧話墮處豁然洞見佛照從前機用佛照每語人曰我握拂柄以來的契吾機者惟琰爾後佛照佛心接武住凌霄法席俱盛如佛日徑在時也佛心塔在澗東詳見誌銘

興化軍瑞香烈庵主本郡人號幻住叟妙年奇逸飽叢林久參等庵後得東庵發明心要歸鄉居虎丘巖餘十年有山居小詠其一曰客來詢秘密幽鳥語聲喧此意分明甚何消我再言嘉定間郡守以東塔招之不出及移錫瑞香得東庵訃擧哀拈香云向來信采遊江外業風吹到明州界壓著聱頭老拙庵驀遭毒手相殘害猛虎出林不足威蚖蛇當路未爲恠虛空激撈火星飛流布叢林惡聲在死中得活復歸來冷地思量眞叵耐近聞筋斗已倒翻且喜昇平吾道泰炷香聊以表殷勤償却拳頭竹篦債大衆只如佛照和尚既然與麼且道只今是雪屈耶是酬恩耶說著雖非直半文誰知却有通人愛瑞香得處分明確守其志不肯應世伽梨勃窣於水光林影中想見其高風逸韻令人意消

鐵鞭韶禪師因密庵開堂直趨前曰箇是選佛場心空及第歸今日相見處大地起風雷作麼生是相見底事庵不答又曰十二時中有箇漢把劒來截將你頭去爭奈渠何亦不答遂撼一坐具曰遇這冤家不打更待何時亦不答退身唱三聲喏曰捉得賊頭袁達李磨到請鈞旨庵方竪一拳示之曰領鈞旨翻筋斗便出庵入室罷告衆曰適來有箇漢牙如劒樹口似血盆手把一條垂條如鐵鞭相似老僧親遭一下

汝等諸人切須照顧自此號曰鐵鞭六年爲不釐務
侍者

萬庵柔禪師示衆云有句無句如藤倚樹荊棘林中開活路樹倒藤枯句歸何處生鐵秤鎚被虫蛀泥盤放下笑呵呵殺人劍與活人刀若是金毛獅子子三千里外見諸訛佛生日云周行七步已入邪路目顧四方開眼尿床指天指地有甚巴鼻唯我獨尊猶是兒孫畢竟浴他圖箇什麼良久云珊瑚枕上千行泪半是思君半恨君閱此數語履霜知氷踐露知暑矣密庵離門戶嚴緊而接人甚盛豈有呑舟之鱗能漏網耶

芥堂璁禪師預木庵室一日侍次忽逢其怒曰你在此作什麼夏制將滿西來意作麼生會纔擬答被劈口打一掌且厲聲曰速道速道纔擬答又被打一掌忽省發汗下禮謝而去自此諸方號弘法道者莫不往參激晚住吳門聖因益馳聲譽白髮垂肩叢林呼爲璁白頭云

眞源慧日禪師字明可方峻超卓頌黃龍三關云我手佛手糞箕掃帚拈起便行誰分先後我脚驢脚步步踏著踏破虛空一任卜度人人有箇生緣屋漏望見靑天昨夜泥牛勃跳帶庵金剛發顚應庵見之歎曰眞黃龍的骨孫也頌竹篦子云牢載出師當古塞將軍疋馬意崢嶸不知打破重城了空把牢關不放行大慧聞曰此黃龍兒孫亦解我楊岐下說話眞源嘗問僧曰佛以一大事因緣出見於世如何是一大事因緣僧無語復引諭而謂之曰如一顆明珠頓在朝天門鬧頭市裏千人萬人行過不見忽有一箇漢遇著便叫云我快活只是這箇道理會麼初住杭之多福後住昇之興教明之香山乃天台萬年雪巢一村僧嗣語言宗旨木水之有本原也雪巢別帖云專介之來収書且喜被臨安命遴選出世仍審別後新頌住持道體康安深以爲慰中間赴長蘆欲得相見知已入院人言多福政在於潛新城深山中只成悵然而已我身畔別無人甚望汝歸來奈何已出佩空王印事要兩全則難矣且勉力向前行道不可忽縱自已令厚却薄他人軟暖淡薄汝亦深悉之今之住

院多如此可相信也若到秋間我定要歸天台萬年觀音別院必作長往計無因見汝且自保順世間人情使祖道光顯至祝普灯只載其嗣法法常首座

愛堂妙湛禪師依水庵於杭之淨慈爲水頭淨頭一日於寺前舉扇化錢忽然猛省因忘縮臂旁僧訶曰獃子扇上有錢了通身汗出掖歸白水庵而印可之亦有頌示之云一堆屎上一尊佛放出毫光照天地鑊湯爐炭裏生蓮只因洗面摸著鼻爲肯堂首衆日新福帥王公度遊山與論契合到福以黃檗招之後赴吳門守趙公彥橚承天之請方順寂愛堂安吉人朴野絕文飾間發語言如枯柴人不及見惜哉

臨安府徑山少林佛行崧禪師生於建之浦城徐氏受業於夢筆峰等覺瑞世於安吉報本嗣東庵道聲四馳未幾起住杭之淨慈上堂舉僧問鹽官如何是本身盧舍那官云與我過淨缾來僧提淨缾至官云復安舊處著拈云鹽官八萬四千毛竅竅竅俱開三百六十骨節節節欲斷可惜這僧如夢相似上堂舉洞山云初秋夏末兄弟東去西去直向萬里無寸草處去後來劉陽庵主道出門便是草大陽云不出門亦漫漫地拈云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則不無三大老子細檢點將來總是藤蛇繞足且利害在什麼處誰知雲外千峰頂別有靈松帶雨寒上堂云是法不可示言辭相寂滅春葩千萬叢春山千萬疊正與麼時釋迦老子打失鼻孔是汝諸人還知麼喝一喝下座上堂云欲得大用見前直須頓忘諸見諸見若盡昏霧不生大智洞明更非他物遂舉拂子云看看若道見頭上安頭若道不見斬頭覓活畢竟如何良久云洎合錯下注脚喝一喝下座既退席過武康宴山接待寺　寧廟尤重佛法嘉定間再得旨董南山即詔延和殿登對賜號佛行禪師金襴袈裟寵榮至矣

臨安府淨慈肯堂充禪師餘杭人嗣顏萬庵風規肅整望尊一時頌即心即佛云美如西子離金闕嬌似楊妃下玉樓終日與君花下醉更嫌何處不風流曹山喫酒云販海波斯入大唐先將珍寶暗埋藏却來伸手從人覓爭奈難瞞有當行舉萬庵先師有語云坐佛床斫佛脚不敬東家孔夫子却向他鄉習禮樂

拈云入泥入水則不無先師爭奈寒蟬抱枯木泣盡
不回頭卓拄杖云灼然有不回頭底肯堂向丹子裏
禮你三拜昔大溈佛性謂頌古拈古要奢儉得所如
人解使錢不必多也嘗讀肯堂語者當自知之
寶峰端庵主久侍佛照見其頌女子出定因緣有悟
入處一日造丈室於座左側叉手而立少頃便出照
呼來前日有什麼辨白端又於右側叉手而立照喝
端趨出照頷之端恂恂如鄙人居小庵無宿給戶外
之屨常滿同門如權孤雲印鐵牛致書招之不出
安吉州烏回月林觀禪師性純誠無矯飾福之候官
黃氏子初爲牧童鞭叱牛有省屛葷血投雪峰忠道
者出家謁荊南二聖戒準得度見澧州證老衲獲其
法初造室聞舉話云若能轉物即是如來面前香臺
作麼生轉曰築著磕著被叱去復隨侍過饒之薦福
看雲門話墮又十年一日繞蓮池行自誦云那裏是
這僧話墮處忽大徹塗毒在徑山遯庵在華藏皆有
書致之分座頌洞山麻三斤云脣上碧斑賓豹博舌
頭嘗的帝都丁蘋呼小玉元無事只要檀郎認得聲

乚莫通驀

嘉泰間瑞世吳門聖因遷承天萬壽學者輻湊住烏
回示疾日猶再鼓入室且曰桂花開時吾將行俾其
徒預結夏制已而桂花盛開嘉定丁丑四月十三日
也參前入室再鳴鼓普說衆集定拈拄杖云有拄杖
與拄杖無拄杖奪拄杖衆中莫有會底出來道看衆
無對擲下拄杖危坐書偈而寂閱世七十五坐夏五
十一闍維舍利不可計烏虖命世宗師處死生如雲
行鳥飛初無留礙烏回夏中入滅桂盛開如其言此
尤見其超絕奇瑞明驗處非荷負大法精一力乎
曹源生禪師在信之龜峰示衆云從朝至莫鍾魚鼓
板爲諸人發上上機了也若信得及塵沙諸佛在諸
人脚跟下踍跳若信不及龜峰拾得口喫飯拍禪床
下座眞黃龍所謂如數世富人一錢不虛用耳
松源岳禪師初入閩見乾元木庵久之辭去木庵舉
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源曰裂破曰琅邪道好一堆爛
柴虀曰矢上加尖曰吾兄下語老僧不能過其如末
在他日拂柄在手爲人不得驗人不得曰爲人者使
博地凡夫一超入聖域固難矣驗人者打向面前過

不待開口已知渠骨髓何難之有庵舉手曰明明向汝道開口不在舌頭上後當自知逾年源見密庵於衢州西山隨問卽答庵笑曰黃楊禪爾後在徑山聞庵問旁僧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忽大徹乃曰今日方知木庵道開口不在舌頭上源生處之龍泉吳氏開法蘇臺澄照慶元間被　旨住靈隱門庭高峻入者鮮不爲大器烏虖松源破庵曹源萬庵豈非起中峰之道者耶

大梅止翁祥禪師無用嗣子示衆云瑞岩示衆絕支離栗棘金圈劈面揮直下有人呑透得更須來喫頂門鎚語言質直如其人住山規模尤過人

月林觀禪師會中有一杜多行明得俱胝一指話且曰吾老矣須再來歸寂後三十餘年月林在湖之報本夜夢開室舉俱胝話見杜多行造室豎一指明旦室內舉前話孤峰秀公時在旦過中趨入亦豎一指月林曰杜多行再來矣

福唐明首座號寂照飽參聰敏久侍空叟於四明玉几叟感風疾累年左右相繼辭去照服勞益勤叟常囑以福鮮不宜出世爲人歸里爲鑑絕照首衆鼓山帥李公俊以大雲峰招之辭以偈云箇是皇朝無事僧談禪說道總無能頹然送日猶嫌贅敢把虛名玷祖燈絕照勉其出復曰願做閑人述偈云恰露半頭原畔立故人底事又相逢柴門去此無關鑰佛若來時却弗容卽日遁去後寓閩淸白雲學者景向又數年帥趙公希瀞書禮以雪峰迎請照以書授小師圓庵主辭謝不赴帥封沉香爲供將以四句云道人高臥挽不來凛凛淸風起懦頑太守無由親問道瓣香聊寄小師回寂照三十餘年守一破紙被見地明白遵記莂而恥表襮依林藪而安寂寥始卒不易使爭競名位販賣佛祖者聞其風亦可以少愧矣

浙翁佛心禪師示如璨法語云本色道流十二時中六根門頭空牢牢地如一面軒轅寶鑑胡來胡現漢來漢現還甚眞如涅槃菩提煩惱以至世間虛幻情欲逆順是非一一照破直是汙染不得若也六根門頭纔有纖毫異念便被許多爲障爲礙爲寃爲對使得七顚八倒凡聖之岐由此而分然凡聖初無兩種

只是一箇了事人了底喚作聖不了便是凡夫龎居士云不是聖人了事凡夫此之謂也既知得了更須子細不可目前輕結褁著箇裏方要見人咬定牙關且崖將去驀然崖到懸崖撒手處正好入人爐鞴受人鉗鎚稱箇本色道流不爲分外忽爾時緣所迫出來與人解粘去縛內亦無愧自然綽綽有餘裕也閱此眞臨濟宗骨髓耳

常州華藏明極祚禪師嗣暉自得嘗擧保壽開堂語拈云保壽開堂爲衆竭力三聖推出故園春色保壽便打可知禮也瞎却鎭州一城人眼三聖重重露肝膽保壽下座便歸方丈千古叢林爲榜樣喝云喚作榜樣得麽明極以大父事宏智拈提如山濤論兵闇合孫吳亦可爲叢林榜樣

安吉州鳳山資福破庵先禪師王氏蜀廣安新明人也參密庵於烏巨隨衆入室見其爲旁僧擧不是風動不是幡動忽然朗悟復隨侍過蔣山五載不自衒鬻亦未嘗得其許可遂辭歸蜀密庵潛乘小肩輿前餡五里袖中出語餞之曰萬里南來川藞苴奔流度刃扣玄關頂門戳瞎摩醯眼去住還同珠走盤破庵住夔府臥龍始通法嗣書時密庵在天童謂育王佛照曰元來川僧有道義佛照曰待伱知得遲了蓋密庵平生怕川僧不肯掛搭而佛照喜川僧堂中大半是也

妙峯喜禪師住台州惠因開爐示衆云翠雲隨例也開爐撥盡寒灰火也無豎起拂子云拈起死柴頭上底吹云不知誰是赤鬚胡高原聞之薦於靑山鄭公公云見說他住壞人院子原云佛法也要人撑拄在後居臨安永教公果付下省劄請住小瑞岩再見佛照於育王以風旛語直箭鋒機佛照贈之以偈云今日爲君通一線斬丁截鐵起吾宗妙峰劉氏晚年叢林以老劉呼之

衢州報恩百拙登禪師和州烏江人族閔氏應庵晚子袓有見時言夜半如日晝示學者曰道人相見莫週遊大地都盧是一州信手拈來信手用始知大地一毫取又曰道人相見勿哆哆一句可以定干戈得失是非都拈却不知那事復如何住報恩三夏賦性

◆日疑白

絕彫飾機語皆質直故有百拙之號

野雲南禪師會稽人表裏端勁先於無用會中爲園頭有契悟後瑞世示衆云霜風落木鴈陣驚寒生身父母露出心肝觀音菩薩嗔霍不盡失卻鼻孔且喜諸人天下太平又云百計推尋永不見面一時休去在處逢渠長連床上喫粥喫飯取飽爲期我且問你常住一粒米是幾番過手烏虖楊岐之道至大慧大振語言機辯胥江八月之濤莫能遏者也無用祇以其親切底接人亦無敢湊泊晚始得野雲此等示衆眞無用親切語未知孰爲優孟孰爲孫叔也不忝爲佛日之子孫矣

淳庵淨禪師蜘蛛頌云立處孤危用處親一絲頭上定乾坤渠儂不是誇機變要與衆生斷命根爲人所謟尤能節儉省事不勞役人亦如舜老夫炙灯掃地皆躬爲之

退庵奇禪師預印別峰室于徑山別峰纔望見其來失喜下床接之不復爲衆舉話退庵恐妨衆後惟未至往金山普說云便恁麼散去早是辜負平生了也

那堪更進前咨詢某甲等爲生死事大無常迅速不堪爲種草若是互爲賓主成法爲人却較些子此爲已徹證者說或者久在叢林非不用心不能得箇透徹者過在什麼處過在信根不重半信半疑似做不做只是無決定志又不能全身放下縱使放得下做得理路絕處情識盡處靜境不戀鬧境不拘只與麼浸在死水裏分明死了活不得往往多只向這裏著到若能猛烈崖將去一撞撞著始得此爲久在叢林打未到頭者說若是乍入叢林兄弟信根純淨諦聽此事恰似箇白練絹相似不受他人點汙得遇明師發一片誠心不顧出人前唯只是要參禪學道發明心地資之勇猛確然以生死大事爲念十二時中時時覷捕驀然泯慮絕知解如晴空萬里不掛片雲何患日頭不出也日頭纔出無不照處日頭出時恰似箇什麼山野老婆心切向壁角頭拈出一片陳橘皮與諸人作樣子豈不見壽禪師因普請次抛下一片柴頭驀然契悟便道撲落非他物縱橫不是塵山河及大地全露法王身這箇時節還計較得麼如人飲

水冷暖自知法眼和尚也曾恁麽打發一回便解道物物到心上全心物自閑古今城郭裏得者住如山可謂眞語者實語者當恁麽時不用求殊勝殊勝自然至非但壽禪師大法眼如此至於三世諸佛六代祖師天下老和尚皆不出此若有別證別解卽是外道法非是佛法金山恁麽忉忉怛怛恰似箇媒人相似東邊說一歇西邊說一歇兩邊說一合及至到家相見你自理會不干媒人事你若實到家相見一回便不忍捨也參禪學道須到不忍捨處底田地正好做工夫如人上山各自努力鳥虖入大爐鞴上大鉗鎚等閑發一機示一境自不尋常此等普說恰似賣田立契相似東西南北四至一一爲人指出別峰三十餘年坐曲盝床只得退庵一臠足矣

南嶽方廣照禪師淳素鄙朴以罵詈爲佛事學者憚之有二僧至照問曰天寒歲暮上座何來僧曰一家有事百家忙照曰相見底是阿誰僧曰某甲與和尚照指香臺曰面前是什麽僧曰香臺照曰將謂収番猛將元來是行間小卒僧喝照便打問第二僧曰天寒歲暮上座何來僧曰不得氣力祗對照曰聞你攪衆出院是否僧曰和尚幾時得者消息照曰近前來與你道僧吐舌照便打且含胡詬罵曰我這裏無米無菜也來亂統以拄杖趂之照西蜀人佛照會中號照白眉者垂示機語不在空叟鐵牛之下

橘洲曇禪師字少雲嘉定府人出峽住明之仗錫暇日著論發明佛祖機緣名曰大光明藏筆勢宏濶惜未成全書而寂論贊丹霞云劉殿前草騎聖僧項天寒燒木佛三事併案夫豈他人所能如衡山之雲軒豁呈露遽見突兀不自爲能也然時有觀顧悖怖而喪其所守者院主是也等閑放過南陽侍者而直擒取南陽國師所謂挽弓須挽强是此手也重哀末世疲癃之疾增損古人必效之方成大法藥者宜用元和津嚥下和平之福可立而俟也余見佛智老人偶閱此且曰學者亦宜於此用元和津嚥下洲嘗自撰龕志略云初聰楞嚴圓覺起信復捨去依成都昭覺徹庵白水六庵挐包南來從先大慧於育王徑山後見東林萬庵蔣山應庵辛苦艱難始畢平生之願則

知其渉歷尤艱辛未聞容易而得也
慶元府天童無際派禪師嗣佛照生於建安張氏慶元四年開法常之保安上堂云說卽無功有過不說叉是罪過自今各省已過無以責人之過拄杖不應放過也要從頭按過卓拄杖云內卦已成再求外象叉卓三下占得風山小蓄變成澤風大過卓一下下座初預密庵法席有剪紙塔戲俾頌頌云當陽拈起剪刀裁七級浮圖應手回堪笑耽源多口老湘南潭北露尸骸一衆服膺讚船子云三寸離鉤撼一橈百千毛竅冷颼颼雖然兩手親分付要在渠儂自點頭讚靈照女云老爺喪蕭生涯後累汝沿街賣笊籬不是家貧兒子苦此心能有幾人知叢林稱之嘉定間在天童示疾辭衆上堂云十方無壁落四面亦無門淨躶躶赤洒洒沒可把喝一喝云幾度賣來還自買爲憐松竹引淸風下座入丈室端坐泊然而化壽七十六臈五十二佛果下大慧接人多如馬祖今獨東庵下爲盛
螺庵肇禪師住雪峰日贊祖師云德山棒下桶底脫蟭螟眼裏乾坤濶坐斷東南第一峯百川倒流鬧聒聒自題照子曰陰崖鳥滅槎頭雪午夜猨啼竹外煙莫怪住山無伎倆騎牛踏破水中天余已酉夏在石翁玉和尚會中耆宿猶能言之今僅憶此二贊云
金華元首座剛嵴簡嚴叢林目爲飽參見等庵於白雲始了大事僧問如何是佛曰卽心是佛問如何是道曰平常心是道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曰趙州道底聞者皆笑後有僧問如何是佛曰南斗七北斗八問如何是道曰猛火煎麻油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曰龜毛長數丈傳者皆喜噫若如此辨驗答話不惟埋沒己靈抑亦辜負前輩
蒙庵聰禪師生福州長樂朱氏少長不侵侮好狎年十九依信之龜峰光晦庵二十七得度卽告以欲隨衆專一體究己躬大事免以衆務爲役庵笑曰汝要緊參禪郍佛法在一切作用處尋常行履處何懼事務奪卽今且限一月日如不了決罰不恕退以佛法在尋常行履處寫貼於牕上脇不至席者半月庵時時默探之見其作意太猛烈私念云此子若不悟恐

狂去一日聞搐鼻有泣聲云咄壞了此子詢問乃知
俗家訃音至庵擧意曰這裏好與一槌卽喚來問曰
汝有什麼事且道以父亡聲未絶庵扭住與一掌云
許多無明煩惱甚處得來又一掌當下疑滯氷釋卽
禮謝銜口呈偈曰了了了徹底了無端赤脚東西走
踏破晴空月一輪八萬四千門洞曉庵曰這鈍漢且
放三十棒曰某甲亦放和尙三十棒曰你看瞎漢便
敢亂統自此機鋒峻捷無敢當者庵臨寂時付以法
衣幷偈曰再來毒種元聰侍者叵耐吾宗瀕汝邊也
且曰異日不得辜負老僧曰卽今亦不少曰恁麼則
三十年後此話大行曰蒼天中更添冤苦瑞世龜峰
爲晦庵嗣後遷六處被 旨住徑山十四夏而寂烏
虖蒙庵於晦庵之門燒尾鱗也如烏窠得會通無三
登九到之勞雖曰師資緣合顯微一貫如印印空了
無朕迹非介而勇願而專者之驗歟

笑翁堪禪師初遊方抵明之太白無用問曰汝行脚
僧耶遊山僧耶曰行脚又問如何是行脚事翁以坐
具摵之無用曰此僧敢捋虎鬚參堂去一日室中擧
狗子無佛性話擬開口無用起擧竹篦翁應聲曰大
荼毒鼓轟天震地轉臘回頭橫屍萬里無用然之翁
平生未嘗以言狥物以色假人

自牧謙禪師西蜀人溫雅博喩雙徑蒙庵之嗣入閩
住鳳山遷鼓山時高州文學劉鎭叔安謫居最久問
往咨參一日問曰某甲參得禪麼曰人人有分曰卽
心是佛如何是非心非佛曰不許夜行投明須到劉
因此留心佛法自牧後在雪峯室中問學者雪峰有
句子僧曰請和尙道自牧以拄杖趕出如此爲人契
機者少

妙峰善禪師住杭之靈隱丞相靑山鄭公因天童闕
人奏勉其行答以年踰耄矣尙夜行不休乎述二偈
辭免一日剝啄敲門定眼開驚傳鈞翰入山來倚岩
枯木摧殘甚空費陽和到一回二曰鼻繩掣斷已多
年老倒松楸澗草邊相國恩波如海潤何妨乞與日
高眠嘗拈魯祖見僧面壁云費力不少瑞岩主人翁
云卽今亦不少妙峰晩年足不越限晝夜惟擁楮衾
兀坐垂示語言皆發藥人鄭公題其錄云師於佛法

中橫鶩直貫曾無留難如方圓器滿貯虛空不可執著如七寶山湧智慧泉悉具法味可謂知言矣

慶元府天童如淨禪師頎然豪爽叢林號曰淨長禮眞歇塔偈云歇盡眞空透活機兒孫相繼命如絲而今倒指空腸斷杜宇血啼花上枝示衆云心念紛飛如何措手趙州狗子佛性無只今無字鐵掃帚掃處紛飛多紛飛多處掃轉掃轉多掃不得處拚命掃晝夜竪起脊梁勇猛切莫放倒忽然掃破太虛空千差盡豁通宗趣可知矣有問瑞世嗣誰曰如淨問道號謂何曰淨長後於太白山感疾退席下涅槃堂始大哭爲鑑足庵燒香入寂時侍者告以法堂寶蓋鏡墮於座上曰鏡枯禪至矣如其言

高原泉禪師令聞素著瑞世慶元梨洲有問囊錐已露至寶難藏四衆側聆願聞法要曰截舌有分問恁麽則一句超今古禪徒息萬機曰又恁麽去也問如何如梨洲境曰猨啼古木月照高峰問如何是境中人曰匙挑不上問人境已蒙師指示向上宗乘事若何曰且待驢年四衆拭目傾耳

空叟印禪師諳育王時佛照法席鼎盛頌善才者累紙空叟有云童子纔生河沙福聚凛然氣宇如王覺城東際智願已全彰展轉參尋知識不移寸步歷遍南方無窮事風高月冷煙水渺茫茫一聲彈指處毗盧樓閣門戶盡開張塵塵頓現法法圓常都是夢中境界惺惺後滿面慚惶歸來也重遭摩頂□□雪上更加霜衆推之後空叟道益聞著亦住育王

浙翁佛心禪師云空東山答余才茂借脚書眞閣老子殿前一本赦書也今之諸方道眼不知若何果能受持此書則他日大有得力處書云空本巖穴間人今雖作長老只是前日空上座責任有無一付知事豈敢涉私盜用常住結好常人或用資給俗家或用接陪知已今之帶角披毛償所負者皆此等人也先佛明言可不懼哉願公勿置我於此輩中則公之入帝鄉求好事前途未易量也逆耳之言不知以爲如何佛心每以此擧似於人璨隱山亦云常住金穀除供衆之外幾如鴆毒住持人與司其出入者纔若著則通身潰爛律部載之詳矣古人將錢就庫下回生

藚煎藥盞可見今之踞方丈者非特括衆人鉢盂中物以恣口腹且將以追陪自已非泛人情又其甚則剜去搜買珍奇廣作人情冀遷大刹只恐他日鐵面閻老子與計筭哉因併錄之

臨安府淨慈退谷雲禪師初在鋉庵一大禪會中爲侍者値其開室問國師三喚侍者谷以手揜其口又問侍者三應又作麼生谷拂袖徑出後得佛照印可且謂其機語如雪堂行及得　旨住明之育王時佛照居東庵父子相從之樂昔未有也退谷生福州閩淸黃氏

寂照明首座孤風超絶生緣福州長樂多見宗匠嘗有頌曰大事未明喪考妣旣明雪上又加霜嘗聞三峽猿啼苦鐵作心肝也斷腸晩自浙歸閩幹漏澤園頌曰劍刃翻身能有幾無端平地死人多從頭喚起重烹過未免依前埋沒他可見其人矣不肯出世終老於白雲古寺閑房中樞相鄭公性之尙書陳公韡居私第嘗躬詣而問道焉瑩雲臥謂臨卭復首座嘗見尊宿來演祖待以父執始終一節亦足以增懿緇

林豈特高踞雄席然後爲榮哉吾於寂照亦云

涮翁佛心禪師雙徑法席人物林立嘗撫膝云你向者裏下得轉語不空過一夏有云覿面相呈更無回互有云疑殺天下人皆被叱謂不可趂口快佛智老人時在侍旁緘嘿而已老人後爲拈香云千鈞上絃當時遼天索價一言道盡不合貼地相酬只今驀路相逢諱不可得避亦無由禮拜燒香將錯就錯何故覆水難收又云說大脫空用無轉智當時打向面前過驀被以手一畫三十年悔不可追恨不可消曲不可直只今白浪堆中我遞一鍬揷香云莫怪拈出大宗師家拈出一絲毫牽動四世界更無一絲毫踈漏處此語皆是相見時話入道時之因緣也

泉州法石隱山璨禪師上堂云德山棒如雨點臨濟喝似雷奔隱山當時若見一時趂出三門爲什麼如此當門不用栽荊棘後代兒孫惹著衣佛涅槃云我佛本不降生今日何曾入滅若道非生非滅也是眼中著屑汝諸人瞥不瞥畢竟喚今朝作甚麼時節一度風來一度寒一回飮水一回噎請看陌上桃花紅

盡是離人眼中血垂示類此隱山泉之晉江人性褊躁好貶剝自謂業林一害瑞世下生嗣凉峰空退庵此庵乃其大父云

高原泉禪師住梨洲荒陋寂寥無準爲首座莿叟爲維那雙杉在會下原夜坐擧江月照松風吹永夜清霄何所爲莿叟曰覷著氷河連底凍雙杉曰牽來好與頂門槌原默然壯歲時已得奇退庵許與矣

丞相蔣公芾居建昌時號莫齋居士婁詣光孝寺問道於璨隱山聞擧狗子無佛性話擬下語被喝住呈偈曰眼前一座鐵壁拄天拄地黑漆今朝瓦解氷消一段孤明歷歷又被喝出後請益得示以淸素侍者語兜率悅可能入佛不能入魔渙然氷釋述偈曰翻著襴衫倒著靴橫拈竪放惣由他入魔入佛尋常事一段風流出當家又曰婬坊酒肆飽經過一曲尊前囉哩囉打鼓看來君不會大家把手上高坡隱山深肯之卽陞堂告衆有隱山撾皷爲證明千古叢林一盛事之句

天目禮禪師在鄧峰時佛照開室擧風動幡動者僧如何答曰物見主眼卓竪照曰不是風動不是幡動甚處見祖師答曰揭翻腦盖印空叟隨後入室照復擧前話叟答曰貪觀白浪失却手中橈照曰老老大大作者箇語話你看適來後生子下此一轉語天目在佛照會中依止三年因不受書狀職過靈嵓時癡鈍亦擧前話答亦如前鈍曰此語只育王會中用得我者裏飯水也未到你喫在烏虛二大老接人如此宜爲萬世師也

少室睦禪師在瑞嵓偶鳳山礪老持松源像請賛賛曰開口不在舌頭上話墮也大力量人擡脚不起未爲分外平生用者些兒却被鳳山捉敗瑞嵓與麼賛揚也是送賊入界少室宗眼端正類此示人非徒從事於語言之末也

本眞書記福唐朱氏子棄儒依資福山主祝髮出嶺遍參叢席有特立操行晩得天童慈航印記卽歸里之杉溪卓庵居焉奉已甚約食僅足而已嵓谷幽遠水木清華眇然絶俗離世若將終身有偈曰茆庵卜築向溪南蹤跡惟饒野鹿參昨夜蒲簷霜月白最憐

松葉落鬖鬖又曰高懸椶拂與笻枝覿面相呈早費辭此外更無親切句不知若箇解尋思豈非高尙其志者歟或議其不得激發後學爲不幸予謂以椶拂笻枝示人止此足矣又何必別求語言哉

秀嵓瑞禪師曰大慧和尙舉趙州一日在佛殿上見文遠禮佛以拄杖打一下遠云禮佛也是好事州云好事不如無頌曰文遠脩行不著空時時瞻禮紫金容趙州拄杖雖然短腦後圓光又一重大圓見曰妙喜作用不減嵓頭死心肯來商確可謂光前絕後今爲敀末句必來但恐不得相見矣敀云劃破華山千萬重大慧聞之果欲詣見而大圓已遷化只題其錄云七佛命脉諸祖眼睛但看此錄一切現成二老相敬如此今無復見其人氣談猶迫人烏虖二大老故無復見秀巖亦已矣因緣而識之有能於筆語外著得隻眼庶免三人證龜也

枯崖和尙漫錄卷上

枯崖和尙漫錄卷中

祖賢首座撫之金溪人人品高妙得法於癡鈍久留閩南欲歸鄉至義江有感而反焚綾牒與歸竟嘉編茅隱於莆之土囊山嘉既赴福師長生之招卽遷于黃山篠塘自抟土室僅容膝扁曰樂此遠近者聞之始供以粟焉居二十年如一日郡侯曾公用虎高其風以囊山慈壽虛席禮請不赴嘗譔十不去以見意末章云十不去止此便爲諸佛土假饒天子詔書來向道不須生事故復齋陳公宓與論持敬二字答云敬足矣何用持爲遷化後玉堂林公希逸祭以文略曰六經之外得此良友余近與方劉諸公遊石室晩造其故廬月色清朗松聲蕭騷慨然想見其高標逸致也

鐵鞭韶禪師直諒不窺密福州緜亭人出赴温陵光孝請開堂祝聖拈香罷乃云喚什麼作第一義莫有旁不甘者麼出來道看時有僧出問頂顙摩醯眼卓竪拈拄杖卓一下云住住今日開堂不比尋常佛事

設問答到彌勒下生鉤鎖連環盛水不漏也只是鼓粥飯氣於自己了沒交涉所以道問不在答處答不在問處問答交馳如青天轟霹靂看者不容眨眼那堪更向言中定旨句下明宗大似緣木求魚守株待兎殊不知我宗無語句亦無一法與人這裏徹去皇恩佛恩一時報畢其或未然更爲錦上添花復卓拄杖下座有八會錄行世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

覺庵趙贇府看禪書有省休官依翠微乞名惟覺裂冠薙髮具毗尼後居山有偈曰氣衰力憊不堪言得意濃時便息肩棄俗棄官兼棄欲由人由命更由天飢來爛煮黃粳飯困後和衣白日眠山鳥一聲驚夢覺不知今夕是何年可謂幽人貞吉中不自亂也

破庵先禪師嘗曰今時兄弟做工夫不索性所以不見效驗我行脚時密庵住衢州烏巨山我在彼中充知客解戝了往見水庵于雙林兩廊長我每夜不睡從東廊行到西廊提起話頭做工夫行三兩匝了歸堂中打一著上下間兄弟一似爛冬瓜相似覷了自思量道我若不著便也似者一堂爛冬瓜討什麼椀子我在郍時做得些工夫室中也開得口只是命根未斷心下畢竟不穩遂起單至平江萬壽僧堂前歇郍時是灯止庵住萬壽是無鼻孔長老粥罷打鼓入室我心裏欺他不去有同行去入室了却來問我你去入室也未我讓同行云我去入室了又却自思量道他是我同行我讓他心下未穩當漸要歸川去却是如何如此思量心中躁悶遂行入僧堂後去忽然舉頭見照堂二字從前疑情頓釋迤邐上蔣山再見密庵室中無不契合破庵參禪如韓信軍孤在水上必死無二志所以勝也

秀巖瑞禪師上堂舉馬祖日面月面後來水庵頌云日面月面胡來漢現胡漢不來淸光一片拈云見馬大師未可秀巖也有頌日面月面磚頭瓦片踢倒淨缾撼動門扇舉老宿一夏不與僧說話語拈云者僧正是飯蘿裏餓死漢老宿著甚死急恁麼見解喚來痛打一頓趂出三門爲甚如此爲人須爲徹殺人須見血烏虖爲拙庵拈出底木庵處得來語在叢林話在人口雖然要見秀嵓猶隔海在

江西雲臥瑩庵主曰徑山謙首座歸建陽結茅于仙洲山聞其風者悅而歸之如曾侍郎天游呂舍人居仁劉寶學彥脩朱提刑元晦以書牘問道時至山中有答元晦其略曰十二時中有事時隨事應變無事時便回頭向這一念子上提撕狗子還有佛性也無趙州云無將這話頭只管提撕不要思量不要穿鑿不要生知見不要強承當如合眼跳黃河莫問跳得過跳不過盡十二分氣力打一跳若眞箇跳得這一跳便百了千當也若跳未過但管跳莫論得失莫顧危亡勇猛向前更休擬議若遲疑動念便沒交涉也謙嘗從劉寶學請住建之開善向與雲臥同侍大慧寂久劉朔齋云文公朱夫子初問道延平篋中所携惟孟子一册大慧語錄一部耳

臨安府淨慈北磵簡禪師贊茶陵郁云進步竿頭攧斷橋太虛凸處水天凹古今喫攧人多少不似闍梨這一交贊靈照女云屋裏橫機抗老爺門前歛手揖丹霞娘生爺養好兒女也有許多無賴査叢林多誦之淳祐丙午三月晦日書偈云平生無伎倆赤脚走須彌一步闊一步三更過鐵圍且曰翌日可行矣至期趺坐而滅中舍程公公許奠以文略曰踞南山頂垂綸千尺湖水渺瀰魚寒不食示病及期體癯神逸維莫之春參徒雲集師顧而笑吾歸有日題四句偈茲爲絕筆及孟夏朔泊然入寂師昔所證本自緜密末後一著乃見眞實是爲實錄噫老磵神情秀特博學強記而喜爲文得法於東庵佛照昔甘露滅瑩仲温皆見地明白其可以文字多之老磵委順時尤殊特若此

參預眞文忠公德秀與雙徑崧少林同里閈相與講道翰帖往來無歲無之一帖云甲子乙丑年間在延平嘗夢至一所十六羅漢在焉其中相好端嚴者忽開目相視微笑曰得大堅固力俄而天樂浮空而至音節之妙絕異世間遂寤今將三十載佩服不忘近於夢筆得閑山一片築小庵其上欲以大堅固力爲銘擬得吾師一偈以開發蒙滯等覺亦舊遊也其能忘情乎余見此帖於徑山三塔庵烏虖西山可謂三十年一夢而覺矣欲銘大堅固力寐語作麼何必佛

行重說偈言

慶元府小靈隱栢巖凝禪師性簡亢無所交接乃息庵法嗣住金文日提綱云盡大地是箇住處不用強安排盡大地是箇當人何須求影迹東邊住喚作東邊長老西邊住喚作西邊長老翻來覆去橫倒竪直一月之間做出許多不喞噌雖然你要見凝上座又却在那邊更那邊你不要見又却在你諸人眉毛眼睫上如是而住如是而說一箇舌頭分作兩橛且道那箇舌頭顧左右云了大抵步驟熟如𦤳雲汗血無蹇態也

秀巖瑞禪師與無用松源入閩見乾元木庵問近離甚處曰鼓山曰恰欲得皷山信將得來麼巖展兩手庵曰參堂去俾其執庫務亦不憚勞庵陰奇之洗衣次庵曰作什麼巖提起衣庵曰答話也不會巖擬議庵便掌忽省發後住明之育王爲佛照嗣庵聞之寄以偈曰媽媽年來鹵髮踈心心只是念奴奴一從嫁與潘郎後記得從前梳洗無余昔預石門會和尙法席於九峰聞其言如此

頌疑頌乎

鐵鞭韶禪師剛正孤硬以大法爲重任住吳門承天廣架僧堂以延衲子室中舉狗子佛性話驗之少有契者元雙杉時在會中投偈云狗子無佛性一正一切正寰中天子勑塞外將軍令鐵鞭頷之

笑庵悟禪師周氏居蘇之常熟久侍才無等復與松源同扣密庵密庵曰爾平生見處試語我來隨通所見曰未在參堂去笑庵後於僧堂中見剔燈省悟室中橫機無所讓頌德山入門便棒云倒嶽傾湫與麼來小根魔子謾疑猜神駒一躍三千界空說門前下馬臺密庵聞而喜昔松源在衆時踈於世事笑庵微細皆任責及源住靈隱庵在里之靈巖具舟抵杭訪之到門三日方得相見無慚色後源赴法華招又以靈隱力舉自代前輩所見異於流俗與今人一語或訛終身爲恨者大有逕庭也併書此爲後來龜鑑

笑翁堪禪師門風壁立氣盖諸方初住台之報恩台舊無律宗師與郡守齊公碩議合十寺爲一築壇唱南山開遮持犯之法風厲後學及遷平江虎丘閩帥王公居安復以雪峰招之且貽書廟堂謂南方佛法

不競須賴作與得　旨乃行未幾詔住杭之靈隱忽僧持釋迦出山像請贊卽書云半夜逾城全無肯重端坐六年久靜思動衲卷寒雲下雪山與人相見又何顏

松源岳禪師由虎丘遷靈隱老而瞶叢林呼爲老瞶翁以所傳白雲端和尚法衣亟欲付人垂三轉語云開口不在舌頭上大力量人爲什麼擡脚不起大力量人爲什麼脚根下紅線不斷而無契者留衣塔下曰三十年後有我家子孫來住此山以此付之遂告寂石溪後亦由虎丘奉　旨而至徑拈衣云大庾嶺頭黃梅夜半爭之不足讓之有餘而今公案現成不免將錯就錯捧起衣云敢問此衣白雲傳來松源留下明什麼邊事惱亂春風卒未休今佛海留於雙徑傳衣庵其復有所待耶

絕照鑒禪師初住里之乾元佛生日上堂云老鼠雖無三寸光偏天偏地起來殃命根落在乾元手消得當頭一杓湯由是名播叢林後遷鼓山學者瀾趨雲萃晚年玉几論薦惜乎命將下而寂矣絕照福州人

大疑天

嗣訥庵

肯庵圓悟禪師建寧人天姿閑暇居武夷山餘十年因聽牛歌悟道嘗有偈云山中住不識張三幷李四只收松栗當齋粮靜聽嶺猿啼古樹瑞世於福唐大目禪苑嘗授儒學於晦庵朱文公與師辛公棄疾爲同門友因以黃檗延之入寺有譏其行李數十檐辛聞之艴然不樂後過都運黃公瓌同訪之且曰有道之士三衣外無長物多多益辦不爲道人累乎庵笑不答徐而共觀諸老手帖因盡揭籠篋示之皆古德墨蹟紫陽書翰辛有慚色

寒齋高士林公公遇字養正棄官無經世意惟與山林貧大法者講明此道寄竹溪林公希逸云此事何須向人說有耳如聾眞秘訣此事何須向人語有口如瘖眞活句盲聾瘖啞是仙方箇中別有長生路長生路亦無朝亦無暮亦無今亦無古亦無萬象與森羅亦無山河幷國土長生路在何許不待丹誠自輕擧只在目前無尋處要尋只在無尋處寒齋所著述心鑑錄有補於吾教後村劉公銘其墓云猗公所立

與天壤俱起乎晝前復于性初以爲釋耶則踐乎實以爲老耶不放乎虛探千古之秘寶而獨得叢一世之苦淡以自娛余所述者迹之區區若君之心不可擬摹有欲求之于君之書此名言也勿問元吉

東山源禪師初在癡鈍室中聞舉如何是大道之源下一喝述偈曰大道之源立問端老魔徹底自欺瞞誰知家醜難遮蔽一喝當陽雷破山久從老佛心於徑山證徹閫域歸閩投以偈曰揭翻腦盖笑談間槃走珠兮珠走槃一段風光攔不住堂堂擺手出長安時凌霄會中人物如林清鐵脚阡都寺咸在焉皆趂韻餞之後出世嗣佛心東山與參與徐公清叟爲方外友公帥閩日以雪峰招致離蘇之虎丘至建上順寂于光孝悲夫

雙杉元禪師戒行嚴潔住秀之天寧小參舉應庵室中問密庵如何是正法眼庵云破沙盆拈云者些說話如了叉路口多年一條爛木頭風吹日炙誰敢覷著忽被箇健兒馱將去上面元來有官印且道印文在什麼處五陵公子少年時得意春風躍馬蹄不惜黃金爲彈子海棠花下打黃鸝薰石田特稱之雙杉生於福州福清鄭氏先有溫蘿庵後有密庵繼而寥僻雙杉也遂僻卽其俗門叔父法門落髮師清如源者見趣操行尤卓然鄭氏所出尊宿可謂盛哉

枯禪鏡禪師清苦古朴太師史衛王尤致敬之初接見卽問曰踈山曹家女始末如何枯禪厲聲曰相公與麼問失却一隻眼然則祖師垂示可得而箋注耶左右愕然王笑而已遂進席徵詰論辯至夜分方散惜當時無人與記錄耳枯禪每見求掛塔者則先令撤去白領剪除濶袖方許相看

鼇峰定禪師福之長溪人嘗過毗陵時思庵依無際值開堂舉釋迦彌勒是他奴他是阿誰定曰不會又舉似之又曰不會無際揕住曰一不會二不會定失聲答曰泥團土塊後於永嘉龍翔文絕象會中分坐無際在明之大白詒書趣歸昔佛智老師亦侍無際故嘗言之

安吉州道場別浦舟禪師師事老佛心後爲空叟嗣佛成道上堂云釋迦老子二千年摩竭陁國自云明

◆板原本書體不明疑似枝字

星見時豁然悟道胡人多詐知他是實是虛後來眞淨道今有克文比丘於東震旦中赫日見時又悟箇什麼關西人沒頭腦爭知是有是無川僧開口見膽一句是一句拍床云是那一句曾經巴峽猨啼苦不待三聲也斷腸又云百丈三日耳聾馬祖有過無功臨濟三遭痛棒黃蘗有始無終虎嵓不行棒不行喝成蛇底成蛇成龍底成龍拍床云不見道鶯遷楊柳岸蝶舞海棠風見處穩密拈出示人如春行花月在水了無朕跡空叟之門嶄然而絕出者也老藏云別浦嘉定間與癡絕並驅爭先惟壽不及癡絕爲序惜哉

雙杉元禪師乃柔萬庵之嗣國史陳公貴謙與弟參預文定公貴誼於武康龍山剏雙杉庵館焉答國史公編宗鏡書云正欲詣台屛恭致問訊藻翰寵臨伏審深入宗鏡三昧辯才機用恣無畏就揭所錄數●板聯珠貫璧眞擇乳鵝王眼腦深用降歎但恐日新之證將棄舊習於此去取或未一定如欲啓發多聞强識使知聖賢地位不容以智力可挾用此爲致道之具求無入非自得之妙康時濟物浩然無窮是以用佛爲眞儒之效也世有局於見聞者主張門戶者心是而口非之不得其詳意在愚人而不知其自欺眞所謂可憐憫者觀此亦可意解也室中三轉語禪和子窮平生工夫如應學三場文字相似通日夜爲之猶恐未暇豈是好趍難而捨易棄彼而取此蓋不專工體究未到大休歇田地徒成知見解會障自已眼倒行逆施前輩有言若眞箇要打透此事切不可看此錄將來意識先行未舉便會更無可疑失佛方便則無入頭處雖曰利之其實爲害陳操尙書是个參禪樣子對雲門教意尙自拈出口欲言而詞喪心欲緣而慮忘被雲門一期籍沒了家財是也今居士要爲法施大檀越須金圈栗棘鐵酸餡子用事勿引人入草窠反增其粘縛如何因筆忉怛稍暇當請拄杖以請多口之罪國史公因此開悟

西山亮禪師頌趙州勘婆子云飢時定聞飢飽時定聞飽婆子在臺山趙州勘破了遯庵可之出世金陵淸眞提唱語言發若機括寄天童癡絕云潦倒西山

百不能隨身賴有一枝藤東撐西拄消閑日甘作荒山小院僧住四明小靈隱而終西山蜀人性方雅不喜與俗流交無準叙其語稱爲本色宗師者也無準佛鑑圓照範禪師少頴悟以機辯自將謁蒙庵于雙徑庵問何處人事曰劒州人問還將得劒來麼佛鑑下一喝庵曰烏頭子也括噪人佛鑑髮黑時呼爲烏頭後隨侍破庵因謙道者入方丈請益躡蹤而往破庵見謙至便問近日胡孫子如何謙曰胡孫捉不住破庵曰用捉作麼佛鑑聞之胷次豁然

井山密禪師至節小參云正令全提十方一團鐵冥樞坐斷大地絶行蹤不是禪不是道摩竭提國三七日中鐵壁鐵壁少林山下九年冷坐浣盃浣盃自餘臨濟德山總是衆盲摸象一向與麼荒草連天拂子俯徇時宜曲開方便以拂子劃云一劃爲陽又劃云一劃爲陰陰陽交感歲功乃成忽若乾坤窄乾坤窄日月星辰一時黑且道是陽耶是陰耶擲下拂子云待石筍抽條卽向汝道井山乃枯禪俗門之姪法門之嗣子也自幼至長羽之翼之如鷹兒出窠便有沖天志明師出賢資信矣恨不能盡其設施而早世

建康府保寧卽庵覺禪師嘗與無準同參破庵後因無準山居寄以偈云吸松風飽山色浩養未妨淸徹骨夢覺千嵓杳靄分與來一笑乾坤窄霽霞凝雪翠滴滴泉瀉斷崖聲瀝瀝故人斯樂我何知遐跂白雲抱幽石逕高源住梨洲云小玉聲中認得些至今兩眼尙眯䁾阿師不雪鄕人耻鼎鼎教誰辨正邪蜀諸老如高源卽庵石田無準道價皆爲一時之重猗歟盛哉

慶元府雪竇無相範禪師參松源開法焦山龍象駢集爲新雪竇無準上堂舉楊岐和尙出世陞座罷九峯勤和尙握其手曰且喜得箇同參岐云如何是同參事峯云楊岐牽犁九峯拽耙岐云正恁麼時楊岐在前九峯在前峯擬議岐云將謂同參元來不是頌云楊岐左眼半斤九峯右眼八兩一對無孔鐵鎚至今收拾不上叢林咸以大範呼之蓋與無準行道同一時也赴雪竇請遮選寂先是紹定辛卯歲旦上堂云春來萬彙悉皆新一段風光畫不成無事妙高行

去一作云

一轉不知誰是境中人明日齋退巡寮登妙高峰且云會吾意否又明日赴堂喫粥罷索湯沐浴端坐而寂衆議峰頂建窣堵波見於佛鑑所記云

平江府雙塔無明性禪師性端潔疾詩謬頌開口不在舌頭上云明脩棧道暗度陳倉刻舟猶覓劍夜雨過瀟湘大力量人擡脚不起云只許老胡知不許老胡會白雲盡處是青山行人更在青山外大力量人脚下紅線不斷去放兩抛三瞞神諕鬼換盌換盌誰不識你頌趙州見二庵主云南枝向暖北枝寒一種春風有兩般寄語高樓莫吹笛大家留取倚欄看松源首肯之無明一生眠食不離清衆老益精進惟此一節亦可書況衲子資其決擇乎

栢岩山禪師福之玉融林氏子飫遊叢林所至輒前席題畫水波壁去波浪鼓時無點滴風濤息處卽瀰漫明𥈐紙鎛休尋覓壁上行船方好看同輩皆稱歸里住洋嶼雲門嗣息庵砥節礪行衆所畏服

中巖寂禪師天性孤高示衆云過去諸如來塡溝塞壑現在諸菩薩襯無頭褌無口未來修學人推不向前拽不向後若也會得同坑無異土若也不會君向西秦我之東魯又云行亦禪坐亦禪終日擧頭不見天出乎爾反乎爾認著依前還不是拈起則充塞太虛放下則纖塵不立不拈起不放下鎭州蘿蔔頭趙州索盡遼天價又云今朝七月旦夏制將垂滿更上曲盝床擧則舊公案擧得全鼻孔沒半邊擧不全舌頭拄梵天啞胡亂了也還我這則公案來卓主丈云切忌啗啄此數語如含沙工方射影吾恐見之不中其毒者幾希

天目禮禪師訪同參不値偈云庭前一樹紫荊花老子何嘗不在家若謂弟兄相見了先師門戶隔天涯爲叢林誦頌野狐話云墮落知何處憑君子細看潮來無別浦木落見他山爲癡鈍喜嘗與北澗同在佛照會中相與提衡故有簡川禮篋之呼余景定間寓保寧始見全錄天目預老瓚許可豈苟然者哉

短蓬遠禪師平生不設臥具晝夜枯坐得遠鐵橛之稱開法餘杭永壽爲明極嗣中秋寄同輩云一點孤明徹太虛體無盈缺任方隅光含萬象珠懷蚌影落

千江井覷驢馬祖翫時迷向背長沙用處絕名摸衲
僧直下忘標旨吐七呑三總自如不害筆墨遊戲後
住吳門承天一日上堂云承天一句言前分付達磨
不會隻履歸去越宿無疾坐逝時光東谷亦道行一
力起洞上之宗無謂無人
石田薰禪師眉山彭氏嘉定間出世高峰屋老僧殘
先是高原無準卽庵中嵓石溪諸老徐之然後請從
開爐上堂云高峰門戸如灰冷多謝諸公有歲寒些
子死柴頭上火大家着力試吹看石田住吳門高峰
寥寞荒寒過於法昌在分寧時開爐高原宿德咸集
又差勝以一力撾皷爲十八泥人說法也
臨安府淨慈混源密禪師天台盧氏子遊泉南參教
忠光晦庵乃大慧所謂禪狀元者久而盡得其道後
有示衆云恁麼恁麼掘地覓青天不恁麼不恁麼虛
空揣出骨釋迦老子以僧伽梨正法眼藏分付摩訶
大迦葉生錢放債換水養魚世尊傳金襴外別傳何
物倒却門前刹竿著不行官路只販私商內外中間
覓心了不可得與汝安心竟家財俱籍沒礫下獲黃
金德山棒臨濟喝官拗不如曹拗情親不如義親腰
間曆日已多時不用攢龜打瓦楊岐三脚驢兒入你
諸人鼻孔雲門以黑漆竹篦斷衲僧命根東勝神州
火發燒著帝釋眉毛西瞿耶尼人忍俊不禁連聲叫
屈初三十一中元下七掛起鉢囊放下楖標山河大
地日月星辰三月安居諸佛菩薩蓄生驢馬九旬禁
足以大圓覺爲我伽藍寂滅現前據欵結案去年梅
今歲柳顏色馨香依舊喝但願春風齊著力一時吹
入我門來閱人語句須是眼正究其密說顯說直說
曲說如恒山之雲開遮自在須是同一眼觀同一意
見方不辜負前輩混源出處已備于嘉泰普燈此數
語未載石田謂受虛中只能詳類事跡愚謂聯燈去
取眞不放過也
國史陳公貴謙答舍人眞公德秀書曰承下問禪門
事仰見虛懷樂善之意顧淺陋何足以辱此然敢下
以管見陳白所謂話頭合看與否以某觀之初無定
說若能一念無生全體是佛何處別有話頭只緣多
生習氣背覺合塵刹那之間念念起滅如猴孫拾栗

相似佛祖輩不得已權設方便令咬嚼一箇無滋味話頭意識有所不行將蜜菓換苦胡蘆陶汝業識都無實義亦如國家兵器不得已而用之今時學者却於話頭上强生穿鑿或至逐箇解說以當事業遠之遠矣棱道者二十年坐破七蒲團只管看驢事未去馬事到來因卷簾大悟所謂八萬四千關捩子只消一箇鎖匙開豈在多言也來教謂誦佛之言存佛之心行佛之行久久須有得處如此行履固不失爲一世之賢者然禪門一著又須見徹自己本地風光方爲究竟此事雖人人本有但爲客塵妄想所覆若不痛加煅煉終不明淨圓覺經云譬如銷金鑛金非銷固有雖復本來金終以銷成就蓋謂此也來教又謂道若不在言語文字上諸佛諸祖何故謂留許多經論在世經是佛言禪是佛心初無違背但世人尋言逐句沒溺教網不知有自己一段光明大事故達磨西來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謂之教外別傳非是教外別是一箇道理只要明了此心不著教相今若只誦佛語而不會歸自己如人數他珍寶自無

半錢分又如破布裹眞珠出門還漏却縱使於中得小滋味猶是法愛之見本分上事所謂金屑雖貴落眼成翳直須打併一切淨盡方有小分相應也某向來雖不閱大藏經然華嚴圓覺維摩等經誦之亦稍熟矣其他如傳燈諸語錄壽禪師宗鏡錄皆翫味數十年間方在屋裏著到却無暇看經論也楞伽雖是達磨心宗亦以句讀難通不曾深究要知吾人皆是誠心非彼世俗自瞞以資談柄而已姑以日用驗之雖無濁惡麁過然於一切善惡逆順境界上果能照破不爲他所移換否夜睡中夢覺一如否恐怖顚倒否疾病而能作得主否若目前猶有境在則夢寐未免顚倒夢寐既顚倒疾病必不能作得主宰疾病既作主宰不得則生死岸頭必不自在所謂如人飲水冷暖自知待制舍人於功名鼎盛之時淸修寡慾留神此道可謂火中蓮花矣古人有言此大丈夫事非將相之所能爲也又云直欲高高峰頂立深深海底行更欲深窮遠到直到不疑之地來教謂無下手處只此無下手處正是得力處如前書所言靜處閙處

皆著一隻眼看是什麼道理久久純熟自無靜鬧之異其或雜亂紛飛起滅不停却擧一則公案與之斷崖則起滅之心自然頓息照與照者同時寂滅卽是到家也某亦學焉而未至也姑盡吐露如此不必他示恐儒釋不謀者必大拄之待制舍人他日心眼開明亦必大笑而罵之國史公多見宗匠

大川濟禪師荷法爲事狷介無當意者在四明寶陀有三句語曰寶陀一路來來去去撞著聱頭風波無數曰寶陀一玄掣臂揎拳打失鼻孔蒼天蒼天曰寶陀一妙無人能到喫飯著衣阿屎放尿住冷泉示寂遺囑撒骨不造窣堵說偈曰地水火風先佛記冷灰堆裏無舍利掃向長江白浪中千古萬古第一義眞一代宗師之模楷起澗東之道者也

山陰淸首座得心法於無用有椒頌云含煙帶露巳經秋顆顆通紅氣味周突出眼睛開口笑這回不戀舊枝頭諸方猶能誦不知爲淸所述或載爲無用作非也

夢堂升禪師擧雪竇示衆云立賓立主好肉剜瘡擧古擧今拋沙撒土直下無事正是無孔鐵鎚別有機關定入無間地獄拈云這般漢須是具緇素眼始得活句下明得堪與佛祖爲師死句下明得自救不了且道雪竇恁麼說話是活句是死句待雪竇出地獄卽向汝道又云達磨示衆各言所見小兒鬪百草到處去尋討黃昏鬪罷却歸來不知狠藉教誰掃平生提唱如人倫之有周孔鱗羽之有龍鳳晚年閉戶不喜交接衲子見之如登龍門昔雲蓋智疾禪林便軟暖道心淡薄來參者掉頭不納聞其容入室則堂室爲滿夢堂有之矣

石田薰禪師曰破庵老和尙言禪和子室中下語總是知見解會如何了得須是向言句外臨時別有意智去離泥水方得我舊時行脚歸去與一同行在合州釣魚掛搭彼中亦是一員前輩尊宿我去入室再三免我不肯擧話及至同行去却不免他但揞膝一下云你向這裏下轉語看同行無語番番入室只是如此問他同行云吋耐這漢番番只如此問我無可應他你爲我下一轉語老和尙云你待他今番又如

是問你但將兩指夾鼻墪他一墪便出同行果去入室依所教尊宿云有人教壞你了信知此事得底人如兩鏡相似自然彼此不相瞞做工夫須是省要處做令到這般田地方堪爲種草

笑翁堪禪師行丐到泉南休于洛陽與一僕夫山行偶至下生院古屋數十間廊卷風葉寂無人聲惟見一老僧雪頂厖眉負暄于殿陛徐起止客坐於僧堂前破木床曰何所而來翁曰來無所來僧曰因什麼在遮裏翁曰早晨喫白粥如今肚裏飢僧曰不是遮箇道理速道翁指屋角樹曰好一株木得恁麼蒼翠二人大笑相就語移刻始知老僧嘗見無用來雪峰玢侍者言此甚詳惜乎老僧偶忘其名爾

鐵牛印禪師曰正堂辯和尚與日書記書云若要道行黃龍一宗振舉切不可絺章繪句晃耀於人禪道決不能行古有規草堂近有珪竹庵更有箇洪覺範至今士大夫只喚作文章僧其如奈何如公須三日耳聾與女子出定非徹見淵源何爲至此勿以小小而擬大法道不獨明辯一己之私諸方宿老皆如此議知我罪我在于此書萬萬察之此語切中今時之病學者不可忽也鐵牛紀載誠有補於後學所謂草堂諸老者見處非不穩當當時亦未免有此議嘉定間薰石田博學能文痛自掩抑以此故也璨隱山初見元城語錄喜甚携歸閱之未竟即掩卷侍僧曰何初喜之遽棄之曰衲僧家念念常在乾屎橛上尙爲雜用心況世間議論文章乎此亦隄防之法當如是也先德云學者漁獵文字語言正如吹網欲滿非愚即狂

閩山居士俞景賢入浙遍參知識後見鄮峰用首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用曰我欲向汝道汝還信否士曰請師道安敢不信用曰汝要緊參禪不可問西來意士曰何也用曰西來有甚意士豁然了解拂衣便出用復召曰見什麼便出去士回顧而用喝一喝士曰住住便行自此歸里割棄親眷顯顯獨居嶼上別墅述偈曰錯脚游洪歷瀏歸更無一法可思惟柴門高掩長江上誰管風濤鼓是非用見誰庵

長樂珪藏主曰向在南北山與元叟杉同住見其淸

約介靜四威儀中不忘究竟己躬大事日間偏要尋僻寂去處孤坐兀如枯株夜間睡夢亦提起古德話頭若噡語喈喈略可辨可見其做工夫精專純一郍時便知其必爲法門大器也每思其人未嘗不面熱汗下見於斷橋答雲谷手帖

嘉興府光孝石室輝禪師僧問明招見勝光纔跨門光垂一足意旨如何室曰乞兒弄飯椀問只如招云伎倆已盡拂袖便行又且如何室曰鈍鳥逆風飛室久侍明極後嗣無準性介烈貴勢不敢干以私住慶元彰聖官府科擾無節棄去府公聞之雖勉留不回矣嘗掛牌首衆徑山其語穩實

國史陳公貴謙嘗在烏回與月林觀禪師夜坐林曰如何是賓中主公曰頭腦相似林曰如何是主中賓公曰橫按鏌鎁行正令太平寰宇斬癡頑復隨聲曰如何是賓中賓月林搖手而笑噫公之機辯猶可想見也

無量壽禪師撫州人答太師史衞王云佛法在一切處奏事書判處著衣喫飯處致君澤民處納士用賢處第一不可擬心尋覓纔是如斯又不得也嘗首衆鄱陽刀峰太師以京口金山招之不出即遁于隆興感山晚年始赴台之瑞嵓請是亦不失爲比丘之大體者矣

石田薰禪師曰既入佛門喫佛飯潑天門戶要人扶持亦須是箇漢始得況稱長老名既如此實當如何具向上眼目得大機用可以開鑿人天饒益後學方不孤負出世二字就中下機言之亦要識因果勤香火早晚禪誦不懈拯新補舊一切處運眞實心方有少分相應不可坐方丈領見成勞者責人逸者歸己瞬息之間頭白齒黃前頭大有事在前輩長老時節因緣既至不奈何擘破面皮多是住院後却進得一步蓋不問院之大小衆之多寡千人萬人叢中亦如此單丁去處亦如此二六時中專以此道爲懷長久工夫不間斷故能打發石田此語可謂毒藥苦口利於病也

潭州石霜竹嵓印禪師隆興府人道味苦嚴見者莫不肅然心服抑齋陳公韡帥潭日以龍牙福嚴招致

皆不赴後以石霜請不得已而應命僧問如何是和尙家風嵓曰問家風作麼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嵓曰湘潭雲盡暮山出巴蜀雪消春水來同門秀孤峰開無門皆推遜之平生機鍵縝密語言粹夷豈非親見月林之力歟

大川濟禪師嘗與弁山侍老佛心弁山偶外幹不及請假泊歸佛心曰阡兄兩日何往答曰未嘗出入大川適在旁叱曰參禪人何得妄語弁山面赤汗下自此尤謹語言昔昭默受死心責亦類此湛堂歎其皆良器也

平江府虎丘坳堂濟禪師曰毛髮爪齒皮肉筋骨髓腦謂之地唾涕膿血津液涎沫痰淚精氣大小便利謂之水暖氣謂之火動轉謂之風此四緣假合而成幻身須有主宰始得何謂主宰試道看坳堂蜀人嗣息庵與別浦癡絕頡頏一時惜壽俱不及癡絕也

枯崖和尙漫錄卷中

枯崖和尙漫錄卷下

蒙庵聰禪師嘗歸福州謁木庵於乾元木庵問曰莫是聰侍者麼蒙庵稱名未竟木庵曰此事非聰明智慧之所能辯如何蒙庵曰遍身是口吐不出曰中毒了也蒙庵曰莫掩彩他曰且坐喫茶茶罷木庵又曰須知此事不在方冊上不在口皮邊蒙庵曰畢竟在什麼處曰鐵蒺藜當面擲蒙庵曰大好不在口皮邊庵便打蒙庵喝一喝而出蒙庵既得法於其落髮師光晦庵以大父事雪堂復謁木庵於乾元見密庵於烏巨水庵於淨慈誰庵於高亭始深徹淵奧是未嘗一日無師友也欲其法道不昌可乎

無準佛鑑範禪師曰木平參洛浦便致一問云一漚未發時如何浦云移舟諳水脉舉棹別波瀾平不契却往問盤龍一漚未發時如何龍云移舟不別水舉棹卽迷源木平便悟去後來雲峯悅和尙拈云木平若向洛浦言下悟去猶較些子後來不合向盤龍死水裏浸殺住後有問如何是木平平云不勞斤斧果

然只坐在這裏你道他恁麼說話意在於何多見兄弟往往商量移舟不別水擧棹卽迷源便是死水如何是木平不勞斤斧所以坐在遮裏若恁麼會去驢年也未夢見在遮裏須覷見他古人一些子得人憎處始得佛鑑此語發藥學者不淺晩年倡中峰之道於雙徑機用迅駛如擊石火閃電光卽此語也不惟英雋鱗集　今上皇帝亦思問道紹定六年七月十五日御修政殿引見說法賜徽號金襴亦此語也豈有他術哉

伊巖玉禪師嚴州人初稱名儒有篤行中年厭習學業專究洛學忽曰是不可以了吾事遂裂縫掖薙鬚髮學出世法登徑山謁老佛心而師事之久無所契復往見癡鈍于雪竇依止三年一日忽明得卽心卽佛話故有無毛鷂子貼天飛千山萬山高突兀之句嘗看劉元城語錄云所謂禪一字於六經中有此理但不謂之禪爾及達磨西來此話大行據此事不容言則夫子不答是也且西來意不必問而話亦不必答向上老和尙好玩弄人故以不答答之所謂栢樹子者乃繫驢橛也後人不知只守了樹尋祖師西來意可一笑也讀至此處曰若是當時得聽此語這裏正好與一錐

眞源日禪師曰馮侍郞濟川張侍郞子韶問道於徑山妙喜禪師師問隔物不見道時如何子韶對之曰今日親覩慈顏妙喜云隔子韶云雖然如是瞞他一點不得妙喜却問濟川對之曰不較多妙喜曰二公對答非不親切但未見道如有一物頓在臥房裏只隔一重壁爲什麼不見禪和子說道理便道十方無壁落四面亦無門隔箇什麼饒你眼似銅鈴也須是悟始得又曰禪和子擔板纔下得轉語未能依俙彷佛便言我百了千當余頃見佛智老人亦曰妙喜橫說竪說切中今時之病近來欺世盜名未得謂得遮相狐媚更相印受覗東山直下不爲佛法罪人者幾希斯言學者並宜識之

東山源禪師曰往年出嶺初上徑山其時枯禪做首座立僧破庵西堂掛牌一時龍象畢集如石田無準皆同在衆寮破庵尋當室中偏愛學經行及坐臥常

在於其中如何是其中事亦曾去請益他一詞不措臨起單却作一頌相送云換骨抽筋一句只欠點頭自許若能自解知非便見平呑海宇箇便是爲人抽了釘拔却楔自此過平江靈巖見癡鈍時茂業海做前堂立僧今大慈笑翁育王大夢皆在彼中同住叢席甚盛癡鈍常云詢佛燈四十九日夜抱露柱悟去次上蔣山見淛翁因室中擧卽心是佛下語云抱橋柱澡洗翁云有什麼快活下語云請和尚放下著被他打出後復見嚴雲巢皎中庵上衢州祥符見殺六巖歷扣二十餘員知識看來無出應庵下兒孫直截緊峭所以宗枝繁衍烏虖東山於悟門雖大廓徹猶如先聖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

眞源日禪師曰雪巢和尚入室問僧不是風動不是幡動仁者心動那箇是你心又云不是風動不是幡動仁者心動你向甚處見六祖又云不是風動不是幡動仁者心動是什麼動發明臨濟之奥旨證驗衲子之眼目如運斧臨風之手其妙在於一斲爾雪巢當金虜之亂曾與大慧同渡江者大慧笠中藏一金釵爲路費時時視之雪巢伺其不意取而投諸江大慧愧謝與之結交眞源嗣雪巢以草堂爲大父故平生語言挺拔有父祖風烈

隆首座號南山叟淸源南安人也壯歲游方多見尊宿罷參後禮業海塔偈曰業父煎熬業海乾尙餘劫石影團團我來笑罷呑聲哭昔日船從此處翻掃癡鈍塔偈曰生苕帚柄背時貨樹倒藤枯舊陣圖一代年來低一代灼然邪法實難扶南山與無隱雙杉荊叟同侍癡鈍爲最久

西蜀保福晦嵓暉禪師通泉白氏子嘗與肇諸庵道谷源開掩室同參松源密契眞要歸里三主道場遠近敬鄕道化益盛散夏小參云大智洞明十方融會騎聲蓋色邁古超今不可以寂默通不可以語言造是以大覺世尊於摩竭提國三七日中無啓口處及至四稜蹋地盡力提持只道得箇是法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又道是法不可示言辭相寂滅恁麼揭示譬若斷崖落石相似看者不容眨眼除是一念知非前後際斷全體擔荷得去是眞精進是名眞法供養

0174

如來一會靈山儼然未散如是時時禁足念念護生又何必九十日中無繩自縛然雖如是衲被蒙頭萬事休此時山僧都不會語悉類此癡絕在蔣山題其錄云大隨和尚道我參七十餘員善知識具大眼目者只得一二其他皆具正知見予三十年前在叢林中與晦嵓游當時具大眼目者惟老松源一人而已歲次庚寅仲秋其徒賓日携玉東林提唱之語乞予編次由是開帙縱觀一字一句造次顚沛皆有從上大眼目體裁非徒從事於語言之末是知松源之道盡在是矣烏虖去古旣遠師法益壞正知見者鮮其人大眼目者可知矣晦嵓雖話行於吾蜀此錄流播江湖是可爲斯道之歃盟若善觀者始信吾言之不妄癡絕亦有所激而云

福州聖泉昷翁淳禪師天姿軒特嘗坐夏雪峰値重架鼇山閣作偈曰夜半天崩地陷休一莖草上現瓊樓儂雖先後不同步月幌風檽一樣愁時競傳誦雲巢無準向嘗與同行皆誠敬心服叢林間禪者與決可否議論鋒發戲以禪判官呼之

潭州大潙泉山初禪師字子愚泉州陳氏子始業儒稱鄕先生後因看趙州語有省剃髮受具遍參知識爲永木庵高弟嘗記里之承天寺僧堂云承天大僧堂再造百餘歲外嚴中蠹人莫知者住持了空揣其壞而新之施者樂役者悅不半年而成擁以照堂明樓在前任其勞者道本從實經始於秋迄事於冬了空於是涓辰率徒入而居焉寔嘉定六年十二月十九日也比丘太初記僅九十二字西山眞公典是郡見而喜後在湖南專書招之住潙山二十年而寂

嘯巖蔚禪師示衆云一年三百六十日今朝恰是結交時且道天衣將甚與人分歲拈拄杖云一不做二不休爛烹石虎活剝泥牛巳是滿盤釘出了也卓拄杖云三德六味施佛及僧法界有情普同供養若是粘牙帶齒漢應笑家風冷淡一咬見骨底自然樂以忘憂雖然如是明年更有新條在惱亂春風卒未休嘯巖語言如嵇康長七尺八寸美音氣好容色土木形骸不自藻飾人以爲龍章鳳姿天質自然也烏虖可不敬哉

癡絕沖禪師曰予紹熙壬子出峽夏於公安二聖時松源倡密庵之道於饒之薦福旱暵艱於著衆適西湖妙果虚席松源舉雲居首座曹源應選亦密庵之嗣也聽其入門提倡有省遂投誠而住未幾歸侍司甲寅夏曹源有信上龜峰之命復從其行留三年出淛松源由虎丘而遷靈隱遯庵住華藏肯堂住淨慈皆往從之松源在靈隱門庭孤峻八閱月而後得歸堂凡求掛搭必呵斥不得親一日忽曰我八字打開掛搭他自是蹉過了當下始知昔在龜峰三年曹源怒罵嬉笑皆爲人之方便也自此不疑天下老宿到與不到瞞我不得已而隨緣放曠曹源順寂後二十年爲人推出瓣香不敢忘凡六處所聚兄弟不可謂無只是用翳睛法者少苦哉吾宗喪矣今年八十二時節將至扶病執筆直叙得法之由刻諸龕陰以昭至信淳祐十年庚戌歲也烏虖癡絕世謂其機用如盤珠者且能益鏟光彩於其師歿後二十年方瑞世眞所謂色斯舉矣翔而後集搏九萬可立而竢也名字不肯入他人夾袋中其識又過人所以聲轟一世起中峯之道亦驗在此矣晚以吾宗喪矣爲憂聞此得不爲痛心者哉

絕照鑒禪師因淛歸者上堂云相別一何久相逢只舊時眉毛分八字鼻孔大頭垂諸方鍋兒大小杓柄短長直是瞞他一點不得且道鎮州羅蔔頭無底籃盛得幾箇喝一喝放待冷來看上堂云古佛與露柱相交第幾機南山起雲北山下雨金剛與土地神揩背一擦骨出可謂家貧猶自可路貧愁殺人汝諸人仰面看天開口取氣無非這箇消息因甚不覺不知若也知去三世諸佛無容身之地苟或未然乾元留取口喫飯卓拄杖下座大抵宗師家吐露自是逈別雖然須是離言說相方見老絕照用處

石田薰禪師初到潭州禮石霜雷遷塔偈曰一念慈容元不隔何須特地肆乖張平高就下婆心切惱得雷公一夜忙名由此彰見破庵於蘇之穹窿聞室中舉世尊拈花答曰焦塼打著連底凍赤眼撞著火柴頭庵奇之石田嘗拈僧問馬祖如何是西來的意雲巢癡絕爲擊節傳至徑山老佛心亦云老僧只得

避路

眞淨大師德英建溪楊文公億五世女孫性聰善傳會依達庵於其四威儀中有悟入徑上徑山投佛照應對如飛蓬隨風照許以爲再來毒種後說法於蘇之朱明委蛻于常之淨惠自讚云自贊贊不出自畫畫不成有箇本來相如何呈似人活潑潑本無生鼻孔依然搭上脣叢林傳之癡絕跋其錄行世

月窟淸禪師福州福淸人也少長因覲鄉閭者焚化乃曰我願作佛終不爲猛火所燒父母訝之十四歲許以出家往湖州何山復庵知爲法器俾落髮受具久無所證不遑寧息一夜見僧堂中放琉璃燈省徹述偈曰琉璃放下又放起一點光明常不已若人識得這光明姐姐元來是阿姉謁遯庵于華藏値開室欣躍而進復旋踵曰我是無罪人不入這地獄後與遯庵醲酢水乳相合嘉定間江右憲使陳公貴謙以臨汝天寧延之及赴何山請道聲益著平生氣尙剛介厭媮合苟容多面折人叢林爲之肅整此衛護大法者所當然也

淸烈庵主天台人居臨安餘杭縣湖西山派氏庵年已九十昏瞳眊瞀晝夜惟枯坐將示寂具蔬飯會村落百餘人叙相訣語同詣山頭引手長揖入龕趺坐說偈云這漢無知說是說非拳頭竪起佛也難窺化火自焚由頂兩肘兩膝五處熾然而起三昧火光五色璀璨堅固舍利不可勝計寶所山主能詳言之烏虖淨性心宗常光熾然無壞無雜周遍法界故烈公遊戲死生之際如此奇特豈非平生履踐之明驗歟抑提多迦婆須蜜之發現歟

諾庵元肇禪師範有規精一於道因雪上堂云普賢昨夜呈醜一片寒光如畫可憐妙用些兒引得石人失笑且道笑箇什麼金烏飛上欄干看你一場漏逗頌仲冬嚴寒年年事云野老年來解放懷兒孫更以酒相陪只知好景長時在不覺老從頭上來無愧於師矣昔諾庵與開掩室結伴參松源源亦不倦針劄故盡得其妙是不可無賢師友也足爲後學法

漢陽軍鳳棲古月祖照禪師生緣東川廣安趙氏禮祥甫山主爲落髮師敏而疾見遍遊講肆所至奪席

忽棄所習歷閩而浙依肯堂明得狗子無佛性話後入破庵室見其作直視勢乃咄云野狐精破庵劈耳一掌云畢歷不是者箇道理又應聲曰野狐精破庵又與一掌示以偈云一掌幾曾知痛痒回頭轉腦口喃喃直饒舌似風雷疾也落機前第二三照嘉定間出世唐興聖果後在鳳栖室中垂三句驗學者一和煙釣月句頌云煙水茫茫釣艇橫日盈月昃未容分謝郎不是絲綸客爭免時人錯見聞二截水停輪句頌云正眼豁開天地窄機輪停處海濤乾等閑拶出驪珠現無限邪魔心膽寒三不入驢耳句頌云儂家一句分三句見馬逢牛孿似伊只此更無親切處眼中聞得始應知順世時以後事囑侍郎楊公㥁曰微子孰有知予之心者楊公爲之嗟嗟輟食特叙其語謂脊骨之硬不滅破庵

寒齋林公公遇晩年遺外世俗造入宗門齋傍有隙地架草庵以延少林誠公而風日佳時必過之二子同合侍立聽其談論余間與果藏主到庵亦竊預焉淳祐丙午九月公以疾卒于家且書偈云五十八年

樁疑椿乎

熟睡且喜今朝曾地試將老眼摩挲只這阿底便是張横渠亦云學者但養心識明淨自然可見生死存亡胷中瑩然無疑寒翁得之矣

龍溪聞禪師初遊方到南康詣雲居至半嶺笠頭爲風掀沿嶺而下尋至笠所有省住常之保安孤硬淸約僧問如何是和尙爲人底句溪曰鶉鳩樹上啼僧曰某甲不會溪曰皷巳響堂前喫飯去無準謂徑而直簡而峭者也頌龍溪道重一方衲子嚮臻堂中被位鱗次夏丁旱未解制多起單溪曰莫道諸人拄杖子跨跳後五日山僧拄杖子亦跨跳越五日沐浴陞堂歸方丈坐亡荼毗迸設利五色者莫計保安耆宿云昆翁淳禪師嗣之石昆人賦性好獎稱人善晩進必悉力薦藉未開法時妙語巳遍叢林住慶成踞室云這裏打開那邊塞路因甚如此活膏肓起必死謝道奮云劍池邊松峯下幾回同步至懸崖牽得驢兒喚作馬喝云是何話覇又云二月初一好箇消息桃花煞紅李花煞白劍池邊楊大伯笑中打失攔腰白直至如今尋不得喝云有甚交涉又云冷坐守枯樁●

沒轉身底多是違時失候一回寒徹骨親暢快底十分和氣春風衲僧家兩眼如鈴嗔斗聒地翫弄神機風雲自巽儘教酵酒燒錢低頭賀歲風蕭蕭葉飄飄墻頭桑條動柳條最苦北禪唱村田樂烹露地牛波波挈挈怎奈伊何惹得人收皮角笑裏藏刀咄淸平世界不用干戈誦此如飲玉粭自然使薄漿荐於戲枯禪可謂得其傳矣了知法乳一源無異味也

辟支巖主立堅三山漁溪人也初以雙線爲活倏省覺入應林山中休粮居于大樹下妻子追捕之急遂剪髮過莆之囊山辟支巖遁焉後亦從檀施爲僧淳祐間郡守林侯希逸延以龜山陳沈二禪道場迫而後就未幾思舊巖與同道書云夫稱住持者作衆楷撫代佛揚化素無道德言行之譽未知仁義禮法之由草座麻衣木食礀飲且以爲愧推向人前實何以堪拂衣徑歸堅之出處於緇林亦有助云

東谷光禪師風神淸拔有精識見祚明極與實齋蔣公爲法喜之遊蔣錄西庵三偈以寄和酬云莫道西庵小了無邊與表還他親到來一一方分曉莫道西庵靜鐵牛吼聲震露柱與燈籠點頭相共應莫道西庵窮呑空復吐空相逢金粟老騰月皷春風住靈隱已罷勬溘然矣東澗湯公漢祭以文曰維東谷師昂然鶴質作冷泉主曾不多日示病已早示滅何疾我雖乍識開口吐實問訊殷勤迹踈情密忽遺手書古畫名筆聿來告行覽之自失諦觀點畫宛然遒逸是過量人生死齊一而我凡情悲涕爲出雪滿湖山羸馬難叱聊持瓣香往吊其室一時講道相往來皆名公卿是日同人于門

蒺藜曇禪師初居湖州普濟荒寂如傳舍夙夜自對聖僧坐禪凡九年後住蘇之穹隆門風愈高峻拗有入者室中常云穹隆有句子衲子下語不下語一例打罵無準時在會中爲藏主少忤被趂出且曰教他住徑山却來見老僧後無準住徑山因遺漏行丐吳門蒺藜猶在虎丘二老相見撫掌大笑

鎭江府金山掩室開禪師成都人也遍歷講肆忽然不樂欲出嶺了大事樞使安公亦勉以偈曰吾有大患爲有身是身假合亦非眞維摩示病元非病好向

南方更問津室抵番陽東湖値松源開室聞擧明眼衲僧因什麽失却鼻孔言下領解一日連案僧見其看經問曰向後得座披衣如何爲人室將經度與僧僧將經擲于案室復取朗聲誦僧休去嘉泰辛酉始赴廬山雲居請未幾勅補金山如藍田法語皆參禪捷徑平生所接人獨得佛海大昌松源之道

雙杉元禪師踞室云報恩方丈百無一有贏得爲人推門入臼示衆云衲僧家不知月之大小歳之閏餘喫著三角粽子便道是端午忽被報恩移上一日背他只管半疑半信今朝依舊點盞茶與伊濕口驀然咬破菖蒲出身冷汗失聲道啞福建子激惱殺人大衆這箇豈不是通靈藥三十年後切忌拈却嘗入三門云鬧市門頭有箇入處只爲諸人見頑了也新長老因行不妨掉臂顧視大衆云隨我來也雙杉只據目前信手拈來無非耆黃妙劑換骨法起死方何必他覓哉

荊叟珏禪師作夏靈巖時癡鈍俾其看狗子無佛性話言下領旨因與潛無隱通吐無隱曰是則是只是命根未斷更須出去見人始得且囑其謁淳庵叟至華藏半年無所得一日忽聞火板響凝滯釋然告於淳庵庵卽鳴皷開室叟趍入庵問如何是佛叟曰埜花開滿路問如何是法叟曰私酒醉人多問如何是僧叟曰鉢盂口向天庵曰未在出去後叟在癡鈍室中聞擧如何是佛震聲答曰爛冬瓜且述偈曰如何是佛爛冬瓜咬著氷霜透齒牙根蔕雖然無啓子一年一度一開花荊叟處衆時得無隱雙杉力尤多

福州雪峯北山信禪師本州人性方嚴機迅敏初學見之應對多失次在皷山時有僧相看山問近離甚處僧曰西禪山曰西禪有何言句僧曰話墮也山曰你甚處學得遮些子來僧曰今日不合觸忤和尙山拈拄杖便打僧奪拄杖軒渠大笑而出遂請喫茶傳是老宣首座去矣初北山同月窟過浙見遯庵於華藏月窟先有契證故山得咨決之後歸里訪明晦室分座皷山漳守趙公以夫聞其道以南寺招之山遜謝曰公聞之過使三反乃行開堂爲同行月窟拈香時論高之

枯禪鏡禪師天資淡薄一無嗜好惟與衲子提撕敲磕不倦有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枯禪拍禪床一下今人吐露語言千百皆不能得到前輩地位且利害在什麼處會麼

癡絶沖禪師嘗赴福州雪峰請與尙書陳公韡有宿素之雅招飯私第以項王像求讚卽拈筆書云拔山非力蓋世非氣八千子弟同謀共濟人皆謂天下大器不可以力爭必先仁義殊不知天假其手以誅暴秦然後使寬仁愛人者之爲帝吁其亦有補於斯世公大奇之癡絶慧辯恢廓此特緒餘爾

介石朋禪師秦溪人性高簡僧曰寶劍未出匣時如何答曰杜鵑啼處花狼藉僧曰出匣後如何答曰令人長憶李將軍僧曰出與未出時如何答曰劒去久矣汝方刻舟解夏夜參云九旬禁足網禽宿巢三月安居驅狐守塚向生殺不到處見三頭六臂掀翻圓覺伽藍猶是抱樁打泊浮雲黃山前雙檮樹下九十日內風以時雨以時二六時中少不添多不減一年三百六十日日日安居時時自恣圓者自圓方者自方長者自長短者自短未免淨地揚塵畢竟如何大鵬展翅天路遙巨鼇轉身海水窄示衆類此晚年寓杭之泠泉扁其室曰靑山外人景定間丞相秋壑賈公尤崇敬佛法與奏得旨住淨慈後淮海亦繼其席皆起於淵東

石田薰禪師曰薰上座住靈隱亦是不柰何被人東拶西拶拶到禪床角頭回避不及只得爲祖師有箇門戶擘破面皮出來喚作此地無朱砂赤土以爲上雖然看却今時漸漸赤土也無了漸漸食泥食土說著眞箇箇人寒心噫志於道者聞此當如何哉

雙杉元禪師嘉熙間乃石田堂中第一座上丞相書言朝廷新指揮買師號金環象簡不便書云正月十三日景德靈隱禪寺前堂首座前住持嘉興府天寧寺僧中元謹熏沐獻書樞使大丞相國公竊以爲佛老之教救世計也其所以與儒道相參於天地間以能開悟性眞不墮邪見其功未易量也我朝　太宗皇帝嘗曰釋氏之道有補教化　孝宗皇帝亦曰以佛修心以老治身以儒治世斯可也張文定謂儒道

淡薄一時聖賢盡歸釋氏而關洛諸公亦必玩味釋氏之書而後能接續洙泗不傳之秘然教必有主必有師國家以度牒許人承買凡有僧者各尋師以爲依歸師苟有道行則可使迷者悟塞者通其裨助世教要非小補近世貨賂公行求爲住持者吾教之罪人若以例傳天下之賢者必深藏遠遁而已其肯出而爲師夫師廢則正法微正法微則邪法熾以淸淨之門而爲利慾交征之地非國家之福也譬如家塾黨庠不能無師不求其能傳道解惑者爲之而惟賄是視則弟子何以仰孔門之教亦幾乎熄佛老之道何以異是若謂佛老之徒身居大厦日享膏腴不蚕而衣不耕而食爲世所嫉然天下之人有無用於世而坐享膏腴之奉者尤衆何特僧道寺觀創立常住供養非官與之也以衆人樂施而與之也寺觀有田稅賦尤倍又有非待不時之需正與大家相似今旣買度牒以錢免丁又增以錢官府無絲毫之給而徒重責其利於無窮則僧道可謂不幸矣國家愛惜名器泛濫何以勸勵天下僧道若以賄得金環象簡得

諸處住持則嚚頑無賴之徒皆以賄進何以整齊風俗況寺觀雖多其常住闕乏者甚多縱使此令一行第能率斂寺觀之大者其小者亦豈能應其求如此則所得能幾況僧道非能自出已財求爲住持必將取之寺觀師徒相殘常住必壞所謂膏腴將見蕪穢所謂大厦將見爲丘墟所謂溫飽將見爲凍餒部雖有牒誰將請之歲雖有丁誰將輸之今日軍需糴本秤提諸劵無非鬻爵鬻爵之者或累於國牒之多者無病於官乃循一時不卹之事斲喪千萬載之利源殆非理財之長策也伏覩近降旨揮增錢鬻爵識者病之事不果行總所今來陳請正亦類此伏望鈞慈詳酌利害特有敷奏盡行寢罷服號之命令僧道不勝幸甚伏惟鈞慈俯賜鑒念不備時江西槩無文亦有書先是朝省因總領岳珂奏乞降紫衣師號二等賜金環象簡并四字禪師法號以住太寺觀每賜服師號綾紙出賣三百緡仍附品官條制非有官不得差注非有賜服不得住持此書上事果寢豈非祕護大法者之用情乎雙杉住山能極枯淡專一行道若

機簡堂私居雖處暗室如臨大賓似證老衲此亦哲人律已又見於微細者也賢矣哉

枯椿曇禪師清介寡言瘦坐竟日開法越之大禹寺亦出澗東僧問和尚未見佛心時如何答曰人貧歸道問見後如何答曰色窮歸皂嘗舉現成公案道得也三十棒道不得也三十棒侍僧曰望師慈悲開箇方便答曰將謂你是箇出廐良駒僧有省枯椿閩人後住姑蘇虎丘緇素翕然宗之

雲巢巖禪師訓學無倦且能折節下士慰藉良厚雋彥歸之開爐日示衆云是句亦剗非句亦剗雪峯輥毬睦州檐板惟有趙州老漢向火爐頭拈起香匙火筯東撥西撥忽撥得一塊恰是饒州景德人家壁角頭多年破磁碗三世如來只管看逕庵曰此語酷似父翁松源

南翁明禪師初入衆時便能決志參禪嘗宿天台石橋遇異僧指令其見老佛心翁至太白投誠預其法席然室中纔開口便被叱私自念曰今生不了則有來生已而泪下交頤後在癡鈍會中爲侍者晩參侍立聞鐘鳴鈍曰什麼聲翁曰鐘聲鈍曰聲來耳畔耳往聲邊翁薄遽未答被大叱汗流浹體始自語曰元來淅翁平日叱罵我皆是徹骨徹髓鈍尋常只令其看百丈野狐話一日鈍曰不落不昧時如何翁應聲曰不落不昧鴛鴦一對水上浮沈如意自在鈍撫而印之翁泉州黃氏子與隆南山同出嶺者歸里住溪上教忠至住莆中囊山方入寂

西山亮禪師福州人枯硬儉約嘗蓄紙被一張補粘殆遍寒暑不易由鼓山首座寮赴雲門請及遷黃檗未嘗別換侍僧一夜潛以絹衾易之亮驚叫責曰我鮮福平生未嘗敢服縑素況此被相隨三十年矣其可棄乎聞者謂其住山有古人風後退席入永陽鴈湖山中與道者刀畊火種莫知所終

平江府萬壽訥堂辯禪師寄同參偈曰猿與龍交割不開兄呼弟應似忘懷及乎話到誵訛處却道心肝不帶來時亦稱之後八坐道場提倡如阪走丸眞不忝爲巖獃之子岳靈之孫也

介石朋禪師曰別峰珍和尚退鼓山詣育王候見大

慧一蒲團於佛殿後坐七十九日因秦國太夫人請大慧陞座私自喜曰今日得見必矣果得一見語合室中復投三轉語而去大慧大奇之遂與宏智同舉之住岳林今寺中有塔存焉別峰徧身有長毫時號珍獅子介石題其墨蹟略言如此別峰既得法於佛心才高踞雄席道顯著矣復勇於求見妙喜其意謂何不可與璞懿遲遲其行同日而語此所以爲一代宗師之標準也噫今只欲一後學七十九日候見尊宿亦難矣

守懲庵主莆人滿年具戒居囊山下巖就巖縛屋聊蔽風雨父爲郡胥吏歳給以粮凡客至不論問佛法世法皆瞪目視之有僧問如何是庵主家風忽答云就巖縛屋搠澗羮虀問忽有人問西來意如何祇對懲反袂哭云苦屈觀其雅趣探其幽旨非契如之流亞歟

石溪佛海月禪師曰余年三十方再南聞空叟有言二十行脚此事休也初得此語心甚不平過二聖座元几案間見窮谷語擧雲門話墮於光明寂照中便有歇泊地頭及登甌峯旬日間趂隊入室先師擧達磨葬在熊耳因甚隻履西歸余對以一點水墨兩處成龍復一日龍袖拂開面目全露遂倒跟四載然後江之南北浙之東西親師友味甘苦動轉施爲未甞向背今又三十年尙未能依俙彷彿信知此事大不容易休也二字眞吾之一知識也見於示秀上人語今學者多見之而不思之可悲痛也佛智老師跋其錄云石溪未離雲頂行脚未到處要須到既見雲居開口不得處要須道執侍半年如矢在弦上知而不自發至於龍袖拂開如箭在的中發而不自知雖然早年見松源于北山下是此話已行若謂開得口後方有此錄腦後猶欠石溪一鎚在烏虖佛海親證悟潙門於斯見矣語雖不多大有控人入處不可不錄

王孔大福州徑江人太學博士宗合猶子年二十發胄薦上春官不售辛亥歳毅然効古塔主之風裂冠剪髮依莆之辟支巖主立堅修杜多行已而人有知者敍上絶巔編茆居焉父母勸勒不回甫二載聞泉南明教忠法道焚庵詣之獻頌云燒却山頭破草庵

不圖遊歷不咨參依師別也無貪著慱飯栽田也要諳時教忠於風亭通衢開接待庵孔大泯泯衆底折節服勞施主聞之勸爲大僧改名惟玉教忠亦嘗有偈示之云老我居山已許時著衣喫飯只隨宜子來將謂有奇特笑倒東家小斷兒後亦有發明但不久住世而寂初終與祖麟楊道者略相類烏虖惜哉

西巖惠禪師示衆云彌勒眞彌勒水銀無假分身千百億阿魏無眞長汀子來也眼生三角頭峭五嶽好未必好惡未必惡布袋頭開也隈隈隴隴骨骨董董輕如毫毛重如丘山拈得便擲拏得便用豎拂子云猶是兜率陁天底只如彌勒未生巳前如何剖露擊床云收拾雨聲歸舊樹放教秋色到梧桐題五祖六祖像云恨殺此頭陀山磨恨不磨吾今檐頭重爲汝種松多西崑三十餘年佛鑑處所得底拈出示人無涓滴滲漏後三十年點眼藥也

丞相鄭公淸之嘗謁妙峰善禪師坐定峰曰相公留心此道還有歡喜處也無公曰且坐喫茶峰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相公作麼生公曰低聲低聲峰曰也須子細公曰描也描不成畫也畫不就峰默然老師嘗言此因識之

◆日疑曰

福州越山法深禪師本州人未落髮時已有見處依月窟於梅崑得度浙遊至雙徑無準一見而器之俾掌翰墨議者以其年杪未稱職爲遠上座起骨云末後一著始到牢關山遙水遠火冷雲寒啞不是髑髏眼活進遮一步也大難大難衆始伏膺歸里居梅崑十餘年自號雲山畊叟樞相鄭公性之尙書陳公韡間居日相與講道白郡致主釣臺寶祐間遷越山未幾而逝故名不顯著

祖昌庵主不知何許人隱於天◆日山中結庵取陳墳約二十餘里雙徑榮首座嘗遊山中偶至其庵荊棘蒼密墻壁傾斜昌頹然於路口倚杖而立雪眉霜鬢壞衲弊履人物可畫且欣然揖入共坐榮視左右瓶無儲粟竈有餘煙心甚異焉問居山今幾年遂稱名答曰不記年矣益奇之問粮食誰供答曰仰給陳氏今無矣問何不行脚去答曰達磨不來東土二祖不往西天問如何是隱者家風答曰猛虎一聲山月高

遂屏息不敢復問少焉昌出茗芽令掬水嚥之徐叩雙徑歷代尊宿咨嗟久之蓋嘗見典牛塗毒來若言其見前輩不翅百齡矣又曰路遠宜即歸榮明年拉同道訪之已失其處豈非世出世間之異人者耶要當於懶殘西山亮輩中求也

温陵黃允字孚中晩年喜參請知罪福嘗言昔爲護國主首撰開堂疏嘗受其潤筆資作懺悔疏備元物詣寺供設還謝叙事簡核略云謹長老之住護國劉大卿之守温陵允也時預計借當趨省試開堂撰疏難逃府命之嚴潤筆貽貧實出儈儲之有昔爲貧而受也今如數以還之二十三年常作懷慚之客七十五稔方成了事之翁聞者嗟服

平江府開元別翁甄禪師西蜀人也初入閩見枯禪悟其機用後從遊擬絕得其至要淳祐間開法衢之南禪臘八上堂擧世尊正覺山前夜覩明星忽然悟道乃云奇哉一切衆生具有如來智慧德相但以妄想執著而不能證拈云釋迦老子未覩明星以前不妨令人疑著既覩明星之後說出許多不才淨心肝

悟發語

五臟總被別人覷破還有爲釋迦老子作主底麼別翁徒有此語只知釋迦老子心肝五臟被別人覷破殊不知別翁心肝五臟又被別人覷破了也

枯崖和尙漫錄卷下終

此集所記皆近世善知識也中間如柔萬菴元雙杉皆余舊方外友曰篠塘賢碎支堅則余誌其塔矣悟兄舍儒入釋其敬慕前輩如此進進未可量所論金華元首座前後話頭已具眼目大慧所謂顚倒禪正道著此病悟能以是求之他日與此集諸老共入僧寶傳矣竹溪肅齋林希逸 題　景定四年夏四月

跋攺鋟枯崖漫錄

飮光破顏神光得髓而降前德入道機緣其輯錄者不識幾則前有景德後有嘉泰況於增集之諸錄乎閩枯崖圓悟禪師峻機妙用獨脫無依常能有聲畫又通無聲詩箇箇無不具眼目世寒暑不能易其芳

者師德也江海無以臻其極者師量也曾往來于雙
徑之日採近世諸老應機接物罵柳指拍底美談輯
曰枯崖漫錄凡前代諸燈所遺逸者足考之加旃吸
其精不眩其英啜其實不曠其華者隨分各有入處
豈非所謂五燈之後復見一燈哉然扶桑所梓行未
以國訓便於句讀故宗宿見之貴不亂素製庸學以
之憾難通俗習其猶如南人食稻北人食粟誰一之
於茲施點於副墨之子以付書林冀使洛誦之孫易
窺祖墻矣予曾聞此齊名之海才尚辭倭訓之　敕
而有凡才之謙如今則不然也嗚呼宗宿之罪人庸
學之益者乎

時

寶永四歲次丁亥春二月上浣讃之高松慈恩參徒
機海子操觚於洛西寓舍


十牛圖頌



住鼎州梁山廓庵和尙十牛圖頌幷序

夫諸佛眞源衆生本有因迷也沈淪三界因悟也頓出四生所以有諸佛而可成有衆生而可作是故先賢悲憫廣設多途理出偏圓教興頓漸從麤及細自淺至深末後目瞬青蓮引得頭陀微笑正法眼藏自此流通天上人間此方他界得其理也超宗越格如鳥道而無蹤跡得其事也滯句迷言若靈龜而曳尾間有清居禪師觀衆生之根器應病施方作牧牛以爲圖隨機設教初從漸白顯力量之未充次至純眞表根機之漸照乃至人牛不見故標心法雙亡其理也已盡根源其法也尙存莎笠遂使淺根疑悞中下紛紜或疑之落空亡也或喚作墮常見今觀則公禪師擬前賢之模範出自己之胷襟十頌佳篇交光相映初從失處終至還源善應群機如救飢渴慈遠是以探尋妙義採拾玄微如水母以尋飡依海蝦而爲目初自尋牛終至入鄽强起波瀾横生頭角尙無心而可覓何有牛而可尋泊至入鄽是何魔魅況是起禰不了殃及兒孫不揆荒唐試爲提唱

泊疑作洎

尋牛序一

從來不失何用追尋由背覺以成疎在向塵而遂失家山漸遠岐路俄差得失熾然是非鋒起　頌曰

忙忙撥草去追尋　水闊山遥路更深
力盡神疲無處覓　但聞楓樹晚蟬吟

和　石鼓夷和尙

只管區區后外尋　不知脚底已泥深
幾迴芳草斜陽裏　一曲新豐空自吟

后字更勘

又　壞衲璉和尙

本無蹤跡是誰尋　誤入烟蘿深處深
手把鼻頭同歸客　水邊林下自沈吟

見跡序二

依經解義閲教知蹤明衆器爲一金體萬物爲自己正邪不辯眞僞奚分未入斯門權爲見跡　頌曰

水邊林下跡偏多　芳草離披見也麽
縱是深山更深處　遼天鼻孔怎藏他

和

枯木巖前差路多　草窠裏輥覺非麽

得入一作入得

脚跟若也隨他去　未免當頭蹉過他

又

見牛人少覓牛多　山北山南見也麼

明暗一條來去路　箇中認取別無他

見牛序三

從聲得入見處逢原六根門著著無差動用中頭頭顯露水中鹽味色裏膠青眨上眉毛非是他物　頌曰

黃鸝枝上一聲聲　日暖風和岸柳青

只此更無回避處　森森頭角畫難成

和

識得形容認得聲　戴嵩從此妙丹青

徹頭徹尾渾相似　子細看來未十成

又

驀地相逢見面呈　此牛非白亦非青

點頭自許微微笑　一段風光畫不成

得牛序四

久埋郊外今日逢渠由境勝以難追戀芳叢而不已

由字似剩

者疑著

頑心尚勇野性猶存欲得純和必加鞭撻　頌曰

竭盡神通獲得渠　心強力壯卒難除

有時纔到高原上　又入烟雲深處居

和

牢把繩頭莫放渠　幾多毛病未曾除

徐徐驀鼻牽將去　且要迴頭識舊居

又

芳草連天捉得渠　鼻頭繩索未全除

分明照見歸家路　綠水青山暫寄居

牧牛序五

前思纔起後念相隨由覺故以成眞在迷故而爲妄不唯由境有惟自心生鼻索牢牽不容擬議　頌曰

鞭索時時不離身　恐伊縱步入埃塵

相將牧得純和也　羈鎖無抑自逐人

和

共分山林寄此身　有時亦踏馬蹄塵

不曾犯者人苗稼　來往空勞背上人

又

牧來純熟自通身　雖在塵中不染塵
弄來却得蹉跎力　林下相逢笑殺人

騎牛歸家序六

干戈已罷得失還無唱樵子之村歌吹兒童之野曲
横身牛上目視雲霄呼喚不回撈籠不住　頌曰

騎牛迤邐欲還家　羌笛聲聲送晚霞
一拍一歌無限意　知音何必鼓唇牙

和

指點前坡即是家　旋吹桐角出烟霞
忽然變作還鄉曲　未必知音肯伯牙

又

倒騎得得自歸家　篛笠簑衣帶晚霞
步步清風行處穩　不將寸草挂唇牙

忘牛存人序七

法無二法牛且為宗喩蹄兎之異名顯筌魚之差別
如金出鑛似月離雲一道寒光威音劫外　頌曰

騎牛已得到家山　牛也空兮人也閑
紅日三竿猶作夢　鞭繩空頓草堂間

和

欄内無牛趂出山　烟簑雨笠亦空閑
行歌行樂無拘繫　贏得一身天地間

又

歸來何處不家山　物我相忘鎮日閑
須信通玄峰頂上　箇中渾不類人間

人牛俱忘序八

凡情脱落聖意皆空有佛處不用遨遊無佛處急須
走過兩頭不著千眼難窺百鳥含花一場懡㦬　頌
曰

鞭索人牛盡屬空　碧天寥廓信難通
紅爐焰上爭容雪　到此方能合祖宗

和

慚愧衆生界已空　箇中消息若為通
後無來者前無去　未審憑誰繼此宗

又

一鎚擊碎太虛空　凡情無蹤路不通
明月堂前風颯颯　百川無水不朝宗

返本還源序九

本來淸淨不受一塵觀有相之榮枯處無爲之凝寂不同幻化豈假修治水綠山靑坐觀成敗　頌曰

返本還源已費功　爭如直下若盲聾
庵中不見庵前物　水自茫茫花自紅

和

靈機不隨有無功　見色聞聲豈用聾
昨夜金烏飛入海　曉天依舊一輪紅

又

用盡機關費盡功　惺惺底事不如聾
草鞋根斷來時路　百鳥不啼花亂紅

入鄽垂手序十

柴門獨掩千聖不知埋自己之風光負前賢之途轍提瓢入市策杖還家酒肆魚行化令成佛　頌曰

露胸跣足入鄽來　抹土塗灰笑滿腮
不用神仙眞祕訣　直教枯木放花開

和

者漢親從異類來　分明馬面與驢腮
一揮鐵棒如風疾　萬戶千門盡擊開

又

袖裏金鎚劈面來　胡言漢語笑盈腮
相逢若解不相識　樓閣門庭八字開

十牛圖頌終

新刻禪宗十牛圖

佛弟子覺因錢唐　胡文煥　著

十牛圖者。蓋禪宗託喻於此以修心證道者也。牧童即人也。牛即心也。圓光即人心俱渾化而證於本然之道也。夫心孰不有乎。有則皆當修也。道孰不具乎。具則皆當證也。然此獨為禪宗之喻已哉。雖吾儒亦同然矣。獨吾儒為同然已哉。雖天下之人亦皆同然矣。要之始終無異。其理甚明。第為物欲所蔽。故甘牛之不若耳。夫牛且可馴。而謂心不可修者。未之心可修而謂道不可證者。又未之有矣。且道既謂本然。而心則何俟乎修。物欲之蔽故也。予既摘十牛圖。復附之以苦樂因緣圖。將使人知物欲之故。而汲汲然克之。以證乎本然耳。然二圖似出乎一喻。而喻又不出乎一理也。覽之者了然有所得。擴而充之。若云吾身亦夢幻泡影露電之喻也。則此又何是喻哉。彼無待乎還元。不假於託喻者。斯又最上乘矣。噫。下此者。其亦勉之

乎疑手

芒疑山

普明詠未牧

生獰頭角恣咆哮　奔走溪山路轉遙
一片黑雲橫谷口　誰知步步犯嘉苗

雲菴和未牧

心狂力壯鎮咆哮　平貼家邦遠更遙
涉險登危妄奔逐　時時誰顧食人苗

普明詠初調

我有芒繩驀鼻穿　一迴奔競痛加鞭
從來劣性　猶得山童盡力牽

雲菴和初調

玄毛遍體鼻初穿　欲制難為不著鞭
寄語牧童須盡力　手中紉索再牢牽

普明詠受制

漸調漸伏息奔馳　渡水穿雲步步隨
手把芒繩無少緩　牧童終日自忘疲

雲菴和受制

調息心馳不妄馳　急牽鼻索急相隨
皤然頭角沉階壍　猶恨芒童力未疲

普明詠迴首

日久功深始轉頭　顚狂心力漸調柔
山童未肯全相許　猶把芒繩且繫留

雲菴和迴首

牧牛牛已得回頭　百煉剛成遶指柔
鴨綠春江愁再浪　爛繩兒□爲覊留

普明詠馴伏

綠楊陰下古溪邊　放去收來得自然
日暮碧雲芳草地　牧童歸去不須牽

雲菴和馴伏

芳草原頭碧水邊　柳陰沙暖步蕭然
霜毛已牛肥仍膩　馴伏相隨不用牽

普明詠無礙

露地安眠意自如　不勞鞭策永無拘
山童穩坐青松下　一曲昇平樂有餘

雲菴和無礙

白牛穩臥體如如　六戸虛凝總不拘
松下牧童吹一曲　点諸風明不盈餘

普明詠任運

柳岸春波夕照中　淡烟芳草綠茸茸
饑食渴飲隨時過　石上山童睡正濃

雲菴和任運

淺水平沙一望中　羅裙草色正蒙茸
柳陰童睡牛方食　誰問春光似酒濃

普明詠相忘

白牛常在白雲中　人自無心牛亦同
月透白雲雲影白　白雲明月任西東

雲菴和相忘

人牯相忘澤國中　閑閑去就水雲同
恬然不復江魚比　從月流西日出東

普明詠獨照

牛兒無處牧童閑　一片孤雲碧嶂間
拍手高歌明月下　歸來猶有一重關

雲菴和獨照

牛忘牧笠有餘閑　月白風清天地間
到此更如通一線　自然踏看上頭關

普明詠雙泯

心字一作含

人牛不見杳無蹤　明月光寒萬象空
若問其中端的意　野花芳草自叢叢

雲菴和雙泯

牛兒童子絕行蹤　了了如空不是空
好似太平春色裏　依然幽鳥語芳叢

昔有優塡國王請問賓頭盧尊者。佛法中脩行如何。尊者答曰。譬如有人行於曠野大火之中。被一狂象所逐。其人見一井。畔有一樹。上有藤。其人攀藤懸於井上。下有三毒龍。四毒蛇。樹上有黑白二鼠互相咬藤。四畔又有毒蜂螫人。其時復有蜜少許。滴於口中。因貪蜜故。遂忘其苦。王又問曰。此人苦多樂多耶。尊者答曰。此人都是苦相。何樂耶。諸智者以譬喻爲解。遂有偈云

二鼠侵藤眞百苦　四蛇囲井復千憂
忽然咬斷藤根子　淪沒何時得出頭

又夫曠野者。三界也。樹者。苦身也。常於衆苦行業不可思議也。藤者。是命根也。象者。是無常殺鬼也。黑白二鼠者。是日月宛轉也。井者。是黃泉路也。三龍者。是貪嗔癡三毒也。造作地獄餓鬼畜生三惡道。四蛇者。是地水火風四大。又是酒色財氣四非。又是生老病死四門。手攀藤者。是愚癡也。蜂蜜者。是夫妻也。婬欲情愛染著於心。心是火。身是宅。人之火宅不知是衆苦所集也。晝夜交煎。惟貪恩愛。一旦命根斷絕。永墮沉淪。一失人身。萬劫難復。切勸諸人。趂此色身康健忙裏偸閑。每日晨昏。一心專念南無阿彌陀佛千遍萬遍。現世長福消災。臨命終時。決定往生西方極樂世界　頌曰

藤摧墮井命難逃　象鼠蛇攻手要牢
自己彌陀期早悟　三塗苦趣莫教遭
肥甘酒肉砒中蜜　恩愛夫妻笑裏刀
奉勸世人須猛省　毋令今日又明朝

總題　胡文煥

觀罷牛圖覺了然　再觀苦樂有因緣
假饒本性非空後　畢竟圓光不現前
打破禪機心有佛　脫離惡趣腹藏天
要知此亦非難事　試把工夫著一鞭

終

32

牧牛圖序

遺教經云譬如牧牛執杖視之不令縱逸犯人苗稼則牧牛之說所自起也嗣是馬祖問石鞏汝在此何務答曰牧牛又問牛作麼生牧答曰一回入草去驀鼻拽將來則善牧之人也又大潙安公之在潙山也日吾依潙山住不學潙山禪但牧一頭水牯牛又白雲端公之於郭功輔也詰之曰牛淳乎而若自牧若教他牧層見疊出於古今者益彰彰矣後乃有繪之乎圖始於未牧終於雙泯品而列之爲十其牛則如次初黑繼白以至於無案如也而普明復一一係之以頌普明未詳何許人圖頌亦不知出一人之手否今無論惟是其爲圖也象顯而意深其爲頌也言近而旨遠學人持爲左券因之審德稽業俯察其已臻仰希其所未到免使得少爲足以墮於增上慢地則裨益良多遂錄而重壽諸梓外更有尋牛以至入廛亦爲圖者十與今大同小異幷及教中分別進修次第可比例而知者俱附末簡以便參考若夫一超直入之士無勞鞭挽而天然露地白牛不落階級而剎那能所雙絕則圖成滯貨頌成剩語覽之當發一笑吾無強焉

萬曆己酉如來誕日　後學　袾宏　謹書

普明寺牧牛圖頌序

咄盡大地是普明一頭牛何處更有佛與衆生毫厘不隔本是如如若道此牛有黑有白有雄有雌有饑有飽便是一體分別成二世尊初生指天指地周行目顧犯人苗稼不少祖師西來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喫他水草良多三玄要四料揀五位君臣九十六圓相受盡牽制鞭策乃至拈椎竪拂行棒行喝種種機用皮毛脫落四足潛踪許大一頭牛不知逃向那裡去了到這裡地重關已破且道向上還有事麼以拂子打圓相云火裡木牛耕白雪雲中石馬舞春風會麼不會請看牧牛頌幷諸方次韻語句畢竟還有優劣也無

臨濟正宗三十二世𨍏轢道人　嚴大參　謹序

◎普明禪師牧牛圖頌既出仍客于茲

普明禪師牧牛圖頌附諸大禪師和頌目錄

普明原頌。雲棲蓮太師付梓序云普明未詳何許人。則亦不知道場之所矣辛丑冬予來理坊事壬寅夏轆轢嚴居士將普明緣起及舊寺圖相示始知因緣在此居士既恢復寺基初請玄微禪師繼請明嚴耆德殿宇煥然房僚俱備將來欲成獅窟余見諸方和頌讀之不勝喜躍效顰和之并將圖頌和頌合成一册流通

康熙元年孟秋月　日寓般若堂　如念空　識

眞寂和尚和牧牛圖頌 師諱廣印號聞谷

未牧

信足奔馳不憚勞　東西南北路迢遙
只貪芻草平田潤　忘却家鄉有異苗

初調

氣性雖頑鼻已穿　牧童從此痛加鞭
渾身血汗芒繩急　遙望家山盡力牽

受制

暫時出草息奔馳　好把芒鞋緊自隨
到處凍雲霜露滑　斤斤調伏敢忘疲

迴首

芒繩不引自迴頭　毛色皤然性已柔
水草也知山裏足　牧童多意尚羈留

馴伏

暖風晴日柳溪邊　俛首循人意悄然
花落郊原春色晚　相隨歸去不須牽

無碍

調伏多年意自如　水邊林下總無拘
一聲羌笛松風起　此日忘懷樂有餘

任運

百花溪上柳陰中　飽食和雲臥綠茸

歌罷山童無所事　遺鞭枕上睡方濃

相忘

在在溪山雲月中　木人花鳥意相同
國王水草從來足　閑步陂塘西復東

獨照

玉鞭無用草繩閑　踪跡全無古路間
空手獨歸林月下　更前一步卽牢關

雙泯

杳杳人牛不見蹤　一團新月照秋空
個中若問還源旨　風落岩花點翠叢

報恩和尙和牧牛圖頌 師諱圓修號天隱

未牧

水雲渺渺亂聲哮　密密尋踪路更遙
晝夜風霜不知處　恐伊相犯別家苗

初調

纔獲繩頭把鼻穿　謾將痛處更加鞭
也知鄉井迢迢遠　拽轉頭來著力牽

受制

不從他性遠驅馳　寸步提持漫漫隨
幾度黑風吹瀑雨　通身泥水總忘疲

回首

驀地忘機自轉頭　悄然性氣已調柔
山中水草了知足　不用遲疑在外留

馴伏

閑放林間與水邊　橫騎短笛任悠然
歸來一帶烟霞晩　瀟灑歌謠不假牽

無碍

出入無欄心自如　擬思量處更猶拘
滿懷風月人牛穩　鞭索俱忘樂有餘

任運

野岸溪灣花柳中　一環山水翠林茸
逍遙快活無求也　軟草爲氈睡興濃

相忘

搊到忘懷混沌中　千山一色絶相同
風光不覺人牛處　任運騰騰西復東

獨照

不須收放得安閒　脫略尋常廟眄間
散步謾歸明月下　踏翻從上兩重關

雙泯

人牛處處竟無蹤　新月孤懸萬象空
借問歸源端的旨　枯椿春到綠叢叢

東塔和尙和牧牛圖頌師諱海明號破山嗣法天童

未牧

頭角崢嶸便吼哮　奔兢烟水路迢遙
牧童草料渾無戀　孰肯平田犯稼苗

初調

牛兒鼻孔被繩穿　放去收來不假鞭
擬向東西兩處觸　一回入草一回牽

受制

年深日久懶奔馳　雲影溪光逐漸隨
任是上林花鳥過　謦欬難喚牧兒疲

回首

計窮力極喚回頭　謾把鞭繩閑放柔
七縱八擒縛樹下　山童猶未肯停留

馴伏

山間林下水溪邊　一飽無餘慶快然
撒手童兒歸路晚　和牛急向遠村牽

無碍

穩眠露地意如如　陽燄空花何所拘
松韻山童弄鐵笛　輕輕吹醒樂無餘

任運

南北東西任運中　脚頭脚底草茸茸
飽飡只剩些些意　留與山童瞌睡濃

相忘

雲牛一片白其中　那有雌黃與異同
就裏欲分纖細子　朦朧運運復西東

獨照

牧童鼓掌自閒閒　始信牛踪沒此間
遂得殷懃謾且喜　猶存星月照幽關

雙泯

人牛頓盡絕形踪　浩浩光呑宇宙空
明月蘆花來問的　東風吹起自叢叢

萬如禪師和牧牛圖頌 師諱通微

未牧

劣性蘊狂向外逃　郊關迢遞不知遙
分明觸處荒田地　那肯回頭惜異苗

初調

驀路相逢把鼻穿　饒伊惡性猛加鞭
從今已得繩頭在　總要奔趨只一牽

受制

暫息頑頑暫息馳　頻頻相顧也相隨
芒繩雖緩鞭尤撲　不等工夫不憚疲

迴首

頑劣消除已轉頭　不加鞭逼性相柔
牧童未敢憑他意　還把繩頭緊緊留

馴伏

萬木叢中芳草邊　芒繩釋去意悠然
夕陽影裡歸鴉噪　牛自相隨不用牽

無礙

皤白渾身性自如　海天空濶不相拘
牧童閒倚松邊石　短笛頻吹興有餘

任運

千條溪畔萬山中　渴飲隨時飽綠茸
牧子從教無個事　軒軒枕臂不知濃

相忘

是處雲山牛在中　兩無心意月相同
碧天影落溪流急　任爾縱橫西復東

獨照

生涯裹盡一身閑　明月光臨古木間
歌罷一聲歸去晚　芒鞋踏破隔郊關

雙泯

廓然空絕兩無踪　寶月孤懸照碧空
個事不須重借問　子規聲斷落花叢

東塔浮石禪師和牧牛圖頌 師諱通賢

未牧

蹉過聲前這一犉　反生邊見歷途遙
披毛帶角渾無慮　糞草何曾識稼苗

初調

纔識牛兮鼻已穿　翻然自肯苦加鞭
暫詩不在頻偷走　猶把芒繩緊緊牽

受制

渡水穿雲不亂馳　任從呼遣總相隨
牛兒雖以堪調治　未許山童暫放披

回首

一回入草一回頭　可比初時性已柔
滿徑落花思踐履　客途烟雨豈羇留

馴伏

玲瓏石伴古松邊　任運騰騰始貼然
手裡有鞭須放下　鼻中去索不須牽

無碍

觸處逢渠得自如　入泥入水又何拘
饑飡渴飲困來睡　底事從來無欠餘

任運

已眼撑開宇宙中　胡來胡現任茸茸
山童閑唱還鄉曲　不覺令人歸思濃

相忘

喪盡偷心豁達中　人牛何異復何同
從今兩絶提防力　可以西兮可以東

獨照

脫盡皮毛赤體閒　堂堂獨露笑談間
不是渠儂能了達　祇因透徹上頭關

雙泯

空空寂寂杳無踪　一點靈機盡掃空
智理不存悲化普　一輪明月照幽叢

玉林和尙和牧牛圖頌 師諱通琇繼住報恩

未牧

牛本荷人人不識　胡行亂躍隔迢遙
一回摸著牛兒鼻　大千沙界沒莖苗

初調

寄言識得牛兒者　莫學時流强策鞭
我是牛兮牛是我　分明無二若爲牽

受制

牧童但不迷頭去　純白牛兒到處隨
非比道途販賣客　橫騎倒拧自無披

回首

莫道功深始轉頭　牛無背面與剛柔

山童但得狂心歇　鼻孔彌天絕去留

馴伏

尋常逐逐營營者　護道長調方怗然

見徹斯牛無往返　始如多載枉拘牽

無礙

本自翛然絕絆羈　知恩豈肯强牽拘

縱橫飛舞無留跡　誰信那伽定有餘

任運

不分內外與邊中　傍水尋芳入亂叢

回首東山吐新月　騎歸茆屋興猶濃

相忘

强把全軀分二體　計窮力盡始知同

他長我短俱休問　說甚人西與物東

獨照

頂破虛空蹈碎地　不留一物雜其間

孤孤逈逈雖堪羨　瞥爾知羞始透關

雙泯

誰爲所牧誰爲牧　認影牽風徹底空

有問其中端的意　早知芻犬伏茅叢

笻庵禪師和牧牛圖頌 師諱通問

未牧

走遍天涯逞意哮　穿雲涉水路迢遥

多年一片閒田地　踩踏堪憐損稼苗

初調

鼻孔生獰不易穿　一回入草一加鞭

狂心何計能拴縛　賴有山童把索牽

受制

擬將何處更驅馳　暮雨朝烟緊自隨

踪跡欲逃難躲避　任渠奔烈也成疲

回首

翻然自肯便回頭　滿地殘紅襯草柔

故國有懷情未撤　暗愁春老尚遲留

馴伏

收來放去古溪邊　風月隨緣自悄然

水草不思無柢事　相看撒手竟忘牽

無碍

縱步溪山得自如　風流兩岸亦何拘
橫吹短笛斜陽暮　溢目春光信有餘

任運

不曾移步出山中　暖簇晴花五色茸
莫恠山童閒瞌睡　臥雲眠月與偏濃

相忘

相將無事太平中　渠我情忘適不同
一段閒愁總收拾　不知花落水流東

獨照

一道寒光萬境閒　寥寥四顧水雲間
夜深明月歸來後　照徹空王向上關

雙泯

從前光影覓無蹤　不見人牛烟水空
盡大地回春曉夢　日高香散百花叢

山茨禪師和牧牛圖頌 師諱通際

未牧

水草溪邊縱意哮　鼻頭無繫去迢迢
誰知宇宙皆王化　亂踏雲山犯稼苗

初調

芒繩初把鼻相穿　熟處難忘痛著鞭
分付牧童牢守護　莫教暫失手中牽

受制

動容頑性好奔馳　左右旋眸渠緊隨
悵望遠山鄉信杳　披雲帶月正忘疲

回首

知恩逐步肯回頭　烈氣消融性漸柔
騎向平陂深草處　橫吹短笛絕羇留

馴伏

只在平田烟柳邊　鞭繩拋却坐脩然
暮山鐘動上方月　恁麼歸來不假牽

無碍

人牛相視體如如　彼此無心不用拘
花柳叢中隨意往　團團蹄跡更無餘

任運

或時村裡或雲中　舊地閑田草正茸
踏遍一毫無剩跡　牧童高臥柳陰濃

相忘

撐撐頭角臥林中　渠我渾忘雲水同
為愛山前芻草細　夜深乘月過溪東

獨照

個裡風光鎮日閑　放身穩臥白雲間
長歌一曲聲嘹喨　直透威音劫外關

雙泯

不見人牛不見蹤　清風明月滿長空
太平休用歌堯令　枯木重開花一叢

桐月菴大師和牧牛圖頌 師諱妙用號玄徽

未牧

黑雲低處一聲哮　足底程途那信遙
童子個時將貫索　未嘗留意惜良苗

初調

鼻孔今朝始受穿　十分狂性只宜鞭
要渠了了尋常事　不管通身黑業牽

受制

蹊徑於今不枉馳　鞭繩緩緩肯相隨
家山水草隨時給　信步風流也不疲

迴首

綠楊堤畔碧溪頭　景自晴和風自柔
水牯轉頭初自肯　月明歸路設遲留

馴伏

那裏隨來過這邊　左盤右轉總安然
黃鸝叫得山花唉　聲色中能不被牽

無碍

脫落虛空萬象如　人牛浪蕩不相拘
鞭繩颺下無些子　引與梅花一調餘

任運

我自悠然一覺中　任渠草徑玩纖茸
落花沒膝春山晚　猶潑紅霞錦繡濃

相忘

白雲拖過月明中　月與雲和一色同
智境此時都不會　何論南北與西東

獨照

家破蕭然四壁閒　於今雲淨月明間
固非往日程途事　尙好挨身拶過關

雙泯

劇盡何方覓影蹤　不應空裏鏤虛空
有誰道露堂堂地　蜂蝶痴迷花底叢

一指菴大師和牧牛圖頌 師諱明海號香爐

未牧

東奔西觸縱狂哮　越嶺盤溪不憚遙
眼底只貪畦畔艸　那知回首有靈苗

初調

幾年鼻孔未經穿　今日收來始著鞭
揑定索頭無少緩　一回入草一回牽

受制

頑皮且喜罷騙馳　我步溪邊他亦隨
只恐柳絲拴不住　孜孜照管略無疲

回首

一自牽歸這一頭　幾將鞭杖驗剛柔
而今已蹈還家路　嬾聽枝頭黃栗留

馴伏

幾處低坡淺水邊　相依相狎意陶然
山雲欲暮歸村舍　宛轉隨人不用牽

無碍

水草尋常事事如　任渠飮啄嬾相拘
笛聲喚醒珊瑚月　狠藉淸光一點餘

任運

緩步春山平麓中　風和日暖草蒙茸
鼾齁一枕藤蘿石　不管岩花色淡濃

相忘

通身皎潔片雲中　明月蘆花未許同
謾道玉樓聰已曉　金烏猶在海門東

獨照

牛自空兮人自閑　翛然獨步水雲間
尙須驀地翻身轉　摹倒窮途最後關

雙泯

皮毛蓑笠了無踪　一片寒光墮碧空

烟雨故園消息斷　百花何處鬭芳叢

轆轢道人嚴大參和牧牛圖頌

未牧

雲山堆裏一聲哮　頭角宛然家信遙
滿地閒花都踏遍　那知異草并良苗

初調

生獰如虎鼻難穿　賴得牧童有索鞭
不是一番施辣手　個時劣性恐難牽

受制

熟徑難忘欲逞馳　芒繩在手緊相隨
豈容逐草尋芳去　晝夜拘拴不憚疲

迴首

暫時落草卽迴頭　雲凍霜寒足已柔
欲緩鞭繩尤未緩　鄉關不到且拘留

馴伏

高深蹊徑曲無邊　相押相馴已信然
楊柳陰斜紅日轉　鼻頭繩斷不須牽

無碍

水草皇王總自如　何須特地苦相拘
山童撒手先高坐　牛亦安然閒有餘

任運

信步行來到此中　山前山後草茸茸
放渠散走陂塘去　不似當年狂與濃

相忘

太平氣象月明中　爾我家山色色同
袖手低眉忘管帶　不知西去與來東

獨照

蹤跡寥寥獨個閒　渾然出處那其間
自歌自唱空山下　多少痴人認過關

雙泯

人牛譏說絕形蹤　何異吹風欲滿空
若問還源親的旨　參天荊棘亂叢叢

轆轢道人再和牧牛圖頌

未牧

牟牟聲响是渠哮　欲覓頭踪轉展遙
狹路相逢剛識得　甘心饑餓不嘗苗

初調

孃生鼻孔未經穿　痛處針錐痛處鞭
漫道牧童施毒手　恐渠驄逐倍加牽

受制

古路淒淒作麼馳　他山岐曲肯相隨
痴兒不把繩頭放　牢緊虛空徒自疲

迴首

自從蹈著這源頭　骨力雖剛毛色柔
日薄虞淵歸意急　肯貪芻艸故淹留

馴伏

蹄跡團團古岸邊　飢飡渴飲恣悠然
東來西往皆平貼　出外歸家總不牽

無碍

嶺頭溪畔自如如　竪走橫眠更不拘
水草國王隨分給　本來無欠亦無餘

任運

牛兒閒放此山中　臥草眠花飽綠茸
圜圓從來渠不入　逍遙自在興偏濃

相忘

人牛共住碧岩中　到處溪山雲月同
猿鳥自啼花自咲　水流西去岸移東

獨照

脫盡皮毛得自閒　翛然獨步水雲間
可憐無限英靈漢　開眼堂堂入死關

雙泯

處處逢渠没影踪　碧天雲淨月輪空
個中多少風流趣　寶鴨香消錦繡叢

輘轢道人三和牧牛圖頌

未牧

黎然體色驀然哮　震地驚天用不遙
嚼盡山花吸盡水　不留常住一莖苗

初調

鼻孔撩天不受穿　誰能下手妄加鞭
牧童縱有繩頭在　枉費功夫著力牽

受制

牛兒有脚自驅馳　堪咲盲兒步步隨

泥水溪深渾不染　牽他入草得毋疲

迴首

轉腦旋蹄錯路頭　何分頑劣與剛柔
驀然直去家鄉到　不必淹淹在外留

馴伏

散誕溪邊與艸邊　要騎要下任安然
索頭盤結牛頭上　到處爲家不用牽

無碍

柳栢花街到處如　犯人苗稼又何拘
橫衝直撞都無碍　窠臼掀翻無剩餘

任運

夜牛歸來月正中　三生石上草茸茸
太平休斬痴頑漢　一任橫吹鐵笛濃

相忘

㊅㊎㊀㊉這〇中　黑白元來一色同
我不似渠渠似我　誰分南北與西東

獨照

牧他屎屁不曾閑　鞭向無生眨眼間
有意氣時添意氣　何妨一鏃破三關

雙泯

泥牛入海杳無蹤　木馬嘶風向碧空
個事若何重話會　花開鐵樹鬧叢叢

跋道人如念牧牛圖頌有序

諸佛垂迹。祖師西來。無非發明此事。拈提竪拂。熱棒熱喝。單提向上機輪。普明禪師。假人法。重設牧牛圖頌。轆轢居士報佛恩。復興祖佛道場。大禪師錦上鋪花。跋道人畫龍點眼。長安風月。貫今古。那箇男兒不丈夫。阿呵呵好大哥

未牧

頭角崢獰恣意哮　溪山踏遍路迢迢
牧童不把牛穿鼻　難保狂心不犯苗

初調

繩頭在手鼻兒穿　性劣難調緊著鞭
從此一番休放緩　牧童須是要頻牽

受制

劣性調柔漸息馳　牽來步步已相隨

牧童猶把精神抖　到此渾然不覺疲

回首

顚狂心盡始回頭　功用無間牛自柔
信手牽歸明月下　免從水草又停留

馴伏

不計山邊與水邊　了然無事自安然
森羅萬象渾閑事　從此牛兒不用牽

無碍

獨露堂堂意自如　安眠穩坐已無拘
牧童短笛閑拈弄　一曲橫吹樂有餘

任運

識破元來只此中　閑花野草任茸茸
東西南北無遮障　拍手高歌與正濃

想妄

白牛只在白雲中　渴飮饑飡總是同
閑著山童石上立　此間那復問西東

獨照

牛兒無跡地閑閑　明月團圞只此間
自有一雙窮相手　一拳直透萬重關

雙泯

人牛俱泯杳無蹤　水在長江月在空
猿抱子歸青嶂裡　鳥啣花落碧嵓叢

無依道人和牧牛圖頌 徐韓昌治號觀周

未牧

頭角未露一聲哮　自在縱橫去路遙
黑白始分牝牡相　生來柔順長靈苗

初調

順性今朝也受穿　何煩童子又加鞭
線索在手隨時轉　到處風光無掛牽

受制

踏著溪山便騁馳　朝行暮宿緊相隨
一回飮水一回服　悠悠負載不辭疲

回首

堪悲烈性不回頭　幸得天生稟性柔
遍界落花忘蹤履　烟雲客路莫停留

馴伏

不分內外與中邊　束縛無拘意灑然
信步行來皆坦道　騰騰任運總無牽

無礙

萬別千差性本如　超群惟此性無拘
一身負荷皆全力　本分何曾有欠餘

任運

暫爾息肩臥雲中　忽長新芽生意茸
引重致遠隨意適　箇中獨步興偏濃

相忘

忽忘管帶太虛中　渴飮饑餐處處同
物我盡捐知解淨　如日西升夜落東

獨照

得安閒處且安閒　不留轍跡在人間
瞥爾英明了達去　踢倒銀山鐵壁關

雙泯

隔墻清聽絕無蹤　形影孤寒照碧空
窓楞已過渾無事　又何精舍竹林叢

牧公道人頌眞本和牧牛圖頌

未牧

青山綠水恣咆哮　四顧三回路轉遙
只管貪程爲太速　何知日用犯佳苗

初調

纔見牛兮驀鼻穿　麤浮習氣急加鞭
那時掘强橫馳走　把定繩頭好一牽

受制

四蹄今已息奔馳　放去收來無不隨
且喜鞭繩猶把握　牧童何肯自爲疲

回首

溪山踏偏自回頭　熟處生時性漸柔
鼻貫一條成底事　不勞腕力暫相留

馴伏

左盤右轉碧溪邊　撇下鞭繩樂自然
幾度綠楊歸夜月　山童高臥竟忘牽

無礙

掉尾擎頭適自如　縱橫脫略有何拘
悠然一曲寒崖上　短笛吹開物外餘

任運

飢飡渴飲絕邊中　倦即和雲臥草茸
縱步任教青嶂外　滿腔風月興偏濃

相忘

人牛共住此山中　動轉施爲絕異同
我本是渠渠即我　不知南北與西東

獨照

牛無方所牧童閒　懶把虛名落世間
盡大地來無我我　不消彈指透重關

雙泯

人牛兩盡沒形踪　今古相酧劫亦空
本地風光一段事　歲寒松栢翠叢叢

巨徹禪師和牧牛圖頌(師諱寂遷)

未牧

縱頑恃劣逞咆哮　遠隔鄉關十萬遙
客路茫茫雲霧黑　無明草長蔽靈苗

初調

爾慣狂馳我慣穿　一回繩繫幾回鞭
拖泥帶水忘晨夕　痛徹心頭猛力牽

受制

把定繩頭禁枉馳　行行住住緊相隨
施爲動轉憑渠力　從此心神爾不疲

迴首

繫轉從前這一頭　消融劣性至溫柔
波光雲影香風度　柳岸花溪得意留

馴伏

灑落殘山剩水邊　縱橫收放總恬然
歸途坦蕩渾無滯　所欲從心了不牽

無碍

霽月光風得晏如　牛閒何物可相拘
山童箕踞長松下　一曲無生笛向餘

任運

閒閒不繫有無中　任運飡憑空翠茸
野鳥競啼花競笑　黑甜石上味深濃

相忘

白淨牛全在個中　渾忘爾我本然同

溪山是處堪憑眺　南北無拘西與東

獨照

生涯廓徹貴淸閒　空手高擡到此間
滿口難酧無比價　幾人買過劫前關

雙泯

韜光晦迹絶遺蹤　不二人牛泯太空
無極香風流劫外　莫教蜂蝶誤花叢

巨徹禪師和白牛圖頌 師諱寂遜

失牛 白牛在西面西。童子在東面東

牛尙牛兮童尙童　童牛背向各西東
纖塵不隔何霄壤　曠劫來今枉自懵

尋牛 主人問牛所在。童子茫然失措。更有一人自西而來。以手遙指。

忽向山童問白牛　山童罔措不知求
傍人識得牛蹤跡　指點山童急轉頭

見迹 童子向西急走。田中多見牛跡

堤回陌轉向溪西　一路深蹄間淺蹄
端的新知尋舊識　人牛到此兩無迷

見牛 白牛穩臥田中。童子遙見歡喜

行盡山村過水村　草中忽見白牛蹲
欣欣穩步方輕快　喘息初調與細論

得牛 白牛從容起立。童子喜撫其背

跋涉溪山豈憚勞　白牛頓獲價彌高
快心久別重相契　善撫從容喜伏弢

護牛 童子厖坐石上。白牛飲澗自適

牛適人閒却瘦肥　風淸月白久忘飢
幽香野綠盈山谷　幾度朝暉暎夕暉

騎歸 夕陽在山。白牛歸宿。童跨牛背。吹笛自樂

放曠騎歸世所稀　柳絲鞭影任風揮
山童吹徹無生曲　笛韻餘暉入禁闈

忘牛 明月在天。牧童拍手自歌

白牯渾忘無剩蹤　踈狂收竪嘯孤峯
山河倒映蟾蜍轉　玉露冷冷光影重

雙泯 人牛俱不見。惟一圓相

樓閣重重彈指開　本無餘欠七般財
空傳五十三家醜　泯却人牛大夢回

入鄽 童子向東前行。白牛相隨在後

賣弄閒閒白牯牛　入廛垂手恣遨遊
同流九界慈風度　心佛衆生無別求

牧牛圖頌



歲在壬子
法圓篆印

牛者識心也童兒者照心也鞭繩者精進也以照心而滅識心時刻加功勇猛精進不使識浪奔騰透出眞心便是本來面目蓋佛與衆生本此一個圓明凡夫因被塵染久遂迷已性顚之倒之遂入于生生死死無有了期今得用力之久豁然開朗以復其初始知我原與佛同體樂莫大焉試看牛童景相一一皆是功夫上之次第倘遇上等之人一悟便了又何有間隔如我輩乃中等之人若不加拂拭之功得少爲足依然背覺迷眞根塵莫辦後有不斷因果相生則天堂人間地獄更不知來往幾千萬劫矣今旣知俱受此識妄之害必須一心策進頃刻不放絲毫如堦

之有級層層進步一旦大徹大悟更從何處覓仙佛耶

佛弟子永來謹識

刊牧牛圖頌序

牧牛之說創自契經牧牛之人則歷代諸祖也然其說其人雖見于佛祖而牧牛之功于何見之諸大禪師之圖頌所以照耀古今爲人之標榜耳信本俗子未純牧牛之功竊見　夢老和尙所輯圖頌眞集牧牛之大成者歡喜踴躍售諸梓人公之天下庶不辜佛祖一片爲人苦心

旹

康熙戊子年佛誕日白山納信稽首撰

牧牛圖頌原序

遺教經云譬如牧牛執杖視之不令縱逸犯人苗稼則牧牛之説所自起也嗣是馬祖問石鞏汝在此何務答曰牧牛又問牛作麽生牧答曰一回入草去驀鼻拽將來則善牧之人也又大溈安公之在溈山也曰吾依溈山住不學溈山禪但牧一頭水牯牛又白雲端公之於郭功輔也詰之曰牛淳乎而若自牧若教他牧層見疊出於古今者益彰彰矣後乃有繪之乎圖始於未牧終於雙泯品而列之爲十其牛則如次初黑繼白以至於無桀如也而普明復一一係之以頌普明未詳何許人圖頌亦不知出一人之

手否今無論惟是其爲圖也象顯而意深其爲頌也言近
而旨遠學人持爲左劵因之審德稽業俯察其已臻仰希
其所未到免使得少爲足以墮於增上慢地則裨益良多
遂錄而重壽諸梓外更有尋牛以至入鄽亦爲圖者十與
今大同小異俱附末簡以便參考若夫一超直入之士無
勞鞭挽而天然露地白牛不落階級而刹那能所雙絕則
圖成滯貨頌成剩語覽之當發一笑吾無强焉
萬歷己酉佛誕日後學袾宏謹書

又序

普明牧牛圖頌源流雲棲序之詳矣但敘云外更有尋牛以至入鄽亦爲圖者十與今大同小異附末篇以便叅考而不及梁山遠公序偈何也況梁山原唱既妙附和代不乏人其見地超卓聲調軒亮希彝千巖楚石三公獨據上流普明原唱從而和之者固多而磬山眞寂南礀緑羅輾轢次序井井頗與普明相捋至於別展機軸短音促節精義入神惟大覺普濟禪師爲最眞今古所不及今將諸大老頌和普明者附普明和梁山者附梁山彙成一帙刊布流通使天下叅學之士得因圖頌想見先德造誼復因先

德以自考驗其悟證則牧牛圖頌有裨于禪者較之南泉猶出一頭地在

康熙四十四年佛誕日武林南礀夢菴超格識

夢菴格禪師輯牧牛圖頌目錄

普明目次



梁山目次

牧牛十圖

未牧第一圖

牧牛十頌

古杭南磵夢菴超格輯

未牧第一頌

生獰頭角恣咆哮犇走溪山路轉遥一片黑雲横谷口誰知步步犯佳苗　普明原唱

水雲渺渺亂聲哮密密尋踪路更遥晝夜風霜不知處恐伊相犯別家苗　磬山修次韻

走遍天涯逞意哮穿雲涉水路迢遥多年一片閒田地蹂踏堪憐損稼苗　箬菴問

水草溪邊縱意哮鼻頭無繫去迢遥誰知宇宙皆王化亂

踏雲山犯稼苗　　山茨際

湘之南潭之北頭角分明東觸西觸

玉林琇

空濛一片羨丹丘何處天牛晚未收染得渾身都是黑牧人追逐氣難兜

牧雲門

信足奔馳不憚勞東西南北路迢遙只貪荔草平田濶忘卻家鄉有異苗

聞谷印

雲山堆裏一聲哮頭角宛然家信遙滿地閒花都踏遍那知異草并艮苗

嚴輳轢居士

金臺迦陵性音續輯

野性顚狂聲亂哮歸途不識路岐遙那知脚下泥深淺只管犇馳混踏苗
夢菴格

昂頭野向一聲哮只顧奔馳路已遙煌水茫茫迷岸畔跨不覺犯嘉苗
納允菴居士

初調第二圖

初調第二頌

我有芒繩驀鼻穿一回奔競痛加鞭從來劣性難調制猶全得山童盡力牽

普明原唱

纔獲繩頭把鼻穿謾將痛處更加鞭也知鄉井迢迢遠拽轉頭來着力牽

磬山修次韻

鼻孔生獰不易穿一回入草一加鞭狂心何計能拴縛賴有山童把索牽

箬菴問

芒繩初把鼻相穿熟處難忘痛着鞭分付牧童牢守護莫教暫失放手中牽

山茨際

少獲頭多捕尾月下風前盛溺掃屎

玉林琇

揀死芒繩驀鼻穿上前退後苦相牽腕頭用盡娘生力痛治還須策一鞭

牧雲門

氣性雖頑鼻已穿牧童從此痛加鞭渾身血汗芒繩急緊遙望家山儘力牽

聞谷印

生獰如虎鼻難穿賴得牧童有索鞭不是一番施辣手個時劣性恐難牽

嚴轅轢居士

金臺迦陵性音續輯

潛通一竅鼻初穿穿了纔堪痛下鞭左右拘攣時不放一條芒索緊相牽

夢菴格

牧牛圖頌

鼻端有竅急須穿若不隨從漫息鞭但怕顛狂難制伏芒

納允菴居士

繩緊在手中牽

受制第三圖

受制第三頌

漸調漸伏息奔馳渡水穿雲步步隨手把芒繩無少緩牧童終日自忘疲　普明原唱

不從他性遠驅馳十步步提持漫漫隨幾度黑風吹暴雨通身泥水總忘疲　磬山修次韻

擬將何處更驅馳暮雨朝煙緊自隨踪跡欲逃難躲避任渠奔烈也枉成疲　箬菴問

動容頑性好奔馳左右旋眸渠緊隨悵望遠山鄉信杳披雲帶月正忘疲　山茨際

面月白蹄墨黑有索有鉤鞭忍饑受渴

玉林琇

清溪濯濯白雲深出入何能放此心水草時時令飽腹他家苗稼可無侵

牧雲門

暫時出草息奔馳好把芒鞋緊自隨到處凍雲霜露滑斤斤調伏敢忘疲

聞谷印

熟徑難忘欲逞馳芒繩在手緊相隨豈容逐草尋芳去晝夜拘拴不憚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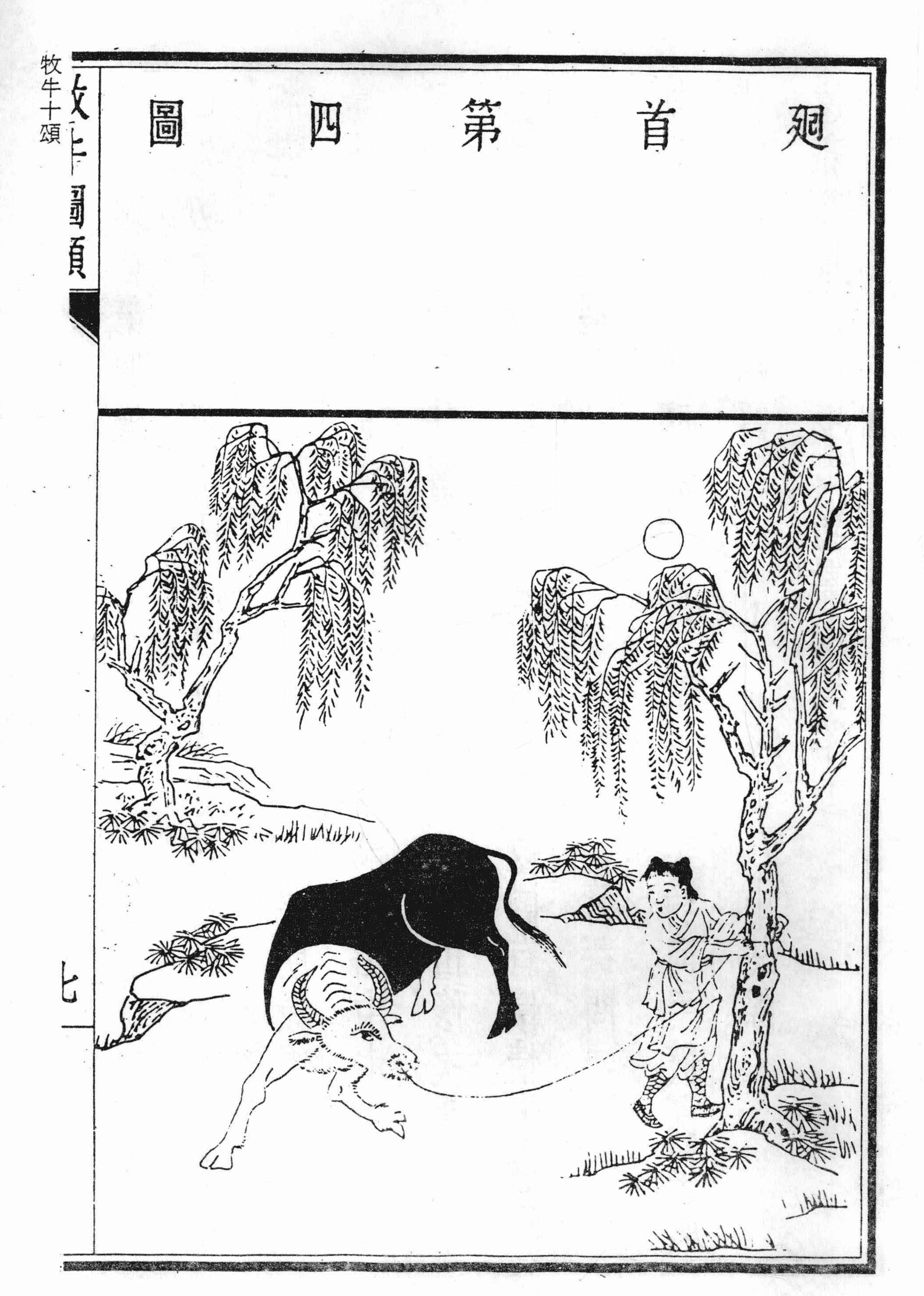
嚴轅轢居士

金臺迦陵性音續輯

從今不敢復狂馳信手牽來也肯隨幾度披簑隴畝裏櫛風沭雨那會疲

夢菴格

鞭朴頻加不敢馳牽來步步也相隨一聲短笛横牛背渡水穿山豈憚疲　納允菴居士


牧牛十頌
廻首第四圖

迴首第四頌

日久功深始轉頭顚狂心力漸調柔山童未肯全相許猶把芒繩且繫留

普明原唱

驀地忘知機非自轉頭悄然性氣已調柔山中水草了知足不用遲疑在外留

磬山修次韻

翻然自肯便回頭滿地殘紅襯草柔故國有懷情未撤暗愁春老尙遲留

箬菴問

知恩逐步肯回頭烈猛氣消融性漸柔騎向平陂深草處橫吹短笛絶覊留

山茨際

遠邪蹊趨正道步步登高山長路杳

玉林琇

多時只顧向前奔那覺皮毛落不存自肯回頭端的好芒繩輕拽轉前村

牧雲門

芒繩不引自廻頭毛色皤然性已柔水草也知山裏足牧童多着意尚羈留

聞谷印

暫時落草即廻頭雲凍霜寒足烈已性柔欲緩鞭繩尤未緩鄉關不到且拘留

嚴轅轢居士

金臺迦陵性音續輯

要騎背上便低頭拽轉頭來性亦柔只恐有時還倔强垂楊陰裡尚拘留

夢菴格

一勒輕輕卽轉頭從前劣性亦調柔只因未到全相信且繫垂楊樹下留

納允菴居士

馴伏第五圖

馴伏第五頌

綠楊陰下古溪邊放去收來得自然日暮碧雲芳草地牧童歸去不須牽　普明原唱

閒放林間與水邊橫騎短笛恁悠然歸來一帶煙霞晚瀟灑歌謠不假牽　磬山修次韻

收來放去古溪邊風月隨緣自悄然水草不思無底事相看撒手竟忘牽　箬菴問

只在平田煙柳邊鞭繩抛却坐翛然暮山鐘動上方月恁麽歸來不假牽　山茨際

戴寒鴉履芳草毛骨馨香見者道好

玉林琇

遊行阡陌露堂堂俗塵垢蠲除野性忘早去晚歸能穩步
山根茅屋卧斜陽

牧雲門

暖風晴日柳溪邊俛首循人意悄然花落郊原春色晚相
隨歸去不須牽

聞谷印

高深蹊徑曲無邊相狎相馴已信然楊柳陰斜紅日轉鼻
頭繩斷不須牽

嚴鞭轢居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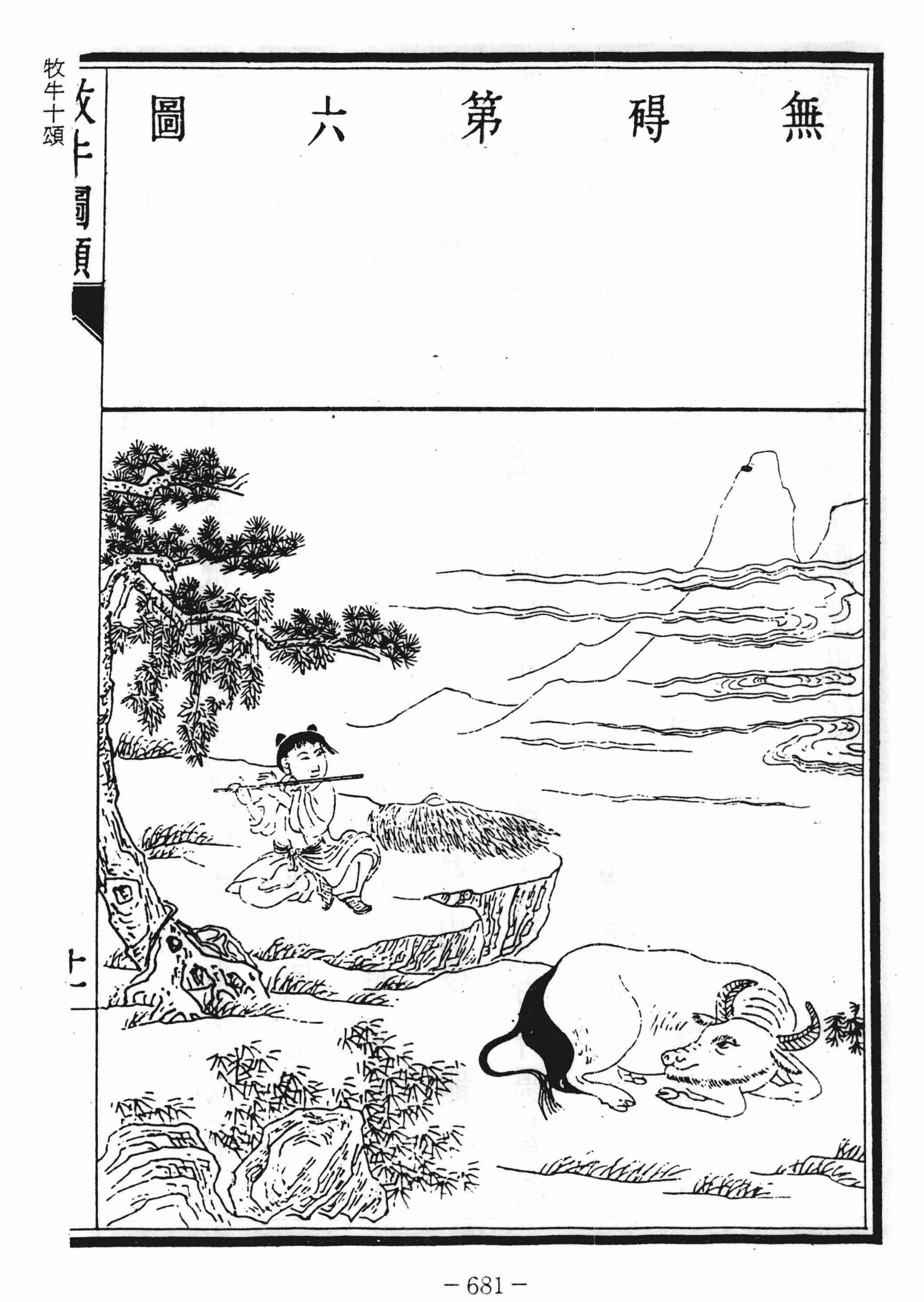
金臺迦陵性音續輯

月下風前山水邊隨從到處竟恬然相看彼此無同互收
捲繩頭不用牽

夢菴格

古澗清溪柳岸邊隨來隨去竟安然如今休要頻拘絆拋
却繩頭那用牽

納允菴居士


無碍第六圖
牧牛圖頌
十二

無碍第六頌

露地安眠意自如不勞鞭策永無拘山童穩坐青松下一曲昇平樂有餘　普明原唱

出入無欄心自如擬思量處更(即)猶(牵)拘滿懷風月人牛穩鞭索俱忘樂有餘　磬山修次韻

縱步溪山得自如風流兩岸亦何拘橫吹短笛斜陽暮溢目春光信有餘　箬菴問

人牛相覩體如如彼此無心不用拘花柳叢中隨意往團團蹄跡更無餘　山茨際

寒暑安忙閒得故鄉寛廓任出任入

玉林琇

簑笠横拋懶得收笛聲吹起碧山幽牛兒自在無他想兩眼睜睜四足柔

牧雲門

調伏多年意自如水邊林下總無拘一聲羌笛松風起此日忘懷樂有餘

聞谷印

水草皂王總自如何須特地苦相拘山童撒手先高坐牛亦安然閒有餘

嚴輹轢居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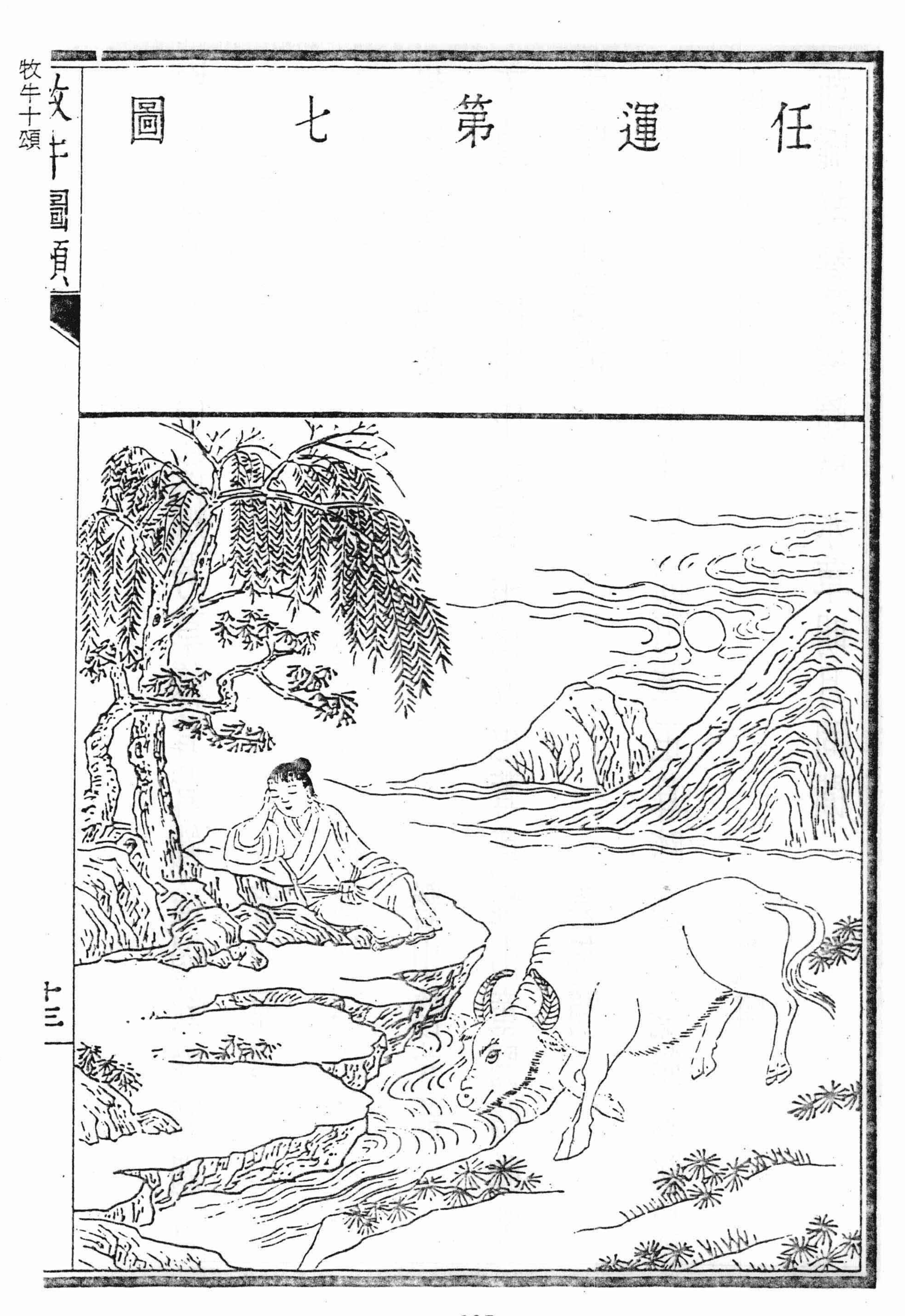
金臺迦陵性音續輯

人牛相伴已相如鞭索全拋渾不拘抿耳攢蹄安穩卧悠揚笛韻樂無餘

夢菴格

倔劣全無性已如何勞繩索去相拘平坡淺草恬然臥風送笛聲韻有餘

納允菴居士



32

任運第七頌

柳岸春波夕照中淡煙芳草綠茸茸饑飡渴飲隨時過石上山童睡正濃

普明原唱

野岸溪灣花柳中一環山水翠林茸逍遙快活無求也軟草爲氈睡興濃

磬山修次韻

不曾移步出山中暖簇晴花五色茸莫怪山童閒瞌睡卧雲眠月興偏濃

箬菴問

或時村裡或雲中舊地閒田草正茸踏遍一毫無剩跡牧童高卧柳陰濃

山茨際

朝隴畝暮茅檐隨時水草明月同閒

春暖桃花放碧林大家休歇綠楊陰牧人乃夢牛偏醒只在溪濱不用尋　玉林琇

百花溪上柳陰中飽食和雲卧綠茸歌罷山童無所事遺鞭枕上睡方濃　牧雲門

信步行來到此中山前山後草茸茸放渠散走陂塘去不似當年狂興濃　聞谷印

盡日終年在此中春同大地草初茸隨時飲㗖隨他去管帶毋勞任睡濃　嚴轅轢居士

金臺迦陵性音續輯

夢菴格

往來只在此山中遍地春光芳草茸林下溪邊隨去住牧童安枕睡初濃

納允菴居士

相忘第八圖

相忘第八頌

白牛常在白雲中人自無心牛亦同月透白雲雲影白白雲明月任西東
普明原唱

撈到忘懷混沌中千山一色絕相同風光不覺人牛處任運騰騰西復來
磬山修次韻

相將無事太平中渠我情忘迴不同一段閒愁總收拾不知花落水流東
箬菴問

撐撐頭角卧林中渠我渾忘雲水同爲愛山前蒭草細夜深乘月過溪東
山茨際

刀砍水珠斷貫滄泊寧靜明志致遠

玉林琇

牛王昨夜證心空比舊皮毛大不同渠我不須重話會白雲明月笑相通

牧雲門

在此溪山雲月中木人花鳥意相同國王水草從來足閒步陂塘西復東

聞谷印

太平氣象月明中爾我家山色色同袖手低眉忘管帶不知西去與來東

嚴⿰車蒦轢居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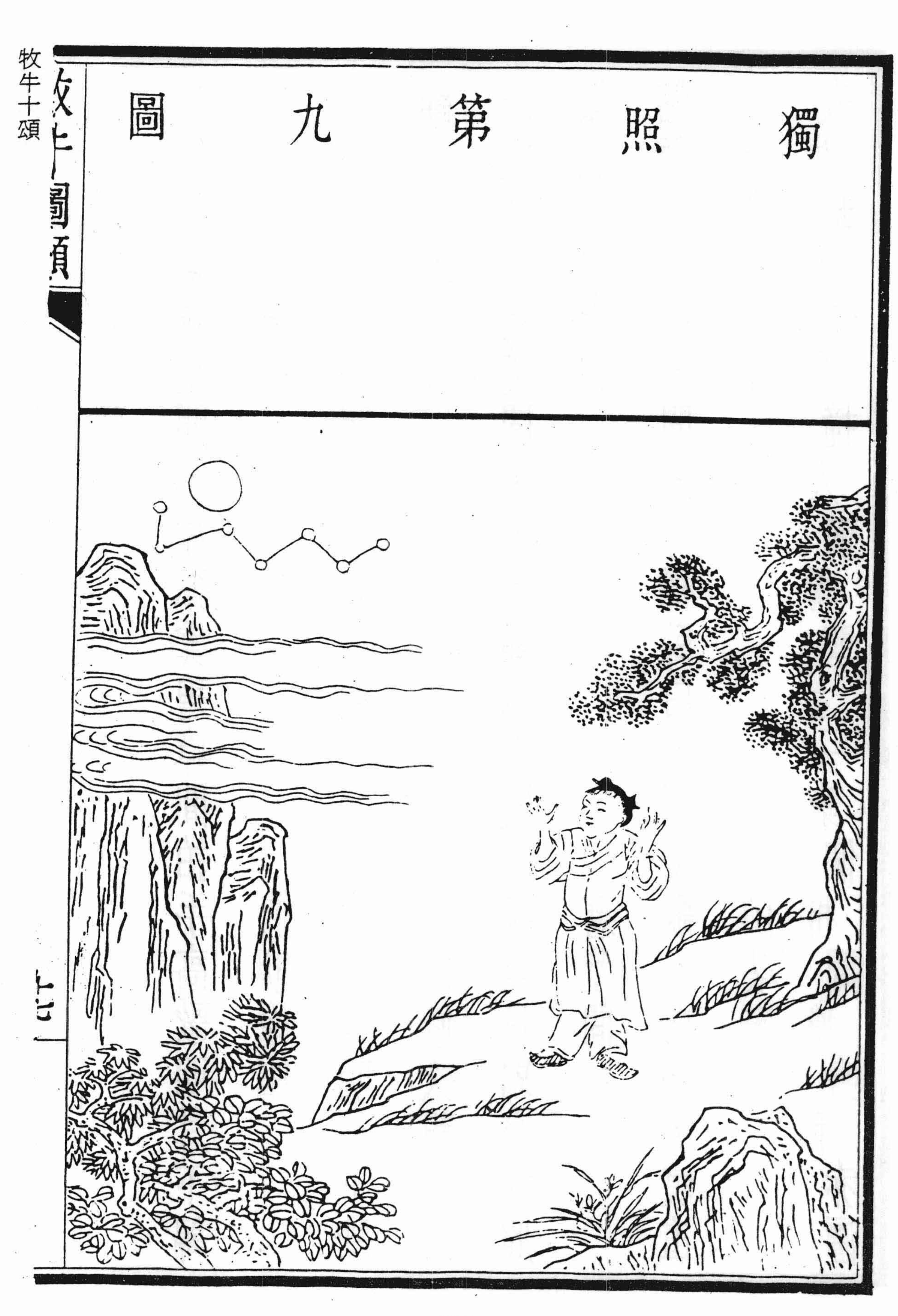
金臺迦陵性音續輯

白牛誰道雪山中此日看來一色同牛也蕭閒人也散任他南北與西東

夢菴格

人牛隱隱在雲中牛白白雲色色同此際那分賓與主任從西也任從東

納允菴居士


獨照第九圖

獨照第九頌

牛兒無處牧童閒一片孤雲碧嶂間拍手高歌明月下歸
來猶有一重關　普明原唱

不須收放得安閒脫畧尋常顧盼間散步謾歸明月下踏
翻從上兩重關　磬山修次韻

一道寒光萬境閒寥寥四顧水雲間夜深明月歸來晚照
徹空王向上關　箬菴問

個裡風光鎮日閒放身穩卧白雲間長歌一曲聲嘹喨直
透威音刦外關　山茨際

失牛却不牛見撞人破獨壁立一窮個相閒雙身手赤灑

灑的　　玉林琇

誰道三更失却牛溪山獨立悵無儔空來兩手眞難放一

拍虛空笑點頭　　牧雲門

玉竹鞭無用草繩閒踪跡全無古路間空手獨歸林月下

更前一步卽牢關　　聞谷印

蹤跡寥寥獨個閒渾然出處那其間自歌自唱空山下多

少癡人認過關　　嚴轅轢居士

金臺迦陵性音續輯

牛既忘兮心自閒閒閒來往在山間灰頭土面渾無事枯

木巖前尙有關　　夢菴格

牛兒不牧一身閒獨自徘徊山水間雖是出塵無事客還須撒手透重關

納允菴居士

雙泯第十圖

雙泯第十頌

人牛不見杳無蹤明月光寒萬象空若問其中端的意野花芳草自叢叢 寒或作含

普明原唱

人牛處處竟無蹤新月孤懸萬象空借問歸源端的旨枯椿春到綠叢叢

磬山修次韻

從前光影覔無蹤不見人牛煙水空盡大地同春夢曉日高香散百花叢

箬菴問

不見人牛不絶見跡蹤清風明月滿長空太平休用歌堯令枯木重開花一叢

山茨際

拋盡符瞎正目函乾葢坤火寒雪毒

玉林琇

蝸牛角上立生涯彼此從來共一家堪笑前人留此相烏藤三十不容賒

牧雲門

杳杳人牛不見蹤一團新月照秋空個中若問還源旨風落巖花點翠叢

聞谷印

人牛謾說絕形蹤何異吹風欲滿空若問還源親的旨叅天荊棘亂叢叢

嚴轅轢居士

金臺迦陵性音續輯

絕無人影與牛蹤階級何爲鑿太空究竟本來無一物依然萬象自叢叢

夢菴格

見絶人牛豈有蹤猶如淨月徧虛空者囘休問其中意烏自啼兮花自叢

納允菴居士

牧牛又十頌

古杭南磵夢菴超格輯

尋牛第一頌　梁山遠原敘

從來不失何用追尋自背覺以合塵　向迷而逐妄家山漸遠岐路差峩得失熾然是非蜂起

忙忙撥草去追尋水濶山遙路更深力盡神疲無處覓但聞楓樹晚蟬吟

梁山遠原唱

只管區區向外尋不知脚底已泥深幾回芳草斜陽裡一曲新豐空自吟

石鼓希彛次韻

暫時不在急須尋莫待渠儂入草深滿目青山無何別處

跡去　只消回首一沉吟

千巖長

天涯海角徧叅尋直入萬重煙嶂深拚得今朝與明日綠楊堤畔聽鶯吟

楚石琦

金臺迦陵性音續輯

牛兒原在不須尋怎奈忘來歲月深今欲爲伊親指示聯珠且自和高吟

夢菴格

牛兒忘却要追尋尋去尋來路轉深日暮關山何處覓亂雲堆裏自沉吟

納允菴居士

見跡第二頌 梁山遠原敍

依經解義問教知蹤明衆器爲一金體萬物爲自己正邪不辨眞僞未分欠悟入門權爲見跡

水邊林下跡偏多荒草離披見也麽縱是深山更深處撩天鼻孔爭藏他

梁山遠原唱

枯木崖前差路多草窠裏輥覺非麽脚跟若也隨他去未免當頭蹉過他

石鼓希彝次韻

也知隔遠苦無多只管貪程作甚麽蹄踏踏蹄兮嘴只對者嘴是明明此物更非他

千巖長

東西南北路途多踏踏遺踪可是麽仔細看來無兩個便

從今去莫疑他

楚石琦

金臺迦陵性音續輯

深深淺淺跡踪多不是渠兮是甚麽從此脚跟勤着力必須覿面一逢他

夢菴格

山坡柳岸蹄痕多仔細凝眸是也麽識得跡蹤須着力從今步步要尋他

納允菴居士

見牛第三頌梁山遠原敘

聞聲得入見處逢源六根門首無差動用之中顯露水中鹽味色裡膠青眨上眉毛更非他物

黃鸝樹上一聲聲日暖風和岸柳青只此更無廻避處森森頭角畫難成

梁山遠原唱

識得形容認得聲戴嵩從此妙丹青徹頭徹尾渾相似仔細看來未十成

石鼓希彝次韻

臨風忽吽攙和聲擡起頭來雙眼青業債知他塡未足歸耕隴畝望秋成

千巖長

隔墻認角又聞聲雨過前村草正青一對眼睛烏律律通

身毛色畫難成

楚石琦

金臺迦陵性音續輯

獨露溪邊吽一聲通身毛片色青青向來枉自空尋覓此際看來本現成

夢菴輅

遠遠忽聞吽幾聲隔溪一望草青青本來鼻孔端然在縱使嵩公畫不成

納允菴居士

得牛第四頌 梁山遠原敍

久埋奔郊外今日逢渠由境勝以難追戀芳叢而不已
頑心尙勇劣性猶存欲得純和必加鞭撻

竭盡精神獲得渠心狂力壯卒難除有時纔到高原上又
入煙霞深處居 梁山遠原唱

牢把繩頭莫放渠幾多毛病未曾除徐徐驀鼻牽將去且
要回頭識舊居 石鼓希彛次韻

如今處處得逢渠帶水拖泥不用除總是國王田地上何
妨春草埠頭居 千巖長

遼天鼻孔要穿渠直待金芒繩爛始除向去不須分皂白

和泥和合水且同居　楚石琦

金臺迦陵性音續輯

我儂竭力只因渠到手如何肯放除所以藥山茅屋下牛欄名字好安居　夢菴格

水盡山窮始得渠此時野性尚難除一條芒索牢穿住不許狂奔向外居　納允菴居士

牧牛第五頌　梁山遠原敘

前念纔起後念相隨由覺故以成眞向迷因而成妄不惟境起皆自心生鼻索牢牽不容擬議

鞭索時時不離身恐伊縱步惹埃塵相將收得覊鎖無拘自逐人　梁山遠原唱

甘分山林寄此身有時亦踏馬向蹄風塵不從曾犯着人苗稼來往空勞背上人　石鼓希彝次韻

百草頭邊百億身如何得不犯纖塵鼻繩拽轉從頭看誰是牛兮誰是人　千巖長

從來一個不覊身滿眼雲山滿眼塵今日稍能知觸淨肯

緣苗稼犯他人

楚石琦

金臺迦陵性音續輯

短笛橫吹仰卧身山中水草淨無塵些〻些〻隨分隨時納敢把禾苗犯別人

夢菴格

手把鞭繩緊逼身莫教信步踏黃塵一廻入草忙牽轉那肯隨他去犯人

納允菴居士

騎牛到家第六頌 梁山遠原敍

干戈已罷得失還無唱樵子之村歌吹兒童之野短笛身橫牛背目視雲霄呼喚不回牢籠不住

騎牛迤邐欲還家羌篴聲聲送晚霞一拍一歌無限意知音何必鼓唇牙

梁山遠原唱

指點前坡卽是家旋吹筒角出煙霞忽然變作還鄉曲未必知音是伯牙

石鼓希彝次韻

露地橫眠已到家不騎泥像學丹霞尾巴搖動三千界還作宗門中爪牙

干巖長

前坡咫尺是儂家疊疊春山橫暮霞好個歸來時節子一

鈎新月挂檐牙

楚石琦

金臺迦陵性音續輯

歷徧崎嶇已到家任他風雨共煙霞崢嶸頭角端然好老少何須論齒牙

夢菴格

歷盡溪山始到家任從落日散雲霞歸來不語程途事何必逢人挂齒牙

納允菴居士

忘牛存人第七頌梁山遠原敘

法無二法牛 爲宗喻魚兎之異名顯筌蹄之差別如金出鑛似月離雲一道寒光威音劫外

騎牛已得到家山牛也空兮人也閒紅日三竿猶作夢鞭繩空頓草堂間

梁山遠原唱

欄內無牛趁出山煙蓑雨笠亦空閒行歌坐樂無拘繫贏得一身天地間

石鼓希彝次韻

無牛得看只看山一個翁童翁兒閒更閒喜得白雲相伴住谿邊茅屋兩三間

千巖長

千重雲樹萬重山倒卧橫眠任我閒此景畫圖收不得誰

言身在畫圖間

楚石琦

金臺迦陵性音續輯

不見牛兒但見山終朝蕭灑自閒閒有時拍手高歌去只在山間與水間

夢菴格

鞭繩抛下嬾登山無了牛兒心自閒睡足不知窗外事夕陽已射草堂間

納允菴居士

人牛俱忘第八頌 梁山遠原敍

凡情脫落聖意皆空有佛處不得住無佛處急走過兩頭不着千聖難窺百鳥啣花一場懡㦬

鞭索人牛盡屬空碧天寥廓信難通紅爐燄上曾容雪到此方能合正宗

梁山遠原唱

慚愧衆生界已空箇中消息若爲通後無來者前無去未審憑誰繼此宗

石鼓希彝次韻

皮毛筋骨蕩肰空好手無勞遊刃通正眼瞎從驢邊都滅却更將何物顯眞宗

千巖長

翻身踏破太虛空一處纔通處處通匝地普天無影迹不

知誰解立吾宗

楚石琦

金臺迦陵性音續輯

人牛生活一時空到此方知處處通建立從空還掃蕩十方世界顯正宗

夢菴格

人牛雙遣露眞空內外無私萬法通莫立纖塵蹤跡泯堂堂何處不歸宗

納允菴居士

返本還源第九頌 梁山遠原敍

本來淸淨不染一塵 有相之榮枯 無爲之凝寂不同幻化豈假修持水綠山靑坐觀成敗

返本還源已費功爭如直下若盲聾菴中不見菴前物水自茫茫花自紅

梁山遠原唱

靈機不墮有無功見色聞聲不用聾昨夜金烏飛入海曉來依舊一輪紅

石鼓希彛次韻

現成公案孰施功耳不盲兮眼不聾一一音聲諸色相分

鳥明啼黑花白落間滿靑溪紅

千巖長

一一根門自有功聞聲見色不盲聾晨昏總是尋常事睡

起三竿日正紅

楚石琦

金臺迦陵性音續輯

休笑從前枉用功
聰明黜盡類盲聾
巖前不見菴中王
烏任啼兮花任紅

夢菴格

識透根源作甚功
聲聞色見似盲聾
春來莫問東君意
數盡枝頭院落紅

納允菴居士

入鄽垂手第十頌 梁山遠原敍

柴門獨掩千聖不知　自己之風光　前賢之途轍提瓢入市杖笠還家酒肆茶坊化令成佛

露胸跣足入鄽來抹土塗灰笑滿腮不用神仙眞妙訣直教枯木放花開　梁山遠原唱

者漢親從異類來分明馬額與驢腮一揮鐵棒如風疾萬戶千門盡豁開　石鼓希𢍰次韻

殺人便解活人來鼠領何妨又吒顋甘作畜生行異類重重關鎖盡衝開　千巖長

珍御全抛與麽來分明烏嘴與魚腮揮天鑑地能育特盡

使勞生眼豁開

楚石琦

金臺迦陵性音續輯

酒肆淫房任往來莫教腦後露雙顋全身同事全機攝要使羣生眼盡開

夢菴格

柳巷花街任去來蓬頭赤脚笑盈腮虛空粉碎全身現朵朵優曇火裡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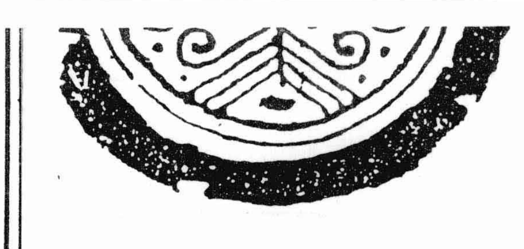
納允菴居士

跋

雲棲蓮大師重刊牧牛圖頌而普明之名方著梁山遠原唱吾師夢老人覓之四十載未獲一見主南磵日始得于幻舟和尚所喜不自勝但原本蠹鄆數字遂空之俟再得他本查補今仍其舊至諸公頌內亦有數字可商者老人易字于本頌下請政大方　音見聞疎畧未能盡閱古今諸錄謹將老人自頌及納公發心刊刻亦次彙入伏望　諸方尊宿倘于古德錄中得牧牛佳頌乞郵寄白門古鏡俾續二集性音敬跋

大清嘉慶丙辰元年端陽日

信官永來重刊



禪林寶訓

宋・淨善　重集



禪林寶訓序

寶訓者昔妙喜竹菴誅茅江西雲門時共集予淳熙間遊雲居得之老僧祖安惜其年深蠹損首尾不完後來或見于語錄傳記中積之十年僅五十篇餘仍取黃龍下至佛照簡堂諸老遺語節其類三百篇其所得有先後而不以古今為詮次大槩使學者削勢利人我趨道德仁義而已其文理優游平易無高誕荒逸詭異之跡實可以助入道之遠猷也且將刊木以廣流傳必有同志之士一見而心許者予雖老朽且然而志願足矣東吳沙門淨善書

禪林寶訓卷第一

東吳沙門淨善重集

明教嵩和尚曰尊莫尊乎道美莫美乎德道德之所存雖匹夫非窮也道德之所不存雖王天下非通也伯夷叔齊昔之餓夫也今以其人而比之而人皆喜桀紂幽厲昔之人主也今以其人而比之而人皆怒是故學者患道德之不充乎身不患勢位之不在乎已 鐔津集

明教曰聖賢之學固非一日之具日不足繼之以夜積之歲月自然可成故曰學以聚之問以辨之斯言學非辨問無由發明今學者所至罕有發一言問辨於人者不知將何以裨助性地成日新之益乎 九峯集

明教曰太史公讀孟子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不覺置卷長嘆嗟乎利誠亂之始也故夫子罕言利常防其原也原者始也尊崇貧賤好利之弊何以別焉夫在公者取利不公則瀆亂在私者以欺取利則事亂事亂則人爭不平瀆亂則民怨不伏其悖戾鬪諍不顧死亡者自此發矣是不亦利誠亂之始也且聖賢深戒去利尊先仁義而後世尚有恃利相欺傷風敗教者何限況復公然張其征利之道而行之欲天

下風俗正而不澆不薄其可得乎 鐔津集

明教曰凡人所爲之惡有有形者有無形者無形之惡害人者也有形之惡殺人者也殺人之惡小害人之惡大所以游宴中有鴆毒談笑中有戈矛堂奧中有虎豹鄰巷中有戎狄自非聖賢絕之於未萌防之於禮灋則其爲害也不亦甚乎 西湖廣記

明教曰大覺璉和尚住育王因二僧爭施利不已主事莫能斷大覺呼至責之曰昔包公判開封民有自陳以白金百兩寄我者亡矣今還其家其子不受望公召其子還之公嘆異即召其子語之其子辭曰先父存日無白金私寄他室二人固讓久之公不得已責付在城寺觀修冥福以薦亡者予目覩其事且塵勞中人尚能疎財慕義如此爾爲佛弟子不識廉恥若是遂依叢林灋擯之 西湖廣記

大覺璉和尚初遊廬山圓通訥禪師一見直以大器期之或問何自而知之訥曰斯人中正不倚動靜尊嚴加以道學行誼言簡盡理凡人資稟如此鮮不有成器者 九峯集

仁祖皇祐初遣銀璫小使持綠綈尺一書召圓通訥住奉慈大伽藍訥稱疾不起表疏大覺應詔或曰聖天子旌崇道德恩被泉石師何固辭訥曰予濫厠僧倫視聽不聰幸安林下飯蔬飲水雖佛祖有所不爲況其他耶先哲有言大名之下難以久居予平生行知足之計不以聲利自累若歉于心何日而足故東坡嘗曰知安則榮知足則富避名全節善始善終在圓通得之矣 行實

圓通訥和尚曰瞽者命在杖失杖則顛渡者命在舟失舟則溺凡林下人自無所守挾外勢以爲重者一旦失其所挾皆不能免顛溺之患 廬山野錄

圓通訥曰昔百丈大智禪師建叢林立規矩欲救像季不正之弊曾不知像季學者盜規矩以破百丈之叢林上古之世雖巢居穴處人人自律大智之後雖高堂廣厦人人自廢故曰安危德也興亡數也苟德可將何必叢林苟數可憑曷用規矩 野錄

圓通謂大覺曰古聖治心於未萌防情於未亂蓋預備則無患所以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而取諸豫也事豫爲之則易卒爲之固難古之賢哲有終身之憂而無一朝之患者誠在於斯 九峯集

大覺璉和尚曰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今之所以知古後之所以知先善者可以爲灋惡者可以

爲戒歷觀前輩立身揚名於當世者鮮不學問而成之矣 九峯集

大覺曰妙道之理聖人嘗寓之於易至周衰先王之澤壞禮義亾然後奇言異術間出而亂俗逮我釋迦入中土醇以第一義示人而始未設爲慈悲以化羣生亦所以趨於時也自生民以來淳朴未散則三皇之教簡而素春也及情竇日鑿五帝之教詳而文夏也時與世異情隨日遷故三王之教密而嚴秋也昝商周之誥誓後世學者故有不能曉比當時之民聽之而不違則俗與今如何也及其弊而爲秦漢也則無所不至矣故天下有不忍願聞者於是我佛如來一推之以性命之理冬也天有四時循環以生成萬物聖人設教迭相扶持以化成天下亦由是而已矣然至其極也皆不能無弊弊者迹也要當有聖賢者世起而救之自秦漢以來千有餘載風俗靡靡愈薄聖人之教列而鼎立互相詆訾大道寥寥莫之返良可嘆也 答侍郎孫莘老書

大覺曰夫爲一方主者欲行所得之道而利於人先須克己惠物下心於一切然後覩金帛如糞土則四衆尊而歸之矣 與九仙詵和尚書

大覺曰前輩有聰明之資無安危之慮如石門聰棲賢舜二人者可爲戒矣然則人生定業固難明辨細詳其原安得不知其爲忽慢不思之過歟故曰禍患藏於隱微發於人之所忽用是觀之尤宜謹畏 九峯集

雲居舜和尚字老夫住廬山棲賢日以郡守槐都官私忿罹横逆民其衣往京都訪大覺至山陽 花州 阻雪旅邸一夕有客携二僕破雪而至見老夫如舊識已而易衣拜於前老夫問之客曰昝在洞山隨師荷擔之漢陽幹僕宋榮也老夫共語疇昝客嗟嘆之久凌晨備飯贈白金五兩仍喚一僕客曰此兒來往京城數矣道途間關備悉師行固無慮乎老夫由是得達輦下推此益知其二人平昝所存矣 九峯集

大覺曰舜老夫賦性簡直不識權衡貨殖等事日有定課曾不少易雖炙燈掃地皆躬爲之嘗曰古人有一日不作一日不食之戒予何人也雖垂老其志益堅或曰何不使左右人老夫曰經涉寒暑起坐不常不欲勞之

舜老夫曰傳持此道所貴一切眞實別邪正去妄情乃治心之實識因果明罪福乃操履之實弘道德接方來乃住持之實量才能請執事乃用人之實察言

行定可否乃求賢之實不存其實徒銜虛名無益於理是故人之操履惟要誠實苟執之不渝雖夷險可以一致二事出然菴集

舜老夫謂浮山遠錄公曰欲究無上妙道窮則益堅老當益壯不可循俗苟竊聲利自喪至德夫玉貴潔潤故丹紫莫能渝其質松表歲寒霜雪莫能凋其操是知節義為天下之大惟公標致可尚得不自強古人云逸翮獨翔孤風絕侶宜其然矣廬錄

浮山遠和尚曰古人親師擇友曉夕不敢自怠至於執爨負舂陸沈賤役未嘗憚勞予在葉縣備曾試之然一有顧利害較得失之心則依違姑息靡所不至且身既不正又安能學道乎出侍者法語

遠公曰夫天地之間誠有易生之物使一日暴之十日寒之亦未見有能生者無上妙道昭昭然在於心目之間故不難見要在志之堅行之力坐立可待其或一日信而十日疑之朝則勤而夕則憚之豈獨目前難見予恐終其身而背之矣雲首座書

遠公曰住持之要莫先審取捨取捨之極定於內安危之萌定於外矣然安非一日之安危非一日之危皆從積漸不可不察以道德住持積道德以禮義住持積禮義以刻剝住持積怨恨怨恨積則中外離背禮義積則中外和悅道德積則中外感服是故道德禮義洽則中外樂刻剝怨恨極則中外哀夫哀樂之感禍福斯應矣

遠公曰住持有三要曰仁曰明曰勇仁者行道德興教化安上下悅往來明者遵禮義識安危察賢愚辨是非勇者事果決斷不疑姦必除佞必去仁而不明如有田不耕明而不勇如有苗不耘勇而不仁猶知刈而不知種三者備則叢林興缺一則衰缺二則危三者無一則住持之道廢矣二事與淨因臻和尚書

遠公曰智愚賢不肖如水火不同器寒暑不同時蓋素分也賢智之士醇懿端厚以道德仁義是謀發言行事惟恐不合人情不通物理不肖之者姦險詐佞矜己逞能嗜慾苟利一切不顧故禪林得賢者道德修綱紀立遂成叢席廁一不肖者在其間攪羣亂眾中外不安雖大智禮遴縱有何用智愚賢不肖優劣如此爾烏得不擇焉惠力芳和尚書

遠公曰住持居上當謙恭以接下執事在下要盡情以奉上上下既和則住持之道通矣居上者驕倨自尊在下者怠慢自踈上下之情不通則住持之道塞

矣古德住持閒暇無事與學者從容議論靡所不至由是一言半句載于傳記遠今稱之其故何哉一則欲使上情下達道無壅蔽二則預知學者才性能否其於進退之間皆合其宜自然上下雍肅遐邇歸敬叢林之興由此致耳（與靑華嚴書）

遠公謂道吾眞曰學未至於道衒耀見聞馳騁機解以口舌辯利相勝者猶如廁屋塗汚丹雘秖增其臭耳（西湖記聞）

遠公謂演首座曰心爲一身之主萬行之本心不妙悟妄情自生妄情既生見理不明見理不明是非謬亂所以治心須求妙悟悟則神和氣靜容敬色莊妄想情慮皆融爲眞心矣以此治心心自靈妙然後導物指迷孰不從化（浮山實錄）

五祖演和尚曰今時叢林學道之士聲名不揚匪爲人之所信者蓋爲梵行不清白爲人不諦當輙或苟求名聞利養乃廣衒其華飾遂被識者所譏故蔽其要妙雖有道德如佛祖聞見疑而不信矣爾輩他日若有把茅蓋頭當以此而自勉（佛鑒與佛果書）

演祖曰師翁初住楊岐老屋敗椽僅蔽風雨適臨冬暮雪霰滿牀居不遑處衲子投誠願充修造師翁却之曰我佛有言時當減劫高岸深谷遷變不常安得圓滿如意自求稱足汝等出家學道做手脚未穩已是四五十歲詎有閒工夫事豐屋耶竟不從翌日上堂曰楊岐乍住屋壁踈滿牀盡撒雪珍珠縮却項暗嗟吁翻憶古人樹下居（廣錄）

演祖曰衲子守心城奉戒律日夜思之朝夕行之行無越思思無越行有其始而成其終猶耕者之有畔其過鮮矣

演祖曰所謂叢林者陶鑄聖凡養育才器之地教化之所從出雖羣居類聚率而齊之各有師承今諸方不務守先聖灋度好惡偏情多以己是革物使後輩當何取灋（二事坦然集）

演祖曰利生傳道務在得人而知人之難聖哲所病聽其言而未保其行求其行而恐遺其才自非素與交遊備詳本末探其志行觀其器能然後守道藏用者可得而知沽名飾貌者不容其僞縱其潛密亦見淵源夫觀探詳聽之理固非一朝一夕之所能所以南岳讓見大鑒之後猶執事十五秋馬祖見讓之時亦相從十餘載是知先聖授受之際固非淺薄所致傳持如一器水傳於一器始堪克紹洪規如當家種

革此其觀探詳聽之理明驗也豈容巧言令色便僻諂媚而克選者哉圓悟書

演祖曰住持大柄在惠與德二者兼行廢一不可惠而罔德則人不敬德而罔惠則人不懷苟知惠之可懷加其德以相濟則所敷之惠適足以安上下誘四來苟知德之可敬加其惠以相資則所持之德適足以紹先覺導愚迷故善住持者養德以行惠宣惠以持德德而能養則不屈惠而能行則有恩由是德與惠相蓄惠與德互行如此則德不用修而敬同佛祖惠不勞費而懷如父母斯則湖海有志於道者孰不

來歸住持將傳道德與教化不明斯要而莫之得也與佛眼書

演祖自海會遷東山太平佛鑑龍門佛眼二人詣山頭省覲祖集耆舊主事備湯果夜話祖問佛鑑舒州熟否對曰熟祖曰太平熟否對曰熟祖曰諸莊共收稻多少佛鑑籌慮間祖正色厲聲曰汝濫爲一寺之主事無巨細悉要究心常住歲計一衆所係汝猶罔知其他細務不言可見山門執事知因識果若師翁輔慈明師祖乎汝不思常住物重如山乎蓋演祖尋常機辯峻捷佛鑑既執弟子禮應對含緩乃至如是

古人云師嚴然後所學之道尊故東山門下子孫多賢德而超邁者誠源遠而流長也耿龍學與高菴書

演祖見衲子有節義而可立者室中峻拒不假辭色察其偏邪諂佞所爲猥屑不可教者愈加愛重人皆莫測烏乎蓋祖之取捨必有道矣耿龍學跋法語

演祖曰古人樂聞已過喜於爲善長於包荒厚於隱惡謙以交友勤以濟衆不以得喪二其心所以光明碩大照暎今昔矣答應源書

演祖謂佛鑒曰住持之要臨衆貴在豐盈處已務從簡約其餘細碎悉勿關心用人演以推誠擇言故須取重言見重則主者自尊人推誠則衆心自感尊則不嚴而衆服感則不令而自成自然賢愚各通其懷小大皆奮其力與夫持以勢力迫以驅喝不得已而從之者何啻萬倍哉與佛鑒書見蘄侍者日錄

演祖謂郭功輔曰人之性情固無常守隨化日遷自古佛瀍雖隆替有數而興衰之理未有不由教化而成昔江西南嶽諸祖之利物也扇以淳風節以清淨被以道德教以禮義使學者收視聽塞邪僻絕嗜慾忘利養所以日遷善遠過道成德備而不自知今之人不如古之人遠矣必欲參究此道要須確志勿易

以悟爲期然後禍患得喪付之造物不可苟免豈可預憂其不成而不爲之耶纔有絲毫顧慮萌于胸中不獨今生不了以至千生萬劫無有成就之時（同然小集）

功輔自當塗（太平州也）絕江訪白雲端和尚于海會白雲問公牛淳乎公曰淳矣白雲叱之公拱而立白雲曰淳乎淳乎南泉大溈無異此也仍贈以偈曰牛來山中水足草足牛出山去東觸西觸又曰上大人化三千可知禮也（行狀）

白雲謂功輔曰昔翠巖眞點胸䟽味禪觀以口舌辯利呵罵諸方未有可其意者而大灋實不明了一日

金鑾善侍者見而笑曰師兄叅禪雖多而不妙悟可謂癡禪矣（白雲夜話）

白雲曰道之隆替豈常耶在人弘之耳故曰操則存捨則亡然非道去人而人去道也古之人處山林隱朝市不牽於名利不惑於聲色遂能清振一時美流萬世豈古之可爲今之不可爲也由教之未至行之不力耳或謂古人淳朴故可教今人浮薄故不可教斯實鼓惑之言誠不足稽也（答功輔書）

白雲謂無爲子曰可言不可行不若勿言可行不可言不若勿行發言必慮其所終立行必稽其所蔽於是先哲謹於言擇於行發言非苟顯其理將啓學者之未悟立行非獨善其身將訓學者之未成所以發言有類立行有禮遂能言不集禍行不招辱言則爲經行則爲灋故曰言行乃君子之樞機治身之大本動天地感鬼神得不敬乎（白雲廣錄）

白雲謂演祖曰禪者智能多見於巳然不能見於未然止觀定慧防於未然之前作止任滅覺於巳然之後故作止任滅所用易見止觀定慧所爲難知惟古人志在於道絕念於未萌雖有止觀定慧作止任滅皆爲本末之論也所以云若有毫端許言於本末者

皆爲自欺此古人見徹處而不自欺也（實錄）

白雲曰多見衲子未嘗經及遠大之計予恐叢林自此衰薄矣楊岐先師每言上下偷安最爲灋門大患予昔隱居歸宗書堂披閱經史不啻數百過目其簡編弊故極矣然每開卷必有新獲之意予以是思之學不負人如此（白雲實錄）

白雲初住九江承天次遷圓通年齒甚少時晦堂在寶峯謂月公晦曰新圓通洞徹見元不忝楊岐之嗣惜乎發用太早非叢林福公晦因問其故晦堂曰功名美器造物惜之不與人全人固欲之天必奪之逮

白雲終于舒之海會方五十六歲識者謂晦堂知幾知微眞哲人矣（湛堂記聞）

晦堂心和尚叅月公晦于寶峯公晦洞明楞嚴深旨海上獨步晦堂每聞一句一字如獲至寶喜不自勝衲子中間有竊議者晦堂聞之曰扣彼所長礪我所短吾何慊焉英邵武曰晦堂師兄道學爲禪衲所宗猶以尊德自勝爲強以未見未聞爲媿使叢林自廣而狹於人者有所矜式豈小補哉（靈源拾遺）

晦堂曰住持之要當取其遠大者略其近小者事固未決宜諮詢于老成之人尚疑矣更扣問于識者縱

有未盡亦不致甚矣其或主者好逞私心專自取與一旦遭小人所謀罪將誰歸故曰謀在多斷在獨謀之在多可以觀利害之極致斷之在我可以定叢林之是非也（與草堂書）

晦堂不赴潙山請延平陳瑩中移書勉之曰古人住持無職事選有德者居之當是任者必將以斯道覺斯民終不以勢位聲利爲之變今學者大道未明各趨異學流入名相遂爲聲色所動賢不肖襍糅不可別白正宜老成者惻隱存心之時以道自任障回百川固無難矣若夫退求靜謐務在安逸此獨善其身

者所好非叢林所以望公者（出靈源拾遺）

晦堂一日見黃龍有不豫之色因逆問之黃龍曰監收未得人晦堂遂薦感副寺黃龍曰感尚暴恐爲小人所謀晦堂曰化侍者稍廉謹黃龍謂化雖廉謹不若秀莊主有量而忠靈源嘗問晦堂黃龍用一監收何過慮如此晦堂曰有國有家者未嘗不本此豈特黃龍爲然先聖亦曾戒之（大潙秀雙嶺化感鐵面三人也通菴壁記）

晦堂謂朱給事世英曰予初入道自恃甚易逮見黃龍先師後退思日用與理矛盾者極多遂力行之三年雖祁寒溽暑確志不移然後方得事事如理而今

咳唾掉臂也是祖師西來意（章江集）

朱世英問晦堂曰君子不幸小有過差而聞見指目之不暇小人終日造惡而不以爲然其故何哉晦堂曰君子之德比美玉焉有瑕生內必見於外故見者稱異不得不指目也若夫小人者日用所作無非過惡又安用言之（章江集）

晦堂曰聖人之道如天地育萬物無有不備於道者衆人之道如江河淮濟山川陵谷草木昆蟲各盡其量而已不知其外無有不備者夫道豈二耶由得之淺深成有小大耶（答張無盡書）

晦堂曰久廢不可速成積弊不可頓除優游不可久戀人情不能恰好禍患不可苟免夫爲善知識達此五事涉世可無悶矣（與祥和尚書）

晦堂曰先師進止嚴重見者敬畏衲子因事請假多峻拒弗從惟聞省侍親老氣色穆然見於顏面盡禮津遣其愛人恭孝如此（謝景溫書）

晦堂曰黃龍先師昔同雲峯悅和尚夏居荊南鳳林悅好辯論一日與衲子作喧先師閱經自若如不聞見已而悅詣先師案頭瞋目責之曰爾在此習善知識量度耶先師稽首謝之閱經如故（已上並見靈源拾遺）

黃龍南和尚曰予昔同文悅遊湖南見衲子擔籠行脚者悅蹙異處頞已而呵曰自家閨閣中物不肯放下返累及他人擔夯無乃太勞乎（林間錄）

黃龍曰住持要在得衆得衆要在見情先佛言人情者爲世之福田蓋理道所由生也故時之否泰事之損益必因人情情有通塞則否泰生事有厚薄則損益至惟聖人能通天下之情故易之別卦乾下坤上則曰泰乾上坤下則曰否其取象損上益下則曰益損下益上則曰損夫乾爲天坤爲地天在下而地在上位固乖矣而返謂之泰者上下交故也主在上而賓處下義固順矣而返謂之否者上下不交故也是以天地不交庶物不育人情不交萬事不和損益之義亦由是矣夫在人上者能約己以裕下下必悅而奉上矣豈不謂之益乎在上者蔑下而肆諸己下必怨而叛上矣豈不謂之損乎故上下交則泰不交則否自損者人益自益者人損情之得失豈容易乎先聖嘗喻人爲舟情爲水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水順舟浮違則沒矣故住持得人情則興失人情則廢全得而全興全失而全廢故同善則福多同惡則禍甚善惡同類端如貫珠興廢象行明若觀日斯歷代之元

龜也（與黃檗勝書）

黃龍謂荆公曰凡操心所爲之事常要面前路徑開闊使一切人行得始是大人用心若也險隘不通不獨使他人不能行兼自家亦無措足之地矣（章江集）

黃龍曰夫人語默舉措自謂上不欺天外不欺人内不欺心誠可謂之得矣然猶戒謹乎獨居隱微之間果無纖毫所欺斯可謂之得矣（答荆公書）

黃龍曰夫長老之職乃道德之器先聖建叢林陳紀綱立名位選擇有道德衲子命之曰長老者將行其道德非苟竊是名也慈明先師嘗曰與其守道老死

丘壑不若行道領衆於叢林豈非善守長老之職者則佛祖之道德存歟 與翠岩眞書

黃龍謂隱士潘延之曰聖賢之學非造次可成須在積累積累之要惟專與勤屏絕嗜好行之勿倦然後擴而充之可盡天下之妙 龍山廣錄

潘延之聞黃龍灋道嚴密因問其要黃龍曰父嚴則子敬今日之規訓後日之模範也譬治諸地隆者下之窪者平之彼將登于千仞之山吾亦與之俱困而極於九淵之下吾亦與之俱伎之窮妄之盡彼則自休也又曰姁之嫗之春夏所以生育也霜之雪之秋冬所以成熟也吾欲無言可乎 林間錄

黃龍室中有三關語衲子少契其機者脫有詶對惟斂目危坐殊無可否延之益扣之黃龍曰已過關者掉臂而去從關吏問可否此未透關者也 林間錄

黃龍曰道如山愈升而愈高如地愈行而愈遠學者卑淺盡其力而止耳惟有志於道者乃能窮其高遠其他孰與焉 記聞

黃龍曰古之天地日月猶今之天地日月古之萬物性情猶今之萬物性情天地日月固無易也萬物性情固無變也道胡爲而獨變乎嗟其未至者猷故倪

新捨此取彼猶適越者不之南而之北誠可謂異於人矣然徒勞其心苦其身其志愈勤其道愈遠矣 與進峯書

黃龍謂英邵武曰志當歸一久而勿退他日必知妙道所歸其或心存好惡情縱邪僻雖有志氣如古人者終恐不得見其道矣 記聞

寶峯英和尚曰諸方老宿批判先覺語言拈提公案猶如捧土培泰山掬水沃東海然彼豈賴此以爲高深耶觀其志在益之而不自知非其當也 廣錄

英邵武每見學者恣肆不懼因果嘆息久之曰勞生如旅泊住則隨緣去則亡矣彼所得能幾何爾輩不識廉恥干犯名分汚瀆宗教乃至如是大丈夫志在恢弘祖道誘掖後來不應私擅巳慾無所避忌媒一身之禍造萬劫之殃三途地獄受苦者未是苦也向袈裟下失却人身實爲苦也 記聞

英邵武謂晦堂曰凡稱善知識助佛祖揚化使衲子迴心向道移風易俗固非淺薄者之所能爲末灋比丘不修道德少有節義往往苞苴骯髒搖尾乞憐追求聲利於權勢之門一旦業盈禍謝天人厭之玷汚正宗爲師友累得不太息晦堂領之

英邵武謂湍延之曰古之學者治心今之學者治迹然心與迹相去霄壤矣

英邵武謂眞淨文和尚曰物暴長者必夭折功速成者必易壞不推久長之計而造卒成之功皆非遠大之資夫天地最靈猶三載再閏乃成其功備其化況大道之妙豈倉卒而能辦哉要在積功累德故曰欲速則不達細行則不失美成在久遂有終身之謀聖人云信以守之敏以行之忠以成之事雖大而必濟

答喆侍者夜坐不睡以圓木爲枕小睡則枕轉覺而復起安坐如故率以爲常或謂用心太過喆曰我於般若緣分素薄若不刻苦勵志恐爲妄習所牽況夢幻不眞安得爲久長計乎答在湘西目擊其操履如此故叢林服其名敬其德而稱之 靈源拾遺

眞淨文和尚久叅黃龍初有不出人前之言後受洞山請道過西山訪香城順和尚順戲之曰諸葛答年稱隱者茅廬堅請出山來松華若也沾春力根在澗岩也著開眞淨謝而退 順語錄

眞淨舉廣道者住五峯輿議廣疎拙無應世才逮廣住持精以治己寛以臨衆未幾百廢具舉衲子往來競爭喧傳眞淨聞之曰學者何易毀譽邪乎每見叢林竊議曰邪箇長老行道安衆邪箇長老不侵用常住與衆同甘苦夫稱善知識爲一寺之主行道安衆不侵常住與衆甘苦固當爲之又何足道如士大夫做官爲國安民乃曰我不受贓不擾民且不受贓不擾民豈分外事耶 山堂小叅

眞淨住歸宗每歲化主納疏布帛雲委眞淨視之顰蹙已而嘆曰信心膏血乎慙無德何以克當 李商老日涉記

眞淨曰末灋比丘鮮有節義每見其高談闊論自謂人莫能及逮乎一飯之惠則始異而終輔之先毀而後譽之求其是曰是非曰非中正而不隱者少矣 壁記

眞淨曰比丘之灋受用不宜豐滿豐滿則溢稱意之事不可多謀多謀終敗將有成之必有壞之乎見黃龍先師應世四十年語默動靜未嘗以顏色禮貌文才牢籠當世衲子唯確有見地履實踐眞者委曲成褫之其愼重眞得古人體裁諸方罕有倫比故今日臨衆無不取灋 日涉記

眞淨住建康保寧舒王齋襯素縑因問侍僧此何物對曰紡絲羅眞淨曰何用侍僧曰堪做袈裟眞淨指所衣布伽棃曰我尋常披此見者亦不甚嫌惡即令送庫司估賣供衆其不事服飾如此 日涉記

眞淨謂舒王曰日用是處力行之非則固止之不應以難易移其志苟以今日之難掉頭弗顧安知他日不難於今日乎日涉記

眞淨聞一方有道之士化去惻然嘆息至於泣涕時湛堂爲侍者乃曰物生天地間一兆形質枯死殘蠹似不可逃何苦自傷眞淨曰瀍門之興賴有德者振之今皆亡矣叢林衰替用此可卜日涉記

禪林寶訓卷第一

音切

蠹丁護切 節子結切 葺七入切 裨補移切 澆公堯切 鴆除禁切 絵徒夺切 覽婢亦切 訾子爾切 邸都禮切 翮下革切 倨九魚切 臒於縛切 猥於隗切 礪力制切 慊口恬切 諮子辭切 糅音袖 溽如蜀切 蹙子六切 頞音遏 夯呼講切 窪烏華切 伎巨寄切 喆除列切 縑古□切 奘子朗切

禪林寶訓卷第二

東吳沙門淨善重集

湛堂準和尚初叅眞淨常炙燈帳中看讀眞淨呵曰所謂學者求治心也學雖多而心不治縱學而奚益而況百家異學如山之高海之深子若爲盡之今弃本逐末如賤使貴恐妨道業直須杜絕諸緣當求妙悟他日觀之如推門入臼故不難矣湛堂卽時屛去所習專注禪觀一日聞衲子讀諸葛孔明出師表豁然開悟凝滯頓釋辯才無礙在流輩中鮮有過者

湛堂曰有道德者樂於衆無道德者樂於身樂於衆者長樂於身者亡今稱住持者多以好惡臨衆故衆人拂之求其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好者鮮矣故曰與衆同憂樂同好惡者義也義之所在天下孰不歸焉二事癩可瞽菴集

湛堂曰道者古今正權善弘道者要在變通不知變者拘文執教滯相殢情此皆不達權變故僧問趙州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州云我在靑州做領布衫重七斤謂古人不達權變能若是之酬酢聖人云幽谷無私遂至斯響洪鐘虛受扣無不應是知通方上士將返常合道不守一而不應變也與李商老書

湛堂曰學者求友須是可為師者時中長懷尊敬作事取灋期有所益或智識差勝於我亦可相從警所未逮萬一與我相似則不如無也（寶峯實錄）

湛堂曰祖庭秋晚林下人不為囂浮者固自難得昝眞如住智海嘗言在湘西道吾時衆雖不多猶有老衲數輩履踐此道自大溈來此不下九百僧無七五人會我說話予以是知得人不在衆多也（寶錄）

湛堂曰惟人履行不可以一詘一詰固能盡知蓋口舌辯利者事或未可信辭語拙訥者理或不可窮雖窮其辭恐未窮其理能服其口恐未服其心惟人難知聖人所病況近世衲子聰明不務通物情視聽多只伺過隙與衆違欲與道乖方相尚以欺相冒以詐使佛祖之道靡靡而愈薄殆不可捄矣（答曾直書）

湛堂謂妙喜曰像季比丘外多狥物內不明心縱有弘為皆非究竟蓋所附卑猥而使然如搏牛之蝱飛止數步若附驥尾便有追風逐日之能乃依托之勝也是故學者居必擇處遊必就士遂能絕邪僻近中正聞正言也昝福嚴雅和尚毎愛眞如喆標致可尚但未知所附者何人一日見與大寧寬蔣山元翠巖眞偕行雅喜不自勝從容謂喆曰諸大士灋門龍象

子得從之遊異日支吾道之傾頹彰祖教之利濟固不在予多囑也（日涉記）

湛堂謂妙喜曰衆禪須要識慮高遠志氣超邁出言行事持信於人勿隨勢利苟狂自然不為朋輩描摸時所上下也（寶峯記聞）

湛堂曰予昝同靈源侍晦堂于章江寺靈源一日與二僧入城至晚方歸晦堂因問今日何往靈源曰適往大寧來時死心在旁厲聲呵曰衆禪欲脫生死發言先要誠實清兄何得妄語靈源面熱不敢對自爾不入城郭不妄發言予固知靈源死心皆良器也（日涉記）

湛堂曰靈源好閱經史食息未嘗少輟僅能背諷乃止晦堂因呵之靈源曰嘗聞用力多者收功遠故黃太史魯直曰清兄好學如饑渴之嗜飲食視利養紛華若惡臭蓋其誠心自然非特爾也（贅疣集）

靈源清和尚住舒州太平毎見佛眼臨衆周密不甚失事因問其要佛眼曰用事寧失於寛勿失於急寧失於略勿失於詳急則不可捄詳則無所容當持之於中道待之以舍緩庶幾為臨衆行事之瀳也（拾遺）

靈源謂長靈卓和尚曰道之行固自有時昝慈明放

意於荊楚間含恥忍垢見者忽之慈明笑而已有問其故對曰連城與瓦礫相觸予固知不勝矣逮見神鼎後擧播叢林終起臨濟之道嗟乎道與時也苟可强乎 筆帖

靈源謂黃太史曰古人云抱火措于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然固以爲安此誠喻安危之機必生之理明如杲日間不容髮夫人平居燕處罕以生死禍患爲慮一旦事出不測方頓足扼腕而捄之終莫能濟矣 筆帖

靈源謂佛鑑曰凡接東山師兄書未嘗言世諦事唯

丁寧忩軀弘道誘掖後來而已近得書云諸莊旱損我總不憂只憂禪家無眼今夏百餘人室中擧箇狗子無佛性話無一人會得此可爲憂至哉斯言與憂院門不辦怕官人嫌責慮聲位不揚恐徒屬不盛者實霄壤矣每念此稱實之言豈復得聞吾姪爲嫡嗣能力振家風當慰宗屬之望是所切禱 𤺋侍者日錄

靈源曰磨礲砥礪不見其損有時而盡種樹畜養不見其益有時而大積德累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弃義背理不知其惡有時而亡學者果熟計而履踐之成大器播美名斯今古不易之道也 筆帖

靈源謂古和尚曰禍福相倚吉凶同域惟人自召安可不思或專已之喜怒而陷於含容或私心靡費而從人之所欲皆非住持之急茲實恣肆之悠漸禍害之基源也 筆帖

靈源謂伊川先生曰禍能生福福能生禍禍生於福者緣處災危之際切於思安深於求理遂能祇畏敬謹故福之生也宜矣福生於禍者緣居安泰之時縱其奢欲肆其驕怠尤多輕忽侮慢故禍之生也宜矣聖人云多難成其志無難喪其身得乃喪之端喪乃得之理是知福不可屢僥倖得不可常覬覦居福以

慮禍則其福可保見得而慮喪則其得必臻故君子安不忘危理不忘亂者也 筆帖

靈源謂伊川先生曰夫人有惡其跡而畏其影却背而走者然走愈急迹愈多而影愈疾不如就陰而止影自滅而迹自絕矣日用明此可坐進斯道 筆帖

靈源曰凡住持位過其任者鮮克有終蓋福德淺薄量度狹隘聞見鄙陋又不能從善務義以自廣而致然也 日錄

靈源聞覺範貶竄嶺海嘆曰蘭植中塗必無經時之翠桂生幽壑終抱彌年之丹古今才智喪身讒謗權

禍者多求其與世浮沈能保其身者少故聖人言當世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議人者也博辯宏大而危其身者好發人之惡也在覺範有之矣 章江集

靈源謂覺範曰聞在南中時究楞嚴特加箋釋非不肖所望蓋文字之學不能洞當人之性源徒與後學障先佛之智眼病在依他作解塞自悟門資口舌則可勝淺聞廓神機終難極妙證故於行解多致參差而日用見聞尤增隱昧也 章江集

靈源曰學者舉措不可不審言行不可不稽寡言者未必愚利口者未必智鄙樸者未必悖承順者未必

忠故善知識不以辭盡人情不以意選學者夫湖海衲子誰不欲求道於中悟明見理者千百無一其間修身勵行聚學樹德非三十年而不能致偶一事過差而叢林棄之則終身不可立夫耀乘之珠不能無纇連城之璧寧免無瑕凡在有情安得無咎夫子聖人也猶以五十學易無大過爲言契經則曰不怕念起惟恐覺遲況自聖賢以降孰無過失哉在善知識曲成則品物不遺矣故曰巧梓順輪桷之用枉直無廢材良御適險易之宜駑驥無失性物既如此人亦宜然若進退隨愛憎之情離合繫異同之趣是由捨繩墨而裁曲直棄權衡而較重輕雖曰精微不能無謬矣

靈源曰善住持者以衆人心爲心未嘗私其心以衆人耳目爲耳目未嘗私其耳目遂能通衆人之志盡衆人之情夫用衆人之心爲心則我之好惡乃衆人好惡故好者不邪惡者不謬又安用私託腹心而甘服其諂媚哉既用衆人耳目爲耳目則衆人聰明皆我聰明故明無不鑒聰無不聞又安用私託耳目而固招其蔽惑耶夫布腹心託耳目惟賢達之士務求己過與衆同欲無所偏私故衆人莫不歸心所以道

德仁義流布遐邇者宜其然也而愚不肖之意務求人之過與衆違欲溺於偏私故衆人莫不離心所以惡名險行傳播遐邇者亦宜其然也是知住持人與衆同欲謂之賢哲與衆違欲謂之庸流大率布腹心託耳目之意有殊而善惡成敗相返如此得非求過之情有異任人之道不同者哉

靈源曰近世作長老涉二種緣多見智識不明爲二風所觸喪於遷體一應逆緣多觸衰風二應順緣多觸利風既爲二風所觸則喜怒之氣交於心勃勃之色浮於面是致取辱遷門譏誚賢達唯智者善能調

爲攝化之方美導後來如瑯瑘和尚往蘇州看范希文因受信施及千餘緡遂遣人陰計在城諸寺僧數皆密送錢同日爲衆檀設齋其卽預辭范公是日侵早發船逮天明衆知已去有追至常州而得見者受濔利而迴觀此老一舉使姑蘇道俗悉起信心增深道種此所謂轉爲攝化之方與夫竊濔位苟利養爲一身之謀者實霄壤也（與德和尚書）

文正公謂瑯瑘曰去年到此思得林下人可語者嘗問一吏諸山有好僧否吏稱北寺瑞光希茂二僧爲佳予曰此外諸禪律中別無耶吏對予曰儒尊士行僧論德業如希茂二人者三十年跆不越閫衣惟布素聲名利養了無所滯故邦人高其操履而師敬之若其登座說濔代佛揚化機辯自在稱善知識者非頑吏能曉逮暇日訪希茂二上人視其素行一如吏言予退思舊稱蘇秀好風俗今觀老吏尚能分君子小人優劣況其識者耶瑯瑘曰若吏所言誠爲高議請記之以曉未聞（瑯瑘別錄）

靈源曰鍾山元和尚平生不交公卿不苟名利以卑自牧以道自樂士大夫初勉其應世元曰苟有良田何憂晚成第恐乏才具耳荆公聞之曰色斯舉矣翔而後集在元公得之矣（贅集）

靈源曰先哲言學道悟之爲難旣悟守之爲難旣守行之爲難今當行時其難又過於悟守蓋悟守者精進堅卓勉在己躬而已惟行者必等心以誓以損己益他爲任若心不等誓不堅則損益倒置便墮爲流俗阿師是宜祇畏

靈源曰東山師兄天資特異語默守度尋常出示語句其理自勝諸方欲效之不詭俗則淫陋終莫能及求於古人中亦不可得然猶謙光導物不啻饑渴嘗曰我無濔寧克勤諸子眞濔門中罪人矣

靈源道學行義純誠厚德有古人之風安重寡言尤爲士大夫尊敬嘗曰衆人之所忽聖人之所謹況爲叢林主助宣佛化非行解相應詎可爲之要在時時檢責勿使聲名利養有萌於心儻濔令有所未孚衲子有所未服當退思修德以待方來未見有身正而叢林不治者所謂觀德人之容使人之意消誠實在茲（記聞）

靈源謂圓悟曰衲子雖有見道之資若不深蓄厚養發用必峻暴非特無補教門將恐有招禍辱圓悟禪師曰學道存乎信立信在乎誠存誠於中然後俾衆

無惑存信於巳可以教人無欺惟信與誠有補無失是知誠不一則心莫能保信不一則言莫能行古人云衣食可去誠信不可失惟善知識當教人以誠信且心既不誠事既不信稱善知識可乎易曰惟天下至誠遂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而自既不能盡於巳欲望盡於人衆必紿而不從自既不誠於前而曰誠於後衆必疑而不信所謂割髮宜及膚剪爪宜侵體良以誠不至則物不感損不至則益不臻蓋誠與信不可斯須去巳也明矣與廣察院書

圓悟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從上皆稱改

過爲賢不以無過爲美故人之行事多有過差上智下愚俱所不免唯智者能改過遷善而愚者多蔽過飾非遷善則其德日新是稱君子飾過則其惡彌著斯謂小人是以聞義能徙常情所難見善樂從賢德所尚望公相忘於言外可也與文主簿

圓悟曰先師言做長老有道德感人者有勢力服人者猶如鸞鳳之飛百禽愛之虎狼之行百獸畏之其感服則一其品類固霄壤矣林藪集

圓悟謂隆藏主曰欲理叢林而不務得人之情則叢林不可理務得人之情而不勤於接下則人情不可得務勤接下而不辨賢不肖則下不可接務辨賢不肖而惡言其過悅順其巳則賢不肖不可辨惟賢達之士不惡言過不悅順巳惟道是從所以得人情而叢林理矣廣錄

圓悟曰住持以衆智爲智衆心爲心恒恐一物不盡其情一事不得其理孜孜詢納惟善是求當問理之是非詎論事之大小若理之是雖靡費大而作之何傷若事之非雖用度小而除之何害蓋小者大之漸微者著之萌故賢者慎初聖人存戒涓涓不遏終變桑田炎炎靡除卒燎原野流觴既盛禍災已成雖欲

抹之固無及矣古云不矜細行終累大德此之謂也與佛智書

圓悟謂元布袋曰凡稱長老之職助宣佛化常思以利濟爲心行之而無矜則所及者廣所濟者衆然一有矜巳逞能之心則僥倖之念起而不肖之心生矣與林不刻

圓悟謂妙喜曰大凡舉措當謹始終故善作者必善成善始者必善終謹終如始則無敗事古云慴乎衣未成而轉爲裳行百里之半於九十斯皆嘆有始而無終也故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晉晦堂老叔曰貴

葉勝和尚亦奇衲子但晚年謬耳觀其始得不謂之賢雲門庵集

圓悟謂佛鑑曰白雲師翁動用舉措必稽往古嘗曰事不稽古謂之不瀆予多識前言往行遂成其志然非特好古蓋今人不足瀆先師每言師翁執古不知時變師翁曰變故易常乃今人之大患予終不為也聳和尚日錄

佛鑑懃和尚自太平遷智海郡守曾公元禮問孰可繼住持佛鑒舉昺首座公欲得一見佛鑑曰昺為人剛正於世邈然無所嗜好請之猶恐弗從詎肯自來

耶公固邀之昺曰此所謂呈身長老也竟逃于司空山公顧謂佛鑒曰知子莫若父即命諸山堅請抑不得已而應命聳侍者日錄

佛鑒謂詢佛燈曰高上之士不以名位為榮達理之人不為抑挫所困其有承恩而效力見利而輸誠皆中人以下之所為日錄

佛鑒謂昺首座曰凡稱長老要須一物無所好一有所好則被外物賊矣好嗜慾則貪愛之心生好利養則奔競之念起好順從則阿諛小人合好勝負則人我之山高好掊克則嗟怨之聲作總而窮之不離一

心心若不生萬濾自泯平生所得莫越於斯汝宜勉旃規正來學南華石刻

佛鑑曰先師節儉一鉢囊鞋袋百綴千補猶不忍棄置嘗曰此二物相從出關僅五十年矣詎肯中道棄之有泉南悟上座送褐布裰自言得之海外冬服則溫夏服則涼先師曰老僧寒有柴炭紙衾熱有松風水石蓄此奚為終却之日錄

佛鑑曰先師聞眞淨遷化設位辦供哀哭過禮嘆曰斯人難得見道根柢不帶枝葉惜其早亡殊未聞有繼其道者江西叢林自此寂寥耳日錄

佛鑑曰先師言白雲師翁平生疏通無城府顧義有可為者踴躍以身先之好引拔賢能不喜附離苟合一榻翛然危坐終日嘗謂凝侍者曰守道安貧衲子素分以窮達得喪移其所守者未可語道也日錄

佛鑑曰為道不憂則操心不遠處身常逸則用志不大古人歷艱難嘗險阻然後享終身之安蓋事難則志銳刻苦則慮深遂能轉禍為福轉物為道多見學者逐物而忘道背明而投暗於是飾已之不能而欺人以為智強人之不逮而侮人以為高以此欺人而不知有不可欺之先覺以此掩人而不知有不可掩

之公論故自智者人愚之自高者人下之惟賢者不然謂事散而無窮能涯而有盡欲以有盡之智而周無窮之事則識有所偏神有所困故於大道必有所闕焉（與秀芝書）

佛鑒謂龍牙才和尚曰欲革前人之弊不可亟去須因事而革之使小人不疑則庶無怨恨予嘗言住持有二訣見事能行果斷三者缺一則見事不明終爲小人忽慢住持不振矣

佛鑒曰凡爲一寺之主所貴操履清淨持大信以待四方衲子差有毫髮猥媟之事於已不去遂被小人

窺覷雖有道德如古人則學者疑而不信矣（山堂小參）

佛鑒曰佛眼弟子唯高菴勁挺不近人情爲人無啙好作事無黨援清嚴恭謹始終以名節自立有古人之風近世衲子罕有倫比（與耿龍學書）

佛眼遠和尚曰莅衆之容必肅於閒暇之日對賓之語當嚴於私昵之時林下人發言用事舉措施爲先須籌慮然後行之勿倉卒暴用或自不能予決應須諮詢耆舊博問先賢以廣見聞補其未能燭其未曉豈可虛作氣勢專逞貢高自彰其醜苟一行失之于前雖百善不可得而掩於後矣（與眞牧書）

佛眼曰人生天地間稟陰陽之氣而成形自非應眞乘悲願力出現世間其利欲之心似不可卒去惟聖人知不可去人之利欲故先以道德正其心然後以仁義禮智教化隄防之日就月將使其利欲不勝其仁義禮智而全其道德矣（與耿龍學書）

佛眼曰學者不可泥於文字語言蓋文字語言依他作解障自悟門不能出言象之表昔達觀穎初見石門聰和尚室中馳騁口舌之辯聰曰子之所說乃紙上語若其心之精微則未覩其奧當求妙悟悟則超卓傑立不乘言不滯句如師子王吼哮百獸震駭迴

觀文字之學何啻以什較百以千較萬也（龍門記聞）

佛眼謂高菴曰百丈清規大槩標正檢邪軌物齊衆乃因時以制後人之情夫人之情猶水也規矩禮灋爲隄防隄防不固必致奔突人之情不制則肆亂故去情息妄禁惡止邪不可一時亡規矩然則規矩禮灋豈能盡防人之情茲亦助入道之階墀也規矩之立昭然如日月望之者不迷擴乎如大道行之者不惑先聖建立雖殊歸源無異近代叢林有力役規矩者有效守規矩者有蔑視規矩者斯皆背道失理縱情逐惡而致然曾不念先聖救末灋之弊禁放逸之

情塞嗜慾之端絕邪僻之路故所以建立也東湖集
佛眼謂高菴曰見秋毫之末者不自見其睫舉千鈞
之重者不自舉其身猶學者明於責人昧於恕已者
不少異也異此集
高菴悟和尚曰予初遊祖山見佛鑑小參謂貪欲瞋
恚過如寃賊當以智敵之智猶水也不用則滯滯則
不流不流則智不行矣其如貪欲瞋恚何予是時雖
年少心知其為善知識也遂求掛搭雲居實錄
高菴曰學者所存中正雖百折挫而浩然無憂其或
所向偏邪朝夕區區為利是計予恐堂堂之軀將無

措於天地之間矣真牧集
高菴曰道德仁義不獨古人有之今人亦有之以其
智識不明學問不廣根器不淨志氣狹劣行之不力
遂被聲色所移使不自覺蓋因妄想情念積習濃厚
不能頓除所以不到古人地位耳與耿龍學書
高菴聞成枯木住金山受用侈靡嘆息久之曰比丘
之灋所貴清儉豈宜如此徒與後生輩習輕肥者增
無厭之求得不愧古人乎真牧集
高菴曰住持大體以叢林為家區別得宜付授當器
舉措係安危之理得失關教化之源為人範模安可

容易未見住持弛縱而能使衲子服從灋度凌遲而
欲禁叢林暴慢昔育王諶遣首座仰山偉貶侍僧載
於典文足為令範今則各徇私欲大隳百丈規繩懈
於夙興多缺參會禮灋或縱貪饕而無忌憚或緣利
養而致喧爭至於便僻醜惡靡所不有烏乎望灋門
之與宗教之盛詎可得耶龍昌集
高菴住雲居每見衲子室中不契其機者即把其袂
正色責之曰父母養汝身師友成汝志無饑寒之迫
無征役之勞於此不堅確精進成辦道業他日何面
目見父母師友乎衲子聞其語有泣涕而不已者其

號令整嚴如此且菴逸事
高菴住雲居聞衲子病移延壽堂咨嗟嘆息如出諸
已朝夕問候以至躬自煎煑不嘗不與食或遇天氣
稍寒拊其背曰衣不單乎或值時暑察其色曰莫太
熱乎不幸不救不問彼之有無常住盡禮津送知事
或他辭高菴叱之曰昔百丈為老病者立常住爾不
病不死也四方識者高其為人及退雲居過天台衲
子相從者僅五十輩間有不能往者泣涕而別蓋其
德感人如此山堂小參
高菴退雲居圓悟欲治佛印臥龍菴為燕休之所高

菴曰林下人苟有道義之樂形骸可外乎以從心之年正如長庚曉月光影能幾時且西山廬阜林泉相屬皆予逸老之地何必有諸巳然後可樂耶未幾即曳杖過天台後終于華頂峯 真牧集

高菴曰衲子無賢愚惟在善知識委曲以崇其德業歷試以發其器能旌獎以重其言優受以全其操歲月積久聲實並豐蓋人皆含靈惟勤誘致如玉之在璞抵擲則瓦石琢磨則圭璋如水之發源壅閼則汙泥疏濬則川澤乃知像季非獨遺賢而不用其於養育勸獎之道亦有所未至矣當叢林殷盛之時皆是

季代棄材在季則愚當與則智故曰人皆含靈惟勤誘致是知學者才能與時升降好之則至獎之則崇抑之則衰斥之則絕此學者道德才能消長之所由也 與李都運書

高菴曰教化之大莫先道德禮義住持人尊道德則學者尚恭敬行禮義則學者恥貪競住持有失容之慢則學者有凌暴之弊住持有動色之諍則學者有攻鬭之禍先聖知於未然遂選明哲之士主於叢林使人具瞻不諭而化故石頭馬祖道化盛行之時英傑之士出威儀采嘉雍雍肅肅發言舉令瞬目揚眉

皆可以為後世之範模者宜其然矣 與心聞書

高菴曰先師嘗言行脚出關所至小院多有不如意事因思瀍眼參地藏明教見神鼎時便不見有煩惱也 記聞

高菴表裏端勁風格凜然動靜不忘禮瀍在衆日屢見侵害殊不介意終身以簡約自奉室中不妄許可稍不相契必正色直辭以裁之衲子皆信服嘗曰我道學無過人者但平生為事無愧於心耳

高菴住雲居見衲子有攻人隱惡者即從容諭之曰事不如此林下人道為急務和乃修身豈可苟縱愛

憎壞人行止其委曲如此 師初不赴雲居命佛眼遣書勉云雲居甲於江左可以安衆行道似不須固讓師曰自有叢林巳來學者被遮般名目壞了節義者不為不少佛鑑聞之曰高菴去就衲子所不及 記聞

高菴勸安老病僧文曰貧道嘗閱藏教諦審佛意不許比丘坐受無功之食生懶墮心起吾我見每至晨朝佛及弟子持鉢乞食不擇貴賤心無高下俾得福者一切均溥後所稱常住者本為老病比丘不能行乞者設非少壯之徒可得而食逮佛滅後正瀍世中亦復如是像季以來中國禪林不廢乞食但推能者

爲之所得利養聚爲招提以安廣衆遂輙逐日行乞之規也今聞數剎住持不識因果不安老僧背戾佛旨削弱灋門苟不住院老將安歸更不返思常住財物本爲誰置當推何心以合佛心當推何行以合佛行昝佛在日或不赴請留身精舍徧巡僧房看視老病一一致問一一辦置仍勸請諸比丘遞相恭敬隨順方便去其嗔嫌此調御師統理大衆之楷模也今之當代恣用常住資給口體結托權貴仍隔絕老者病者衆僧之物掩爲巳有佛心佛行渾無一也悲夫悲夫古德云老僧乃山門之標榜也今之禪林百僧

之中無一老者老而不納益之壽考之無補反不如夭衆願今當代各遵佛語紹隆祖位安撫老病常住有無隨宜供給無使愚昧專權滅裂致招來世短促之報切宜加察

覺範和尚題靈源門榜曰靈源初不願出世隄岸甚牢張無盡奉使江西屢致之不可久之翻然改曰禪林下衰弘灋者多假我偷安不急撐拄之其崩頹跬可須也於是開灋於淮上之太平于時東遊登其門叢林之整齊宗風之大振疑百丈無恙時不減也後十五年見此榜于逢原之室讀之凛然如見其道骨

山谷爲擘窠大書其有激云嗚呼使天下爲灋施者皆遵靈源之語以住持則尚何憂乎祖道不振也哉傳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靈源以之（石門集）

歸雲本和尚辯佞篇曰本朝富鄭公（弼）問道於投子顒禪師書尺偈頌凡一十四紙碑於台之鴻福兩廊壁間灼見前輩主灋之嚴王公貴人信道之篤也鄭國公社稷重臣晚年知向之如此而顒必有大過人者自謂於顒有所警發士夫中諦信此道能忘齒屈勢奮發猛利期於徹證而後巳如楊大年侍郎李和文都尉見廣慧璉石門聰并慈明諸大老激揚酬唱

班班見諸禪書楊無爲之於白雲端張無盡之於兜率悅皆扣關擊節徹證源底非苟然者也近世張無垢侍郎李漢老叅政呂居仁學士皆見妙喜老人登堂入室謂之方外道友愛憎逆順雷揮電掃脫略世俗拘忌觀者斂袵辟易罔窺涯涘然士君子相求於空閑寂寞之濱擬棲心禪寂發揮本有而已後世不見先德楷模專事諛媚曲求進顯凡以住持薦名爲長老者往往書刺以稱門僧奉前人爲恩府取招提之物苞苴獻佞識者倜笑而恬不知恥嗚呼吾沙門釋子一瓶一鉢雲行鳥飛非有凍餒之迫子女玉帛

之戀而欲折腰擁篲酸寒跼蹐自取辱賤之如此邪稱恩府者出一己之私無所依據一妄庸唱之於其前百妄庸和之於其後擬爭奉之眞卑小之耳削弱風教莫甚於佞人實姦邪欺僞之漸雖端人正士巧爲其所入則陷身於不義失德於無救可不哀歟破滅比丘魔氣所鍾誑誕自若詐現知識身袒指禪林大老爲之師承媚當路貴人爲之宗屬申不請之敬啓壞滅之端白衣登牀膜拜其下曲違聖制大辱宗風吾道之衰極至於此嗚呼天誅鬼錄萬死奚贖非佞者歟嵩禪師原教有云古之高僧者見天子不臣

預制書則曰公曰師鍾山僧遠鑾輿及門而牀坐不迎虎谿慧遠天子臨潯陽而詔不出山當世待其人尊其德是故聖人之道振後世之慕其高僧者交卿大夫尚不得預下士之禮其出其處不若庸人之自得也況如僧遠之見天子乎況如慧遠之自若乎望吾道與吾人之修其可得乎存其教而不須其人存諸何以益乎惟此未嘗不涕下淳熙丁酉余謝事顯恩寓居平田西山小塢以日近見聞事多矯僞古風凋落吾言不足爲之重輕聊書以自警云（叢林盛事）

圓極岑和尚跋云佛世之遠正宗淡薄澆漓風行無所不至前輩凋謝後生無聞叢林典刑幾至掃地縱有扶救之者返以爲王蠻子也今觀踈山本禪師辯佞詞遼而意廣深切著明極能箴其病第妄庸輩智識暗短醉心於邪佞之域必以醍醐爲毒藥也（叢林盛事）

東山空和尚答余才茂借腳夫書云向辱枉顧荷愛之厚別後又承惠書益自感愧某本巖穴間人與世漠然才茂似知之今雖作長老居方丈只是前日空上座常住有無一付主事出入支籍並不經眼不畜衣鉢不用常住不赴外請不求外援任緣而住初不作明日計才茂既以道舊見稱故當相忘於道今書

中就覓數腳夫不知此腳出於常住耶空上座耶若出於空空亦何有若出常住是私用常住一涉私則爲盜豈有善知識而盜用常住乎公既入帝鄉求好事不宜於寺院營此等事公閩人所見所知皆閩之長老一住著院則常住盡盜爲己有或用結好貴人或用資給俗家或用接陪己知殊不念其爲十方常住招提僧物也今之戴角披毛償所負者多此等人先佛明言可不懼哉比年以來寺舍殘廢僧徒寥落皆此等咎願公勿置我於此等輩中公果見信則他寺所許者皆謝而莫取則公之前程未可量也逆耳

之言不知以謂如何時寒途中保愛（語錄）

浙翁琰和尚云此書眞閣老子殿前一本赦書也今之諸方道眼不知若何果能受持此書則他日大有得力處浙翁每以此舉似於人璨隱山亦云常住金穀除供衆之外幾如鴆毒住持人與司其出入者纔霑著則通身潰爛律部載之詳矣古人將錢就庫下回生薑煎藥蓋可見今之踞方丈者非特刮衆人鉢盂中物以恣口腹且將以追陪自己非泛人情又其甚則剜去搜買珍奇廣作人情冀遷大刹只恐他日鐵面閻老子與計筭哉（枯崖漫錄）

禪林寶訓卷第二

音切

殢（大計切） 簴（其舉切） 詰（溪吉切） 蝱（陌庚切） 扼（於革切） 腕（烏段切） 礲（力公切） 砥（音底） 覬（羈致切） 覦（庾俱切） 鴑（乃呼切） 紿（徒愷切） 咼（[illegible]切） 媟（思列切） 昵（女栗切） 隄（下兮切） 防（扶方切） 隳（許規切） 饕（他刀切） 鬪（烏劃切） 跬（羌規切） 鑴（詳惠切） 澆（公堯切） 漓（呂支切） 閩（音貧） 琰（弋冉切） 刮（古猾切） 剜（於丸切）

丹陽賀學易施貲刻此

禪林寶訓第二卷 益州沙彌性淨對

羅木玄書 江寧羅思貴刻

萬曆庚寅秋五臺山妙德菴識

禪林寶訓卷第三

東吳沙門淨善重集

雪堂行和尚住薦福一日問暫到僧甚處來僧云福州來雪堂云沿路見好長老麼僧云近過信州博山住持本和尚雖不曾拜識好長老也雪堂曰安得知其爲好僧云入寺路徑開闢廊廡修整殿堂香燈不絕晨昏鐘鼓分明二時粥飯精潔僧行見人有禮以此知其爲好長老雪堂笑曰本固賢矣然爾亦具眼也直以斯言達于郡守吳公傅朋曰遴僧持論頗類范延齡薦張希顏事而閣下之賢不減張忠定公老

僧年邁乞請本住持庶幾爲林下盛事吳公大喜本即日遷薦福（東湖集 范延齡事出皇朝類苑）

雪堂曰金隄千里潰於蟻壤白璧之美離於瑕玷況無上妙道非特金隄白璧也而貪慾瞋恚非特蟻壤瑕玷也要在志之端謹行之精進守之堅確修之完美然後可以自利而利他也（與王十朋書）

雪堂曰予在龍門時昺鐵面住太平有言昺行脚離鄉未久聞受業一夕遺火悉爲煨燼昺得書擲之於地乃曰徒亂人意耳（東湖集）

雪堂謂晦菴光和尚曰予弱冠之年見獨居士言中

無主不立外不正不行此語宜終身踐之聖賢事業備矣子佩其語在家修身出家學道以至率身臨衆如衡石之定重輕規矩之成方圓捨此則事事失準矣廣錄見獨居士者即雪堂父也

雪堂曰高菴臨衆必曰衆中須知有識者子因問其故高菴曰不見潙山道舉措看他上流莫謾隨於庸鄙平生在衆不沈於下愚者皆出此語稠人廣衆中鄙者多識者少鄙者易習識者難親果能自奮志於其間如一人與萬人敵庸鄙之習力盡真挺特沒量漢也子終身踐其言始得不負出家之志廣錄

雪堂謂且菴曰執事須權重輕發言要先思慮務合中道勿使偏頗若倉卒暴用鮮克有濟就使得成而終不能萬全子在衆中備見利病惟有德者以寬服人常顧後來有志力者審而行之方爲美利靈源嘗曰凡人平居內照多能曉了及涉事外馳便乖混融喪其渾體必欲思紹佛祖之任啓迪後昆不可不常自檢責也廣錄

應菴華和尚住明果雪堂未嘗一日不過從間有竊議者雪堂曰華姪爲人不悅利近名不先譽後毀不阿容苟合不佞色巧言加以見道明白去住翛然衲子中難得子固重之且菴逸事

雪堂曰學者氣勝志則爲小人志勝氣則爲端人正士氣與志齊爲得道賢聖有人剛狠不受規諫氣使然也端正之士雖強使爲不善寧死不二志使然也廣錄

雪堂曰高菴住雲居普雲圓爲首座一村僧爲書記白楊順爲藏主通烏頭爲知客賢真牧爲維那華姪爲副寺用姪爲監寺皆是有德業者用姪尋常廉約不點常住油華姪因戲之曰異時做長老須是鼻孔端正始得豈可以此爲得耶用姪不對用姪處已雖儉與人甚豐接納四來略無倦色高菴一日見之曰監寺用心固難得更須照管常住勿令踈失用姪曰在某失爲小過在和尚尊賢待士海納山容不問細微誠爲大德高菴笑而已故叢林有用大碗之稱逸事

雪堂曰學者不知道之所向則尋師友以叅扣之善知識不可以道之獨化故假學者贊祐之是以主招提有道德之師而成叢社必有賢智之衲子是爲虎嘯風冽龍驤雲起昔江西馬祖因百丈南泉而顯其大機大用南岳石頭得藥山天皇而著其大智大能所以千載一合論說無疑異然若鴻毛之遇風沛乎

似巨魚之縱壑皆自然之勢也遂致建叢林功勳增佛祖光耀先師住龍門一夕謂予曰我無德業不能浩歸湖海衲子終愧老東山也言畢潸然予嘗思之今為人師濵者與古人相去倍萬矣與竹菴書

雪堂曰予在龍門時靈源住太平有司以非意擾之靈源與先師書曰直可以行道殆不可為枉可以任持誠非我志不如放意於千巖萬壑之間日飽蒭粟以遂餘生復何惓惓乎不旬浹間有黃龍之命乃乘興歸江西聽首座記聞

雪堂曰靈源好比類衲子曰古人有言譬為土木偶人相似為木偶人耳鼻先欲大口目先欲小人或非之耳鼻大可以小口目小可以大為土偶人耳鼻先欲小口目先欲大人或非之耳鼻小可以大口目大可以小夫此言雖小可以喻大矣學者臨事取捨不厭三思可以為忠厚之人也記聞

雪堂曰萬菴送高菴過天台回謂予言有德貫首座隱景星巖三十載影不出山龍學耿公為郡特以瑞巖迎之貫辭以偈曰三十年來獨掩關使符那得到青山休將瑣末人間事換我一生林下閑使命再至終不就耿公嘆曰今日隱山之流也萬菴曰彼有老

宿能記其語者乃曰不體道本沒溺於生死境生心隨情動念狼心狐意謟行誑人附勢阿容徇名苟利乖真逐妄背覺合塵林下道人終不為也予曰貫亦僧中間氣也逸事

雪堂生富貴之室無驕倨之態處躬節儉雖不事物住烏巨山衲子有獻鐵鏡者雪堂曰溪流清泚毛髮可鑑蓄此何為終却之實行

雪堂仁慈忠恕尊賢敬能戲笑俚言罕出于口無峻阻不纂怒至於去就之際極為介潔嘗曰古人學道於外物淡然無所嗜好以至忘勢位去聲色似不勉而能今之學者做盡伎倆終不奈何其故何哉志不堅事不一把作匹似閒耳實行

雪堂曰死心住雲巖室中好怒罵衲子皆望崖而退方侍者曰夫為善知識行佛祖之道號令人天當視學者如赤子今不能施惻怛之憂垂撫循之恩用中和之教奈何如仇讎見則訴罵豈善知識用心乎死心拽拄杖逐之曰爾見解如此他日諂奉勢位苟媚權豪賊賣佛法欺罔聾俗定矣予不忍故以重言激之安有他哉欲其知恥改過懷慕不忘異日做好人耳聽首座記聞

死心新和尚曰秀圓通嘗言自不能正而欲正他人者謂之失德自不能恭而欲恭他人者謂之悖禮夫為善知識失德悖禮將何以垂範後乎與靈源書

死心謂陳瑩中曰欲求大道先正其心少有忿懥則不得其正少有嗜慾亦不得其正然自非聖賢應世安得無愛惡喜怒直須不置之於前以害其正是為得矣廣錄

死心曰節儉放下最為入道捷徑多見學者心憤憤口悱悱詎不欲繼踵古人及觀其放下節儉萬中無一恰似庾俗之家子弟不肯讀書要做官人雖三尺孺子知其必不能為也廣錄

死心謂湛堂曰學者有才識忠信節義者上也其才雖不高謹而有量者次也其或懷邪觀望隨勢改易此真小人也若置之於人前必壞叢林而汚瀆門也實錄

死心謂草堂曰凡住持之職發言行事要在誠信言誠而信所感必深言不誠信所感必淺不誠之言不信之事雖平居庾俗猶不忍行恐見欺于鄉黨況為叢林主代佛祖宣化發言行事苟無誠信則湖海衲子詎相從焉黃龍實錄

死心曰求利者不可與語求道者不可與利古人非不能兼之蓋其勢不可也使利與道兼行則商賈屠沽閭閻負販之徒皆能求之矣何必古人弃富貴忘功名灰心泯智於空山大澤之中澗飲木食而終其身哉必謂利與道行之不相違礙譬如捧漏巵而灌燋釜則終莫能濟矣因與韓子蒼書

死心曰晦堂先師昝遊東吳見圓照赴淨慈請蘇杭道俗爭之不已一曰此我師也汝何奪之一曰今我師也汝何有焉一本見林間錄

死心住翠巖聞覺範竄逐海外道過南昌邀歸山中迎待連日厚禮津送或謂死心喜怒不常死心曰覺範有德衲子鄉者極言去其圭角今罹橫逆是其素分乎以平日叢林道義處之識者謂死心無私於人故如此西山記聞

死心謂草堂曰晦堂先師言人之寬厚得於天性若強之以猛必不悠久猛而不久則返為小人侮慢然邪正善惡亦得於天性皆不可移惟中人之性易上易下可從而化之實錄

草堂清和尚曰燎原之火生於熒熒壞山之水漏於涓涓夭水之微也捧土可塞及其盛也漂木石沒丘

陵火之微也勺水可滅及其盛也焦都邑燔山林與夫愛溺之水瞋恚之火曷常異乎古之人治其心也防其念之未生情之未起所以用力甚微收功甚大及其情性相亂愛惡交攻自則傷其生他則傷其人殆乎危矣不可拯也（與韓子蒼書）

草堂曰住持無他要在審察人情周知上下夫人情審則中外和上下通則百事理此住持所以安也人情不能審察下情不能上通上下乖戾百事矛盾此住持所以廢也其或主者自恃聰明之資好執偏見不通物情捨僉議而重己權廢公論而行私惠致使進善之途漸隘任衆之道益微毀其未見未聞安其所習所蔽欲其住持經大傳遠是猶卻行而求前終不可及（與山堂書）

草堂曰學者立身須要正當勿使人竊議一涉異論則終身不可立矣昔大陽平侍者道學為叢林推重以處心不正識者非之遂致終身坎坷逮死無歸然豈獨學者而已為一方主人尤宜祇畏（與一書記書）

草堂謂如和尚曰先師晦堂言稠人廣衆中賢不肖接踵以化門廣大不容親疎於其間也惟在少加精選苟才德合人望者不可以己之所怒而踈之苟見

識庸常衆人所惡者亦不可以己之所愛而親之如此則賢者自進不肖者自退叢林安矣若夫主者好逞私心專己喜怒而進退於人則賢者緘默不肖者競進紀綱紊亂叢林廢矣此二者實住持之大體誠能審而踐之則近者悅而遠者傳則何慮道之不行衲子不來慕乎（與踈山石刻）

草堂謂空首座曰自有叢林已來得人之盛無如石頭馬祖雪峯雲門近代唯黃龍五祖二老誠能收拾四方英俊衲子隨其器度淺深才性能否發而用之譬如乘輕車駕駿駟總其六轡奮其鞭策抑縱在其顧盼之間則何往而不達哉（廣錄）

草堂曰住持無他要在戒謹其偏聽自專之弊不主乎先入之言則小人諂佞迎合之讒不可得而惑矣蓋衆人之情不一至公之論難見須是察其利病審其可否然後行之可也（踈山實錄）

草堂謂山堂曰天下之事是非未明不得不慎是非既明以理決之惟道所在斷之勿疑如此則姦佞不能惑強辯不能移矣（清泉記聞）

山堂震和尚初卻曹山之命郡守移文勉之山堂辭之曰若使飯粱齧肥作貪名之衲子不若草衣木食

爲隱山之野人清泉才菴主記聞

山堂曰虵虎非鴟鳶之讎鴟鳶從而號之何也以其有異心故牛豕非鸜鵒之馭鸜鵒集而乘之何也以其無異心故昔趙州訪一菴主值出生飯州云鴉子見人爲甚飛去主罔然遂躡前語問州州對曰爲我有殺心在是故疑於人者人亦疑之忌於物者物亦忌之古人與虵虎爲伍者善達此理也老龐曰鐵牛不怕獅子吼恰似木人見花鳥斯言盡之矣與周居士書

山堂曰御下之灋恩不可過過則驕矣威不可嚴嚴則怨矣欲恩而不驕威而不怨恩必施於有功不可

妄加於人威必加於有罪不可濫及無辜故恩雖厚而人無所驕威雖嚴而人無所怨功或不足稱而賞之已厚罪或不足責而罰之至重遂使小人故生驕怨矣與張尚書書

山堂曰佛祖之道不過得中過中則偏邪天下之事不可極意極意則禍亂古今之人不節不謹殆至危亾者多矣然則說無過歟惟賢達之士攺之勿吝是稱爲美也與趙超然書

山堂同韓尚書子蒼萬菴顏首座賢眞牧避難于雲門菴韓公因問萬菴近聞被李成兵吏所執何計得

脫萬菴曰昨被執縛饑凍連日自度必死矣偶大雪埋屋其所繫屋壁無故崩倒是夜幸脫者百餘人公曰正被所執時如何排遣萬菴不對公再詰之萬菴曰此何足道吾輩學道以義爲質有死而已何所懼乎公頷之因知前輩涉世禍害死生皆有處斷矣眞牧集

山堂退百丈謂韓子蒼曰古之進者有德有命故三請而行一辭而退今之進者惟勢與力知進退而不失其正者可謂賢達矣記聞

山堂謂野菴曰住持存心要公行事不必出於己爲

是以他爲非則愛惡異同不生於心暴慢邪僻之氣無自而入矣幻菴集

山堂曰李商老言妙喜器度凝遠節義過人好學不倦與老夫相從寶峯僅四五載十日不見必遣人致問老夫舉家病腫妙喜過舍躬自煎煑如子弟事父兄禮既歸元首座責之妙喜唯唯受教識者知其大器湛堂嘗曰杲侍者再來人也山僧惜不及見湛堂遷化妙喜蠒足千里訪無盡居士於渚宮求塔銘湛堂末後一段光明妙喜之力也日涉記

妙喜杲和尚曰湛堂每獲前賢書帖必焚香開讀或

刋之石曰先聖盛德佳名詎忍弃置其雅尚如此故其亾也無十金之聚唯唐宋諸賢墨蹟僅兩竹籠衲子競相訕唱得錢八十餘千助茶毗禮（可菴集）

妙喜曰佛性住大溈行者與地客相毆（於口切擊也）佛性欲治行者祖超然因言若縱地客摧辱行者非惟有失上下名分切恐小人乘時侮慢事不行矣佛性不聽未幾果有莊客弒知事者（可菴集）

妙喜曰祖超然住仰山地客盜常住穀超然素嫌地客意欲遣之令庫子行者爲彼供狀行者欲保全地客察超然意抑令供起離狀仍返使叫喚不肯供責

超然怒行者擅權二人皆決竹篦而巳蓋超然不知陰爲行者所謀烏乎小人狡猾如此（可菴集）

妙喜曰愛惡異同人之常情惟賢達高明不被其所轉谷圓悟住雲居高菴退東堂愛圓悟者惡高菴同高菴者異圓悟由是叢林紛紛然有圓悟高菴之黨竊觀二大士播大名于海上非常流可擬惜乎昧於輕信小人諂言惑亂聰明遂爲識者笑是故宜其亮座主隱山之流爲高上之士也（智林集）

妙喜曰古人見善則遷有過則改率德循行思免無咎所患莫甚於不知其惡所美莫善於好聞其過然豈古人之才智不足識見不明而若是耶誠欲使後世自廣而狹於人者爲戒也夫叢林之廣四海之衆非一人所能獨知必資左右耳目思慮乃能盡其義理善其人情苟或尊居自重謹細務忽大體賢者不知不肖者不察事之非不改事或是不從率意狂爲無所忌憚此誠禍害之基安得不懼或左右果無可諮詢者猶宜取濾於先聖豈可如嚴城堅兵無自而入耶此殆非所謂納百川而成大海也（與寶和尚書）

妙喜曰諸方舉長老須舉守道而恬退者舉之則志節愈堅所至不破壞常住成就叢林亦主濾者救今

日之弊也且詐佞狡猾之徒不知羞恥自能諂奉勢位結托于權貴之門又何須舉（與竹菴書）

妙喜謂超然居士曰天下爲公論不可廢縱抑之不行其如公論何所以叢林舉一有道之士聞見必欣然稱賀或舉一不諦當者衆人必慽然嗟嘆其實無他以公論行與不行也烏乎用此可以卜叢林之盛衰矣（可菴集）

妙喜曰節儉放下乃修身之基入道之要歷觀古人鮮有不節儉放下者年來衲子遊荊楚買毛褥過浙右求紡絲得不愧古人乎

妙喜曰古德住持不親常住一切悉付知事掌管近代主者自恃才力有餘事無大小皆歸方丈而知事徒有其虛名耳嗟乎苟以一身之資固欲把攬一院之事使小人不蒙蔽紀綱不紊亂而合至公之論不亦難乎(與山堂書)

妙喜曰陽極則陰生陰極則陽生盛衰相乘乃天地自然之數惟豐亨宜乎日中故曰日中則昃月滿則虧天地盈虧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所以古之人當其血氣壯盛之時慮亢陰之易往則朝念夕思戒謹彌懼不恣情不逸欲惟道是求遂能全其令聞若夫隳之以逸慾敗之以恣情殆於不可救方頓足扼腕而追之晚矣時乎難得而易失也(翁林書)

妙喜曰古人先擇道德次推才學而進當時苟非良器置身于人前者見聞多薄之由是衲子自思砥礪名節而立比見叢林凋喪學者不顧道德少節義無廉恥識淳素為鄙朴獎囂浮為俊敏是故晚輩識見不明涉獵抄寫用資口舌之辯日滋月浸遂成澆漓之風遠語于聖人之道曹若面牆此殆不可救也(與韓子蒼書)

妙喜曰昔晦堂作黃龍題名記曰古之學者居則巖穴食則土木衣則皮草不係心於聲利不籍名於官府自魏晉齊梁隋唐以來始刱招提聚四方學徒擇賢者規不肖俾智者導愚迷由是賓主立上下分矣夫四海之衆聚于一寺當其任者誠亦難能要在終其大捨其小先其急後其緩不為私計專利於人比汲汲為一身之謀者實霄壤矣今黃龍以歷代住持題其名于石使後之來者見而目之曰訄道德訄仁義訄公於衆訄利於身嗚呼可不懼乎(石刻)

張侍郎子韶謂妙喜曰夫禪林首座之職乃選賢之位今諸方不問賢不肖例以此為僥倖之津途亦主灋者失也然則像季固難得其人若擇其履行稍優才德稍備識廉恥節義者居之與夫險進之徒亦差勝矣(可菴集)

妙喜謂子韶曰近代主灋者無如真如喆善輔弼叢林莫若楊岐議者謂慈明真率作事忽略殊無避忌楊岐忘身事之惟恐不周惟慮不辦雖衝寒冒暑未嘗急已惰容始自南源終于興化僅三十載總柄綱律盡慈明之世而後已如真如者初自束包行脚遠遊色無疾言夏不排窗冬不附火一室翛然凝塵滿

案嘗曰衲子內無高明遠見外乏嚴師良友鮮克有成器者故當時執拗如孚鐵脚偃強如秀圓通諸公皆望風而偃嗟乎二老實千載衲子之龜鑑也（可菴記聞）

子韶同妙喜萬菴三人詣前堂本首座寮問疾妙喜曰林下人身安然後可以學道萬菴直謂不然必欲學道不當更顧其身妙喜曰爾遮漢又顛邪子韶雖重妙喜之言而終愛萬菴之語爲當（記聞）

子韶問妙喜方今住持何先妙喜曰安著禪和子不過錢穀而已時萬菴在座以謂不然計常住所得善能撙節浮費用之有道錢穀不勝數矣何足爲慮然

當今住持惟得抱道衲子爲先假使住持有智謀能儲十年之糧座下無抱道衲子先聖所謂坐消信施仰愧龍天何補住持子韶曰首座所言極當妙喜回顧萬菴曰一箇箇都似你萬菴休去（已上並見可菴集）

萬菴顏和尚曰妙喜先師初住徑山因夜叅持論諸方及曹洞宗旨不已次日音首座謂先師曰夫出世利生素非細事必欲扶振宗教當隨時以捄弊不必取目前之快和尚前日作禪和子持論諸方猶不可妄況今登寶華王座稱善知識耶先師曰夜來一時之說焉首座曰聖賢之學本於天性豈可率然先師稽首謝之首座猶說之不已萬菴曰先師竄衡陽賢侍者錄貶詞揭示僧堂前衲子如失父母涕泗愁歎居不遑處音首座詣衆寮白之曰人生禍患不可苟免使妙喜平生如婦人女子陸沈下板緘默不言故無今日之事況先聖所應爲者不止於是爾等何苦自傷昔慈明瑯瑘谷泉大愚結伴叅汾陽適當西北用兵遂易衣混火隊中往今徑山衡陽相去不遠道路絕關山川無險阻要見妙喜復何難乎由是一衆寂然翌日相繼而去（廬山智林集）

萬菴曰先師移梅陽衲子間有竊議者音首座曰大

凡許論於人當於有過中求無過詎可於無過中求有過夫不察其心而疑其跡誠何以慰叢林公論且妙喜道德才器出於天性立身行事惟義是從其量度固過於人今造物抑之必有道矣安得不知其爲灋門異時之福耶聞者自此不復議論矣（智林集）

音首座謂萬菴曰夫稱善知識當洗濯其心以至公至正接納四來其間有抱道德仁義者雖有讎隙必須進之其或姦邪險薄者雖有私恩必須遠之使衆者各知所守一心同德而叢林安矣（與妙喜書）

又曰凡住持者孰不欲建立叢林而鮮能克振者以

其忘道德廢仁義捨灋度任私情而致然也誠念法門凋喪當正己以下人選賢以佐佑推獎宿德疎遠小人節儉修於身德惠及於人然後所用執侍之人稍近老成者存之便佞者疎之貴無醜惡之謗偏黨之亂也如此則馬祖百丈可侔臨濟德山可逮（智林集）

音首座曰古之聖人以無灾爲懼乃曰天豈弃不穀乎范文子曰惟聖人能内外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内憂古今賢達知其不能免嘗謹其始爲之自防是故人生稍有憂勞未必不爲終身之福蓋禍患謗辱雖堯舜不可逃況其他乎（與妙喜書）

萬菴顏和尚曰比見叢林絕無老成之士所至三百五百一人爲主多人爲伴據灋王位拈槌竪拂互相欺誑縱有談說不涉典章宜其無老成人也夫出世利生代佛揚化非明心達本行解相應詎敢爲之譬如有人妄號帝王自取誅滅況復灋王如何妄竊烏乎去聖逾遠水潦鶴之屬又復縱橫使先聖化門日就淪溺吾欲無言可乎屬菴居無事條陳傷風敗教爲害甚者一二流布叢林俾後生晩進知前輩兢兢業業以荷負大灋爲心如氷凌上行劍刃上走非苟名利也知我罪我吾無辭焉（智林集）

萬菴曰古人上堂先提大灋綱要審問大衆學者出來請益遂形問答今人杜撰四句落韻詩喚作釣話一人突出衆前高吟古詩一聯喚作罵陣俗惡俗惡可悲可痛前輩念生死事大對衆決疑既以發明未起生滅心也

萬菴曰夫名行尊宿至院主人陞座當謙恭敘謝屈尊就卑增重之語下座同首座大衆請陞于座庶聞灋要多見近時相尚舉古人公案令對衆批判喚作驗他切莫萌此心先聖爲灋忘情同建灋化互相謳唱令灋久住肯容心生滅與此惡念耶禮以謙爲主宜深思之

萬菴曰比見士大夫監司郡守入山有處次日令侍者取覆長老今日特爲某官陞座此一節猶宜三思然古來方冊中雖載皆是士大夫訪尋知識而來住持人因叅次略提外護教門光輝泉石之意既是家裏人說家裏兩三句淡話令彼生敬如郭公輔楊次公訪白雲蘇東坡黃太史見佛印便是樣子也豈是特地妄爲取笑識者

萬菴曰古人入室先令掛牌各人爲生死事大踊躍來求決擇多見近時無問老病盡令來納降款有辭

自然香安用公界驅之因此妄生節目賓主不安主灋者當思之

萬菴曰少林初祖衣灋雙傳六世衣止不傳取行解相應世其家業祖道愈光子孫益繁大鑑之後石頭馬祖皆嫡孫應般若多羅懸讖要假兒孫脚下行是也二大士玄言妙語流布寰區潛符密證者比比有之師灋既衆學無專門曹溪源流泒别爲五方圓任器水體是同各擅佳聲力行已任等閑垂一言出一令綱羅學者叢林鼎沸非苟然也由是互相詶唱顯微闡幽或抑或揚佐佑灋化語言無味如煮木札羹

炊鐵釘飯與後輩咬嚼目爲拈古其頌始自汾陽暨雪竇宏其音顯其旨汪洋乎不可涯後之作者馳騁雪竇而爲之不顧道德之奚若務以文彩煥爛相鮮爲美使後生晚進不克見古人渾淳大全之旨烏乎予遊叢林及見前輩非古人語錄不看非百丈號令不行豈特好古蓋今之人不足灋也望通人達士知我於言外可矣

萬菴曰比見衲子好執偏見不通物情輕信難迴愛人佞已順之則美逆之則疎縱有一知半解返被此等惡習所蔽至白首而無成者多矣（已上並見智林集）

萬菴曰叢林所至邪說熾然乃云戒律不必持定慧不必習道德不必修嗜慾不必去又引維摩圓覺爲證贊貪瞋癡殺盜婬爲梵行烏乎斯言豈特起叢林今日之害眞灋門萬世之害也且博地凡夫貪瞋愛慾人我無明念念攀緣如一鼎之沸何由清冷先聖必思大有於此者遂設戒定慧三學以制之庶可迴也今後生晚進戒律不持定慧不習道德不修專以博學强辯搖動流俗牽之莫返予固所謂斯言乃萬世之害也惟正因行脚高士當以生死一著辨明持誠存信不爲此輩牽引乃曰此言不可信猶鴆毒之

羹虵飮之水聞見猶不可況食之乎其殺人無疑矣識者自然遠之矣（與草堂書）

萬菴曰草堂弟子惟山堂有古人之風住黃龍曰知事公幹必具威儀詣方丈受曲折然後備茶湯禮始終不易有智恩上座爲母修冥福透下金二錢兩日不尋聖僧侍者因掃地而得之掛拾遺牌一衆方知蓋主灋者清淨所以上行下效也（見月窟集）

萬菴節儉以小參普說當供衲子間有竊議者萬菴聞之曰朝饗膏粱暮厭麤糲人之常情汝等既念生死事大而相求於寂寞之濱當思道業未辦去聖時

蓬詎可朝夕事貪饕耶眞牧集

萬菴天性仁厚處躬廉約尋常出示語句辭簡而義精博學强記窮詰道理不爲苟止而妄隨與人評論古今若身履其間聽者曉然如目覩衲子嘗曰終歲衆學不若一日聽師談論爲得也記聞

萬菴謂辯首座曰圓悟師翁有言今時禪和子少節義勿廉恥士大夫多薄之爾異時儻不免做遮般蟲豸常常在繩墨上行勿趨勢利佞人顏色生死禍患一切任之郎是不出魔界而入佛界也法語

辯首座出世住廬山棲賢常携一笻穿雙屨過九江東林混融老見之呵曰師者人之模範也舉止如此得不自輕主禮甚滅裂辯笑曰人生以適意爲樂吾何咎焉援毫書偈而去偈曰勿謂棲賢窮身窮道不窮草鞋狰似虎拄杖活如龍渴飲曹溪水饑吞栗棘蓬銅頭鐵額漢盡在我山中混融覽之有愧月窟集

辯公謂混融曰像龍不足致雨畫餅安可充饑衲子内無實德外恃華巧猶如敗漏之船盛塗丹雘使偶人駕之安於陸地則信然可觀矣一旦涉江湖犯風濤得不危乎月窟集

辯公曰所謂長老者代佛揚化要在潔己臨衆行事當盡其誠豈可擇利害自分其心在我爲之固當如是若其成與不成雖先聖不能必吾何苟乎月窟集

辯公曰佛智住西禪衲子務要整齊惟水菴賦性冲澹奉身至薄昻昻然在稠人中曾不屑慮佛智因見之呵曰奈何藞苴如此水菴對曰其非不好受用直以貧無可爲之具若使有錢亦欲做一兩件皮毛同入社火既貧固無如之何佛智笑之意其不可强遂休去月窟集

禪林寶訓卷第三

音切

沿余穿切 廡無禹切 煨烏回切 燼詳進切 潸所班切 惓巨卷切 泱于陽切 倨九魚切 慘倉感切 怛丁割切 詬胡遘切 懥陟利切 憤扶粉切 悱孚匪切 鸜其愚切 頷戶感切 蠒古典切 慽且的切 尠息淺切 拗烏狡切 倔巨勿切 撙祖本切 汾扶云切 鴆除禁切 糲力曷切 藞苦磊 藥音 苴七閭切

禪林寶訓卷第四

東吳沙門淨善重集

佛智裕和尚曰駿馬之奔逸而不敢肆足者銜轡之御也小人之強橫不敢縱情者刑法之制也意識之流浪不敢攀緣者覺照之力也烏乎學者無覺照猶駿馬無銜轡小人無刑法將何以絕貪慾治妄想乎與鄭居士法語

佛智謂水菴曰住持之體有四焉一道德二言行三仁義四禮法道德言行乃教之本也仁義禮法乃教之末也無本不能立無末不能成先聖見學者不能自治故建叢林以安之立住持以統之然則叢林之尊非爲住持四事豐美非爲學者皆以佛祖之道故是以善爲住持者必先尊道德守言行能爲學者必先存仁義遵禮法故住持非學者不立學者非住持不成住持與學者猶身之與臂頭之與足大小適稱而不悖乃相須而行也故曰學者保於叢林叢林保於道德住持人無道德則叢林將見其廢矣實錄

水菴一和尚曰易言君子思患而預防之是故古之人思生死大患防之以道遂能經大傳遠今之人謂求道迂闊不若求利之切當由是競習浮華計較毫末希目前之事懷苟且之計所至莫肯爲周歲之規者況生死之慮乎所以學者日鄙叢林日廢綱紀日隳以至陵夷顛沛殆不可救嗟乎可不鑑哉雙林實錄

水菴曰昔遊雲居見高菴夜衆謂至道逕挺不近人情要須誠心正意勿事矯飾偏邪矯飾則近詐佞偏邪則不中正與至道皆不合矣竊思其言近理乃刻意踐之逮見佛智先師始浩然大徹方得不負平生行脚之志與月堂書

水菴曰月堂住持所至以行道爲己任不發化主不事登謁每歲食指隨常住所得用之衲子有志充化導者多却之或曰佛戒比丘持鉢以資身命師何拒之弗容月堂曰我佛在日則可恐今日爲之必有好利者而至於自鬻矣因思月堂防微杜漸深切著明稱實之言今猶在耳以今日觀之又豈止自鬻而已矣法語

水菴謂侍郎尤延之曰昔大愚慈明谷泉瑯琊結伴參汾陽河東苦寒衆人憚之惟慈明志在於道曉夕不怠夜坐欲睡引錐自刺嘆曰古人爲生死事大不食不寢我何人哉而縱荒逸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是自弃也一旦辭歸汾陽嘆曰楚圓今去吾道東

矣(西湖記聞)

水菴曰古德住持率己行道未嘗苟簡自恣昔汾陽每歎像季澆漓學者難化慈明曰甚易所患主法者不能善導耳汾陽曰古人淳誠尚且三二十年方得成辦慈明曰此非聖哲之論善造道者千日之功或謂慈明妄誕不聽而汾地多冷因罷夜參有異比丘謂汾陽曰會中有大士六人奈何不說法不三年果有六人成道者汾陽嘗有頌曰胡僧金錫光請法到汾陽六人成大器勸請為敷揚(西湖記聞及僧傳)

投子清和尚畫水菴像求贊曰嗣清禪人孤硬無敵晨昏一齋脇不至席深入禪定離出入息名達九重談禪選德龍顏大悅賜以金帛力辭者三上乃嘉歎真道人也草木騰煥傳予陋質炷香請贊是所謂青出於藍而青於藍者也(見畫像)

水菴曰佛智先師言東山演祖嘗謂耿龍學曰山僧有圓悟如魚之有水鳥之有翼故丞相紫巖居士贊曰師資相可希遇一時始終之分誰能間之紫巖居士可謂知言矣比見諸方尊宿懷心術以御衲子衲子挾勢利以事尊宿主賓交利上下欺侮安得法門之興叢林之盛乎(與樞山開書)

水菴曰動人以言惟要深切言不深切所感必淺人誰肯懷昔白雲師祖送師翁住四面叮嚀曰祖道凌遲危如累卵毋恣荒逸虛喪光陰復敗至德當寬容量度利物存衆提持此事報佛祖恩當時聞者誰不感慟爾昨來召對宸庭誠為法門之幸切宜下身尊道以利濟為心不可矜己自伐從上先哲謙柔敬長保身全德不以勢位為榮遂能清振一時美流萬世予慮光景不長無復面會故此切囑(見月堂書)

水菴少倜儻有大志尚氣節不事浮靡不循細檢賀次岸谷徇身以義雖禍害交前不見有殞穫之色住持八院經歷四郡所至兢兢業業以行道建立為心淳熙五年退西湖淨慈有偈曰六年灑掃皇都寺瓦礫翻成釋梵宮今日功成歸去也杖頭八面起清風士庶遮留不止小舟至秀之天寧未幾示疾別衆告終(實行)

月堂昌和尚曰昔大智禪師慮末世比丘驕惰特製規矩以防之隨其器能各設攸司主居丈室衆居通堂列十局頭首之嚴肅如官府居上者提其大綱在下者理其衆目使上下相承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率從是以前輩遵承翼戴拳拳奉行者以先聖

之遺風未泯故也比見叢林衰替學者貴通才賤守節尚浮華薄眞素日滋月浸漸入澆漓始則偷安一時及玩習既久謂其理之當然不謂之非義不謂之非理在上者惴惴焉畏其下在下者睽睽焉伺其上平居則甘言屈體以相媚悅得間則狠心詭計以相屠獪成者爲賢敗者爲愚不復問尊卑之序是非之理彼既爲之此則傚之下既言之上則從之前既行之後則襲之烏乎非彥聖之師乘願力積百年之功其弊固則莫能革矣（與舜和尚書）

月堂住淨慈最久或謂和尚行道經年門下未聞有弟子得不辜妙湛乎月堂不對他日再言之月堂曰子不聞昔人種瓜而愛甚者盛夏之日方中而灌之瓜不旋踵而淤敗何也其愛之非不勤然灌之不以時適所以敗之也諸方老宿提挈衲子不觀其道業內充才器宏遠止欲速其爲人逮審其道德則淫汙察其言行則乖戾謂其公正則邪佞得非愛之過其分乎是正猶日中之灌瓜也予深恐識者笑故不爲也（北山記聞）

月堂曰黃龍居積翠因病三月不出眞淨宵夜懇禱以至然頂煉臂仰祈陰相黃龍聞之責曰生死固吾分也爾參禪不達理若是眞淨從容對曰叢林可無克文不可無和尚識者謂眞淨敬師重法其誠至此他日必成大器（北山記聞）

月堂曰黃太史魯直嘗言黃龍南禪師器量深厚不爲事物所遷平生無矯飾門弟子有終身不見其喜怒者雖走使致力之輩一以誠待之故能不動聲氣而起慈明之道非苟然也（一本見黃龍石刻）

月堂曰建炎巳酉上巳日鍾相叛於澧陽文殊導禪師厄於難賊勢既盛其徒逸去師曰禍可避乎卽毅然處于丈室竟爲賊所害無垢居士跋其法語曰夫愛生畏死人之常情惟至人悟其本不生雖生而無所愛達其未嘗滅雖死而無所畏故能臨死生禍患之際而不移其所守師其人乎以師道德節義足以敎化叢林垂範後世師名正導眉州丹稜人佛鑒之嗣也（一本見廬山弁府志太師記聞）

心聞賁和尚曰衲子因禪致病者多有病在耳目者以瞠眉努目側耳點頭爲禪有病在口舌者以顚言倒語胡喝亂喝爲禪有病在手足者以進前退後指東劃西爲禪有病在心腹者以窮玄究妙超情離見爲禪據實而論無非是病惟本色宗師明察幾微目

擊而知其會不會入門而辨其到不到然後用一錐一劄脫其廉纖攻其搭滯驗其眞假定其虛實而不守一方便昧乎變通俾終蹈於安樂無事之境而後已矣（語錄）

心聞曰古云千人之秀曰英萬人之英曰傑衲子有智行聞于叢林者豈非近英傑之士耶但能勤而叅究去虛取實各得其用則院無大小衆無多寡皆從其化矣昝風穴之白丁藥山之牛欄常公之大梅慈明之荊楚當此之時悠悠之徒若以位貌相求必見而詒之一旦據師席登華座萬指圍繞發輝佛祖叔世之光明叢林訖不望風而靡矧前輩皆負瓌偉之材英傑之氣尚能區區於未遇之際含恥忍垢混世同波而若是況降茲者歟烏乎古猶今也此猶彼也若必待藥山風穴而師之千載一遇也若必待大梅慈明而友之百世一出也蓋事有從微而至著功有積小而成大未見不學而有成不修而先達者若悟此理師可求友可擇道可學德可修則天下之事何施而不可古云知人誠難聖人所病況其他乎（與竹庵書）

心聞曰敎外別傳之道至簡至要初無他說前輩行之不疑守之不易天禧間雪竇以辯博之才美意變弄求新琢巧繼汾陽爲頌古籠絡當世學者宗風由此一變矣逮宣政間圓悟又出己意離之爲碧巖集彼時邁古淳全之士如寧道者死心靈源佛鑑諸老皆莫能迴其說於是新進後生珍重其語朝誦暮習謂之至學莫有悟其非者痛哉學者之心術壞矣紹興初佛日入閩見學者牽之不返日馳月騖浸漬成弊卽碎其板闢其說以至袪迷援溺剔繁撥劇摧邪顯正特然而振之衲子稍知其非而不復慕然非佛日高明遠見乘悲願力救末法之弊則叢林大有可畏者矣（與張子韶書）

拙菴佛照光和尚初叅雪堂於薦福有相者一見而器之謂雪堂曰衆中光上座頭顱方正廣額豐頤七處平滿他日必爲帝王師孝宗皇帝淳熙初召對稱旨留内觀堂七宿待遇優異度越前來賜佛照之名聞于天下（記聞）

拙菴謂虞尹文丞相曰大道洞然本無愚智譬如伊呂起於耕漁爲帝王師詎可以智愚階級而能擬哉雖然非大丈夫其孰能與焉（語錄）

拙菴曰璇野菴常言黃龍南禪師寛厚忠信恭而慈愛量度凝遠博學治聞常同雲峯悅遊湖湘避雨樹

下悅箕踞相對南獨危坐悅瞋目視之曰佛祖妙道不是三家村古廟裏土地作死模樣南稽首謝之危坐愈甚故黃太史魯直稱之曰南公動靜不忘恭敬眞叢林主也（幻菴集）

拙菴曰率身臨衆要以智遣妄除情須先覺背覺合塵則心蒙蔽矣智愚不分則事紊亂矣（與監寺書）

拙菴曰佛鑑住太平高菴充維那高菴齒少氣豪下視諸方少有可其意者一日齋時鳴楗見行者別器置食于佛鑑前高菴出堂厲聲曰五百僧善知識作這般去就何以範模後學佛鑑如不聞見逮下堂詢

之乃水齏菜蓋佛鑑素有脾疾不食油故高菴有愧詣方丈告退佛鑑曰維那所言甚當緣惠懃病乃爾嘗聞聖人言以理通諸礙所食既不優於衆遂不疑也維那志氣明遠他日當柱石宗門幸勿以此芥蔕逮佛鑑遷智海高菴過龍門後爲佛眼之嗣

拙菴曰大凡與官員論道酬酢須是剗去知解勿令他坐在窠窟裏直要單明向上一著子妙喜先師嘗言士大夫相見有問卽對無問卽不可又須是箇中人始得此語有補於時不傷住持之體切宜思之（與[illegible]書）

拙菴曰地之美者善養物主之仁者善養士今稱住持者多不以衆人爲心急已所欲惡聞善言好蔽過惡恣行邪行從快一時之意返被小人就其好惡取之則住持之道安得不危乎（與[illegible]老書）

拙菴謂野菴曰丞相紫巖居士言妙喜先師平生以道德節義勇敢爲先可親不可疎可近不可迫可殺不可辱居處不淫飮食不溽臨生死禍患視之如無正所謂干將鏌鎁難與爭鋒但虞傷闕耳後如紫巖之言（幻菴記聞）

拙菴曰野菴住持通人情之始終明叢林之大體嘗

謂予言爲一方主者須擇有志行衲子相與毗贊猶鬓之有梳面之有鑑則利病好醜不可得而隱矣如慈明得楊岐馬祖得百丈以水投水莫之逆也（幻菴集）

拙菴曰末學膚受徒貴耳賤目終莫能究其奧妙故曰山不厭高中有重巖積翠海不厭深內有四瀆九淵欲究大道要在窮其高深然後可以燭幽微應變不窮矣（與觀老書）

拙菴謂尤侍郎曰聖賢之意含緩而理明優游而亨顯所用之事不期以速成而許以持久不許以必進而許以庶幾用是推聖賢之意故能亘萬世而持之

無過失者乃爾（幻菴集）

侍郎尤公曰祖師以前無住持事其後應世行道迫不得已然居則蓬蓽取蔽風雨食則麤糲取充饑餒辛苦憔悴有不堪其憂而王公大人至有願見而不可得者故其所建立皆磊磊落落驚天動地後世不然高堂廣厦美衣豐食頤指如意於是波旬之徒始洋洋然動其心趑趄權門搖尾乞憐甚者巧取豪奪如正晝攫金不復知世間有因果事妙喜此書豈特爲博山設其括盡諸方自來習氣不遺毫髮如飲滄公上池之水洞見肝臟若能信受奉行安用別求佛

瀘（見靈隱石刻）

侍郎尤公謂拙菴曰昔妙喜中興臨濟之道於凋零之秋而性尚謙虛未嘗馳騁見理平生不趨權勢不苟利養嘗曰萬事不可佚豫爲不可奢態持盈有利於時而便於物者有其過而無其功者若縱之奢佚則不濟矣不肖佩服斯言遂爲終身之戒老師昨者遭遇主上留宿觀堂實爲佛法之幸切冀不倦悲願使進善之途開明任衆之道益大庶幾後生晚輩不謀近習各懷遠圖豈不爲叢林之利濟（侍者記聞）

密菴傑和尚曰叢林興衰在於禮法學者美惡在乎

俗習使古之人巢居穴處瀰飲木食行之於今時則不可也使今之人豐衣文采飯粱齧肥行之於古時亦不可也安有他哉習不習故夫人朝夕見者爲常必謂天下事正宜如此一旦驅之就彼去此非獨生疑而不信將恐亦不從矣用是觀之人情安於所習駭其未見是其常情又何足怪（與施司諫書）

密菴謂悟首座曰叢林中惟浙人輕儒少立子之才器宏大量度淵容志尚端確加以見地穩密他日未易言但自韜晦無露圭角毀方瓦合持以中道勿爲勢利少枉卽是不出塵勞而作佛事也（與笑菴書）

密菴曰應菴先師嘗言賢不肖相返不得不擇賢者持道德仁義以立身不肖者專勢利詐佞以用事賢者得志必行其所學不肖者處位多擅私心妬賢嫉能嗜慾苟財靡所不至是故得賢則叢林興用不肖則廢有一于斯必不能安靜（見岳和尚書）

密菴曰住持有三莫事繁莫懼無事莫尋是非莫辨住持人達此三事則不被外物所惑矣（慧侍者記聞）

密菴曰衲子履行傾邪素有不善之迹者叢林互知此不足疾惟衆人謂之賢而內實不肖者誠可疾也（與普慈書）

密菴謂水菴曰人有毀辱當順受之詎可輕聽聲言妄陳管見大率便佞有類邪巧多方懷險詖者好還私心起猜忌者偏廢公議蓋此輩趨尚狹促所見暗短固以自異而不羣以沮議爲出衆然既知我所用終是而毀謗固自在彼久而自明不須別白亦不必主我之是而訐觸於人則庶可以爲林下人也（與水菴書）

自得輝和尚曰大凡衲子誠而向正雖愚亦可用佞而懷邪雖智終爲害大率林下人操心不正雖有才能而終不可立矣（見簡堂書）

自得曰大智禪師特剏清規扶救末法比丘不正之弊由是前賢遵承拳拳奉行有教化有條理有始終紹興之末叢林尚有老成者能守典刑不敢斯須而去左右近年以來失其宗緒綱不綱紀不紀雖有綱紀安得而正諸故曰舉一綱則衆目張弛一機則萬事隳殆乎綱紀不振叢林不興惟古人體本以正末但憂法度之不嚴不憂學者之失所其所正在於公今諸方主者以私混公以末正本上者苟利不以道下者賊利不以義上下謬亂賓主混淆安得衲子向正而叢林之興乎（與尤侍郎書）

自得曰良玉未剖瓦石無異名驥未馳駑駘相襍逮其剖而瑩之馳而試之則玉石駑驥分矣夫衲子之賢德而未用也混於稠人中竟何辨別要在高明之士以公論舉之任以職事驗以才能責以成務則與庸流迥然不同矣（與或菴書）

或菴體和尚初叅此菴元布袋於天台護國因上堂舉龐馬選佛頌至此是選佛場之句此菴喝之或菴大悟有投機頌曰商量極處見題目途路窮邊入試場拈起毫端風雨快遮回不作探花郎自此匿跡天台丞相錢公（象先）慕其爲人乃以天封招提勉令應世或菴聞之曰我不解懸羊頭賣狗肉也即宵遁去

乾道初瞎堂住國清因見或菴讚圓通像曰不依本分惱亂衆生瞻之仰之有眼如盲長安風月貫今昔那箇男兒摸壁行瞎堂驚喜曰不謂此菴有此兒即遍索之遂得於江心固於稠人中請充第一座（天台野錄）

或菴乾道初翩然訪瞎堂于虎丘姑蘇道俗聞其高風即詣郡舉請住城中覺報或菴聞之曰此菴先師囑我他日逢老壽止今若合符契矣遂忻然應命益覺報舊名老壽菴也（虎丘記聞）

或菴入院後施主請小叅曰道常然而不渝事有弊而必變昔江西南岳諸祖若稽古爲訓考其當否持

以中道務合人心以悟爲則所以素風凌然逮今未
泯若約衲僧門下言前薦得屈我宗風句下分明沈
埋佛祖雖然如是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由是緇
素喜所未聞歸者如市（語錄見山）

或菴既領住持士庶翕然來歸衲子傳至虎丘瞎堂
曰遮箇山蠻杜拗子放拍盲禪治你那一隊野狐精
或菴聞之以偈答曰山蠻杜拗得能憎領衆匡徒似
不曾越格倒拈苕蔕柄拍盲禪治野狐僧瞎堂笑而
已（記聞）

或菴謂侍郎曾公逮曰學道之要如衡石之定物持

其平而已偏重可乎推前近後其偏一也明此可學
道矣（見曾公書）

或菴曰道德乃叢林之本衲子乃道德之本住持人
弃厭衲子是忘道德也道德既忘將何以修教化整
叢林誘來學古人體本以正末憂道德之不行不憂
叢林之失所故曰叢林保於衲子衲子保於道德住
持無道德則叢林廢矣（見箇堂書）

或菴曰夫爲善知識要在知賢不在自賢故傷賢者
愚蔽賢者暗嫉賢者短得一身之榮不如得一世之
名得一世之名不如得一賢衲子使後學有師叢林

有主也（與圓極書）

或菴遷隻山之三載寔淳熙六年八月四日也先示
微恙留手書并硯一隻別郡守侍郎曾公逮至中夜
化去公以偈悼之曰翩翩隻履逐西風一物渾無布
袋中留下陶泓將底用老夫無筆判虛空（行狀）

瞎堂遠和尚謂或菴曰人之才器自有大小誠不可
教故楮小者不可懷大綆短者不可汲深鵰鶚夜撮
蚤察秋毫晝出瞋目之不見丘山蓋分定也昔靜南
堂傳東山之道頓悟幽奧深切著明逮應世住持所
至不振圓悟先師歸蜀同範和尚訪之大隨見靜率

略凡百弛廢先師終不問回至中路範曰靜與公爲
同叅道友無一言啓迪之何也先師曰應世臨衆要
在法令爲先法令之行在其智能能與不能以其素
分豈可教也範領之（虎丘記聞）

瞎堂曰學道之士要先正其心然後可以正己正物
其心既正則萬物定矣未聞心治而身亂者佛祖之
教由內及外自近至遠聲色惑於外四肢之疾也妄
情發於內心腹之疾也未見心正而不能治物身正
而不能化人蓋一心爲根本萬物爲枝葉根本壯實
枝葉榮茂根本枯悴枝葉夭折吾學道者先治內以

敵外不貪外以害內故導物要在清心正人固先正已心正已立而萬物不從化者未之有也（與顏侍郎書）

簡堂機和尚住番陽莞山僅二十載羹藜飯黍若絕意於榮達嘗下山聞路旁哀泣聲簡堂惻然逮詢之一家寒疾僅亾兩口貧無斂具特就市貸棺葬之鄉人感嘆不已侍郎李公（椿年）謂士大夫曰吾鄉機老有道衲子也加以慈惠及物莞山安能久處乎會樞密汪（明遠）宣撫諸路逢于九江郡守林公（叔達）虛圓通法席迎之簡堂聞命乃曰吾道之行矣即忻然曳杖而來登座說濃曰圓通不開生藥鋪單單只賣死貓頭不

知那箇無思筭喫著通身冷汗流緇素驚異法席因茲大振（懶菴集）

簡堂曰古者修身治心則與人共其道興事立業則與人共其功道成功著則與人共其名所以道無不明功無不成名無不榮今人則不然專已之道惟恐人之勝於已又不能從善務義以自廣也專已之功不欲他人有之又不能任賢與能以自大也是故道不免於蔽功不免於損名不免於辱此三者乃古今學者之大分也

簡堂曰學道猶如種樹方榮而伐之可以給樵薪將盛而伐之可以作椽桷稍壯而伐之可以充楹杇老大而伐之可以爲梁棟得非取功遠而其利大乎所以古之人惟其道固大而不狹其志遠奧而不近其言崇高而不卑雖適時齟齬窮於饑寒殆亾丘壑以其遺風餘烈亘百千年後人猶以爲法而傳之鄉使狹道苟容邇志求合卑言事勢其利止榮於一身安有餘澤溥及于後世哉（與李侍郎二書）

簡堂淳熙五年四月自天台景星巖再赴隱靜給事吳公（芾）佚老于休休堂和淵明詩十三篇送行其一曰我自歸林下已與世相疎賴有善知識時能過吾

廬伴我說道話愛我讀佛書既爲巖上去我亦爲膏車便欲展我鉢隨師同飯蔬脫此塵俗累長與巖石居此巖固高矣卓出山海圖若比吾師高此巖還不如　我生山窟裏四面是孱顏有巖號景星欲到知幾年今始信奇絕一覽小衆山更得師爲主二妙未易言　我家湖山上觸目是林丘若比茲山秀培塿固難儔雲山千里見石泉四時流我今纔一到已勝五湖遊（四）　我年七十五木末掛殘陽縱使身未逝亦能豈久長尚冀林間住與師共末光孤雲俄暫出遠近駭蒼黃（五）　愛山端有素拘俗亦可憐昨守當塗郡

不識隱靜山羡師來又去愧我復何言尚期無久住歸送我殘年六師心如死灰形亦如槁木胡爲衲子歸似響答空谷顧我塵垢身正待醍醐浴更願張佛燈爲我代明燭七扶踈巖上樹入夏總成陰幾年荆棘地一旦成叢林我方與衲子共聽海潮音人生多聚散離別忽驚心八我與師來往歲月雖未長相看成二老風流亦異常師宴坐巖上我方爲聚糧倘師能早歸此樂猶未央九紛紛學禪者腰包競奔走纔能說葛藤癡意便自負求其道德尊如師蓋稀有願傳上乘人永光臨濟後十吾邑多緇徒浩浩若雲海

大機久已亾賴有小機在仍更與一岑純全兩無悔堂堂二老禪海內共期待一十古無住持事但只傳法旨有能悟色空便可超生死庸僧昧本來豈識西歸履買帖坐禪林佛法將何恃二十僧中有高僧士亦有高士我雖不爲高心麤能知止師是箇中人特患不爲爾何幸我與師俱是隣家子三十師本窮和尚我亦窮秀才忍窮俱已徹老肯不歸來今師雖暫別泉石莫相猜應緣聊復爾師豈有心哉景星石刻

給事吳公謂簡堂曰古人灰心泯智於千巖萬壑之間啜飲木食若絕意於功名而一旦奉紫泥之詔韶

光匿跡於負舂賤役之下初無念於榮達而卒當傳燈之列故得之於無心則其道大其德宏計之於有求則其名卑其志狹惟師度量凝遠繼踵古人乃能棲遲於莞山一十七年遂成叢林良器今之衲子內無所守外逐紛華少遠謀無大體故不能扶助宗教所以不逮師遠矣高僧者記聞

簡堂曰夫人常情罕能無惑大抵蔽於所信阻於所疑忽於所輕溺於所愛信既偏則聽言不考其實遂有過當之言疑既甚則雖實而不聽其言遂有失實之聽輕其人則遺其可重之事愛其事則存其可弃

之人斯皆苟縱私懷不稽道理遂忘佛祖之道失叢林之心故常情之所輕乃聖賢之所重古德云謀遠者先驗其近務大者必謹於微將在博採而審用其中固不在慕高而好異也與吳給事書

簡堂清明坦夷慈惠及物衲子稍有詿誤蔽護保惜以成其德嘗言人誰無過在改之爲美住鄱陽莞山日適值隆冬雨雪連作饘粥不繼師如不聞見故有頌曰衲被蒙頭燒榾柮不知身在寂寥中平生以道自適不慕於榮名赴廬山圓通請日拄杖草屨而已見者色莊意解九江郡守林公叔達目之曰此佛法

中津梁也由是名重四方其去就眞得前輩體格歿之日雖走使致力爲之涕下
侍郎張公孝祥致書謂楓橋演長老曰從上諸祖無住持事開門受徒迫不得已像法衰替乃至有實封投狀買院之說如鄉來楓橋紛紛皆是物也公之出處人具知之啐啄同時元不著力有緣卽住緣盡便行若裨販之輩欲要此地造地獄業不若兩手分付爲佳耳（寒山寺石刻）
慈受深和尚謂徑山訥和尚曰二三十年來禪門蕭索殆不堪看諸方長老奔南走北不知其數分煙散

叙滿目皆是惟師兄神情不動坐享安逸豈可與碌碌者同日而語也欽歎欽歎此段因緣自非道充德實行解相應豈多得也更冀勉力誘引後昆使曹源涸而復漲覺樹凋而再春實區區下懷之望也（筆帖）
靈芝照和尚曰讒與謗同邪異邪曰讒必假謗而成蓋有謗而不讒者未見讒而不謗者也夫讒之生也其始因於憎嫉而終成於輕信爲之者諂佞小人也古之人有輸忠以輔君者盡孝以事親者抱義以結友者雖君臣之相得父子之相愛朋友之相親一日爲人所讒則反目攘臂擯逐離間至於相視如寇讎雖在古聖賢所不能免也然有初不能辯久而後明者有生而不能辯死而後明者有至死不能辯終古不能明者不可勝數矣子游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此所以誡人遠讒也嗚呼讒與謗不可不察也且經史載之不爲不明學者覽之莫不知其非往往身自陷於讒口噎欝至死不能自明者是必恕受讒者之不察爲讒者之諂佞也至有羣小至其前復讒於他人則又聽之以爲然是可謂聰明乎葢善爲讒者巧便鬬構迎合蒙蔽使其瞢然如爲鬼所魅至有終身不能察者孔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言

其浸潤之來不使人預覺雖曾參至孝母必疑其殺人市非林藪人必疑其有虎間有不行焉者則謂之明遠君子矣予以愚拙疎懶不喜諂附安悅於人遂多爲人所讒謗予聞之竊自省曰彼言果是歟吾當改過彼則我師也彼言果非歟彼亦徒爲耳焉能浼我哉於是耳雖聞之而口未嘗辯士君子察不察在彼才識明不明耳吾詎能申其枉直求知於人哉然且不知久而後明邪後世而後明邪終古不明邪文中子曰何以息謗曰無辯吾嘗事斯語矣（芝園集）
懶菴樞和尚曰學道人當以悟爲期求眞善知識決

擇之絲頭情見不盡即是生死根本情見盡處須究其盡之所以如人長在家愁什麼家中事不辦潙山云今時人雖從緣得一念頓悟自理猶有無始習氣未能頓盡須教渠淨除現業流識即是修也不可別有行門令渠趣向潙山古佛故能發此語如或不然眼恣落地時未免手脚忙亂依舊如落湯螃蟹也

懶菴曰律中云僧物有四種一者常住常住二者十方常住三者現前常住四者十方現前常住且常住之物不可絲毫有犯其罪非輕先聖後聖非不丁寧往往聞者未必能信信者未必能行山僧或出或處

未嘗不以此切切介意猶恐有所未至因述偈以自警云十方僧物重如山萬劫千生豈易還金口共譚曾未信他年爭免鐵城關人身難得好思量頭角生時歲月長堪笑貪他一粒米等閒失却半年糧

懶菴曰涅槃經云若人聞說大涅槃一句一字不作字相不作句相不作聞相不作佛相不作說相如是義者名無相相達磨大師航海而來不立文字者益明無相之旨非達磨自出新意別立門戶近世學者不悟斯旨意謂禪宗別是一種法門以禪爲宗者非其教以教爲宗者非其禪遂成兩家之說互相詆呰譊譊不能自已噫所聞淺陋一至於此非愚即狂甚可歎息也法門

禪林寶訓卷第四

音切

穫胡郭切　惴之睡切　睽苦圭切　獪古邁切　澧力邸切　瞠丑庚切

摩各切　鋣以遮切　磊力罪切　頤以之切　攫居縛切　趑七私切　趄子余切

齧五結切　詖彼寄切　筦古短切　榱所龜切　桷古學切　齟才與切

齬牛莒切　塿力狗切　饘之延切　榾古忽切　柮當沒切　譖莊蔭切

愬蘇故切　譊女交切

丹陽賀學仁施貲刻此
禪林寶訓第四卷　益州沙彌性淨對　吳江
福本宏書　江寧張時行刊
萬曆庚寅秋五臺山妙德菴識